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七五冊目次

史部·政書類

漕運通志十卷

〔明〕楊宏 謝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楊宏刻本

一

救荒事宜一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周中丞疏稿附

二〇七

通漕類編九卷

〔明〕王在晉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四二

國賦紀略一卷

〔明〕倪元璐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四四九

救荒策會七卷

〔明〕陳龍正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潔梁堂刻本

四五四

古今離畧九卷補九卷

〔明〕汪珂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五二八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七二五

漕運通志十卷

〔明〕楊宏 謝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楊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漕運通志

十卷》提要

漕運志序

正

卷一

漕運志序

漕運志乃總運署都督同知楊公

之所刻也公少由指揮使歷陞今

職當漕政久廢公受

命以來夙夜祇懼殫竭心力興革利弊

大者奏

漕運志序

聞小者立斷七年之餘漕政大成間於

暇日閱前志有未備今例有未載

者手自記錄蒐集成書然猶不敢

自是廼延甌寧鄉進士謝君純博

考古今沿革作爲表略九卷以垂

後範其用心可謂公且溥矣丁亥

秋北上復

命竣事南還登岼顧余臨列出所修漕
志而以序諉諸余管承之南京兵
部公佐南京後府往來情好日篤
義難以不文辭竊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漕運志序

二

郊廟之供軍國之需皆貢自江南則漕
運關於戎祀固重也洪惟我

朝

太宗定鼎于燕改北平布政司為京師
國用取給漕運以文武重臣各一負
總理之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屢

遭風濤之險一由江歷淮入黃河
達陽武陸運至衛河每病轉輸之
難斯二者皆非經久計也厥後工
部尚書宋禮奏開會通河平江伯
陳瑄奏開清江浦導湖水以達清
口自是東南之舟由淮入徐由徐
入衛河直抵通州脫風濤而省轉
輸漕運利便儲用充積此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

漕運志序

三

列聖因之百四十餘年中間水溢則洩
之岸崩則塞之淤則疏之淺則導
之隨時酌處存乎人焉耳漕河如

故未嘗有輕議改作者逮至

武宗末年北勞邊士南征逆濠經年駐

驛糜費不貲差催煩擾蠹弊百出

漕政大壞未有甚於此時也

今上繼統勵圖新政國命所關上厯

宸慮遴選南京大臣素有才望者往蒞

漕運志序

四

其事于時文職則南京右都御史

今陞南京刑部尚書高公友璣武

臣則今之楊公宏既而又命錦衣

衛都指揮僉事今陞同知張公奎

副之協心畢力歲額早完太倉之

積貫朽粟陳

皇上簡命得人之效不亦彰彰矣乎雖

然國家所賴以足用者莫大於漕

運得人官貴久任而屢代於陞遷

體重專責而相成於分理非一人

一時所能獨舉也糧征於各省而

欲早受監兌者當無後時也舟以

漕運志序

五

載糧而欲堅久司造者當無惜小

費也軍以操舟而欲不逃亡司稅

者當無征帶貨也河以通運而水

欲深廣司閘與泉湖者當隨時啓

閉多方畜導無憚煩勞也此皆漕

政所資之大者責雖有專分事雖

有難易其效忠於

國則一而已於乎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舉於畏而廢於忽凡職

漕事者其敬勉之哉

嘉靖戊子歲二月癸卯

賜進士出身少保兼

漕運奉

六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侍

經筵兼修

國史前南京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東光廖紀書

漕運通志敘

書契既作紀載斯興紀載興則法制昭而典常備觀得失者得以稽其迹議變通者得以證其言是故紀載之文不可無也惟我

漕運通志序

國家自有漕政而諸蒞事之臣纂要輯略揆圖陳藝庶幾無遺文哉然皆一人記一事一事立一志而通志固闕如也嘉靖戊子春予董漕于淮方設圖之前乎三年乃總戎楊

公希仁叅戎張公文光業已
勒成矣自渠與職與卒與船
與倉與數而爲表六自例與
議與文而爲略三經緯相承
本末互見洪纖並著綱挈而
目炳如也予觀之喜曰是可

漕運通志序

二

以傳矣夫志渠則會源廝流
排壅捍決尋水道者弗迷焉
志職則因官以系氏因氏以
考績業守明矣志卒則十夫
一艘而數千里閔然撫其窮
也志船則形制畫一而考度

之理彰志倉則在內在轉
般支運偏可救也志數則率
二石而致一石不亦艱與至
於法以守經例以通變天下
之事存乎議天下之議存乎
正志例志議法也文以紀事

漕運通志序

三

以著勲以述德志文斯備矣
故曰可以傳抑用無窮而出
有限者財力是已是故可征
也不可盡也漕政民輸其粟
賦而不運軍輸其力運而不
賦法至善焉經國君子恒欲

財與力均節而不盡也民與
卒胥足而不病也考於志而
不能無助云

嘉靖庚寅季春望日

賜進士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前總督漕運蘭谿漁石唐龍

撰

漕運志序

四

漕運志序

漕運其來尚矣自秦以降其法屢備迨我
國家監於歷代

累朝損益裁成地勢南北會通然後民居而納貢矣
出而轉輸功力相資上下具足百五十年漕之利
用於斯萬盛夫制而用之謂之法戰而藏之謂之典
典存然後可以觀法可以立事可以通變於是漕河
諸志作焉歲辛巳

漕運志序

皇上初御極廷臣會舉今大總戎楊公來提漕事五載於
斯漕政聿脩暇則閱諸志而各究其攸趣然煩簡不
同事變日異若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是博采羣書旁
徵案牘原其事之所始述其要之所歸觀其會通以
約于典常成手錄若干言聞貴實諸大中丞李公公
尋遷去茲復質諸今都憲高公參戎張公謂不可不
統其緒也不屬余任其事余拜而受之曰賢矣哉數
公之役心也書曰其爾典常作之師不亦允蹈之哉

於其承其責也其制則以所益其縣之會要

作志也卷之三卷名曰漕運志夫漕運者後人乃

可施政育之以漕果而漕職次之在人久之意也

小人之謂也漕卒次之順以動輟而後可以

漕職次之動輟之所居故謂倉次之居有常之而後

可漕也漕卒次之有道揆下有法守之漕官次之

議書以制政乃不遺故漕議次之續載以文文以通

政故漕次之於焉夫表立則經月纂輯則緒彰志之所

漕運通志序

以作也若夫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則有候

於諸君子

嘉靖乙酉夏六月朔歐寧謝純序

漕運通志卷之一

漕渠表

粵自大禹所列九州之貢雖未及漕而後世漕運之

法實昉于此迨漢六十二年秦輸粟千石自雍及絳

哀公九年吳成邦溝通江淮而舟運漸著秦欲攻匈

奴使琅邪召海之郡轉輸河北而海運復摩漢興都

關中初漕巴蜀及山東而已至武元光中大司農鄭

當時發卒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

漕運通志卷一

里而漕運大利至元封元年遂漕益歲六百萬石明

帝永平十三年遣王尊發卒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

千乘海口千有餘里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而費

亦以百億計晉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于洛

永嘉元年修千金塢千許是雖疏通漕利然猶未及

江淮也迨隋開皇四年詔宇文愷發卒開廣通渠引

渭水自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大業元年又發河

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運于淮

海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自是天下通利南北轉輸唐興亦都關中貞觀初水陸歲漕東南之粟其約迨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是時民足國侈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道增以函鄆營壘之名故民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三十

漕運通考

二

五年遂罷後詔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稅乃絕灊淮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廣運潭以聚漕舟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天子大悅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漕事即鹽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漕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而轉運入太倉故歲漕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後數年田悅等拒命南北漕引皆絕

京師大恐至貞元初韓滉運至天子舉酒相慶而漕之法微矣迨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湖南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及鄆入廣濟河至京師至蔡京立直達法而漕法遂壞迨元都燕京而漕惟恃海運江南之程分爲春夏二運歲至京師者多至三百萬石其初糧道則自潮絕江入淮由黃

漕運通考

三

河汴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放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漕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達直沽後海口沙壅又循東陌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海御建牌三十有二賜名曰會通缺初漕不可重負歲運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迨我朝

大和建都金陵四方運舟率由大江至洪武三十年惟海運遼東以供軍餉

太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汴白河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至通州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河乃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濬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

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流下達魚臺縣增埭口以

益漕河十年尚書宋禮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

罷海運是年平江伯陳瑄又開清江浦五十里

舟而開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導湖水以達清口自是東南之

舟浮于邦溝濟于淮汴于河于汴于沁于泗于沂于

汶沿于會通入于衛汴于白達于大通至都城六十

里其間灌有諸塘匯有諸湖委有諸泉諸溝諸河置

漕有開防有壩有隄洪有接淺有備漕法大成

國用充足而軍民忘勞於茲百有四十餘年矣宋人

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場開明終爲宋人用之以爲

上天之意於平夏至隋隋至宋經朝代非一而謂天

意則未之信若元之爲會通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

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其意亦彰彰然明矣哉於是作漕渠表第一

漕運通志目錄

卷之一

漕渠

渠圖

江

淮

河

濟

泉

塘

湖

溝

卷之二

漕渠

漕運通志目錄

洪

壩

閘

淺

岸路

驛路

遞運

大江南路

茶更灣東路

徐州西路

濟寧東路

一灣西南路

衛河北路

卷之三

漕戰

尚書

都御史

主事

總兵

參將

把總

卷之四

漕卒

總目

衛分

員名

卷之五

漕船

船數

合用

限式

漕運通志目錄

等號

厰地

草場

軍餘

人匠

卷之六

漕倉

京倉

通州倉

淮安倉

徐州倉

臨清倉

德州倉

卷之七

漕數

歲數

派數

運數

卷之八

漕例

始永樂二年迄嘉靖三年

卷之九

漕議

始漢元光元年迄嘉靖四年

卷之十

漕運通志目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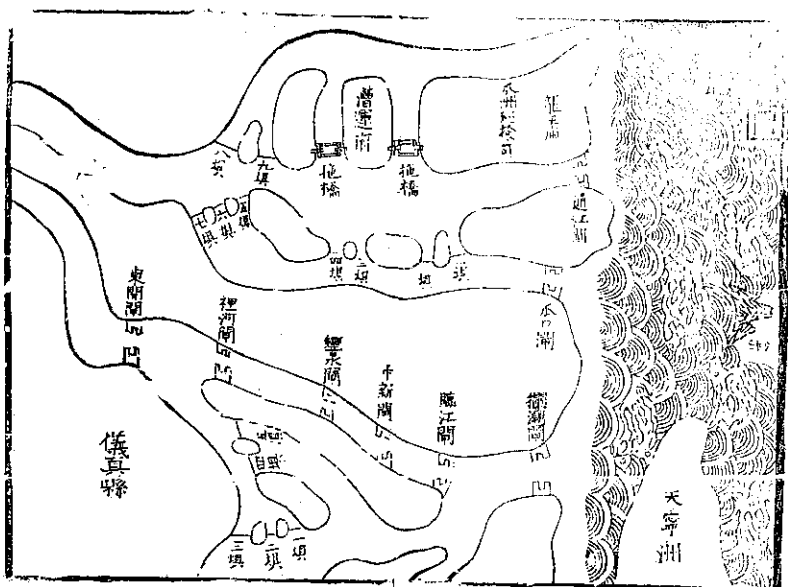
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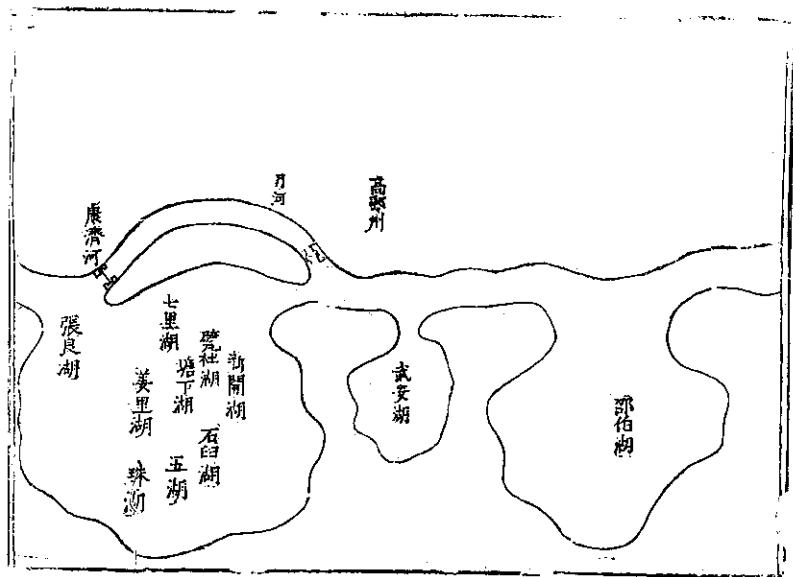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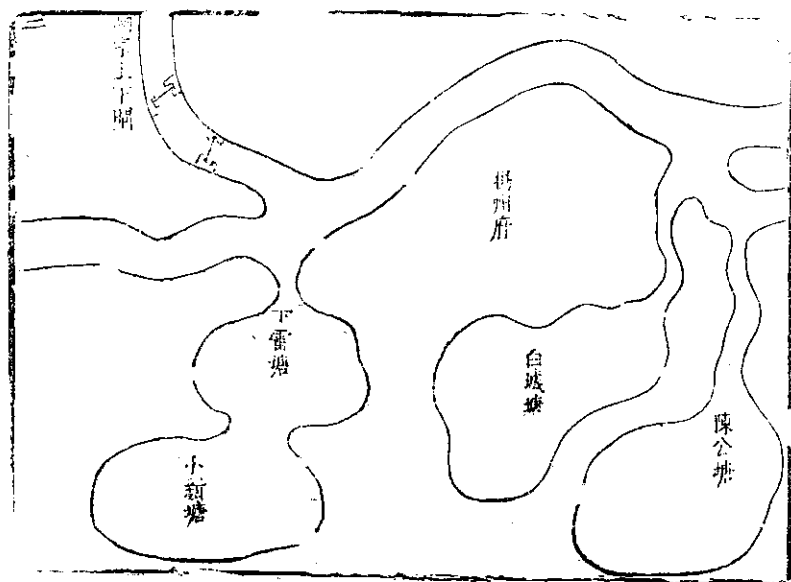
導水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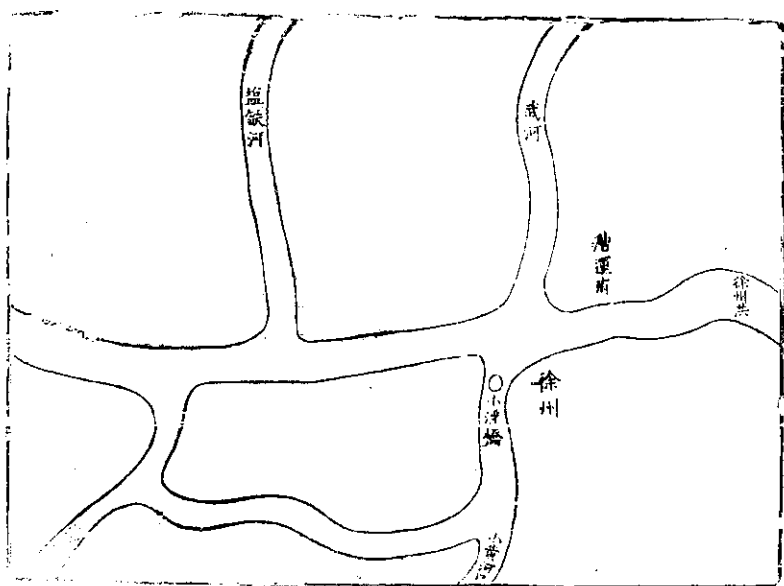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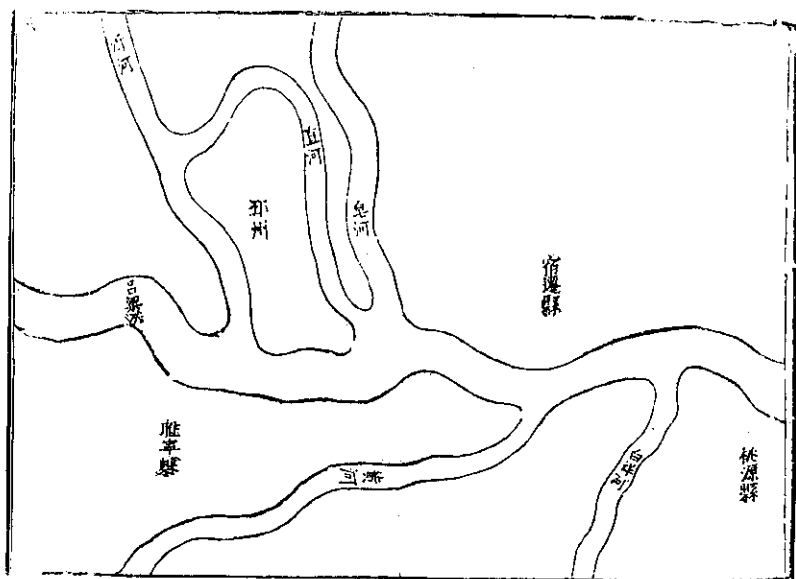
府署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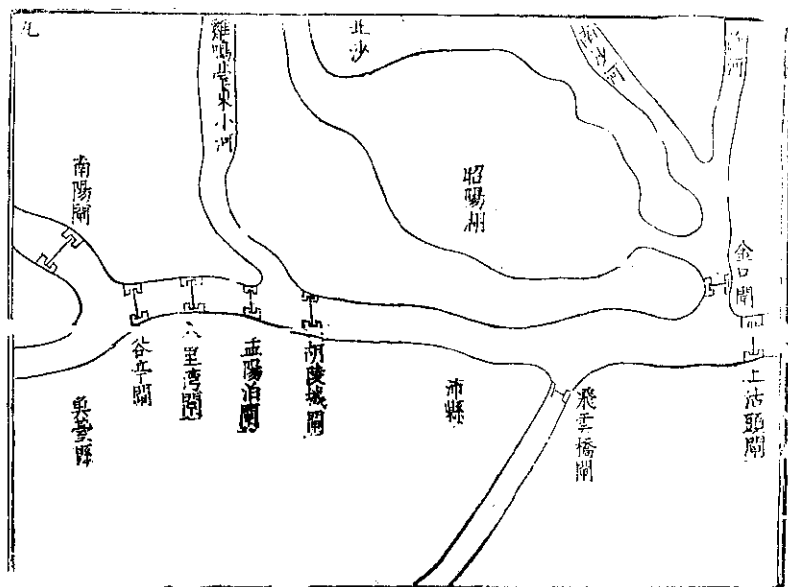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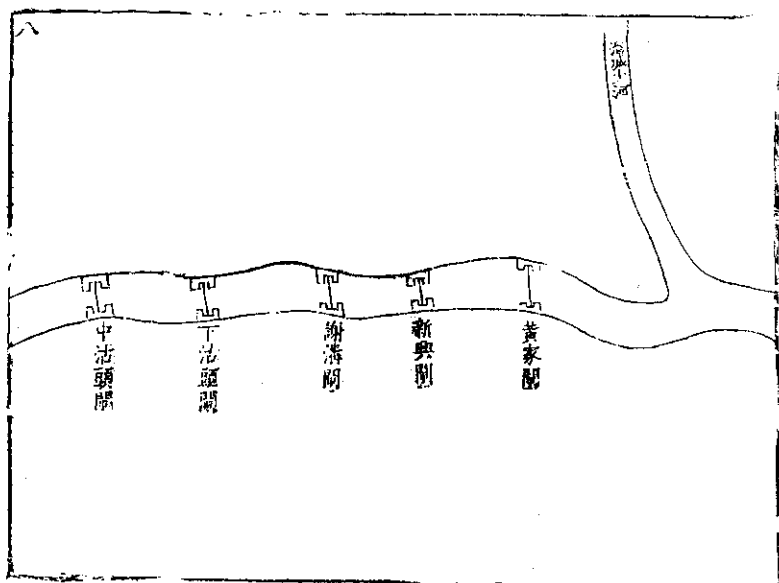
諸壩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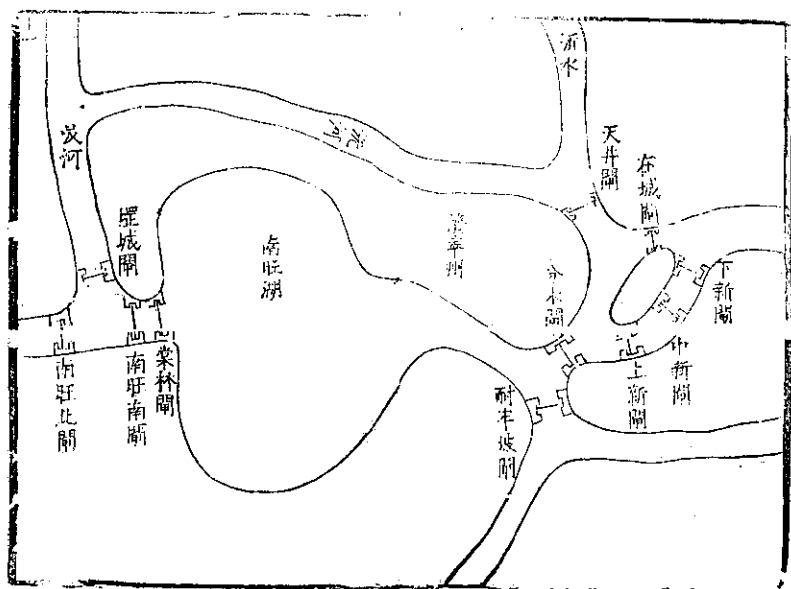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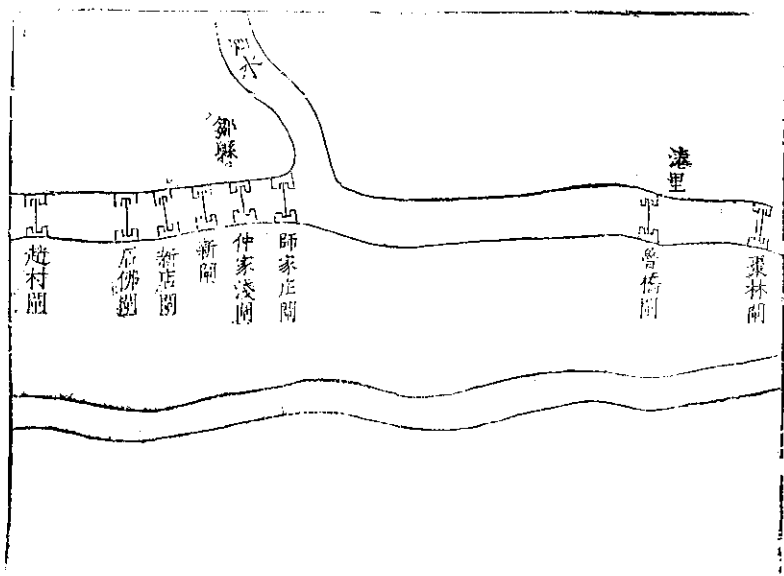
諸壩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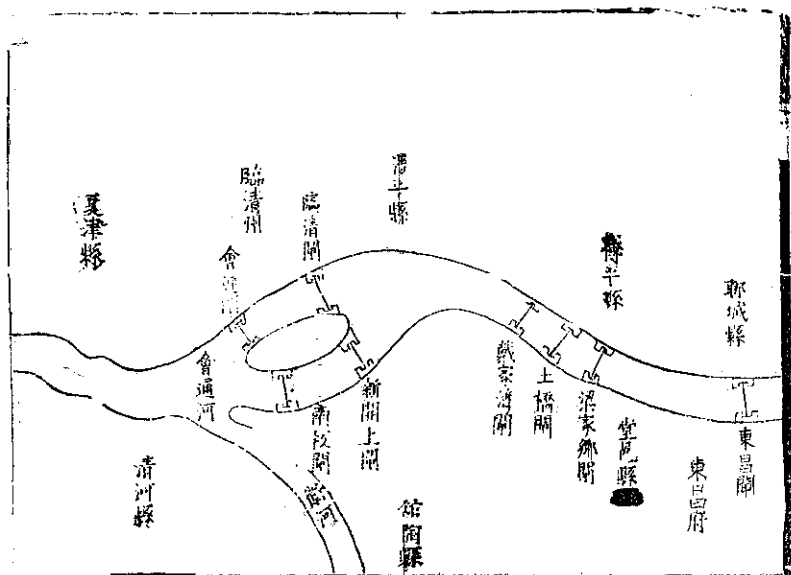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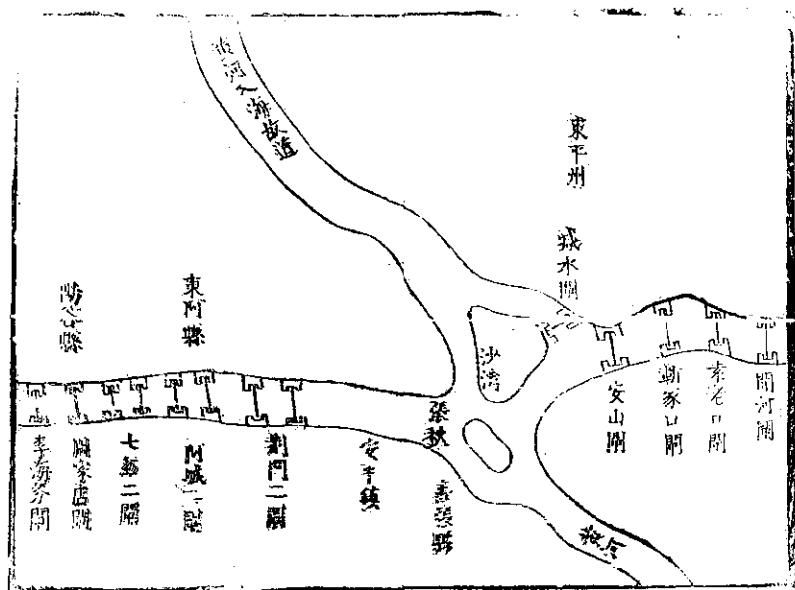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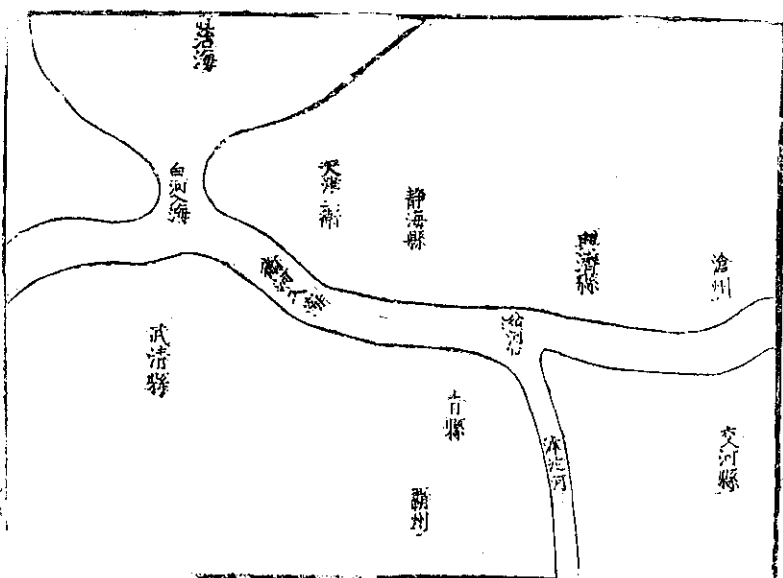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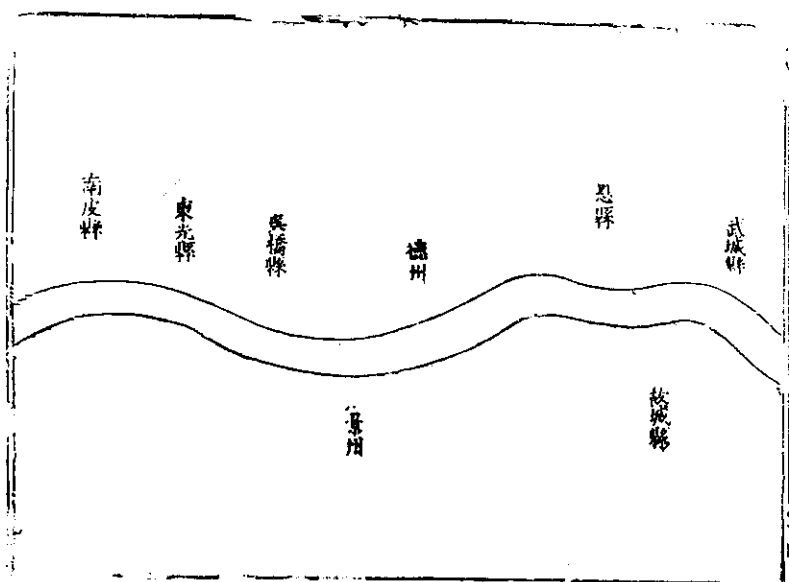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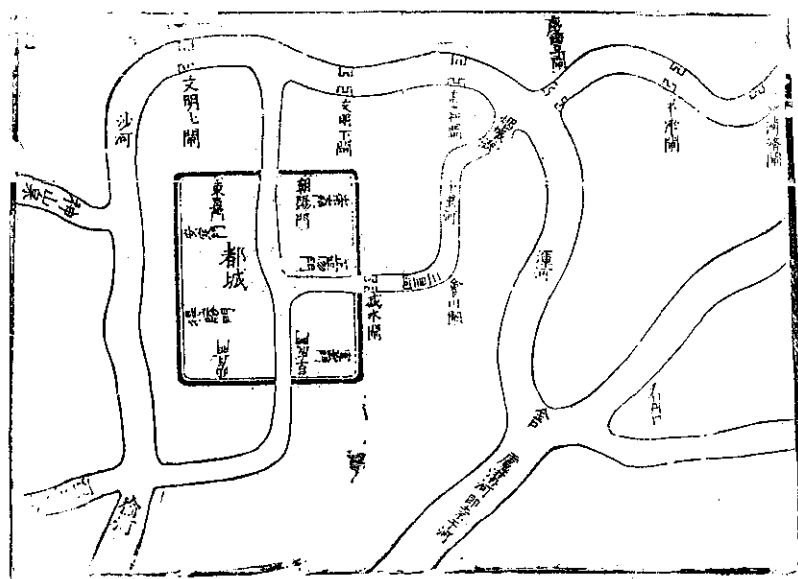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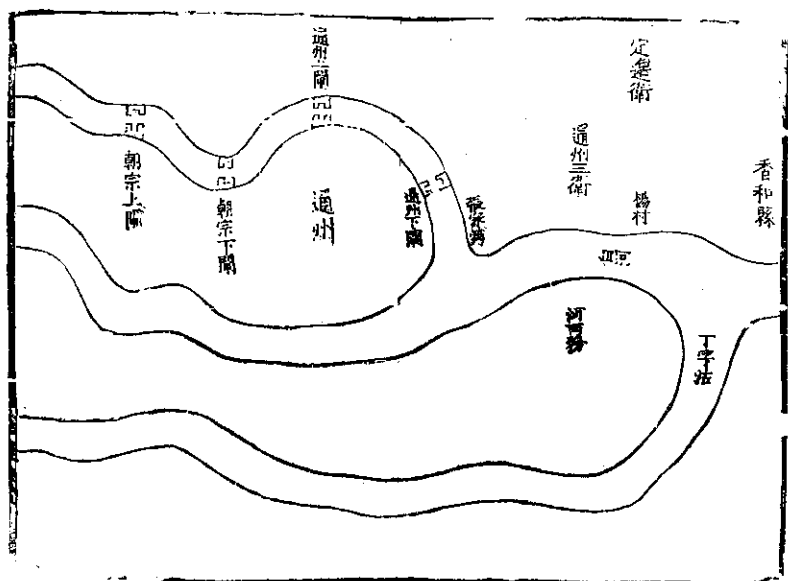












江

黃河諸河諸泉

禹貢曰揚州
山道江東別
于淮又東至
于淮過九江
于淮東陵東
東為中江入
于海

源自足宿豫
荒遠未暇考
積石而下其
流有常焉

白洋河

在宿遷縣東
南四十里西
山西南流六
里至硤尾溝
入漕

東至千孟洋
里通虹縣汁
入漕

東過洛溝至
于大任北過

小河

白馬泉

陸又北播為
河入于海舊
跡如此自時
厥後遷變不
寧至宿遷東
南十里入漕
入漕

淮

周定王五年
無源水河水
發則決水口
由劉馬陸越
馬公港九十
里南走皂河
港里南石橋
下入漕

三角灣泉

禹貢曰徐州
淮沂其又浮
于淮泗揚州
達于淮泗導
淮自桐柏東
入于海

漢文帝十二

年

托基泉

在濟寧州南
六十里西南
流三里三魯
橋開站馬橋
下入漕

濟

武帝元光三

年

蘆溝泉

一名大清河
流又北播為
河入于海舊
跡如此自時
厥後遷變不
寧至宿遷東
南十里入漕
入漕

禹貢曰兗州
浮于濟漂浮
于汶達于濟
為濟入于河
于閭丘北又
北至于河又
東北會于汶
又東北入于
入漕

海									
元封中									
分爲七凡河									
武河									
獨山泉									
鐵溝泉									
吳家泉									
張胡郎泉									
安園泉									
芭頭山泉									
蕭橋泉									
王老溝泉									
坎河泉									
龍關泉									
朴當山泉									
關黨泉									
賈瑕泉									
蔣翊泉									

明帝時									
雞鳴臺東河									
城西新泉									
城東新泉									
淵源泉									
柳青泉									
白莊泉									
陳家泉									
鯉眼泉									
孟毋泉									
崗上泉									
遠泉									
雙泉									
柳青泉									
新泉									
曲水詠歸泉									

後唐同光二		寧南	溫泉	清泥泉	車輞泉	茶泉	兩觀下泉	濯纓泉	連珠泉	湍下泉	蜈蚣泉	新安泉	橫溝泉	南新泉	單家泉	大泉	國元年
年		太普獲	將軍妻繼兵	督兵衆之舉	即壞	宋太祖建隆	浮河	元年	今黃河自注	西南應陳穎	入淮即宋	河宋名惠氏	開寶三年	决瀉州東臨	千鄉獲	太宗太平興	國元年
年		太普獲	將軍妻繼兵	督兵衆之舉	即壞	宋太祖建隆	浮河	元年	今黃河自注	西南應陳穎	入淮即宋	河宋名惠氏	開寶三年	决瀉州東臨	千鄉獲	太宗太平興	國元年
年		太普獲	將軍妻繼兵	督兵衆之舉	即壞	宋太祖建隆	浮河	元年	今黃河自注	西南應陳穎	入淮即宋	河宋名惠氏	開寶三年	决瀉州東臨	千鄉獲	太宗太平興	國元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

至大二年		分爲二一北	大鳥泉
決隴衛封丘	界入漳河	一東流至本	南石橋泉
泰定元年	縣界入衛河	東北至臨清	三山泉
決大清河口	州與會通河	至直沽又會	北石橋泉
源水從三丈	口東南流小	清河入于海	三里橋泉
淮	右俱入黃河	出金溝口關	黃溝泉
二年	三家溝泉		
決陽武			
會通河	龍灣泉		
至元二年	無源元上元	魏莊泉	
夾封丘	中以傳洪尹	黃家泉	
至正四年	安民山開通	溫水泉	
決曹州又決	引汶經濟偶	三泉泉	
五年	于衛賜名會	右合祀至徐	
決濟陰	運洪武復於	州入衛城小	
十年	書宋禮澤復	河以上俱在	
墓比河東南	許池泉		
徑于淮又東			

千海		決水	溫水泉
二十六年	源一出山東	萊蕪縣原山	許有泉
決小流口達于	之陰一出本	右在嶧縣合	
清河又北徙自	縣界于村一	流至徐州入	
東明曹濮下及	出六行之陽	留城小河	
濟寧	仙吉寧福三水		
本朝洪武元	俱合流經	野泉	
年	縣分爲二一	古泉	
自京師州雙河	自東平州戴	三里溝泉	
口至臺縣場	村場西南流		
場口入于泗	至汶上縣會	井泉	
征虜大將軍	白馬河爲河		
徐達征梁晉	凡八十里南	古城泉	
洪需由此河	北流歷爲分	張家泉	
於西復由師	龍口一自寧		
莊等開北達	陽縣城城	柳泉	
藏巢又開濟	西南流合泗		
寧州西耐牢	沂二水九一	龍港灣泉	
城堤以通梁	百餘里至濟		
晉之漕後於	寧州南天津		
坡口北一里	關東合分水	龍魚泉	
建開啓開	南流之汶		
二十四年		魯姑泉	
決原武縣之黑			
陽山東南至壽			
河入于淮			
右在軍陽縣			
入于汶			

永樂九年

泗水

柳溝泉

肅政通引水自開封入色臺場口

出山東泗水縣尾山其源有四山以上泉一百

右在平陰縣

命侍郎全統發河南運下

西麓石峯名

二十三里

大開肅復其

東麓石峯名

州之境

糧差一年時

滴不泉出山

狗跑泉

月支米五千

東五步出山

報恩泉

鈔三錠今在

東南四十步

二泉無名與

穀亭北十里

滴米泉谷流

陷灣泉

南遼山面一

里合出突泉

胡家泉

清遠道卷

西流一百七

正統十二年

十餘里合于

馬薑溝泉

沃開封之西南

東流至于溝河

清泉

又東北入于淮

周家泉

又洪榮陽絲曹

又洪至陽穀入漣

鯉魚溝泉

河清沙溝東隄

以達于海

張家泉

遣工部尚書

出山東曲阜

水磨泉

石環侍郎王

縣元山西流

鐵佛寺泉

王永等繼任

陽縣會于泗

順河泉

之弗繼景泰

四年都御史

四年都御史

徐有貞治之

羊舍泉

決口乃塞

泗水

羊舍泉

大開封西南東

出河南蔡陽

蔡陽王泉

南山澗河入于

蔡大須山合

龍王泉

徐有貞既塞

京索須鄉四

科溝泉

決口復於開

全縣北入于

東西二柳泉

封荷尾廟開

河先是蔡陽

東西二柳泉

渠二十里引

縣東經開封

北溪泉上泉

河水入漣河

府城內又東

北溪泉上泉

又分流自紅荆

合蔡河名通

馬蹄溝泉

口北入于衛白

濟渠東注泗

水波泉

陳留東南入于

州入淮因河

水波泉

淮自蘭陽東至

決漣交無跡

濁河泉

徐入于漣河

約由今道云

弘治三年

沁水

木頭溝泉

決金龍口東北

出山西沁源

木頭溝泉

至侯秋入漣河

縣繡山經太

胡港溝泉

先是河沁二

行山東南流

泉泉龍掌泉

水相合下流

至河南武陟

龍掌泉

分爲三如前

縣合丹河東

龍掌泉

所云至是河

至輝德合柳

龍掌泉

決遣侍郎白

河至永城縣

龍掌泉

昂治之遠塞

今白河又東

力溝泉

金龍口於蔡

主徐州楊家

花家溝泉

澤縣楊橋開

溜合東新河

花家溝泉

梁氏舊河由

城出北合汶

梁家泉

壽遂灌又與

泗水爲漣河

梁家泉

郎中婁性開

泗水爲漣河

梁家泉

類謝泉

類謝泉

類謝泉

凌南小河口	導水自歸德	州小縣地方	經昨寧至宿	遷入漕河	五年	天全龍口東北	入漕河卒決張	林鎮東農東入	于海	七年	東流經歸德往	州入漕河東南	達于海	先是遣工部	左侍郎陳政	往治石副都	御史劉大夏	代之六年渠	復東決張秋	是年春水涸	盡入決口北	河於淺漕船	不通復遣太	監李興平江
馬兒溝泉	皂兒泉	俱在泰安州	南師家泉	北鮑泉	西都泉	劉社泉	和莊泉	孫村泉	張家泉	五峰泉	南陳泉	古河泉	雲香泉	公家莊泉	崖頭泉									

伯陳銳同治	發丁夫數萬	塞之至年終	決口塞又於	河上流黃陵	閘築隄以斷	其流河乃泉	注	西周泉	方在新泰北	俱入于汶	鹽河泉	滅家泉	黃家泉	葉家泉	胡家泉	清泉	郭娘泉	湖眼泉	朋山泉	烏江泉	鎮軍泉	牛王泉	蓮花池泉

小龍潭泉

半壁店泉

王家溝泉

右在萊蕪縣
俱入于汝
以上泉六十
三俱濟南之
境

伏牛山谷泉

順德泉

泉河泉

官橋泉

右在蒙陰縣
俱入于汶
以上泉
之境

湖

邵伯湖

在江都縣東北西十五里
澤水百餘里北接溝澤東
爲潁長二十餘里舊用土
築城化間巡河御史楊守
隨爰用磚後都御史陳漣
復更以石長一百餘丈

在高郵州西南三里通露筋溝渠

珠湖

在州西七十里

五湖

在州西六十里

姜里湖

在州西五十里

石臼湖

在州西五十里

塘

陳公塘

在儀直縣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所修以資灌漑袤遠九十餘里其地西北倚山遶水自山入埕有西北六十溪東南一百爲隄以障長八百九十餘丈置斗門石壩各一過則洩之由太子港入曹

上下雷塘

在江甯縣北十五里平岡上唐李襲顯揚州大都府長史李襲顯嘗引水溉田其地西南北垆仰獨東一而卑下作隄以蓄潯水旱則引之爲利不啻上壩東西關七百三十五丈南北長九百二十丈下壩東西關五百八十丈南北長七百五十丈

<p>塘湖 在州西四十里</p> <p>新塘 東北與上雷溝相接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丈由康子河至灣頭入溝</p>	<p>璧社湖 在州西三十里米改新開</p>	<p>新開湖 在州城西八抗家嘴溝渠北接七里湖</p>	<p>七里湖 在州北十七里南接新開湖北接張良湖</p>	<p>張良湖 在州北二十里北接溝渠</p> <p>句城塘 在江都縣西三十五里東西闊三百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一百六十丈亦李陵稱所築其水南流至儀真東四十里烏塔溝入溝</p>	<p>津湖 在甯越縣南四十里接范光湖</p>	<p>灑火湖 在縣西南四十里東北接范光湖</p>	<p>范光湖 在縣西南一十五里東北接灑火湖</p>
--	----------------------------------	---------------------------------------	--	--	-----------------------------------	-------------------------------------	--------------------------------------

<p>清水湖 在縣南半里西接范光湖北接溝渠東臨湖隈</p> <p>溝 鳥嘴溝 自徐州城北屯東入泉來西流三五里至泰縣洪入溝</p>	<p>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紫迴八十里餘不嘉定間郡守應鍾之開鑿以為高州師練習之所湖北岸開河築陸今漕是也</p>	<p>大莊湖 在桃源縣東南十五里水漲則從新挑溝入倉基湖</p>	<p>入溝 在縣東南三十里水漲則由清河縣橋溝入溝</p> <p>境山溝 自徐州東北運鹽河分來西南流三十餘里入溝</p>	<p>社邨湖 在縣東南三十里水漲則由清河縣橋溝入溝</p>	<p>王丘湖 在宿遷縣東十三里西南流二十里由新溝入溝</p>	<p>上泊水湖 在縣南二十里西流由武家溝入溝</p>	<p>白鹿湖 在縣南二十里西流由武家溝入溝</p>
--	---	--	---	--	---	---------------------------------------	--------------------------------------

在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 由小河口入溝	響水溝	
落馬湖	在徐州雙井西流十餘里 至龍塘入溝	
在縣西北二十里東南流 由溝口入溝		
峯山湖		
與泗水湖相連在臨澤縣 西北四十里由嶧山口入 溝		
蛤湖		
在邳州西北二十五里上 接城河東南至南溝口入溝		
小湖	秦溝	五
在徐州東南四十里西流 由徐溝入溝	自豐縣東流至有餘里至 茶城入溝	
疏干湖		
在州東南三十五里與小 湖接繞西流由賀才溝入 溝		
秦家湖		
在州東南四十里東流由 秦家溝入溝		
義塘湖		

在州東南二十里由蔣家 溝入溝	班家湖	
在州東南五十里		
昭陽湖	在沛縣東北八里東流二 小湖相連	
陽城湖	在魚臺縣沙河驛北十五 里上接陳亮二山水入溝	
孟陽泊湖		
在縣東二十餘里至陽關 西接劉十餘里至泥河口 入溝		
以上俱濟寧南		
安山湖		
在東平州西南十五里北 臨溝		
南旺湖	在嘉祥縣西南四十五里 梁迴一百五十里迤長溝	
三河志卷之一		

洪

其水曰洪泉流聚也或曰石阻河流曰洪蓋河四說水疾下而南高石所束崩騰叫號勢如奔馬舟從上下稍顧兩涯石齒輒摧運不可復拯故國朝置官督夫卒之知險要者防運艘及往來之商船仍命工部三歲一分官

徐州洪

在州城東南越河數武之地舊名百步洪自漢唐來糧運皆避之國朝平江伯陳瑄始疏濬以通漕運成化時水忽回為無所止工部侍郎杜謙命募河作堤障來水阻其石之所謂大花小水壘子館材者鑿去之圭事郭升又鑿其所謂船舟等石浦泉洪潮一數海東西洪岸并牽路各用石集砌拒以鐵旋灌以石灰燒成神

壩

江與淮不通越揚州高郵僅四百里許矣夫差與晉會流地鑿溝以運輜重廣人膺之濬堤壅水於兩頭下於非於是江淮舟楫始達此壩所由起也今天下之壩不一皆本於此而節水之多為功之大亦莫有愈於此也

儀真縣五壩

一壩 在縣城南二里
二壩 與一壩相連
三壩 在縣城東南二里半
四壩 在縣東二里
五壩 與四壩相連俱洪武十六年兵部尚書曹安仁建按部誌儀真五壩取給于東關閘河水壩時由閘以泄水壩則閉閘以蓄之蓋

呂梁上洪

在徐州洪南六十里地以二壩與一壩相連會于徐以達于淮其地密石唐利水為所束故激而為飛流成化庚子主事費瑄鑿石為堤迫水使歸於洪又於堤西築壩二十餘夫以遏水勢而堤得以不溢呂梁之險歷千萬年而十夫五六培之功也

呂梁下洪

去上洪十里許亦徐州地成化己丑主事王儒協議八壩江伯陳瑄指示群工井石如父子者斷之如牛領九壩者截之如龜背者夷之兩淮砌石為堤周道坦然其為民害者淺矣

在漕府北半里許不遇船按瓜洲舊壩一十五座東岸八座西港七座未樂五年置楠木廠於東港八壩遂廢正統二年復八壩九壩正統十四年復十壩暨第九壩相連成化六年時

柳以便夏月行者制度為之一新正德間主事吳榕復鑿石為堤厚其舊制作飛車起餅額而規度益宏

在城東門外

永洲十壩

在漕府西南半里遇船

遇水不遇壩

七壩 連六壩

連九壩

自新壩在漕府西半里遇

在漕府北半里許不遇船

按瓜洲舊壩一十五座東

年置楠木廠於東港八壩

遂廢正統二年復八壩九

壩正統十四年復十壩暨

第九壩相連成化六年時

其衝是爲大洪口舊等來
爲在汶濟入海之路即所
謂洪口也都創
又徐有自修廢之

主事吳破移第十欄靠東
一里許今官民舟所由者
日一日三日四日五日
而六而七則其西港惟過
水而不通舟日八日九
亦通舟十則死霸也

淮安五壩

仁字壩

在新城東門外

德字壩

與仁字壩相連

在新城西北距仁字壩五

里

信字壩

在新城西北距新城五里

信字壩

與智字壩相連供

宋崇十三年歲

清江壩

在清江開北數武成化七

年時淮河自新莊至清江

二十里淤淺不能通

舟遂築壩以蓄水

安金鎮減水壩

在張秋舊決之處弘治十

年時都御史劉大夏及總

兵官陳銳築蓋其時黃河

奪汶泗入海之路而清河

清運河志卷二十

清運河志卷二十一

金口堰

在宛城東五里許障沂泗二水入
全口開西南達濟寧會運河成化
七年時主事張盛築蓋永樂時已
有之緣終以上每秋夏之交淤濶
治濶則比無餘
至是始易以石

堤城堰

在宛城北障汶水南由沭河主
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河是築同歲

戴村堰

在宛城東北以障汶水下流俾西南
流匯高南旺湖分濟魯渠一注臨清
一注衛寧公私漕販往來無阻者二
堰之功也以石易土時同前

棠邑堰

在臨清棠邑縣東蓋會通河之入海
也清運官之總局而西陽縣之
野過壩爲會通河是
築於元而今僅存

閘

淺

地勢東南下蓋自充而江
南其前下相去若干仍進
浦舟如凌然荷無開以
節之則水疾而舟失前
矣故必鑿石為閘閘則水
節以故滋則船版通舟猶
梯級以升之且置官司飛
巡柝舉其勢而人忘其勞
矣元人作之
國朝平江伯因廣其制而所
無留行焉其他枝木之閘
不盡記特舉其清舟
之所由以者書之云

攔潮閘
在儀真城南門外臨揚子
江弘治十三年漕運總兵
官郭鎮建
什物
閘板八車耳木八半竿二
拖船一板繩十六鈎繩二
鼓一柳子一鈔錢一鎗五
板五鐵鈎五燈籠一鎗麻
二千斤樹一百七十五株
以什物蘇麻搭欄等
項各閘雖有增損大槩
與攔潮閘同後不錄

河沙灘數不一中多淤灘
舟一膠則其害甚廣故平
江伯建葦凡沿路淺處立
有舖中置淺太朕船至則
預指示之且障木防風火
供運官之趨坐而便於接
督于是舟無難淺無復
留礙平江之功也

儀真縣麻綿港等淺凡三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二間
牌樓一座井亭一座旗鼓
亭一座

等項什物共二十六件老
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橋
木一百根草一萬
束稻多寡不一

江都縣花家壩等淺凡十三
每開正房三間火房二間
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
三十六件老人一名塘長
二名夫四十名歲辦橋木
四百根草四萬
束稻多寡不一

高郵州王琴等淺凡一十二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
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

臨江閘
一名羅潤橋閘南距攔潮
閘一里工部主事夏英建
四萬束稻
多寡不一

中過濟閘
一名中閘西南
距臨江閘一里
響水閘
南距過濟
閘一里

襄河口閘
一名河口閘南距響水閘
一里

山陽縣黃家等淺凡一十五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
井亭一座牌樓一座什物
三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
四百三十三名歲辦橋木共
四千三百根草共四十
三萬束稻多寡不一

寶應縣子嬰等淺凡九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
井亭一座牌樓一座什物
三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
四百三十三名歲辦橋木共
四千三百根草共四十
三萬束稻多寡不一

清河縣李家橋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十二
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橋
木共四百根草共四
萬束稻多寡不一

桃源縣沙河等淺凡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名
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橋木
五百根草一十五
萬束稻多寡不一

瓜口閘
在江都縣瓜洲鎮西南隅
地名西瓜嘴嘉靖六年時
都御史高友璇總兵官楊
宏泰將張奎同建是閘也

南臨大江內通諸屬僅三里許沙壘易塞數十畝湖漚平滿雪金謀之聚即其地以資湖內可容若千艘

不惟臨湖無勞而過湖亦易為方矣人皆便之

按近昔有閘曰通江通舟入淮注始末微宗時

尋復作堰今閘雖存不復開但運河水溢則由

此而洩於江耳蓋底多淤州蔡家莊等淺凡二十一

市廛居貨關力之負何於塘故開閘則費鉅計

水之謫作焉若儀真營水諸閘率多因舊者類

如此今底口開之建外徐州雙溝等淺凡四十三

欲為誘而誘安則故雖然真底之相去無幾也

地勢之高下畧同且亦在名開通舟如儀真之

利濟後必自作之者

康濟河南口閘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橋木

一下根草十萬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

橋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

橋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

橋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

橋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件物二十八件歲辦

橋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萬

南臨南口閘四十里俱弘右三年建

考之高郵運道凡十里北五十里入新開湖湖

東岸有堤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屢決而復修舟行其

下近西風作波濤洶湧無選棹石轉壞成化八

年時總理河道侍郎王時艮未弘治三年時

督河郭鉉仍奏蔡之起兵官郭鉉仍奏蔡之起

官羅士為堤首尾為閘巨野縣大頭灣等淺凡五

以通河通河之東岸又為閘四為涵而一每湖

水盛發則從而殺之自是舟經高郵者無復前

日之患故名康濟云

板閘

在淮安淮陰驛西北十里距康濟北河閘一百七十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木折石

每名四十斤

在衛安新城西北東南
距移風晴一十七里

福興關

在進安新城西東距
清江浦一十五里

清河口關

在河口總檢司北南距福興關二十五里
以上兩處俱建安未樂
四十年同建又有新
北新城下關在新城內
神廟在新城南門外皆
非漕州所歷故不列

東平州新家等淺凡二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關多寡不一

壽張縣大家廟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關多寡不一

東阿縣沙灣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陽穀縣管驛等淺凡一十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聊城縣官窪口等淺凡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平山衛第五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黃家關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平山衛第五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平山衛第五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平山衛第五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皮溝關
即新開河在徐州夾溝驛
之下距新開河一十八里
節皮溝之淺

下沽頭關
在徐州衛軍屯北二里
南距謝溝一十二里

中沽頭關
南距下沽頭九里二關俱
成化二十年工部郎中魏
餘慶建

上沽頭關
一名臨船關南距中沽頭
九里大元延祐二年建
城中自沽頭關背未有也
蓋全溝自東北來東西
開關流沙壘積卵不能
行成化間平江伯陳銳
奏請設中關以節水之流
新設中關一里蓋之

清平縣魏家灣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堂官縣南梁家鄉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傳平縣校堤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清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臨清州潘家橋等淺凡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清平縣魏家灣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堂官縣南梁家鄉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傳平縣校堤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清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臨清州潘家橋等淺凡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清平縣魏家灣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三十束

胡城關

二千東蘇五十
貯樹多寡不一

飛雲橋關

清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十件歲辦橋五十杖草
五十束樹

鷄鳴臺關

夏津縣趙官郎口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副歲辦橋五十根草
五十束樹

孟陽泊關

武城縣桑園口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副歲辦橋五十根草
五十束樹

元大德關

恩縣白馬廟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八里灣關

故城縣鄭家口等淺凡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三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五十束

穀亭關

在魯臺縣新河堤北三
里南距縣城二十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仲家淺關

吳橋縣白草窪口等淺凡十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百
根草二十束

新關

東光縣狼十一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百
根草二十束

魯橋關

德州上八里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三件歲辦橋五十
根草二十束

聚林關

德州左衛鄭家口等淺凡七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
什物二十一件歲辦橋一
百束樹多寡不一

師家庄關

景州羅家口等淺凡四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八十
八束樹多寡不一

魯橋關

景州羅家口等淺凡四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橋八十
八束樹多寡不一

仲家淺關

吳橋縣白草窪口等淺凡十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百
根草二十束

新關

東光縣狼十一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百
根草二十束

南距仲家淺凡八里元大德元年建

新店開

南距新店凡七里元大德元年建

石佛開

在濟寧州石佛寺西南隅南距新店凡一十八里元延祐六年建

趙村開

在濟寧趙村南距石佛開凡七里元大定四年建

天井開

即濟寧南關在濟寧城南城驛之許距趙村六里元至元二年建

濟寧北關

一名在城開一名會源開距天井開凡二里建與南

被濟寧天井二關原有月河距州治南三里許北對會通河二水縱橫南注由開河而西上者限於逆挽落開而下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件歲辦橋一百根草五千束對多寡不一

南皮縣齊家堰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五十根草五千束

交河縣李道灣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七件歲辦橋八十根草八千束樹多寡不一

滄州碑河南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六件歲辦橋一百一十根草五千束對多寡不一

興濟縣安都寨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共五十名什物一千六件歲辦橋一百根草三千束對多寡不一

青縣碑河口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七件歲辦橋五十

二關寄通每多衝激生是以官主事陳律等議

以在城開移入百餘天收天井開迤西七百餘

武不與通濟河對候水盈縮而開經之始免於患

草橋開

在濟寧城西門外跨木通行不常設板

耐牢坡開

一名永通開在濟寧州西八里二十里東南距北關二十

軍餉因建開以泄水正統三年革成化始復之

寺前鋪開

一名柳林開在汶上縣南距耐牢坡開四十九里正德元年建

南旺南開

即柳林開在分水龍主廟南距寺前鋪開五里

南旺北開

南距南開凡五里成化七年工部改中楊恭建

根草五千束麻一十斤樹多寡不一

霸州蘇家二等淺凡一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五件歲辦橋五十根草一萬束樹三百五十株

靜海縣約臺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五件歲辦橋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寡不一

天津衛蔡家口等淺凡十二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三十二件歲辦橋四百九十根草三萬三千束樹多寡不一

天津左衛留佛住口等淺凡二十四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三十二件歲辦橋四百九十根草九萬九千束樹多寡不一

天津右衛北楊家口等淺凡

千

門河開

在縣下南距南臨開十二里元至正七年建永樂三年重修

武清縣漳溝兒等淺凡十一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按南距古曲開也元人自濟寧臨安山至臨清開關長數百里引水入

武清衛三里屯等淺凡四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臨清又由南由清河至濟寧南下復即穿北城

武清衛三里屯等淺凡四

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也藉以通漕取柳林關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河二關所以節兩頭之水也然其相去太遠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開難期故平江伯陳鑑奏請復故南距上下二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開道工部官一員董之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安山開

在東平州北南距袁老口十七里嘉靖二年建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新家口開

在東平州北南距袁老口十七里嘉靖二年建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袁老口開

在東平州北南距袁老口十七里嘉靖二年建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橋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荆門上開

在陽穀縣安山驛之左距縣家口三十里正統三年建

荆門下開

在陽穀縣南距安山開五十七里元至大德三年建永樂九年修

阿城上開

南距荆門開一十里元至大德三年建

阿城下開

南距荆門開一十里元至大德三年建

七級上開

在陽穀縣南距阿城十里正德四年建

戴家灣開

在陽穀縣北二十里距法橋四十里成化元年建

新開上開

在臨清州西南距戴家灣開十里

南板開

在臨清州西南距戴家灣開十里

任州西南東門外 新開上關二里	會通關	在臨清州會通河南口距 城東十里元大德二年 建永樂十 三年重修	臨清關	在州清源縣之許南距會 通關二十里 先是臨清會通三關直接冀 家等關水勢如湍湍衝斷河 兩岸不時覆舟成化間主事 郭昇議於州西南迴曲之地 開挑新河建此二關 以備公鑒蓋慮	通達遺卷一	開挑新河建此二關 以備公鑒蓋慮	通流上關	舊名通州上關在興州西門 外一里元至元二十九年建	通流下關	距上關一里 建立同前	朝宗上關	在通州城南門外萬德 東南百步建立同前	宗下關
-------------------	-----	---	-----	---	-------	--------------------	------	----------------------------	------	---------------	------	-----------------------	-----

距上關五 步建同前	潯濟關	舊名楊州關在都城 東南三十里建同前	平津關	舊名郊亭關在都城東 南二十五里建同前	慶豐關	舊名籍東關在都城東 南十五里地名王家莊	惠和關	通達遺卷一	舊名義村關在 都城東南二里	文明上關	在正陽門東 南一里許	文明下關	在崇文門 西南一里	會川關	在阜城門外一里許 以上諸關起都城在抵州元 世祖滿都水院郭守敬上京渠 平昌縣白浮村仰山泉所折開
--------------	-----	----------------------	-----	-----------------------	-----	------------------------	-----	-------	------------------	------	---------------	------	--------------	-----	---

<p>向邊發給船河至都城南引一畝上米至西門入都城運米酒南東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羅漢港入河河東七十里直一開以時必開漕州有開楊之富年事至心二十九年春成於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租自上都運過積水潭見船騰穀水而徐揚名價更國朝米船亦以通漕今運廢蓋運船一役支穀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省糜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頗失此利不免流言致害任耳者信之又多受弊者涉利生怨相與排擠阻難備聞</p>	<p>漕運通考卷二</p>	<p>官閘渡審</p>	<p>漕師之用遂好欺之志其端有自來者然關自通抵京運五十里奇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夫其其遂伏數關以節之行遇天時又旱則前流難行其若因故關之遺趾而更爲五關並關望利船自京米運布袋中轉到市前可省船價十分之九仍驗軍戶易車造絕在河生理則官不勞而事可獲利不事而獲勝是矣</p>
---	---------------	-------------	--

<p>岸程</p>	<p>驛遞</p>	<p>儀真縣</p>	<p>儀真驛</p>	<p>內有儀真縣北至揚州府六十里</p>	<p>在儀真縣城外至廣陵驛四十一里</p>	<p>揚州府</p>	<p>廣陵驛</p>	<p>內有揚州府北至高郵州七十里</p>	<p>在揚州府江都縣城外至邵伯驛六十里</p>	<p>高郵州</p>	<p>邵伯驛</p>	<p>內有高郵縣北至寶應縣九十里</p>	<p>在江都縣至孟城驛六十里</p>	<p>寶應縣</p>	<p>孟城驛</p>	<p>北至淮安府九十里</p>	<p>在高郵州至界首驛六十里</p>	<p>淮安府</p>	<p>界首驛</p>	<p>內有淮安府大河橋北至清河縣六十里</p>	<p>在高郵州至安平驛六十里</p>	<p>清河縣</p>	<p>安平驛</p>	<p>北至桃源縣六十里</p>	<p>在寶應縣城外至淮陰驛八十里</p>	<p>桃源縣</p>	<p>淮陰驛</p>	<p>北至宿遷縣一百二十里</p>	<p>在淮安府山陽縣城外至清口驛六十里</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遷縣

北至武州一百二十里

清口驛

在清河縣主徘徊驛六十里

邳州

內有邳州衛北至徐州一百八十里

桃園驛

在桃園縣至古城驛六十里

徐州

內有徐州衛徐州左衛北至沛縣一百二十里

古城驛

在桃源縣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沛縣

北至魚臺縣一百四十里

鍾吾驛

在宿遷縣至清河驛六十里

魚臺縣

北至鄒縣五十四里

直河驛

在睢寧縣至下邳驛六十里

鄒縣

北至濟寧八十里

下邳驛

在邳州城外至新安驛六十里

濟寧州

內有濟寧衛北至鉅野縣九十里

新安驛

在邳州至房邱驛六十里

鉅野縣

北至嘉祥縣二十五里

房村驛

在邳州至彭城驛九十里

青不驛

北至汶上縣十八里

汶上縣

北至東平州七十里

東平州

內有東平所北至壽張縣七十里

壽張縣

北至東阿縣二十七里

東阿縣

北至陽穀縣二十里

陽穀縣

北至東昌府四十六里

東昌府

內有東昌衛至山衛北至聊城縣九十三里

聊城縣

北至博平縣三十里

彭城驛

黃河東岸驛 通運所

俱在徐州城外至夾溝驛九十里

夾溝驛

在徐州至泗水驛七十五里

泗水驛

在沛縣至沙河驛六十里

沙河驛

在嶧縣至魯橋驛六十里

魯橋驛

在嶧縣至南城驛五十五里

南城驛

在濟寧州城外至開河驛一百一十里

開河驛

在汶上縣至安山驛七十里

安山驛

通運所

<p>博平縣 東至棠邑縣 在東平州至荆門驛八十五里</p>	<p>棠邑縣 北至清平縣三十九里 荆門驛 在陽穀縣至崇武驛八十五里</p>	<p>清平縣 北至臨清州四十里 崇武驛 在臨城縣至金線通運所三十五里</p>	<p>臨清州 內有臨清衛東至夏津縣三十里 金線通運所 在棠邑縣至清陽驛四十里</p>	<p>夏津縣 東至武城縣四十里 清陽驛 在清平縣至清源驛六十里</p>	<p>武城縣 東至恩縣一百四十里 清源驛 在臨清州城外至渡口驛七十里</p>	<p>恩縣 東至故城縣二十七里 渡口驛 在臨清州至甲馬營驛七十里</p>	<p>故城縣 東至德州三十五里 甲馬營驛 在夏津縣至梁家莊驛一百一十五里</p>	<p>梁家莊驛</p>
---------------------------------------	---	--	--	---	--	--	--	-------------

<p>德州 內有德州衛德州左衛東至景州一百里 在故城縣至安德驛十里</p>	<p>景州 東至吳橋縣六十里 安德驛 在德州城外至良店驛七十里</p>	<p>吳橋縣 東至東光縣六十里 良店驛 在景州至連窩驛七十里</p>	<p>東光縣 東至南皮縣九十里 連窩驛 在吳橋縣至新橋驛七十里</p>	<p>南皮縣 東至交河縣五十八里 新橋驛 在交河縣至魏河驛七十里</p>	<p>交河縣 北至滄州五十五里 魏河驛 在交河縣至滄州通運所七十里</p>	<p>滄州 北至興濟縣五十里 滄州通運所 在滄州城外至乾寧驛二十里</p>	<p>興濟縣 東至青縣三十五里 乾寧驛 在興濟縣至流河驛七十里</p>	<p>流河驛</p>
---	---	--	---	--	---	---	---	------------

<p>青縣</p> <p>北至霸州一百三十五里</p>	<p>在青縣至奉新驛七十里</p>
<p>霸州</p> <p>東至靜海縣九里</p>	<p>奉新驛</p> <p>在靜海縣至楊青驛一百里</p>
<p>靜海縣</p> <p>東至天津衛三十里</p>	<p>楊青驛</p> <p>在靜海縣至楊柳驛八里</p>
<p>天津右衛</p> <p>東至天津左衛三十五里</p>	<p>楊柳驛</p> <p>在武清縣至河西驛九十里</p>
<p>天津左衛</p> <p>東至天津衛二十里</p>	<p>河西驛</p> <p>在武清縣至合和驛九十里</p>
<p>天津衛</p> <p>東至武清縣二十五里</p>	<p>合和驛</p> <p>在潮縣至潞河一百里</p>
<p>武清縣</p> <p>東至營州前屯衛八十里</p>	<p>潞河驛</p> <p>在通州</p>
<p>營州前屯衛</p> <p>東至香河縣十二里</p>	<p>遍運所</p>

<p>香河縣</p> <p>東至郭縣二十里</p>	
<p>郭縣</p> <p>北至神武中衛二十里</p>	
<p>神武中衛</p> <p>北至定邊衛五里</p>	
<p>定邊衛</p> <p>北至通州右衛五里</p>	
<p>通州右衛</p> <p>北至通州左衛二十三里</p>	
<p>通州左衛</p> <p>北至通州二十三里</p>	
<p>通州</p> <p>北至京師六十里</p>	

大江迤南

閘

壩

京口閘

在儀江府城西北洪武初年建立德元年郭御史洪武修

新港壩

在鎮江城西北一里許漕船出江由此棧之

甘露壩

在新港壩東半里許江船入漕由此棧之

漕運通卷二

孟濱河閘

在常州府城北九十里距京口關九十里洪武二年建

丹徒壩

在丹徒鎮南十八里距甘露壩七十八里

新港壩

在丹陽縣西三十五里距丹徒一十三里

魏村閘

在常州府城北六十里建

呂城壩

在縣南三十里距新港壩四十三里

奔牛壩

在常州府武進縣治西三十里

西寧閘

在撫寧縣寧市石里寨二里建

長安壩

在杭州府城東北九十里距德勝壩一十里建下米

德勝壩

在府城外鎮州市北

龍山閘

在杭州府城南宋高宗時建

豬圈壩

在府城武林門外

以上諸閘自江而南所以節水之北汴也

新河壩

在府北關外三里戶壩路

漕運通卷二

會安壩

在府城良山門外

永昌壩

在府城永昌門外

蔣浦壩

南距龍山壩一里半以上諸壩俱洪武初建

菜黃灣迤東

河道 閘

連鹽官河

在揚州府江都縣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其側有

某史有故曰為菜黃灣自

隋開通東至泰州界半門

正統十年曾以御史吳鑑

言提開白塔河江揚

江以便漕江等運船

任泰州城南東至如皋縣

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江都

縣半門三十里中有支流

立發河

在如皋縣運鹽官河東南

至通州界白鋪鎮七十里

西北至泰州界海安鎮四

十里中有支流

新河

朝宗下閘

在菜黃灣有德七年建

朝宗下閘

在上關東建同前

新閘

去城東北六十里白塔河

之口宣德七年建西距新

閘一十里

潘家莊閘

建置同前西距新閘一十

大橋閘

建置同前距潘家莊一十

江口閘

十里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連鹽官河

在海門縣北三里中有支

流四

在泰州城南門外即金口

片河灘

北運河壩

在州城北門外偏東自步

海安壩

在海安鎮河口成化八年

立發壩

在立發河口成化八年築

丁堰壩

在丁堰河口蓋古堰也

韓家港洞 灰堆港洞 潘家港洞

水塔口洞 爛泥口洞

在通州城西舊河淤灘不

一水舉三年本州判官許

世乃開新河接運江統年

開戶部主事鄒來學置立

水洞遇旱則引潮水入於

運河中有支流三

白浦石閘

去州治西北六十里在如

皋自浦石閘之南一里今

廢

建置同前至揚子江五里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建置同前

徐州迤西

河道

淺

汴河

徐州汴河等淺凡五

在徐州城東北即今心木也又謂之小黃河西至蕭縣界楊家灣長三十里中有支流五

鎮應三間門樓一座什物草樹後皆同

蕭縣爛石等淺凡十有五

沁河

碭山龍壩等淺凡五

漢書地理志卷二

三十一

即汴河在蕭縣界中有支

永城縣朱家等淺凡四

流一自是廢山末城夏邑廢城歸德寧陵考城睢州隰封杞縣蘭陽陳留祥符封丘陽武十五州縣皆其所經也

夏邑縣胡父橋等淺凡十六

歸德州丁家道口等淺凡三

虞城縣洪陵灣等淺凡十二

黃河故道

在厚武縣治西北二十里即沁河也至開封府達陳

寧陵縣桃園等淺凡四

鎮二州界正統十三年失

考城縣板橋口等淺凡九

千崖澤縣夾堤村等處分

為三道五道在縣南一道

在縣北俱東流衍衍中

睢州寺堤等淺凡十

二縣界東南流以達于淮

儀封縣馬家林等淺凡十

府武陟縣其水自河內縣入境至小原村分為二

一徑衛輝入衛一徑汴梁

北東流至徐入泗黃河自

本縣東寶家寨東南流至

集澤又東南過汴梁以達

于淮天順七年發黃夫開

通寶家灣引黃河一支入

汴東至徐州接濟一洪之不足

十四

封丘縣蘇劉寨等淺凡八

陽武縣中嶽等淺凡八

原武縣第五等淺凡五

永城等淺凡四

河南北岸等淺凡十八

以上一九淺什物樹草

與徐州汴河等淺相同

濟寧迤東

河道 壩

閘

汶河

金口壩

杏林閘

在兗州府滋陽縣東自環城開
南流入汶河
濟州城分流入
過上北入于
衛即今之漣河

在金口開之南
絕河沂二水而
入金口開以達
于濟元改作案
水石礮後廢本
朝作土礮成化

在滋陽縣城西
二十里
土要閘
在兗州城西十
五里

也

八年工部主事
張盛儀元制

主

金口閘

在兗州流陽縣
城東五里

沂河

堤城壩

堤城二閘

在曲阜縣南五
里其源出自尼
山西流三十五
里與泗合

在開之西元至
元時建成化八
年主事時宜興
張盛修築土為
安有記

在濟陽縣北三
十里

泗水

泉類

入泗

入沂

蔣河

洗河

在寧陽縣昔汶
水通洗元初畢
輔國始於堤城
之左作斗門喝
汶入洗以益漚
漣詳見元改作

東大開記舊泉
八新泉四

濟寧縣志

卷四

承治河

在嶧縣西自沂
水泉發源東南
流一百七十里
至邳州由乾溝
口入漣

漆河

源出泰山印龍
池經泰安州西
一里南流入泮
河合小汶河在

州南四十里龍
池下入大汶河
泉二十有二

小汶河

在新泰縣
泉北

小汶河

在新泰縣抵肥
城縣

卷二十一

至

沙灣西南

河道

淺

新挑河

在兗州陽谷縣木樂九年
自金龍口開挑至湯場口

陽谷縣虎丘坡等淺凡二
東平縣魚護口淺凡一

後自曹州臨清至沙灣兒
皆南舟楫正統開河水榮

壽張縣范城等淺凡二

陽而金龍口遂於景泰間
年都御史除有員自曹家

鄆城縣五岔口等淺凡七

卷二十一

至

海汶上開溝二十里接金
龍口引水接濟張秋漕河

曹州新集等淺凡十一

名曰新挑河歷東平壽張
鉅野縣安興等淺凡二

定陶縣團潭等淺凡三

鉅野縣鉅野定陶曹縣
濰縣凡八州縣

曹縣夏侯等淺凡四

衛河述北

河道

泉附

淺

河

館陶縣大塚兒等淺凡十二

元城縣草廟等淺凡六

大名縣磚橋等淺凡三

魏縣閻家等淺凡六

內黃縣洹口等淺凡十

滑縣草坡淺一

安陽縣北新莊等淺凡五

湯陰縣五陵等淺凡六

濬縣老觀嘴等淺凡十

淇縣薛村口等淺凡三

汲縣謝家等淺凡二十二

輝縣等淺凡一

北關開

在本府北門外今廢

志卷三

漕運通志卷之三

漕職表

漕之利於國家其來尚矣故代必重厥事職必簡厥

人自大禹以司空平水土冀周官所載漕雖未開而

開渠築堰導河益漑職亦各有繇緒秦氏以降漢官

則有水衡都尉及都水丞屬其職皆領池苑迨元光

三年河決頓丘天子乃使汲黯鄭當時往治時當時

為大司農當奏言漕渠地節郭昌則以光祿大夫使

行河北河平元年河隄使王延世則又以勞賜爵關

內侯晉隋之間漕法或領於尚書或領於倉部侍郎

雖官無定銜皆簡自廷臣其責任亦重且大矣唐自

官工部尚書以下則有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

津澤渠梁運漕碾磴之事外則又有河隄謁者六人

諸津令各一人追開元初李傑為水陸運使而使之

名始建十一年裴耀卿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充江淮都轉運使而以崔希逸蕭昊為副使而

副之名亦始此天寶則以蓋麟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則以戶部侍郎充諸道轉運使厥後韓滉杜棕在昭緯皆以宰相文而諸道巡院皆設焉自萊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惟韋堅爲最若劉晏則以轉運爲已任嘗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遇思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思有米而先趣故時最著名迨宋乾德以後始置諸道轉運使其使之名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

漕運沿革

二

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維熙四年并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掌之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以上則爲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畢即停熙寧初詔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漕臣許秉傳赴關留無決日又詔三路漕臣令自辟屬各二人以京朝官置歷知縣者爲之宣和初又詔陝西以都漕

員治于長安而漕臣三員分領六路時知名者若魯宗道若蔣之奇若張綸若許元芳張方平時方平常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其奏上前上太息稱爲宗道初蔡京爲相始求美財以供侈費充使者遂有進獻而職察矣元世祖中統二年始立軍儲所尋改漕運所至元改漕運司又改都漕運司十九年改京總都漕運使二十四年內外分立兩運司其員則有運使有同知有副使有判官而押官隸焉其初漕

漕運沿革

三

法猶有可觀歷歲既久弊日以滋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迨我

太祖奄有天下貢賦之外海運以營遼東五年嘗命靖海

侯吳瑄率舟師往運時

已有年矣弊日衆戰文修其海船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瑄率舟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欲整兵未肯爲指揮葉旺中趁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敵年凡時值暑天潮人必不策馬南向今猝盛者彼有此舉情狀見矣報運既至宜嚴爲備庶可輕虞

後又遣都督朱晝張赫鎮之二十年冬十月戊申朔

辛

太廟封竈為油廬侯赫為航海侯

其語文答曰咨竈壽從朕

開國多勳勞今已年高廣沛風滿之際服勤漕運以給遼海之軍既懋厥功必加崇勳今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融繼侯食祿一千萬延子子孫世襲封爵用報爾功爾其敬哉赫

一嘗建漕運便昇罷

其御制詔曰漕運之設旁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海者必既

漕運遺卷三

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左右道由列旌則操經舟用便稍假天風加人力亦刻期而可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獨起焉若居足養身律法張於上無賴於下無慮身力而名案出夫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功多故如是而吾何可代座路十千之人艱辛其所操者少而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忘君愛民之土不可使之行今朕將飲用人而求之惟爾其金曰可今特受某官爾勿勿忘以致不爾則功歸焉

太宗續奉大業建立漕運而董使職乃命武職重臣總理

一唐泰間更命都御使回莅其事其職有統領者有分

理者有兼掌者有事任者有專暴者下至一閭一壩各有官守若枝之附根若綱之望目上下供職咸有

法黜陟惟允其都御史則兼巡撫

勅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其令特命爾總督漕運總兵官率參將其同理其事務在用心提督禁奸弊運糧官軍有此自擢擢以下極則通達治重則察治巡按巡河御史及原任開州官處開州理例發落都察院有犯其禁解問若刁濫軍運乘機誣告對証虛者以重案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當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節中軍官該法用工築塞疏濬以便糧運仍巡撫風陽淮安揚州廬州四府徐濟和三州地方撫安軍民禁

漕運遺卷三

五

總兵則兼鎮守

勅

皇帝制諭都督會事其令命爾掛漕運之印充總兵官與同總指揮率領川師備運糧餉赴京命文納所統運糧官軍悉聽節制仍鎮守淮安撫輯軍民修治城池肅清盜賊生後隨印

兵制補如制奉行

劄一道

皇帝勅諭

今特命爾充總兵官備更經諸

鎮守巡緝提督湖廣等節司及直隸衛所官軍

各照原定充支糧數依期運至京倉交納仍領

軍牌安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防盜賊凡事順

則總督漕運都御史計議停當而行務在用心

體恤禁革奸弊運糧官軍有犯自擅律以下輕

則聽爾量情懲治重則爾就案送問刑衙門或

巡按巡河御史問理照例發落都督有犯其

奏案向若刁濫軍機稟機誣告對証涉虛者治

以重罪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當議老

嚴督該管官司分符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用

工築淤疏濬倘有怠職誤事者一體奏奏先有

便於漕運有利於軍民者悉聽爾便宜處置且

漕運舊規皆係先年奏請創立行之歲久不無

廢弛爾今受茲重任尤須盡心修舉凡百舉措

務合時宜俾糧運無誤軍民安妥斯稱委任如

或乖方誤事者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毋忽以

諭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

付馬匹如無此符權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

法循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並令準此

付船隻如無此符權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

法循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並令準此

印文一顆其文

曰漕運之印

皇帝勅諭

今特命爾充總兵官備更經諸

鎮守巡緝提督湖廣等節司及直隸衛所官軍

各照原定充支糧數依期運至京倉交納仍領

軍牌安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防盜賊凡事順

則總督漕運都御史計議停當而行務在用心

體恤禁革奸弊運糧官軍有犯自擅律以下輕

則聽爾量情懲治重則爾就案送問刑衙門或

巡按巡河御史問理照例發落都督有犯其

奏案向若刁濫軍機稟機誣告對証涉虛者治

隸所官軍各照原定充支糧數作期運至京

倉交納預備防禁約不許奸欺作惡怠惰繕建

遇有河道淤阻應即督同委員設法疏理仍兼

守淮安撫恤軍民城池坍塌隨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竊不獲捕擒爾為城池坍塌時修治賊寇主

有成績者表而出之職必有所居然後可以聽治於是作漚職表而以公署附焉

漚職表

八

尚書 都御史 主事

郎中

尚書非漚府之職也特以河事阻塞之故命下並役以求燧成蹟不可以無記也故以官借列于都憲之上

都憲漚運初設未有也自景泰二年立之蓋天下重務非臺官不足以一人心瞻天下百司聽命而無違忤也

主事郎中是也分遣就職所以專其筆翰元之水監然自永樂三年來郎中主事雖差合著品制非主事不差也故以主事列前以郎中附之

宋禮

王斌

楊璉

工部尚書宋樂十二年疏會通河成遂罷海運從河運體有心機長於智料故是役也東威惟之卒成其績

陝西河州衛人景泰二年以左僉都御史總督漚運大順八年復兼政時徐州大饑發乃開倉賑濟有深惠之風

王博

刑部宋樂十九年分理出款決

<p>劉觀 刑部尚書未樂 十二年提督漕 河</p> <p>王文 景泰二年以刑 部尚書兼都御 史總督漕運</p> <p>王俊 工部正統間提 督通州天津 河道</p>	<p>徐有貞 蘇州人景泰五 年以右都御史 總理漕運貞有 才幹嘗以張秋 決河作沙灣一 路河防民賴全</p> <p>陸鏞 工部成化六年 事官通判至天 津河道繼以臨 清運北之練之 七年分治至德 州止</p>	<p>金純 刑部尚書永樂 九年開濬黃河 贈山陽伯</p> <p>活者衆</p> <p>郭昇 工部成化七年 分治漕運至德 真辰州漕河嘗 去險阻變隄岸</p>	<p>陳泰 福建光澤縣人 景泰六年以右 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p> <p>楊恭 工部成化十三 年分理通州至 濟寧河道自恭 以後凡若干人 先是山東張材 河道有僉事一</p>
--	--	---	---

<p>李福 工部尚書嘉慶 事宣德四年整 理河道</p> <p>滕昭 河內汝州人成 化二年總督漕 運</p> <p>員管理既而部 御史李裕請官 河道郎中尋官 悉成應職工部 議以南北直隸 乃舉內訖地不 庭置按察臣請 劉齊寧庶界令 領中二員分治 各</p>	<p>張鼎 順天府涿水縣 人成化八年以 右僉都御史總 督漕運</p> <p>李煜 工部住劄安平 權而僉事遂革</p>	<p>石璞 刑部尚書景泰 二年以沙灣決 河</p> <p>李裕 江西豐城縣人 成化十年以右 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p> <p>李煜 工部住劄安平 權分理漕寧以 北河道</p>	<p>李綱 山東長清人成 化十四年以僉 都御史總督漕 運</p> <p>丘茂中 工部住劄河南 州分理漕寧以 南河道</p>
---	--	--	---

<p>王永和</p> <p>工部尚書景泰四年治沙灣河</p>	<p>張璜</p> <p>湖廣孝感人成化十六年以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王豫</p> <p>直隸武進人豫之上有姓姜者一人失其名乃初授命者</p>
<p>徐英</p> <p>四川人成化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尹珎</p> <p>直隸大河衛人建夫厥有修理功</p>	<p>十二</p>
<p>杜謙</p> <p>工部尚書成化二十年治徐州南清河</p>	<p>劉璋</p> <p>福建延平人成化二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饒泗</p> <p>江西進賢人作石壩以計皆治徐州洪至今尤著于人矣</p>
<p>馬文昇</p> <p>河南鉅州人成化二十一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門無私謁時漕卒之逼亡者皆歸焉</p>	<p>徐儀</p> <p>江西南城人始受命治呂梁洪</p>	<p>十三</p>

<p>喬毅</p> <p>工部尚書成化六年治清河</p>	<p>李敏</p> <p>河南襄城縣人成化二十二年以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王儼</p> <p>湖廣華容人有擊險功</p>
<p>丘彝</p> <p>江西貴溪縣人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費瑄</p> <p>江西鉛山人東西二陵及環道</p>	<p>十三</p>
<p>王恕</p> <p>刑部侍郎成化七年總理河道</p>	<p>秦鉉</p> <p>山東單縣人弘治元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郭持平</p> <p>以上皆治呂梁洪至今凡若干人矣</p>
<p>李昂</p> <p>浙江仁和县人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p>	<p>來天球</p> <p>浙江蘭山人新作分司修建功甚多</p>	<p>十四</p>

劉大夏 湖廣華容人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邵寶 直隸無錫縣人正德六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初登
趙璜 江西安福人正德十一年以右都侍郎總理河道	陶琰 山西絳州人剛人多大畧正德九年以都御史總督漕運十一年歸十三年復起以戶部尚書	謝彥誠 始受命督造運船
龔弘 直隸嘉定人正德十三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兼左都御史復總漕運事	席書 四川遂寧人嘗編漕船志
李瓚 山東濮州人正德十六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叢蘭 山東文登人正德十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寧夏巡撫	丁瓚

李極 浙江蘭谿人嘉靖六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臧鳳 山東曲阜人正德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專總督漕運兼巡撫	張綱 以上皆清江廠至今凡若干人皆工部
盛應期 直隸吳縣人嘉靖六年以右都御史總理河道	俞諫 浙江桐廬人嘉靖元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勉 監督淮安倉米樂中以郎中葉宜任自勉以下多主事至今凡若干人
潘希曾 浙江金華人嘉靖七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胡鉞 直隸長垣縣人嘉靖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貢 直隸蕪湖人修倉垣固而不費
李紱 河南同始人嘉靖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李鉞 河南祥符縣人嘉靖三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熊壯 監督徐州倉至今凡若干人矣

戴時宗 福建晉江人嘉 靖十一年以右 參政御史總理 河道	高友璣 荆江樂清縣人 嘉靖四年以右 都御史總督漕 運	徐嚴 監督臨清倉至 今凡若干人矣
朱裳 直隸沙河人嘉 靖十一年以右 都御史總理 河道	唐龍 荆江蘭谿縣人 嘉靖七年以左 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	張濬 監督德州倉始 建分司
劉天和 湖廣麻城人嘉 靖十四年以工 部侍郎總理河 道	毛思義 山東陽信縣人 嘉靖八年以右 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	張倫 直隸大名入移 建分司於城至 今凡若干人 以上皆戶部 主事或員外 郎
李如圭 湖廣澧州人嘉 靖十五年以右 都御史總理 河道	劉節 江西太吏縣人 嘉靖九年以右 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	何漢宗 漕運理刑景泰 初年任 周鎬

于湛 直隸金壇人嘉 靖十六年以右 都御史總理 河道	馬卿 河南林縣人嘉 靖十一年以右 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	張璠 荆江餘姚縣人
邵惠容 荆江餘姚縣人	冷向春 四川內江縣人	李日章 直隸華亭縣人
徐官 荆江蕭山縣人	龍欽 湖廣茶陵州人	暢華 陝西隴西縣人

總兵

副叅

把總

國初漕政未立
自
太宗皇帝都燕臺
始急於漕政乃
命平江伯陳瑄
總理之功成該
漕運府於淮安
立總兵官兼鎮
守以蒞之總平
江之職也所轄
百四十三官軍

漕運原有總兵
副總兵叅將三
員副總兵今革
不設

把總官多都指
揮或都司或以
都指揮體統行
事者夫以百四
十衛之官軍而
分隸於十有十
二人計所轄則
萬夫也非賢而
能者孰與此哉
故自設官以來
世遠人亡莫悉
究其名氏姑普
其銜以俟名也

宣信

宣信人未樂六
年以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同平
江伯理海運

陳瑄

吳亮

合肥人未樂二
年以平江伯充
副總兵管海運
未樂四年充總
兵始建議設儀
自張州二關造

滁州人宣德二
年出參將理副
總兵

吳亮

江西總

果園用以足稅
世世封平江侯
諸茶業

未樂十三年以
參將
兼指揮僉事充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一十一指
揮四員千百戶
五十八員旗軍
九千七百九十
四名運船八百
六十六隻造于
九江府黃堤
九江府黃堤
十五石三千八
月六合

王瑜

馬翔

海州人宣德八
年以都督充左
副總兵掛印直
而不許撫而不
與政繼陳瑄能
安其情如傳榮

宣德七年以都
指揮同知充參
將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所一十三
指揮一十一員
千百戶一十一
員旗軍一萬七
百四名運船一
千一百二十隻
于武昌造實運
糧三千二百萬
石二千八百
石二千八百

漢船運淮鹽呂
梁徐州二洪石
以平水勢禁漕
提濟寧等處長
堤開泰州白塔
河通大江自淮
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閘四十
有七自淮抵通
州河濱蓋舖舍
五百六十八所
舍置夫卒俾導
舟可行虞沿河
堤壩并樹木以
禦夏月行者虞
事之周而行之

武興

湖廣總

梁徐州二洪石
以平水勢禁漕
提濟寧等處長
堤開泰州白塔
河通大江自淮
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閘四十
有七自淮抵通
州河濱蓋舖舍
五百六十八所
舍置夫卒俾導
舟可行虞沿河
堤壩并樹木以
禦夏月行者虞
事之周而行之

宿州人宣德八
年以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所一十三
指揮一十一員
千百戶一十一
員旗軍一萬七
百四名運船一
千一百二十隻
于武昌造實運
糧三千二百萬
石二千八百
石二千八百

馬翔

大名入正統元
年由參將陞副
總兵

大名入正統元
年由參將陞副
總兵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所一十三
指揮一十一員
千百戶一十一
員旗軍一萬七
百四名運船一
千一百二十隻
于武昌造實運
糧三千二百萬
石二千八百
石二千八百

<p>湯銘</p> <p>高郵人正統四年以江西都指揮充參將統兵勤敏博學能文</p> <p>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三指揮八員千戶四十一員百戶七十九員所轄衛四員旗軍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三名運船二千三百九隻總兵蘇州實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p>	<p>武興</p> <p>常州人本姓伍氏賜姓武正統三年由湖運副總兵充總兵官</p> <p>黃鑑</p> <p>儀真人天順元年由都督僉事充參將</p>	<p>徐泰</p> <p>和州人正統十四年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在尚寶善推獎讓之重</p> <p>楊茂</p> <p>沅鄉人天順五年由都督同知充參將</p>	<p>牛循</p> <p>潯州人天順五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p> <p>素祐</p> <p>鳳陽人成化六年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p>
<p>浙江總一</p>		<p>南京總二</p>	<p>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三十四指揮三十五員千戶一百四十員旗軍一萬八千零八名運船一千七百五十九隻俱清江浦造寶運糧五十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p>

<p>楊茂</p> <p>天順八年由參將充總兵官攻討諸書有古郭汾陽之風節</p> <p>都勝</p> <p>成化十四年以署都指揮同知銓註錦衣衛充參將性恭謹有孝義名</p> <p>江南上江總一</p> <p>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指揮九員千戶九十九員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名運船一千四百三十三隻陸千安慶等廠實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八合</p>	<p>陳涇</p> <p>泰州人以太宰侯宇倫南京成化七年充總兵官</p> <p>郭鉉</p> <p>成化二十二年以署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弘治元年題註錦衣衛帶俸</p>	<p>陳銳</p> <p>平江伯瑄之會孫居家孝友純有祖風成化八年由兩廣鎮守充總兵官漕運以治漲救功成</p> <p>耿麟</p> <p>江夏人弘治五年以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充參將</p>	<p>周璜</p> <p>江都人弘治八年以都督僉事充參將九年題註錦衣衛帶俸有慈孝名</p> <p>江南下江總一</p> <p>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九指揮二員千戶一百一十九員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運船一百七十七隻造於蘇州府其南京衛分造於清江廠實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三十九石六十六合</p>
---	---	--	--

王信	鳳陽人廉恭有威成化二十一年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	都勝	山東武定州人成化十四年由參將充總兵官以清謹聞人不取干以私	郭鉉	合肥人弘治二年由參將充總兵官久任成功多所建白清人至今戴之	毛銳	甘肅人正德三年以太子太傅伏羌伯充總兵官
張洪	杭州人禮賢于文有儒將風狀治十四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錦衣衛帶俸	溫和	河間人弘治十七年以署都指揮充參將錦衣衛帶俸	梁璽	大名入正德元年以都指揮使充參將轉中都留守復充參將到街錦衣衛天性交愛有幹濟才	莊椿	壽州人正德八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莊錦衣衛帶俸
中都留守司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二指揮九員衛鎮撫二員千百戶八十三員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名運船八百八十六隻俱清江	溫	廠造實運糧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江北直隸總二	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一十八指揮一十五員千百戶一百七十六員旗軍二萬六千七百零一名運船二千六百八十七隻俱清江廠造實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零二合	楊銳	南京人嘉靖九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陳熊	平江伯陳鏡子正德三年充總兵官流直有風	顧仕隆	揚州人正德六年以鎮遠侯充總兵官諱約節險色直不行處多事之世而不	楊宏	海州人正德十六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以久任薦陞都督同知	楊銳	南京人嘉靖九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王至	正德十四年以都指揮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	王佐	由武舉以錦衣衛都指揮使充參將	張奎	洪子嘉靖二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以久任薦陞都督同知嘉靖十年陞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劉璽	嘉靖十年以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
山東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七指揮七員千百戶四十七員旗軍二千七百六十五名運船七百七十三隻造千清江廠實運糧三十二萬八千四百一十一石三升	王佐	由武舉以錦衣衛都指揮使充參將	遮洋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六指揮一十二員千百戶四十五員旗軍六千二百一十五隻造千清江廠實運糧二十四萬石	楊銳	南京人嘉靖九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劉璽

南京人嘉靖十三年由參將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萬表

浙江人嘉靖十三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

王元伯

徐州人嘉靖十五年以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

續通志卷三

續通志

府

州

縣

閘

揚州府

邳州

寶應縣

板閘

淮安府

徐州

宿遷縣

移風閘

兗州府

濟寧州

魚臺縣

清江閘

東昌府

東平州

鉅野縣

福興閘

河間府

臨清州

嘉祥縣

新莊閘

俱添設管河通判各一人

俱添設管河判官各一人

汶上縣

黃家閘

續通志卷三

續通志

續通志卷三

二十七

高郵州

東阿縣

新興閘

德州

陽穀縣

謝溝閘

滄州

聊城縣

沽頭上閘

霸州

博平縣

沽頭中閘

通州

清平縣

沽頭下閘

俱委一人直非判官者隨土流各一人宜用之

俱添設管河

金溝口閘

清江提舉入江都縣

孟陽泊閘

儀真縣

湖陵城閘

卷三									
典史二人	山陽縣	八里灣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桃源縣	棗林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典史一人	清河縣	南陽關	沛縣

卷三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武城縣	袁老口關	武清縣	新寨口關	香河縣	荆門上關	灤縣	荆門下關	阿城上關	阿城下關

壩

儀真五壩

之

瓜州十壩

壩官二十八領

淮安新城北

五壩

三十

清江浦二壩

無官

清江浦卷三

公署附

都察院 戶部司刑部司工部司

院右在縣城 清江浦縣在 漕運理刑司 在淮安城西 在江安府西 西南隅

學問陳恭襄 徐州東岸

府推陳宣德 臨清縣在州 治之右

正統間專以 治之右 洪岸之方 呂梁洪縣在 洪岸之左

清江浦卷三

五十一

縣御史總督 其事兼巡撫

時都御史王 站蒞任知府

程尔即恭襄 舊居建立之

清江浦縣 在縣治南

清江浦縣 在縣治之左

平安鎮青河 縣在本鎮

高郵管河縣 在州治之左

山東管河縣 在寧陽縣城 內

總兵府

在淮安府城 中都察院之 東未樂門總 兵官平江佐 三皇廟廢 基制置			清江漕運府 西去淮郡四 十里在清江 浦之上前平 江伯陳公瑞 所建公雖開 府於府城殿 廳事托此往 來恒居之者 近料量之不 平出納之不 經制作之無 度財用之侵 費也成化間 曾孫銳重	
清江提舉司 在山陽縣西 北五十里清 江浦正統二 年間設舉三 年開設舉三 修造南京并 中都江北直 隸衛所淺船 先是未舉三 年建數於此 俱龍江提舉			清江漕運府 西行事至王 事胡孫始請 改設	衛河提舉司 在臨清河南 三里衛河東 岸永樂八年 開設屬河南 布政司後改 隸山東專一 修造山東北 直隸運洋衛 河淺船

徐州漕運府 舊在百步池 左中洲之上 宣德間建弘 治間遷於洪 北運門之東 岸			濟寧漕運府 在城東門外 虎河南岸水 樂間建	臨清漕運府 在州治西南 河東岸舉泰 三十總兵官 余水建
---	--	--	--------------------------------	---

通鑑漕運行府

在開舊城南

門外西街成

化昭平江伯

陳松元建

汴州漕運行府

在汴州鎮嘉

靖三年都御

史公與友環總

兵官楊宏參

將張奎即舊

倉基

按瓜磁草鎮

東南漕運由

以逆淮者多

於且州向無

城郭衛守之

制每三堂臨

之待舟居以

聽政而已卷

將張公乃始

為之經制庶

耗餉効斯有

其所予以正

官之關上下

案今尚立政也

漕運通志卷之三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卒表

漕之法水運則有江河風濤之險陸運則有飛挽負

馱之勞其動聚不盈萬不足以致利國家歷代役民

求其不病民者寡若漢因秦教倉之舊歲漕關中粟

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繁淮南地遠或數千里

遙屬於漢而吏卒遠役往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至

武帝時今卒發卒數萬治河明年發卒數萬穿渠又

漕運通志卷四

欲通發斜道以省漕卒而漕竟不利後河平元年治

河卒非受平直賈者為著錄六月然其惠亦十之一

也故終漢世欲利民而民病滋甚及尊咸和六年以

漕運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人各運米六斛穆帝時

又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以助支運是則一

時之權宜也隋開皇初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米運丁又詔蒲陝以東募人能運洛陽米四十石

達常平者免其支運後大業間穿三渠天下斂矣唐

初江淮漕租至東都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
失常什七八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
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間議欲卒鑿之便漕而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
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大鑿二軼於寬而繩
多絕輓大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
以爲苦及裴耀卿建議欲罷陸運未果景雲中陸運
又分八道顧民車牛以載厥後劉晏爲使卽鹽雇傭

漕運事考四

二

上下頗稱利自兩稅行而罷水陸使江淮之漕至漕
橋者益少而米亡耗於道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議
漕至漕橋五百五十者死以次遞減而覆船敗輓
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管號苦
之聲聞于道路而卒荼毒亦極宋建隆元年漕運
故河湟歲調丁夫開濬棉糗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
官給遂着爲武庫後俊卒也轉運使以本路綱輸嘉
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在還其家而汴

舟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冬河涸舟卒亦還營至春
復聚名曰放凍卒得捨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
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又許綱運載商貨不征其後俊
運使獨任文移日繁吏得以舞弊操舟者昧諸吏輒
得諸富郡市利趣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辦而輓舟
卒有老死道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壞甚至導洛司
廢而稅務剝削故蘇軾奏言綱運之害其略有五切
中時弊也辭具議略迨元八九十年國課惟專海漕

漕運事考四

三

之利凡運糧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
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
浙東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四年又增
十之四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幾有五倍以給船
戶船戶亦猶今之漕卒也然海颶不時漂溺者衆至
元間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自漢唐以來
漕卒之得失大畧如此元法視宋號爲簡畧宋初漕
卒頗利較諸漢唐固爲優恤旣又法令不一卒亦不

甚迫我朝

太宗留神漕運稽古準公漕有定卒居有常糶運有行糧米有定數數有加耗領有長長有總截許私以濟其費道設醫以察其病無外征無他役其優恤之典可謂至矣盡矣無事則操舟而運餉有事則列隊伍而水戰寄危於安藏兵於食是則又

祖宗法外之微意也若夫經歷壩閘淺洪則又有徒役時備以濟其不虞卒凡十有二萬而徒役亦歲有四萬

漕運通志卷四

七千餘人暫募者不與其統領者則曰老人曰總小甲於是作漕卒表而徒役附焉

南京二總

其一

錦衣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府軍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金保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豹騎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驍騎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府軍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神策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虎符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留守左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鷹揚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鎮南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留守中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龍江右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廣洋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江陰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羽林右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龍虎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旗手衛 指揮員百六十九名歲給銀一千四百兩

其二

楊海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月一員銀軍一百九十二名淺船七十名
每軍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分四合

武德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月一員銀軍一百九十二名淺船七十名
每軍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分四合

留寧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月一員銀軍一百九十二名淺船七十名
每軍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分四合

金吾前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九名淺船一十五隻每軍該
造一隻五分運糧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石八分八合

清陽右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九名淺船一十五隻每軍該
造一隻五分運糧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石八分八合

府軍後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九名淺船一十五隻每軍該
造一隻五分運糧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石八分八合

豹韜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八十七名淺船三十九隻
每軍該造三隻九分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分七厘四合

虎賁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五百九十七名淺船五十五隻
每軍該造三隻九分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一十八分

留寧道運糧表四

水軍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一員旗軍七百七十七名淺船七十六隻
每軍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三石四分四厘一合

應天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二十八名淺船二十三隻每軍該
造二隻三分運糧七千五百五十六石

水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九員百戶二員旗軍一千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一百
五十六隻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九石四分四厘一合

龍虎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一員旗軍一千四百三十九名淺船一百四十一
隻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九石四分四厘一合

龍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一十七名淺船四十五隻
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石七分四厘一合

羽林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八十八名淺船四十五隻
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石七分四厘一合

龍江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八十八名淺船四十五隻
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石七分四厘一合

府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八十八名淺船四十五隻
每軍該造二隻五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二石七分四厘一合

湖廣總

武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武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蘄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黃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沔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岳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荆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荆州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荆州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襄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安陸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德安所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顯陵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八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
一十六隻每軍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分七厘六合

江西總

南昌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八員旗軍三千二百六十六名淺船百一十二隻運糧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十七石六分七分

泰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贛州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四員旗軍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淺船九十五隻運糧三千九百九十三石一十四分八分

吉安所

糧三千四百一十二石九十四石三十四分

安福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永新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建昌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撫州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廣信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沿山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饒州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浙江總

杭州右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八員旗軍三千二百六十六名淺船百一十二隻運糧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十七石六分七分

紹興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寧波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台州衛

指揮員千戶六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溫州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處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海寧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金華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衢州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嚴州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湖州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海寧所

千戶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一十二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八石九十二分二合

中都總

鳳陽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百八員旗軍三千二百六十六名淺船百一十二隻運糧三千七百七十九石四十七石六分七分

鳳陽中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百八員旗軍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淺船二百四十二隻運糧三千六百六十六石三十一分六分

鳳陽右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留平左衛

留平左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留中衛

留中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懷遠衛

懷遠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長淮衛

長淮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宿州衛

宿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武平衛

武平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潁川衛

潁川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洪塘所

洪塘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潁上所

潁上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名淺船一百
三隻每年該造土堡六分運糧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
江北二總

江北二總

其一

淮安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轄總兵千戶四員旗軍二千二百二十五名
大河衛

大河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轄總兵千戶四員旗軍二千二百二十五名
徐州衛

徐州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轄總兵千戶四員旗軍二千二百二十五名
徐州衛

徐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徐州左衛

徐州左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壽州衛

壽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泗州衛

泗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歸德衛

歸德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揚州衛

揚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通州所

通州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泰州所

泰州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鹽城所

鹽城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高郵衛

高郵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興化所

興化所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儀真衛

儀真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滁州衛

滁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廬州衛

廬州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六安衛

六安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轄總兵千戶五員旗軍二千五百名淺船一百
六安衛

江南二總

下江

舊名江南總統轄陽湖州新安縣志云
統屬上江而添入水軍存應天衛

鎮江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七萬三千六百三十三石三升六分

蘇州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九百二十名
船七十五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太倉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鎮海衛

指揮員千戶五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松江所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嘉興所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水軍右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應天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橫海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上江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建陽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宣州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新安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新寧衛

指揮員百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安慶衛

指揮員千戶四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九江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水軍左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龍江左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龍江右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廣洋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江陰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山東總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臨清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平山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東昌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濟寧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兗州衛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東平所

指揮員千戶一員所領總兵員百五員旗軍二千八百名
船三十九隻運糧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三升六分

濮州所 千戶一百戶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

遮洋總

通左衛 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三十三名淺船二十二隻每年該造

通右衛 千戶一員旗軍九十九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

神武中衛 百戶一員旗軍八十名淺船八隻每年該造

定邊衛 千戶一員旗軍八十五名淺船九隻每年該造

天津衛 千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五名淺船十五隻每年該造

漕運通志卷四

天津左衛 千戶一員旗軍二百一十一名淺船二十二隻每年該造

天津右衛 千戶一員旗軍九十八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

德州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德州左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徐州左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泗州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淮安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大河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高郵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揚州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長淮衛 千戶一員旗軍五百二十名淺船五十二隻每年該造

舊隸十三衛合撥水軍左龍江左龍江右廣洋江陰

五衛爲上江水軍右應天橫海三衛爲下江所存惟

淮安大河高郵揚州長淮五衛併入舊北直隸德州

以上九衛及分徐州左泗州官軍船隻隸十六衛

漕運通志卷四

十五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船表

三代以下國用之資莫大於漕運漕運之器莫大於舟楫漢之漕舟未有詳考然宋光間河決民溺詔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以賑之厥後五鳳中耿壽昌議欲近繹關內之粟築金墮船費直百萬萬餘則其數之多固可類推矣迨夫後魏議者莫分華等郡重絹帛易造漕船凡一船餘絹疋七十有八布七

漕運志卷五

百八十歲省甚廣謂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唐劉晏鎮漕事乃造歇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江汴異運歲漕甚利初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自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必爲未久之慮今始制船場執事者衆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多而減之者乎猶可也

此則不能運厥後五十年卒如其言宋初詔當水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營居民以妨農作於是諸州歲造運舟至三千三百餘艘分綱而運江汴各有攸屬久之漕弊發運使許元奏言近年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如故事既而諸路綱亦不集數降詔切責又詔江淮兩綱轉運司以基平功各造船補足至期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

漕運志卷五

二

船亦不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船財易錢以自給船命壞而漕愈不及元開廣新河以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平濤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寧河及以朱清之議乃造平底河船六十艘運糧四萬餘從海道至京師久之遂能河船而專海運矣追我

朝洪武末樂年間海船河船大小無定數亦不一其修

造如今所謂清江衛河二提舉司皆當時成議以為便宜可又者舉

朝損益至正統間江南江北始限造船一萬一千七百有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該造之數復析制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造隸清江者惟南京鎮江江北直隸諸衛所而已每船料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隸徽州諸郡縣民苦納納公私俱困軍士亦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陪補之患有司以

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杭州直隸太平府委都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則本司自領之每歲例得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兩蘇揚淮三府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歲額造船五百二十三艘江南諸省府不在例數內既而漕臣復建議增入官銀二千三百七十九兩統計官給銀二萬六千七百七十兩兩各軍士舊自辦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合而歲用銀

五萬兩有餘而軍士云蘇矣是故制有嚴地料有嚴辦艘有定數造者定期有匠有式有率有號有草場以資其用有抽分以量其費舟楫既利南北會通自創木以來莫過公自倚燃盛哉作漕船表第五

船數 二百一十四 合 限式 等號

南京衛分一千艘船
十一年造者等之分有二
二千七百六十一隻
為裏河淺船
天順間始蓋
年軍旗不分負

江北直隸

各衛所

二千六百九十九
四

中
都
留守

司

八
百
八
十
八
兩

上
便
船
漕
運

杉松榆桑
選雜等木
德難作桐油
石灰麻共
四萬九千七
百一十五斤
快箇除斤兩

為選洋海船
遺後因運軍
分極船過二
年過船從之
當定船過廿
料自行廠過
有不敷運官
高指船件與
軍自備名處
從機官給機
備安官給機
原辦銀運給
軍旗名處

物
給麻布藤棕
毛共四千四
百八十斤兩

五年杉者十
林楠雜木者
手造大低杉
六松三雜
自成化十六
始定使用補
不

給麻布藤棕
毛共四千四
百八十斤兩

五年杉者十
林楠雜木者
手造大低杉
六松三雜
自成化十六
始定使用補
不

給麻布藤棕
毛共四千四
百八十斤兩

山東都司 四百料鑼風		五羊一造者	號之分有五
一百七十三原	海船一隻	為江南船	永樂宣德間造
嘉靖南河今改	杉松桅心鐵力	早常外江船同	字江西者為江
江船	揚州鐵木丁	其往回經湖二	字湖江者為湖
	線鐵作刷底清	次故也	字徽州等府者
	石灰麻共二		字徽州等府者
湖江都司	十二根枝值銀	斤船	天順間造各處
二千四百六十二	斤兩錢	成長五丈二八	為民衛軍造者
于蘇州設廠	物	頭長九尺五寸	為軍號又有造
	蘇麻黃藤棕毛	身長九尺五寸	于提舉司為運
	蘇麻共一千六	底闊九尺五寸	號運洋過海船
	台麻共一千六	船底闊六尺	為運號今用之
江西都司		五	
八百九十九造	錢	伏欄闊八尺柄	
于九江設廠		伏欄闊七尺梁	
		頭一十兩座底	
		厚一十七分釘	
		云八三釘龍口	
		梁闊一大深四	
湖廣都司	近定造四百	使風梁闊一丈	
七百七十九造	料淺船一隻	四尺深三尺八	
于武昌設廠		小後斷水梁闊	
	料不等	九尺深四尺五	
		寸兩廠共欄七	
		尺六寸	
	大約同前略什		
	物外此用銀一		

江南上江		百八兩六錢
八百五十九造		
于安慶設廠		
南京衛分府造		
于清江廠		
江南下江		
八百六十三造		
于蘇州府共		
南京衛分府造		
于清江廠		
濠洋		六
五百二十五原		
造于黃河今改		
于清江		
原係大船如		
前數從後中		
橫為船如數		
廠地		
草場	軍餘	用人匠
淮安	京衛二處	南京衛分
工部監督	蘇州府	
在寶應縣馬店	七百七十二兩	二千一
鋪買至太倉庄	二八百一十五	百六十

<p>居其中</p> <p>西至... 共銀三萬餘 即有官署餘 房舍四百餘</p> <p>辦料六百五十 七每名辦銀四 兩共銀兩二千 六百二十六</p> <p>淮安府</p>	<p>南京在廠</p> <p>中都一處</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中都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揚州府</p> <p>右清江廠千 八百四十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東</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中都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中都</p> <p>直隸一處</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西</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南直隸廠</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在廠西</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鳳陽府</p> <p>二百一十四</p>
--	---	--	---	--	---	--	--------------------------------

<p>山東衛分</p> <p>揚州府</p> <p>四十一十六</p>	<p>臨清</p> <p>工部監督</p> <p>二百五十一 用工七十 料七十四 共銀兩四百五</p> <p>徐州</p> <p>一百四十</p>	<p>居其中</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中都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北直隸凡</p> <p>九在廠東</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山東凡七</p> <p>在廠南</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遮洋凡十三</p> <p>在廠北南</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p>在廠北南</p> <p>在清河縣清河 東岸七至溝起 洪澤大南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里</p> <p>直隸衛分</p> <p>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十 七 本至一百五十五 名非便役係上 工後准有力等 班納銀四十八</p>
--	--	--	---	--	--	---

注詳本通物

六日一日督軍

右三總委

撫三員總之

其地在清河

東岸衛溪津

舊之所會也

凡方之區安庫

城臨開陽縣

西北凡五里

限厥地也

漕運通志卷之五

漕運通志卷五

九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倉表

漕之法莫善於轉船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漕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棗陽有款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郵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

漕運通志卷六

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口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於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受國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江淮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懷慶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曹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轉般倉於直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

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
一變直達又涉歲月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於
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
接運僑至在河西務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
河倉則上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

國家臨於前代其漕運之教倉也在京通者則有總
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
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撥典各有人焉所

漕運通考卷六

二

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
則亦有太監有主事以至倉使撥典亦各有人焉所
以分貯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
又變爲長運至入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
且密然竟疑於直達也學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
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候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
於是作漕倉表以俟觀者損益云

京倉

舊太倉

在東城
總督撥銀三
歷及銀庫在
焉

南新倉

在舊太倉西
西倉連絡

北新倉

在舊太倉後
在百萬倉後

百萬倉

在東城

通州倉

大運西倉

在東城

大運南倉

在東城

米穀副設在
新城款三百
三十座計一
十六百五十
間南北西三
門每門軍官
一人辦事官
一人軍士人

海運倉

在舊太倉北
門相對

祿米倉

在東城

大運中倉

在舊城款一
百三十一座計
六百九十七
間南北東三
門每門

大運東倉

在舊城款四
百五十一座計
六百九十七
間南北東三
門每門

新太倉

在湖運倉西

廣備庫倉

在西城

淮寧倉 徐州倉 臨清倉 德州倉

常盈倉

廣運倉

廣積倉

德州倉

永樂十三年
建在清江浦
河南岸放八
十座共八百
間

宣德五至增
在城南一里
建置上同教
一百座共一
千間今存五
十一座共五
百一十間

在公城內建
置上同教七
十二座共十
百二十間
先是永樂四
年於廣積分
教十座共一
百間該倉曰
臨清今復修

萬在州城北
門外建置上
同正統移置
城內東西分
為二
東倉教二十
九座共二百
六十三間
西倉教二十
二座一百一
十七間

廣運通志卷六

十七間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運通志卷之七

漕數表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事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為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益歲二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于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

漕運通志卷七

十萬石劉晏後漢減至李巽後如之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為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遵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萬餘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較之歷代是為中制然其為支為充為為改充為本色為折色或遇事變為減留為備撥為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焉於是作漕

數表第七

歲數

派數

運數

洪武三十年

運糧七十萬石于遼東

浙江布政司

先運六十萬石每正糧一石加耗六斗六升

浙江都司把總

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

末樂三年

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改充三萬正糧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十二年

接運遼東四十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湖廣布政司

先運二十五萬石每石加耗六斗六升

湖廣都司把總

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北京

衛輝府倉一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一石

江西布政司

先運四十萬石加耗同前

江西都司把總

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

德州等倉一十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石

石加耗同前

宣德八年

臨清倉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石

山東布政司

山東都司把總

十六年

會通河撥運淮安等處常盈等倉糧四百六十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五斗于北京等處

河南布政司

應天府

先運二十七萬石每石加耗三斗一升

改充二十一萬石加耗同前

正統二年

會通河撥運四百五十萬石支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石

改充二萬八千石

南京三總

准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八斗

改充六十五萬五千石每石加耗

其一把總

臨三十萬

蘇州府

改充四萬三千石每石加耗三斗二升

七百三十五石

改充四萬三千石每石加耗三斗二升

後七府耗同

京叔四分

石加耗三斗二升

林南東店倉叔

<p>順泰二年</p> <p>儲運糧四百二十萬五千石</p>		<p>松汴府</p> <p>允運二十萬三千石</p>		<p>其二把總</p> <p>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p>	
<p>天順四年</p> <p>儲運糧四百三十萬石</p>		<p>安慶府</p> <p>允運六萬石</p>			
<p>七年</p> <p>儲運糧二百九十三萬五千石</p>		<p>常州府</p> <p>允運二十七萬五千石</p>			
<p>內應洋三十萬石</p> <p>鎮江府</p> <p>允運八萬石</p>		<p>江南二總</p> <p>上江把總</p> <p>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p>			
<p>十四萬石京道</p> <p>改允二萬二千石</p>					
<p>二倉收六萬石</p> <p>石</p>					
<p>萬八千二百石</p>					
<p>允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p>					

<p>成化八年</p> <p>儲運糧四百萬石</p>		<p>寧國府</p> <p>允運三萬石</p>		<p>下江把總</p> <p>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p>	
<p>允運揚州等府</p> <p>有與無免米一十五萬二千石</p>		<p>池州府</p> <p>允運二萬五千石</p>			
<p>分准除二倉支運米二十萬八千二百九石五</p> <p>耗三斗二升</p>		<p>廣德州</p> <p>允運八千石加</p>			
<p>三百五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石</p> <p>內應洋三十萬石</p>		<p>楊州府</p> <p>允運六萬石每</p>		<p>江北二總</p> <p>其一把總</p> <p>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五石</p>	
<p>石五斗內隨路</p> <p>宰牧一百九萬</p>		<p>其一把總</p> <p>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p>			
<p>五千七百七十</p> <p>天津倉四十八萬七千石</p>		<p>准安府</p> <p>改運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p>			
<p>德州倉十九萬</p> <p>一千一百餘石</p>					
<p>臨濟倉二十四萬</p> <p>萬一千八百石</p>					
<p>東昌府倉一十一萬三千七十餘石</p>					

濟寧倉六萬六千八百餘石 京通倉收二百五十萬石 石五十	鳳陽府 兌運三萬石加耗同前 改兌三萬三石	其把總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 五千六百四十九石
弘治二年 舊運糧四百萬石 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 支運倉糧七十萬石	廬州府 兌運一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正德六年 舊運糧四百萬石 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 糧六十萬石 千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徐州 兌運三萬石每石加耗四斗	中都留守司把總 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 六千三百二十石
嘉靖元年 舊運糧四百萬石 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 糧六十萬石 千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一升 改兌一萬八石 一石加耗二升 二升 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 六千三百二十石	
漕運通志卷之七		

漕運通志卷之八 漕例略	凡制國必有成法法久必壞壞必更始然後例生焉 例也者所以輔法而植事者也故觀法可以知其常 觀例可以知其變易自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重變也 輯漕例略
永樂元年今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 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 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 等處令河南軍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官一員統領官員海運 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 交卸水路關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起蓋倉 囤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 囤二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
三年令總督糧儲官於天津衛城北建倉囤一千四百	

所

五年令山東布政司量起夫車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糧運送德州倉候衛河船接運

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於京師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

八年令湖廣江西浙江三處倉糧除本處支用其餘糧本部差官督各該司府起運

十二年令湖廣造淺船二千隻歲於淮安倉支糧運赴

北京其大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收貯

又令北京山東山西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官軍運糧各都指揮一員統領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寧直隸蘇松常鎮

府秋糧除存費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

濟寧分公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

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

北京

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囤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置倉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淮安常盈倉徐州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價

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價運止一失二平

定爲例

又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石不分遠近俱支三石

先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海運官軍自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員名日支口糧米二升二七七年以後月支四升永樂十六年禮部尚書曰震等議浙江江西湖廣等衛官軍仍舊運糧不敷人數於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應天和州等處丁多民戶內起取駕運照例支與行糧

十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

府所屬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兩京外餘糧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軍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

又令沿河捕獮每三處差御史一員備運

十七年令侍郎副都御史并武職大臣各一員催督漕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起運糧儲仍令各部差郎官員外郎等官分投整理

二十一年奏准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

倉交收

洪熙元年令官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什資給繼剝折耗之費

先洪武中令許運糧船附已物自給官司毋得阻書成化二十二年都御史馬文升申明之天順八年令運軍一名免餘丁一名幫貼不許別差如本戶無閒丁於屯種摘撥餘丁運糧者亦於本戶內摘除充撥一丁

宣德二年令運糧軍船工部及諸衙門不許撥載他物致誤備運

又令漕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府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京倉支運

本年差侍郎五員都御史一員催督漕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民運糧及淮安等倉官軍支運糧三年奏准各部同衙所不差原委官及軍缺不補者正官并首領官俱罰俸半年

又令各都司衛所選委指揮等官專一提督運糧不

許別項差操軍士缺即為撥補

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漕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涇州廣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倉今官軍支運出京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徑赴北京其備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二抽一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

兼舊船運載

本年差侍郎都御史少卿郎中員外郎等官催督各
司府僧運糧儲

五年奉准運糧官軍船南京中都單等及直隸衛所於

淮安修理山東等都司於臨清修理湖廣江西浙江
都司皆回原衛修理有司給與材料

又令河南南陽懷慶安寧三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

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

漕運通案

六

又令巡按御史有按二司及原漕運都指揮選聚官

運官員軍多衛分指揮二員少者一員

又令江南民糧凡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並其

遠近給與路費耗米

六年奉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倉撥民

丁及軍多無所不盡士與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

兩路軍糧運

奉准中司於南京各衛會同該府堂上

在外會同各都司按察司掌上官及中都留守司直

隸衛所點選運糧官軍並管運官員不能撫卹以致

逃故者從總兵官處治所虧糧仍令補還

七年今官軍運糧各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江南府

州縣民運糧於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糧

運至大名府小難兌就選洋船官軍領運

先時蘇松等府歲運糧俱送淮安等倉交收官軍

各駕空船赴倉支領民有往役之勞軍無脚耗之

利諸倉既收支校經費無益是年議處諸府州縣

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廩漕江蘇松等衛船各回

本司府地方領兌南京并江北船仍於瓜洲交兌

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於小難領兌山

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領兌東平等州縣於安山

領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頗多微

此民糧送納准徐德請

倉者仍支運十分之四

開揚州白塔河

置新牌溝家莊大橋江口四牌江南糧船由常州

府西北至清河過江由是河至灣頭入漕河以省

瓜洲盤壩之費正統四年河決淹糧船不行及洩

漕水河口遂開十年因御史吳鑑言於大橋牌菜

運車船後亦廢成化十年會議挑漕河口淤泥採

六舊牌改造通江舊潮新開三牌又築次壩三座

隨水漲落以時啓

開後因水涸仍閉

又令增撥南京豹廳左等衛所各都司直隸衛所軍
餘并見運糧軍共一十二萬僧運糧儲

八年令兌運民糧加耗湖廣每二石八斗江西浙江七
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
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免軍者
四斗

九年令漕運官軍有犯罰運淮安徐州倉糧赴京贖罪
流罪五十石徒罪五等自四十五石杖罪每一

十五石管罪每一十五斗

又令官軍運糧五百萬石以三分撥通州倉收二
分京倉收一分各該兌糧處布政司交堂上官二員

按察司一員總理

十年令各處運糧官軍但有軟弱事故者於見操屯田
官軍內兌補其提督運糧都指揮等官計乘糧船一
隻量帶官糧

又令湖廣江西浙江耗米俱六斗南直隸五斗江北

直隸四十徐州三斗五升山東河南三斗五升

又令各衛官軍行糧止支二石

又令漕運總兵官每年八月赴京議事

又令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乾圓潔淨樣米
送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到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正統元年奏准兌運糧祿二月以裏免兌其加耗江北淮
安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兌
運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三斗餘如舊

漕運總兵官

九

又令民運糧至瓜淮就令揚州府衛衛管并該管撥
見數交兌

又令浙江湖廣江西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司并南直
隸衛所官軍行糧以於本處官倉支給如倉無見在
於存儲糧內平兌兌支南京各衛於應天府原定各
衛秋糧內兌支舊支二石五斗八增為二石七斗山
東河南北直隸路近者不增
今造船旗軍不與操守之事

總兵官都督武興等起歲運糧船糧庫有物料
者於本處照庄者分撥各溪壑司修造各機官
前未用工貼辦新完備壞連年不工運糧者得
以休養息令巡按御史將運糧官軍應行點
城擇練進下糧料船人官理以致缺船誤運
查得前項官軍即係漕運之數難比雜役故照舊
存留奉

官是欽此

二年令依淮二兌就近出給通關

會請民載米至水漕兌運就仰揚州淮安府
商安官見數文兌出通關付糧里納戶收據

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有比試違限者俱住俸於淮安

倉受該運糧米數赴京完納復職

漕運通志卷八

又令犯罪罰運者仍運該運之數無力者發極邊衛

分

四年選改各衙門額外官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仍留

催餉糧儲

戶部

勅諭各衙門文武官員自今悉照洪武年間舊司職掌官

額選其無能者存儲其歸悉送吏部改除欽此在
得未差河南副使榮華前去總兵官上諭處
催餉糧儲係本部帶傷官敘行吏部定奪奉

聖上自榮華還者催餉
糧儲不動

五年賞運糧官軍鈔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六錠百戶
所鎮撫五錠旗軍四錠如本處無鈔鈔齊本部勘合
徐州迤南衛分於淮安所屬州縣關支徐州迤北衛
分於衛輝府倉庫關支

令江南原坐淮徐倉糧願兌者聽

戶部題如耗昭本處餘數運至水
淮文兌若民不願者仍本倉上納

總兵官武興定九江等府水次

奏略曰九江等府兌糧水次在湖口縣邊臨大江
風浪險惡連船難泊合移於鄱陽湖中岸羅家渡

漕運通志卷八

以便

令復河南山東委官提督河道泉源

總兵官武興奏略曰河南余龍口黃河并泰黃鳳
池等口水勢接濟張秋徐州連河原有工部主事
辛泰提督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接濟濟寧運河原
有部中史鑑提督近俱裁革前係原委去歲合
令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堂上官一員山東
令管河徐政孫千良副使王文華管經

運衛輝府倉糧於通州

巡撫河南侍郎于謙題衛輝
存一十八萬餘石年久損壞
除每石加耗二斗五升令
官軍運赴通州倉收從之

六年今各衛文軍民糧先就出通關若路途遙遠衛所於本都司出給通關填給勘合

今永洲置倉暫收江南文軍糧

總兵官武職奏畧曰江南蘇松常等府民運充軍糧米俱存瓜州沿江灣泊江潮風颶曾有全支漂流累及無辜者合令兗州府縣設法於瓜洲開阜地方設蓋倉房暫及候兌戶部議宜從侍郎忱力整理

七年令漕運官軍若一衛有數船遭風漂流者委官覆實全衛改撥於通州及天津倉上納

漕運總奏

十三

裁浙江沿海衛所運糧旗軍四十名備倭議撥補之

工部侍郎周忱題浙江沿海金鄉等衛所官軍專為備倭而設宣德七年以來摘撥九千四百二十五名裏河運糧糧衛所經隔路遠致將備倭之務廢弛正統四年奏撥杭州等衛所軍替回松門等衛所軍三千三百六十九名尚有金鄉等八衛瑞安等衛所旗軍六千一百一十九名備倭運糧乞要開豁戶部會查得正統六年分備運糧四百五十萬石在京官軍人等支過糧四百六十七萬三千八百石運少支多難准裁退合將浙江沿海衛分旗軍裁退四千名守城備倭於直隸九江等衛所調撥二千名抵補裁數外少二千名少運糧七萬石就令蘇松等府民運赴通倉交納奉聖旨是欽此

八年今運糧船損壞附近地方產有物料於清江衛

河提舉司修造每歲工部差官一員監收督造各所

仍差撥官軍蓋立厰房相兼匠作用工及貼辦物料

九年今各處民糧每歲該起運京師之數先儘本都司

衛所兌運其有不盡者布政司坐撥各府縣輸流運

送於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交收

巡按御史陳鑑奏也

十年今許把總官乘坐糧船

漕運總奏

十五

總兵官武興奏提督運糧都指揮李瑄等自來樂間合令官船一隻乘坐催償近御史吳鑑奏並給與該船票給綠旗船有限占住不便今於該管船分摘船一隻量帶官糧乘坐戶部議從所言不給與給明年山東把總鄧情揮伏敵矣仍要庫給牌力本尚會議合照舊例兌糧之時總兵官各該司軍給

符驗應付站船應給兌完住給各乘坐船赴京交糧

今京庫折鈔銀布米并南京倉糧改撥兌軍

戶部侍郎劉泰今年南京直隸并新江西湖廣俱有災傷無徵數多不勾償運合將原坐南京各衛倉糧內撥四十萬石并京庫折鈔銀布米內改撥補奏移全備運從之

十一年差戶部主事一員於各處提督軍民兌糧

十二年令遞洋船順帶綿布花絨至林南泉店支給

士

關白綿布一十萬疋綿花絨五萬疋
劉州官庫收貯候給用至今行之

令南京水軍左并淮安等衛所軍運糧於近倉收

戶部題南京水軍左并淮安等衛所軍運糧於近倉收
十萬石將一十二萬六千石
萬二千石一半良船運往
常盈倉收遞洋原充黑豆仍充

十三年令各處兌運民糧每二石與額增一石

安等處倉又運者每二石領運倉糧一石至五

漕運通志卷八

二倉每百領除損壞止納二十領

令兌運糧料於東安等門并五石六等節

門及京倉收六石還州倉收四分至五石

徐州臨清糧料關支發

東店倉收十萬三石

奏准各處原坐

徐州在女

大

收兩平斛放支民糧送納臨清淮安倉者每石俱一

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支官軍糧運俱一尖一平斛

支赴京通二倉交收

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俱六斗五升南直隸九斗五

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糧於蕭縣

水次兌者四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兌軍運者三斗

其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

令明年該運糧以三分為率支運一分

漕運通志卷八

戶部奏准徐臨德四倉見貯糧三百二十二萬石

係正統八年以來所收減恐陳腐合今官軍將正

統十四年該運糧以三十分為率兌運民糧三分於

各倉支運一分高郵以南都司衛所并四審廳等

衛分淮安常盈倉德州

以北衛分德州倉支

河決平梁東北趨漕河決沙灣東隄

命工部尚書石琚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繼塞之

十四年

命鄭幹湯節送糧船回
戶部題將運糧軍存留在京操備旗軍內選教習
之數駕船回還奉

原奏是奉鄉幹易節去整理送交兵部
徐恭昇鄉幹湯節着回京來

暫令蘇州府屬縣里出一夫運糧樣運軍操守

因蘇州衛奏也

運糧旗軍軍操練明年糧政委有司官督糧里大

等運納

戶部擬奏也 蘇江即中廣欽江西即中陳碧提督
連納山東河南湖廣并江南北蘇松淮揚等府
州從尚書
周忱酌派

景泰二年始

漕運總奏

十六

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與總兵官茶將同理其事自通州至揚州水利有當差戍者督所可行之

命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盈倉糧儲

戶部題該吏科給事中李瓚題淮揚廬三府徐徐和
三州就令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盈倉糧儲
將員外郎馮諤取回郎中虞欽所理徐京儲仍令督運

四年

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決河五年塞成

勅總兵官徐恭都御史王竑徐有貞整理糧船

戶部給事中盧行題要將湖江等處該徵民糧數起運
並密奏徐恭等奏收奉

船今年務要過歲時有員以治河在張秋故有是命

令蘇松常鎮等府民糧自運至瓜洲兌軍者加耗四

斗五升淮安兌軍者四斗

五年令河南山東布按二司管糧官催兌運軍糧青

州濟南二府運送德州倉兗州東昌二府及河南布

政司所屬運送臨清倉每石加耗四斗

令山東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官一員督徵兌運糧一

漕運總奏

十六

員公同戶部主事收受

巡撫山東州部尚書薛希
璠等題恐掇和權批也

令每衛指揮一員分番修船運糧

護兵官徐恭奏江南船隻經涉江湖車碾損壞原
擬各衛軍印官措料協同整理近年多不遵守往
往稽遲起運先年各衛原有指揮二員運糧後暫
停止今合照舊每年一員管運一員整理船隻
候下年輪運守
黎千戶所亦同

七年令揚州迤南衛所運糧軍軍每員名支行糧三十

淮安迤北衛所每員名三十

差侍郎同郎中員外郎催償

戶部題本部侍郎王■題先帶郎中曹克左還
不敷令本部員外郎夏時先差沿途直抵湖廣整
理糧草未到將本官存留在彼同章星分投催償糧草

天順元年

命總兵官徐恭兼理河道

先是總兵官徐恭題換

判勅奉

聖旨河道既有部裏委官及御史管理只著徐恭專管
運糧勅與他欽此既而恭力陳欲遵平江伯故事兼理

河道事下工部議漕運與河道事實相背須令恭
兼理河道有與本部委官相干之事令所在官司

漕運通奏

抄奏轉
行從之

二年開薊州河十里例三年一濬

大河衛百戶閻恭言

命都督宗勝御史李敏丁革李尚發軍夫萬餘開河自新
開沽至薊州四十里中十里先是河兩頭皆通惟

此不通薊州糧由直沽海口步歷海汧船多覆沒
至是由此以達船

極無虞公私便之

刑部復差官理漕運刑名

總兵官徐恭題漕運衙門詞訟繁多先年奏差行
在刑部郎中劉禮讓提督允權官河兼理刑名後
差官按管近都御史王玘奏取回就委有司官
問理內有十都指揮等官不便令該部選擇曉

刑名郎中或主事
一員照舊管理

使令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匠役二年一班

先年原撥蘇淮二府冬色共四千名二年一班二
千名在廠上工造船近因漸編勘令該四年一班
班餘匠少造船不起總兵官徐恭奏照
正統間例二年一班戶部會議依擬

使差御史按察司官整理河道

總兵官徐恭題也戶部議漕運南差御史一員
整理漕運巡北添派山東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管
北河隸河道就令長
蘆巡鹽御史兼管

四年令運糧官軍雜犯死罪者比流罪加納米二十石

漕運通奏

共八十石於淮安徐州倉支運

六年差侍郎楊昂催糧船量量收貯

太監牛王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寒冷河道將凍糧船未到的看侍郎楊昂
上緊催催不要來阻了回船便寫勅與他戶部知道欽
此其

勅書畧云如今河道將凍糧船未到通州者尚多今特命
爾前去看視催催可到天津者就於天津收貯可到德
州者就於德州收貯重留
耗米以待下年帶運

令德州天津河頭粉各收來運糧

戶部題糧船來運恐致凍阻故也將南昌左等三
衛德州收荊州左等六衛所天津收寧波等一十

二衛所河
西務收

七年令運糧官軍犯罪者照例納米收贖龍淮徐支運

糧例

八年令官軍運糧或過風水不測損壞船糧若在百里

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許所在有印信

官司勘實結串總兵等官處如有詐妄罪坐原勘官

糧米仍照原定分數交納

成化元年以荆襄等五衛官軍充糧運荆襄備用暫令

各衛支運補之

先是襄王奏封內務驍騎衆浪廢有

旨將荆襄文陸五衛運糧官軍存舊本處糧子殺賊戶部

議奏文允糧數分派見運官軍酌量運赴通倉上

納足數總該襄王奏奉

旨就將五衛充糧委官調運荆襄備用至是兵科楊給事中

中表體奏該支運少之數在淮安當盤倉支補運

餘丁代運一遭

今各處運糧旗軍附帶土產物什河西務張家驤等

處免其稅課

三年定漕儀水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
西二港江湖往來泥沙填淤塞不登艣船不得過
是年始定例每三年冬月訂期
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今湖江江西湖廣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屯於本

處支行糧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

慶六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

支米麥三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

六衛俱於徐州倉支米麥三石六斗濉澤船并南京

水軍左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

倉運運奏

寬盈倉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

等九衛於德州倉支米二石

六年濬運墩橋河至三里河作平水壩置船盤剝

是兵官楊茂奏略曰通州張家驤河道上接漕白

等河每年山水泛漲損壞船數多由堤岸坍塌

逼近民屋無處下楸繫船上用繩繫五州連繫一

退風浪俱被衝流今年水漲將徐邳淮泗等衛運

船衝壞漂流糧米淹死人命甚為不便有保京旗

向原有三里河道通架棧運墩橋自橋往內脫

溝深闊二十餘里卻將煙墩木橋改作並棧糧船

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

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於內置橋渡利船令運糧

命工部督勘明白將直隸操備旗軍營

備分工單事誠為經久之計

壬午始令淮水次兌運官軍下半年俱過江就各水次

兌運

總督蘇松糧道都御史滕昭奏該應天蘇松等府糧長徐漢等各告近年民運過江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兌運并准安府常盈倉上納糧米俱照該部原定王耗則例起運又加盤用糧中每米每年於十二月以裏運赴前項水次但軍船先後不齊民人守候月日難逾未免將糧入倉或放人盜取其該納常盈倉之數又被官指戶騰騰贖新要將成化七年分民運瓜淮二處兌運并准常盈倉上納糧米俱令官軍過江其於各該水次倉分總其交兌每石照依江南京軍兌糧則例增加耗又再

加耗

五

加船脚盤用等米及將該運常盈倉糧亦照各年加耗就彼文與官軍領兌瓜淮二處兌運糧米准令官軍過江就各水次倉交兌免耗石除加耗外再添卅餘米六升

議修蘆溝河決堤

工部題據本部主事沈能呈奉本部訓付順鎮土作頭并督順天府委官人等親詣蘆溝橋衝決既岸處所踏勘得衝開兩岸決口五處共六百七十五丈五尺餘沒官民田地不計其數其西一處衝衝向北通行大路水流成渠往來涉步東一處衝衝向南水流湧急直入南海子弘仁橋等處尤為緊要其餘三處俱低窪俱合修築築壩緣所用工料浩大審據里老人等供稱前項限岸專以防

魯西北後山一帶水患正統年間被水衝決之時外大臣趙機軍民夫役二萬餘名修築方得完成今又衝決若不趁時修築則累夏秋禾稼為患甚將大量過衝決口盡屬賠折計蘆溝河料關呈到部查得先該都知監左監丞蔣谷題本年二月初九日以來河水增盈將失當河口諸木衝開三空臣等看得海子內沙河舊春水漲漲蓋因成化六年被水衝開蘆溝橋南東院衝成河通未嘗開塞恐山水漲衝毀橋梁要行修築已經咨勘今看得衝開岸口係南北總路有礙經行況

患非小欲將合用椿木行令蘆溝橋抽分局抽有沙木并長棠板片盡數存貯備用刑因荆芭石堤檢人於附近山場採石編織撥運白麻於丁字庫關文餘麻於本部收存親肉支用材木於蘆溝橋分局選用該匠人夫一萬石後軍都督府於屬衛

起軍

五

起軍餘一千名兵部行五軍三千冲機等營大撥官軍內撥八千員名於順天府起民夫一千名各委官管領限本年三月十五日興工修築戶部照要兒渡口軍例於附近倉分每月支口糧四斗仍勅文武大臣各一員提督工役奏繳

始築淮安清河壩

是年秋淮河泛漲灌入新莊河口至清江浦二十餘里淤淺不通遂築壩於清江浦北以蓄水令糧船俱由淮安東北仁字義字二壩車過又於浦東西置二壩以助不及

年請揚州至淮安湖塘

總理河道侍郎王恕題畧曰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廣闊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束原止蓄高郵邵伯等

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河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身比湖面淺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深三尺則雖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潤不用挑濬外其餘窄窄可挑濬去處高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濬濬打壩共計用糧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又看得高郵湖自航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軟湖岸旁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貨物人命不可勝紀况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每逢水漲三座改作通水欄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淺水牌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線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

運通奏

上

用築堤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減水牌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斂石椿木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連東河道內通運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縣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淤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隻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牌價過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不錢軍民難以達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閘八丈深二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下水塘白城莊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塘各有放水威

水涵座年久坍塌連址見存連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瀾水隨時隨地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一座或水牌二座濬則減水不致衝未塘岸則水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板橋木料價值并正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雖江上用各塘見在人夫不必勞民動衆臣雖言議山用咸謂若將此三件河道接前整理庶幾舟楫通水無虞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但蘇南項上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須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困窮倉庫空虛難且邇來示警熟勝化逆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引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為之惟修陳公等塘梓潼一事既不可起情入夫止用前項工價為之應易令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鐵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梓潼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

運通奏

上

請募車運通州糧赴京倉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題揚州地方河道乾涸恐運糧運合出榜召募有車之家趁今路乾乾運通州倉糧以充京倉之數待糧船到日將該運京糧照數補還倉奉

命李涿州等衛官軍關文天津倉密囤糧

戶部奏成化八年官軍備運本倉糧尚有一百一十餘萬石於天津等五處倉寄收加辦價銀米價明年帶運綠糧多露囤恐春氣上蒸秋水泛漲或風吹雨濕糧價虧折查得米麻等衛官軍糧米俱

通州通州倉關支各將各人故在通州關支之數
照先平例就於天津露關支俟其明年正月五
日以後通州糧數仍加原收餉銀自行在脚其
德州等處新收糧木行移漕運總督等官對酌分
派各都司衛所帶運免其京倉六分不給原收脚
價俱支與原收倉漕耗米以便交納京倉寄衛所多
增石數每石與原收耗米六升臨東昌七升濟
寧八升并石一尖一平放出仍一尖一平通州倉

運糧軍缺許於城操雜差內選補

總督都御史張鵬題南京南直隸浙江等都司運
軍每船止十名內精壯者長糧銀辛中途逃回投
託衛所官吏差新江口等處操備并當匠備役
等項卻將數弱列小倉難餘丁蔣期撥補及到中

運糧軍差

王

途又後在逃以致缺人駕船負累向運合行南京
各衛所并各巡撫直隸去處行巡按公同把總都
指揮等官清查選補如是缺軍就於見在城操并
准差精壯軍營內照名選補原係投託者查取上
運若舊所仍將運軍營丁更換別差者聽總
督漕運等官先提首領官問非軍職參提

刑襄該運糧猶令各衛包納

戶部題平江伯陳銳題成化六年戶部奏准湖廣
荊州等處存留糧守該運糧分派各衛代運時糧
運差方仍照舊儲運本部議得官軍照
舊存寄該運糧仍派見在官軍包納

十年令官軍儲運上年寄收糧米准作支運之數

戶部奏先因成化年間官軍儲運米運准將糧米
寄於臨德等處陸續放支外尚有餘米者今官軍

華北通州倉上納倉因水淺不曾帶運合行總督
運糧等官查照如果准徐當盤等倉糧放盡糧各
處允運并支完數內有災除兌別項倉糧補缺就
將別項可收糧米分派各都司衛所照數帶運
作支運之數
通州倉上納

命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傑備運船巡河等官

縱容不理聽指實奏

初累日該戶部奏今年河道有水糧船到者甚少顯是各
該都司衛所把總官員縱容官軍在途買賣私貨
故意遲延候至天寒艱以往來奇收對放爾等務
要用心往來販約及差人分投晝夜催償計其程
途遠近定與到京限期仍行巡河御史管河即中
副使等官一同用心逐節催行不許無故在彼滯
留運糧指揮以下官員有違犯者許巡河管河等
官量加懲治巡河等官縱容不理亦聽爾等指實
奏

運糧差

王

令軍衛有司管河官不許別項差委

總兵官陳銳奏沿河一帶所有俱有添設管河官
且軍衛亦有委官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專功而
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在差遣理辦他務稍有遲
違輒便加罰以此管河官員差遣理辦州縣奔走奉
卻將本等河道置之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
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門理及官軍有故亦不許
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今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
同合行各地方巡撫巡按司府等官今後有違
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一應事務不許擅
自差委有妨職業者與該管官有犯行移總巡臣

十一年令下年支運糧七十萬石減半折銀解納

戶部奏通二倉糧米舊例七分通倉收三分今爲因通州缺缺議將京倉倉收七分通倉收三分令該本部員外郎鍾秉等呈查得成化十二年該運糧米京倉缺歲三十餘石臣等欲令軍士打撈露囤米免勞費倉官議得二倉見俱缺廢合將支運糧米三十萬石於水次管支二十五萬石通州倉上納其餘三十五萬石與原存淮安等倉交收每正折一石折銀五錢八釐與官商帶送大倉交收其兌運糧稻舊四六分撥京通二倉上納

加添軍代民運耗米

總兵官陳傑奏照得漕運官軍永樂年間俱於淮安會置徐州臨清等倉支糧轉運至宣德六年該臣曾平江伯陳瑄奏漕運事內一件爲見民該倉糧俱是登兌船隻經涉大江掣過西壩盤灘利便費用較多每糧一石彼處徵收二三分可殺納每年自十月起至次年八月間方得到家有誤耕種生理官軍卻又赴倉文出轉運彼此稽遲不便欲將利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該領前項倉盈等倉糧米令民運赴江木次以就近就近兌與官軍價運等因節該欽奉

自奉聖旨都准他說欽此除欽遵外其湖廣布政司每正糧一石外加附貼錢米八錢江西徐州四布政司七石南直隸六石江北直隸五斗徐州二石山東河南三斗是以民民運上倉之苦軍得

增補通志卷八

二天

加耗盤剝之助兩爲便益一向允運近年以來允
運民糧加耗比前日漸減小且如違者每石原額
八斗今止得六斗五升近者六斗今止得四斗五
升至於三斗者查得具本千間爲因有留軍士在
京操備暫令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等府民
軍赴京運二倉堆米每石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一
石三斗五升二倉堆米一石正糧一石外加耗米
又官給盤纏銀一兩食米三石不及二三年間向稱路
遠疲民結怨巡撫蘇松棉御史鄭來阜奏
軍士代運民等倉役運糧石餘每名運正糧二十
石七斗五升食米四石十斗每客及過大庚

卷之五

43-2361

蜀買米完卽送便典當產業贖苦男女倍還債主尚不足且債總是以疲困至極若不從宜亟恤委情實不堪乞
卽令無將該完各處民糧耗米照依先年事例加添從後量增一斗以
史革士積年之苦

請議疏
通州至京大通河道

總兵官陳通石副左衛使李瑄奏敘奉
 兩省奏稱通州至京原運河一節
 年久淤塞積板石多有淤塞今特命兩省會同
 戶部左侍郎翁德資上衛左侍郎王詔從長計議
 設法整理提督糧運軍夫節下流為姑遂一視
 修補積淤置立牌板成堤船隻合用口體并物料
 面作等件於各該衛門支給取用兩省欽遵心協
 力務求成功不許虛應故事欽此

本年八月初十日 興工提督官軍挑運至九月十七日完工其題外臣等會請得前項河道今雖通舟楫經行終恐歲久沙淤難淺不等及各牌底石被水使深多有損壞其原砌規矩高低不平皆是木大時月船隻可以通行春間林木耗之時恐致阻礙嗣後及查得原該戶工二部奏議各處挑更五丈更底仍舊臣等督率官軍俱已開六丈尚且河身窄狹碎船往來必頻再加挑深深闊改修神底方可行船無阻為此合將合行事宜開列謹題請

計開

一 大通橋至通州東水關止共三十六里五十八步必須再將積年浮沙泥土盡行挑去深淺其兩邊俱要挑至舊岸以十丈為止其牌底高低去處相度政砌疏得經久行船便利

運道奏

平

一看得通州北門外舊有停船湖泊一處已被沙淤合宜挑濬深闊停船泊岸北門土壩添蓋石牌一座如遇水大時月船隻俱往北門北岸進至湖內灣泊卻對通州新城關置北門一座便於載運通州倉儲米其議湖體從大小船隻載運由牌河上京

一 通州東水關至張家灣新開河口止計一十二里二百二十六步少合照向舊碼頭等所奏兩岸挑開十丈河底深一丈如此兩岸俱可停船庶便往來船隻於中行使

一 挑砌湖岸馬頭並路起蓋牌廳等項合月匠作木料磚瓦釘板石灰糯米油麻等物乞

一 飭該部預為撥置齊足委官管應開應赴沿河土庫收貯候來年二月內與工應開應不臨期有誤今就通河道各牌俱置有板索等項無人看守及行船時月俱要用人依時移開索為要緊

羽設部通行查照如欲歸官牌吏就便選除候補各官吏人夫數多道該款奉

一 飭諭省令運糧都指揮一員管理但今糧兌各領軍依南運運河管洪等牌軍例添設工部官一員職專常川管束河道牌座官吏人夫仍將青龍橋高梁橋廣原等橋山西山流清河一帶泉源俱令本官往來提調整理如此事有責任河道歸部不致廢弛

一 前項挑挑河道工程浩大必須多用人力方可成功功逆糧官軍一時不能盡到用人臣等查得自沽連東新開海運河道先年奏

一 奉開挑以後三年一次起夫一萬餘名挑撥未滿完例今該成化十一年正月內就挑所司不曾起夫整理其挑河人夫例該調州天津通州等處

運道奏

平

一 起備但劉州等處挑去新開河二百五十餘里至京止該一百六十里通州去二百餘里到挑河處三五里及天津衛到京不過兩日之程甚為近便合無將劉州天津通州等處今年該起夫除邊軍仍留在彼聽候挑濬邊河道其餘衛州州軍民人夫乞

一 飭工部差官二三百名分撥衛州會同使處巡按御史督同衛州州縣官吏照舊挑撥壯降火頭雖使在外務足一萬名合用酌餉兵機等項就令官為將辦齊備供委佐餉的當下一員管領陳明年二月內到京聽臣等派工挑濬完日陳及其水半運糧官軍陳文糧軍照依原擬衛所初備用二月內若有餘處置務必成功部將海運新開河挑沙并添派洋船總指揮陳璘寶令所挑運糧官軍七十員名乘同行沿邊運衛工挑濬邊河日軍一體驗日開給日糧食

保益
咸化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員題當日奉
聖旨是該部知
道欽此

十二年令遼洋船於下年加運糧七萬石於薊州倉

戶部奏該提督糧草通政司參議李恭題稱薊州倉糧數少不敷供給等因本部議得遼洋船該運天津等倉六萬石應當上納外其薊州倉比上年合所加運米七萬石共前二十四萬石照依支兌分發運去上納以便支用

申明運船遭風漂流糧米之例

戶部奏漕運船隻偶遭風漂流者固有其乘機作弊虛捏者亦多仍飭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遇有

漕運通案

三十三

十五年復取荆襄四衛官軍備運糧儲

運風等項所在官司驗實隨即具奏今後漂流糧米補除折價俱要當年完足延待下年者管運官通行住落糧完關文如各軍奏去

不實將把總管運等官通提問罪

總兵官陳銳奏據湖廣都司把總都指揮呈該左陸沔陽等衛運糧旗軍李貴等告稱荊州府左右與荊陽四衛原運旗軍三千八百五十六名咸化元年地方有事存留操守該運糧米派令各衛所代運咸化九年雖取回一半運糧仍有未取一半旗軍一千九百二十八名遺下糧米共六萬餘石仍各代運逐年有累要乞行令荆襄四衛將存留一半原運旗軍照舊儲運該用淺船行湖廣布政司打差駕運從之

議請運船遭風漂流糧米者免送問

總督漕運都御史李綱題據南京曉騎右等衛運糧指揮田順等呈合無將遭風失火官軍船糧仍照舊例於所在官司投告驗實具奏免送問糧米照舊分發補納本部在得先該給事中張海等題准漕運漂流糧米雖網勘實亦將原運官軍送問今又奏前因合整照舊例今於所在官司查覈是實官旗免其送問奉

聖旨是欽此

差工部主事管理山東泉源

總兵官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繼因歲暮不用具報勒止奏奉政司分守官密領巡歷下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

漕運通案

三十三

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該分准兌運糧仍令民運赴水

次父兌

泉脉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十七年差侍郎潘榮催償

十八年請令二提舉司人匠徵銀解納

總兵官陳銳奏清江提舉司每年共雇人匠二千名衛河提舉司二千一百八十四名共四千一百八十四名止有一百七十九名見同英工部有納銀者不過六百二十名未到三千三百八十五名

要自各該司府今後不必辦送人臣令其照名出
辦除每年印封解送兩提舉司如數給軍雇人
是船照得解奏有
查事上不累從之

十九年請復漕運理官

刑部題該漕運都御史徐英頭漕運事重官更切
法者多及該管州府俱係直隸衙門不相關攝比
之外省都布按三司去處不同況有直隸州等
一十六箇中都督守司陽陽等九衛所兩淮運司
支富等三十鹽場又有南京屯種英武等衛所俱
在地方衙門相參軍民雜處人多姦詐易於犯法
凡軍民詞訟有干各屬官吏悉付該管官司問斷
其漕運官旗弁府衛運司官員有犯或應奏請或
就行發未充仍付各該衙門勘問非惟事體有碍
抑且情罪難明及南京衛分屯軍幕積違法害民
三十五

漕運遺案

被去事發所在官司會官擬人經年推調民被又
禁事雖歸結雖有巡按巡河巡鹽御史各有所理
政務該開刑名不能兼理查得在先總督漕運都
御史俱有刑部主事一員問刑三年一替後因任
蕭一向停差乞

初該部照依先年漕運都御史舊規差委刑部主事一員
跟臣理刑三年一替庶得法易通行獄無淹滯等
因奏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先年漕運衙門本部差主事一
員前去理刑雖有舊規一向停止及照得本部制
江等十三司主事額設已有定員別無多餘况獄
訟浩繁見在各官分理不暇難以摘差合無行移
吏部於相應官員內銓註本部主事一員給批前
去本部處專一問刑三年一替庶於事體便利日
題奉
欽此

二十年請添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徐州迤北上下師座

總兵官陳銳奏據直隸肅州把總都督軍門鑾
呈稱徐州站頭上下二師并金溝漢一帶河運
年糧船到彼為因水淺船艣積水或三四五六
日開放一次被官豪勢要擅自放放耽擱運
船致阻臨清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
及於儀真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船塢災之
倉戶部郎中同總兵等官嚴督催償

七月二十七日
勅總兵官今年五月間雖天時亢旱河道水淺自七月以
來大雨接連河道有水船隻無阻京通二倉各處
糧運糧船到者比之上年數少誠恐運糧官軍來
機在途托故遲延向後糧船齊到收貯不及過冬
河凍不得回衛有誤來歲糧運今令戶部郎中陳

漕運要案

清聖馳前去會同商酌與副都御史徐英參將署
都指揮金事都勝將未到漕運衙門官員嚴督催
償作急依限前來先納
方許爾等赴京議事
三十五

二十一年 德府請葉南旺湖以碍運道不許

戶部題先該 德府奏請於濟寧州南旺湖山東省
臣勘奏今本府自備船隻採取菱藕魚蝦之數看
得近湖千萬家皆賴此稅膳若許 王所採取則
軍民不得入矣且碍運河奉
聖旨既碍運
河罷

復議漕運糧漂流之例

戶部奏漕運糧漂流者勘實具奏將究運京
倉減降通州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

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注
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方浩大較之漕
河數十餘倍縱有開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
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皆建統
皆無築壩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久難
為力惟看山東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
黃陵岡南北古隄十有八九黃陵岡尚可累水
必修整前南北隄防築塞來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
南去使下徐沛由滙入海水經州縣禦患既防俱
今隨處修理庶幾黃河可以無虞民亦皆有備
仍於張秋縣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
十丈中設石隙一條樹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
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地方委任得人可以長遠
仍照舊疏導滾水接濟運河萬一河井東決壩可
以洩河流之漲促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
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漕運總案

三九

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
一帶肺河險阻尤為便利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矣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
及不敢不盡但欲與眾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
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困乏之人夫尚可起情
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從
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諸臣從長計議斟酌前項工程亦
理應否與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
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付匠作等項
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
不費財力逐一分處明白定奪令臣等遵守施行

七年讀臧安慶衛軍船六十隻令九江新安二衛撥軍
補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彭鵬奏開安慶衛所見係海
軍實有一千六百九十八名內南京操備三百八
十五名運糧船隻止有一千三百九名今派艦
二百隻該軍二千三百二十七名實是無少差多
又查九江衛六所見在旗軍三千名又無南京操
備止派艦一百五十五隻新安衛見在旗軍二千
三百餘名內南京操備止二百名尚有二千名止
派艦一百五十五隻實是軍多派少欲將安慶衛原額
船二百隻裁去五十隻著令九江衛派二十五
隻其派一百九十隻新安衛再領十五隻共湊一
百一十隻行各知府會同各衛管印管
連指揮揀選殷實軍餘備運從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以通運道

漕運總案

三九

先是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未成至是又有茲命
勅畧曰爾等宜彼會同劉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
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
山東直隸河患所經去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
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備以防其決
何處應築壩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浚以收其泛溢
或多為之委使水力分散以消其勢或疏塞并舉
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
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亟宜乾涸京儲
不繼事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暢
不致過期以虧餉額斯爾之能或勉內該處不盡
事理此時瀕河軍民方困饑饉不恤此大役甚
不啻生萬一有不成物為徒費或生他變倘之何
久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
職官敢有誤事作難者雖則聽爾等情實罰重則
文職五品以下拿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

方面軍職奏奏先不於思庸斷傳訪事不必專於一已深謀遠慮計必出於萬全不徒則勞民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

八年請定江南造船料價期限之例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奏開辦廣江西湖江南直隸四總運船俱軍三民七出科打造各官衙衛所不依時給領料銀有守至三四月之久官衙只得加利借銀將船造成充員累益甚要立領料期限行令造船衙所差官齎文限十月以裏到各該衙門支領如過期不到漕運衙門查提領料人員究問出科官司限十一月以裏支給十二月回廠造船正月船完如料銀微解不敷同府量查在官銀兩照數借支仍立文索待後補還若過十一月終不給料價就將該誤事官員住休年終不給聽

漕運通案

漕運衙門條行各該巡撫巡按官提問庶造船及時糧運無阻依之

運糧巡軍開發沿邊守墩瞭哨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奏查得江南江北直隸并南京共六總運糧船年過年營守該管軍政官政發開便差使不下五六十名逃亡事故不止一萬四五千名管運官旗口得雇募遺食尤提奏數致深清規要行南京兵部轉行存恤新軍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外衛行巡按御史會同三司掌印巡撫等官將運糧旗軍改撥逃故等項照舊撥補上運正軍不敷務將餘丁撥補自後運軍敢有脫逃者管運官呈把總官轉呈漕運衙門拿問解發沿邊墩臺瞭哨不許仍前包雇無賴之人頂名上運庶軍有實效運無外虞從之

令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以為輕齎之用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奏查得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有該兌縣分僻居山谷不通舟楫人既苦戰官軍守候日久累苦不能要將前項賑分該心糧米免其兌支本色每正糧一石運赴折銀一兩扣算給軍准在撫衛轉易輕齎車馬之費其近便水次耗米不許變易當抵正糧加四釐運赴民兩便戶部會議在擬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請定運糧軍職勸懲之例

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奏開要將漕運一二總運所管運等官自弘治九年為始聽臣等嚴加考

漕運通案

察若允運在先過准及期私債不借完糧又早者考為上等二斗如前勤慎奏

請量給

絲幣獎勵若起運在先過准又早完糧不後借備不多者為中等實行責罰若起運稽遲未尾過准累債數多九月終不能完糧者考為下等重加懲治如三年之內仍前怠慢罷職無妨照例拿問發回原衛管川帶俸差補不許官軍管事從之

九年令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開運年者雖有

勘實文憑仍舊送開從都御史李憲總兵官郭鉉議也

十年令衛所等印官監同運糧審徵收減存運軍該

辦料銀從都御史李憲總督郭鉉議也

今定衛所不補運軍分數案開佐條

十二年以久雨免違限運官案開

戶部題該都御史李憲等題各衛所運到糧米俱在限前到京只因大雨守候日久有違

運通案

聖旨

欽限乞免案問糧米不拘常例照收受本部議得晒米日期已有定例外查得前項糧米到倉日期雖在限內緣無納完通關亦係過違

欽限但天雨阻開耽誤日久誠為可憫合免案問奉聖旨是違限官免案

免案問欽此

啟京倉糧十一萬八千餘石於通倉收

戶部題都御史李憲咨京倉久欠厥座將湖廣等

昌等九衛并南京龍虎左衛京倉糧米共一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石奉改通倉收其本

石省下解價米一斗另收收貯奉

聖旨是欽

詔明年兌運糧十分之二

時以災異從戶部尚書周經請也先是免糧供以他欠之數利於商而小民不受其惠故准漢部

十二年養侍郎李孟賜備償

戶部議今年漕運糧備七月將盡尚有未易運者誠恐阻東本部堂上官請點差一員前六會同漕運總兵等官備償奉

聖旨是著李孟賜去寫執照他

借太倉銀應賑備用

戶部題該都御史徐鎮等題本部議得今年水陸自天津至通州河水淺流盤剝頻數陸路自通州至京倉道途泥濘裝載艱難加以江南米價太賤所賣銀兩數少此之往年賸價誠有不敷今准所

運通案

聖旨

奏不為常例仍行都御史徐鎮會同總兵等官先將不敷賸價船隻逐一查審所奏各總船隻某船用銀若干某船不用每船以上十五兩為則造冊送部仍令各該把總官審冊前去太倉照數借領

候本部差郎中及都察院行通州巡倉御史會同照數唱名給散各船從賸價應用勢家債主不許指

以舊債為由還取官銀事發把總家債主不許指

查立功滿日差去見任帶律送候債主以盜官物

論罪勢家官員奏

請發落家人伴當發獲西運糧衛分充軍還

放俱不原宥以後軍有豪勢之家仍臨前放債違禁取

利坑陷貧軍者一體治罪銀兩候弘治十三年兌

運加耗糧米者令官軍自行變賣銀兩文與各總

解部轉發太倉還官奉

聖旨是欽

牛東糧船月給米有差

侍郎李鴻鵬題見在牛東軍船行本部委官督同地方各該州縣委官查審數目每軍月給米三斗三德州並南者給與一箇月天津並北者一箇月造冊行移浦運衙門候明年上運將下糧扣除還官

聖旨准議

十三年考察漕運把總官

戶部題戶科都給事中盧年等題議行漕運衙門除南京署都指揮劉鼎王富彭瑞已該都御史張淑華參提查究及山東署都指揮王寅該兵部別項委任并湖廣署都指揮荀體先係條刻巡誤行查本報又該兵部另行差委外其餘朱等七員在等會同兵部尚書馬文昇等考察得南京江西等

漕運通卷八

聖旨

處署都指揮王意等四員勤慎有為紀創係新生俱存舊照舊管事除恭員債數多亦合章罷但滋事頗動亦姑存留若吳應者貪權了護合當提問照例降職其別委并照退員餘另行清還衙門或外見在運糧或於各該地方衛所另行精選更督官事奉

聖旨是欽

立糧米之限

戶部議得各該分糧米總係會議題准事例原本定立限期行江浙等布政司并南直隸府州允運衙門今後務要原米提限同官軍底面計同原糧各開州縣以照運章程限先期一日山東并直隸限三月以冀江北直隸限五期五月江南等處六月以冀浙江湖廣江西

七月以裏到部如似遲遲先將差承人送問和升管糧官吏行巡按御史拿問奉

令江南該兌糧折銀二十五萬石每石六錢

戶部題總兵官都統都御史侯數章題照先年奉例江南直隸江浙西湖廣弘治十三年分該兌糧米內將二十五萬石每石連折并折銀六錢派撥各該有司交兌各衛所隨運大倉交收明年照舊充收本色

十四年改京倉糧五十萬石於通倉收以久雨故也

戶部題都御史張淑華咨各運糧米到京陰雨連綿守候日久不得收受又值親王之國脚價湧

漕運通卷八

聖旨

貴要將該京倉五十萬石每石量加脚價五分或六分就於通倉上納免其晒揚每石除止耗外另加四升作正支銷辦石扣除脚價銀五分行令通倉兌糧委官查明送太倉銀庫交收通州嚴速不敷將該納蘆席板木打作露囤收受不拘挨陳支放奉

聖旨是

十五年令軍民運船與王府官校船漕兩岸分行

先是戶部題都御史張淑華咨要將回空糧船與王府馬快等船兩岸分行不致阻束如遇王船即當回避其餘船兩岸行工臨清聽其東西分行而去題准外今議得各衛所官軍糧運京漕并民運船隻如遇王船經過即當回避一時其小民軍校人等船隻兩岸分行不許混雜阻礙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刑部 盜賊 凡船隻與糧船兩岸分行不許混雜

糧運

凡牌惟

進貢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

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船未過牌或下牌未

開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洩水利及

牌已開不依制次爭先關隘者聽所在牌官將應開

之人拿送官辦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開壞船隻損

津運通志卷一

平六

失

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事商

治十碍豪勢官員奏奏以

開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牌

內船已過下牌已閉積水已滿而牌官夫牌故意不

開勒取各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凡漕運軍人許帶土產換易菜蔬每船不得過十石

若多載貨物沿途貿易稽留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

洪牌主事盤檢入官并治其罪

凡船非載

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其毀沒官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田廬計

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為首之人並發充軍軍人

犯者從下邊衛

凡牌潛夫受雇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編充為軍官

一人者枷項徧示一月畢罪遣之

津運通志卷一

平七

凡漕河所徵檣草并折色銀錢以備河道支用毋得

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陽岸及阻絕山東

泰山等處泉源者為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從

于邊衛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

史郎中及洪牌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

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并執照預行整理河道郎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驗放若無官帖而擅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之

凡運糧馬快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即申

處罪之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詔明年漕運米折銀十分之二

漕運通志卷

以十分爲率內二分開例折銀以蘇民困苦後不爲例

正德元年

漫砌京通二倉駁場

總兵官郭欽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生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波交兌

挑撥漳河小灘水次移下臨清交兌

德兵官郭欽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生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波交兌

看得去年以來津河河北岸自廣平縣南岸大名有銀縣至地名重村被沙淤約有五十餘里無程車載難行軍士今歲日夜涉水踰挑抗挽不能前進只將盤剝所費比昔加倍且小灘至臨清三百餘里晝夜兼行尚用一月之程及思河南兌軍糧米惟彰德衛輝二府雖收本已臨期亦有不敷其餘府分俱收輕齎銀兩盡被小灘鎮積年累家光棍貪圖營利前去邀接焚擄率往臨清東等處糴買粗粒不堪糧米展轉遲延致使軍民逐年爭訟不已今思臨清見有北直隸山東並加官廠地基廣闊便各空閒堪立糧廠況本城又係出米輻輳之所便於大戶自行糴買乞將小灘水次移來臨清立廠交兌等因會同該部

勅該部合無行令二部着該部會同該部將小灘水次移來臨清立廠交兌等因會同該部

於基去處會同各該司府州縣官各照地力起倩人夫趁今各開時月快清深闊務引濟水後縣故

道以濟漕運及高下灘免軍水次奉時移下臨清

以上地方與軍交兌如此則軍民兩便而糧得早

漕運通志卷

完

申明官軍犯罪糧完提問

總兵官郭欽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生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波交兌

提問

德兵官郭欽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生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波交兌

伯處整理不問告得虛言且特運糧車日整理俾當還具奏來定奪今後運糧官軍有來告狀的執照這例行記此又查得見行條例內一件運糧官軍旗人等犯該人命強盜等項軍軍者官拘擊奏從旗軍人等就便提問外其餘一切小事候交文官畢日官余奏與旗軍人等各提問今據前因臣等議得近年以來漕運官軍詞訟被害委如各官所呈乞敕該部計議合無再頒申明通行各處今後各衙門務要遵例施行

查處臨德倉不必支運

總兵官郭銘都御史張偉奏據把總運糧都指揮僉事崔謙呈照得漕運每年共運糧四百萬石臨德等倉支運七十萬石後因路途遠及上倉費用多端民稱不便及支運官軍又無耗米不免累軍揭

漕運通案卷一

十一

借貼補後於歲化年間議行官軍不必支運就於各處與民交兌由是民免上倉費用軍得耗米完官兩皆便益近於弘治年間因山東災傷俾將改兌糧米九萬二千石仍令官軍赴臨德二倉支運照舊分派各總不免累軍等因議照前項支運於軍委有不便改兌與民亦皆有益如家支運就令官軍於各該有司水次與民交兌其耗米仍照改兌例例與不許升合過多如此則民免上倉而費用自省軍得加耗而僉負可除誠一舉而兩得矣

廬陽三府糧米互相交兌

都御史張偉奏廬州府該起運鳳陽倉糧先年徵收本色必須陸路般載後雖改徵折色又要變易

銀兩展轉不便衆謂比之就於本處水次兌軍者俱難民皆情願奉軍交兌其揚州府兌軍庫多外有鳳陽倉糧都是一水之路衆謂比之兌運者較易民皆情願上納鳳陽倉糧今據揚州府起運兌軍六萬石委的數多辦納不前廬州府起運鳳陽倉糧二萬五千石民亦稱徵收不便如蒙

交兌軍儲江西湖廣水次

南京戶部主事汪鉉奏戶部會議題准該地方兌糧水次荊州三衛并岳州衛在城陵磯交兌

漕運通案卷一

十一

武昌武昌左汭陽襄陽安陸德安六衛所在漢口交兌斯黃二衛在蘄州河下交兌除欽遵外臣切照武昌府所屬州縣糧米俱派武昌二衛兌運其該兌水次該在漢口綠興國州及武昌縣俱在漢口之下與國州去漢口五百餘里武昌縣去漢口三百餘里民船逆水而上該為不便至於黃州府所屬州縣糧米俱在斯黃二衛兌運其於黃州府該在蘄州綠興縣黃濟二縣俱在蘄州之下亦不免有逆水而上之病臣切惟漕運計軍與民俱不宜偏損合無酌地里之上下計江流之順逆凡民糧順水而下就軍交兌者俱照原定水次不得變更而其逆水而上如興國等州縣則許於沿江倉分兌俾軍順水就民如此則軍民兩便事體相宜而漕務永濟矣

二年

開報冗糧限期事例

總兵官郭鍾鈞御史張敷華奏查得節該奉
准事例有司兌軍糧米當年十二月終不完者府州縣管
糧官截日在俸次年正月月終不完者奉去冠帶往
俸備辦延至三四月不完者經該官吏管糧官員
參提問罪并補定一年二年附過還職三年者就
以罷職起送吏部定奪其該司分巡分守管糧官
員以十分爲率五分不完者亦照此例施行州府
布政司湖廣一府湖廣江西二布政司所屬各府
與廣天安慶池州等府逐年將該兌糧米延至三
四月甚至五月方將糧米分單且多是臨期旋數
旋買粗濕不堪糧米堆抵庫此兩下不免爭競互
執情詞申謬不便如蒙乞
敕該部合無行令逐年不依期限兌糧等司府仍將糧完
兌完日期并二司管糧巡守及府州縣掌印管糧

違違未完

王三

奏

官員職名一面備申各該巡撫徑自具
一面行漕運衙門稽考其違限者照例查究若在限
內兌完布官軍中途遠延違限者漕運衙門照例
只將官軍究定如此則漕運所歸免致爭論而運
糧不致於
遲誤矣

徵收造船價銀

總兵官郭鍾鈞御史張敷華奏議得料銀齊足則
造船早完糧無遲誤否則軍必倍加利利息料又
非良材一經江陰多致漂沒及照民七料銀非獨
湖廣一省耽誤軍三料銀亦非袁州一衛施欠而
他衛他省亦莫不然如蒙乞
敕該部合無通行湖廣江西等布政司并江南直隸蘇松
等府造船七分料銀俱照湖廣布政司一體務遵
前例預徵完足該布政司者解赴布政司該直隸

三年

復北直隸各衛照舊運糧

違違未完

王三

總兵官郭鍾鈞御史王瓊奏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
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衛守司衛所官軍一十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
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
湖廣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楊子大江至
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邵伯漕運至東昌臨清
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歸漕運所轄者不
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價運也其直隸德
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及其附近京師天丁根本萬
一天時亢旱遠務緊急不同稍有不便必須用此
直隸官軍轉輸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
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運南漕運衛所官軍矣
衛共九衛官軍一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
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零係是

舊制到今修二百十餘年近於光緒十三年為因擊緊

急團營缺人雙擊正軍千名補操銀運原運餘丁
七百一十一名一擊正軍千名補操銀運原運餘丁
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一總清運原運
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輸流代運赴京又北
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擊去北
直隸一總清運等九衛運糧軍餉一千七百餘名
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
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於本衛選補餘丁一
千名同原運糧一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運其
遼洋船該運糧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運充
本衛運糧通倉交納衛將湖廣江西利江等處衛
分內缺軍缺餉者折運一十四萬石每石連加耗
升兩大共折銀七錢解制州交納若遇洋船內有
運糧少者於各衛折銀減下船內奏補代運如此

漕運總奏

五十四

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
得再貢納總納結之奏為利便制州原兌粟米
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糧米每石折銀七錢照
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食與利餘弊
莫大
於此

准南京各衛江北加過江膠米六升

總兵官郭鉞都衛史王瓊奏查得南京兩總所管
旗手等衛雖衙門設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
真場上清江官軍前去制江西南直隸水次交
兌糧船裝運前來儀真場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
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依原定則
例並無加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
年年借債轉相累日見逃亡論運軍廣崇之極
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衆所共知應請奏准

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
北不過運前去南直隸蘇州府江糧裝運每石止
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
不過隔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
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
江北三總加過江脚米議定在後方議加添江
北脚米之特例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
其間也且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自正
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旗手
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駐息

准易費徵以便轉輸

總兵官郭鉞都衛史王瓊奏照得廣運倉係水次
四倉之一所貯糧米例該漕運官軍轉輸赴通州
倉交納所以先年有例將夏稅小麥抵斗納米以
便交納又將原在淮安倉關支行糧鳳陽等二十

漕運總奏

五十五

八衛所改來廣運倉關支其淮安倉米多亦又無
支議得若故為便益經久之法必須將連年原生
廣運倉實徵夏稅小麥改坐徐州米備倉實徵秋
糧粟米改坐廣運倉交納米福倉官軍運糧常缺
不致陳腐廣運倉粟米自可久貯以備轉輸彼此
各便況查二倉實徵夏稅秋糧存貯數日相若該
此易換生派易於
反掌經久便利

運軍行糧水次支領

總兵官郭鉞都衛史王瓊奏會議得人情一日不
再食則餓運軍終歲勤苦全賴月糧行糧養贍今
建陽衛月糧三年之期止關六七箇月安慶九江
二衛過期不支銀江衛行糧連例支麥又與一半
處州衛行糧占留官旗守支半年不到經該官更
若非坐視不為處置必是關軍不行糧徵該官更

奏請開未端

定例

修濬通州河道

會運通卷六

五十六

總兵官郭欽都衛史王瓊奏查得各部原議以後
漕運衙門預先差委能幹官員相看前來或有淤
塞損壞夫處呈戶部差官會同工部管辦主事督
同運官照前量借銀兩雇工力挑濬修理完日
查扣補還切緣運官各有執守難再差委況淮安
州離通州路遠差官前來難到又管無照依道
州運商一帶河道事例就委工部管辦中會同
原設管辦主事提督整理應該添設驛官夫役人
等事務酌舉行合用工料就於通州等處收貯
餘銀兩支用如有不敷聽管河郎中將別處收
貯多餘積存銀兩調用如不敷於太倉借用將
運衙門省下脚價補還臣等遵照欽奉
私諭提督如此事有常規經久可行

二年

令各司府委佐貳官徵兌

奏行 都御史李瀚奏將莊修奏查得上年會議

徵兌完運糧米各司府州各委佐貳官一員
碎租糧過期候事及民運糧米依期前來交兌其
官軍生事刁勒俱應分守巡各府州縣并漕運
委官具呈總督等官斟酌處應拿問者今同應
奏

請者照例施行立法雖嚴各該官吏愚昧未能加意奉行
合無行移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昂卷查勘有罪官
吏提問如律以警其餘今後司府州縣管糧等官
務要各舉其事設法徵收倘期藉端請水欠監兌不
計避難托故改委所屬雜派仍前違錯聽把總等
官具呈臣等照例究治完之日開具勘脩緣由
類報吏部以候照陞之牛裁處若民糧到早而軍
船來運亦聽所司開呈將運官住俸提問糧里旗
軍有犯管糧管運等官就便公同懲戒偏私回護
查出均坐以
枉法重罪

會運通卷六

五十七

申明撥發兌之例

都御史李瀚奏將莊修奏查得正德二年會議
奏行事例一州縣糧米許兌與一衛兌文不盡方許兌
與別衛不許一州縣分作二四衛亦不許一衛分
作三四州縣兌兌以近派遠以遠派近致使官軍
陳告漕運衙門依律照例拿問已經通行後今
臣前因宜再為申明行修巡按漕江監察御史查
究所由以
示懲戒

江北官軍江南領兌比照江南衛分八月完糧

五辛

疏塞黃河水患

都御史李瀚奏將莊椿奏查得 例江北直隸各衛所限七月初一日完糧江南直隸各衛所限八月初一日完糧今江北直隸三總過江軍糧水次既已改遠限亦須從寬若令照例七月初一日完糧是期限短而不無貽累自無今後江北衛所悉照江南衛所事例限八月初一日完糧載作議單奉 旨 旨 旨

總兵官陳龍都御史徐賓奏據工部管辦兼管河道主事王龍呈稱奉勘得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修理之後向在清河口入淮弘治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

清運通奏

王九

至徐州小浮橋正德四年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雲陽橋入清河因單豐二縣河窄水流漫溢將原築黃陵崗堤岸向家東衝決三口共長二百二十步尚家西衝三口共長三百二十步溫家口衝決二百八十步家口衝決一百二十二步各深丈又不等致令豐二縣軍民田地蘆舍多被衝及豐縣城郭被水圍遶兩岸相對開百餘里無法疏濬自六月以後其水隨消隨長港口既被衝決若經無壘縣場口入清河則有利無害若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虞等因并畫圖呈繳到職切惟水性無恒而黃河遷徙尤難定擬今既衝決如此所幸秋雨水消未成大患若非預為之防來年春夏水溢或有鉅野陽穀之決患不可測今無轉行山東河南鎮巡并都布按三司各委能幹熟知水利官員前去黃河上源再行逐一踏勘要見河水此時果從何處流

渡洋運軍比例加耗

總兵官陳龍都御史即竊奏議行兌糧加耗有等查寫道途遠近所費不同是以多虞均足其用今應洋官軍屯因舍臨水大故比裏河少耗米一升交納多用一升最為允當其後改倉入城陸路車脚所費過於京倉又加包餉帶運布花腳價并買補折納之數委酌虧累合無將應洋官軍領兌山東河南二省糧米照依裏河官軍一例加耗三十一升到倉交納亦照京通二倉明加七升

清運通奏

王九

清解逃軍以足徧運

總兵官陳龍都御史即竊奏近年各該有司清軍官員本兵部發過清勾親為常事任憑書手人等欺隱破調捏報據塞合無行令欽軍衛所將各年逃故運軍自租買批兌發來歷查對明白造冊備逃兵部轉送都察院發濟寧御史督同布按二司府州縣清軍官員照會挨拿起解如正身不獲先將的親壯丁連妻解赴清運衙門審發駕船償還務足原額仍定議有司清軍官清解分數以爲最從吏部施行若備所清運官將解到新軍漏言逃竄以致仍前缺伍照後占軍人事例降級京軍俱發邊方過幸不

各衛殿實運軍不許製政別差

兵部議合無行移南京兵部轉行運糧南分着落該部會同該部官同把總運糧等官將見運糧軍餉逐一查點如有事故故俱十一月以裏補完各具數德送該部查照仍呈漕運衙門稽考以後各總衛所故有撥給運軍餉放及型改快船軍吏等項雜差官聽把總官舉呈漕運衙門具奏轉行法司提問牛贓問罪革去管軍管帶帶差操

各衛所運糧并造船官不許型差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近年以來各該衛所遇有軍政京操等項缺官不備將運糧指揮千百戶更政替補而管廠千百戶亦被型改京操遂致事務體紛更人難遵守如蒙乞

漕運通卷八

六十

七年

遞洋兌軍比照票河則例加添耗米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議得遞洋兌運加耗三斗一升委係正德四年會議奏
准事例已經通行欽遵兌運外今把總周正見得正德五年會議單上開照舊加耗三斗為無錯加一升所司不宜加兌致累官軍以此為言無非申明前例以足其用如蒙乞

鎮江廬州二衛比照南京各衛加耗

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鎮江廬州二衛與南京各衛才運船俱十年一次改造同在江北辰州儀鳳等處上落過江兌糧在船搬運事務相同應合均明前例如蒙乞

初戶部會議合無行令制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廬州等州縣各將兌改糧米該兌與鎮江二衛官軍領兌者比照南京各總衛分每名除例該加耗外照例加與過江腳米六升附載該單以備履船盤費之

漕運通卷八

至

復設主事專理南旺一帶牌河催放糧船

八年

查處料銀補造火燒船隻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正德六年南京洲江湖廣江西山東江南北直隸中都留守司十總被賊燒毀運船共計一下五百五十二隻該臣會同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議將正德七年兌以糧米每石量加銀三分以為造船之費具題續准工部咨該本部議得正德五年收撥豐齊銀五萬二百兩杭無二廠拖欠正德二年料銀一萬三千餘兩變賣燒毀席板銀二百八十七兩酌量船少衛所先年造其銀不足之數查係年限已滿屬直隸衛所有着清江衛河一提舉司支

領該年科銀打造各船司原係舊例第二等
打造中開港有年頭未滿期各官從長計議區
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照前因在等議得山

東
中港江北等處燒燬船隻俱何該商可清工役集司
造給軍領餉船數多批辦船隻其南及浙江湖
廣江西等處并燒燬船計一千四百三十三隻已
及年分者少未及年亦多前項燒燬打造船隻
完給者十無一二如今年該補完造船隻所得工
料止有收積輕費銀五萬二千兩各處支用訖南
欠十造除兩其仿無二煤料價銀大如改再查年
限已滿屬直轄者清江提舉司領料銀兩料又係
常年軍士借價造完該令補還之數尚且候候五
年之上方領得出繼使舊欠完解亦與大燒船隻
無干席板柴費累借未完就使完解數亦不多再

運送奏

六十二

照大燒船發工部原不實計料加添又不知將何
銀兩支領打造等因該部大事者不計小利乃令
離遭此變故急在目前豈可以尋常計之若照軍
三民七事例追繳船明年必無有保漕運且軍
三銀兩乃是各衛空閑餘丁出募如南京約轄左
衛該船一百隻常例止有辦料軍餘一十三名其
餘衛所亦有一二十名者有四五十名者連年拖
欠不完此軍三之例如此豈知自來造船多是運
軍於該造年分預先一年休息辦料代役空閑軍
餘出辦以奏軍三之數果苦迄今無計可除未論
民七出辦各處保料派至甲經年不完及至收
完又被收頭搜戶侵欺病民慘事又不可言此民
七之例如此而欲救急濟用誠難矣如蒙乞
內事理移咨工部必須計料燒燬船數仍照舊文
案二條於常例打造船價之外另給大燒船八

四隻料價各領打造方得明白其江西湖廣兩
等布政司及直隸等府合行各該總理糧儲都
大查照撫屬軍備有司燒毀船隻或將司制兩准
運司應價及各缺開銀兩或各布政司府自有收
銀八萬餘兩等加嚴謹期在明年正月以果總辦
完備查給各該運糧加總等官督同造船委官嚴
限打造船價徵完抵補前項所借銀兩照數解送
各該衙門交收具庫水備照新完之舊各總理
都御史將借給過官銀打造過船隻數目具
奏及送戶工二部與漕運衙門查考

令運糧官員後瞻漕運衙門推用

從都御史張鑑奏也
兵官顧仕隆奏也

允軍餘耗折銀許明載議單

從都御史張鑑奏也
兵官顧仕隆奏也

拖欠官軍月糧府州行監兌官督徵

從都御史張鑑奏也

守東船隻倉軍口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正德七年該運糧儲添已
遲滯催催赴京上納外尚有江西一總糧儲先因
有司徵兌稽遲後因江上流賊阻滯原等不次差
人催費又後官軍協同捕盜務期到京文納但今
九月中旬而糧船方纔過盡恐於北河或有阻
亦當趕至臨清德州不必寄囤就令官軍數生

船守候明春河開之日備運赴京上納其空回船隻若今同還本處領兌未免緩不及事臣等通融處置合將近處總下船隻次第備向南京領兌運下近處與歸德二倉支運扣計合用船數節令今大守東官軍領兌交納庶使人免性擾事充於順其守東官軍口糧合將來年應得行糧內先於附近水次倉每名支給一石五斗食用及修船工料幫貼銀兩與船隻灣泊事宜臣等與之整理若有趕至天津者則去京不遠不若雇車將糧裝運上京雖稱平坦大路比之空運遠獲山路崎嶇易難不實什百熟思審處似亦可行合用脚車之費自張家灣到京路程該六十里者今各軍自備其外多餘路程并通州原計無車脚之費者先於太倉庫借用然後查完誤事有司糧里責其照數抵補還官無照有司分糧遠限不分司府官員在五十六

漕運通奏

六

月不完者照依欽奉
漕旨提問罷熟軍衛運船到還不分把護衛所官員在六月不到水次者亦台比照見行寄懲事例提問降級調衛或照新例一體罷黜中間如係新造船隻軍三民七工料不完者另行查究前件米一石准作明年口糧軍衛有司兌兌遲誤照例行因遠船遲誤者另行查究天津起車太倉准借銀雖回船隻通融處置守東官軍口糧於本船該上倉耗米內

存留寄國糧米章餘耗修船等用

都御史張縉總兵官顧士隆奏查得遵年額運天津倉改兌糧六萬石即今天津地方阻隔寄國糧二十萬石有餘今無比照上年事例於例存寄一十二萬石於該倉上納准作正德八年九年額運

之數卻將正德八年九年改運天津糧石改於通州倉補納省下寄國賄價餘耗給與軍民等衛完糧并修船等用其軍民等衛完糧俟以後年分陸續償還存作債本收用庶幾脚價有補賴運不失

東阻糧米俱改通倉上納駕回空船修船

都御史張縉總兵官顧士隆奏查得漕運船隻先被流賊燒毀一千五百五十二隻補造正德三十分之一今年又因流賊擾攘被回重船二千一百八十五隻回空船一千三百一十五隻其備運正德八年糧餉例該正月朔旬船到水次若待守至永消駕回領兌未免遲延又行誤事且使有司得以藉口礙說軍船未到不肯依限完糧合無行令潮廣江制兩直隸把總官員將前東阻船隻守候河

漕運通奏

七

開空船先回重船完糧之日即便作急駕回俱至儀真瓜洲壩上橫撥官軍設法備料修船堅完往泊若數內在及年分打造并不堪修船者另行其餘一隻不許放回一面先行督率官旗人等前往水次將糧米領完完足自雇大棹江鄉裝赴瓜儀壩下復載運交納前件東阻糧船仍令本衛所船裝運內該倉交納者俱改通倉上納與該通倉上納者俱免驅以便船隻回京倉改通倉照例每石加收脚價米一斗免晒每石加收二升其脚價并免晒米每石只准前銀五錢太倉銀庫交納糧納本色者聽前項支

九年

遭風船糧所在官司勘實奏給

戶部奏查得前項運官漕糧米旗存通倉上糧或免贖收後緣此等官軍既不嚴謹以致損失官糧免見賠納又得將見糧改運就近免晒省費無以示戒今後通倉一年粟滿損失之數行通川倉半撥委官將家後通倉所該京倉上納糧米以撥通川倉及將該通倉倉上納糧米免晒上納以補漂流損失之數不許以前就將漂流所納糧米零碎改撥仍照舊例漂流萬石以上都御史總兵問千石以下止提問本管官旗

帶納席板本折色分數

戶部奏舊例免運民糧每二石與折席板一領其文運倉糧每二石領舊席板一領到倉交納每一百領內除三十領准作破碎若支附餘糧米原無收到席板者不領其兌糧之時以三分為率二分

漕運通奏本

本上

納本色務要支領本處長大堪中席席前來交納一分折納價銀每席一領折銀一分又每米二千石納榜木一領俱本色折板九片亦以三分為率二分納本色一分折納價銀每板一片折銀三錢五分木板本色俱令運軍就於本地收買列京運軍務要管糧折銀俱隨糧收受一處出給通關以便查考其銀兩太倉銀庫另項收貯以備修倉等項支用

支運倉糧七十萬石聽漕運衙門撥船改兌

奉

輕濟銀兩務隨正糧徵兌

都御史黃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南京把總運糧署都指揮余果呈備金吾前等衛運糧特運

率官江岳等呈切照各衛所官軍領運各司府糧其折耗二六不等輕濟銀兩例該隨本色糧兌以備中途盤剝上倉庫之費奈何近來各該管糧官員止知交兌本色其輕濟往仕置之度小官軍領兌本色糧米畏懼遲誤只行供運先行前進摘督官旗在彼守候輕濟或兩三個月或四五月方纔得完而船至前途船盤上倉倉兌使用只得加利借貸獨廠亦由於此呈乞轉達該處等因臣等議得輕濟銀兩原係隨糧文兌之數今本色糧米兌完卻就出與通關去送有司亦得通關到手即便以為了事而不顧倉庫上倉輕的係到京完糧緊急購費之用近則兩三個月完者有之遠則隔年尚且拖欠不足從輕車剝船雇脚子倉中使用等項只得加倍借錢以了官事似此故違新例合當申明禁治如蒙乞

漕運通奏本

本上

有司管糧或佐貳官徵兌不許轉委屬官

從都御史黃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禁運糧官不許索取有司財物

從都御史黃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查議各席積水及改建滾水壩

都御史黃蘭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淮安府河口直抵揚州水儀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金輦

楊州一帶設有清河以待蓄淺防禦變遷衝決
之患每年春初水漲正宜開閘放流以通舟楫不意往
來馬大船隻到來不肯由閘車放概徑用強開牌
放出入自由自便以致船隻何及過天時早旱
河水亦鮮船隻起刺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
帶編河鄉民乃敢蠢惑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應
官知寶應湖延長共有十七八里高郵湖不過三
十里湖底雖深湖而得清清河者止有一尺之餘
湖東高郵寶應湖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糧低田環
達二百里無涯之田能救不能救止不待言而
後知也又豈知此湖一放其源可立而待雨來千
斯州而萬斯貧不分鮮品糧運仕宦商賈四夷與
諸色供應人等皆坐困矣于時不免下清河渠以
寧取湖底深廣之水沿楊二府高郵等五衛與此

運通奏

六八

等四所通泰等州江都山陽等十有餘縣災盜餘
存呻吟之民起備挑撈蓋亦不勝其困苦矣臣等
思惟後蠲免貼
朝廷之憂風夜不逞處也近據高郵州申稱下河海民
因見天旱田不充聚積五百餘人各執器械鄉
棍齊聲喊喊將塘岸挖開五丈七尺洩水救田等
因到臣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州州掌印管河官用
工築壩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提拿追問外切
緣此河專為進
真解
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蓄水利特
為濶濶民困者之比臣等往往督令管河官員用
心巡視防守奈何無知姦豪全不畏法而且與官
怨謗再照洞牌座務意專為大洩水而建乃
今臨湖小民通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
堅厚使水無從所洩水小時月卸將活河偷開座
座從底漏放或如今日聚眾強決使水無所往

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於此
南河同改建滾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漫流上仍
加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水小勺水無洩一
蓄一洩不獨於官河有便而於民亦有大便衆
稱便但不利於臨湖田多意業排阻而進之今
皆廢弛再照寶河郎中及管塘官早王事兼河
道而後分理其事而近年南河并各縣淺灘小
妨誤漕運通其與各相應處如案
初該部會議合無行令總理河道總辦史陳鼎南
與生事官通駁利代管彼處湖塘照舊外其寧陽
管界上事舊例每年春災常在南莊駐紮劉勝茂放
船五年以來因循不來其寧陽在南莊駐紮劉勝茂放
處一帶河塘座舊皆舊官管轄王事兼管徐州
沛縣二處河道湖塘舊皆舊官管轄王事兼管今
後必須嚴督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設官之心不憚勤勞往來巡視諸蓄水利并約勢

初該部

運通奏

五九

要人員不許私擅開牌又舊日徐州管河郎中常
在高郵揚州兩處駐劄近來只在徐州駐劄雖或
間常往來巡視河道亦不過旬日耳況徐沛管河
官洪既設有主事管理而郎中應照舊在於揚州
高郵兩處有事地方巡視與安平等處管河郎中
各於分管河道往來巡視其管徐州郎中仍將儀
真并揚州一帶湖洞查照先年改造滾水壩等體
將一帶湖洞但各改建滾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
相平而下注及湖底高下等留四尺有餘必須以
可道處為準庶便船行求無所阻且可以消淤
奏獻望之心臣等又伏擬
大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少解送官物并官員軍
民商賈等船到牌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
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結船如是急務
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騾遞去并不詳查例開牌
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補進鮮船

使隨到隨開其餘務作積水若蒙強通動便開走
減水利及神開不依幫次爭鬧若聽府官將應開
之人拿獲管帶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各壞船隻
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
律從重開罪不得蒙勢官員參奏究治其神山開
已過下牌之開積水已滿而神官大牌故意不開
勒要容船裝物者亦治罪欽此欽遵外為緣日久
之心恐不合當申明前例刊給紅牌於各神壩崇
約往來船隻敢有放遠開牌牌及借稱勢家名
頭夾帶民船過牌者曉所在官司指實余奏與家
俱照例究問

官軍關支月糧倉分

十一

都御史葉蘭總兵官劉仕隆奏據江北江南等總
把總運糧署都指揮等官張輔等所呈竊惟民出
賦以養軍軍倉生以衛民今唐運軍上長江大湖
而冒風波之險是兩郡寒五省運餉之甚出百死
得一生則所望者惟止月糧奈何經年累歲不得
應給及乃逼借私債以償官費將欲不逃其可得
乎如蒙
初戶部會議合無轉行各該巡按衙門查照正德八年事
例行令各衛所將運軍欠缺月糧的數造冊發送
該支官司務要刻期照名給領若見在倉糧不敷
文效亦要設法陸續依數補闕完日具本造冊

湖廣運船通改楠木打造催解料價

都御史葉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湖廣把總運
指揮俞世周正兵馬惟權司急務重在運船成

造運船必籍料價先因官庫所料價運到
欽此限催督辦各該官司不准
湖廣產木地方比與江南
料價愈遲船隻愈遲漕政云
料價愈遲船隻愈遲漕政云
船若不通改楠木料價七
陽衛金補軍餘民料行各府縣
要徵完起解本布政司各府縣
借給應川候徵收前價數補還
俸欠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
稅解漕運衙門問罪發落若延至四月終不完者

十一

令挑濟甯州一帶小河修理損壞閘座

都御史葉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利江把總郭
呈稱鎮江常州河道決湖運船俱由夏港孟清河
出江運上瓜洲汛險惡人船不利等因乞
勅南江提巡撫都御史嚴督各河郭中等官設法挑淤仍
照瓜州河道事例
三年兩次舉行

令寄歸在運物故遺骸骨給銀三兩軍三兩仍存

二年

從部御史金蘭總兵官顧陞降奏也

十二年

甄別運官降陸點陸事例

部御史金蘭總兵官顧陞降奏請得自正德十一年為始凡運糧把總官員借運勤惰通不借債三年者陞俸一級五年者陞一級如該總一歲借債至五千兩者罰俸一年積至萬兩以上者降俸一級仍留用以後二年通不借債者一稱便許復原降三年皆滿萬者降官一級該行點還仍查在內錢糧并所借債銀若有後欺情弊從重開擬其借債指揮并守禦千戶所所總千戶不借債實并借債積十兩以上及衛所分千戶不借債積至五百兩以上或有侵欺者亦照此例陞降俸級問罪

運糧事例

主一

俱止終本身子孫照依原職襲替例該罰俸降俸者請運衛門徑行例陞官降官者移文該部施行若該款於把總官內推選并衛總官內推選別用亦照在外文職官員事例查係運衛門曾經陞獎者再行訪察相應然後舉行其把總官有缺就於衛總官內亦曾陞獎知運衛者推補衛總官有缺聽漕運衛門先儘保俸陞級至於衛官相等者取用如所官累陞至衛官者衛總無缺仍至所總運事若各該官員任內借有債負目下補縫俸俸還轉離運日後取露事跡顯若有入已者一體從重問結無入已者仍照前例降罰

十四年

議借鹽銀償還糧運宿債

都御史金蘭總兵官顧陞降奏准戶部咨節該江西都司紀遠運糧著都指揮使王佐奏稱前內一件積債之害切照缺額月糧行根不發分借債主經手言旗獎開債上還計應小者則不敢赴京交錢而池乘船根赴回贍大者資費正根債還債主又且乘旗作費以致虧至如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碰沉船糧不得動報開豁積債目有積一也或因原充糧米運過經過三伏虧損折借債實糧陪補二也或因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太重以致掛欠虧借債實糧陪補三也或因因雨泥渾渾車路致費輕實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因才運官督辦已事假以私賄買糧為由謂借債有違相衛所償還五也五等不除未免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勢之必然者也刻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其弊空此

運糧事例

主二

遺累見在運官或目繼身死如荊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割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救將米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衛門公亦因運車疲過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虧因今疲過已甚有非加米所能救者臣等嘗讀太宰行義補觀古之善漕運者唐羅劉晏宋稱李流劉晏之法以塩雇傭李流運船今載鹽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此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乙

初彥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衛門查照在冊該還債有并欠債官放船數造冊具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贖引納鹽本查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倍債加賦之苦債主免耽賠債

奸頑運官盜銀奪撤船糧追回照例參究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奎奏查得宣德年間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同知陸驥因奸頑吳運運

欽依降做副千戶仍發運糧及查見行事例清運有盜守盜銀四十石銀二十兩以上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運糧官有在中途或到京通等會

拐帶官銀盜賣米粟乘船逃回等事發拿獲到官除銀二十兩銀四十石以上者照例問發外其不及

前數照常事例發落如有文報掛壽畏避考較私自逃回或假疾托故遲延秋家不

行赴運者仍照陸驥事例奉
運官有缺聽把總舉呈漕運衙門取用

海運總奏人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陸泰申明弘治五年漕運衙門會議督辦以肅治効之例

運軍順帶土資不許官司擾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陸泰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

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動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陪捕厭苦之今後

除近正撥外附載已已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司官兵人等生計

勅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計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

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
巡上諭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發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例於今

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該
朝廷優恤運軍之典至詳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奉

行奈何近年所司同官體恤運船但樂樂於平等物輕過斥候候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

未嘗不難流涕嘆乞終不問攔阻至於空船回運又誠以營盤爲山每處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勒取

執結不容放行雖鹹菜魚鮮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時官軍行李大鉢公然搜制當取不敢言端如

斯之害已非一日以言之得司庫在斥候如非揚官司盤禁野同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南處

處搜盤况彼處地道早寒開座又多年平而船來阻礙帶於所如蒙乞

該部將前例申明重復行後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刺渡

官東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攔發賣若官軍乘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糧運者事發仍照

例追究納鈔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火帶私監聽准揚官司依法搜盤察治施行

會運總奏人
嚴督補足運軍
都御史臧鳳奏稱漕運先年立法每年定用十

人蓋以省約甚矣李何近年運軍或因積欠逼追或因糧資無得或困運官需索或因役罰刑差以致每船數足者少數欠者多難以計人載重難細

實難糧運之遲亦由於此查得先年總督官員節會奏
往行今南京兵部并各處守巡兵備撫捕迄今並無一處

補院亦無一字開報所以然者蓋因隔別司府官員漫不經心故也合其乞
勅該部再行南京兵部并各處撫按查照原行嚴督守巡

查催軍三民七料銀給造運船

都御史職風奏查得在運造船料面年船十分虧
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使司其事者僅微早完則
成造及時而糧運可達矣夫何各布政司原辦船
料微給遲法甚著者今官軍遠近所屬支領而衛
所出辦者亦各視常怠玩派徵夫特以交兌之
後見造船者等候船完無船者就賣民舟甚者亦
配別船帶運所在耽擱棧運遲晚亦由於斯合無
飭該部行令各布政司時有司出辦造船料價俱在頭年
十月以裏徵完十二月內給領其各衛該辦料價
亦令掌印官自依上派徵務在年前
給領庶幾成造不悞漕船足用矣

十五年

查催廠料人匠銀兩造船

都御史職風奏查得在運造船料面年船十分虧
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使司其事者僅微早完則
成造及時而糧運可達矣夫何各布政司原辦船
料微給遲法甚著者今官軍遠近所屬支領而衛
所出辦者亦各視常怠玩派徵夫特以交兌之
後見造船者等候船完無船者就賣民舟甚者亦
配別船帶運所在耽擱棧運遲晚亦由於斯合無
飭該部行令各布政司時有司出辦造船料價俱在頭年
十月以裏徵完十二月內給領其各衛該辦料價
亦令掌印官自依上派徵務在年前
給領庶幾成造不悞漕船足用矣

漕運要案

李

李

十六年

造船置布袋厭運京粮

都御史職風奏查得在運造船料面年船十分虧
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使司其事者僅微早完則
成造及時而糧運可達矣夫何各布政司原辦船
料微給遲法甚著者今官軍遠近所屬支領而衛
所出辦者亦各視常怠玩派徵夫特以交兌之
後見造船者等候船完無船者就賣民舟甚者亦
配別船帶運所在耽擱棧運遲晚亦由於斯合無
飭該部行令各布政司時有司出辦造船料價俱在頭年
十月以裏徵完十二月內給領其各衛該辦料價
亦令掌印官自依上派徵務在年前
給領庶幾成造不悞漕船足用矣

漕運要案

李

運軍船水旱車船人戶與大包攬光棍之徒要行
竄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擾動遂將此河廢置不
行正復元年有定議者復舉與商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將梁聖用上納未幾又被
大匠重加挑濬轉運又曾抵京上納未幾又被
頃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營造大水
是由此河找運到京即此度之壞船雖日難行到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為地破水急不能由閘
而上臣等愚見若得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
每閘下設六七十塊水大牘其滾流水小任其積聚
每閘密度河道適窄各造大小船五十隻用軍
四名共一十名候北直隸總督官軍運報到粵之
特借用駕使恐不能齊一聽恭將王佐委官看人
彈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完日就波管領仍
置口袋一萬條各衛輪番領裝糧米盤上到船運
軍協力戰伐恭將王佐總為提調海督逐閘盤運

漕運聖卷八

八十

雖遇陰晴游濤亦可達京大憲相同制江各壩盤
船之法若或天晴道乾亦聽分雇車脚水陸並進
庶獲濟益職等每思漕運日見使用日繁若軍守
舊法恐難拯救此河一行亦可少殺車馬之費夫
如蒙
初該部從長計議行臣等於津揚地方勸支漕運官報雇
募夫匠打造制船置辦口袋完日送恭將王佐處
聽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船銀以撥下
年添造制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
糧米以防陰雨踏卸制船岸使停滯若有假託勢
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假託勢
言詭譎或別生奸弊盜決河防聽科道官舉劾并
行恭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重罰
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洋議自息而漕
運可
行矣

令各衛所撥補軍以足駕運

都御史臧鳳德與會額出陸奏稱得近年以來各
衛運軍或遭兵火或為災傷月糧不得出口又加
稅運軍過率多逃亡每歲見軍不上五七名少者
止三二名甚至全船皆無而滿船稅糧須要在一
二兩大約每船用銀一二十兩俱累見在官軍將
行月糧或借債或盜支官糧那移輕費打發半在
虧損界債多因於此待年臣等
奏該戶部會官議據請

漕運聖卷八

十一

湖廣南直隸軍儲有司料價不缺南京江北山東
提舉司銀兩不少在運又有餘銀助助扶平打造
賊燒劫之後各總運船悉皆毀版又值運下南北
河道大小瀾漫沉沒深淺難憑照例行文追補但
軍民料價年年不得依時開領而提舉司應領各
指分木價又改就項文銷以致拖欠數多在運亦
無餘銀幫助至於江南軍衛料銀係扣運軍月糧
奏補今則月糧又無是以運衛缺船裝運軍官官
軍或借債暫買舊船或加派別船帶運載重難行
常遭阻礙臣等上年節會奏
准領衛有司任俸俸微累經行文竟如故紙今不遵依比
之往年料銀益多拖欠運船愈加數少如蒙乞
初戶部從長計議如運軍逃故各糧運辦行衛所丁盡
差繁無軍可補作何遇融金照得充足務使船
船有軍駕運不誤且免雇人累債之苦仍將運船

大凡被處沒損壞等項船隻通查見數不拘常例大處工料期在一載之間分爲造完給發領獨大所洪運准在草足船足有司根米早徵官軍月根不欠勿於行催自然備運如期交納不誤亦無延礙故亦可復矣

區處各軍未支月糧

都御史職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近年以來司倉庫處空虛節換各該衛所申報或運糧官軍告呈該文月糧有一二年或十數箇月至三五箇月不會開給家口嗷嗷張願待哺又加運道遙有百端凌逼苦不得已遂多逃亡臣等上年節

奏行各撫按官查給至今未得實惠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計處今日通軍月糧久欠數多有司倉庫空

漕運通奏八

八十二

虛作何設法通融區處不拘銀米均爲補給既濟困苦急救倒懸勿徒虛文務臻實惠庶軍有月糧人心欣繫而饋運効勞樂於趨事矣

分豁運糧違限官員

都御史職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先年定京通准完糧期限山東北直隸正月以裏完完五月利一日完完江西南正二月以裏完完淮限七月初一日完完江西南正三月以裏完完淮限八月初一日完完地里遠近大率過淮之後在途延住有違原限問以罪名情法皆當近年有司總政玩法其兌運糧米視爲故常皆三四月間方纔繳者有八九月方纔完者屢經奏已將有司提問罪名每年仍得須運官員不分完兌遲早照依原限問罪紛會

因凡因事致罪必生所由今所在有司已生微根違限之罪而運糧官員又生結帳違限之罪所以人情不堪同官上達如蒙乞勅該部會議今後運糧官員違限者查照過程月計米糧程佳與分豁底幾情罪相當人心自服而職官亦勉於從事矣

禁約通倉官撥駁家阻害運軍

都御史職鳳總兵官顧仕隆奏近年通倉節後家詳同把門官撥人等不容車駁進倉隔令堆放各倉門前用錢打點方許進倉偶值暴雨淋濕腐折且又乘機盜取乞勅史拿問施行前件依擬

各處災傷設法補足運納不必臨倉支運

漕運通奏八

八十二

刑科給事中田賦奏查得先年舊例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糧米俱民自運赴瓜淮水次聽江北南京各處官軍領兌成化年間始罷瓜淮之兌官軍雇船過江就各州縣水次領兌於是始有過江牌批之加該納糧糧木務要照依原樣乾圓潔淨糠粃粗碎者俱要曬場不知後因何例免其曬揚於是又有補濕補潤之糧由領兌之說免致軍得賄價之費民免轉運之勞是交便也今則年久事定人玩弊多不復如昔何者府縣徵收之期多不如限每延至四五月間官軍加耗之講又復多求往往致爭訟訟人命民料財通迫必擇和然後肯加軍挾其米低必加多然後肯兌愈期援運招民害軍其流之弊已至於此特使監兌親臨以禁之歟水月日不足也將欲委官以下之歟可任委用者少況軍民無統不遵戒飭若日申明禁約則亦徒文

署都指撫蘇州李輔周漢成景通并各商官俱各
到京把總鄧長余大綸尚未到京等因。此奉
德督清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黃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陶汝璣等前項船隻雖係確京
不遠必待春後河開正二月間方能前進。又恐河
道淺涸起程遲延。該倉完納已至五月。雖將回
衛其江西湖廣程途遙遠。經涉江湖。及到水次。不
無又似上年遲延。官軍通無休心。之期。抵運終有
遲延之患。光今江北各處把總指揮鄧良等六總
缺少淺船一千一百四十隻。鳳陽湖江等六總缺
船未報大槩亦缺數多。除行委官將清江廠改辦
杭州蕪湖二抽分廠料銀收買木料。改時打造。急
難完備。其清運四百萬石糧儲必欲依限完納。以
後舊規誠不易舉。臣等職司漕務。夙夜憂皇。發食
庫寧計無所出。故行各把總如江西運軍勾攝戶
丁先雇民船。以資銀兩。於隨糧輕費內支用。况前

漕運通奏八

公六

銀係添添壘壘淺起利。及到京通水。應車。應車。項
應用尚且不足。縱使有船無人。障駕亦難運動。若
如各總率軍分派。常運。業載太多。多遭沉覆之患。
即且人力寡少。捧挽不行。若待糧定。船回。及打造
完日。船去。業運則緩。不及事均為遲誤。設有差差
不為嚴立法例。恐於運政無補。誤事之罪。萬犯莫
述。臣等伏觀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節。該欽
奉

詔。著內一款。嘉靖元年。清運糧解四百萬石。應舊。既免起
運。其餘夏秋稅糧。應馬。草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為
率。俱免五分。以蘇民困。則天下有和稅之民。已沾
實惠矣。夫一以清運官軍。則欠債負利。為生利。為
害。百端。自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寡。俱不
罰還。以蘇漕運官軍。則苦以後。并借再放者。雖
還。即御史巡按。巡倉御史。查例。奏奏者。治則漕運
官軍。兩皆已蘇矣。惟軍船缺少。司漕運者。失

奏

明詔本家該載。所以運軍沉痾之疾。尚未痊後也。若非奉
旨。置置恐二三年之間。掛欠之累。召債之損。弊有
所不免。而現在疲敝。官軍愈加逃亡。則漕運之事
日入於發壞。則可憂之甚者也。臣等奉命。得該漕
運建議。事例開載。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元年。二
年。各年。免改折銀六十萬石。八年。蘇松等府。折
銀八十萬石。江西湖廣。僻遠。不遇升州。州縣。派該
銀改糧。米每石連稅。例准折銀一兩二錢。九年。十
六年。各折銀糧一百五萬八千石。十一年。十八年
節奉
詔。免明年。免運糧十分之二。正德四年。折銀糧一百萬四
千四百石。十四年。折銀糧一百四十二萬石。彼時
軍船不缺。率宜行之。所以公私既為兩便。軍民
占實惠。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清運軍國大計。所給船隻。缺少。運軍。陳阻。官軍

漕運通奏八

公六

十分苦累。已
勅戶部。計議。合無。將各省。并直隸。府州縣。會經。兵火。災。地
方。災。傷。難。運。上。處。各。該。起。運。漕。運。官。儲。查。照。節。年
寬。徵。本色。折。糧。事。例。量。徵。折。色。一。百。萬。石。以。省。運
船。不。足。之。數。行。今。各。該。有。司。徵。收。銀。兩。解。郭。支。銷
特。陳。阻。船。隻。軍。上。暫。存。辦。料。精。造。缺。少。船。隻。如。此
則。民。受。一。分。之。惠。軍。漸。脩。補。漕。政。庶。可。簡。舉。
為。議。運。缺。少。七。船。可。漸。脩。補。漕。政。庶。可。簡。舉。

造補焚溺運船

總兵官楊宏奏看得。所謂。運。船。被。盜。焚。燬。運。風。沉
失。或。被。旗。軍。盜。賣。軍。民。料。價。連。年。拖欠。倉。庫。愈。減
通。查。漕。運。見。在。不堪。裝。運。淺。船。的。有。占。千。料。沒。官
銀。兩。並。數。被。發。工。部。軍。糧。備。官。二。員。錄
初。於。蘇。木。地方。資。料。完。造。給。軍。糧。備。官。催。軍。衛。有。司。各。年
拖欠。料。價。以。備。添。油。一。節。係。是。修。復。漕。政。理

國儲至計相應依擬舉行又照前船廠裁司造者本
部見有主事在廠專管廠原所造諸地方自有
司府官司可委本部右再是官不無緊要合無
日本部移咨禮部御史總兵官嚴督各該運振
命下之

把總官員調查各總缺欠未補損壞不堪淺船各
若干隻直隸南京

中都 江北山東遼洋北直隸等總淺船係行南江衛河

二提舉司本部安官主事實限依式補造如工料

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

給役至本部各另催辦足敷應用隸江南江西湖

江湖廣等總淺船係行各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

印府等官實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

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

巡按衙門設法撥補足敷應用過限一年之內補

造完是簡細造冊

奏緣仍各官成把總官員嚴切督束各該衛所官旗務

將船隻變惜不許作踐盜賣以後但有損壞缺少

以致雇買民船湊運罪生把總官員如是損壞數

多參完罷職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本部左

侍郎趙璠等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另 欽此備行到臣除欽遵外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尚

書兼左副都御史陶琰查得節據江北直隸把總

運糧指揮鄭良呈開本總共缺船四百五十九隻

江南直隸把總運糧指揮戚景通開呈本總共缺

船三百七十一隻遼洋把總運糧指揮王謙先呈

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二十四隻續呈報缺船七十

六隻共一百零二隻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楊

仁呈開本總共缺船二十九隻山東把總運糧署

都指揮馬緒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五十五隻北

直隸把總運糧署指揮使孫機呈開本總共缺船

八十一隻湖廣把總運糧署都指揮金事蘇潤呈

開本總共缺船七十二隻

都留守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李輔呈開本總共缺
船一百七十一隻江兩把總運糧指揮余大綸呈

開本總共缺船五十一隻隸江把總運糧署都指

揮張表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九十一隻南京把

總運糧指揮周遠呈開本總共缺船九十二隻把

總運糧指揮周遠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六十六

隻通計各總共缺船二千四百四十四隻查得前項船

隻除計江湖廣江西江南四總各都司衛所自造

外南京江北鳳陽等五總運船俱於清江提舉司

每年歲造五百二十三隻八分遼洋山東北直隸

三總運船俱於衛河提舉司每歲造成一百四十

七隻五分科價俱於衛河提舉司每歲造成一百四

處抽分扣銀各衛所軍辦料銀兩半收買板木油

漆釘灰等料該衛委官支領打造以備各總領運

已是定規近年以來各處銀兩拖欠數多該廠缺

料造船衛河提舉司弊壞已該給事中田賦具

奏處置更近近據實理清江提舉司工部委官主事丁

滋呈開杭州抽分廠節年拖欠銀一萬一千八百

三十八兩四錢五分三厘六毫蘇州抽分廠節年

拖欠銀三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五錢七分四厘

蘇州揚州淮安三府節年拖欠人匠銀三萬一千

三十三兩八錢通共拖欠銀八萬七千五百六十八

錢二分六厘六毫本廠缺料造船除欠客商料物

銀四萬二千餘兩行據杭州城南稅課司抽分廠

至事免總續催解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四兩無

兩抽分廠主事張球起解銀一萬五千六百九十

兩九錢四分揚州府役解人匠銀九千三百兩通共

解到銀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三兩九錢九分利到廠要辦

解到前項銀兩給還客商除欠料價等因查得杭

湖二處抽分年例止該銀二萬七千七百八十兩

若將前項解到銀兩給還銀二萬七千七百八十兩

無銀買料不克久餘料物打造下年歲到銀兩仍

還客欠年優一年料歸木客惠給運單且以見在
價銀兩平收買其奉在官所得物價相應木料齊
足便於打造若如所擬特見銀給還木客客者有
餘官常不足其權在商任其增價一船之本有
特價銀四十五兩務華足六十五兩方肯賒借物
料既運造船亦應何以濟事切照抽分廠章為清
船而設所抽之銀精年拖欠致有賒借之累則抽
分之刊似為木客而設此豈創立抽分及船廠之
意我查得運船一隻該運正耗米四百五十石今
各總缺船二千四百四十四隻運米九十一萬九千
八百石非雇覓民船入運則雇派軍船加帶船廠
既無及時可補之船則船廠委官亦為虛設即今
清運糧糧已極最要者莫先於船隻除將節次取
到蕪湖杭州二抽分廠拖欠木價并揚州府人匠
共銀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三兩九錢四分給還上年
借木客銀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兩餘銀一萬五

漕運通考卷八

本十

千五百四十兩擇委督辦把總指揮王議會同守
備儀直等處署都指揮蔡壽揚州府同知常會於
儀真地方兩平收買楠木二千一百十四根約價
銀三百三十三隻每隻給見銀四十五兩共銀價
銀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五兩外船一百九十九隻
八分扣該州楠木一千二百根共該價銀八千九
百九十一兩今止有餘銀五百五十五兩外少銀
八千四百三十六兩又差指揮羊官陳章等前赴
蕪湖抽分廠支取於湖廣地方收買木料到即今
江北把總楊仁總下高郵揚州等衛糧船已於十
二月二十五等日陸續過淮其餘餘糧等總下衛
所船糧臣等差官分投催儲其鄭良等十二總缺
船二千四百四十四隻該運正耗本色糧米實是缺
裝運未免仍前雇覓民船裝運其所雇船價必於
派耗輕實銀內取用倘有不敷借債紮軍誠為漕
運大害況各官軍該得俸月等糧過年未支下分

前辦加之船隻缺少督果運亡數多皆違官目東
手無策溝規廢壞至此已極臣等伏觀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開湖州杭州三處抽分廠軍為打造糧船成
造供應應需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西京
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販支杉楠等木
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
造船銀料不敷又給果及運軍出外指價缺船運
糧耽誤國計今後南京各監局合用竹木總於本
處龍江尾局神木廠并嘉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支
取其內官監原差抽分大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
便回京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欽遵臣等有以
見

皇上洞察運船缺少之害
明諭發其舊例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銀不患拖欠
之憂漕運之幸

漕運通考卷八

本十一

朝廷之幸也為照該部所議如或工料不敷查照舊例
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
另催派足數應用隸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
船備行各處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
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
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
法撥補足數應用通限一年之內補造完足倘細
造則
奏緣固為明白臣等查得衛河提舉司造船料價逐年
不缺其清江提舉司額該造船五百三十三隻
八分每船一隻該大料銀五十九兩八錢小料銀
五兩二錢共銀六十五兩通該共銀三萬四千六
百三十二兩兩年例應雇派抽分廠銀一萬四千五
百四十兩杭州抽分廠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
共該銀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兩全數解到上候運

聖恩軫
勅戶工

船四百六十四隻五分大料尚欠船六十八隻三分不敷料價銀四千八十餘兩無坐派及查各衙門辦料銀每船該銀三十五兩以船五百三十二隻八分算該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八兩兩列止派銀九千五百八十八兩五錢不敷銀九千六十六兩五錢俱因不敷一分打供之數連年賒借木料亦由於此其節年事故故二千四百十四隻係無底船下落每年額造以外之數亦無料價縱行各延撫等官不過催完年例重三民七料銀上銀打造見年一分之數前項船隻終無銀兩難以成造定足臣等擬以凡庸受茲厄厄意欲完補運船以復舊運但令缺船數多料價昂以萬計索的無從籌劃夙夜憂皇偶有管見不密誠黑如索伏望聖恩軫念漕運兵食軍國大計運船不足糧運敗壞乞二部會議暫行巡按南直隸并浙江監察御史會同各該監兌主事特抗無二抽分嚴并蘇揚淮三

漕運總奏

九十一

停免支運倉糧

府各年拖欠銀兩逐一清查將已收在官者并見年徵完銀兩儘數解准轉清江提舉司兩平買木督匠打造其拖欠無徵銀兩遇掌免似難再徵所司無從完納合無將兩淮運司見收沒官引鹽內准給三十萬引招商納銀每引一遠赴兩淮運司收銀伍錢兵奉一十五萬兩分發各提舉司及江西湖廣等部司買料上緊打造庶得補足節年漂流燒燬損失盜賣缺少之數船無缺欠不誤領運而京儲庫務免致延遲漕司舊規亦有修與之望矣

恩宥寬

免似難再徵所司無從完納合無將兩淮運司見收沒官引鹽內准給三十萬引招商納銀每引一遠赴兩淮運司收銀伍錢兵奉一十五萬兩分發各提舉司及江西湖廣等部司買料上緊打造庶得補足節年漂流燒燬損失盜賣缺少之數船無缺欠不誤領運而京儲庫務免致延遲漕司舊規亦有修與之望矣

區處改兌耗糧

尚書問該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把總運糧指揮鄭良呈照得本總近年額運正糧五十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八石兌運者分爲京倉七分通倉二分改兌者分爲京倉四分通倉六分各照數分撥外本總該運江南兌運糧船每石例加隨正耗米四斗變易米三斗九升以爲沿途盤剝在船車腳等用改兌糧米淮安府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五升變易米二斗徐州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五升變易米一斗山東布政司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一斗俱隨止限上納所解耗米車腳銀兩不敷於

漕運總奏

九十三

恩詔

免債有罷敕如昔漕運難以復舊如蒙乞恩詔嗣後長計議令無仍照先年會議事例將臨倉倉糧俱坐改兌就令軍船於各州縣水次與正兌糧米

江南兌運糧內尋改印糧一石空貼銀一錢五厘外有支運臨清德州倉糧亦要貼銀運銀一錢五厘其山東兌運德州倉糧亦要貼銀運銀一錢五厘米一斗六升值銀八分因不較應明每石亦於南糧內貼銀三分先年平脚頗賤有司極早不遭水阻僅擬完納近年以來先因扣減江南耗米清賊擾擾河道遠糧船艱重脚高貴使用浩繁運水患年年東阻軍實艱難掛入帶運者多積累侵銀巨萬軍需虧損日漸細零深為貼累不便平職查得改兌糧米名額四十分納亦與兌運所用銀兩相同縱有完貼之名亦是損此益彼之弊止可一時泰宜終非經久之計各商南糧運年被完數多亦有不完完納借票債負豈可貼助前項糧運如蒙乞將改兌江南糧米加註行令各該有司照依兌運耗米則例量為增添相同額完惟復擇改兌糧米准令全上通倉省乞腳價以幫完糧車脚

運運通奏

等項不足之用俱照兌運撥解於南糧內量處貼貼於內雖虧所損不多其完派支運倉糧貼於南糧征印空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如此既北糧易納南糧不虧運限不礙軍因少蘇便益等因到臣省得所呈改兌淮安徐州並山東耗米數少不敷使用要照江南兌運則例量耗米或准將前項糧米俱於通州倉上納省空脚價以幫完糧車脚等項不足之用其支運倉糧照舊於兌運糧價內每石空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一節無非那借有餘奉補不足之費耗米不敷者不獨淮安徐州山東司府州縣其鳳陽州并河南司府州縣亦各相同查得兌運改兌名雖不同而費用則一不倉通倉上納雖同而脚價耗別况支運既無耗米尤難到倉若非量需處置非為改兌有累支運難完而兌運輕安不足以供二項之用均於費累難辦則矣如蒙乞

合無特改兌糧米每石量增耗米三引大約銀一分之上以幫車脚等項之用惟復不加耗米俱准令通州倉上納在民所增不多在軍實有所濟况根本出於民之正賦官軍不遇代彼轉運今使之那移江南耗費甚貼又累借債項使用官尚耗之民豈能知若但以爲害上而置之不理則軍運事廢漕運重困京倉不克

添給鐵解以便交兌

尚書聞奏總督楊宏泰據江北直隸提總運糧署都指揮俞事楊仁所呈看得厚降銀解數少交兌較勘不便及為有司延調要乞但係有糧州縣并把總有此而各總恐亦生此遲滯委的解少交

運運通奏

九五

勅戶部計議合無將江南司府州縣并管運官俱准添給鐵解一張隨便交兌庶免耽延日月遲誤糧運惟復比照近年京通二倉製造木斛較勘停當用鐵包桑大印記號凡遇交兌軍民相較無差即可應用似亦省便奉

嘉靖元年

應議事件先奏候到京之日面會

戶部議擬題
准自本年為始行移漕運等衙門七月以裏各將應議事件具奏本部八月以裏會議通行徵派不必拘定漕運都部

在彼中難以遠度必須都御史德兵官親來會同
處傳曲盡今後各官合無仍照舊例每年八月以
稟務要依期報身及京府應辦事件具
奏會官議處未為定例不許擅改若有地方重大事情
擬難摘離臨時具
奏定奪

填給水程稽查違限

戶部題每年派糧之際漕運衙門將水程日數列
為圖格給與各督官收掌令其自到水次起
開倉較驗與水程揚文充完起程通准到京起
糧及中途守風等項行止地方日遠一格同原報
帖赴部查考若完備回漕運衙門查完銷繳無故
違慢運官照例任傳問罪若有司文兌運延將運

常運要卷八

九十七

官分發罪歸有司此係都御史部題
准事例今後合無仍行准徐等五倉收糧部官不妨源陸
各印州花欄票帖候糧船到彼即便各照地方如
淮安至徐州某該水程若干日即為最便地方每
一運官給付一張令其星夜前進若至徐州收糧

部官處照限查考違者痛加究治不許輕縱慢事
亦不許因循拘留難點致延遲誤其徐州儘至臨
清臨清儘至德州儘至天津天津儘至通州儘至
此例每年九月終仍將各糧船通船互知交付隻
數并遠限遲慢官員備細開具揭帖呈報本部以
憑查對察究

額兌糧米每年造冊繳戶部等衙門查考

戶部題正德十五年四月內題
准事例歲奉初次兌糧之時就令軍衛有司在彼會同遠
冊五本內開報年月日某府州縣官與某衙所就

運或政兌正糧米若干隨船耗米若干折價補對
若干水濕加增米若干一留可司隨船一送漕運
衙門一送戶部二送京通巡倉御史如非新所納
糧先完就於造取通關之時倘細開具沿途及到
倉花銷使用揭帖并一應文卷徑赴巡倉衙門
美照例前項原兌數目有無餘剩多寡兼以道單
完欠分別督否等第照例依
欽定事例量為點陟舉劾某有美餘銀米責令盡數交收
太倉銀庫作正支銷仍取倉庫實收結報此係部
史楊百之建言本部依擬題
在事件今後會造文冊合無仍添造三本一送京通巡
督一送漕運衙門一送盤兌官處各收事查考

差官通州查理船糧價

戶部題正德十二年三月內該給事中張大性題
本部議

常運要卷八

九十七

准監兌官到於水次兌糧完日將糧數脚價行營運官
照數查催另造公勘運官一員嚴實運軍二名協
心看守糧米并脚價銀兩公同隨帶前去沿路隨
宜支用附青明白其本部備運郎中遇有水次
過糧米腳價運船過江炭炭價運不許遲誤到
之後聽新添添查等中問若有虧欠之數
就於經手官軍下照數追完補陪情犯重者指實
奏送問察料近奉令到漕
查實一節合行議處

運官犯贓查例問擬

戶部議擬題
運糧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銀兩及什
物軍上財物至十兩以上者問罪各降一級二十
兩以上者降二級三十兩以上者降三級至四十

兩以上者仍降三級發回本衙帶俸差補軍不
用其跟官書家人等拉稱使用等項科索軍士銀
物侵欺入已至十兩以上者拿問邊衛充軍各錢
運回過准務要待往同用過財物造冊一本呈送
漕運衙門稽考今查前例不拘科銀多寡悉照立
功贖衛後例部分等第輕重其罪與前不同今照
正德年例行

有司正耗糧米不許折納輕賞

戶部題弘治十三年奏
准官軍漕運特正耗糧米照數交兌不許折收輕賞及中
途羅運違者軍餘欠十石小旗五十石總旗欠一
百石以上者俱問發邊衛磨坊自戶欠三百石千
戶欠五百石旗牌欠一千石把總都指揮等有欠
三千石以上者俱問發原衛帶俸差排若總欠數

漕運違禁人

本人

多總督漕運總兵等官另行奏
請定奪原書官糧費代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官今查司
例以為太輕故人易
犯合照律例問斬

運軍許帶土宜附搭客貨參酌

戶部題查得舊例每艘船一隻許帶土宜二十石
又見行事例內一條漕運船隻除運軍自帶土宜
貨物外若附搭客商勢要人等酒麵糯米花菜竹
木灰片器皿貨物者特木船運軍并附帶人員悉
問發落貨物入官其把總等官有足時一級罰衛
帶俸差操令行漕運衙門并備運部中及巡河
史管倉管決管閘郎中主事毋李終將修埋過河
道工程擇辦過橋草錢糧備運輕重糧船數目
與夫小程深淺課由造冊奏繳仍報戶工二部查
漕運衙門查考以為各官任內政蹟若有仍前

巡撫政者聽科
道官咨訪舉劾

咨議理刑衙門回報公文

總兵官領任隆奏查得比先年間漕運衙門原有
刑部奏差郎中或員外主事一員問理刑名遇有
官軍犯罪從總兵官交詞劄發理刑天順間始添
總督漕運都御史副總兵官會同都御史劄發問
理各呈詳發落此
祖宗舊制萬年可行且臣欽奉
勅內明問運糧官軍有犯拿送理刑衙門或巡按河御
史問理照例發落近年以來問理主事有大違守
如掌乙
勅多部詳議合無今後詞訟問結呈報御御史處詳允至
日備摺呈總
兵官知會

漕運違禁人

九元

給發沒官銀兩造船解事故違軍

總兵官領任隆奏查得漕運自正德六年遭流賊
焚劫之後加以水患頻仍軍脚高貴而倉家收受
刻剝使用大索軍軍大困積債數多逃亡無算愈
效愈敵之難與後緣漕運重務全在足軍足船臣
當查照得每艘運軍十名多者不止五十七名少者
止一二名甚至全無一軍在船者案行官補每歲
各衛所到糧軍士出自有司不可不備軍備丁盡
人絕委實可懼至於漕船船被盜賊焚燬及遭風
水次派沒漂沉或被旗軍盜賣者甚多軍曾具奏
補造奈何軍民料價連年拖欠更無運軍窮苦
無底船只待將料派派各管
河等官一體查訪禁約施行

勢豪放債查新行

戶部題查得見行條例內一條凡勢豪舉放私債
交通運糧官挾勢擅拿官軍運打凌辱強將官糧
借還私債者問罪軍衛官發還衛系軍屬有司
考修口外高民運糧官索賄治罪正德十二年四
月二十二日又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廣運官軍借文信資利上加利為害百端自
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少俱不許還以蘇
清運官軍困苦以後再借再放者聽清運都御史
巡按巡倉御史
查例索賄重治

禁約攔阻運船指勒軍餉

戶部題江西湖廣浙江三省兌運糧米每正糧二
石外加耗米六十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
七十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十二升折
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齋江南直隸并江止贖

清運運卷八

一百一

州等府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十六升又加兩
尖米一斗共計米六十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
餘米二十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齋江
北直隸府州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四十六升又
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五十六升內除四斗隨船
作耗餘米一十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齋山
東河南兩省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三十二
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四十六升內除二
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十六升折銀八分亦謂
之一六輕齋今通州泰將奉例裁革合行議處
欽奉將
管理

蘇州文糧耗米則例

戶部題巡洋官軍兌運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本色
糧米每石兩尖加耗三斗蘇州文糧加八升正

四年會議題
正兌運加耗三斗一升正德五年會議單內止開照舊加
耗三斗正德六年漕運衙門查例具奏議戶部會
議題

准兌運加耗照舊三十蘇州秋支加耗減二十每石六斗
正德十年議年內照舊開為因循至今令行改
正兌運每石照舊加耗三斗蘇州
止收耗米六升不用一尖一平
清理河道不許民船越幫

戶部題查得近年以來南北民載船隻往來生假冒
權要差造欺誣張行旗號攔阻別具懸掛牌面虛
張威勢欺誣運糧等情聞座甚至所司管河等官
與之通同打放即中主事又不禁約河道被害糧
運就運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轉行管河管洪管關省泉郎中主事嚴

清運運卷八

一百一

併所司各特該管河道鄉稅巡歷遇有缺口上緊
築塞泉源於漫溢法挑濬開庄補置鋪舍脩蓋酒
洞販運樹株栽補凡河道事體一遵舊規其民載
船隻止行者聽呂梁管洪主事南行者臨清管關
上車按月各置簿籍遇到駕記鄉貫姓名編成次
序彼此傳運除運納供應軍需錢糧驗有官給明
文外其餘但係官軍船隻房爰於舵上大書號數
字樣仍用油漆以備雨濕擦損混淆之弊并給與
是帖一張收執跟隨運船分岸魚賣而行如九一
以前每打糧船十隻無打民船一隻至十一月初一
日民船驗於徐州灣泊不許入開打放北來民船
十月初一日以後亦不許進開面待運船過盡方
許放行如有仍前仗勢懸掛牌面張打旗號攔阻
刑具擅動擄掠不聽約束執號強搶開庄擠塞河
道防失糧運有聽巡河御史管河郎中或買補或
雇充民船運糧年年如此愈累愈嚴臣聞得稽受

犯人錢寧等家財不下數百萬兩皆聚斂天下民財當為天下之用況今水旱捐仍軍出因苦將來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查漕運實少并見在不堪業糧淺船約有若干計前沒官銀兩量穀撥發前來工部軍差屬官二員請

勅提調於走木地方買料一併營造定足給軍領駕并催徵軍衛有司各年拖欠料價以備添補共事故運車兵部事差屬官二員請

勅分撥前去南京并各都司衛所逐一按籍補運齊足發船駕運其間委果丁盡人絕照例造冊差官徑抵原籍官司清發解補事完之日各官將造過船隻用過銀兩催完料價補足運軍造冊奏繳後

補給運軍月糧不許運官侵尅

漕運總奏

一五三

都御史袁繼德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漕運軍士頻年勞役寒暑暴露天下至困莫過於斯所望有獨行月報極救而已近年以來節據各總衛所領運官呈稱有三五月或七八箇月甚至一二年間全不支給至於各軍行糧亦相連年拖欠者家口缺食軍業無辦妻子號寒命多不保時欲使之出死力挽重舟以濟千里長河亦難矣該臣畢會具奏行各撫按官區處補放至今無聞者數多況近年以來各處地方災傷起連錢糧往往催徵不足盡貯存留糧米糶補是以倉庫空虛月報無所仰給如蒙

查催各有司拖欠原借水次支運倉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准徐陽德四倉糧米原係民運該倉庫船轉支運納弁各所官軍行糧之用近年以來節因地方官場改兌糧米徵辦不及該漕運衙門具奏行令官軍暫於四倉內支納抵豐初之年聽各有司照數徵補運倉詎料各該官吏一日防撥之後即如蠲免置之度外全不經心且如去年以及今夏各處地方亦頗豐熟所可米且徵收或有已徵在官者而捏作未徵通同欺隱那移出納以補別項支銷致使各倉台很多拖欠已往若奉

轉行各該撫按官今後但遇災傷於水次四倉借糧支運若欠年豐熟即便照數徵完運赴該倉上納補完以充前借之數仍聽戶部管倉主事著實

漕運總奏

一五三

申明盤詰之例

都御史俞謙總兵官楊宏泰奏得共熙元年欽奉勅諭官軍運糧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賄賂狀甚悞之共武中有令許其於運糧官軍船內附載私已物件以自資給今後仍聽官軍於運正糧之外附載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運

勅諭順常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河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成化二十一年漕運都御史馬文昇復又申明以爲定例正德八年欽奉

武宗皇帝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生後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

事例許今量帶土司貨物以備儲蓄利或軍項支費計部某遵行與通運衙門款此續彭漕運衙門議奏該戶部依擬共聚數家穿河例免右徑運行遠依外近年以來江南江北運船俱經小橫二處賊匪過關打劫洪開盤調潮漲直抵京通資費多端勞苦萬狀軍船往回多被所在軍衛有司巡捕管河巡司等官司不知前項節奉

欽依事例不分土宜貨物一緊攔阻搜盤拘留客商其將各軍行李木柴糧餉一空以致搬運艱難轉運虧深為不便如蒙乞

勅部再行申明

設江船以濟貨運

都御史俞謙謙奏為官場宏泰侯長淮衛運糧指揮使孫興呈稱江南兌運糧米舊例俱各民運至

運糧人

一百四

瓜莊與各衛軍船交兌自成化八年更改木次漕運渡船俱不下糧江北衛分派兌江南府縣水次糧米者每船備撥旗軍一半守船一半到於各木次聽兌有司另出過江脚米就彼雇船裝載行之年久已定規先年有司徵糧時交兌亦早船無留難人皆樂從近年有司徵糧過期官軍船下候日久以致船戶畏難避趨旗軍兵民交裝只得以枝河小港率竟雇備又被地方居民或豪強大戶趕打占留隊陽致訟官軍欲雇無船生計連帶甚至有司管隊部運等官自知糧數未完做時剽掠趕載延捱追徵稽留月日又有爭新積官軍會集拔船乘機嚇詐虧費多端致起爭訟如蒙乞

轉行各處合無自嘉靖二年為始將應天廬州縣松常鎮等府民該兌南京江南江北衛所官軍者聽各把總官預行各該府州縣官撥提捕等官約量本州游該支糧數用船多寡各於本管地方

二年

不許變賣拆毀壞船

河道照數扣留船戶陳官旗到彼軍衛有司公同議價購過江脚米兩平雇覓轉運不許虧損脚價致令怨嗟餓餉脚米仍作過關挑盤之費若衛所官軍仍前強提撥詐地方勢豪仍前趕打占留應拿問者等送所在官司問罪應

奉奏者轉呈漕運衙門施行

戶部題成化九年工部題

每歲督總兵等官轉行各處衛所特運糧官私料造船隻每隻出印信文憑一紙開寫原編字號料力打造緣由付與駕船旗軍收執運糧如遇糧完某船損壞不堪整使明白告知親管官齋就前項文憑并不扶結狀赴大同關提舉司告委撥官匠相看是

運糧人

一百五

官就將文憑收銷附卷官船者今拆卸帶回該衛或清江提舉司交收自造船隻聽從發賣仍送通州地分竹木局照例拆卸抽分并行張家灣巡檢司掌司巡視但有擅自拆賣官私船隻從獲到官轉送法司問罪追船并板片入宮正德十五年又該御史楊百之題戶部議

准漕運衙門如過運船開空之時務將前查理驗實放行及行通州分守等官前去張家灣一帶密切訪查但有官軍通同無籍光棍盜賣軍船或勢豪之人強奪拆卸等項就便擒拿到官查照盜賣錢糧等因各從重追問明以監陪原船完日問罪發落其間果係損壞船隻應該變賣者許赴所在官司驗出給印信執照方許變賣所賣價銀送赴本管官員驗計轉送前船處所以備造船公用正德十六年議

後例行仍行通州巡倉御史督倉員外一體訪查

例苑

處郵運軍行糧之困

戶部議該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泰題本部議擬運軍行糧內漕江江西湖廣通洋四總照舊本處并本衛倉分關支外其餘衛分以難辦定例例合無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司府州縣目嘉靖二年為始生派秋糧之時將江南江北都山東北五鎮六總衛所運軍行糧比照九江衛事例管銀官每年預先會計扣算明白即以此應運某府某州某衛某所倉分米麥照數完就令民戶運赴本水陸監兌委官查算官軍實數照數兌與該衛所官軍作馬行糧多餘之糧仍令民戶運赴該倉上納一總出給通關執照如有缺少將庫藏官銀海石五錢折糶俱不許拖欠遲延漕

運軍行糧

一百六

禁革借債運軍

都御史俞謙謙總兵官楊宏泰奏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楊仁呈切見本總衛所運軍每年糧完回衛例該休息以待新糧領兌近年以來各該掌印指揮等官不遵前例任意借債或賤送賣馬快船或差撥私家聽使或上鋪守門應用有力者出銀買閑無力者輪流差撥生理既妨衛所無賴以致累累逃亡等因據此照得各衛運軍經年在外衝冒風雨辛苦萬狀幸得完報暫回正任休養沐養以候下半年領完今衛所官目不恤休養任意差占應令集治且不獨江北一總為然其各總衛

所亦有此弊如蒙乞

申明法例不許拘理該運軍官

都御史俞謙謙總兵官楊宏泰奏查得漕運一百四十衛所行運官目先年俱經漕運衙門選委近來例該戶兵二總會同漕司將把總指揮等官逐一考率暨能者在留在運該事者退回別差又經通行遵依上後今查江潮直隸衛所運糧指揮等官餘或等三十一員俱各不到任等語據本幫官旗或稱各官因事本管上司拘理者或稱經行在案推住者或管未別差重撥糧運者臣等雖經行文催取奈何該管上司不查漕例一緊拘留或徑自委官更換甚有中途誤因拋棄糧運無官管理者以致積年虧損旗軍運官官糧耗費無歸倉庫欠實由於此如蒙乞

運軍行糧

一百七

補造舊運船隻之關

都御史俞謙謙總兵官楊宏泰奏切照漕運糧儲四百萬石原額船一萬二千一百四隻每隻該運正糧三百三十石耗米一百三十二石名為四百料淺船以便裏河駕運此皆前朝大匠經畫良法行之歲久運無廢事自正德六年以後漕船有被流賊燒毀者有被河水暴漲漂沉者

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經過洪南碼頭折損無存者加之官軍督損正糧因而益費以致運糧缺少共二千一百九隻其該運糧所該分運糧米各有分派數目缺船頗少者分派築衛軍船帶運以致載重輕步長江大河一漕政務易為沉溺及入裏河水豚涸澁亦易淺闊漂失糧米不能完納是以有掛書之累或缺船太多帶運不盡糧民船動支輕費銀兩以充餉價運到京原未經費已費三分之一京通二倉運軍等項應用不足是以有借債之累臣已將缺船保由會本具題該工部議行臣等嚴督各該運糧把總官通查各總缺欠未補項壞不壞淺船各若干並直隸南京中都江北直隸山東遼洋北直隸等總淺船備行清江衛河二提學司本部委官主事查限依期補造如或工料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另催辦足數應用隸江

漕運奏

臣等

南江西湖江浙湖廣等總淺船備行各該巡撫總辦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查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交接衙門設法撥補足數應用過限一年之內補造完足是荷
奏徵等因施行到臣查得清江衛河二提學司年例銀兩共軍三民七料銀數使盡數徵完止設打造年例一分之數其缺少船二千一百九隻每隻該用料價一百兩計其該銀二十一萬九千兩民辦七分該銀三十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三兩軍辦三分該銀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九兩各該地方受傷軍士在管月糧多南施久巡撫等官豈能稍懈前項議處未免又為虛文則今運政廢壞急之務在於船隻除嘉靖元年秋糧家進計銀一百四十八萬石見在船隻扣報運與前項核未目前得以少缺船之累其嘉靖二年該起運本色秋糧四百萬

石上有見在船九千九百九十五隻該運糧三百二十餘萬石實少船二千一百九隻該運糧七百餘萬石將何裝運且糧出於民船是於官衛所官軍責在出力挽運而已今船缺數多貽累庫儲預費難責不能完糧掛書累債苦不勝言逃竄死亡莫如其數是皆缺船之所致也若非預虞補造給軍領運至後一年漕船愈缺漕運愈累不惟掛書累放之弊難免將來萬一誤誤大計所繫誠非細故如蒙伏望

聖上修念漕運軍國重務兵食攸繫乞
初月工二部從長題處而項缺少船隻該用料價合無詳南北二京并江西抄沒犯人田產變賣銀兩給發緊急照數給發清江衛河二提學司并湖江浙湖廣江西三省及南直隸各府知縣此無事之時分撥打達期在來年秋冬時月完備給與各衛官軍領運以抄沒之私財充漕運之公用實為相應或蒙

漕運奏

臣等

不敷惟便於太倉銀庫將折糧銀先借一十萬兩給發各布政司并清江等提舉司買料打達仍行杭蘇二撫分廠於船料銀兩照數扣還庫使漕運船隻不失原額茲啟官軍不致負累而便於漕運遠限之
奏矣

存留輕資以備運軍應縮支用

戶部題該總兵官楊宏泰照得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湖江浙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一六耗米照例折抵輕費銀兩先年但係各運官軍收掌聚多皆案隨便空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撥之弊掛書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逼公照拿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機變盡以革前弊銀離頭

大赦

存石銀多漫益京儲掛欠官軍倉廩遇案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幸得越息前項輕資仍舊盛銷印封至通州奈將處查算算用計算其餘扣收在官其各衙門船經過水儀二項及沿途遇淺起刺并置辦隨船什物器械支使往來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舊優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如於繁雜扣算餘剩糧米以補其數除下輕費銀兩以為美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樞卿為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有餘車錢三十萬緡或說樞卿獻之樞卿曰此公家藏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奉以為市權錢宋宗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權本數百萬緡充貢於露元部侍郎自是來者競尤特有進獻而樞卿無用失其大

得失悉載史冊仰惟

二

國家說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報餘銀以為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七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冗刖可以少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民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額所得多也則輕費兩係耗米以備沿途賊糧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賦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糧餉之至計用蔡京之敵欲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取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進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機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如蒙乞

勅戶部合無通行各總衛所管運官員沿途遇成不許勒

三年

申復舊規以清漕運

漕運要義

三

總兵官楊宏奏會同都御史胡鑑議照衛河提舉司造船木料先年俱於儀真地方收買回廠打造後因不便奏准官軍領價自行前來議其等處打造相距衛河路途往往無官管束潛踪搜覷荷且成就既被官軍侵耗料價又為匠作包攬故薄釘例不堪駕運今除事田賦所奏正切其弊若將年例該造船隻改令清江提舉司管厥主事監造查考事體相應其衛河提舉司係額設衙門不必運動人匠每名查照淮揚等府辦料則例出辦工價并巡北衛所軍三料銀仍令原管關主事徵完印封并將及年船隻旗甲每年春正月秋九月二次順差官軍領解清江國買料厘面其板運抽分銀兩不必取上臨清征復徒勞就行清江原上事交官帶領別項支銷其船打造完日駕赴江原上事交官帶領別項支銷同除銷仍照漕運衙門舊規另造衛河船號格眼

補遺造完口銷註如此則船易監督軍無遲延而
錢糧有稽庶為允當其湖江西湖廣各衛所船
隻原係民造軍領駕運後改軍三民七辦料官軍
總領自行打造行之年久法漸廢生由是湖江
總陳瑞有說願團造之議給事中田賦又比例推
廣欲將江南江西湖廣三總各衛軍船毀壞團造
雖皆因時救弊之利不為無益然立法草創容有
未盡是以巡按御史歐珠復有此奏臣等考求姑
未奉酌事宜該有所見查得湖廣船隻木植及料
價銀兩多寡不同有用杉楠木者十年一次改造
連底船該價銀一百三十兩有用梓木者十年一
次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九十兩有用松木者
五年一次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七十兩有用松木者
西川木二等梓木者七年一次改造連底船該
價銀九十兩用松木者五年一次改造連底船該
價銀八十兩湖江俱要松木一等五年一次

漕運通卷八

百五

改造連底船該價銀九十七兩此外尚有運軍自
行貼助之數且料價既有差等則船隻自有半分
況距產木地方有遠近則至買木價有低昂以此
成造法久弊生有領楠木之實而造梓木船者
有領梓木之價而造松木船者則價必得欺於此
官旗船隻式樣底板厚二寸棧板厚二十七分有
底板止數一寸五六分者棧板一寸三分者鐵
釘每尺實該四釘有止用二三釘者石灰油麻俱
不及原估之數則料必耗減於匠作況一省各衛
運官中間有得人無幾不職恒多由是或船脫淺
不堅而輾壞或駕運未及年分而勢失臨完缺誤
難保不無散造之弊至於如此而勢不容不釐改
始有團造之議蓋團造誠為平體諒一可革前弊
但江西湖廣二省闊遠衛所星散必須將牛例該
造船隻旗軍通聚於省城雇運匠作少則工價高
貨而不能併舉官軍眾則寄旅之費不勝陪貼比

團造不便之也其民七料銀係該布政司派取各
府州縣里甲官吏勘事徵解者固有四循息事者
不無况經事上下動淹數月也至解司官旗候領
中開置無吏胥之勒索彼此之留難皆足以障該
裝運此團造不便二也其軍三料銀各處軍體不
一若係軍辦多銀月銀折納未免預銷預解月
糧未必得支緩急官銀無措若係運軍自辦則自
有米食木料俱可應用錢布時銀皆可折使便欲
類解前銀往往人請不願此團造不便三也今據
呈稱江西省下該造船一百隻因匠料俱遲至
運領兌之時止造完船三十二隻後其創始之難
及訪傳樹鎮并饒州河下之船遲其得至來年全
運上運但今年折色數多船修款用若至來年全
運木色年例該船多一時不得嚴督豈能併完
又未免壅滯清駛而任法久計不可不為深長慮
也團造之難亦又如此故復有散造之議然仁者

漕運通卷八

百五

利病相半難可偏廢惟仰斟酌人情審度地方於
分造之中而寓團造之法於用人之中而存革弊
之意斯可意後而久行矣合無通行各省并南直
隸巡撫衙門嚴督各該布政司通行各府州縣將年
例民七料銀預為生派定立限期俱在每年七月
內徵處完足封解該司知州縣一時徵解未完本
司務要另填報與該待解到補數如難司寫運
路途不便亦就實成本府州庫收支但不許延誤
徵解難支給有誤打道妨廢工力仍嚴督都司
料各衙門所軍三料銀請照江北各衛所軍三料
納完足聽解所在有司寄候候其各衛所軍三料
官不妨衛事預將及年應造應解每十一二月查
取到衙約會所在府州掌印官估勘明白將領軍
民料銀督督官軍隨便實本領正就於各該府州
空閑地方刻期如尺板厚釘密扣脩完固仍會
務照原降式樣丈尺板厚釘密扣脩完固仍會

司軍印官准潮江錢塘運南并杭州海軍船隻多
在蘇州打造亦就委該府軍印官各該省呈報
處巡撫衙門查照本署呈報運衙門詳候進
驗印如有不實查自實銀以渝改造軍印官類
併提問若有侵欺從重問擬仍預造本年例字
號旗甲格眼文冊七本綠報工部并濟運衙門把
總官及被索改造衙門各一本內存一本俾所備
照其餘候各及不能完造冊分繳註銷不許奸
官類特領出銀兩任意侵吞收買雜木聽奸
包造射賊分數苟圖完事造不堅固以致駕不及
包仍聽各巡撫查究從重問治及原驗所州官
員舉正如此則造有定所事有定規實免侵射軍
得少便而亦免於作舍道旁之議夫及查漕運
額糧計四百萬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
石成化八年該漕運御史滕奏
准特支運糧米就各水次領兌名為改兌漕司一向循守

漕運通考

下

昔規均搭分派軍糧運納除外河遼洋總下
旗軍六千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
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十
二萬五百一名每軍一名額運正兌糧二十五石
三十九升二合改兌糧五石三十一升共糧三
石七斗二合惟北直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
以盡瞻需之數每歲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
三百七十二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
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
正允者三七改兌者四十六上納運前不欠四百萬
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
濟以備水陸脚價制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十
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最近每石止
出一千六升折銀八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
運往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
制江江西二省每石四十二升江南各府三十二

升江北各府三十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
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齊京通二倉水陸脚價運
年與於正兌輕齊內吃貼完納領正兌之有餘以
備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
項規規俱經

先明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今兩要將
漕江正改兌糧共六十三萬石俱派本都司衛所
官軍領兌雖稱民糧與軍糧無異或因本都司衛所
但漕江一總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照依例
例通融均派正兌糧五十五萬二千四百四十
石六斗四升並搭改兌糧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七
石七斗四升共改兌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四十
石四升若將本總衛所事兌本省之糧則正兌六
十萬石而加多改兌三萬石而加少且餘下軍糧
一百七十隻該領兌糧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
三斗四升必須於直隸蘇州府州縣改兌額內撥足

漕運通考

五

完六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方穀
額數兌南京官軍既不可領兌別省之糧則制江
總官軍又豈可領兌直隸州縣之糧此未敢輕議
者也其制江總正兌糧數通該搭派改兌糧一
十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四斗四升共止改兌
糧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以足實有
運率之數尚餘欠改兌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五
石三斗六升必項添撥南京江南等總改兌米石
以充制江正兌有餘而補船數之不足方得完納
免使制江一總三六非舊有餘而便江清南京等
總二六輕衛不足以及非舊有餘而便江清南京等
蓋蘇奉長補短實亦通融之法此未敢輕議者多
也其官要將直隸蘇州府州縣改兌之糧因一說
但如江西布政司改兌糧五十七萬石江西都司
一十一衛所止有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名歲船
八百六十六隻該運定改正糧三十萬六千九百

五石三斗九升其餘正糧二十六萬九千三百
石六斗一升該用船八百餘隻用軍八千餘名
出江西無軍可發過年添撥南京湖廣江南直隸
四總軍船領兌若依所擬則四總領應往撥不知
遺下江西糧米應否彼處再添軍船自運再如巡
洋一總俱是河南山東二省民糧亦派南京八衛
江北五衛外省官軍領兌若以南京官軍山東河
南登復有軍可領一禁往撥若此定為通規不知
天到各倉更有何船運納若以外省軍船不便管
束交兌自有監兌官官法典具存恐只可以因事
而處事不可以因噎而廢食也及昭漕運均失轉
因更改徒使賄賂四倉支運以為政兌且送失轉
餉之意而貽直達之苦計今五十餘年議者尚敬
役之今又更調軍船則均冰之規又自足而變之
但漕規屢變而卒無定計時議紛出而要在善後
緣前項二事事體重大非臣等才識陋劣區區管

漕運總卷八

百六

見所能悉也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大臣再加計處合無定擬畫一之
規上請

聖裁
聖旨是各總漕船都依擬圖造務要如式
早完不許延誤日月侵款料價

裁處冗費以節國用

總兵官楊宏泰同都御史胡錠議得漕運歲額正
糧四百萬石設船一萬二千餘隻駕運旗軍一萬
二萬六千八百餘名該自永樂年間額數已定南
京二總把總田茂分管錦衣衛衛軍餘丁共九
千一百一十一名把總王端分管旗手等衛旗軍餘丁
共八千九百九十六名每名均派改正糧三十五
七斗二合通計二總定運五十五萬五千三百八
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合前項漕運車先年原係此位

會運旗軍應得成化年間正軍歲差近故不足檢
補餘丁成化十一年該差總兵官平江伯陳瑄
題該戶部議各該運糧衛所今後不許將運糧旗
軍因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先儘補衛所城
及原係運糧正軍掣回跟官充當局匠等項內選
補若正軍如果數少方許將原撥餘丁照缺其月
糧行糧并

官賜
在京在外俱照本衛所運糧正軍事例關文若有
外故正軍歲後即今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月糧庄
支其各該衛所仍特選補運糧餘丁俱照南京戶
部所擬造冊轉送查考故有不先儘正軍及將運
糧正軍因故掣回改差妄將餘丁照缺虛冒錢糧
者該從南京戶部及巡撫巡按等官訪查得實奏
奏提問等因奉
帝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後因歷歲既久外故數
多各該衛所掌印官員不以潛運為重故違前項

漕運總卷八

百七

本例得空閑及別差旗軍不行撥補往往往糧將餘
丁頂替中間將軍掣回避重接輕及將餘丁納贖
圖糧難保必無因循歲久正軍漸少餘丁漸多耗
費京糧該如該部所議照應查處但恐中間亦有
無軍可補倉撥餘丁就數比之撥改充食糧亦有
間及查嘉靖二年災傷折限南京兩總實水本色
糧四十萬五千餘石俱於當年三月內會派各
衛定撥軍船於嘉靖三年正月內前去各司府派
次聽候領充去訖其開辦有餘丁已歷上運錢糧
經手難以退回其折充歲久有在衛軍船三千七
百二十名俱令辦納糧料不分正餘每名出銀二兩
四錢以備打造事故船隻內餘丁折充江蘇年例
辦料軍餘六百五十七名亦照軍一體食糧相應
一併查革但前項辦料大糧八年以前係是四川
爭處派納核撥於糧銀等料給電全造軍士所
陪補者不過暗船什物家活而已自成化元年以

運籌總案

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州二
 衛添撥旗軍一十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
 共缺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偷裁運三十萬石舊
 額仍為遞洋總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
 減以餘軍因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
 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京分高上船
 江二總就以前程二八衛官軍添入江南京分高上船
 不過壩亦各存與過江米六方却將原該一二裁
 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
 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
 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
 糧通前仍為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分江蘇
 二廣德總撥充餘船方撥江門至若利江等總軍
 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算派運不至大害俱在舊
 不必藥為更張其改撥遞洋行糧查照舊準比直
 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州二衛俱照淮大二石

急補淺船償運

八斗如此京水軍軍人斷得以號近領兌江南之
 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枝運糧亦
 往來督兌之難則速近通均水程順便而
 運不致耽誤且行糧開米亦因得以少省矣
 都御史李銳總兵官楊公泰奏稱十二總共二千
 一百九隻係節年火燒漂流事故之數一向
 船缺行未曾補造已并缺船緣由會本具
 題請該戶部郎中趙振泰前因俱該工部覆
 題嘉靖二年四月內欽奉
 內廷完陸總給軍裝軍除缺運外近又據江西
 總劉軍等呈報通南共缺船二千二百六十六隻
 查得湖江西兩湖廣江南四總該於各省司府衛
 所打造山東北直隸遞洋三總船隻該湖河從舉

運籌總案

司打道
 中都南京江北五總船隻該清江總司官查造原
 議清運使徐官銀百兩造船一案該前任都御史
 俞諱詳准安府府庫各年積餘各一兩官銀一萬
 四百餘兩行令戶部查在存儲自官銀一萬
 完都御史俞諱取回京近該都御史少一萬
 府校寄各項餘銀一萬六千餘兩事據都御史
 揚州府通判章九思等呈在案等因奉
 周都御史胡錫又轉江蘇原前項缺船一案
 之限完造不及六十餘隻如通州等處
 八十完隻實缺船一百七十六隻
 左等衛亦各缺少數多連年災傷並
 銀兩用船稀少故得苟且充事即今
 通若全運本色見在船隻止報裝運糧三
 餘萬石外有糧八十餘萬石缺船裝運通糧
 有違

奏乞
奏乞

工二部從長議處轉行各巡撫官員先將太倉節次發去銀兩督併各都司衛所原委官員將在年終造完先給十分罷歇缺船解回轅補成造以備備運此外缺少不足船隻聽令把總官開報各巡撫官上緊措置務要船兩足免致誤事惟復先儘自運銀俸歲豐戰補足下隻以上不必民運聽臣等通融另撥仍待通造完備之日將用過銀兩造過船隻各另造冊

奏緣廢船運有船交充船誤誠為便益奉

聖旨是鄭良等并清江船廠領過造船銀兩有無侵蝕情弊着備查下落務要明白各總未完船隻還行各該巡撫官嚴督造完給軍領駕不許延遲欽此

漕運道奏

一百三

十五年

議處黃河大計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天下之事利害而已矣去其害則利可興也臣欽

勅諭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堤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所切嚴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堤防處所切嚴督各該官員勘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用工作急修理比修河事宜勒內該載未盡者伏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欽遵臣查得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而

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上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洛陽河內之壩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經高下之分水無傾壑東之勢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接邙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於壩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弊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淤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此蓋以河雖治而未嘗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雖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漸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

漕運道奏

一百三

謂神水者尤為無據然於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於之明日於之今歲於之明歲於之於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下連雨不晴河水之漲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老堤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不見其累歲之浸灌乃以為神無足怪也為照河南山東及南北直隸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排渠各置鐵柱并鐵尖鉤使泥沙與水並行既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

之處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既湍急而泥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風雨可藏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需費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瀾漫之勢殆不能免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或議咸池或議耕種使得遂其安養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水患將臣所奏特

該部再行查議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按察司副使張翰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畧遠近動支河道銀兩酌量數目打造上中下三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錫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時常小淤或先年積淤或因瀾漫勢後河道新淤即使督率人夫挖築船隻量水之深淺用船之處則用鐵錫伴泥沙隨大而去河道為之通流風雨蔽於斯宿食在於斯至於捲埽去處即係

黃河通志卷八

五

水流傾瀉之地傾於此者必於彼一體扒浚使水歸於中流則順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越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縣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使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水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即今水忠順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黃令各該管衛有司掌印管河官員調用人夫或將河道銀兩雇募各修築高厚堅固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致斷流接濟運河且分披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運道亦有益矣

議處漕河急務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軍國之儲必資於轉運河漕之設貴在於通故用入圖治則選舉之法在所當重而因時制宜則更張之道不容少緩欲錢糧之無弊則當慎出納而嚴稽考之條圖工程之所當急而先者也臣欽奉

漕運通志卷八

五

初諭近年沛縣楚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汛各官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凡修河事宜務宜預為籌畫欽此欽遵已將運河一帶於歲去歲督率各官調用人夫挑濬河道俱已開通地方雖自二月以來少雨臣乃疏濬泉源導引諸水接濟運河即今糧船載行無阻

計開一任才能以舉臬政查得山東地方一帶開座漕河全賴泉水今查泉源通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管理所以分理主事之任也近年以來因各處山泉水乏漲大風揚沙以致泉源微細泥沙將泉源泉水漲大風揚沙以致泉源微細又有因水漲衝決河防致水散溢不歸運河

漕運遺案卷一

官夫

之無用每年雖有滾泉之名全無實效要之官不得人耳查得該府管泉同知見今員缺行委該府首領官帶管合無推選廉能素著官員前來管理庶官得其人而賑濟修治之功可以責成泉政其庶乎舉而運河有濟矣
處開座以均水利查得山東地方一帶漕河俱設開座蓋因地勢高起水流湍迅先年相地設開以濟之耳百餘年來地勢水勢不無小有變遷通年管理官員又因陋所拘乃致宜於此者不宜於彼臣今姑舉一二處言之如天井關至在城關止一里三分在城關止趙村關則柳里是以一里三分之水而欲濟夫柳里之關則柳林關至南陽關止一十二里而南陽關至穀亭關則二十里是以一十二里之水而欲濟夫二十里之關也其他開座間亦類此雖是相地設置而太過不及不應如是之甚是以開河之水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多緣於此合無聽臣督同各該官員逐一相度詢訪中間應照舊者照舊應改設者先為土壩以驗其宜否如果相應則與工修開原關官吏人夫即移此處舊開且不必廢但不務開俟其年久行之順利另議則水均平而給集無阻誤矣
砌開壩以垂永久查得運河一帶有益設減水滾水障水開壩及牽路橋梁而未曾設者有年已設止是土壩未嘗石砌每遇水漲衝去淤年勞民修築者有已砌石年久未修前缺者及沿河堤岸有緊關應用石砌去歲而未曾砌者據州縣倉取石匠議定工價於河道總局支給附近其赴就近山場採取大小石塊應用使各處開壩橋梁及沿河緊要堤岸俱用石砌不惟工程

漕運遺案卷一

官千

永固運河得濟而人夫亦免煩擾之苦矣
一治湖城以裨運道查得山東一帶運河固資泉水通流而各處昭陽南望蜀山馬場伍丈安山等湖城俱係受水去處可為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淹沒地土反為民害又或被入侵占收利肥己無補漕河之反為民害又或查勘前項湖城被入侵占者青金退出還官督率額設人夫周圍修治堤岸俾水無散漫挑漕淤澱開闢運河有水則停水無散漫挑漕水則放水入河其地勢高者則駕水運濟以爲定規如此則泉源有助而運河其大濟矣散嚴稽考以革姦弊查得河道一應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多借那借侵欺無從查考間有事發者又監追不完近該臣議處通行山東河南都布按三司并南北直隸各府及臨河各州總貯以便稽考爲照前項銀兩若積貯年久數多稽考未至未免仍爲各衙門那借侵欺不得實用今查已有二十餘萬兩尚未查明況前項銀兩俱係百姓膏脂乃不得充公家之用而爲姦貪之所侵盜積弊已久法度安在合無聽臣通查前項銀兩見在的數明白各司府州牧聽候河道支用不許各衙門指以別項名色收貯倘致浪費因而侵盜如此則侵漁之弊革而錢糧亦得以實用矣

乞留積水湖櫃疏

總理河道都御史王廷選據山東布按二司分守東充道右參政王應鍾曹漢儀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分巡東充道金事姜廷頤會呈爲備奉
聖諭事據兗州府准本府知府莫如善管河同知王恒州申判鄭憲忠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周會關行據李

總管河判官賈沛鄧縣知縣何繼曾單縣知縣陳嘉謨壽張縣知縣宋時俊管河主簿史節陽穀縣管河主簿楊堯哲等拘集地戶南海等弁帶領老人陳世隆等親詣安山湖分投丈量得本湖周圍共七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五分治堤堰大小缺口五十五處共長三百九十四丈湖內高阜地三百八十五頃一十二畝稍高地二百八十五頃四十八畝低窪地二百一十五頃一十二畝不等各據實查明外為照前湖邊各水深三尺二尺不等各據實查明外為照前種但湖之建設本以接濟漕河初未必有曠土而積民之漸遂成高阜之勢由今日觀之固足以召佃遊貴有先事之防也緣事體重大卑職未敢擅便合關本州轉申定奪緣由到職關行到府准此又准本府

漕運通志卷六 一百六十一

管泉同知黎天啟管糧治農通判王嘉會關行據汶上縣申准本縣署印本府檢校李三錫關稱會同委會濟寧州判官左祿李金鉅野縣知縣俞一中魚臺縣知縣魏朝相城武縣知縣林嘉謨濟寧衛經歷陳等遵依各帶丈量得周圍一百五十處共長七十五萬三千零四十畝損壞缺口二十五處共長七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八畝一畝九分一釐四毫水退鑿露水長易淹地三十八畝七毫六釐水退鑿露水長易淹地三十八畝七毫六釐水退鑿露水長易淹地三十八畝七毫六釐

關本縣申乞詳轉報緣由到職據此職等會同查相同外合關本府轉達緣由到府該本府知府其通判王問及本府管泉同知王恒通判鄭憲忠東昌府通判各官親詣安山湖南旺湖二湖覆行踏勘相同明白外會看得安山湖南旺湖二湖

初運河之旁原有積水之湖謂之水櫃蓋河水乾涸則放水入河河水泛溢則洩水入湖後來湖堤漸廢湖地漸高臨居百姓遂從而占種之父子相傳為業民固不知其為官地有司攤派稅糧雖官亦將以民地視之至嘉靖二十年

欽差督治漕河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兵部王侍郎按考圖誌清查疆界題奉

欽依追復舊制不許軍民復種今奉明文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

欽依將山東安山南旺一帶水櫃餘田給人佃種辦納子老職等公同查得前項湖地皆積水處所不但低窪去處水所不到者今查有前項數目合無暫令居民承佃辦納子粒及查前地肥饒又無別差比民地不同相應每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每畝納銀一錢以俟每年每畝納子粒銀五分解部仍將舊堤缺口逐一補築完備新佃地土之外或再築一小堤或深挑一大壕以為界限舊堤照舊存留舊堤之內為召佃之地新立堤壕之內照舊為水櫃栽以柳樹立以石界四面沿堤每三里設鋪壹座每鋪編夫一名仍設巡湖老人一名令其督率各夫晝夜看守但有盜決堤防走洩水利者照例問處萬一河患莫測照舊復原制不許占為世業久假不歸如此庶幾河得湖復濟運民得湖以養生似為兩便再照各湖中若有葦草魚蝦菱茨等項自然之利一向聽民採取今若量徵課稅或亦可以抵召佃地土之利似亦可行等因申呈到道奉照先准布政司咨照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一日抄蒙總理河道都察院王都御史案驗准戶部咨前事仰即行掌印官會同守巡兵備等道選委風力府安山二員帶同公正丈量書算手人等分投若千頃畝先行冊報仍查照原行定議應否變賣召

漕運通志卷六 一百六十二

佃呈報等因案行到司定委兗州府通判王嘉容照
各該州縣掌印等官行司勘勘前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又
抄蒙本院案驗前事仰各道官吏即便會同汪郎中
陳士事督率兗州府知府莫如善同知黎天啟通判
王嘉容暨臬司平判官知府熊淦刑官賈士壽張縣判
縣士鄭煥齊平判官知府李祿李銀野縣知縣縣
中濟率衛經歷陳篤及管河王簿等官作速將南
旺湖內水面闊淺丈量周圍畧若干里分頃數俱
據實開報取各不扶結結若干丈尺高下并蓋圖貼說候
本院親履勘施行等因蒙此各道依案會同汪郎
中陳士事督率各該委官及添委兗州府管河同知
王恒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問東平判官知府李鐸
知縣何繼官軍縣知縣陳嘉謨魚臺縣知縣魏朝相
城武縣知縣林嘉謨壽張縣典史謝廷金陽穀縣典

漕運通志卷八

四、

史李仲弼張鎮巡檢張獻景分投踞勘丈具結造冊畫圖貼說仍行莫知府會同各官議擬停當具由呈報去後續據各官呈將踞勘過官山南旺二湖周圍界畧里步并官阜地畝湖內水面平闊淺深各數目造冊畫圖具結呈報各道會同工部管河汪郎中管閘陳主事王徽湖邊漸成高阜山南旺二湖原係運水閘歷年淤積湖邊漸成高阜山南旺二湖原係為鄰湖居民盜種嘉靖二十年因河道淤淺淤積部侍郎王以旂督治漕河清查水櫃居民盜種之悉奪還官周園築堰以嚴湖禁迄今湖遵守十餘官丈勘二湖窪下見成水櫃者安山湖二百一十餘頃南旺湖七千三百三十餘頃其高阜之地水所不到處所堪以承佃者一項共四百三十餘頃俱係水櫃之地似輕棄但近奉勅諭令召佃亦無妨濟重務並行不悞似可通所據各官會議暫令利運濟邊並行不悞似可通所據各官會議暫令

鄰湖居民照舊修築佃地之內悉係水櫃或淤湖查
令管河官照舊修築佃地之內悉係水櫃或淤湖查
或立石界明立湖決有妨水櫃者俱照先年禁例開違將
敢有侵占盜決有妨水櫃者俱照先年禁例開違將
平萬一河患不測照舊查復還官不得私為甚其
湖中草魚蝦菜茨之類一仰聽民採拾利益甚多
未嘗徵之今議立法量徵課稅以解戶部亦足少補
邊餉之用緣事體重大各官未敢擅專調詳到臣據
此案照舊衙門前事准戶部咨該吏部尚書吳鵬條陳
該部等銜衙門前事准戶部咨該吏部尚書吳鵬條陳
臣等議無甚為國忠實各驛成造鋪陳費多徒資侵
剋各省解送兩京曆日以充私饋顧查明數停革戶部備行
各該巡按解用載省座船馬匹革革冒濫關文兵部詳
以稟盡行解用載省座船馬匹革革冒濫關文兵部詳
議來說按察司知印軍官立功傷軍民人等充軍納銀
贖罪不惟其餘依擬行各項銀兩著各該撫按官查取

增補通志卷八

下

徵解不許延誤欽此咨目將山東南旺安山一帶水櫃退出餘田查勘應起科者照欽起科應變賣者估價變賣子粒價銀速解部接濟邊餉等因准此欽此案行山東布政司會同守巡兵備各道委官將前項湖地高阜處逐一丈踏及行管北河糧中後陸續南駐京主事陳南金各招人承買田種去後隨隨郎中汪弘主事陳南金揭開報召過山東兗州府東平汶上等州縣止有承佃人戶將思孫自成等一千各數目緣由前來奏候布政司委官丈踏緣由未報又該臣准行守巡東兗道右叅政王應鍾會同差延順兵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督率兗州府知府項湖地丈踏明官莫如善黎天啟鄭奎臣等各報諸決爲盲人犯南潯擊問及行郎中汪弘查究并將湖隄補築外該臣議得經

<p>聖天子端拱於天下之上 國家興安於億萬年之久不大有賴於漕河通利之力 我蓋惟茲漕河之通則用力省而取利博而當特經 禮陳之臣為謀遠而立法備貴在後人能世守之耳宋 禮陳之臣為謀遠而立法備貴在後人能世守之耳宋</p>	<p>京師我 千艘萬艘連櫓接柁晝夜牽輓以實</p>	<p>國家億萬年無窮之利者也臣考 初亦藉海運歲入不過七十萬石永樂十三年尚書 宋禮平江伯陳瑄經營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漕河 至今為利每年四百萬石之外遠邇方物商民貨賄</p>	<p>天所以資我 通河者今濟寧漕河是也元雖創開未究其用此殆 運抵直沽轉漕而北然孝元史歲有漕流而潮橫漕 卒不啻數萬終以海運未便而會通河之議起矣會</p>	<p>國家建都幽燕撫鎮方夏而南司庶府供億之繁大軍 萬姓仰給之衆非資藉東南不可也勝國時漕運所 從之道一由江入淮沿河至封丘縣陸運一百八十 里入衛河以達於京為力甚艱而輸輓不多一由海</p>	<p>國家之事者當論其大不當論其細而變已成之業者 當先其害然後計其利臣惟 萬姓仰給之衆非資藉東南不可也勝國時漕運所 從之道一由江入淮沿河至封丘縣陸運一百八十 里入衛河以達於京為力甚艱而輸輓不多一由海</p>	<p>國之大計莫重於漕運而理漕之要務莫重於河渠今 南旺安山二湖議欲變會名臣已欲遵施行似亦 可以無言矣然以愚臣過慮此事若行未見其利謬 謂耕當閑奴織當問婢以彼所職守算計親切不誤 耕與織也今臣所職者河漕之事也河漕所以以行 而無廢者水櫃之力也臣是以晝夜思誠有隱憂 過計而不能已於言也今據各官所議欲要將低窪 時水高卑召佃一節不過以邊沿缺乏已經會議得 此兩全之說耳以臣愚計似亦非使臣請究始終得 失之故言之凡等</p>
--	-------------------------------	---	---	---	---	--

<p>皇上宵旰之憂 勅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為經理以旂至此訪 究弊端建議修復官湖築堤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永</p>	<p>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梁河又徒費而不 以黃河南徙而洪益濫其特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 淹沒逐致運道枯澀漕艘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 以致湖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置小水櫃以免 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時被人掘堤盜種認納子粒</p>	<p>國家黃河之利宜其饒我今四湖具在而昭陽湖岡先 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 等湖夏秋水發則水俱滿溢足以濟運惟先年安山 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時被人掘堤盜種認納子粒</p>	<p>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十七年為 年黃河之利宜其饒我今四湖具在而昭陽湖岡先 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 等湖夏秋水發則水俱滿溢足以濟運惟先年安山 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時被人掘堤盜種認納子粒</p>	<p>城山七級之間如置水堂砌之上升膠而不可行非借 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牽輓即 則其潤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 泉之水灌則流不濇則伏而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 泉之水灌則流不濇則伏而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則其潤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p>	<p>軍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有遠於此者以與民取征賦之 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見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 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 泉之水灌則流不濇則伏而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則其潤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p>	<p>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 任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 櫃即湖也非湖之內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 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啟閉故開閘 條倒一款凡故決盜決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啟閉故開閘 山湖安山積水湖各堤岸為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 軍調經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 入裁蓋以利有不知各湖有遠於此者以與民取征賦之 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見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 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 泉之水灌則流不濇則伏而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則其潤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p>
---	---	---	---	---	---	--

久素常盜種決隄之民盡行開墾驅逐不許佃種以
致弊端題奉
欽依
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侍郎王以旂請復官湖之意
豈有歸於民而不知認納子粒之為利哉以
國家漕河之利有大於子粒之利百姓固可恤而漕河
失利尤可慮也然自官湖議後後而東平汶上之民
垂涎湖地何嘗一日忘情耶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
中水落露出萬草地上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
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防不可開且小民姦
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
國法頃者議復官湖已事懲愴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
令種辦了糧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
水漲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是所名
水稻者將來為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河漕何所賴哉
今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
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

漕運通案

一百二十四

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取此
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率拋棄而不顧湖地止認
納子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
民也昔東平州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
府隱占地故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
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
其辦納子粒保全湖隄耶今據東平汪泓主事陳南
金召佃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兩
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
兩有大利也今每午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
於
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
京師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待較而知也况既有損
於漕河而取之老民寧又復以計微利而仍與之耶
為費又不知其幾注年山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

議費銀六十萬兩又未必比能成也今之欲種湖地
者乃倡為水入而不能出之說戶近親歷各湖高
於河沿六七尺春夏水濁無備各湖之水以濟河漕
況各湖原備水車各三百五十兩若遇盛旱亦令車
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語
湖體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臣民亦有賴焉蓋泰
山迤西地漸窪下每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
祥鉅野曹濮奔注之閑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漕
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浸衍湖漕外皆納糧
民田也若隄防湖廢則水將浸衍湖漕外皆納糧
濮善張之閑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
害者將幾千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蠲法有故
姦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
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蓋今之漕河等則人之喉快也咽喉少塞則百體受
病漕河少阻運餉不繼則

漕運通案

一百二十五

京師六軍萬姓百司庶府何所仰給至此時而欲再奪
民已種之田追咎臣不言之罪亦何及哉況今修復
湖毀大木運行所需水利難消滅亦令入河寧止數湖
而已是以臣晝夜思自顧職守而不能已於言也
但查議復官湖之後盜種之民已逐而復入盜決之
阻雖築而未竟方欲斬次修補以為存後之圖所宜
沒沒從事者而又何以修補為哉伏望
皇上軫念漕河重事留神省察乞
勅工部再加詳議如謂官湖可行乞另行山京撫按衙門
會同巡河御史再行加計議務使復舊得宜不為他日
漕河之害方可施行如謂既已議復難再召佃以誤
國計仍行臣嚴行管河郎中主事及該府州縣管河等
官查照先年侍郎王以旂建議議事理逐一舉行應補
堤岸逐一補築務令堅固鋪夫尤人看守或有應動
錢糧另行題

請庶幾一勞永逸可垂永久漕河有賴矣及照各湖漁獵之利自設湖以來一向任民採取習爲故常今各官議欲徵稅似亦可助國課但湖地既禁而不與而又議分其利小民頑犢恐有不堪然採取任民官不爲制則強弱相爭或生弊端亦未穩當應否徵收通乞詳議以便施行緣係乞留積水湖權以濟漕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漕運通志卷八

一百三十六

漕運通志卷之九

漕議略

渠有變遷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後臆見出而議生焉議成而君行之謂之命否則空言也是故噫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嚴焉詳曰詢于芻蕘孔子曰多聞而識之知之次也乃輯漕議略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

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

漕運通志卷九

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

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宋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徑皆言達河以紀其大帝都之

道

丘氏曰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城當特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

按此奉猶

其畧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鐵道數千不輕致輸力或越諸侯而遠調則發微至無狀也不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發遠者也不有五百里而於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發遠者也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寸土地欲自負之輸將起海上而人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待唐宋以來然也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蕭選之法亦未講也劉琨武帝官多使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常特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之不足下議

法多不得不講
 官多而不加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蠲
 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
 民少則可以豐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
 民之策莫先於此

晉讓矣言其畧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
疆里土地必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

疆里土地必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照防

小水得入陝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不得其所休
 息左右遊踐其隙而不迫大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上而防其川猶止兇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
 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吾爲川者決之使行吾爲民
 者宣之使安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防百川作隄
 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順山齊地卑下各隄
 去河二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之趙魏趙魏亦
 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盪至
 而去則填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蓄積官宅遂
 成聚落大水時至澤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捐去其
 域排水澤而居之濕漏則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
 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人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
 間此亦前人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都陽東
 西互有石隄使河水環百餘里間河隔西而東隔東
 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
 黎陽運倉幸救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六山東簞金提

增補通志卷九

勢田麓塚墓以萬數自趙魏起經晉將曰若治此水林當
路者望之故壑龍門關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墜斷天
地之性止入人所造何足言也今陳年治河之費
歲費且萬萬及可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
以堦所從之民寧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候神人各
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無患故謂水
尺之地哉此功一且可定民安千萬無患故謂水
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於荊州地使民得以既田分發
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取術也今可留口以聚爲
堤多築水門其水然亦取術也今可留口以聚爲
安荊州渠首盡偃此水門旱則開東防下水門竟
荊州水則關西方高水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於加肥
其水更爲固板轉輪船便分三利也民曰道治謂之
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
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得淺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
漢也

永初七年安帝調渭水縣穀輸教倉虞詡爲武都太守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驛車具載僅五致一詡乃
自將吏士幸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水開漕船
道以人僦直顧僦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
萬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都艾行陳頴以東至壽
春艾以爲田渠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益開河渠及通

漕運通考卷九

漕河之道可以大積軍糧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

晉謝玄爲前鋒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
難用都護閩人璆謀堰呂宋水樹柵立七埭爲派堰
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龍伐昌黎渡遼曹茂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踞
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

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麗季龍將討慕
容銳具船萬艘自河入海運穀旦千百萬斛于安樂
城以備征軍之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水旱之備詔於
蒲陝號能伊洛鄭懷邵衛外許洛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陳州置常平倉華州
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瓚於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漕運通考卷十

五

運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後
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
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
山陽瀆以通漕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
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雖出於租更無征防緣
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揚州

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碍須停當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文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擲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

漕運通考卷九

六

倉內停貯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克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原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貨費敝公私無益糧卿爲

京兆尹京師雨水幾糧踊貴奏白宜省庶司屑從令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身在營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梓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備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爲觀米微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少得安若今寧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

漕運通考卷九

七

前少有饑乏降詔募糴貽親文計救其危急且猶不及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當國大計不憚劬勞爲下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庫常有二三年即無憂矣今日天下輸丁若有四百萬人每丁出錢百文充陝洛五十文充營寨費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若能開是漕計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

人不使河漕由是所在停漕。四月既淹遂生饑盜臣
請於河口置一倉納上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
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
屬水險則於河岸傍山車迴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船下貯納水通既運水絕便
止漸至太原倉汴河入渭更無停漕可省巨萬巨常
任濟定冀等二州刺史詢訪故事隋亦在京師沿河
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以此行用利便實深帝

入統事以耀卿爲蘭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自淮江至京以來險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使始置河陰縣河清縣置柏岸倉三河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派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倉真倉入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

又言其不便停費

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足官糧而所用僅儲
蓄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皆以爲費也今
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
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歲運不過三十石
糧及上運人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
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
又吳所造歇船支江船二十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
一綱每綱三百人篙丁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
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辛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
易轉運粟百一十萬無半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
也其所費乃大江大河而也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運於窄淺之漕渠何所以能無官軍陪償累債窮乏無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累債窮乏無
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割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
幸而沈溺頻輒於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葵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過河爲淺之弊岸上過淺而復昇
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已封不致散失不幸
而沈溺撈而得之不至全失縱有既溺亦可用也如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艚中宜加
之艚板之上護以竹簾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
置量加大之可用數年有皆用囊如竹簾益多何夫
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皆用囊如竹簾益多何夫
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所失亦爲省矣

崇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運自滬入汴以兩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都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其國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諸侯從建封徐州劉濤安上從之則

今徐州設兵備亦類此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糧事宜狀

其畧曰益募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發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因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相言夫聚人以財而

漕運通奏元

人命在食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地於積財而務密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鑄於積食而蓄於貨泉若國家治安錢穀俱富本然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資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利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課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奢之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餘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可奏停水運者無幾錢至使郊畿之閒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餽舛相壅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畿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成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費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凡與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穀

資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諸州米時常糴一百五十石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石船脚入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十總費錢三百五十石其米既糴且陳沈為京邑所饒今據有司月估每石只糴得錢三十文而已耗其九存其一饒彼人而傷此粟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理者每年從江南湖南刺其中咸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咸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餘四十萬石送至涇陽輪約臣詳開可除太原倉倉儲餘之資蓋因往來蘇旱關輔轉輸難在造作押之稅微元瑛罷運之失運請每斗轉運米一萬石以貯京師北至中途切運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船船江淮新

漕運通奏元

米子倉並後堂納糴數輪以貯運頗亦協計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之費所司但慮舊例不許充原山運米七年積數並廣臣近勘可除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等處充盈隨便盡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聚耗損增甚縱經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開計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修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爰在京米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定量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并雜糴至太倉糴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之數是當糴運二千一十萬石之資足以和糴五十萬石較即時利客運務則壞糶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輸臨時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久之念始慮費用不以

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害米利不費功於當代不流
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皆均沐臣今所獻慮近於斯
或所運之數以實爲儲倉轉運之路以備特要其於
軍需必免貽誤舊例從江進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米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米年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進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清水州縣每半八十價出
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半猶減時價
五十文以救貧之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
將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
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
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十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於東渭橋及太原倉
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一萬石之數並其餘尚有錢

漕運沿革九

主

一百一十二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
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
見墾之田約定所糶之數得鳳翔涇陽郿亭廣郿涉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鞏昌
除炭支旋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
百三十二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歲時價之外更
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
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十萬六千貫文
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糶所於江進糶米
及成運米脚錢諸並委轉運使折市絀絀純絀四
色即作般送赴上都邊地早來欲藏任其若待此錢
送到即收收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絀
絀到便令折還其而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絀
四時並依平估價格和糶人仍取度支官書及車馬
錢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
使并展支和糶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糶各量人

戶墾田多少先計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糶者亦勿強
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糶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點分於當管城望之內揀擇高燥
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成
年固倉窖等收納封閉分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糶
具所糶數并收貯處所開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
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
之用米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管既富
邊備自修以計則有備以計則有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之食以欲糶則不爲食將所選欲糶者得
以遂其謀感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
抵安邊之本原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家而發私
情備當力以務之況今不撥一人無廢百事但於
常用之內收其耗費之資百萬歲糧主食邊鄙又南
動糶糶乏之利存乎其間此益天錫陛下
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漕運沿革九

主

論汴水疏鑿之由

按此因歲豐餉糶其輕重亦或可行之

張洎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谷入於大河大伾即今砥柱
是也或云至孟津東過洛谷入於大河大伾即今砥柱
乃於具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陽武東引入
滎水其東北流至于襄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傍西山以東水勢不便流溢夾石碣石入于渤海害
所謂北過滎水至于大陸澤水則濁漳大伾則洹水
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齊川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
與河水往後相承受也齊川公孫以廣河右准一河
存焉今其東界至齊川河是也禹及於於於澤下分大
河爲陰陽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儀縣西北

在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述自漢明帝時工景修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將水軍法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墜築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蔡陽縣東逕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絕及不知所所在而河則自中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府州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源又絕所謂汴入河者率由蔡河經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台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掘呂梁水以利運漕蓋諸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也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諸百武

漕運考卷九

十六

陸縣入于河陸河連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界東流經原武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爲今運道云

論回河

蘇轍曰臣爲戶部右事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出適當中外衝要不繼之時日夜憂懼常慮敗事切見左藏見給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累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相足之愚法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拒邊鄙經駭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人計不支雖使桑羊倒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駕下乎今者聖恩二聖慈生恭俟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歲雖幸西陲凶災早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虞憂危人困窮災聞歎嗟唯有黃河西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後

在二萬人當聚積等物三十餘萬方以河朔災區缺之餘而典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恩聖意均和民心持召此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聞回河之議已廢不行臣平日爲憂雖大役而立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策觀權能大役而立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又有隙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過而獨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急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而能改者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師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回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後不知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愛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觀借商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

漕運考卷九

十七

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日御河涇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息蘆以止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一自虞泉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策慮聖慮祖訓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濟東勢如壓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禹在東御河自瓌南經北京漸歷諸鎮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壅塞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禹利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一順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議今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地雖使如議者之議今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深溢及敗秋日濱河數十里爲之他田收十倍奇居山家以遊累八粟米之利比之他田收十倍奇居山家以遊焉徐民習其事不其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

亦如此遠為陝防不與之爭正得漢晉治河之舊比之故道咸省兵夫其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之地性惟所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思真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廣界中坐舟為累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南低北徙之患而海口深淺勢無從移臣雖非目見而謂此方之患者為臣言之界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海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竊以此三歲資之議者則謂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築被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朔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

漕運通考卷九

六

宋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奏言

其略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面八達之地非如西秦天府百二之固洛水九州之山來襄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宋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瀋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厚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遠周漢之舊

而梁氏是因魯樂是而處之無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贖師旅依臣師而為國家則是今日之禁渠依兵而立矣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上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漕米可運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難也果豆恒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大城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二色糧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已今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五士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餉之餘以饋國子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眾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萬里之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解漕不入太倉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諸君多矣臣恐議者不巳屢作政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

漕運通考

九

元祐間龍圖學士知揚州蘇軾奏狀

其略曰竊謂欠折之本出於榷酒當困之由起於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累年之闕公私所蓄去七此利害之根源而地他皆枝葉節節如蠶吐絲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於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科于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罷罷只乞明詔後運使實以虧贏而為之實則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運使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實以虧贏而為之實則益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稅之數為額也今者抑欠盡以折倉價填而發運使不使包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

雖有萬數庫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解司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數而發運司獨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運司歲運額解計到京次折分發以定般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解運弊害其累有五一日發運司吏作弊欺受交怨不公二日諸倉庫對作弊出入器器三日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日諸押解使臣人員作弊減刻在大錢米五日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蝕網稍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諸網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手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京朝官兩員為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還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同住不得過十日以船

漕運通考

三

為辦字常任道巡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故以下罪許決使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稍使臣人員弊害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定及欠折分毫為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有政果必大有益

按蘇軾所陳綱運五弊切中今日當職者宜思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宋朝歲漕置倉於真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

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真泗楚轉輸之倉江都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復滯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

運之未皆是民工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遠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航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者卒輟有番休今則處處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澤之停船艤之衝激陰雨則慮泥濘淺澗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損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庫米有暇而文移又借以充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般載鹽之法于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况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漕運通考

三

元以江南運不便乃通海道漕募分二運

丘氏曰按海運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便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高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蘇江州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道矣海運之建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比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東至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以黑水大洋遞成山之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少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甫行風信有時即溯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

耳雖有風清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二年會通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會河通利始罷海運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稅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特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相宜今漕河通利歲運克稽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之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警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值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當運儲情之糧雖多而征戍卒自少錢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運儲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募元人海運之故道通海運而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稻舊河運而以漕西東湖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皆知預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畏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平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船必爲首縱其所如若夫占風候陰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曰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主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晴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亦無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

海運通卷九

三十一

言廣東海路至潮東高近且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撥米客元史載順帝七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歲遣戶部尚書賈卿本行福建以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卿爲此後陳友定亦自閩中舟運運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廣濟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不但兩利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河

立丘口通州陸航至都城僅五十里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驛驛凡二十處所費益亦不貲今廢墜已久廢費以來諸驛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艱難凡今積水澤即今海子都在都城中於城之內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議欲使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輿

海運通卷九

三十一

河運利害略亦相當以欲復舊須於城東鑿大潭積水以爲停泊之廣引水自城西入濠山北轉東南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壩以司啟閉仍於河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驛諸渠中水非滿溢不容自度舊驛以東每驛一旁必爲月河以容候驛之舟如此無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便但道路之間每過霖雨泥濘車輪陷沒驛驛蹇蹇不便此建議者恨之所以欲復舊陸道然自永興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其弊費支允之極已有加耗耗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爲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開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道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

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足道通青浦金者皆許作
斥鋪矣此則民居既遠城河散行水易測而泥易淤
運道自然不致深陷又於中道設一堤築小壩以
例百廿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廢壩
斥鋪設牌大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路大車入門免
其納鈔石備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所入以
為賞贍石備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
人等從公量定脚價分三等補乾每石若干陸兩
元澤若干必使照不相虧則數矣
因定例如此則輪輓通利所用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
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稅開河之
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何漢然
開動經旬日有妨兩歲之計且又每歲設官衆夫官
俸民糧已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
源聖基修築坍塌導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種文
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

議止於國計

未必無補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慶塔峪河引一
畝七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而南入舊河
每十里置一牌以時察度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司
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擇泰錫為之俱派自白浮村
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四里築水臥引十二
處為牌二十有四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
水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灌都民陸陸之勞公私
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舨蔽水大悅賜名
三運

至元二十九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金節白倫

河之水含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
牌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季三寺至通州三
十餘里河道淺澁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
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

浚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麓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
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築水利因覽白浮麓
通州至都河既引渾水溉田於舊牌河既引渾水
二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
河一畝至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東
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

漕運通惠河

三

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
十步壩牌一十處共一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
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成於二十年
之秋賜名通惠凡役軍一百萬九千一百二十九
區五百四十二水三千一百九十九役官囚徒百七
二計二自八十五萬上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餘糧三
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
下皆親操斧鑿為之倡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
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成若干萬民不勝其苦
至是皆罷之其壩牌之名曰唐源牌西城牌二上
在和義門外西止一里下牌在和義門外西止二里
下牌在和義門外西止三里下牌在和義門外西止
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二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二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三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三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一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二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三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四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五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六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七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八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四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四十九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五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五十里下牌在文明門西南

莊通州二上麻在通州西門外下麻在通州南門外楊尹麻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碑二上麻在萬德庫南百步下麻夫上麻有城成宗元年四月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麻有城一千五百元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究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初建時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俾仍用舊名提督麻改名會川海子麻改名濟濟文明麻改名天津通州麻改名惠和籍東麻改名慶豐利楊尹麻改名津通武宗元年四月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麻始發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日俱敗然後預力將見不勝其勢今高永固計宜用碑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三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麻座全籍上原白洋一事等集之水以通漕

運道卷九

王六

連今各枝父諸李觀權勢私決堤壩流灌稻田水碾園園致河淺妨漕事之禁之奉旨白浮攬山直抵大都運糧河堤限泉水諸人毋挾勢倫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黃河北徙

余聞中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高之匯故河皆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太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多河支大有所有而王時河始南徙說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兼文景富庶之業而一賴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自魏子邲次而其流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首是其委之多河之

大有所寓而方有所分大抵側合於禹所治河者也其而說東都至唐而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徙在度時又東南而入于淮也之河患與武備皆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皇元迄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漕南徙黃河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漕可圖以寧之洪南東漕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處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可以河也河則汶水也微微則吾南河相之亦不可以河也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于渠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議

運道卷九

王七

宋韓愈曰此哉河決不治已深矣之既達乎軍政事鬼卒齒史中丞李某體部尚書奉不乾沉雨珪及乃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諸用米之者乃下水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蓋則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然曰大教腦兒譯言十里有一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大教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為亦賓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蘭之水南合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於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水復之東行又岐為九派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四百里始發渾濁而其流益大矣甘恩東北鄙有大山四特皆積雪曰亦里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目九渡東行可二千里真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閼閼閼閼二地至哈刺則黑赤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經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貴

望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
磧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餘里矣其
水也既遠其注也必急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
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各山至於大伾大伾門
下麗二渠此載之高地過降之水至大伾橋為一
河趨碭石入于勃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
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
河徙於碭始改其故道九河之並漸至壅塞至漢文
時決陂囊東濟金隄考武將決陂于東南注鉅野通
于淮泗凡郡十六害及渠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
勢其益橫也連平宜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後禹故
道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後入于千東縣德棧等河後
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
又決於鉅野及東郡金堤之潰竟入平原千東濟
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
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當難以悉

澤道通考

三

議至于宋時河之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
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滿澤
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注以隨其勢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十里悉為巨浸民生孽
溺比古為尤甚矣若後入舊渠河使之水流復于故
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其敵與
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始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
全屈矣治河之要孰喻此然而開闢之初其水泛濫
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山地中行其害財成天地之
化必資人土而後就或者不知達以河決歸千大壩
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誤事者也
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
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
瘳乎雖然此非海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黃河故道

按景灝北議作干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
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
出千闌一出積石唐元魏云得河源于崑崙蓋
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漢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
蓋在崑崙西南蓋未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
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生宿河得之目觀也
景灝引援干詳矣若夫
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澤道通考

三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及昨城至
北直隸滹縣大伾山北入海即山東黃河東過洛河
至於大伾處地故魏郡新鄉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
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
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陂囊東南流經封丘入北
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
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
存將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侯封入山東曹縣境分
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今會
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
四度并沒沒後又決陽武西南東南南流經封丘陝
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通
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
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平縣合淮正統十
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為
平地其自柴陽縣堤至千東海口千餘里名金隄
自河內北至柴陽縣石隄築使東抵東都平剛西北
抵參陽縣下東北抵東都平剛西北抵魏都船陽入
自汲縣築隄東抵府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復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魏河隄在柴陽縣東南
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

拒處華城築臺皆名官渡在及縣東南現名
登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渡有

國制于祥符縣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縣

橋巡運所封丘縣置中祥巡檢司祥新莊二縣

封縣置六箇驛大商巡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大

縣置儀安驛長葛縣置新溝驛尉氏縣置陳州

定丘驛淮陽縣置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使而

年

治陵岡之日家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設之

近木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壩

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二壩暴水湧衝壩去十

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濟冰一祭追去

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於都城

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

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左丞許有圭言渾河之

水滿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淺易塞而不可行况

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

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瀟

急宗社所在豈容悻悻設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

未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

漕運通考卷九

三十一

用不貲而卒以無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東

谷即盧溝東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東南有十里

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里河經十

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為即脫脫開金口河之

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

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輦之勞三十四里漕司言

開牌河引渾河之水故通州河道三

餘里淺澁糧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

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

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

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既不可引

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紀事實相持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有言者欲開河通舟

塔輸河則輸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山泉通雙

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後值時亢

旱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舟不能通

舟漕司言因引渾河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

淺澁殊不知渾河二水雖引入新開牌河而其下

流亦必至于通州別無走洩其淺澁不能載重者

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致也至於脫

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致

壅於耳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於分派之

處為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使果水性急澁如

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為

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其

漕運通考卷九

三十一

元時亦多陸運故換運糧振舉司有車戶之設隸都水監漕司之言未必不惑於車戶之私因隋元旱而爲阻廢之計者今若不感軍議修復元之舊河導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于城之西於雙塔之開渠引輸河入無又於渠口置障以待天旱水微於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障口由渠以達於都城之西雨水漲決但令水東出障口由渠以殺其勢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漕之系長捷於運河之東岸而置障於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水微則開障以納水水漲則閉障而障之水由一障口來勢不全注旁又有障正如寧陽置障城障之法既下於塞亦不爲害如此惟大旱之歲舟不能行雨若時降上原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餘里陸運之勞其爲利可勝言哉况近京之地土性堅實水之所經道塞導引其法易施若以爲此河經歷時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是不然

漕運通考卷九

三

水性有定名利至易見其盈涸不當言不可卸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苟遇引有方未有不可卸利除室豈可以前人所及爲而遂舉不爲哉日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橫水渾軸壩流水則前人固已爲之而有驗矣有志於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具奏其畧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爲人順而成之斯爲大智我

朝廷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侈自真撫至通州海濤之艱險就襄河之便途附壩相沿岸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貽燕之詳甚宏遠而尚書宋濂平江伯陳宣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里原有神河一帶廢事設卒故障置官非無爲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題奏奉有

明旨而竟莫之舉行京師之陸餉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

官牆

皇城

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難一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於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驛海子合流於大通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慶豐元津通流等七牌各橋挑濬以時啓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數世之享其利者職此故也今此水從

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復曩時故道築庭諸水深廣處甚多則其流之出於外者微細而其趨於河者緣驛七牌相去五十里有幾而高低就險五十尺勢其直逐大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逐故易漲而難盈易洩而難聚所以未幾年間曾於此河般運大木即今營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若糧船一齊湧到七牌並啓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牌者水行之遲不如陸輓之速故寧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漕運通考卷九

三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爲無用之水

志終於未究實軍之苦終於不甦也爲今之計合無因七牌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又於其須各置減水牌一座晴旱水小則諸壩而不洩雨漲水大則疏濬而不壅每壩內置別船一百隻每壩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車輻牌價每兩八石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牌三十七兩五錢別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車價用十兩而船價用其三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木次

三挑赴京倉壩內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充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所節哉况各牌土石見存官吏牌夫見有不必添設再照大通橋至

陽朝開相隔四里二十九步舊有河一道今築城壕矣應不開通取自

上裁若

必為固城之計而不欲敗關此河則四里之脚價

費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

利縣一十一里長一千九百八十一丈餘前元舊行

神河通州西水門外小板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

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

餘步以今年春夏間奉將王佐督保運銀由張家

灣至通州東城門下城入通倉就倉解銀一萬三

千餘兩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裏河則所省費

多又止不於萬餘兩之脚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衙運糧多至六七月

內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輪數少泥濘

難行須用厚價僱車方有裝載性牲脚價使用不

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悞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

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清運通卷九

王

國朝

未舉開設立漕運簡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

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

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播動遂將此河廢堅不

行正德元年有建議者復舉興修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將率軍用銀二萬餘兩雇

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嘗抵京上納未幾使被前

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王督遣大木

悉由此河拽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牌

而上臣等愚見若將此河原設五牌少加修理渠

牌下板六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渠渠

牌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

百五十隻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

下官軍運糧到營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體

參將王佐委官督人擇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

糧米船上剝船運軍協力挽拽衆將王佐總為提

調催督速所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費
相同利江各壩盤船之法非或天晴亦難分雇車
脚水陸並進庶幾濟益區等句見漕運日困使用
日蹙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此河行亦可少殺車
脚之費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等於淮揚地方勸支漕運官銀雇募
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各將王佐處驗
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州脚銀以備下年
添造剝船并各牌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免致糧
木以防陰雨磨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勢要名
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敢倡率妄言阻
壞或別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參劾所行參
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今開擬重罪枷號
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謀自息而漕運可
矣行

漕運通卷九

王

漕運通卷之九

漕運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終始有興革非文無以載也漕亘南北數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記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見也輯漕文略

勅建弘仁橋碑李文達賢撰其略曰

郡城之南一水橫流於其方其源由兌而錫四渠沮如會而為河至渠乃大有一肆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而來者東西二途皆由此渡有功者歲為架木橋奈何不能堅固而寒

之際不免涉水夏秋水漲既相壅澗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為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命創建石橋橋長二十五丈廣三大為洞有九以醴水為欄於兩旁以障田者增建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寺為廟以資維禱經始於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十一月初一日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斯為記用示

政修廣甯石牌記宋聚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詔昭文館大學士之大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測水利泰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蓋西山水合為渠諸水為渠曰溝惠河貫京城迤運出南水門通通州低高麗莊之師為里二百視地形創為牌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川一土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牌版

勅建永通橋碑李文符勳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口凡四方貢賦由水運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國家之重臣也出州城西行八里許有河蓋京師之命脈也出州城不廣而水潦沮如舟楫之便之命脈也出州城橋或比舟為梁以通運往來者多致濶溺而運輸者尤為艱難臣等以是內官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臣等督工經度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贊漕事郭指揮詹事臣陳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泰等會計經費侍郎

臣王承和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安謂衆曰

朝廷建都北平建萬萬世不拔之基其要在於漕運運王國所資而此橋乃陸路之通衢非細故也宜各盡乃心以成盛美衆咸曰然於是凡羣材解衆工郭古興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緒橋東西五十尺為水道二道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鋼以鐵分水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皆以石為欄杆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聖世完固宏偉盛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告成於事而民歡樂之謂其聖曰聖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窮今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千人而人心踴躍歡折以趨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

撰其略曰

東坡志林卷十

直沽接運天倉庫古蹟公去魚碑柳貫撰其略曰

滄州導水記

大本撰略

通志卷之六

且民捐瘠涉萬里不測之淵出入蛟螭爪牙間幸至
此汝耶受將安歸之邪徒久逗遛淫蕩食俘老民
益因有司過不敏有所言先從交還澤寧監於延
有同憫民之宏赦者以餉千公公度其費無從出
酒辭焉即賸清萬戶府屬事以移殊沐陽則千編是
雖險然庶無萬費以厲民或募殊沐陽則手編是
自蔽處之泰然無一毫勉強等直千義無荒圃海舟
有貨東陽之名酒者司給俸食市以進公必受詩
若饒劉其直空能無所嫌也官屬吏民小過者必諄
切教戒而寬亮之雖蕭蕭宋始下辱於人而人亦服
其威信罔敢違下者以五月二日甫再越月集事
七月四日陽春於朝我民忘之云之云之逾遠且久而不
能忘顯有以識之貴靜不
後命謹述其辭以識如右

黃河既南九河故道遂以壅滯不與同歸獨行
一千里會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汨汨觀黃可伯
仲間耳根岸高於平地亦猶黃河之水不成旱虎牢
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津河為運道之末控引東南
居貨千億萬艘上供軍國經用致老相傳至國初
歲歲猶未安達自江南內附而後其勢日增至元五年
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灣為口者三潯悍噴激
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前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十餘
里南北三十餘里藩塞圍湖竭竭魚蕩析縣居之
民相與言曰涿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距海孔通水
行故地第有屯守小左衛曲防之無由徑達泰定時
鄉民呂叔範抗疏陳情素旨開掘以便民又有能要
以洩水繼有方令地族乘時開掘利達以後塞有能要
勇以備吾從富員鍾從之水入潞注海則還我壤地
而修我牆屋矣脫因不花者故余敢請武公之孫今
江西憲副岑仁公之手也以國舉上舍生取置宣文

清澤澤渠

五

開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為已任聞者壯
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堤破築去壅義民
所趨水亦隨赴始屯軍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
我衆有而赴彼自度非敵後巡而去大水之為民害
也久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奮於
事功而後不為災首義之力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
水可塞而來者未可上也由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復
也率可以修舊與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
遺後來同新民
百世之復也

南皮縣濬川記劉沂撰其略曰

皇元以水利建民生和木司官於是乎說歲以街河
清民開其渠歲至億萬計今之御河源遠水東
迤北流經長陵滄等州地而入于海南皮滄之屬是
也與景之吳橋東尤接境河水至足勢益大夏秋霖

南隄岸決隄其害愈劇不決於隄則決於野無處無
之邑東北去四十五里有郎兒口遇河水泛漲而受
所衝口之北華皆長蘆萬戶府軍屯地奉定防彼欲
導其利以力塞之隨遣邑民墊溺之患而華邑政者
典冊具載可考迨至元五年經涉十有載未嘗有
易之歲李河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職屯田者謂
易月決而無防縣邑不遑設塞之時懷來王公若夫
適力是也極言其弊奉旨依體開議以行民始不使
其言公既解家繼任邑邑有收服與念及此命曰河
水之所經或塞或決終無一定之規導善墮存恐
不諱又與日從為民計何謂善之貞取以示無窮使
然知是不亦三乎

通濟河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略曰

六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屬決河仰受北河
湯河諸河諸水下台自京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
蜀湘漢江廣閩潮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觀貢獻之
上干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倚之重也其水之失性
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
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諸如故事可之三年
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之今
逆之使紅屈勢不得達故决宜取險道改鑿使其順
下臣親視河西傍徑行二十里許可鑿引明島五十人
一月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張中發民如
所計之數課日興役以安道之如期興事遂因民如
道河下越焉安行夾河築防既崇則厚伐木以捍之
植樹以固之革險為夷事聞賜名通濟河少保吳

公屬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
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繼而始之易何也非
奉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
本於

聖上之善用人知人之明任之事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
君明王所以克興事功本不在斯道謹因知是役
遂准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楊文郁撰其略曰

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海內外罔不臣順次
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
淮嶺海以供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三百里舍舟而陸
車輪至御河使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
調道經往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水債輒
順難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有載底滯晦暝

漕運總卷

上

呼警行居驛然公私為病為日久矣皇帝方圖收太
平之功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効薛張縣尹
韓仲廉前太史遂源相繼建言文水屬之御河北陸
運利相十有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廉源
言為然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原按視之貞等
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情言
可聞之狀於是丞相相平合同修築矣且以圖達上
俞允賜中統緒幣一百五十萬給米四萬石鹽五萬
觔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二萬驛道斷事
官忙達見禮部尚書張體孫兵部郎中李處栗治之
貞等同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又西北至臨清連倫
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連倫
河共長二百五十餘里以六月辛亥決及流以趣之
河起堰師以節高漢完限防以備盡敷濱渠之民致
見泛舟之役於是須城陳城兩縣各壽縣各詣所治致
辭宜紀成績治渠使者以為順時大駕臨幸上郡

驛謂以聞上詔翰林陸為運河命
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

安平鎮治水之碑徐文靖撰其略曰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北河大流
決鎮之沙為渠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會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
年復太子下流十里許決水從之由東阿黃鹽河以
入千海後累勞大益廣至九十餘丈連河自東昌
而下卒多淤阻州樞不通

今上以為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飭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工伯臣陳銳總督山東民夫
役與之共事時夏山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較力數
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排食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岸
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告濟及冬水
落乃為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稍宜築東西二臺植

木剋表多施大索用船糴真土石鑿而流之壓以巨
埽臺土以實其鑄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
塞其外則築石樹杙果築而固之又於其南為石壩
以備宜節於上流為黃陵岡黃陵永塞則安平之功
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漸勢得急再塞再決再塞
咄咄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
安平又

漕運總卷

上

對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廟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
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竹木
以報計者三萬七千所鑿以勸計者二十萬四千有
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下
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怡爾二三臣之勞南此賜歲陳二十
四石兩銳如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二百石兩太
夏陞左副都御史臣院事分書其役者山東左叅政
張緒權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使事廖下為

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
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

勅臣等爲大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還河之利

國計所關而貢賦所資必由之所謂聚其大一而

共爲垂遠千銀雨而爲患甚劇之二載間發帑萬

平地化怨爲德衍昔之所難若其易然示獨何

聖天子致和之順之功而外臣竭忠宣力之効天道應

而地靈動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在

有專任方汲汲爲之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忘

乎臣故敘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王壩故書

勞令且微子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

安平鎮減水壩記李少師東陽撰其略曰

弘治初河徙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利集入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奔南大益決其東岸

遂成水患

中道南北道阻

人治厥事優特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臣劉人

當記茲壩之成竊考之治水之虞疏與塞而已矣
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屢興屢起往往亦以爲利
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重輕若驅役土石當水
之怒害多而利少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遑後患
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忽
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去水之患以成其利暫
勞而未遠費難不能無而用則博矣矣之善者水
欠之善防者水溢之二者不兼而有之乎豈家財
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勢迥不同
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饒餉調流墊背友而南顧者累歲非
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當夫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
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掩壩集
壘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
有者羣議喧闐皆欲棄而費終改而地壘順軌不逆
不順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壘順軌不逆

性以制物不使天以事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
之利銷未然之患職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鑿作
轍之覆而思成功之難修廢補竊以期不墜庸詎非
有司者之責哉馬平天下之事莫速乎可以爲而不
爲彼官成之大交來之譏遠望餘力而莫爲蓋未有
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汧江堤實以號版
認刻碑紀功誇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
明命後工始工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
巨石一萬有奇備有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
鐵爲軌萬一千他物稱之
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兗州金口堰記劉文和珣撰其略曰
運距兗城東七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障西
達濟寧會通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堂修築以通糧運都之建不一應之興廢亦不一
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後通漕運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
之交波濤洶湧即此無餘自宋崇寧壬午成化雖教命
官修固年能定歲庚寅都火工部官張盛克謙
祇承是任毅然期必於成道又官品卿泰公志弘能
督漕運克謙然以白之上以達縣以聞上下公卿
可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貴繼至復注意提督獎勵又
得山東少宰王公村之會憲王公廷言相與維持其
害克謙結草廬側晨夕生財其中十有四五應有方
與于成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月計堰東西長五
十丈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水口三尺斷水之
消長時其塔闊橫巨石為橋以便往來堰上復作分
水二陂堤以殺水勢城南北
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

兗州重修金口牌記劉德智撰其略曰

元膺天命撫方夏東南去萬里貢觀四方尤繁重車
輶陸運民其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
達于幽山是天下利十轉輸四之源會重於兗之東
門其東多大山水旁暴至浸為民患職水者訪其利
堤土以防其溢東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有
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及否比今近北改作二洞以解
閉庶不害下上聞六子可具議命下之日是祐成
年都水太監瀾閣分治山東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
於三月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河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屬縣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洩故為堰以蓄之水積則玄機引縱以
挽其舟之下謂之壩地下進則水疾廂故防以節

之水溢則起應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壩壩
官以司其務統壩閘之節而聽其獻訟焉兩條將時
則命值土堰具奔鉞以備奔機斷水特州則發
以導於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問
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
張侯仲仁以歷任詹事翰林太監三院管能其官且
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一月分司東河詔
凡河渠之政毋使故臣私毋但勢但威惟宜適從
有犯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聞其下聽以
輕重論罪則有所管侯其自水濟南南至河東極汶
水之源帶臨決防凡九百餘所歲底千理還即承
署治文書庫穴險陋更側立無所成底千累日余奉
命來此惟修築是圖頃以亟夫之室制千累之政役
徒百工何所受職下官羣吏何所聽令郵遞之老州
邑之長何所稟政刺揚益充深數千累供億之吏何
所視禁山戎鳥夷遐徼絕域窮貢之使何所為禮朝

海運總序

所重便何所止金乃會財下庫協謀于吏攻石伐材
為堂千故署之西偏隅陳斷深周阿崇宮藻繪之麗
文不勝贊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峻完
前列更令于兩廂次樹名觀曹殿三役之肆于重門
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殿外臨方
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連于大達高柳市陰周垣綠
城遠通嚴觀仰憚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恤公
偶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尊而政
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受稽在昔自丞相忠武
王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自奏功千海內
于篇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侯非樂修其治恭其
名以誇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
宜為而不欺後惟國家一口不可下河渠之利河渠
之政一日不可援非其人治渠者其人矣是役也首
事于侯至之明年其月日辛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

按此記曲盡今日建關設官治河之法見續文章
正字內但通誌圖誌俱未收故載之
以見元人開設之本意乃如此云

重修濟寧府河間記

命涪水天順改元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告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河而西者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去在城神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之歲先定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以下口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棄常通河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下時水三里許丁丑貴也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正奉

書

詔許之王末舉孫八乘代在官之料儲庫之積始事于尸

大以天井在城二閣前人爲之備矣月河上下一口
則未盡自前迄今皆知其不便今二陳啓之徐公武
之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藥者常全於
急發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遺

堤城堰記商學士輅撰

水縣二水齊名北水出濟南東麓將注出者曰泗水而止注于泗者曰茌南而止水時南方真融之味至濟南今舟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百年始自濟南架板安民山引水入濟蓋行二百年後始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濰清

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
究北築瑤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沭河注濟寧又下流
又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流南抵魯寧北抵臨清而汶
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
通河哉

太祖高皇帝

太宗皇帝遷都戶北爰命大臣視舊規築膠疏渠
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林潦衝決水盡流漕渠盡
涸臨災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咸化東甬工詔尚
書郎張君克謙奉

壩壓以石易土則一勞永逸何乃因脩焉爲經久計
 千於是齊大抹石首修金口壩不數月告成凡應修
 之需以一歲核不啻費核半數有餘曰斯堰既修
 還城堰亦不可已度財制事遂以言召選已而
 巡撫都御史牟公纘其成績極加獎賞隨奏保用

普濟通惠米仁

畢前功卒則以堽城舊址可闔少深艱於用力乃相

舊址院三計其地兩岸設立樁連河中立不繫絡比
 遠擇癸巳九月望日興車幸兗州府同知徐福臨陽
 正街楊逢耆民張命三張命治謝分領其役備材料需
 咸備明七年級每級上縮八十寸有一尺中置巨石
 堊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十寸有一尺中置巨石
 堊林木爲梁加灰以固之底度二十五尺面用石板
 雙二層廣一十七尺表一千二百尺闊秋口七各廣
 十尺高十尺置木枋落開過山水泛漲石板底從
 故道西流水退開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
 水陂陂二各長四十一尺順水陂超二各長三十五
 尺山窯分二水各廣一十三尺表一百一十二尺兩石
 路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拴楚口上橫巨石或三
 或四各長十餘尺河無淤米民病步堰成途過車輿
 有河溝闊引沙入光光於淤米民不能入茲擬來置開

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傍爲陽越
二亦用板啓開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開板以障黃石
清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之兩旁仍築石
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速不致南侵
光河免於淤澱之南新開洞九里引汶水通洩河
口運度自顧至麓皆堅鑿石兩開洞通運工於九年
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
數倍而民勞擾者欲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
得宜而事有方所以謂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
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充都守錢源徵予以記往處此
謙選自東甯語及修堰之役中心善之及克謙再行
予實從吏及今結用有成可斬於石郭昔自公掌渠
民得其利歟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
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予
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當之宜與人也天順
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後軼云

漕運通卷十

十五

堰城壩記萬學士安撰

元至元末以江南貢賦未達於都始從郭頤水議自
濟寧逾安山至臨清開渠數百里引水入御河直抵
通州時既即究東堰金口障河水西南由濟河至濟
寧以濟漕渠復即充北堰堰城障汶水俾南由汶河
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又於汶下流堰葦村障水
俾西南流匯爲南旺湖分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
寧終元之世公私漕販往來南北無阻者障二水清
之故也
國朝建都金陵漕運事艱所謂運籌策於塞殆盡矣
初徙都于燕冀感悉由海運糧艘往往存論及風濤特
命于江伯恭襄陳公按視舊規修濬之漕運後通第諸堤
以上爲之歲每隨築隨壞公因弊近今七十餘年
未有能圖經久者成化庚寅令山東布政司參議宜
與張公盛以都水事來治厥事下車即備訪故老

歷泉源樓壩悉得舊迹數日疏濬事不可緩至如條
築何可苟也遂首復金口方謀以石易土爲經久計
而衆輒紛紛阻撓甚至播獨於公公力持爲之數月
工就衆論堪息且服公有定見繼欲後堰城冬官已
概公旋矣識者太息壬辰山東大饑都憲左俞公已
奉受

命鎮撫茲土觀公成績數賞不已且廉公爲人力薦于
朝俾仍治厥事明年公至首視堰城泉口阻撓之尤甚於
金口之復公隨曰茲事奈何有不可爲第往住焉之
者無術或膠陳迹故耳於是度舊堰西南八里許見
其兩岸屹立根連堅石橫亘河中比舊址隘三之一
公奇之曰此塞天造地設以昭令曰者宜改置於此
遂十日旋告財計工以明年春興作至期淘沙鑿
石抵平自下而上發石凡七級級每縮八十萬九尺
下廣二丈五尺上縮一尋而面用板石甃二層中置細
石糞秫米和灰固之袤百有二十丈闊秋口七各廣

漕運通卷十

十六

丈許用板啓開水以候水水漲啓以應從故道流退
則閉以障之南濟漕渠兩端順逆各爲翅一一分水
五各廣二丈三尺袤十有三丈兩石際以鐵銳石
上下貫以鐵柱橫巨石於河口上各長丈許兩首與
面甃石接爲輿梁人無病淤堰之南新開河十餘里
隨地形深廣之引水東入洩河其河口運度自顧至
麓皆堅石鑿之凡兩越月始通漕開水流多沙少入
洩洩汶不能入公於堰東南仍置開爲二洞各廣九
尺高丈餘中分水一傍障翅二亦用板啓開水漲則
閉以障其漲退則啓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兩旁甃
石高大餘中實以土與地平行過水不得南侵洩河
勇致沙淤矣是役也自始事至訖工凡期歲又三越
月其完固比金口加數倍焉遠近官民來觀者莫不
爭美曰前此未有能爲承文計若是者非惟省勞費
每歲勞費寔能開
國家漕運無窮利益然非非公爲於任人張公長於紀畫

最克臻此。宛州守謝任錄君。乃狀始末。來徵予記。予不人公明。於知人可書。張公建此。備續可書。而錢君不及人。吾可書。遂次第書。為堽城堰記。若夫工匠役丁。提餉木石。鐵灰。林木。凡應下需。費且巨。碑陸茲不後。贊云。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吉日。宛州府寧陽縣知縣沐陽王瑞立石。

東泉亭記李主事承祖撰

節水王事江夏王君公大本

上命總治泉源。于東方。凡在魯齊之境。有泉水與漕河通。可以濟舟楫者。則麗之。歲中自東平濟寧北達于衛南。達于淮。漕汴泗諸泉。而會焉。分水濟淮。皆其力也。充之。寧陽舊為分司。間出而歸。則於是居焉。公大乃即屬事。東偏結亭。為亭。為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東泉。蓋不忘其所有事也。公大始至。披讀書。考圖志。周行案視。得泉源。通塞之故。親率屬吏。而程其勞。築者以

漕運通志卷十

七

濬淤者。以游燕。穢不治。翦雖而。爬剔焉。或種樹以固其址。或鑿石以補其闕。而又裁去其無益。而徒勞人者。環數百里之地。役夫幾萬人。時其作息。而收成功。如是者。二閱歲。及代而還。

朝有日矣。承祖過寧陽。訪公大本。坐亭中。時甚暑。父之清風入竹。飄然博几。席顧野花的。的含芳。舒秀與小山。間列於亭外。於是公大出。家醪洗醢。酌酒酬樂。甚固。謂公大君之派。立也。以有事于東泉。而遂以東泉名茲亭。亭去身頗遠。初木草相接。泥濘之勢。不絕於目。冷泠之聲。不入於耳。就亭而索泉。無有也。而強以虛名委之。無乃未可乎。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遠。東泉耶。抑東泉之不遠。吾亭邪。吾自蚤歲從事於學。得之身。而思見乎。時今受

明天子之寵命。有事於泉。夙夜在公。惟不稱任。便是懼固。常用其心於斯矣。而忘心。或乘焉。則食其食。而不事其事。君子之所恥也。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之。

也。唐事方殷。而吾東泉沛然。題之。同流共濟。使

國用有賴。而

明天子少。舒左顧之愛。吾始然。在吾亭。然後。較。耳。水。泉。竭。匪。泉。而。下。一。勺。之。益。其。以。千。金。則。吾。悅。亭。寧。豈。然。不。能。安。雖。微。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吾。亭。寧。豈。不。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誠。乎。吾。亭。之。遠。東。泉。吾。亭。承。祖。聞。其。言。而。題。之。曰。公。大。可。謂。盡。心。於。其。所。有。事。矣。荷。特。是。以。誌。則。他。日。所。以。可。量。也。哉。作。東。泉。亭。記。以。告。後。之。君。子。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湯恭將節撰其略曰

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後有泉曰珍珠。其源突出於山。其流環繞。收常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于橋橋之西。復有

漕運通志卷十

七

泉數十曰大口。小玉。滿。潘。液。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若。石。縫。西。石。縫。二。角。灣。等。泉。合。流。于。泗。合。于。曲。阜。之。河。轉。于。天。井。間。會。通。河。沿。達。海。永。樂。已。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璉。言。于。朝。矣。工。部。王。事。顧。大。奇。等。倫。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之。正。統。已。未。所。司。請。罷。是。舉。上。曰。泉。源。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王。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轉。鎮。等。領。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邇。是。速。流。不。便。者。及。之。留。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者。奎。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潔。無。比。污。濁。不。窮。余。聞。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張。紀。之。無。名。者。立。石。不。大。之。緩。訪。下。邑。之。少。是。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二。道。無。巨。細。皆。為。開。鑿。以。濟。不。通。茲。惟。泉。林。乃。崇。山。之。情。味。合。也。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劉大昕撰其略曰

秦寧州城四二十里許開平坡口者實西北分隘之
會城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時嘗開通焉倘天降
開水勢散漫皆度德期深為職守憂矣武二年中議
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陔北華雖所罕處冬
十一月省檄下委通判宜置開以爲歲久計十二月
朔同寅和府余芳通知胡處謙算議率任城軍周允
暨提領郭得全於河上視其舊口則上崩流悍不可
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
伐石轉木度工改作時水凍暫止三年某樹以棗果
柴如呈布實以瓦甃迤若砥平然後鑄張水枋數根
石板爰琢爰斲大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闕以鐵錠混

然天成關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十崇十一尺一百
止北東兩面廣一尺焉關之北東有石崇十二
尺西向城廣一十五尺有奇關之南稱是翼如也州
以得水之淵狀衝箭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十下貫
平橋以立懸板復於關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
藩巨濟州以轉折入關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棹
三月二十日告成詔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七
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十二徒
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五十二斫大小
七百八十有四鐵釘一百零五錠重六觔四兩
鐵釘重二百五十五木炭船重一千五百四十二
石炭船重一千四百四十二石炭船重一千四百
四十二石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糧粟則取給於
官餘悉因近荒二州任城縣鄆諸縣地土所有規
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
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斯雖重是役而主官周
官允衆多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盡述也
遂具載木

千石必垂
不久焉

重修洸河之記

沅河乃公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其源則出於
 泰山郡界蕪縣原山之陽斯而之南達於會同嶺澤
 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流也沅之源決也時霖雨
 作蔡濟壑卑溝澮之間合注而之汝洪濤洶湧泥水
 阻介徑入于沅此沅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米
 公疏自帥口至石刺洗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
 不疏其源源將安之也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令
 通之津從而理也度自石刺至吳橋南王家道口淺
 溢者更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泉平
 濟宰兼督厥役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
 月十日

會通河黃棟林新牋記楚

惟善撰其略曰

會通河聲浪洶洶絕齋計湖南復洩水故道入千柯
自岸抵河不千里分流坵畝放流不能負舟前後置
障若抄河若公亭者十三所達至師氏莊尤淺遊每
潮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寸退尺必費車
東運始議立障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
渠之明年期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牕間遂即其
地建之經始至正陵元年二月己丑說工於夏五月
辛酉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山對廟公署晉南高臺榜
曰遷觀其上構亭以作東與西岸山對廟曰瞻勝先是
民役於河凡大興作與不既陳腐帝制是役將興時
遊梓鐵公因預期道臺二官李獻社都察俞其得請
視督其事得寬其身繕以有養及父老縉紳不忍坐
視民斂且彈達出公帑入貸錢二萬緡約來春
役還官無何彈亦至民爭趨令其輕民瘼如春

都水監廳事記宋 本撰其略曰

都水監丞張君元致其長編入耳君之言曰吾職有為澤衡之利秩三品所以列朝者有典章有屬有軍功而營道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其差是者無慮百餘人曾署老史以亡簿書成府官故日以無賴有所徵考則其後味所斷致據其事於始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都水監丞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今吏二奏差二據京師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史易奏定二年改汴監為河監設官於內監等六府二年能其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通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神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神官三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之諸河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之諸牌以及柳城內外百五

通惠渠

三

十六橋皇城西之稽水潭咸鰲焉凡河若壩填淤淤則以平而淤之牌橋之木朽變裂則加理水至則啓則以制其滔溢之水共向金水入大內故有浴者於衣者棄土石硯觀其中鰲馬牛往飲者皆挾而若之或亦木鰲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舉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北北盡燕晉朔淡水之政皆歸之此其並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會河縣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疏馬眼二泉幾北變山後匯萬里渠入西水門門具水門又東至月橋東大內之在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沿陽南會活水入海凡二百里益京師橋師舊皆木架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勘易以石今牌之石者以九橋之石者六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亦定元年七月龍水潭之南片以石表千二百五十六尺緣以亦湖風雨滿浪不烈不津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縣出盧口決金口勢傾王城蒲築隄有

重修會源牌記揭 後斯撰其略曰

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功鳴呼明典章建事功在位有事也若曹署之凌厲然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日是監者能港港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俊政作濟州會源牌成明年春具功狀遣其屬至京師請文勒不惟我元受命定典典制穿河渠以定漕度乃既任厥職為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泗汶以會其源宣牌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隸于臨清地降九十八尺為牌十六以達于津南至古鎮地降十有六尺為牌十又南入于河北至泰節為牌一以節水水東至北流州為牌一以節四水而會源之牌制下其中歲久政弛漕費用弗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歲治東阿始修後舊政明年冬行復清靜故照復得歲

通惠渠

三

數壞舟楫土崩石溺炭不可恃乃伐石轉木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嗣侯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塌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備衆村撤故牌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其下值巨果如列星置以長松實以白石緊固其地無有所歸漏街五十三尺縱百六十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北三之一以爲散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縱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夫其一以爲門崇其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閉門于北之二以萬門中夾樹石鑿以鈎輈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二以爲聚牽製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二有三十尺愛琢愛斲犬牙相入且以白麻固以百膠塞縫剝破滿以野鐵屋則砥平混如天成寇以飛梁徑如紅崖六月十有三日卯流劫伐候至之門年凡河之斷者隔之壅者濬之決者塞之拔其淤行使舟無所詰禁其勢收使防有所固障其防而廣其

陞修其石之岩地穿漏者集其壤之隨焉者延袤廣
七百五里防之外增為長隄以關暴徒而河安流
魚石寶以神猶濟而湖河三郡之民此得耕種又
募民平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銅其清此北自
臨清南至並城東至於信邑總者通之禦者斯之為
紅九十九有八為渠五十有八而挽舟之便無不夷矣
乃建分司及倉源石佛師庄三牌之署以嚴官牛樹
阿伯龍君嗣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真兵部尚書李
粵赤中劉斷事官忙速嗣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
經命載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奔則男女
異處之饑者為粥以食之危而藏藥而活者數數千
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保於茲役方世祖
皇帝時郡縣屬朝少監馬公之役得以力戴勞重
功無窮惟茲地最要役最重馬氏之僕侯之功為
人河南人

重濟會通河記題

元進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六年前設開挑會通河道南自平徐中由
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修置橋樑積水行舟
諸運諸貨官站民船皆得通濟此河殊無上源於須
疏濬汶水來注于洗洪引泗源西逾千尺南入于清
遠于任城合新河而流運者山水之漲上自堰城
口下至石利之噴更延一十八里河身反高於決是
以水來淺淺不能接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都
水監丞宋公韓伯頓不從奉命分治會通河道進行
聞諸河水淺小自上源壅塞之病也越明年春地流
各處河身之淺五旬而工畢波以洗清之水源源而
來至平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濰州會源石牌
二在中天并廣表里餘得年漸以淤澁潛水其下
儲水滿溢方許放壅餘年漸以淤澁潛水其下
今後濰源已深水常淤澁以竟濰源四月公又巡

重修濟州任城東牌題名記命

時中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年朝廷以淮海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
書李粵魯亦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
穿河渠導流汶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
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難
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為石牌者八各置守卒春秋
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
楫惟是任城縣東距師家在袤六十里土壤疏惡
海濱注承之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
事石林奉議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不數月厥功告
成仍於其地之西偏修飾廟宇以為使者往來休憩
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
姓氏刊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改作東大碑記

河別於滋陽通之汶支於燕衍之壘城北會於任城
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廢汶已廢東平始於
汶水之陰壘城之左作一斗門壘汶水入流至任城
益四漕以餉宿衛成邊之衆且以溉濟充潤汶水由
是有南入泗漕之派至元二十年朝廷以轉漕弗便
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項城之安民山以
入清漕故漕通江淮洋至東阿由東阿陸轉漕二百
里抵臨清下濤輪船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
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漕直驅濟海由是江淮之漕浮
汶四徑達臨清而商旅無滯滯之官往來暨閭閻廣
中焚川蜀航海諸番凡貢饌之入莫不由是而達因
賜河名曰會通於是汶之利破南北矣始嗣國直提

藏西北開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真又於其
東作雙虹懸門牌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
水易地迺改其西虹為今牌制通謂之東牌謂諸國
所作斗門為西牌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牌受
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投下大採新種沙於
二牌左絕汶時堰汶水三之二入流至春全竭餘
水以入霖潦時至處其衝突則堅閉二牌不聽其入
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
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為水所壞未幾石
相斷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處益為害至元四年秋
七月大水潰東牌突入流河兩河罷其害而尤亦為
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真為沙堰也有言作石堰
可歲省勞民之真曰漢南參作與原山河石朋常為
堰水所壞時後修之汶水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
堰須高水乎五方可行水少漲於平與無堰同河
底填高必益為害竭力作成沙踏應注傾敗河待督

漢道卷十

三

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場白水觀田閘引補之雖係
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徒浮
議妄興石堰重修堤城牌因自作記勒石至是果如
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九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
堤城曰此汶之文會通之喉襟牌堤溫公開為大
堰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開為大
牌之議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延親為經
營撥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役於眾以舊址弊於壅
作改上地於其東掘地友泉降汶河底四十下於平地
也其南北為尺百廣其東西為八尺十下於平地
為尺二十有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為石基
以承牌之崇於地乎又入其下八尺上為石基
兩壁直南北為身皆長五十尺其兩翼為歷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渠折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為兩翼欽其前監職水也前盡為岸
受水欲其前也後基八之一岸石為岸承之出基

之南五尺長為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闊其中之
一為明入明三分深之一為金口廣尺深尺板十有
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且明入金口兩端各盡其案上
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二不動為驅其大石為兩案
制其前卻新舊石長短厚薄各用有宜無尺寸枉結
備之工鉅而之密衆會通諸牌所未齊始又議濬
光河自堤城牌南下十八里有奇塞尤甚濬皆深
五尺闊十尺其深又倍之既得請必非時濬後先
役焉從宜也人若撤壞堰之石以下汶河源沙隨附
流諸濬以濟汶水不及濬流至任城甘源急務盡
議已竟而未他達者牌既成衆請識其事于石屬筆
于千丁度之曰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為濬
濬之益為歲漚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濬之憂有壅
濬之患才性非異今昔益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
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後
曷彰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為敘導次始末會通

漢道卷十

三

源委以見聖城牌水利喉襟且表出
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年仲彬唐古氏

源委以見聖城牌水利喉襟且表出
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年仲彬唐古氏

源委以見聖城牌水利喉襟且表出
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年仲彬唐古氏

沈河開祀久新堰平汶沙衝平相較反崇丈三尺許
山水漲溢其流消涸幾不接會通汶處築沙堰遏水
如沈堰畢決而沈自若所在淺濬清者不遠至四
年戊寅秋七月濬濟東牌牌上之分蓋達球案
李讓相度截十餘里山麓石刻餘十有八里煙淤為
尤監丞馬九承德為濬實備兩監軍中書發率并
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之五年春制府朱遠久監丞
宋公伯顏不花文林分治會通役先上游趙榆聚
官岳聚號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
闢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未閱月仲春望日底
壅壅沙致壅沈河是傳其一不知其二也近年泰山
但林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徑草盤根之固土者今

昔聖皇親地由霽雨特降山水濶逸衝天土華
文河年接若是以致沙其浩浩告彼而光因以於
漲也豈無壅城漲其自爾美備尤使也師司不知度
止立以水之盈縮民之利害爲節而開閉之非知所
先務矣要之亦河既濶而令牌司疏節師後謹杜壅
口縱塞沙源令流沙上漫入流使微細石沙沙壅
流又暗口漲落於去淤沙不使少停時水益深俾先
安而清水以輸注南北後雖似繁流實藉此源潔
清而水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沙沙注新源有
累之流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其於今日矣

黃良泉記題 舉撰其略曰

刺平聲地師行司監奉議大夫劉公東官之始凡
所轄夫處躬親閱視歲暮首以巷里類畢恐致野
處河可水地有可以排決而入之者亦派源自此
而南過古仔國歷今營橋步四次台流之次里幾一

清運通奉

壬子

舍而抵黃山之麓覺其土脈牙疏復進而前得泉正
如而出可以灌陂者數公深慮於泥沙聞命役夫鑿
爲溝港注之於一溝甚順洶所稱呼其有知者以
是泉也也半黃山其性甚良宜目之曰黃良泉時皇
慶元年

創建魚臺孟陽泊石牌記題

文昌撰其略曰

元定天下遐邇率職江淮漕運商旅往來非舟
所無以濟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此或河功告成于
今歲二十五年歲凶久霖潦淫溢移谷還不無煙
墨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津轉之金溝沽里
魚臺之孟陽泊沙深木泥地形峻急皆不能舟舟中
之人翻翻于物上積塗泥截河如堰堤之狀既成而
爲水盡去官物往來必翻車鉅河之民推挽之者
不下十餘夫費動衆民困若之甚上之計者有司

王將臨視於其所說會議立堰以樹木立牌以
記舟楫橫長一十二丈中爲牌門外石內寬高一丈
四尺廣縱廣八丈牌下廣和七尺之如壘級
以及於上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迄于五月

都水監創建穀石牌記周

汝霖撰其略曰

至順二年奉宸會通河穀石牌成汝霖爲之詞曰
元定鴻圖斷海之江浮漚入河職貢糧運供給京
師自東阿臨濟二百餘里皆舟載從從車輓以進
御河每值夏秋霖雨泥淖馬蹇車傾公私病之至元
二十六年朝廷用令遠邇司知馬公言開會通漕
河自安民山引汶泗光等水獨之御河度其地勢
下前後地石牌三十餘里以制濬淺四十年于茲惟
聚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激沙上遺積極再
膠輪舟方一游輒議大夫都水盧公因堦寨楊溫等
議宜於穀石北創傳西創建石牌匯昔良艾河等泉

清運通奉

壬子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徐武功有貞撰其略曰

惟景泰四年冬十月十一日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少灣父弗克治集左右丞兩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廟開議製可以治水者余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之聖壽命之行

天子曰昔爾有貞惟河之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
昏墊勞于墾荒靡有寧居朕遣遺治而弗即功轉漕
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
臣有貞承天推誠既至乃奉揚
明命戒克飾工無用土家各詢羣衆率興厥事已乃周
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潯汶沿衛及沁循大河清源
溯以還既究厥源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
天子曰臣聞月平水土其要在得天地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既絕地利既竭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大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及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隘而之夷曠其勢既肆又由隸而充土益疏水益悍而淤著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率濟沒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沒既以潰渠以淤濟則益旱則涸此潰途所為阻者然欲驟而聖焉則不可今欲採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益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牌疏水之渠起張秋今隄之首四南行九里而至于濬陽之渠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隄又六里而至于善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濬又三里而至于李準之涯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澗之潭乃踰

卷十

九

范蠡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心河心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遇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其名渠曰廣濟牌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牌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則源有九長委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濬乃更北出以濟舊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鄭北沮而資深者為厚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真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建以木門其下緣以虹隄堤之架滿載流木結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決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澤漢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溝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濟凡二百四十里南至干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後作放水之牌干東昌之龍潭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淺之皆通古河以入干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節制且有房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疑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消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獨潁河州縣之民馬役廣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經民力天子從之近役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錢為軸十有萬餘三千緡百八金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兩倍之葉枯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千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自始營築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依威以為益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輪輸實賦所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概不以漕漕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官鉅億若武之穀子不以漕不以貢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歛至躬勞萬乘投壁馬蹶神祇而後已乃今役不畢期費不重科以激焉以漕焉無滯可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實大矣厚

卷十

十一

天子之至明孰執所以俾民之克効不奢浮議非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愚管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纖縠乃屏手稿而而之文曰皇矣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佑既深而豐而豐以蒙見宋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能地起陸水失其行河決平濬渠以傾五泰相乘運維中之殷虞過虞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弗弗國之孔昭後行其幹濟其為底緒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公其幹濟其為平治去害而利佃故有貞勉為厥行便是經臣拜受命朝嚴之制將事惟敬載驅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提厥漕乃疏厥濬分者既順提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歸如龍

有堰如虹之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上
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
天子明察誠非行功是用成臣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用是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德爰紀厥
實勒茲首若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徐武功有貞撰有略曰

有貞之治水千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取
命曰景泰泰西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暮施功千乙亥之夏
而告成之秋
上詔曰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居京營掌事丙子春有貞
請勅載至乃獲前功益為大水之備時方腰乾衆
莫喻其意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汶淇衛
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逮冬
始平運河南北千餘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

海運通卷十

三

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莫然
而安其旁近之域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壅沒之患以
水之求有所恃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兗之軍民耆
老合辭以請令茲之水患共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壅
壅之人所未嘗見也今隄與堰為之保障非與渠
為之排解吾田吾產其地潰矣吾憂吾民其患憂矣
然水之變不測今茲之益以龍灣六神洩之而猶未
盡也以此故感應祠之缺隄又須公為之採築焉而益
為之防焉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缺而作
堰月之隄舊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埽法
略等使行庚辰東昌龍灣六神之上官築之口置牌一
穿新渠而過之東平戴廟之津置一疏古河而過
之大清并前六神為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採禹之道
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堤
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為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
天造物宜草木神其道並行也既訖工有貞拜歸

于廟而從事諸賢亦合辭請題其名有貞曰言曰於
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月夫治水
固聖人事故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及此
雖然有貞聞之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
事也矧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焉使而弗盡
其心焉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殫手而殫足
吾徒而弗盡其力焉乎可夫水之大而為中國患者
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
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事者而
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壽三景元之賈景圭
世之治河無所取見然觀其以却國為壘則俾其失
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
皆塞之之且初無得手行水之法矧其當世季民窮
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仁卒之為元

海運通卷十

三

召亂是又可以為戒者惟景之鳩流分水頗得古法
而孝明之治有患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
河患方之於此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
則上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敏不盡其心以洪
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發潮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
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
從事及諸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
治河之任者知
所法戒云爾

沛縣新設飛雲廟記張 曉撰其略曰

漕運之廢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
而三代之輸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
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稅率自秦罷侯置守
使天下飛輓稅粟於踰踰負海之郡以貯此河之倉

率三十艘而致一石漕法始講漢漕亦仰於山泉而江淮未通唐漕皆仰於江淮而清道不給米漕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頗便之厥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出江而風濤之飄蕩道里之阻遠主特之術興直達之法創又不能無弊焉我

太宗遷都北京鎮天下之重四夷覬覦於是蹙清源漕漕汴梁漕以達于汴汴之長河實漕運之要而汴河東南四亭前汴河之口相度地宜為牌自其事于漕運都臺王公陳公悉如所請經始於三月落成於四月

步北至水母神廟二十步東抵長河西接飛雲橋之流故來其名之

觀泉亭記吳文定寬撰其略曰

漕運通奉

自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廣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船楫相銜維繫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汗望若階級道隔蓄水淺後登焉其河之通就非泉泉之所流乎泉多則干齊齊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理迂則易竭夫使其流源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濟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三歲始去成化十六年平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往雷歲之春泉脉初動延儀觀平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奮鏹所施源導如法勤儉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寧生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入穴第窮泉上曰吾將於泉後而觀夫泉之行也固以觀泉名之廷儀以泉為驛方其從事於斯丘壑野入重山險遠幽邃守有足踞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廣平河

運而浮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也夫時有定於世務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沖流而無竭觀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者樂其通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此人世之儀且滿仕而問黃者世用斯在代之夫淳不寒書而泉則重事也以此三君之相運故敘其功而登其成焉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歐陽文公玄撰其略曰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歐陽文公玄撰其略曰

漕運通奉

國家之選都水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宗澤實領其端當時君相處周制密導昌平白牙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服等諸泉灌萬七十里東流入自廣西水門匯漕水潭之東並官總環大內之左全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過河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盧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驛五十有四跨諸驛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當橋有二十有六乃接運糧棧棧自車戶千四百五十二有六驛監專治其事驛與橋物置以木仁宗皇帝定從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橋之命牌戶學馬石工以至取木銀鐵煉聖皆習其技而橋一牌工宗費者于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為常約歲若干諸所管者俾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滋廣今右丞相以剛直有復還者若干戶餘州縣之役被者悉革絕之故料水利不濫清法不濫且通惠

河之新入海也漸渾黃之變渾而南為常道河蓋豫青
至子瞻清室邑之壩過壩而南為常道河蓋豫青
給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
此為水色海矣有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
交會處視不瞻則借兵主於樞密兩府九重故水
之修勝戶之復承相有功於斯其大可知無如迷平
玄機具言乃於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為澤康在成周
為川漢初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王翊都尉皆
置都令長丞丞丞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
者東漢改置河堤渴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
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今蕭梁改為
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今蕭梁改為
復置少監治葦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
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
同判及丞丞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

增運籌卷十

三五

政兼總舟航梓符之算就司其征以克用故漢太常
諸卿各有水衡蓋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
聖代捐厚實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可其資稅都水有
不可同年而語者且歷代建都泰漢唐都雍州阻關
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渠亦
不過漕洛入汴漕汝入淮而已我元東至干海西
暨于河南蓋于江北至大漢水涓滴以上皆為國用
水政之重不可以重臣領之手昔者梁舉禹治水土
益治川澤重臣之典水政唐虞氏定任其名乃相乃
父三世宿衛建事列聖薰於忠貞數從王師多餘功
伐有餘德爵慶施於後人丞相楊慶臺閣二十餘年
清慎如一熟知國家典章及君台歷歷歷歷歷歷
大政不微辭色百度自負有古大臣之風

河防記歐陽文公撰其畧曰

至正四年夏五月天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漲水平地
深二尺許北決大梁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
齊寧州虛城礪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莒武城
以至曹州東門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
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
將境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
請躬往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
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東
道事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
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定
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功省一議
疏塞並來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
復以二策對脫脫從其後策議定乃薦魯守帝大稱
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
為總治河使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大梁大名十

增運籌卷十

三五

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廩州等處十有八萬軍二萬人
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棄節度使臣與綱是月
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州
皆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
東匯于淮又入於海帝諸諸諸諸諸諸諸諸諸諸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
還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客利軍之號許既翰林
學士本古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榮績又既為河
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還鎮國祀河渠清源謹載治
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乃從魯
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賈魯言作于正河防記欲使來
世聞河患者按而治之其言曰治河一也防記欲使來
有塞三者異焉雖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
淤因而導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
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因紆而有高有卑高

者半之以趨平高卑以就就則高不壓卑不濬寬大壑
注潰諸生壅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快難受
者以計禦之故狹者以計關之廣難為岸岸者崩故廣
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病則修築補築之名有判
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護堤堤有船堤治堤
一也有岸堤堤有龍堤欄頭馬頭等堤其堤壩臺
及堆卷率制獲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
引機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
口老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自退則口下於
隄水漲則溢出口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退則入故
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序而就述
於其下焉其法以竹箔實以小石每場不等以蒲葦
編腰率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
步又以曳場索倒徑三寸或四寸長二三百餘尺者衝
鋪之相間復以竹葉林森大幹長三百尺者為管心

溝渠要略

十七

索就繫鋪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次千束多至萬餘
勾布厚鋪於腰索之上索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
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上二人立其上而號於數果
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夫索或五為腰索轉致
河濱選號丁操管心索順壩盡立路或樹之宜種鐵
欄大墩之上以漸繩之丁水埔後掘地為壩管心
索渠中以數索厚覆壩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
小壩稍上多築厚薄先後隨壩修築壩臺傍使索
壩上下線壩堅壯為持角壩不動搖日之壩蓋水淺深制
壩厚薄壩之多至四壩而止兩壩之間置竹箔高二
丈或三丈四丈五丈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
篾其兩旁並壩卷下大椿就竹箔上大的腰索繫
於壩上東西兩端及其竹箔之上以草土等物為
壩座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壩即以竹索或麻索

長六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維願其餘管心索之間
候壩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繩糾隨以管心索
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鏈或大椿曳而擊之通首
束累日所下之壩再以草土等物通壩成堤又以龍
尾大壩壩掛於護堤大椿分拆水勢其堤長二百七
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
自壩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者長十里
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堤者長十里四
長七里九步上堤西北起東西故隄東起至河口
有五丈接隄入水施七丈小壩稍窄而土多築厚澤
隨宜修壩堤下竹箔安大椿繫壩尾壩如前兩堤去
唯修壩壩臺壩用口闊小石井壩上及前在修壩堤
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壩與利水二堤
通前列四壩間以竹箔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
廣百一十步其頭至水面高大有五尺水面至澤底

通壩要略

十八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闊八十步其頭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底高五丈五尺通高七
丈並初築壩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利
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利水大堤西抵西利水大堤
通長二里四十步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
初岸上堤東北起新鋪白茅故隄西南至營河口起
廣不窄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堤
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
利水及截河三堤猶短約水尚少未足待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闊三丈餘蓋以秋漲水多
故河十之八兩河畢流近故河口水制岸北行洩放
滿數難以下壩且堤行或遲或水盡湧入決河因於
故河前功遂築壩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
七日癸丑夜流排大壩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壩或
長橋用大椿索竹箔鐵網為方舟又用大椿索竹
箔將船身鐵網上下今半不可破乃以鐵箔於上流

船之木中以竹短長七八尺者繫兩岸大墩上每短或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板略鋪草席於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席密布合于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復鋪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色夾以草石立之使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後復以木槽柱使簾不假什物後選木工便挑者每船各二名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提放馬號號鳴一時有響湧更舟穴水入沉流遇大河水怒盪故河木暴漲即重樹木簾合後復布小塔土牛白蘭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隙以避之右船下請實地基此道高復添大墩以厭之而船勢定每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管曉有剛毅夫分番其勞並少間備船尾之後草塔三道並置中置竹絡盛石並塔置於繫纜四塔及絡一如修北截冰隄之法築以中流不浮數大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處船隄距此岸緣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游淺

黃河通卷

三九

巨測於其十大堤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四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壺壺猛疾勢撼岸基陷裂軟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寒慄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濟神色不動解解使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許止懸于案告感激赴工十一月一日丁巳龍口遂合夾河繞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提攔頭壩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壩出入官心大索繫前壩壩後開頭壩之後後壩皆心大索亦繫小壩壩前壩壩壩之前後先壘原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壩之間壓以小石白蘭土牛相絆厚薄多寡相繫措置壩堤之後自南岸後修一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後用農家砌圍之具日鞭輓者穴石立木如此情貌前壩之旁母一止置一鞭輓以構木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繫之繫構木上繫掛龍尾大壩使夏秋潦水冬春安瀾不得肆力於岸此堤橫北岸截河大

長二百七十步南廣四丈二十步額至水面高丈有八水面至澤塘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額至水面高丈有五水面至澤塘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泊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二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壩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齊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五步白茅洲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其營村等處前廣不齊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府河至楊山縣境舊隄長一百五十五里二百步歸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齊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利店鐵水月隄高廣不齊長六里三十步其用運板柁者三萬七千餘柳雜樹六百六十帶稍選板柁者三十六百餘萬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石二十載絕奈小大不齊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

黃河通卷

四

二十餘載三百三十有二鐵橋三百三十有四竹筏以斤計者千有半計礮石三千塊鐵礮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其一其錄若木龍簃綠木漆枋扶橋鐵細鐵平枝麻搭火鈎鐵若木龍簃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奉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搭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隨費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兩有奇魯省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難維至柔輔硬木水漬之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砥礪維維柔輔硬木之功實多蓋因魯省知河事故其功之所說如此玄之言曰是恨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祛害脫脫其體上意不憚重勞不恤重費爲國保民替脫脫其體計之功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憚險阻不畏艱辛

以故君相和人之明宜也
二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汲水新渠記陳師撰其略曰

汲自千蘭其關如秋水經渭河至榮陽其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棘水也其出焉陰溝至渡儀其下為溝別為汲汲至棠梨其渠出焉陰溝至渡儀歷彭城入于泗注焉溝官渡留獲册夜與渠一也禹塞棠澤而通渠于南田其後河絕塘然入焉即棠水也漢書地理志棠陽既有汴水又有長溝而受汴水有獲水又棠陽復有彭城入泗以有長溝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棠陽引河為溝溝以通棠陽陳壽書新與無決淮泗會于楚而汴書紀年惠成王入河于南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後出也蓋為棠者清之別也棠波既滯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陳之川棠洛鞠充之川河

濟運通渠

卷一

汴則河南無濟矣其為獲陽受濟萬棠棠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黃蕩無出焉後照姓蓋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棠水諸書皆不載又提渠汲焉二而棠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說誤無據叙渠源或河或汴或河汴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矣而志亦闕略不具辯始末益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汲灌注充獲未平中棠汲自棠陽別而東北至于乘入于海而河復滯是故清在舊渠之南經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是中以水之舊導河入汴大業初合河棠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涸今始東都受退水為吳河於魏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唐為石梁於徐為汲而單濟之渠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并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舊故明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建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唐舍汲焉事數歲一建民以寓病紹興三年縣令顧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

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接涸既月而成邑人欲銘於石以備余渠之興作有述其效在此邑人之欲書也

徐州洪興造記彭文憲時撰其畧曰

徐州古彭城其地開濬四合陽熙如大堰而汴泗注其中自城東其隅合流越東南而石開以上方言后阻河濱為其故舊名其處曰百步共洪石臺藏瑞麟呈列華布當水勢之所衝教其聲崩騰喧喧震雷轟而虎兇獨舟人至此莫不心駭目眩相與禱禱戒力而後敢過倘一失平則舟觸隱石應聲破損其險且不測如此自國家肇建北京以來東南漕運利害所關尤大乃命工部三歲一分官鑑焉成化三年丁亥工部主事郭騰霄知歲積殷岸勞費無益欲加改作真經久計遂

漕運通渠

卷二

重修徐州洪記饒主事西撰其畧曰

徐州洪舊名百步最為險要成化癸卯甲辰自泰夏而秋亢陽少雨洪流不絕者一赫並亂石中阻泄而下冊枘上下惟艱是年秋事伐石於山八月戊寅肇石作隄工未竟工部左侍郎杜公益之

恭城河將大農相河身之土地因其直而鑿之俾就故道至乙巳三月畢工再兩歲月石堤始成長通八千大關計三丈許自是歲洪大歲辦草束三分之一下決障才適用草壩上覆以土更砌以石延長一百餘丈廣一百一十五天隱中並水湖出露若大花小花鴨口棺材諸石凡傷舟者漸次焚去計三十餘處

重修徐州洪題名記薛尚書撰其畧曰

徐州之東亂石巉巖而陡平河流有起而高聲者有伏而森列者是為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洶湧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沒而人不免於漂溺所流而上挽舟之人非有強力及熟知水道者主持亦幾不免脫洪有泉外之別渠舊名舊渠兩時陡石崎嶇負纜之人恒難於行前此主洪者每積草覆上平之水漲衝流隨便衝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焉成化三年工部主事潁川郭君昇提督是洪慨然有

重修徐州洪題名記

聖主

平治之志遂達於總督諸公及詢諸識者會以萬可乃成化四年正月始募工鑿治俗所謂翻船草石悉去無遺渠兩傍之限咸鑿以石西限延袤九萬丈三百殺其一萬崇八一大廣五倍之限傍各樹以柳保盛夏人有所依五年冬畢功君及期當代徐人以外洪未修懇詞留之六年春復勸募召匠修治秀王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堤長九萬丈一百三十崇廣如裏洪馬水道闊九十大深半之其所經費比裏洪減十之四君念兩洪之成工費實資官民商賈之助因募石題名請予記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商少師輅撰其畧曰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難於上下外洪大石百餘如鐵蹄狀人呼為翻船石裏洪壩下數灣曲屈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損以百數甚者舟人亦往往覆溺東西兩岸牽路低陷稍遇水漲遂至

瀾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險巇硯礧於步履官舟修治費斷勢人便便自前水至則前功盡棄自本集通漕以來迄無經久之利成化丁亥久官主事郭昇奉

徐州百步洪記

洪銳石修治請于 朝及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為然於是募工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鑿下數萬東西兩岸并葺路各用石板墊砌以鐵錠灌以石灰兩岸各植柳灌井以陰濟行舟凡有關於洪道有益於漕運重險增建皆與照一新始於成化戊子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郭君先在臨清三載督造遷舟船七百餘隻改修南板等閘挑濬觀音嘴等河至今利賴之

呂梁洪修造記李東陽撰其畧曰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蓋河之下流於清水會于

徐州百步洪記

聖主

徐以達千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萬餘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實艱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通此其項樁最要地也洪石障惡應利虎距翻覆陽橋陰陷中僅可吼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急為飛流怒為奔瀉嗚呼喧喧巨響弦引進不得尺寸乘波而放驚掉騰送迅不便借平其藉如此鉅山驚若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十徐循行洪北見其水流石所洩處舊圖以東築水至則濤為岸便以去會州將所長及總漕御史張公璠平江伯陳公鉉聚徒登臨望堤填堦土壘為長堤百六十又五大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河不過大則網之使漕流其上又於堤西築壩二十餘夫以緩湍悍而限得以不驚又鑿於堤巖石間民困牽輓足下能移步乃奮尾蹙實其淫際外以石堊之為大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鑿堊長

繼而行者亦因以爲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而
去五六君於是自晉魏齊初君自成化庚子歲三年
而成西堤任滿當代民安
章借君又二年而東堤成

呂梁神廟記趙孟頫撰其畧曰

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世乃兼受河之
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爲岡巒集
聚然相系不絕水中積石數百步其數十倍其上
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錯錯然人齒牙
水勢少緩則壅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柱巨纜之
夫流汗至地逾以尺寸許其難也乃幾於天舟中之
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之凡東南實賦
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萬艘有溺在
洪之西堤所祀二神一爲漢壽亭侯關公事漢昭
烈昭烈嘗爲徐州牧一爲唐郭國公諡通公相傳公

清遠通卷十

五十五

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先王禮能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始作廟者蓋
思恩下邳人嘗爲驛官毋被召數往來洪
上思恩石微十文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重修呂梁洪故道記徐學士璣其畧曰

惟我

太宗皇帝命平江侯陳恭襄公總督漕運開清江臨清等
河既徐州呂梁二洪以達于郛民至今賴之淮
上嗣有令諸惟特律呂梁洪工部主事王民望以副郎
中郭應寶奏請下洪自恭襄修歲久水道變遷自
東折而西渡西折而東勢如關中水滿則端悍旋挽
則深激不利於轉徙來病爲賴來淮古有襄洪壅
之水流注昔淤塞今微衝開若用功修之水道直通
上洪爲經久之利事下未舉督漕平江伯陳公都
憲李公會代郎中潘克寬議協興工遲迅指示群工

月吉日

平應通利王碑記都士周撰其畧曰

清遠通卷十

五十六

御河者古來漕渠也按史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宋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
通涿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渡河入宋濟渠夏四
月至臨順宮今名御河蓋更之也國朝以燕高大部
自江南平定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去於此
後南方諸國貢賦殊無壅滯數道錢糧悉達于京師
溯河上下津渡處多有半應通利王之祠土人奉之
甚嚴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堤上舊廟其所從來遠
夫故行軍千戶陳州太守諱遷於庚子年間爲
館陶今即於故址創起至元己巳燬然一新

勅賜靈慈宮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畧曰

宋樂初平江伯陳公瑄奉
命率舟師運糧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凌濤寧
臨清之河水定北京以便饋運歲發數千艘每春水
解則官尾把御而進河後且淺一而軌道雨止便竭

加以法附之類且險舟稍不戒非覆則繫時平江公仍奉

命督饒使趙崇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事神則文福在年吾輩遠道江海道狹祠宇過之必端端持敬如神之臨于前間遇風濤及魚龍怪有作輒扣神佑靡不應響今茲神祠未竣非開典與遂作何於在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者凡准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於祠下亦皆響應宇區以闢

賜祠額曰靈慈宮

命有司歲有春秋祭祀於是聖清運泰將都指揮金事湯公節諸普慶之加蓋世俗所傳神寧速事遂不可實惟神者天之所命固以利物為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祭之理遂焉書作官所司

建 崇禎四年月 日

清江浦志卷十

四十五

皇帝遣漕運總兵官督發祭于

天妃之神曰惟

神若靈斯土惠庇生民受命有司祇修常祭其

際安符惠拯援順虎運

致聖稟益弘私清高

清江廠題名記席主事書撰其畧曰

歷代有都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沿革不一大縣不出曰河渠舟楫二者二者相倚皆經濟邦家者不能缺我

太宗繼承

皇宗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清汶既疏始更淺舟由渠以達京師南干淮又清江干歸清南河該二提舉司以職事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尚念總理非人則利濟之功缺復於都水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厥事

重修清江浦漕運廳事記金知府疏書

在宋崇寧德間或建郎官自易泰後例遣主事領以三年一代弘治戊午書來監漕詢訪前後案舊清運姓名無紀慨尋曲意僅得大槪苟不為紀述越後數年並泯而無緒矣因序次而刻諸石

漕運廳事西去淮郡四十里而近在清江浦之上前鎮中淮安漕運總兵官贈平江侯謙恭襄陳公瑄之所作者也未集中公奏

初總督漕運供餉守師欲時江南百萬之賦於淮以便轉漕乃卜淮陰之地惟清江浦宜為倉百區制司其奏

命申昔二人以上之地官主事一人以參之山山陽底清口淮水逆流六十里風濤洶湧不時覆舟舟人候風或淡不能渡公自郡西鑿地引水過於倉下西出淮水望不終食徑入清口於倉之北治河之清江浦

漕運總兵官

甲八

京及

中樞江北各衛船廠又奏立清江提舉司收受各廠所輸船料以造轉漕船設提舉一人以司之冬官工事一人以監之倉之西北建靈慈宮為祝慶之所宮之旁稍西為此廳事便於總制也宣德改元

勅公鎮守淮安總漕知故公雖附府郡城往來恒居廳事蓋恐料量之不平出納之不經制作之無度財用之侵費百爾工役曠日廢事無以稱塞

德憲也公亮四十載于茲夫職幸日以傾嘉幾幾莫有為興之者成化甲午總漕位虛今

聖天子選於衆得公曾孫平江伯統字志堅自兩廣元戎移鎮淮海充漕運總兵官凡百政令繕組成規古康脫服京餉充盈丙申之歲重修廳事戊戌春落成公獨執記之大事之應廢在乎其人其人有則其事舉其人亡則其事息一舉一廢固有其時存乎其人然欲使之長存乎兩間者必有所寄焉若召公之曰矣

漸歟久矣所願不廢者召南之詩工滕王之閣西賤亦美矣所願不廢者三王之文耳今此廳事幾廢而再使使興所待賴安知今日之興不亦有如前日之廢乎此雖微公所以奉奉於立言也適日景之詩有召公之德愈久而愈顯三王之制在歷王之閣廢而康而進此廳事奉慕公之甘棠也僕嘗代之三王記諸百世之下以其澤而頌其德者莫有窮乎總戎公乃以屬望者以鼓進人率學龍門而推道德之克且知廳事之廢興也雖然慕慕公一代之勳其功烈德著載諸

國史刻之廟碑詳矣此特紀廳事廢興之歲月云爾

常盈倉周垣記

清口天下要衝我祖宗設備甚悉而倉儲為首蓋哉開李戶部惟正督儲于

清口天下要衝我祖宗設備甚悉而倉儲為首蓋哉開李戶部惟正督儲于

茲而廢且舉其平曩倉之周垣為最著越數年予亦官戶部弘治己未使承委清口始得視焉倉俯臨大淮厥凡八十有一聯基廣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袤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間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奇厥自宋樂士辰陳恭襄創建迄今幾三之二固垣則屹如城峭色且猶鐵然蓋水穴諸倉所未有者蓋臨金李二中肯先達庶幾倉庫成日往平倉垣額築土或覺填泥為堤壘之患遂地于濕久雨即麻解隨衆隨圯無有寧歲李戶部察倉之路厥多舊覆役則其固有卒徒器無漫干部縣而咸是垣十餘年來人吏晏然無復化虞安其利者固當知所自他日又與諸工部下同過之顧謂予曰不無可紀予因思天下為吏治者有二病好事者易干營建以爭能事名怠事者便安逸以習固陋解以行撫所事自談土木之興勞民傷財固不可若事皆不問歲月侵尋

坐致成功頹毀亦不可識治體者當有以審于斯夫

重修常盈倉記

淮之清江浦有常盈倉掌於恭襄陳侯蓋微唐劉安置倉江淮之遺意也先是江南諸郡之風悉諸於此用供京需所入無慮百萬後遞減之僅儲三之一故倉廠多虛日就既已每漕舟輻輳而至卒有不得輸者人甚病之弘治庚戌金陵吳君彥輔以民勸主事來理鎮事乃謀於監丞少監王洪二公并而請之甫數月而落成為廠座者六十為門老三而為廂又十有二民不知勞財不為費屬吏方慮無計之者會江南運道出清口相率慶記夫天下貢賦之入自昔何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賦惟江南諸郡為最儲蓄轉輸之法固固平時而規畫罷行之要則未始不有平人吳君以甲科之豪行傑而修才敏而精而又得二少

監公之體督無錫歸於其間故其事之易集也若是

五

戶部分司題名牌記

國朝

皇帝定都北京初用平江伯陳公建明罷海運由會通河文以輸京師時倉務旁千司使乃使其屬陳之成化己亥員外郎邵君文敬來淮置於分司西臨地結小亭以寄寄名之越二載僕應故事來朝夕亭上有所感曰又微以名之不能久於其亭其亭之不能久於世故以寄寄名之夫如僕居此無何又去焉能忍然其間邇邇日建倉以來餘六十餘監倉者或三十一代或一歲一更大率當五十餘員今暨昇之載得二十八人於戲歲月逾虛前輩日還題名之碑可容已乎故刻所得之十七年十二月也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楊少師士奇撰

恭襄合肥人字希純自少穎異不凡類書經內簡
身行忠武中待父官成都其時情勢艱難以武臣子
選侍大將軍從出破逆聖孤孤獨命來從者州
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過期于上命公射鹿
致而卒自是蒙試皆奇中衆大服期于上命公射鹿
代父爲成都右衛指揮從大將軍南番州中學及
轉鎮南威遠營鎮撫參議無不理率馬之政邊人悅
其子都江應慶民苦水患公能其民防期者作爲
堅矢計節師無告出置義田三百畝於成都積所
入租凡貧不能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殯葬者皆
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都督都指揮
知達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不可任時北京事關不克命公兼達
百萬石海給之公措置井井湖建百萬倉於直沽尹

遼東遼寧

五十一

是遼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爲任使出勞逸秋
毫無取於下其漕途發費掃前清漕冊所經海關
夷人畏障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焉而遣官監
臨平其貢軍無敢譁人兩便之月遂值後越劫沙門
高公率衆進至朝鮮境上其寇用始盡以役溺死
者甚衆奉命率府師於開海倫陸寇者三海盜殲
陸岸起揚之海門慶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
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日蓋洋莫知所停泊往往
膠淺公於大分想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五十
丈亘十里爲表議衆便之稱萬正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濟寧臨河通南
北往來仍舊公蓋通運公建運道淺船二千艘初
運二百萬石萬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
若既漕漕引水由營家湖入鹽河口達淮以免淤河
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五十里以便宜引水設
瓜州一壩湖港之漕遂自梁徐州二法以便宜

寧浦縣自陽湖海寧南望湖開闢泰州白塔河通大
江築高都湖隄內鑿深亘四十里以通舟南此造
築以便陸行自進至臨清和水勢高下連隄四十有
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未遠之利於淮清作常倉
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贛清通州清江倉
以便轉輸慮漕舟楫河津淺海產產通州清河置倉
五百六十八所倉置卒俾漕舟可行爲綠河渠築井
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公自乞事大輟請南園之
根卒宜爲久遠軍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衛長民
推舉在選賢能然政舉而不失所賢能於推舉
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理今
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別選
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撥害不勝致
其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所清控老

遼東遼寧

五十二

疾者令尸丁代逃逸者賞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
伍籍又選防之要在兵食是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
足兵兵不足食所付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
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臣有方畧
有沃壤令無甚漕河又通運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
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障淺灘之阻往往輸
年雜費數倍正糧軍民並困其各處官軍每歲漕運
畢財力彈乏到家又修理疲船運來歲復勞勩尤爲
可憫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下令今後漕
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三三百料者准
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千石每船已有糧米水夫
今又於綠河拘集軍民聽候其食夜夜聽候日又衣
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場初獎諭曰朕聞奉天統緒國子民之心夙夜
惓惓所陳數事皆今切務廢之舟三良契朕懷已勸
所司施行惟卿老成忠愛之誠嘉歎不忘加以重

清口而東爲洲十餘里運河淤塞舟楫不通有司聞

上徵數郡人民晝夜疏濬民勞而功無成積於公一夕人

有見公乘白馬擁衛數十人行水上市明日視之洲爲

水衝去其壘幾難發而猶不忘護國庇民也如此有

命立祠清江浦春秋祀少年公諱璵字介純廬之合肥人

祭文曰惟

仲河鎮開氣文武全才一代名臣三朝元老總司漕運糧

餉充盈保障江淮軍民接續生靈勳勞平

土車歿宜廟食於無窮能厥成規百世尤賴茲當建運謹

以牲體式陳明薦用報干

禱神其來格尚

南旺廟祀記

漕運通志卷十

五十五

尚魯宋公樞同都督周長華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

歷業二府願從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既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

兩河口漫過安山湖南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船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置城村華

運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

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鑿舊曹州鄆城兩處

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邢都五侍郎

金純等皆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

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塘坊口入于漕河入疏山東七

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木梁九年

太宗降諭旨一幸日工部錄不衡便差四箇官歸馬家去

都督到那黃河新開口子處計兩隻船從那里看將

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帶

去一路往救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

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抑那

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險岸低薄

時就着再整治得高厚者若不低薄時堰將文書去

與米向青等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

是

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米

公始議會通河價運北京其奏狀曰宋崇寧十年某月

某日工部尚書宋德奏海運糧餉每年五月太倉臨

洋直沽上卸待秋回京船隻中多被損壞亦有漂失

不見三萬者俱用修葺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

布政司并直隸徐州等府庫府有司相繼修造俱限

大年三月終完倘駕辦其間費用限道指撥不可勝言

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費用限道指撥不可勝言

造船者無顧眼前之急不慮遠成不堅之患計其所

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下料海船一艘須用

百人駕使止運得米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

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米一千石

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料鎮江鳳陽泗

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光

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鈔兌發近河徐州

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糧工部撥與

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

會通河價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伏運船者

無通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

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

國有足食之倫民無驚擾之憂至十二年遼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夫至今公

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

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而平江

朝廷

賢公之輩其能禁止服隔中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而不及宋公故立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風賦詩曰

清江浦上臨清開闢誠靈和飲飯餘幾度會通河上

漕運通志卷十

五十六

遇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又正公各有詩其意右言
表矣後主事王始請于
朝建利紀千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錄之
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加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祠堂記吳蔡酒節撰其畧曰

太宗文皇帝東興延北京命公嚴通漕百萬石辭淮徐穿
術入潞河以運公遂建議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及
淮徐諸處皆置版倉以貯漕粟遺淺船八十餘艘導
山東沂泗汶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遠循濟北度安
山南望孫村湖梁山耐牛墩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
扞浸流又從滄邑引昭陽湖風池口水暨河天流
以灌徐呂二洪近接運南諸舟遇冬水涸則督工開
鑿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開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
以通大築高郵寶應北光白馬諸湖長隄構築以廣
容消自沿抵淮計程三千六百里有奇較錢鋪七百

漕運通卷十

辛七

除所阻守卒導引沿岸置機浚井以便夏月行者又
甌瓜洲儀真二壩於塞以接海潮海凌堤石脊上為
楔開水以時開縱其欄以度計者凡五十有奇亦輸
官粟視河漕二百萬石後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
惡難於通流計工開清江南五十餘里自管家湖鴨
陳口通淮湖築隄置移風清江四閘以達於河而淮
道通矣淮人念甘棠之愛愈愈至既請命于
朝以定春秋二祀

總批漕運憲臣題名記宗伯張鑑撰其畧曰

新總督漕運始至淮鎮在官舉五惟故先稽於是案牘山
積道考前政氏名後先所屬歷其時多名人實勿學
時已志其累比官戶部所聞漸悉及今得聞之諸君
予者於是無不載焉於乎庶哉仰惟我
宗伯張鑑任諸臣治茲漕事惟材是屬用底嘉績及其

登卿率進保傳檄勸轉
德表相望實德何足以繼之竊嘗考卓貢以水經諸
曰首海入淮則取諸海其言達帝都者錢氏之二若
漢下都關都洛都間有貢途之漕而為力甚難為費
甚鉅故議者往往右轉輸為其勢然也九都幽燕海
陸並達

國初漕因之惟我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公瑞工部尚書宋公禮
率領白蠶盡漕運海陸是避萬舟億卒咸建助長合
天道允當便具宜蓋有得於轉輸之重務矣經畫延
輟而漕法大成

國計充預萬世尤賴其為賴為補路所繫於水也
不能無常焉苟是故險難速運而亦不致有弊案所
聚盡病亦從而生斷

漕運通卷十

壬八

命元戎專制其事而提督整理固以
命諸將亞厥後遂有總督憲臣之
命然其時異勢殊矣由法起名異轉輸而漸變直達既為
公私文征軍旅民困生便輸時使有干海干陸之選
則豈

先朝之病意然哉夫數弊在人不在法特法在心不在
運故以通上下而後為平以維運通而後為直而直為
夷險運經權而後為直為平以維運通而後為直而直為
者特一事也具是則舉缺是則廢凡數如成備公
圖莫之能違夫總督之責則則之義實
雖不敏於天職有憲焉故則則之義實

高郵州新開湖修築記劉少師德撰其畧曰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鹽杜湖連如天為以東
諸水盡匯於其南北運道自抗家黃至張家溝此

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治初戶部左侍郎白昂奏

御覽理河道乃於湖東開河一堤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歲於西北風浪以此頗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蓮通德曹

曹連曹委揚州府通判施君鼎華工修築木義運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瑞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綰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編如公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委陽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至老岸之下積沬廢址積久未降岸之不堅戰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上始告成其長仍舊而岸厚堅完適之迄康濟河之開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壅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凡棄田之民流亡殆盡諸公

重修康濟河記

五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劉少師撰其畧曰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極運道山東守臣上壯狀

太子少師戶部左侍郎白昂奏傳以往河既訖功乃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諸君時監察御史孫許行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應無所部御史李公昂漕帥署都督會事都公勝署都指揮河知都公統會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北高隄通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隄以椿木固以磚石火而便僭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阮殊號杜諸湖常趨數百

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岸堤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皆議修湖東鑿便河以避風潮使往來今欲舉運河便河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允遂相地開闢起州北三里之阮家嘴至張家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濠一丈有奇而湖岸皆攢土為隄路不隄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則湖通岸之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併湖木盛時使從從稅馬以三三三三三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老人畏康濟河者民為樂等謂當有紀郡守貳有嘗議余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余惟

重修康濟河記

六

重修雷塘昭佑祠之記馬教授允中撰

維揚兩淮界郡也西北十五里有漚曰雷塘貞觀大和間引塘水溉田唐末迄宋儲水以備漕運積而成淵深不可測有龍盤其中祠于唐比封之曰昭佑王皇元混一淮西東仍隸于陽命中書官右丞李公行司事撫治兩淮歲大旱公請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者公焚香拜祠下日擊殿宇傾頽廟貌落撒而新之木幾果如其舊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頗勝肆安公驚沐遭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不五日大雨一月比七秋八

重修陳公塘記

五

序陳公塘記 五傳撰其畧曰 序陳公塘記 五傳撰其畧曰 序陳公塘記 五傳撰其畧曰

之任嚴漕東南業趨者凡六百萬計口入可少遇
或調漕已告虧時預備漕之水以濟不及今行都駐
錢塘進東西諸郡 省兵嚴供軍儲路上富浮江而
支流則承比江而總下一故漕轉之例氏常爾秋歲
值早乾則生澁消米床之使時啼取道館夫有言
留唯是二餘在淮東為最急今故文錢公以鄂嚴糧
將漕運連成早數謂在之為謂使江帶河東而會之
以達于淮竟其間有通利而東後者未足計其用
楊子之二十里有塘以深公東所安中廣陵太千疎
之西聚開漕凡九十餘里 西向所至津陽子惟
東其後楊之江都者數十有 塘而山為形獨一面
為說以受其開升八在上下餘夫固勢峻中深以二
十有六清是為為門不常誰人特之用給不虞中
更推擴又非理勢安降理歲歲凌波難隄斷加深

漕運通考下

上

不可考矣安乃開說形使尋利源具以修復利害疏
言十縣謂可公即按有司募流徒厚其直使赴功而
以惠之衆皆樂趨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告成總工
徒凡二萬一千一百一十有十舊有十門而各總工
歲久決敗不可復成則遷其址少西二十丈而吏新
之更西兩以以謹蓄泄與十門之建皆仍舊制而能
利以運萬斛作新亭以待臨學委官以導護于列卒
以俟微巡而為塘之謀蓋前恭愛之緒千三十餘年
乃因公而復盛是豈偶然也哉尤雅相與誦之曰新
塘千步清流澤注長我不亦公為召父恭愛無偏公
後陳先甘棠之陰共垂德年

議真東關記莊檢討彙撰其畧

議真東關工部主事夏公有才所建也公來督漕
過調候真京師喉嚨地有京師不能無儀真儀真

五壩取給於東關蓋則蓄東關以待週則漕東關必
濟有五壩不能無東關公之屹屹於此為京師天下
計也既建關有謂公於景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濶
沼也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舉文之濬豈不深可虞
哉然彼為京師計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建祠天妃
二使者請

國家之東荏葦之澤漕海而南漲表淤沮可稻之地
何啻千數百里若使東南之江入限而給千種農具
為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儀真五壩
之力當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米河之地高
下不過數尺使塞灰埤決六合野滿橋之淤塞自急
水可以達於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夫公之為計乃
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景曰不然景病廢所謂國家濱
海而南之地未嘗一至不知虞文靖之說亦可以行
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之入但可以省江

漕運通考下

上

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籍夫五壩之立茲從
後之說其策則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
舌爭使果如是則江寧水落之時而視夫瀾漫之日
又不知其能用否也而五壩之可廢故夫瀾漫之日
廢東關之關不可廢也若所謂以急米河達於儀真
公之友夏官主事要元善之
上聞夫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
而廢之則往來者何以持於目前聞東關者急水
河地也

閘對記黃參議撰

令督運艘千儀真與鄭水部克明揚水部汝珪議廢閘者
稱實有事閘司者皆安常驕故以為不可時克明已
去二與揚水部持議堅不果儀真街指揮金鏞刻

陸知微真縣事李文瀚儀真縣學教諭龜湖訓導吳
正事逢泰千舟舉一木論之曰以此移木盡所通
舟戰渡水幾何來者曰諸既而視之板初則二分計
子以小拔自近爾也再移時自遠而集當不成毫髮
明旦視之果然眾議遂沮客有過平間所以予隨谷
而青之以質楊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開木刊也木部
覽而領之曰此殆都憲黃公記修開之章也時相城
侯旅若履謙亦在生曰嘗見遂泰先生亦言之於是
退免諸閣二公之外後得先少宰錢公大堂王公之
文於砥柱泥陳中書而相謂曰聞之與廢公論其定
於是安然不刊於鄙人弗書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
而功垂後於今日矣知微木部又不敢亂於浮議
手書而刊於木部將鑿之水部曰謂向見先古所
見者四碑蓋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之文
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翻覆而嘗試之是非利害如

海運通卷十

李三

示諸事可以考實跡可以論舉人劉子之言夫請讀
碑記之後因并刻之據山人致祥識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既啓開通運艘客
有過予問之曰往者聞司懼洩水禁弗啓予今啓之
水弗洩而舟援濟何所見而然耶予曰見天理而已客
曰理安在曰夫開有裏河口中道潛羅酒尾開潮關
潮距裏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十數艘入司齊繞十一
鐘次以待開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覺毫髮起未初發
申而畢其所洩者底不滿一里餘不遇十尋深不過
三尺以此之洩計准兩江此之猶如其長者幾四百
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為數長者幾四百
一啓開八有萬分才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
見大開可過於不待已而一啓也既等於開之兩寬
復引於西堤之絞關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予
不聞而上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予故曰開政
之幾緩瀾為之也客曰豈關所以神開政而謂其幾

焉何也曰北河之開地勢偏倚傾側關於下而受水於
其上非非亟挽恐上竭而不入不入而不能挽乃倚
力於絞也今通開閉而裏河之水平舟運便舉高刺
之力耳焉用彼為哉惟無以自濟奔放之勢而強以人
力水易變而舟難進此浮議未而沮之也客曰天下
之至平莫如水今江淮間無高山平陸之限彼盈此
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開長啓而不閉限港
儲濟之門久從而減清江此則惟恐濤涌禁非無豈
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豈
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
何北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益貯鹽醃漏
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不如是之愚也寧
滅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厨有餘
飯顧乞兒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汚渠中有人心者
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
無也居貨庸力之徒利於壩故開一開納賂洩水之

海運通卷十

李四

誘起而任耳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履公道而弗任
怨謗奔走下吏黷其醴而抵其膏一唱百和惟壩焉
是附於是附政日廢前賢慮置之盛舉
朝廷者利之大意遂為虛文焉客曰北開之水原不息
之則縮閉之則聚其常也若此盤孟之積值經月不
雨開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曰有海潮大
小有定候候其至而啓開俾內灌既平開而海之使
乘潮之舟不沮洩而裏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
以變洩而為盈盈謂洩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
仰而笑曰往者大水裏輾運而外輾入工部郎中吳
君論執役者以借潮泉竊笑之君今稍判疆已而深
至艮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之浮而兩
里之間運船商船皆德君之惠鼓掌踴躍以君為祐
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開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
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數曰為政
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欄湖記楊太常一清撰其畧曰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欄湖成便

湖事也儀真為漕河自前代已淤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來以供京師多出此道蓋味禁

最夢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場

且過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牌漕者水計每歲

運米四萬

國朝聖武文始即其地築新湖之舟曰上必車壩所定

不盡割截則不取以舉力稍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真

之地輒無平核收漕時閘閘利之徒萍聚而議村居

皆食力設壩使附不復講求成化甲午河際中

郭君昇建議置神四為東關為響木為中神為羅四

橋以通千江一時稱便攬妨閘利者壩為泄水之說

任耳者和之歸遂不用弘治戊申

朝廷斥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關運四

湖

二陣廢響木振中陣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

陣潮無所附上陣既廢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泄水之

義漕運總兵郭公鉉等欲增響江欄湖神或謂江

濱多浮沙不長弘治已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

敷華率

勅為巡撫漕事有以欄湖之業獻者公獨於樂陽助用

同知某君元達曰元嘗奉檄置漕河落及江濱岸上

尺土皆壞無歸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既得

古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得程物上以

庚申十月八日始度土地勢定造神之規高一丈八

尺中座二丈八寸旁三丈大翼而東西兩岸之二爰

採爰登牙牙相入而礮制礮座則砥平墨石數重以

固其砥松檣櫓比以固其底底用物以限計者石五

千七百九十九以律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者

板四百九十以斤計者二千九百八十斤一十六斤

十七幾三百七十相油一百以備計石灰二千一百

三十梗米四百八十秋二十三諸備售所取直得先

年漕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費辦有司故工鉅而官

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縣

稱善焉之指畫得之顧縣成巡河郎中劉君繼至

督工部主事鄧君亦督勸群僚屬國百工于來

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焉君

謂陣既開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

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

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千飲食談笑之頃視車轡

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來可謂水大漲得以

時泄不橫未為堤堰害亦惟定陣賴焉所省漕計之

著微當若何吏部商酌所亦何富若何以歲繼歲吁

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為之事難為之何如耳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志書曰功崇惟志惟

克果節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為政者當為其功

不可不為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則輕為其所不必

為斯可矣是神為漕運計為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

為者然非志之崇則曰因仍舊貫非力之微則曰曷

為故怨欲其果於有為難矣不勝自自神議以陳此

歷數政終以興議者眾莫適任責故聖恩亟罷迄無

成功公閑屹下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

雖群小眾閑屹下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

手徵耶然吾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與異議所

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辨藥之唯恐費甚焉

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庶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

茲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崇厥成者多矣公典是役

焉君諸暨既贊其於上又為之規議以圖其未于

下未嘗有所阻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曰

備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焉而大觀

百十年來所當為而未及為者一日從容為之騰口

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志信所守風聲

所制而能若協謀竟其功可謂拔諸事之石以吉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墮前人之功也

傳真縣重建新隄記王肅撰其畧曰

四年自遷都止手歲漕力南粟數百萬斛以供東京關田既真入運河者十七八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仰牽輓勢未嘉定間嘗用州城南建清江隄又而壅國則武辛亥築上為壩成化平千處河即中郭楚早與建議置閘首車關次響水次中將以達于淮四縣處凡為神四以通舟楫一時稱便利既而達官要人旁午雜遝啓閘無節河流流溢而隄後陸地治初元今南京守備司理監太監將公琰并經其地目擊利弊頭議復制隄事下冬官議文米米歲期公復

以程式進始奉

卷一

卷一

京師諭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鄭公進暨南京工部尚書劉公瑄侍郎黃公孔昭謝酌而行於是分道內官監石公監完君知商馬監石監丞李君也出司郎中施君恕往度形勢延問耆老辭群言歸於定議其論有建隄非私智延問耆老之說民者有鑒於此論見虛實求之其水者廣置兩壩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多濶以納潮冬春凍盡則閉將以蓄水並有互用庶無遺利論既定始築於楊工因舊中壩充拓之為新隄方冬潮週伴與河水相平先是壩中隄土皆師幾百步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壩四二隄則仍其舊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工竣於十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水漲楊之閘滿水之溢而隄遂成不惟遂疏濶之利而且免德決之患誠者謂事之興廢有數非偶然也

重修縣志開記

縣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開揚之閘是為南北之衝有越河以通鎮鎮北為水州開入淮計以在河各南河京口開至吳中以達漕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開閘在丹陽境中又東有薛牛開則隄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創為是薛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為隄也蘇翰林嘗過薛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壩之嘆則水之枯涸固若川以儲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戢內最於是郡之人僉以開為請侯慨然從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萬來白事所陳利弊益明侯恍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事畀之丘君於是凡開前後左右父木之地悉伐石於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自鵝材至龍役全二時其成之日蓋佑靖

卷一

卷一

三年八月乙巳也予讀方朝廷在於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開尤為國用所仰海運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校貢嚴發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伐商賈運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以繁盛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泰極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租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伏衛後所進汴以還故所百戶府庶幾獲虎之師翼衛以從文旌蔽天舳艫相銜然後如趙使之功為國長慮遠圖之慮不特為一時便利而已而

瓜洲鎮新建溝運行府記趙副使撰其畧曰

唐虞賦納粟米與治浮江淮之制雖非漕運而後世征淮之為漕法漕者實助乎此蓋其時江淮未通

泉同知矣而復設工部主事一員專管督理蓋欲其泉之常運而為漕舟之利也百餘年來遵行內大壩運入過回視海運安危得失何啻天淵矣謂非得漕運之要可乎海運之利既失矣立法本意多未講求故批淺之功則密而漕泉之力則疎以致有山東泉微之說近歲黃河決飛雲橋決穀亭鎮衝溢運道及開藉之以行舟其謀甚矣通者費可自後濟寧而下一帶湖河泥沙淤塞舟不能行嘉靖乙未夏始用人力挑通然泉原既云微而河水則又徙河道雖復水安無可恃余致政家居仰荷

漕運通志卷十

主一

管河官將湖水開渠引至河邊置造桔槔之具壅水入河已而南駐安山等湖俱施以此法隨又將各處淤塞溝渠皆為疏導諸停蓄之水咸得以入於河甫及兩月各處泉源漸涸矣泉流導失水且至矣漕舟之行畧無阻滯而亦無事於挑導之功桔槔之力矣仍命管河官將各湖隄修築蓄洩以備旱潦因慮山東一帶閘河常賴修治而修治之道器具為先清寧舊無廠舍往歲遇有修治工亦器具即於所存貯之淺無稽考且多損失況臨河亦無館驛糧餉過濟殊乏督理之地均為缺典余乃謀于管河郎中楊君旦管關員外郎邵君元百管泉主事顧君斯於城西臨河易地買材命匠督役中為門堂以便臨視督理堂之左右為廠房以貯器具園之以垣牆華之以繪畫園之以毀輪寺之以夫老經始於夏五月落成於秋八月扁名之曰治水行臺儼然為漕河壯觀揚君輩謂余宜有言以記之且於以治水為任固不可不以文

辭蓋嘗思我國家唐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於口北由開抵臨清則會黃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河接之以達於京衛北地之遠近既俾而水道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成天下河道第一形勝我

漕運通志卷十

主二

已蒙察言漕河全賴泉水近來多致淤塞反被豪強侵佔吏部便推選素有才幹同知一員舉一疏濬差去部官務於用心督理不許虛應故事通行遵奉矣於黃河者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鐵杵并大鐵錫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於淤塞既除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淪沒之虞則黃河之患可濟矣今黃河三委一由蘭陽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通流以殺水勢弟人多狃於俗見難以瀾漫之勢為言謂黃河為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早近余具題議處黃河大計亦備

諭允候機施行矣若夫今日徐呂二共則在用黃河之水由蕭縣出者經小洋橋與開河身水合其勢為

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顧余以一得之見因事制宜轉乃自信抑嘗試之若有驗然且以職務所關不敢隱默因并兩河於此發之以備高議遠覽之君子採焉至於修運之詳不多及謹記

總理河道題名記于都御史湛撰其畧曰

王者宅中圖治必觀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朝始由海運糧由陸運月二變乃改令河運然地勢中高南北連運難下之水以濟南水伏流齊魯隨地溢流出為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流沂諸水東流赴海

皇帝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堰東過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巨南北漕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堤以防其潰決列鋪舍以通其淤濠開湖濬水以特其蓄洩引水

漕運通志卷十

壬午

漕運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銓官以司其事董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之司守令亦各有責焉又以地廣事劇役繁費繁宗統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歲晚東南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將當盛夏維揚迤北東風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離海運之險亦無陸輓之勞四方萬國五村百貨罔不畢集民命復全

國計斯裕

又皇帝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弼成之蹟要亦不可泯也尚貢一書記神禹治水之蹟與典訓諸列為

經昭示罔極我朝前此勅勞諸臣本部司各有題石而總理大戶漫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深用慨人乃構題公字之東偏爰披沙錄左禮以下若干

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盡銷以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黃河為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為險西北以山為險遼海僻遠為難而東高麗順為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肅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州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為虜所窺安又之

盜薄矣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既開而功倍矣文莊行義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開而功倍矣文莊行義

何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矣文莊行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崇文莊之策子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崇諸臣之功示諸

漕運通志卷十

壬午

紀宗已棄之禁三代以消未聞也文莊計漕河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運虜之所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者得乎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為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築堤建閘竝以人勝時不常泰人不皆能保無意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潮可踰哉今之黃河經行河南之祥符者去汴河決為難保常可也變亦可也

是則可為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數省之力指不貲之費再歷寒暑乃克底寧象方幸其南子欲引之此吾不知也

漕運通志卷之十終

至公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縣塌場口所分
 之南河漸行地漸下水三分又微其故不得不截所
 之而為計誠遠也按漢溝洫志漢都關中漕從山
 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河
 史守番系請穿渠引汾與河既河堤棄地度可得田
 五千頃歲得穀二百萬石以上而砥柱之東可毋復
 漕蓋遵其險也幸以渠廢罷業其後人有上書欲通
 漕斜道下御史大夫張湯議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以為便於砥
 柱之漕今褒斜二谷故在而石隔湍急何可漕也漢
 人猶以從事其中則關中之漕之艱苦百倍于今
 也今可南由那溝北達潞河水道入於河而會
 之開

而漕
 計不亦左
 丁民形乎兄
 澤期法以利
 而佐農之諸
 為之既兼利
 役不為之天
 入王廷記

漕運通志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楊宏撰宏字希仁海州大河衛人嘉靖中以指
 揮使署都督同知總運江北舊有漕運志宏病其
 未備乃摺摺羣書手自紀錄延既寧謝純考古今
 沿革作表六卷首漕渠次漕職次漕卒次漕船次
 漕倉次漕數又作畧三卷首漕例次漕議次漕文
 序謂表立則經見畧輯則緯彰書凡十卷而序云
 九卷者蓋漕渠文繁分為二卷故也

救荒事宜一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周中丞疏稿

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事宜

一卷》提要

大中丞周公救荒事宜序

吾吳大中丞懷魯周公鑄甘肅前

後歷條上章疏暨採三長事宜待

旦堂漫以不備草屑諸君子序

惟余名授簡焉余以不文辭不獲

也今之出衆論閱議諸君子諱次

救荒事宜

姜嘉

一

之詳至乃序以系政事曰政事醫

藥也政事之有紀裁方書也至若

採養之政則齋羸療之醫藥

拯危之政之有紀裁則療之羸

療之禁方也公撫吳三年條畫

選茲靈方為雲之直強相望吳

民不旦夕為身則為家耳公
以客置其身於波浪縣信中
者真勞拮据操之心計以為上殫
竭迄於吳氏得免捐膺東南
宴然誰力也周禮大司徒以荒
政十有二聚萬民以謂散利舊
征強役舍禁等政更數多哉無
以易也代而隆之者富鄭公賑濟
州縣長之賑越州辛玄疾賑河
南亦庶幾能師其意焉公居
恒雅意興鑒鑒鑒歷圖之既已
豫以災之也也於台人已試方略

秋庭書

姜序

二

雖不博采而互證不必詳論當
代而便東南以宜時之近見小民
勞而瘵亡更時藉箸賢士夫
子集魚之腹益執計所以使安
以故著以為條章自鴻鉅利病
以匡纖悉靡不周諮以聞恒
而洞不藏者無後病多道少
之患亦惟公病瘵縣民其台
能之乃能行之耳抑是備法也
非所以法取以法者惟虛惟小誠
尤為害之本則非是法之所具
我地災疹流何國豈有之乎

秋庭書

姜序

三

肉糜窮人瘼諸夫子澤公說
而存之又疎而明之者族貽子
儉保甲等政皆實心經畫於豐
聲與事之時勿張皇於饑饉
為臻之日民間何至立壁懸
磬若病及膏肓者令素越
人望之而在哉矧乃為吾東南根
本重地計也蓋採其無奇之案
舉世以為固然余謂採其亦自
有奇水旱之災甚於堯湯然不
求其為甚治思何者彼其米亞
無一急一事不輒貳非僅採水旱

者此此一奇也其荒政雖具在周官
然怕時乃為職九為徐息之政六曰
遂人曰緇人曰匠人曰遂師曰遂大
夫曰縣正曰里宰曰月錄曰六鄉
曰六閭巡撫為政則水旱之河不
能病也採水旱之災解我耳此一
奇也師旅饑饉聖門之古者必
其禱祠而求聖賢學問額者
弘濟艱難設也蓋自逢衣漢
帶時已為聖賢之至此一奇也古
之人禱祠費舍者或亦以一頁
救百姓長治濟盛之民者或謂

以此得舉會笑入地尚甚為民
良髮膚相惠都忘之也此一奇
也後自是民改或大舉工作以
贖失業之民擇人自是荒政或
官吏吏官待缺寄居者皆賦
以祿仍書其勞仍使人盡力

救荒事宜

姜序

六

治餉自是民改或前民之未饑而
為書向屬縣平價自是民改
或不扣米價而後自平儲蓄自
是民改或不禁糴而米益多
主法何常之有隨俗為變要以
拯民而已此一奇也活饑民數百

為賢於作中書二十四卷
當其功甚及民而守相不以公銀
易此此一奇也公於經史以裁良法
美意大政已得十之六斯古今
所難及守內風尚昇宜心誠求焉

不中不遠是在極饑酌米子相昇

救荒事宜

姜序

七

勿力而亡余之饑、及此益不歌為
公也

治年弟姜士昌仲文撰



治下六舍門人孫周光亦書

救荒事宜目錄

一專責成以稽實效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續附議

一聚庫積以資糶本

一風義義以廣儲積

一稽積貯以備發賑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一通來船以示共濟

續附議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藉賑濟以復農業

續附議

一藉饑民以期實濟

一廣粥廠以便就食

一覈實荒以杜虛冒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一諭典戶以便貧民

續附議

一酌工作以資寥戶

續附議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一申暴禁以安良善

一嚴保甲以周捍盜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一俾勾攝以起民間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一施醫藥以救羸瘵

首撫軍門救荒事宜

屬吏知照全按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周 為急救災民事照得
三吳不天商旱為政桑田滄海民不聊生此皆
本院奉職無狀感召異災用是痛心疾首湯蹶
剝心苟有利於溺饑民無受於膚髮業已請

賑為災民請旦夕之命第此在

救荒事宜

上愚不可必也惟是蚤見豫待殫心竭力使災民
可恃無恐正在此時古語云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官無大損而人人受賜救之於
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而已饑之民終無救
於死也今擇其最切要而當預備者款列於後
願與良有司校核而力行之益吾軍盡一小心
力便救一草土靈死之是損救饑急之間乃元
元人死之關念之令人惻然倘良有司共此發
心不遺餘力事事有條人人受惠則循良卓異

即此可知本院當破格屬揚若誤於京之無干
坐視災之立斃一萬萬民四境饑饉則其關乎
不曉也即此可知定行奉憲和回心非不盡心
止此耳誠恐各官自家子孫有病病者難免
實情屬乎推恩是心以保災民屬過平矣

救荒事宜

計開

一專責成以資實效

荒政不在多言顧得人何如耳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行之非人即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有不公不明之處不免向隅之泣況於兆姓萬民乎若得其人則八荒之遠四海之廣其痛痒疾疢若呼號膝席之間無不得抒摩而爬搔之者又况流離在目前乎故一郡得一良二千石則一郡理矣一邑得一良令

救荒事宜

一

三

則一邑理矣所謂人定勝天機而不害本院固可拱手而受成也唯茲荒政深泥他政可以坐理必與村戶閭閻關開庶民隱得周官惠可備此在縣官不能也不得不責成於各鄉鎮官能與縣大地廣縣官又不能也勢不得不責成於德政金茲流離載道慘目傷心鄰里正官於此時有不竭廢從事而猶自愛其力者非情矣况此時一切緩務俱已報罷各官正有餘力本院專精而責成各官

救荒事宜

一

四

所彈力而報稱者全在此時可不煩告誠唯是中材小官不激不發固當鞭箠使也計一邑縣官勤勞於三令理須得一二人倘本邑中偶之不妨旁借即府幕亦可又不然教官雜流中遴選亦可但須有精力而小心者計一郡中自不乏人也役也若作尋常差遣無以激發其踴躍恤帶之心文到府官須如意精選開名到院以憑特委以示慎重之意一應差遣差委及本衙職事俱免使得專意於公理荒政仍給以薪水寬其日月事成有功當破格特薦如往時有吏負出身而以薦官至通判者故事具在也卑官難于自見此正虛靈脫穎之時倘以賄聞不稱委任法無赦如是廉伍或寺官彈力以佐縣官之窮乏官精神不令耳目得徇鄉僻壞無不到之康衢鐵竿道無不被澤之人矣不然勢不得不委之吏胥里排種種與實即官司勞心焦

聖廷賜錫賜賑祇飽奸貪之壑矣擇人委任為荒政喫緊故首列第一款

續附議

救荒固須分任但衙官自好者絕少而衙役生事者極多若係此輩則到一鄉先索一鄉之供億行一事先放一事之弊端小民又以縣官莫敢聲說是極其溺而益之深也即教職科甲青年既貧薄而不屑事事尋常流輩又闊算而罔効區區即如往歲大戶積米曾

救荒事宜

八

五

委教職監糶矣而假票報糶虛數報完一惟狀神為張主遠商米船亦委衙官監糶矣而米不歸之奸牙則歸之衙役職民百里持錢終日曾不得顆粒而空歸焉且糶未半而竟完矣如此等官民何由沾實惠莫若安縣公報殷實者頗數人素以公平信義為一鄉所推服者縣官假以禮貌諭以賞罰分委任而專責成之有功旌以扁額最者給以冠帶如有作弊民不均沾者許百姓連名指實呈告

到縣查審得實擬法究坐似反勝于衙官教職也此一議也足濟前議之所不及甚為痛快總之在該府官遴選得人如前歲中名到院破格差委諒衙官難職無不稱職之弊但恐衙官難職內一時乏人則如此議責成鄉黨義士二者並行不悖可也

又續附議

懲戒糶吸企踵望澤如沒者之欲出熱者之欲罷舉甚矣爰有司留心與不留心實與黃

救荒事宜

八

六

童白更爭呼吸之命故鄉糶死之則主死之矣都縣活之則主活之矣必及存亡間不容髮必都縣全付之精神專用之荒政而不以他事縶後仆者可起骨有可肉也故本院之荒政德德於有司不啻三致意焉本院全付之精神又專責成於有司矣功令已頒申告至再人具八井之心各懷納溝之恥中豈無急急皇皇若病瘵存身不遑寧處者耶抑猶然細細皆皆秦越人不相關也當此救焚拯

溺之時本院已盡寬其他課一意妥以便宜此正郡縣急皇皇之日未宜涸池沔沔者然者如平糶招商廣積備賑等款種種已詳本院旦暮望有司之奉行不啻痿人之欲起幾番心熱幾欲眼穿唯是今歲之谷不登來春之計當要九十月之交正是種麥之時有司須臾時省從巡行村落省麥不足兼種菜蔬菜熟則二三月可不饑麥熟則四五月可不饑况朔風一動饑寒切身枵腹之民能堪果烈之氣凡聞其聲者聞其困正在此時須遍歷窮巷家門而戶曉之勿憚心煩勿惜脚力吾輩脚力所到即民生意可回嘗見世之探奇者涉華山之巔望太山之嶺且不懈脚力為之且此又為民救死者也豈其有愛焉不然即處天幸盡蠲盡折奉行不實實惠不到饑民即有數百萬金錢委之不可知之人以曰賑救能救於死亡乎近聞高淳令宋祖騰於各圩衝漫時親棹小舟下鄉掃數千

人於高屋之脊高木之杪而載以八邑至今堂皇之間婦孺履端本院方行查以卓異旌之本院聞善如恐不及故不待查復而亟書以風他令使他令人人如此而後余憂可釋也夫郡縣力能活人坐視民之主斃而不為之所是殺人而不以不也罪也本院力能使郡縣活人而不殺人坐視郡縣之殺人而不為之所是東南數百萬之生靈皆本院推而納之溝中也罪又浮於有司也即萬死何以謝東南之士良本院於此心欲嘔舌欲教屠欲焦矣無非欲有司盡活人而不殺人也倘聽者之猶然饕餮也本院又可奈何哉惟有一切之法荒政舉者屬荒政不舉者泰斷不假借無待而與者憂樂也皇皇乏人中村而下即民瘼之念淡切名之念濃而將勉效一臂之力為本院分憂矣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昔蘇軾奏臣在浙江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蓋常使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誠救荒第一良法本院近徵所司酌勸官銀差官往豐熟去處收糶米變以備平糶買米之使亦既相望於道矣第恐遠水不能救近焚少水難以沃焦釜唯是官糶與民糶相為表裏循渠無端歲發米麥充盈災民得濟

救荒事宜

八

九

近見常熟縣查有私積米大戶一百三十五名每名領銀就近收買米粟百石以備平糶分買則眾力易辦就近則層層無難民既樂從法亦簡便計各縣亦有積米大戶也獨不可做而行乎又不然各縣空投之戶可使也如未役者買米數百石免役三年上海近議行之矣又不然有田之戶不可復困而無田大戶有與有田者亦可使也又不然士夫自本身親子姪兄弟外而諸拜伯諸姪及親戚

救荒事宜

十

有田欠寄名書冊者亦可使也又不然新鄉商人之開典于部中者擇其贏于貲而嗜於義者禮而名之亦可使也總之各商止藉其力不傷其財不為厲也豈惟不厲且令得自帶其粟米又得困以為利也唯是此輩憚於遠涉亦不必遠涉者連年豐稔民有蓋藏今富家巨室封倉不出糶者畏官價耳誠不定以一切之價聽其以時價糶糶糶於民與糶於官糶於外境與糶於本境等價耳此又

得事上急公之義與爾鄉黨鄰里之意固富家巨室所願傾倉而應也近糶不足始不得已而遠涉米粟不足始不得已而棄糶歸麥大都一者在糶一者在糶一者在途循環運絡總不絕糶而歸糶之牙吏則易為侵漁且糶中積糶品復賣其糶也則守文之苦亦當焉又恐其為富戶屬也各縣原自有倉官買米到縣官檢驗入倉為期月親自給糶本院今臨澤會親行之良不為疲大抵百人

以上便處冗雜當小場巡隊用旗引之法徐
寧孫蘇次泰成式具在也若縣大民衆縣官
雖過不妨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數處或
衙官難職小理至於村落僻野里健就升斗
之粟以緩煩吏之死扶病而來耕耨不前守
候難難浩莫空返須至各荒歉區中或開錢
人東或寺觀空房多置倉廩以募倉儲或
糧一劍官為輸粟即八義倉仍選募本區
正為鄉閭明傳履看延見慰諭區裡激勸不

後仍給券令其的子弟得占藉與方馬廩乎
人樂用命而平糶之米日在市視之然門
俵米欄行散粥者功且百倍矣
續附議
糶糶循環一番在糶一番在糶周而復始其
策誠佳第糶米全在日下八九十三月其
積貯其道主散而不主糶至十月以後專講
流布其道主散而不主糶矣又有司操散
之權不能無所寄而行之寄之牙僧寄之牙
役弊也寄之里排猶牙僧也寄之雜流冗負
猶牙役也於是不清已而寄之公正不以正
奸民之尤而并里席狼畏之者也然則今日
聚散之權終何所寄無已則有民間之大戶
可使耳大戶非能人人好義急公也而溫飽
則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則乘機射利之心猶
不勝其幾法權禍之心故可使也此一議也
是以濟前議之所不及吳俗重因果即如齊
僧道攝攝拉拉不惜重費為之況起錢民

於溝壑之中骨而肉之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此等陰德視齊僧造橋造塔等功德萬倍況此又不費財者也不過借力耳此固其所踴躍趨役者第恐有司行之不善始而僉報結而稽查衙役乘之端目是擾錢糧千係又慮歸償善不見德不則受累掛名在官便不得脫前役未了役役又來嗷嗷大戶何不幸遭此困苦也此金在在司除其煩擾思其小失仍安之為一役之役永不再歸仍

厚如優恤或給廟款給米冠或量免差役使得為善之報如是而大戶不爭先聽命者未之有也以一鄉之大戶較一鄉之饑民事核而惠濟規矩說况官署役吏公正里排誠萬倍矣金在在司加意行之

一東庫積以資難本

夫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近概有司買米動稱無銀堪動束手以視饑民之斃又安在為民父母也彼汲長孺何如人哉方今帑藏空虛安得贏餘若待無礙可動是災民終為溝中之瘠矣除稅契事倒河夫空役餘米助役贖款官紫馬省存驛傳車課班班兵報市省存牌坊盜賊變易等項一切堪動者許令搜括買米外倘有不足即未解銀糧權宜借

用事完抵還亦自不妨計各府縣庫中徵完銀糧有先解者有遲解者姑借此遲解之銀給發買米計一縣須得萬金乃可非謂萬金之足於用也夫萬金而萬金用之可立而涸也惟是將此萬金平在糧半在糶如環之無端不便間斷是不竭之倉也惟是方今九邊熬眉三軍枵腹徵輸催督迫於星火本院諒意同舟期於共濟何忍議糶惟是洪水為災民國已極不遑為計入秋以往朔風一動

饑而寒民愁無聊計無復之弱者駢首藥捐
於溝壑者擗臂嘯聚於郊關根本動搖關
係不小是不過緩一年之解全活數百萬生
靈之命使二百年來根本之地此紫金湯所
得孰多況

主上寬仁保民如子必不以專擅督責即使有他
本院願以身當之昔洪皓在秀州擅督浙東
細常平未斛四萬會禁不肯曰此

御筆所赴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生急寧以一
救荒事也

身易數百萬人之命本院亦不難於捐此身
為災民請旦夕之命乃若有司奉行不謹預
備不早處置無法異日倉無粟市無米野有
餓民數有盜賊是有司之罪也夫無米而炊
猶諺曰巧婦不能也今有米矣而猶然不炊
真拙婦也本院斷不能於此姑息也

一風養義以廣儲積

歸紳先生解組歸來閉門耕讀即有荒餘原
以養廉而富民起家得之艱難持之方畝亦
無足怪故家務則隱與爾隣里鄉黨提出流
俗之外此可望於賢士大夫不可舉頭於齊
民每見荒年一番倉報閭邑騷然奸民乘之
掠臂而起致令富家巨室人人自危是水火
國災此之為灾如水益深耳本院甚不欲救
竟有此強借也唯吳蒼紳先生夫孰無暮義

救荒事也

之致此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弟無程
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為德也可或立印簿
二扇一官簿一民簿官簿自本院捐俸為首
以次及道府州縣倘紳先生慷慨仗義積
德行仁者聽其自書若干不願者不推也至
於任俠慕義如顧正心者三吳富民豈謂無
人倘有如顧正心捐數萬金救民者本院即
為

遇救萬金而下樹坊給匾俱無所吝欲冠帶者給

冠帶以禁終身欲效用者給劄付令效用又為之免其重役即如輸米百五十石者免百畝之差三年輸米三百石者免千畝之差三年米以遞加田亦以遞免俱聽其自書有司不得一毫勒強近青浦縣候選序班王仕指賞五百金助賑吳縣監生朱國賓措銀千兩助糶其銀即發各縣行賑行糶仍令縣官親往其家懇屬以旌之仍免三年重役使得為善之報本院之不食言如此夫請編請賑禁

搶奪禁強借本院之保復富豪不遺餘力偏富豪終吝一錢不出不能為本院效一臂之力無論其有本院且非為身家計也古今統於財者無如石季倫奴輩利吾財之言可為炯鑒此事在古昔無論往者吳門之事念之令人心悸豈忘之耶古來始於鑽核一念終釀滅殊之禍亦可思也亦可畏也

續附錄

吳中投法大率五年而一輪差民戶有四百

畝者食點扣頭一年收銀二百兩其費六二金有田千畝以上食點北運上中解戶一批其費約二百金今若輸米一百五十石則時價該一百二十金矣而止免其四百畝之差三年是以百二十金之輸而博免二十金之役也猶是而上有田千畝者輸米千五百石時價一千二百金而止免所費二百金之北運恐民未必樂輸此議誠為有理須當視所減之役與所輸之米略相當乃為均平又富

民勤於義者少勤於名者多凡輸米五千石者為疏

請選授京官銜三千石者疏

請外官銜二千石者本院給劄付效用或曰名器

不可假人是又不然即如白丁納銀三千竟

實授中書儒士加納六百竟實授外官其縣

撥驛傳剋剋民財

國家得不償失今只授虛銜似不為過也

一稽積貯以備發賑

積貯原以備災荒本院不當三令五申矣平日據有司申報倉廩盈滿如崇如嶺即義倉社倉學田一切井井備政雖然豈曰足以備不虞也今非不虞時乎日積月累計富有陳陳相國者近據各屬申詳又動稱倉廩多窒無以應卒何前後矛盾如此豈昔以虛應耶此之謂紙救荒殊可太息大抵法久弊生事久露趨其不能無牟漁可知也各府理刑廳

救荒事宜

十九

官查盤吳其職掌不得姑息隱瞞須為親到各縣倉廩逐一盤核每倉貯穀或米若干通共若干支銷若干實在若干其于各義倉社倉及學田亦查核如前通將現在實數各申報本院不可聽火書支吾影射使百姓之脂膏恣奸貪之魚肉當此救荒之時舌敝唇焦萬無可措甚不得已且復仰給於巨家富室矣此猶私也原不與公家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乃前項錢糧原在公者也不先發之在

公而處以風勵私室可乎

救荒事宜

二十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商賈熙熙豫豫而來皆為利耳唯不加其價則米商自米米商來多則穀價自平穀價司不識時宜過抑其價則谷米不來客米不來則境內有蓄積者愈閉錮不出矣嗟嗟客販不來上戶閉糶小民嗷嗷何所恃以為命有餓殍而已耳昔范文正之在杭也去糶之在唐俱不限米價而賈益多氣有沃壤河屬荒之初在唐市價雖高自非禁令之重一勢且

故荒事宜

三

日益而未已故本說不得已權宜暫為之下今平價一時舉實之于其幸脫於主稿者非此今之力與舉此特可偶一為之耳蓋價謂之時謂其與時消息而為之高下者也時固不可為常也自今者為令凡商賈以賈益者價高下悉聽民間時值官無所與仍聽其就使兩平交易官司不得封記而來糶焉所以使商正以便民也但荒年好種陰德各商須尋叢中之利積德于孫比往年稍有利息便

當知足毋得銀無晨之欲高擡時價如有奸牙狡僧乘藉年荒故意增減病商病民定行拿究

故荒事宜

下

五

一通米船以示共濟

夫邊疆之政霸者蓋稱夫亦謂彼敵而我堂而閉不相恤如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聞之租之穀也非謂彼敵而我亦款而亦不當通也隣人之于饑同室之于亦饑奪同室之于之食以與隣人之于非人情矣唯是有司奉行不善而奸徒運糴搜求之名阻抑商船米船不通鄰國受病閭閻亦有之李院已三令五中除持一二奸徒究治外自合着為令免係

秋荒事宜

六

三

續附錄

凡本境米不許出境外省米不許攔阻嚴禁矣而多有富民糴米於本處舖行里排及地方積棍亦指為私糴乘機詐害又聞各牙行

多通各衙吏書及衙官要本地米潛糴外境者每石得銀二角安然放去而外方米出稅者又動察衙官索詐阻抑與本統縣文實為水火相反言之可恨自後正官須加意稽察再有如前弊累極衙棍私糴究治不貸衙官密報以便拿問

秋荒事宜

六

四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陰德之報為善陰陽書中所載甚詳諒非虛語姑舉一二如陳天福歲凶於廩平糶貧不能雜則與米與米則與飯又無飯則與錢有一道人持鉢釋李天福曰道人憂濟救當的上何用錢後道人題四句於壁間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銀糶米米施捨死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已而三子俱登高第官至太常視祭南還數歲為樹以說會者後生一

秋虎事堂

三五

牛鵬鵬請舉人學士楊壽開名街上人夢後者奔馳而過報缺元榜手榜一大旗書四字曰祝期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為特科狀元此在大遠無倫姑舉耳目之近往開榜字有一賢士大夫時當由年開倉廩以救饑民隣里鄉黨賴以全活者千萬家至今世高其行天厚其報聞有日者為之推卜前者驗後者不驗後者不驗乃陰德之報也陰德陽報之說章章如是今三吳富家巨室積德施仁者豈

秋虎事堂

三

少本院揣知荒非至極不發意蓋有待也唯是行賑散粥如上諸公陰行善者上也本院日企而有望於三吳尚義之家也此固所禱祀而求者也又不然各業主自賑其佃戶可矣彼其休戚利害之與共而能泰然視哉豐年大食其力歉歲不恤其私可乎其佃田多者至十餘畝少者不下五六畝每畝給米二斗則多者至二石少者可一石即給以官儲安能及此不煩官帑而惠自周可無報名之費可無候給之煩可無冒領之弊此為救荒之良策又不然豐年抵斗償之亦無不可此在賢士大夫樂為善無近名無責報此其聽之不待本院詞之單也華恐富民以名應年有司須細稽查令其開報給過佃戶若干但不得因而為擾也又不然遠年租債焚券以中義可也即不能焚券姑待歲豐取索可也毋縱豪奴悍僮勒水為虐也又不然湖蕩旅蒲美矣鳬鴈魚蝦之利凡係無賴之業許饒

民探捕麥惡乃止勢豪不得厲禁以上諸事
於巨家無大損於饑民濟實濟事之易行者
天視天聽即在小民損者今毫報者尋大浮
屠果報或是渺茫即此眼前便是證果此在
高賢大良自為善不得而強也

續附議

業主各自賑其佃戶此法均平周徧而有實
惠法良良但業主名雖有田而未必有積者
頗多當此大荒往往有自救不贖者若每畝

救荒事宜

八

三

限以賑米二斗則百畝者便當二十石矣此
在千畝以上素稱富家者猶或能之然而其
田愈多其賑米亦與俱多尚難如數况以百
十畝計者又豈堪此且今冬之災行未春之
穀種勢必仰給業戶計非每畝斗米不可又
豈能出此許多也况萬一未必全竭則所贖
又且不可知乎此一議也足濟前議之所不
及須再酌減每畝賑米一斗其借米聽其量
力為之官司不問可也

又續附議

各業主賑各佃戶法簡而惠實核策誠便此
外又不有甲賑族賑之法乎近俗有小戶出
甲必訟之庭有與外姓爭辦則謀之諸族豈
偶值荒年而不可以義相勸率乎自今著為
令先令以各甲濟各串不足則官為之助以
各族調各貧不足則官為之助夫里長之於
甲首有休戚相關之意族長之於族屬有貴
肉相倚之情此固不煩強抑而人樂從不煩

救荒事宜

八

報名而法自簡不煩稽查而淳易核其法之
良與業主賑佃戶相未兼是在有司加意行
之耳

一 藉賑濟以復農業

今三吳之水不謂不稽天矣水鄉之民不謂不魚鱉矣然至於洶洶而好言亂者此本非力農而被災之民也督市井村落中無賴惡少千紀杆網不耕而食者在荒園無獲即豐亦無獲而特桑棧以肆其咆哮耳使賑濟而行於此輩是以膏粱飲豺狼也況里排又畏之如虎而不敢不以貧民報者其力農而被災之戶則猶然年暮不及耳且小民自巨浸

救荒事宜

三九

以來室廬無傳棟蒿無期雖百計慰安而托舟楫負耒耜以博一日之命於四方者不知其幾矣轉盼三冬春農是賴而使野無歸鴻將田誰為墾則莫若以賑濟之惠為招徠復業之舉將各縣見貯在倉之穀分而為二于八月間給發一半于種麥之民以為麥種于三月間給發一半于種稻之民以為穀種其應給之民務要縣官留心總理及督率廉幹佐索各官分區親督里排覈其所種之田及

真實務農之戶造冊報縣方准給發即倉裏不足不妨別以輸賑者給之而既給之後仍間查其種種過麥禾若干以防冒領夫以佈種為賑濟則賑之民間者皆布之田畝者也田畝之所布即不能一時以仰給而青青遍野將民心自安與其以賑為名而徒恣里胥之乾沒飽奸民之口服者相去遠矣

續附錄

救荒事宜

三

吳中小戶大抵皆佃種業主田其當佈麥佈禾之時業主惟恐拋荒以失租課於九十月四五月佈種之時佃民無麥種穀種者業主當悉行借貸田熟加息還之或官給印信簿令借者註簿領米不還者官為之還理自無不貸之種無不種之田矣若官發賑濟一發於八月則似早一發於三月又似遲貧民一損入手未免輕用而冬春五個月恐無聊賴故賑濟賑難兩項必須九月後相兼行之並麥熟方止為萬全也

一籍饑民以期實濟

賑糶之舉期于饑民得沾實惠聞往時一什
賑糶則市僧輒混充饑戶藍錢其衣改頭換
面更姓移名重夏履冒俾啼號者束手以待
楚役僧者數
游所濟非所饑而饑非
所濟如同兒戲形為可嘆此事必須正印官
親歷鄉村遍行荒處隨門審察逐戶填註大
人與口小兒幾口或絕無生計或稍有過活
即將分上饑次饑二等次饑即給賑糶曆上

救荒事宜

三

饑即給賑濟曆官立一總簿即時登記鄉村
成聚之處令五家為保即被水飄沒人戶星
散之處亦令就近五六家作一保若一戶不
實一保俱不得賑一鄉之中土田高下不等
故有災一村落居民而田高者即為豐年凶
歲者即為饑戶尤不可不核饑戶有遺漏者
鄰家戶陳訴有詐冒者許同保首告仍用蘇
次泰法用銀半桶上書於家口數若干大人
若干小兒若干合賑糶若干合賑濟若干官

帖于各人門首壁上以便出具不意帖在
勘井各給領賑濟一單如期許執單投遞
未領至期縣官即忙不濟改日至于縣大地
廣縣官難于遍歷須委委如前精選佐幕及
教職雜職協同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
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舉無遺及人無遺舉
庶一粟一水實到饑民之口不成虛餅名府
縣正印官千萬鑒意

救荒事宜

五

一廣粥廠以便就食

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饉寒飢於身而求緩須臾之死者其情狀可知矣當此公私置場之時而欲以擬罕氏饑國人之窘勢所不能則惟有多設粥廠庶濟者易於廣惠而食者易於取足然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者有之蓋煮粥必委之里排彼豈能人人奉法而毫無浸漁者乎又豈能視公事如家事而炊煮得宜者乎或粥少而食者驟衆也則以水滲

救荒事宜

之或康薄而食者怨恚也則以灰混之況久得之腹豈暇擇食未有不恣其餐餐者薄惡之康驟然之飽其有不傷生者乎故曰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也況就食者聚於一處則未食之先有淹溺不逮之望而既食之後有饑飽不均之嘆且群處而食雜處而米氣久蒸薄必生疾厲此皆必至之害也今粥廠須以多設為主亦不必更煩木植以賞官民自城及鄉每於寺觀菴院之歲度其可容數百

救荒事宜

人在城郭者縣官自主之其餘鄉村處所或一二十里或三四十里隨其鄉約菴廟康幹佐貳督同好義之民共募義舉其實心須取足於官雖可動之米及倉廩未發之米及民間所積者仍須於粥場純列數十行每行兩頭豎木板繫繩作界饑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異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預諭居民各携一器粥熟鳴鑼行中不得動移每期一桶兩人舁之而行見人一

三四

一 覈實荒以杜虛冒

夫救荒者必先覈實而後惠無虛冒如縣有
幾保保有幾區區有幾區須先令大畧明白
某保區為荒某保區為熟某保區為半荒如
上年報早荒今歲無水荒可知夫荒熟既已
詳得法當使荒區報熟而熟區報荒蓋荒區
則荒處既多若更一一報荒則書必以開
寫之煩耗言紙筆之費沿門需索任意低昂
貧戶報於買求則田荒而反作熟富豪易為
欺荒事宜 六 三

救荒事宜

三

正虞熟田不報則踏勘之時當令各熟田每
打揀一木板約高五六尺者明開一杆中某
人熟田若干佃戶某某人熟田若干佃戶某
若有不揀板之熟田即係漏報其作報之人
法無赦若踏勘官當預置竹籤具開區區藏
於籤筒不可托吏書收執以防弊實須密封
衙內時常行掣又宜簡從役與皂隸騎驢舟
帶籤而往隨意疾行兩間出人不意掣籤細
查其間又不無移址換畝之弊要在加意查
荒事宜 六 三

救荒事宜

三

恐喝則田熟而反作荒即荒冊已定而官府
難於通踏踏荒之時且有船頭之作弊得賄
則引至荒處無賄則引至熟地故當止報其
荒區之僅熟者則其所剩皆荒不辨而自明
矣是法也一則書便於橫寫可無錯雜難
撥之弊一則官府易於踏勘亦無寫速難處
之苦又不然近城去處縣官親自踏勘窮鄉
僻處仍責佐貳廉能官處處親到替令翌年
保甲開寫蓋錢糧是其千繫開報豈敢不公

革嚴法創懲則處處可以得實也其半荒區
亦止報熟勘熟之法亦如之夫荒熟既盡
得實則饑民大畧可知蓋熟田之佃既籍則
荒田之佃非饑民而何此即可與籍饑民之
法並行而不悖其核實荒特即其籍饑民時
也法宜變通以省繁劇是在良有司事事關
心步步着腳維知煩勞吾輩受些煩勞百姓
受許多全活陰德無限名無窮知之勉之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夫平糶之說為小民之力能辦數文以博升合者言也不有瓶無粟甑有飛塵并升合而力不能辦者乎則賑給之議又所以濟平糶之窮矣顧當此帑藏若洗之時將盡取給於官無論無米之狀勢不能辦而歸咎之水所勉幾何惟有贖罪之途可議耳然雖有答杖而至鬼薪城旦即豐時亦未嘗不贖也所贖幾何是必重大獄情除特運及真正人命

救荒事宜

八

五

強盜之外其餘自軍罪而下皆得納米以贖罪而至於監生生負及吏農人等凡緣以註擬問革者俱許於本等所納之外再加一倍而贖運贖役仍視其歷事贖運及參役之久而遞為增加如監生原納四百兩者今倍之則八百兩矣若贖運在十年之外者則又更加三分之一其吏農等項皆遞及而遞加除生官預中詳安院且無所納之則例可議臨時酌處外其餘有願贖者本犯具呈於照

查其原案具由申詳以憑裁酌如此則雖依法於一人而實可以活千萬人之命國周懷十二荒政之一端也

救荒事宜

八

五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救荒事宜

三八

三九

夫國奢宜示以儉況歲儉示殺此尤救荒第一義吳俗奢侈所從來久矣送死者錫賁以供發引遣女者兼兩以殉結縵此猶可諉曰父母兒女之至情也乃若通都大邑羅列珍奇萬度千箱華艷奪目擊斷者招呼於肆無賴者勾誘於途彼此征逐如水之流不知底止甚且炙婢烹魚醇醪甘脆盈庖溢宇酷烈芳馨令見者目眩而涎流不覺探囊而解帶

救荒事宜

三八

四

道以救災荒至於婚喪吉凶嘉禮及宴飲室一切往來賄遺諸費仍望士大夫尤當倡儉道以為齊民標的至於鬪巷之市肆之內有敢仍前征逐淫巧及貴遊公子任俠博徒夜聚曉散遨遊馳騁百萬一擲千金一笑種種奢淫等項俱許有司廉實究治招解夫貧民方枵腹以待哺富室猶侈心而習靡天實降鑒恐有餘殃縱未能為同類而解推獨不能因

天災而省儉乎古云救民節儉則財用足夫救民非我輩之責而誰責哉願良有司同心而力挽之諄切諄切

一 辦典戶以便貧民

夫吳門擁重資而開典者徽商與土著雜處其間此輩以吾民為外藏也久矣每年僅僅以雜解稅監外官府不得而役差解不得而及且去年又已免稅課十分之三是以此輩之獲利而受

四

困也亦厚矣乃一遇歲稔類稱無本收當深藏

閉戶十家而九間有收者較之平常所與十僅與一夫厚獲利于豐稔之時而忍坐視于

救荒事宜

八

四

凶荒之日無論律情法之所宜即古語所云

悖人悖出之訓亦非此輩身家之利也合無

示諭令此輩遇有小民永歸器具照依常年

規則值十當七不得過為剋估且託言無本

以拒絕貧民仍着典誦每家赴縣具領憲給

印信批文不論遠近令其糴米來家銀米兼

富而其米一照時價高下苟非騰湧之甚官

府不為限制如此在開典之家既可以米為

本且可以雜獲利在來典之民不必易米以

銀而竟可以物博米況典之舖多則米之流廣前之當者將盡後之糧有又米如環無端流轉不匱此亦以民濟民平災一術也

續附議

夫議雜議雖謂周且至矣第糧必用銀錢

銀錢必取之營業營業不售米誰至銀錢

空手來雜當必取諸水陸器皿無水陸器皿

又豈能空手來當况賑濟平糴之米有限民

生之營業無窮故須調停其營生令其得食

救荒事宜

八

四

方是根本如荒山之民南方業綿布北方業

芋布婦人業辟麻與紡紗常年客商收布多

故布貴絲紗貴而得度日今歲荒芋貴絲賤

花貴紗賤且收布者少欲求常價之半而不

待絲紗則兀苦終日而利僅二三箇錢是以

雖有賤米而不能糴欲當米而不能當也惟

束手待斃而已官府賑之其賑有幾哉不

半月而盡矣惟是有賑濟以為營生之本多

收布以為營生之利夫然後平糴之法貧民

得沾實惠不爾止於有錢有當之家受惠而無錢無當之家終枵腹矣故須責令以舖收布比今賤價每疋少增一二分或責令樂輸之家即以其所宏之米增價收布收完易銀再收但價增則米以漸而損約計展轉數次米盡而止又不然即以官糴之米收各縣之營生止以蘇州一府論太倉崑山嘉定常熟吳江收布長吳二縣收絲線兼收布亦照時價少增收完或派樂輸之家或派典舖易銀

此議在民為己養已在上為不賑之賑事役而功倍各自營而不為非亦救荒一策也

酌工作以資寬戶

夫議荒政而及於勸工使貧民得役力以謀口事誠然矣然所謂興工者必修建有原設之額帑藏有見貯之銀及此荒歲一舉行之是兩利而俱存之說也如各縣原無應作之役亦無可動之銀而報議興工則勢必至加編加派以取給夫加編派于災民以動役簡之刻垂斃之凶而療饑饉未瘳而先速其亡矣使范希文而當此時必亟停之不暇也至

於無煩官帑有益大戶而兼可以濟貧民者無如脩圩之一事蓋各縣屢歲旱而不澇故民皆忽此修築而原存圩埂日塌月削僅存一綫所以一遇大水捍禦無策今誠及八九月水退之時縣官輕躬寡從遍至窮鄉每圩之中有田而稍饒者計畝出米若干有田而家貧者計畝出力若干即以饒者之米充貧者之腹而使之畢力于修築之舉其圩埂之狹者培之低者增之有數千畝共一圩者錫

界畫為數行而多築其堤以今之夫墾厚而高則禦水有具圩小而小則車戽可施在出未者雖置之無用之地在出力者即自為已田之謀且可以目前救荒之謀為後來備荒之用其地非水鄉鄉鄰無圩可修或繕治塘池或平治橋道或營建官廨大都動千人之工則活千人動萬人之工則活萬人但須於官民不擾於饑民濟濟而止此又救荒一端也

救荒事宜

續附錄

借工役以需賑恤前荷園有行之而輒沒者昔范文正公之守臨安偶遇凶侵公私上下乃反大興工作一切營官緝宇廣行修葺募令饑民計工就食抗人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况蘇松被災之由實緣河道壅塞河道漸濶則受水有地洩瀉亦速縱有旱潦不能為災今吳淞淤為平陸矣蘇之白茆七浦福山松之蒲葦通波盤龍白鶴諸塘浦幾於斷流

救荒事宜

四六

矣一遇亢陽遂致赤地千里數日陰雨驟然平地陸沉此又理勢之所必致而未可盡諱之天行也第穀糧匱乏無米難炊查隆慶初年開浚吳淞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七十餘里費銀七萬有零亦不過吊取各府贖贖及查支各庫無礙官銀而已即今各府贖贖及無礙官銀俱已動發糴米備賑帑藏一空視昔尤難矣第天下事當從難處做去況民已魚釜羹矣忍坐視司道及府縣官諒同此心須親歷踏勘熟計審處商量利害計處穀糧册開申詳以便題

諸舉行不然恐河流之洩受日窄天道之旱潦無常歲歲醵餉年年賑濟東南根本之地將化為汚萊魚鼈之鄉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夫士在蘇民上森平時猶當優恤況當此凶年釜廩罄耗三旬九食之嘆尤可憐憫須令學官從公開報貧士姓名須令上次二等計筆較重周恤其有名列發官而身有疾由之行有司亦當為之設慶輿以示禮賢下士之風若學田有儲預備倉有積更不難辦毋待其自行請乞傷廉恥之書心可也

蘇民事宜

五

一中暴禁以安良善

狼莠不除嘉禾不植除亂民正所以安良民也即今饑荒初起尚未至極蠢爾頑民遂攘臂而起乃知此等亂民非迫於饑寒以閭巷愚少冲鋒奸兒睥睨已久欲藉饑荒以求一逞者也萌芽不剪將成斧柯本院已將亂民羅文獻等遊示嚴死外嗟爾良民須知荒年易過豐歲將來本院視爾等之饑寒不啻痛癢之在身即示中諸狀皆奉于胸中流出

蘇民事宜

四

至誠懇到纖悉曲盡即爾等自為計慮亦不過是爾等須體本院真切為民之心共守法度期為良善况有本院主張於上各屬各理於下必不忍使爾等立斃道路為溝中之瘠趁此水過隨便耕種糧蔬菜即捕魚探蠶亦可聊生夫從善未必即死從兇百無一生此事易明若信終不悛如羅文獻等頃刻立斃屍骸暴露誰為憐惜各宜省悔毋蹈覆轍自貽後悔如有固本行不善致爾民饑者不

濟濟者不饒則道路之口本院亦時時體訪
斷不姑息以上業行屢示仍復申飭

救荒事宜

四九

一嚴保甲以周緝盜

夫救荒與緝盜之法原相表裏緝盜莫周於
保甲而談保甲者率畫餅視之何也一格於
有力之家不屑與齊民共巡緝一苦于浮屠
之民不能與土著併心力耳今城中原有夜
巡各兵俱有信地似不必再議防禦以滋煩
擾矣惟是稽查人口分別善惡縣官可以按
籍而知奸民不能以窩藏而隱則保甲之法
老荒政之弊緊事也今由縣以及於鄉由鄉

救荒事宜

五

以及於鄉各以次第編成字號每十家為一
甲以有精力者一人為甲長十甲統以一里
里即以見單充為里長十里統以一保保即
以是在公正充為保正以本年首名張長充
為保副如公正首名果係年老不堪者仍行
另報其人烟湊集之所即數十百甲亦止統
於一里而村落零星處所不妨以數處湊成
一甲每甲照依十家牌式逐家填寫一様二
張一掛於甲長之門一付於里長里長總付

保正副保正副即將本旗富戶人戶冊類
齊送縣人戶之下須照牌式註明某人係何
生理或係單丁或係幾口或係投實次貧種
貧人戶俱將預備銀兩其十家之內倘有
寄籍可親及無家等生理與各等役出不歸
者甲長印銀與長五長印五官家內村落廢
野原堡則共其十家之內各自具防禦器械
仍以看一甲之尾即看一甲之看各人後
一甲之首亦看前一甲之尾各人將銀一區
之中首尾預費指實相照一有盜賊生殺及
頑民搶奪等事俱立刻奮力擒拿無容漏網
至於賭博尤須加意查禁賭博少則竊盜
轉竊盜得則大盜息此九弊第一義異日
即欲賑濟饑民亦難貧民亦按冊而了然在
目矣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當民不聊生之時一命非所惜也核者甘肅
法而搜人于市弱者拚身命而詐人之家往
往而是甚至有父子兄弟狼狽室妻一老
德不堪者于平民之家而不逞之徒群而和
之視其家寶骨為己有爪鑽之未已也群抱
之未已也盡室以飽其鬪牙之噉然後以徐
徐尺帝畏首而攔街塞巷呼于府縣之前
父事體得白而平民之家已蕩蕩矣此風一
倡不特非所以安大戶及非所以生災民也
今後凡有以饑荒之故強借不從拚命圖報
如投河自縊服毒等情決不給給葬埋以遂
其欲使民多輕生無賴之行至于民間一應
詞訟應追應給之銀除
俟依及上司追贓入官還官之外其餘一切租債
與斷給狀絕等項俱不得無端纏告即勢豪
挾持更告亦一舉停追通候成熟之年方與
追斷夫禁圖詐以安巨室停之實以寬小民

情法兩平上下胥便

救荒事宜

一停勾攝以甦民困

夫災民猶之厯夫然力培之尚不能有其色少觸之即顛仆矣故軫恤之計惟在力甦民困而民之最不堪者無如勾攝之一事八口旬日之供不能當市肆之一嚼也貧民終歲之役不能充胥隸之一飽也縱嚴禁群役之事擾民而法之所不能禁其大弊有三其一為軍丁之起解夫一軍之赴伍其僉妻掛號永卹長途之費不下二百餘兩每一里約

救荒事宜

八

五四

費二三金而此二三金者里胥又以介釐而培飲於佃戶不知其幾千百家也故一軍起解而半縣騷然災民之不堪者一其一為隔屬之關提夫民間理直氣壯之事未有不歸結於本境也有其冒藉生端者非以誰批為難結之局則以關提快捷累之謀在承提者視為奇貨利藪在披關者見若赴火蹈湯彼小民寧盡其所有以求解一日之厄也雖經通行各屬禁革猶恐有司奉行不謹災民之

不場者二其一為連年之案未究勢不得不拘捕及拘捕而人自甘受其拘一二亞排及親故回國者本拘一審一審之極其民之不逞者三自今凡一切有單指任關提人犯一經暫停通張有執之復方為查行至於連年傳集其未結者查中可銷者先銷其未究者查中可終者先終已聞配而疎久未究者雖準無配釋終理澤亦所以感召天和也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夫吳門游手之民誠衆矣然其間點有刀槍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此一二者其力緩急可用棄之可惜也今後各練兵將領須於信地處凡一坊一巷之間果有投石趁距之勇及膽略不凡游手無事仰食無地者皆密訪而密識之額補伍者即為申收之行伍中稍優其餉更有傑然自見其才者不妨量補以長等役每哨以數名為率其上等之論即以撫屬中空月之銀通融給散各符領能用心體訪所收得人者註以上考無事既可實行伍而時訓練有事且可賈餘勇而作先驅亦荒取消萌之一也

一施醫藥以救罷瘡

大水之後必有重疫各郡縣須蚤為選舉良醫量給藥費令散處村市以救病者不幸而死亡則於救荒錄內給棺槨銀三錢助之其報舉責於糧里其甘結責於比隣有而不舉舉而不實者皆有罰必以穀為贖備如此則生者得養病者得活死者得藏此亦救荒之一也

以上諸欬辟之藥方也至於宜寒宜熱宜清宜補對症用藥不拘古方變而通之起病人于九死之中方為國手今茲之政本院決不執古方以背良有司唯是一鞠仁心百方妙劑出斯良於歧涇魚腹之中無復有中澤鴻雁之嘆此本院所禱祀而求者也且將視此為殿最焉

救荒事宜一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有中丞疏稿已著錄是編乃其
官應天巡撫時以三吳被水而作分目二十三條
附議九條大旨不出周官荒政之意蓋當時所頒
條教而其屬官爲之刊行也

通漕類編九卷

〔明〕王在晉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漕類編

九卷》提要

通漕類編序

昔漢高得天下於馬上謀勇雲從
謀如良平勇如樊灌涕剖符而封
徹侯蕭相國無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而功出諸侯王上它時洛
陽南官置酒語羣臣曰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
何迺知蕭相國之實關中爲四百
年興王本業鎮國撫民轉輸稱最
急焉我

國家奠鼎幽燕

京都百億萬口抱空腹以待飽于江
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
不得則不知其所爲命是東南者

通漕類編

序

天下之敖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
所寄命焉者王人擁堂與而居而
倉圉廼越江踰湖以希口食於間
關四千里外則

國之緊關命脉全在轉運廼開

國迄今運事幾經更變矣海運變而
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兌運兌

通漕類編

序二

運變而爲改兌今且爲長運矣始
猶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于漕
卒賦出於田田者不供而軍代之
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
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寇讐疾之矣
軍不輸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
饑是軍者爲

君足國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

軍而牛馬疲之矣衛所依軍而立
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所
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
之輩而魚肉啗之矣軍無中人百
金之產而有經年飛輓之勞遇點
運則富買閒而貧任役然而富者

通漕類編

序三

不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
亦貧矣每膺差則避者倖寬而存
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拮据
也避固避而存者亦避矣拘老羸
億頓之軍勾流亡新集之衆懦不
更事勢必假手于積年包攬之徒
胥於是賣船盜餉亡命于何有之

鄉而運官經年縲紲傾其產罄其族不恤其身爲殉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爭升斗之美賦役長以全力逆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摧之糠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兌憲臣稍一行法而勢豪且反唇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關軍爲強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浥潤霏蒸之苦乎有淺灘盤剝之艱乎有曬颺扇簸之虧折乎兌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計臣不能強出兌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者之兼任其苦貧

軍渡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身于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恤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事權而軫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臨之使臣在而掾役之需索倉橫之阻勒直同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橫當事者誰不明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萬苦敷歷之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攝家丁邇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兌而邀舊卒于塗家無二丁且嚴攝其親屬白頭黃口瞽瞍疲瘵無匿身遁形之

術踰躅于道路纍繫于公庭鶉水
藿食之不給以殷勞于縣官之供
億噫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
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運
軍也率由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
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
計又安知所爲軍

通漕類編

序六

國萬年根本計故今時最急者惟漕
運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
一線之脉此一線水馮夷司其吐
納天吳宰其絕續飛澇相礮影沙
礮石時以纖力與激湫森渺之天
河抗衡爭勝一決塞卽以金錢數
十萬委之涇涇汨汨中自嘉隆以

來秋風瓠子壁不勝投河之爲患
古有之未有侵

陵侵漕侵民之田祇廬舍如今日者
此通彼滯前淪後淤今歲甫以開
決敘功明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
龍變幻之勢爲盡圍域地之工三
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

通漕類編

序七

伯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猶人之有
喉吭然未有喉吭時時受病而腹
心安然無恙者也往當事者感額
憂漕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
及膠河請以一丸泥東塞沽河西
塞濰河以通海道迨躬爲履地而
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

引沽河西引濰河以疏水實又躬
爲履勘而知不可引也其說又窮
上令科臣往視會漕河撫按以及部
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隆慶
間漕臣毅然復海運大率縱施連
棧以納蛟龍之腹始有

詔嚴杜異議而海中之粟不可登矣

通漕類編

序八

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胡獨不
然朱清張瑄爲海上亡命故周知
海門之險阻胡元虜使其民投之
窮海而忍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
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
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
船汨沒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

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
也僅十有一萬桴腹而乞靈于海
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余
家生長海壖嘗聞父老言驅民轉
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祭
而死招其魂浮沒如萍生死如夢

通漕類編

序九

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以爲再世
更生來歲復運如螻蛄之不知有
春秋昔始皇驅民于邊猶掩骼長
城之下而胡元驅民于海廼納命
沆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
運安得靈長人羣安得永戴有爲
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海運哉以

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間
定有餘糧以供狻夷之劫掠爲封
豕長蛇之藉寇卽丘文莊公而在
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抵掌而談斯
事矣海運旣不可復則當先時而
圖以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
悉心而畫以恤此蓬牒憔悴之軍

通漕類編

序十

大抵驅入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
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
時以鹽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
猶可支今直驅之以害有不以漕
爲鼎鑊者耶

廟議岌岌以無財之爲患不知急之
而可致者財也今大盈之充積皆

財也

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儻時
有叵測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遙京
通所積僅同點水沃焦精鏐白鏹
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匱
而無糧爲匱急財而緩餉急催科
而緩灌輸有三年之疾而忘七年

通漕類編

序十一

之艾正恐憂在蕭牆豈獨九邊軍
士之能大呼脫巾已哉晉嘗司篆
水衡蒿目憂河又嘗代庖輸輓蒿
目憂漕輒于政事之暇翻閱故牒
廣集成書纂通漕類編八卷爲將
來儆漕治河者一籌之贊又集海
運附考以明海道之必不可行悉

按舊聞無所增置以叅臆說蓋不能爲蕭相國之轉餉關中無已而發賈生之太息量小而才不足知無遑于漢廷之誚矣

萬曆歲次甲寅孟夏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等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以督運功特

題奉
通漕類編 序十二

旨紀錄前奉

勅提督湖廣通省學政副使工部都

水清吏司郎中黎陽王在晉撰



通漕類編凡例

一歷代引水通漕四方轉運以實京都是編援古證今漕法略備

一國朝漕運先後河法經幾變今照編年次第以紀變更

一國朝漕法在成化以前者載于會典成化以後者載于漕運議單會典所載格而不行者多矣若先後混編選難攷當以近年新定議單爲令甲故登記獨詳

通漕類編 凡例

一船額單額各總漕額及歷年漕運數目會典議單不載以開國至今時有因革損益未可爲典要也闕之無綱領可循今查補入

一歷來奏疏已經題准編入令甲者原疏不錄漕規不奉欽依者不載

一奏疏有關運務者刪繁存略

一漕運條議及治河奏疏見聞有限未及備查俟後補入

一議單用行之後近年題准者載入編中其已爲

議單所載再題申飭者不述

近年題 佳事例或遺漏未備以漸增補

國家借黃河以通運運道決塞無常大費修築故治河之法備括諸書斷章取義以便查閱

一運河修築黃河修築爲 本朝之事乃序編年治河要略古今備錄凡有關河務者取次摘編不載年月

一湖泉閘壩俱關運道新舊存廢一一登載

一河渠不關運道者不入編

通漕類編

凡例

二

一民運亦關轉輸并存規制

一海運原不可行然其說未可盡刪存而弗議以備參攷

一全河圖說存其大略其詳備於河防一覽可攷鏡焉

一泉源止載總圖源流浩漫泉河史備焉此可省也

一海運向經停罷海道渺茫圖多傳會弗載

通漕類編引用書籍

書經

左傳

史記

山海經

綱目

通鑑

文獻通考

元史

通漕類編

書目

大明會典

大明律例

國史諸書

皇明奏疏類鈔

皇輿考

吾學編

續文獻通考

職方攷鏡

唐類函

鴻書

一統志

廣輿圖

廣輿志

漕運議單

登壇必究

李氏續藏書

泉河史

河防一覽

通漕類編

書目

治水奏疏

漕河一規

漕河紀事

新河紀事

河工發議

總河疏稿

水部備考

測量法義

泉源志略

泉河紀略

東泉志

山東志

濟寧閭河志

閭河類考

安平鎮志

通漕類編

書目

三

通漕類編目錄

圖序

漕運圖

黃河圖

泉源總圖

開河圖

卷之一 漕運

三代 漢

三國

晉

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通漕類編

目錄

卷之二 漕運

皇明

漕運總數

歷年僨運漕糧數目

漕糧近額

漕運職官

漕船數目

漕軍數目

十三總所屬衛所船軍漕糧數目

各總糧額

漕運職掌

卷之三 漕運

徵兌運納

輕齎脚耗

倉版板席

漕運船隻

剝船

漂流掛欠

卷之四 漕運

官軍糧鈔

選補官軍

官軍犯罪

磚瓶土宜

民運規則

空運

議民運

議改折

議搬運倉糧

議復臨德倉糧

議優恤軍士

議操練漕軍

通漕類編

目錄

議太倉存耗

議復支運

議官軍借補

卷之五 河渠

漕運河道

大通河

白河

衛河

會通河

汶河

洸河

沂河

泗河

濟河

沁河

南陽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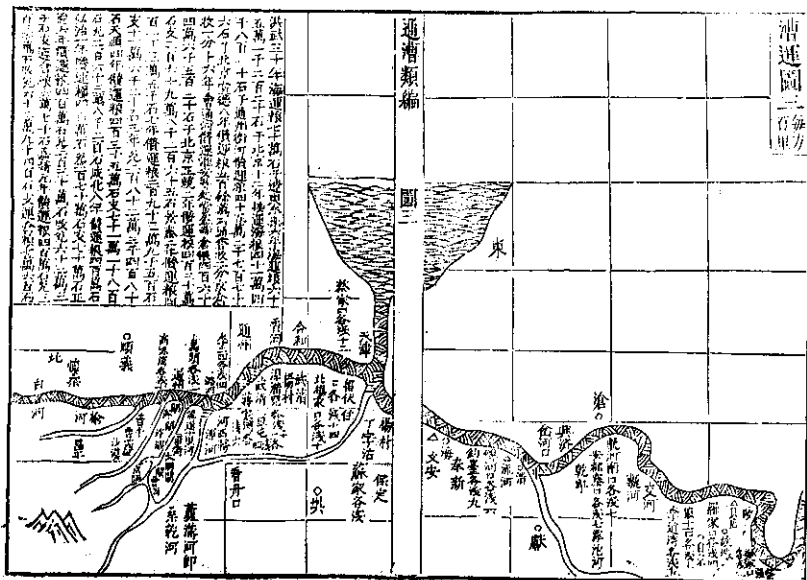
歷代河決考	卷之八 <small>河渠</small>	黃河	卷之七 <small>河渠</small>	漕河水程	泉源分派	湖	卷之六 <small>河渠</small>	漕河總論	通漕類編 <small>目錄</small>	丹陽運道	祖陵	楊州高寶運道	運河疏築	加河	呂梁洪	諸水通漕	潯沱河	淨河
		黃河修築			閘壩	泉												

古今治河要略	國朝河決考	附海運編 <small>第九卷</small>	歷代海運考	國朝海運考	本朝海道附考	通漕類編 <small>目錄終</small>	漕河職掌	儀真瓜洲運道

漕運圖
每方一百里

通譜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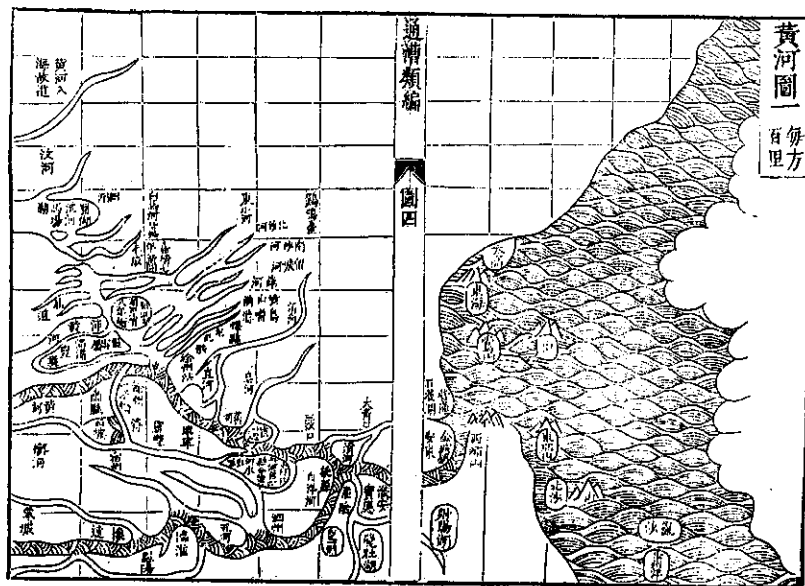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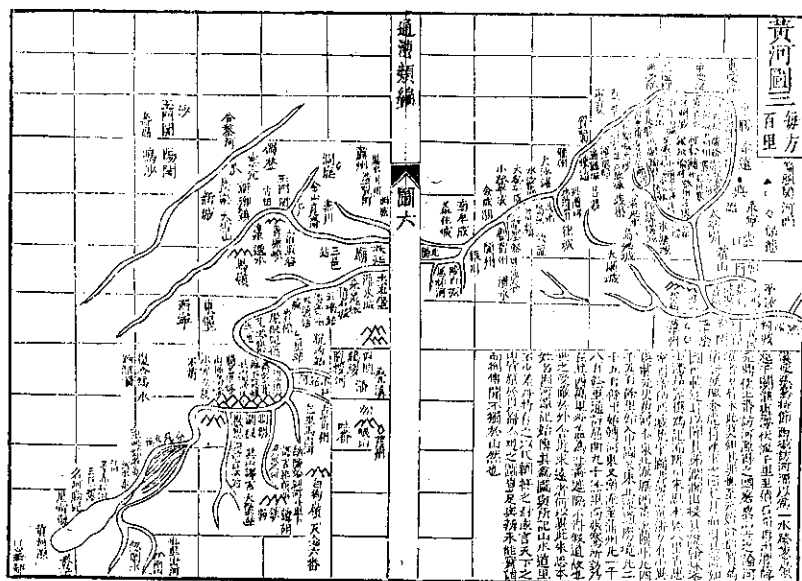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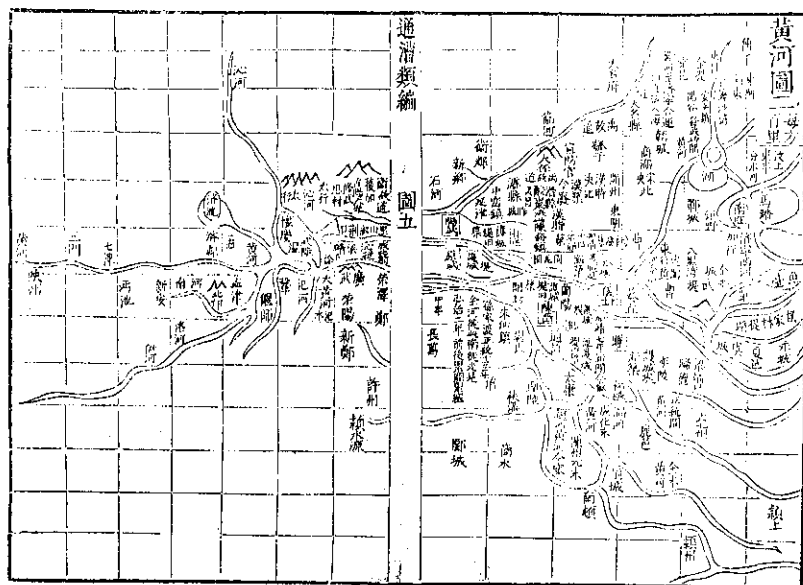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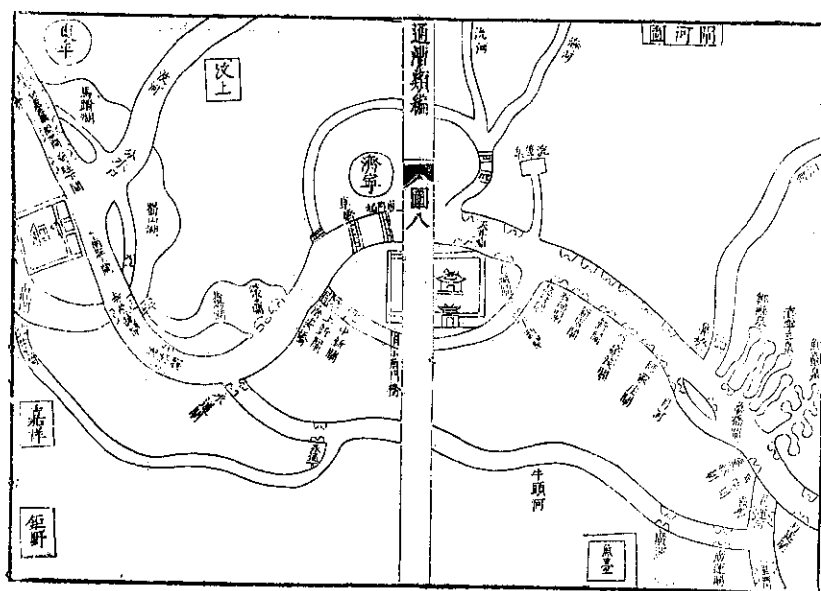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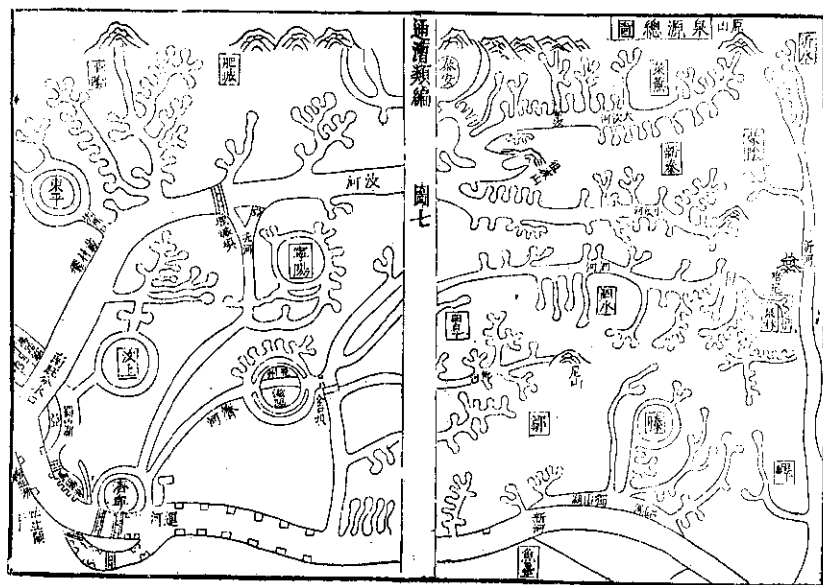
黃河圖

通譜類編

御園







通漕類編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蒞穉芻甫較閱

漕運

三代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

右兖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濟潔達固水入水曰達于

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

淞順流而下曰淞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

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州浮于潛逾于泗入于渭亂絕河而渡曰亂于河雍

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丘文莊曰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

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

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

之法但未明言其爲漕耳

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日總二百里納鉅劉禾日鉅三

百里納稿丰稔去皮曰稿又使服輪舟之事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

丘文莊曰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

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

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

之實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汎舟以輸粟已見于

一書之世

哀公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宋口入淮通糧道金廣陵邾江是也關渠以通糧

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漢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

十萬石

晁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

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時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

頗費乃議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可得五千頃盡河壩棄地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爲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于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又議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河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源人謂今武功縣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

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邠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漕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四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國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丘文莊曰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宜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丘文莊曰充國此議邊方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北征命寇恂守河內牧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丘文莊曰自古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五

漕輓皆轉相通送而未有長運者長運之法始于

本朝

虞翊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計 今青州樂安縣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六

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三國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自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記曰
邸閣者倉庫之異名

魏正始四年郡吏行陳項以東至許春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

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
南

晉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七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
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以三戶共
借一人助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
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

以穀麥皆隨時價水次倉

北朝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
白馬津漳滏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孝文太和七年舊骨律鎮

靈武郡

將刁雍上表曰奉

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八

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
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今載穀二十石每
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
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
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
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
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
於河岷山

古平原郡高平縣

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

二船爲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

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造船運穀一冬卽大省人力旣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鄆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通漕類編

卷之一

九

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章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

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使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

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十年分江淮南配號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

所都置洛口回洛倉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一

致堂胡氏曰隋場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卮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歛多藏之罪耳

唐

唐都長安關中號稱沃野然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敝矣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瓠於育而絕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避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末徵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一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卽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輪場

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餽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輪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入渭關中以實京師益漕魏博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二

自漢以來漕運之數無以踰此

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劉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鄆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

代宗時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洋迂險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官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惟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三

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磨屑校計銷錄安能久行乎異日

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開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准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酒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漕青揚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四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舳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糧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

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官之膳不及十日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改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乃稔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五

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枉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栢麾一舟百日乃能上陝號觀察使李泌益整集津倉山西運爲運道屬于三門倉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減至巽乃復如晏之多迨後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千

萬斛刑部侍郎王播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販輓至乃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符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鋼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拾沙而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城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六

遠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半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陳尤爲京邑所饑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常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僅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抹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七

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純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上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汴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

寶極盛之時常堅爲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運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汴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汴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虜循故事乃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關供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八

五代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輸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運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秩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

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沿河船般倉依北固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况路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九

所般豈無損失自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米嘗及不與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十耗是也世宗旣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路王時

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二十

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

惠民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

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丘文莊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

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漕一路宋都汴梁

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

置轉船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

登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
以歸舟還其部卒還其家汴船諸轉船倉汴米輸京
師往來捐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船
之倉江船之人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
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
良法歟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
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
粟皆是轉運惟 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一

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
嶺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
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
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
之險洪腫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滯漏淺
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攬之
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
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

乾德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
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賢者部送上
供物民不能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
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雍熙中轉運使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
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
行便之沙河卽今淮安府板橋至都庄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涉淮險惡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二

乃率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
牐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
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爲利

端拱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
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
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
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
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
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

月給糧數斛卽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旣多游
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倍况糧之來也
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儻
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
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
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
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
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卽增給十錢裁
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三

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卽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
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
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真宗時內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
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
淺難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
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考
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

榮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蓋
汴河舊自梁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
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
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
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
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
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
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
利運漕蓋漕水以暫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四

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
梁之險用之以爲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
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
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于
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
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
泗水合以爲今運道云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
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計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

粟二十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餘萬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二十五

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漕運數計亦隨時移易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糶穀貴處市金帛儲權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創汴河

一百綱漕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二十六

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十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公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聚爲乞丐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七

此蓋祖宗以來通計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西餽運所係國計甚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等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

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矣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牓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八

高郵之湖南起枕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面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卽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牓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鑿以甌永樂十九年加以甌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甌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桿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

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
十丈許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
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輓也砌一如舊隄其中
舊有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
內以行舟楫仍於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
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歛之變人則有持循
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爲利益實
非小矣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九

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廩
爲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
之數且欠發運司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
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
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
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
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

京師謂之代發復於幽燕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
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
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
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
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
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
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
代發而轉般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
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

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
豬水不通重般般剝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
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
椎舟過堰之勞然倡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
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
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
般法吏卒靡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
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
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

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知糴歟
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
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
之以至淤流鄉保悉致搖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
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
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僅足竊詳祖宗
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
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循次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一

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
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
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
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
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
以爲永法詔積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

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
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
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問

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
無虞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
有傾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
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等錢
以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令尚書省措置取
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
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二

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輪行在所餘
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湖北江東西路綱運赴
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南京東西河
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湖北綱運
如京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
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
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
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

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弃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軼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拍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開浚河道以便漕運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人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險灘積相望夏苦漲流冬苦淺灘終歲之運殆莫能給乃委官就糴於涪沔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吳氏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

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麥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凡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

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郡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關壘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

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爲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

各白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中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七

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

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聚使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接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管立官然不如兩處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八

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宗祖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天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

只是等所以使得相風旗諸州船兵到真州請
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
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
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
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述
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收鹽法置直達江
無水處不如是時奸吏更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
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
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
漕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九

理宗時知安慶黃幹代撫州陳守奏復轉搬法疏略
曰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紀弛壞非惟軍
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汴有江水淺涸坐食
糜費之弊其已離汴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
其既敗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且以

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
涸不能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
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
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藉
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
國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搬倉一所每歲一
路綱運水腳其費不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令
一武臣爲之長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
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搬倉却令水軍專一
漕漕類編 卷之一 四十

遠

聖宗太平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諸
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笞榜
掠民怨思亂於是首殺王嘉以快衆忿

金

世宗大定初劉璣同知漕運司事奏言漕戶額在太
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
一十五萬餘貫上是其言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羣牧驪以銀五
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
兩金器一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盃八十兩絹五萬
疋雜絲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

宣宗元光元年六月造船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以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四十一

抵湖城

哀宗天興元年八月發丁壯五千人運糧以餉合喜
合喜時爲樞密使將兵應完顏思烈等自汝州急入
援故餉之

元

世祖中統四年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
之費並從官給

至元十三年遣瀛州屯田軍四千轉漕重慶

二十二年增濟州漕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

歲漕米百萬石于京師海運十萬膠萊六十萬石而
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
運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牋三
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丘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
開峽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
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四十二

至元中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
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
西門入都城南漕爲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
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
二處置壩牌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明年河成賜名
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
悴至是皆罷之

丘文莊曰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
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壩壩凡二

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
牌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
湖子在都城中 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
所而又分流入 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
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
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故議復
元舊欲于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
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略也

英宗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河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四十四

水爲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
潞此湖潴畜潦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河一寸可添
河水一尺近年淤淺以致通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
工畢又置湖兵百人專任修理

順帝至正九年十一月漕運使賈會建言便益二十
餘事其一曰京畿和羅二曰優卹漕司舊領漕戶三
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
於塌夫海程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
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五年江浙省臣乞減海運以甦民困戶部定擬本
年稅糧除免征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
行拘收其不敷糧撥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
於產米處羅一百五十萬石貯瀕河之地以聽撥運
從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四十四

通漕類編卷之一終

通漕類編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必釋芻甫較閱

漕運

皇明

太祖定鼎金陵凡四方貢賦各緣其所至入於江達於京師及一成祖遷都於燕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於是始議立運法派爲二道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運至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僦運而海運乃罷遞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僦運之初皆支運也旣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

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俱詳於後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十萬石以備

海運供給遼東

五年命海運以餉遼歲七十萬石

六年冬十二月浚開封漕河明年春轉漕粟于陝西

十三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官軍所謂海運者是也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

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按是時海船有一千料有四百料名鑽風海船後永樂中改海運遂改四百料爲淺船淺船因海船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得名

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一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

六年海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十二年海運糧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又衛河僦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所謂海陸兼運者是也

又令北京山東河南山西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官軍運糧此爲漕運之始

十三年時會通河成遂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供內府等項外其餘原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運至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

漕漕類編

卷之二

三

三十萬石俱令民運赴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倉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蓋自是海運不復行矣

先是遣平江伯陳瑄往湖廣江西等處造船二千艘以從河運瑄言造平底淺船甚稱便焉歲可運三百餘萬石至京是時巡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

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是年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國京衛官軍於徐州運糧於德州置倉收國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淮安常盈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價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僱運止一尖一平定爲例

末年瑄復計議凡民運糧俱於淮安瓜洲補給腳價

漕漕類編

卷之一

四

價兌與軍船領運瑄又奏請于淮安瓜洲水次令軍民於此對船交兌令軍船出給通關付還與民銷繳仍令民補腳價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洲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加五斗五升

十六年僦運糧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於北京

是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并蘇松常鎮等處稅糧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一百五十萬石零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

十一年奏准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倉交納

宣德二年令浙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處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官軍於淮安南京支運

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州廣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州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通漕類編

卷之二

五

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經赴北京其償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二抽一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兼舊船運載

五年令河南南陽懷慶汝寧三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

是年又令江南民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兌運之漸也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倉撥

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償運所謂償運之初皆支運者是也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分派官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以故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後參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洲淮安交兌通漕類編

卷之二

六

其淮徐臨德四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於本地方領兌不盡者仍赴瓜淮交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海船官軍領運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領兌必量其地之遠近費之多少定爲加耗脚米則例又給以輕齎銀兩以爲洪牌盤制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爲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爲兌運也是年又增撥南京豹韜左等衛及各都司直隸衛所軍餘并見運官軍共一十六萬償運糧儲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順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爲長運也十年始立改兌法先是江西應天蘇松等處糧民自運上納淮徐臨德四倉官軍赴倉支領運送京通二倉至是議抽支運米七十萬石改令官軍各赴彼水次交兌

漕運總數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七

漕糧先年俱民運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腳價視遠近爲差成化十一年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其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於臨德二倉

臨清廣積倉山東五萬四百石
天津六萬石德州德州倉山東六萬石河南二萬石

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歷年償運漕糧數目

國初漕額歲運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宣德八年償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八分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八

正統二年償運糧四百五十六萬石通州收六分京倉收四分

景泰二年償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官軍兌運糧二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石於淮安臨清東昌徐州德州有糧倉收支運二十一萬六千二百石三斗共運糧二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石三斗內遮洋船運糧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京通二倉收

天順四年償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內兌運三百六

十二萬八千二百石淮安臨清徐州倉支運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內遞洋船運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蘄州倉收六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

漕糧近額萬曆十七年重刊漕運議單開載今以爲定額

成化八年題 准定額本色米四百萬石歲額至是

如定

弘治二年又定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

十萬石後又於數內定山東河南各改折七萬石湖

廣改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如各省直遇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九

有災傷奏留奏免改折於臨德二倉預備糧內支運

足數

一兌運米三百三十萬石

浙江六十萬石

山東二十八萬石

內折色七萬石

河南二十七萬石

內折色七萬石

湖廣二十五萬石

內折色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江西四十萬石

應天府一十萬石

蘇州府六十五萬五千石

松江府二十萬三千石

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

鎮江府八萬石

太平府一萬七千石

寧國府三萬石

池州府二萬五千石

安慶府六萬石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

鳳陽府三萬石

淮安府二萬五千石

揚州府六萬石

廬州府一萬石

徐州三萬石

一改兌米七十萬石

江西一十七萬石

應天府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四萬二千石

松江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廣德州八千石

鎮江府一萬石

淮安府一萬一百五十石 以上舊俱運淮安府常

盈倉

浙江三萬石

揚州府三萬七千石

鳳陽府三萬三百石

徐州一萬八千石

漕清類編

卷之十一

十一

鎮江府一萬二千石

淮安府六萬九千石 以上舊運徐州廣運倉

山東二萬六百石

河南五萬石 以上舊運臨清廣積倉

山東七萬五千石

河南六萬石 以上舊運德州倉

原係民運徐淮臨德四倉上納單船赴倉支運京
通二倉交收成化十一等年照兌運事例改令官
軍徑赴水次領兌遂罷民運

一撥運米四十五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內

天津改兌粟米六萬石

薊州兌運粟米五萬石

除節欠題 准改折外實存本色米一萬三千八百石萬曆十六年又增

一萬一千二百石

密雲兌運粟米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

昌平兌運粳米一十二萬五千石粟米六萬四千

二百七十二石五斗

一改折米一十七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山東

漕清類編

卷之十一

十二

河南各七萬石內各二萬石每石折銀八錢五萬石

每石折銀六錢解薊州湖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

石七斗每石折銀七錢解太倉以上在四百萬石之

內

嘉靖元年題 准每年會派臨清廣積倉山東夏稅

麥折米二萬石河南夏稅麥折米六萬石又山東秋

糧米三萬四千四百石共米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石

德州倉山東夏稅麥折米六萬石河南夏稅麥折米

二萬石共八萬石以上俱在原額漕糧四百萬石之

外庫備災傷改折添補若有災傷地方將改兌米停免聽各該巡撫官於附近府州縣酌處如蘇州府有災該免若干則於附近松江常州等府撥補足數安慶府有災該免若干則於附近寧國太平等府撥補足數其餘府分有災俱照此例添補候災傷府分有收之年仍照數徵還如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無處添補漕運官就將臨德倉收貯備災糧米內照數支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嘉靖三十九年將前臨清倉會派河南夏稅六萬石內改撥小灘運軍行

題漕類編

卷之二

十三

糧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石一斗九升七合三勺德州倉會派山東夏稅六萬石內改撥天津倉五千八百石折放天津等衛官軍俸糧著爲定例

又題 准各該撫按今後但遇災傷於水次四倉借糧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若次年豐熟即便照數徵完運赴該倉上納補還前借之數仍聽戶部管倉王事查催若有侵欺那移聽各官恭拏追究萬曆十四年本部題 准臨德二倉粟米積久成廢議自十六年以後將二倉每年山東河南應解米一

十九萬四千四百石盡徵本色臨清倉常留米三十萬石德州倉留米二十萬石兩倉共留米五十萬石爲遞年出陳之數其餘剩米在臨清倉除撥小灘行糧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石一斗九升七合三勺外餘皆改撥河南兌米德州倉除撥天津倉官軍俸糧五千八百石外餘皆改撥山東兌米俱要揆陳支運兩省改撥之數照例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折銀六錢解京領運官軍照依漕運衙門坐定倉口徑赴該倉領運京通倉上納每石隨船耗米七升米

題漕類編

卷之二

十四

准於支運數內照給隨糧席價并車脚工食准於各總七分席銀內動支解給盤剝進倉銀兩俱於各總輕濟銀內臨時聽通糧郎中通融支用如遇年歲災傷卽於五十萬石內動支仍將下年新徵粟米補足五十萬之額餘方支運永爲定例

十五年題 准災傷改折漕糧如果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每石折銀五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仍照例正兌每石折銀七錢改兌每石折銀六錢不願折者聽

漕運職官

總督

都御史一員

總兵官一員

監兌

六部主事五員

每歲於漕運議事畢選差請飭分

巡山東河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督軍民有

司依期交兌催償起程並運督至候真與償運

官交接明白即將各兌完起程并交接日期報

部查考四日仍將兌完日期具奏近經題准

漕漕類編

卷之二

十五

裁革

償運

御史一員舊用戶部郎中二員三月奏差今改差

御史

押運

參政一員舊有協同漕運參將二員今革以一

政領漕務

迎刑

刑部主事一員

改員外郎三歲代郵曆一年革十

一年復差

把總

漕運把總十三員

准各給關防

天順二年設戶部管倉主事四員一駐淮安一駐臨

清一駐徐州一駐德州工部管河郎中二員一管沙

河至儀真河道一管靜海至濟寧河道後又設管理

惠通關并天津河道工部郎中一員

成化二十年設工部主事二員一駐沛縣沾頭關一

駐寧陽南旺關

漕漕類編

卷之二

十六

正德十五年題准天津兵備帶管白河漕政

嘉靖三十八年題准戶部註選郎中一員駐劄通

州會同巡倉御史督理開河糧運

隆慶二年改沽頭關主事于夏鎮關

四年題准南京巡屯御史兼管應天太平安慶寧

國池州五府與廣德州徵兌漕糧

又題准徐州兵備每年糧船過淮親詣清河桃源

等處會同各處糧儲參政等官分地駐劄黃河一帶

逐程催償

五年題 准設參政一員每年正月移駐瓜儀經理糧船過關過壩管押到京

又題 准兩淮巡鹽御史兼理蘆鳳淮揚及滁徐和三州糧務

六年加設工部主事一員清江浦造船

又議 准徵寧池太兵備兼管糧務

萬曆五年添設工部管徐淮河道郎中

十二年令兩浙巡鹽御史仍帶管漕糧止行文督催免其押送鎮江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十七

二十二年題 准通州南倉監督事務歸併中倉兼管

漕船數目

洪武間海運船數無可考 當時南京衛所浙江福建

都司南京衛所官軍海運 永樂至景泰船料大小

無定其數比今多三之二 此後因以東河不用福建

官軍 天順以後始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 官

軍 一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

南京約分一千七百六十隻

錦衣三千四隻

府軍二十三隻

府軍右一十二隻

金吾後一十五隻

虎賁左二十六隻

羽林右三十六隻

神策一十四隻

留守中二十八隻

廣洋一百一十四隻

留守左二十二隻

驍騎右三十五隻

鎮南四十九隻

龍虎五十五隻

龍江右一百三十六隻

江陰八十一隻

豹韜左一百九十二隻

鷹揚一十九隻 右係一總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十八

旗手二十四隻

羽林左九隻

府軍後一十六隻

金吾前一十五隻

府軍左一十九隻

應天二十三隻

藩陽八隻

龍虎左一百四十二隻

水軍左一百五十四隻

留守右四十三隻

武德三十五隻

虎賁右五十五隻

水軍右七十六隻

豹韜三十九隻

龍江左九十一隻

興武四十隻

橫海八十三隻 右係一總

江北直隸各衛所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淮安二百二十三隻

大河三百三十六隻

歸德七十七隻

泗州三百八十五隻

徐州二百五十三隻

徐州左一百七十八隻

壽州一百五十三隻

邳州一百三十五隻

一總

廬州一百七十三隻

儀真一百一十隻

高郵一百四十七隻

興化四十二隻

滁州七十九隻

揚州三百五隻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十九

六安一百隻

右係一總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

鳳陽中一百七隻

留守左一百一十二隻

鳳陽一百一隻

留守中九十一隻

懷遠九十二隻

潁川二十隻

長淮一百五十四隻

鳳陽右一百三隻

武平四十七隻

宿州三十五隻

洪塘二十隻

潁上五隻

以上俱造于清江提舉司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

臨清二百五十九隻五分平山一百三隻六分

東昌七十五隻八分

濟寧二百二十四隻六分

兗州護六十隻

濮州備禦二十五隻五分

東平守禦二十七隻五分

北直隸一百七十七隻

德州四十九隻八分

德州左五十隻一分

天津一十四隻五分

天津左一十二隻一分

天津右九隻八分

通州左一十三隻三分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二十

通州右十隻

神武八隻

定邊八隻五分

以上造于衛河提舉司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

杭州右二百四十三隻

杭州前一百二十三隻

台州二百八十九隻一分寧波三百一十隻五分

温州二百九十三隻

處州二百五十隻

紹興二百七十七隻

寧海五十隻四分

金華二十五隻五分

衢州五十二隻

嚴州一百隻五分

海寧三千四隻

湖州六十四隻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

南昌

南昌前一百七十九隻二分

贛州一百一十隻六分

袁州二百隻

南昌左一百四十五隻四分

撫州六十隻五分

廣信三十八隻七分

建昌三十六隻五分

鉛山四十七隻一分

永新三十八隻八分

安福四十一隻三分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一

饒州六十四隻二分

吉安七十七隻一分

右係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

武昌一百一十八隻八分武昌左一百一隻八分

黃州一百四隻二分

沔陽一百四隻

荊州右四十九隻三分

荊州一百四十五隻五分

長沙

荊州四十九隻四分

岳州六十一隻五分

荊州左四十九隻四分

安陸一百一隻一分

襄陽四十七隻六分

德安三十八隻一分

右係一總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

蘇州二百四十隻八分

嘉興四十隻

太倉一百二十六隻六分松州五十隻

鎮海一百六十二隻六分新安一百一十五隻

安慶一百八十一隻二分建陽一百三十五隻

宣州五十一隻四分

九江一百六十一隻六分

鎮江二百二十九隻八分

右係一總

以上造于各原衛所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二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

原係大船三百五十隻

改作中標淺船五百二十五隻

南京水軍左三十六隻

水軍右三十隻

龍江左三十一隻五分

龍江右四十隻六分

廣洋三十六隻

江陰三十一隻五分

應天十八隻

橫海二十五隻六分

淮安四十八隻

大河八十二隻五分

高郵三十七隻五分

揚州五十四隻

長淮五十四隻

以上造于衛河提舉司

嘉靖以後歸併清江

今額造船共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

淺船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八隻

通漕洋船五百二十五隻

原衛所五千三百四十隻

江南直隸上江總下建陽等衛六百四十八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鎮江等衛松江等所七百七十五隻

五隻

浙江都司總下杭州等衛金華等所二千三十九隻

江西都司總下南昌等衛安吉等所八百六十六隻

通漕類編

卷之一

十三

湖廣都司總下武昌等衛德安等所一千一十隻

清江提舉司六千八百三隻

南京總下錦衣等衛八百七十一隻

中都留守司總下鳳陽等衛潁上等所八百八十七隻

隻

江北直隸總下揚州等衛通州等所九百五十五隻

江北直隸總下淮安等衛一千六百一十隻

江南直隸總上江總下水軍等衛領駕徐左泗州二

衛缺軍八十六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水軍右等衛領駕泗州衛缺軍

三十六隻

江南直隸上江總下水軍左等衛領駕德州左等四

衛一百二十五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水軍右等衛領駕天津等五衛

五十二隻

山東都司總下臨清等衛東平等所七百七十三隻

遮洋總下淮安等衛五百二十五隻

漕軍數目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十四

歲中漕米四百餘萬船萬二千餘艘官軍十二萬七

千八百餘員名其法每船用卒十人海船人數視遮

洋十二人擇取其中蕃富者署爲旗甲綱紀一舟于

是乎在而從卒九人附焉

十三總所屬衛所船軍漕糧數目

南京錦衣總屬

十三衛

錦衣軍三百四十一人淺船三十六艘領漕一萬四

百七十石府軍右軍一百二十八人淺船一十二艘領漕

二千五百石神策軍一百三十五人淺船一十四艘

領漕四千二百三十五石 金吾後軍一百六十四人
 戎船十五艘領漕四百七十九十四石 留守左軍一
 百九十二人 戎船二十三艘領漕六千一百七十六
 石 虎賁左軍二百三十四人 戎船二十六艘領漕七
 千八百石 鎮南軍四百七十人 戎船五十艘領漕一
 萬四千八百一十石 龍虎軍五百人 戎船五十六艘
 領漕一萬六千四百一十二石 四斗廣洋軍一千六百一
 十一人 戎船一百五十七艘領漕四萬九千五百五
 石 六十七升 龍江右軍一千九百七十二人 戎船一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五
 百八十五艘領漕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九石 六斗豹
 輜左軍二千三十三人 戎船一百九十八艘領漕六
 萬二千石 江陰軍一千一百七十三人 戎船一百一
 十九艘領漕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一石 府軍軍一百
 三十人 戎船一十三艘領漕四千一百石
 旗手總屬 十三衛
 旗手軍二百二十二 人 戎船二十四艘領漕七千九
 十一石 府軍左軍一百九十五人 戎船一十九艘領
 漕六千五百石 羽林左軍八十八人 戎船九艘領漕二千

七百石 應天軍四百四十四人 戎船四十四艘領漕
 一萬四千石 橫海軍一百九十八人 戎船一百一十
 三艘領漕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 三十三升八合
 興武軍三百八十七人 戎船四十艘領漕一萬二千
 石 府軍後軍一百四十八人 戎船一十五艘領漕四
 千七百五十石 水軍左軍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戎船
 二百一艘領漕六萬四千石 龍虎左軍一千四百四
 十八人 戎船一百四十二艘領漕四萬四千七百石 龍
 江左軍一千四百一十七人 戎船一百三十二艘領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六
 漕四萬三千石 水軍右軍一千一百二十二 人 戎船
 一百一十二艘領漕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五升
 金吾前軍一百四十九人 戎船一百一十五艘領漕
 四千七百五十石 藩陽右軍七十九人 戎船八艘領
 漕二千四百二十五石
 上江總屬 十衛
 建陽軍一千三百五十人 戎船一百二十八艘領漕
 四萬三千石 百四十四石 九斗六升六合 新安軍一
 千二百五十人 戎船一百二十五艘領漕三萬八千

安慶

軍一千九百一十一人淺

船一百七十五艘領漕五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石九

江軍一千七百一十六人淺船一百六十五艘領漕

五萬二千五百九十石三斗四升四合宣州軍五百

六十四人淺船五十五艘領漕一萬八千石鷹揚軍

三百七十四人淺船三十七艘領漕一萬九百八十

四石八斗六升留守右軍四百三十人淺船四十三

艘領漕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七石七斗五升豹韜軍

三百八十七人淺船四十艘領漕一萬一千八百石

龍濟類編卷之十一

三千八百人虎賁右軍五百九十八人淺船五十七艘領

一萬八千一百三石六斗一升武德軍三千五百五

九人淺船三十五艘領漕一萬九百七十一石五斗

九升

下江總屬七衛二所

鎮江軍二千四百一十八人淺船二百三十八艘領

漕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九斗五升蘇州軍二千

一百七十四人淺船一百九十八艘領漕六萬七千

二百二十石太倉軍一千一百三十八人淺船九十五

艘領漕三萬三千二百五十石鎮海軍一千一百二

十六人淺船九十六艘領漕三萬三千六百石駝騎

右軍三百五十九人淺船三十五艘領漕一萬一千

三百七十五石羽林右軍三百五十八人淺船三十

六艘領漕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五石留守中軍一百

六十人淺船一十六艘領漕五千二百石嘉興所軍

四百一十人淺船四十一艘領漕一萬三千五百三

十石松江所軍四百人淺船四十艘領漕一萬三千

二百石

龍濟類編卷之十二

淮安軍二千六百三十八人淺船二百五十九艘領漕八

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大河軍三千九百九十八人淺

船三百九十九艘領漕一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八

石四十五升泗州軍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淺船二百

七十三艘領漕八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石六斗壽州

軍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淺船一百五十艘領漕四萬

八千石邳州軍一千五百九十二人淺船一百九十

九艘領漕五萬九百七十五石五斗

揚州總屬 六衛四所

揚州 軍一千九百四十人 淺船一百九十四艘 領漕

六萬五千七百八十石 九斗五升 高郵 軍一千五百

五十人 淺船一百五十五艘 領漕五萬四百八十四

石 九斗三升二合 儀真 軍一千一百人 淺船一百一

十艘 領漕三萬五千二百石 滁州 軍七百四十一人

淺船七十九艘 領漕二萬五千二百八十石 廬州 軍

一千六百七十六人 淺船一百六十七艘 領漕五萬

三千四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升八合 六安 軍九百五

十人 淺船九十五艘 領漕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七石九斗

通州所 軍三百二十六人 淺船三十二艘 領漕一萬

二百四十石 泰州所 軍四百八十五人 淺船四十八

艘 領漕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石 鹽城所 軍二百二十

五人 淺船二十二艘 領漕七千四十石 興化所 軍四

百九十七人 淺船五十艘 領漕一萬六千石

中都總屬 十衛一所

鳳陽中 軍九百八十八人 淺船一百七艘 領漕一萬四

千二百四石三斗二升 鳳陽右 軍一千二十八人 淺船

一百三艘 領漕三萬三千八十石五斗四升 鳳陽軍

九百六十六人 淺船一百一艘 領漕三萬二千六百

三十九石六斗七升二合 留守中 軍九百三十人 淺船

九十一艘 領漕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石八斗五升

留守左 軍一千一百一十九人 淺船一百一十二艘

領漕三萬五千六百八十石 懷遠 軍九百二十七人

淺船九十二艘 領漕三萬三百二十石一斗五升 長淮

軍一千七百九十二人 淺船一百七十五艘 領漕五

萬八千六百六十石 宿州 軍三百五十八人 淺船三十五艘

領漕一萬一千二百石 武平 軍四百七十一人 淺船

漕運類編 卷之二 三十

四十七艘 領漕一萬五千一百石 潁州 軍二百五十

人 淺船二十五艘 領漕八千石 洪塘所 軍一百九十

七人 淺船二十艘 領漕六千四百石

浙西總屬 四衛三所

杭州前 軍二千二百七十七人 淺船二百七艘 領漕

七萬一千五百八十三石一斗 杭州右 軍二千四百

九十七人 淺船二百二十七艘 領漕七萬八千四百

九十九石三斗四升 紹興 軍二千七百六十一人 淺

船一百三艘 領漕三萬三千八十石五斗四升 鳳陽軍

九百六十六人 淺船一百一艘 領漕三萬二千六百

三十九石六斗七升二合 留守中 軍九百三十人 淺船

九十一艘 領漕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石八斗五升

留守左 軍一千一百一十九人 淺船一百一十二艘

領漕三萬五千六百八十石 懷遠 軍九百二十七人

淺船九十二艘 領漕三萬三百二十石一斗五升 長淮

二萬五千一號領漕八萬六千七百九十八石八

海寧軍一萬三千二百人淺船一十二艘領漕

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七斗四升二合 嚴州所軍一千

一人淺船九十一號領漕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八石

九斗二升 湖州所軍六千六百六十八人淺船六十艘領漕

二萬七百四十八石七斗三升 海寧所軍六千四百十

九人淺船五十九號領漕二萬四百二十九石九斗七升

浙東總屬 四衛二所

寧波軍三千一百七十九人淺船二百八十九艘領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

漕九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七斗 台州軍二千八百八十

二人淺船二百六十二號領漕八萬四千三百七十

二石八斗 溫州軍二千七百九十四人淺船二百五

十四號領漕八萬一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處

州軍二千九百人淺船一百九十號領漕六萬一千

一百八十六石四斗 金華所軍三千八百八十五人淺船

三十五號領漕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二斗八合

衢州所軍六千八百八十二人淺船六十二號領漕一萬

九千九百六十六石一斗

江西總屬 三衛八所

南昌軍二千三百三十六人淺船二百一十二號領

漕七萬二千九百七十九石八斗三升 袁州軍一千

三百八十四人淺船一百二十號領漕四萬二千七

百八十七石七斗 贛州軍六千七百七十四人淺船六十

艘領漕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六石二斗 吉安所軍一千一

百五十人淺船九十八號領漕三萬五千五百一十

九石 安福所軍六百五十五人淺船六十二號領漕

二萬二千三十六石八斗九升 永新所軍四百一十

人淺船三十七號領漕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七

斗六升 撫州所軍七百八十一人淺船六十六號領

漕二萬四千八十石六斗 建昌所軍五百三十八人淺

船四十七號領漕一萬六千一百九十石七斗三升

廣信所軍五百六十三人淺船五十一號領漕一萬

七千三百三十八石七斗 鉛山所軍五百四十八人淺船

四十六號領漕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七斗 饒州

所軍八百七十八人淺船六十七號領漕二萬四千三百

七十四石七斗四升

湖廣總屬

陸軍改平入衛俱免運今九衛一所

武昌

軍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淺船一百一十六艘領

漕三萬九千九百五十一石九千五百升

武昌左

軍一千一百二十三入淺船一百八艘領漕三萬七千一

百五十二石六斗

新州

軍一千四百五十五人淺船一百

二十七艘領漕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三石六斗

黃州

軍八百七十六人淺船八十五艘領漕二萬八千五

百四十二石二斗四升

荊州

軍七百七十九人淺船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五

七十五艘領漕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石五斗

右

軍七百七十四人淺船七十四艘領漕二萬五千

二百四十九石

岳州

軍五百七十六人淺船五十七

艘領漕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石五斗七升

襄陽

軍七百三十六人淺船六十七艘領漕二萬三千四百

八十六石六斗八升

沔陽

軍一千五十六人淺船九

十七艘領漕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五升

德安所

軍四百一十人淺船三十八艘領漕一萬二千九百五

十八石九斗五升

山東總屬

陸軍改平入衛俱免運今九衛一所

臨清

軍一千六百六十五人淺船二百六十五艘領

漕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石

平山

軍一千一百六十六人淺船一百一十艘領漕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六石

東

昌軍五百八十八人淺船五十艘領漕一萬五千六百一

石濟寧軍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淺船二百三十一艘

領漕七萬一千一百二十八石三斗八合

任城軍六

百八人淺船六十艘領漕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

東

平所軍三百一十五人淺船三十一艘領漕九千六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四

百七十四石

濮州所

軍二百五十五人淺船二十五

艘領漕七千八百三十石以上係本總原領

徐州軍

二千五百一十六人淺船二百四十九艘領漕七萬

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

徐州左

軍一千

五人淺船一百一十艘領漕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五石

五斗

一升

歸德軍七百六十八人淺船七十七艘領漕二

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石一斗三升六合

德州

軍五百

二人淺船四十二艘領漕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

德州

左

軍五百

二人淺船四十二艘領漕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

德州

五十七石天津軍一百四十五人淺船二十二艘領
 漕六十九百四石天津左軍一百二十一人淺船一
 十艘領漕五千七百六十一石天津右軍九十八人
 淺船八艘領漕四千六百六十六石通州左軍一百
 三十三人淺船一十一艘領漕六千三百三十二石
 通州右軍九十九人淺船八艘領漕四千七百一十
 四石定邊軍八十五人淺船七艘領漕四千四十九
 石神武中軍八十八人淺船七艘領漕三千八百一十
 石以上係裁革遼洋併入本總數

通漕類編

卷之一

三十五

遼洋總屬 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安大等六衛北直隸總
 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
 內六萬石于天津倉二十四萬石于薊州倉各上
 納其船雖係遼洋止涉海三十餘里即抵薊倉糧
 途不遠嘉靖四十五年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
 以北五謀德州等九衛并分江北淮安總下原管
 徐州左歸德三衛共一十九衛所隸山東總其遼
 洋總下淮安大河潤州三衛併入淮大總楊州高
 郵二衛併入揚州總長淮衛併入中漕總各歸原

向兌運南糧至隆慶六年給事中宋良佑條議總
 萬王宋沐是 惟復開海運自淮出海行之數年
 糧運數多乃罷今遼洋總猶存止屬 淮安大河潤
 洲高郵揚州長淮六衛通州鹽城二所 會典不載
 各總糧額

南京總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
 升六合

湖廣總運糧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

合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六

江西總運糧三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浙江總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三斗四升
 中都總運糧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三
 合
 江北總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
 合
 江南總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
 下江總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山東總運糧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一石二升

進洋總運糧二十四萬石

漕運職掌

宣德十年并正德六年題

准總督漕運及該巡撫

都御史總兵官每年八月以裏例該赴京會議下年

糧運事宜若遇有災傷等項俱免赴京先期各將應

議事件限六月以裏馳奏止總兵官赴京會議

弘治十二年題 准各衛所應運官員有奸懶託病

不赴運者指揮降三級衛鎮撫千戶降二級所鎮撫

百戶降一級仍發運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一

正德五年題

准把總官運糧三年以上果廉能幹

濟依期完糧許各該衙門據實保薦准令於實職上

陞一級

又題

准見運官員無故私自避回照軍船到運水

次降一級仍照運軍棄撤船糧調邊衛

又題

准運軍棄撤船糧者調邊衛充軍賸哨五年

著伍

嘉靖二十七年題

准監兌王事允糧完日會同巡

按御史將各違限有司軍衛官員從公照例查叅若

四月以裏叅劾不到或止叅卑官叅責本部叅治降

三十六年題

准見在運糧把總指揮等官遇有陞

遷仍須督理侯代將原管錢糧交割明白方許離任

三十八年題

准總督漕運都御史務要久任必漕

務修舉節年糧運無欠方許遷轉

隆慶四年題

准糧船過淮逐程催償但有脫壓幫

次卽將爲首官旗責治其黃河廣濶許越幫前進務

要三月以裏盡數過洪入閘在閘河仍舊挨幫不得

攪越完日將催償過洪日期呈報漕司具奏違者叅

究

又題

准每年正月漕運都御史出巡揚州經理瓜

儀過閘糧船總兵官駐劄邳徐催督過淮幫船依期

過洪入閘仍同專理漕務叅政管押到京如有官旗

故意延遲查照先年綱打事例着實舉行

五年題

准各處巡撫漕運河道等官於兌運事竣

將兌完過淮過洪各日期并船糧細數奏報巡撫

有司糧米不完軍衛船隻各備以致過淮遲悞者罪在巡撫若有司有糧軍衛無船并船已到淮不即驗放及不係河道變故壓幫停泊有悞過洪原限因而漂凍寄囤者罪在漕司其糧船依限前進河渠淤淺疏築無法撈淺無人及閘座開閉失時致有停阻不得過洪抵灣罪在總理河道悉聽科道官叅究

又題 准各省糧儲道凡漕運一應徵兌補軍催督

船料追併舊欠等項事宜責成專理如有司軍衛怠

玩悞事聞呈漕司叅奏兌糧完日各選委府佐二三

通漕類編

卷之二

三十九

員分投管押糧船過淮過洪入閘方許回任三年俱能依期漕司奏薦超擢遇有陞遷等項事完方許離任不得改委悞事如一時員缺帶管官一體責成敢有推遷延緩從實叅究

六年題 准漕司置立全單每年親派某衛所某幫

運官旗軍若干船隻若干應運糧若干赴某府州縣

領兌糧數到日爲始限幾日支領月糧空船駕赴水

次開兌重船過閘過壩到淮計程若干再酌量守風

阻淺叅謁岐舛等項日期逐一限填入單內每幫

分給一紙運官有司查照款目各於前件項下開註船糧有無違限日期并各該官吏姓名用有司監兌印鈐到淮之日齎單投坐委推官除驗有地方執照不計外查筭某處違限幾日或罪在有司或罪在軍衛開單後呈送漕司照數責治情重者叅寃奸旗違限各填單尾一併懲治仍編幫改限嚴責如期過洪入閘抵灣起糧完日單送巡倉御史查比獎薦叅治

又題 准運官依期過淮過洪完納巡倉御史據實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

獎薦卽行賞賚仍擬陞署職一級過淮洪後期兌納依限者通候三年准陞署職一級若先犯降級不係侵欺掛欠許將所陞職級准復原降之數若見有濕欠并未掣通關者不得濫舉以後凡經薦舉運官兵部卽行紀錄候陞遷之日破格優敘不過准者候三年依期完納照例陞署職一級

又題 准各處監兌主事及巡按巡鹽上江各御史

題叅水次軍船違限及饋運御史等官題叅過淮過

洪違限運官抄到之日姑從案候七月後備行京通

等倉逐查原糶各官目今有無依期完納若先違限後能早納者卽於覆本內明白聲說免罪如有掛欠併前照例問擬

又題 准淮安漕庫積貯船料贓罰等銀每年終漕司會同巡按逐一秤盤備將出入項款分析造冊具題中間公費不容已者明白登簿支銷如有別弊據實參究至於各省并上江下江船料銀兩巡按御史每年照例查盤 奏報

萬曆元年題 准淮徐臨德天津五倉收糧部官各通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一

印刊票帖候糧船一到各照地方如淮安至徐州募該水程若干嚴定期限期每幫給付一張齎至徐州收糧官處查驗違者責治轉限催行不許拘留聽點徐州臨清德州天津俱照此例糧運畢日將催過運船并違限官員具揭呈部查考

二年題 准黃河一帶貢成徐宿砀將沛縣以北德州以南每年於山東都司倉書內選委一員自通州抵河西務一帶貢成通州參將各督率官兵嚴加防護如有疎失照地責成

四年題 准南京衛所掌印官照例更番領運每年八月初旬南京兵部將各掌印應運官職名冊送漕司填單坐委承爲定規

又題 准糧船過淮總兵御史參政并沿河分司隨便親歷催償如運官於經過無干衙門停舟參謁阻壓幫船及奸猾官旗無故停泊延捱者一體參治不許濫委府州縣佐貳甲官需索騷擾致生事端違者參究

又題 准漕運十三把總各照本管幫船催督不許通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二

賁緣別委違者本部及總督巡倉等衙門一體訪拿參革

七年題 准償運御史催償運畢駐劄通州稽察神和奸弊候各衙運官漕糧入倉方許具疏舉劾本部查明分別具題以昭勸懲

八年題 准運官三年無欠總督衙門查依限完納及無別項違礙方准題陞署職一級若三年內曾經罰俸及有別項違礙不許一槩濫陞

九年題 准浙江南京江北等總有一衛分兩二幫

者將本幫旗甲挨年輪流更番領兌不許攙越重復如把總衛官派撥不均旗甲避難就易坐贓重處

十五年題 准督糧叅政自本年爲始押運到灣照

舊駐劄通州催僭糧運起糧完日免其進京即便查

理空船編給限票徑由水路催僭回南敢有撤船逃

回受載稽留致誤新運者聽其徑自拏究

又題 准漕務叅政如遇陞遷候新官交代方許離任以後載入 勅內永爲定制

又題 准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水次常例聽監兌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三

主事及巡按巡鹽巡江御史過江過淮常例聽總督

漕運及僭運御史進京常例聽總督倉場及巡倉御

史各就近密切體訪從重叅究不許徇情姑息

又題 准總兵督運進京每年賃僦民居不便議動

漕庫收貯贓罰及支剩過江米銀買房一所永爲公

署每年完事出京貢令通州四衛每年輪撥軍人二

名常川看守以後每三年於漕庫前項銀內動支一

百兩隨時修理不許私自變賣

十七年題

准浙江蘇松徽寧各道自十八年爲始

各將所屬船糧數目呈報應天巡撫查催嚴督度江并挑漕河渠事宜悉聽先期料理以免漕艘阻滯其

浙直各府挑河脚米折銀仍聽漕司查考完欠的數

分別獎戒每歲秋京口興工行漕儲道會同常鎮司

道勘視挑漕如各道因循誤事者會疏叅究

又題 准自十八年兌運爲始備行蘇松撫按每遇

開兌之期選委各府佐貳於隔別府分分投監視令

其約束軍民公平交兌庶分理有人爭鬪自息永爲

遵守

通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四

十八年題 准漕運都御史免赴京會議其應議事

件於六月內徑行馳奏

二十年題 准凡有漕糧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自

十月開倉以後即遇行取陞遷罷開等事必待糧完

開幫方許離任

二十一年題 准漕運總兵官止督押船糧到通州

催行領運各官將漕糧完納畢日即便回南應議事

件與總督衙門照舊會議停妥限六月內馳奏不必

入京

二十三年題 准漕折銀兩聽巡漕御史一併催償
與漕糧一同赴部完納以後年完一年不許分釐拖
欠如有司抗拒怠玩解官途路耽延悉聽題叅重究
二十五年題 准各省直督糧各道催船過淮卽便
回任料理新運不許枉道回家如遇陞遷推補務要
面相交代方許離任如或耽延候事聽總漕巡漕衙
門指名題叅

通漕類編卷之二

題漕類編

卷之二

四十五

通漕類編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穉秀甫較閱

漕運

徵兌運納

宣德十年題

准各處起運京倉米粟先將樣米送
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至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正統六年題

准兌運糧米若水次臨近領兌官具
收過州縣糧數開報本衛所用印出給通關如相離

寫遠開報附近衛所或府州縣用印出給俱付部糧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人員齋回該州縣依例收繳

天順六年題

准一州一縣止許與一衛交兌兌支
不盡方許兌與別衛分派水次不許將一州一縣分

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

近以近派遠

成化七年題

准山東都司北直隸衛所限三月初
一日完糧江北直隸鳳陽等處衛所限四月初一日

完糧南京江南直隸衛所限五月初一日完糧浙江

江西湖廣各衛所俱限六月初一日完糧違者總督

衙門巡倉御史分別叅究罰俸降級若南京并江南
直隸各衛所兌江浙二省糧米江北衛所兌江南各
府糧米領運官違限查照二省并江南事例察治
十二年題 准京通二倉糧運至日各倉囤基俱聽
國放糧米若小脚歇家指稱公用索取囤基等項財
物及別項求索情弊許被害人赴總督巡倉等衙門
陳告審實於本倉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徑送法司
問擬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干礙內外官員
奏 請定奪

通漕類編

卷之十一

二

正德五年令漕運衙門以漕運水程日數列爲圖格
給與各幫官收掌逐日將行止地方填註一格同原
給幫票送部查考事完送漕運衙門查繳無故違悞
運官住俸問罪

又題 准運官故違限期寄囤守東把總至三千石
指揮二千石千戶一千石百戶五百石以上每一次
降一級若所寄不及數者俱止照常例發落旗甲不
服僅償在途遞延者發邊衛充軍

嘉靖八年議 准淮徐等五倉收糧部官遇糧船到

彼定與水程令齎到前路部官處照限查考

十二年議 准湖廣糧俱赴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
水次交兌後將城陵磯兌糧改併漢口近復題改漢
口水次於金沙洲陳公套蘄州仍舊

十六年題 准江西吳城水次原兌糧改進賢水次
交兌

又題 准各處糧斛務照原解樣米兩平交兌各監
兌主事及直隸兼理御史以後兌糧必令曬揚乾潔
不許徒議加增過淮之日漕司責令各總查將所屬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

衛所兌過漕糧有無粗惡甘結投遞以專責成仍嚴
行各該把總及運官稽查旗單沿途不許侵費買插
糠粃抵灣起米聽本部委官查有米色粗惡者即將
違犯官旗叅呈總督衙門照單例叅送法司從重問
發仍盡法曬揚責令換補該總亦聽查究

三十四年題 准天薊一倉管糧官遇該總衛所領
到總督等衙門限票至日即督官旗及官攢人等嚴
限進倉曬揚收受十日內務要完出通關若十日後
不完開具所由申部若係倉官勒索稽遲即便提問

計贖發重擬罪若係運官短少米數及有別項情弊
即便指實參送究問

四十年題 准各處徵收勢豪大戶敢有不行運赴
官倉逼軍私兌者比照不納秋糧事例問擬充軍如
掌印管糧官不即申達區處縱容遲悞一百石以上
者提問罰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問降二級三百
石以上者比照罷職事例罷黜

本年并隆慶三等年題 准漕糧兌運上納京倉改
兌上納通倉如改兌不敷仍撥兌運以足通倉三分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

之一支運漂流俱撥通倉扣作額數若災傷改折京
通二倉各照數遞減

隆慶二年題 准照成化五年題 准永爲法則字

樣鐵斛添鑄二十六張每總各領二張齎赴水次與
有司管糧官較准木斛開兌如有私造大斛大斗用
強多兌者許有司具呈監兌衙門依律鞫問

又題 准京通倉收放糧米成造木斛三年一次漕
運衙門將真正木料照數分給幫船順帶到京送東
官廳交收遇應造年分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

斛式樣成造較印停當發倉應用

三年題 准有司徵兌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限船
到五日各兌完開行監兌官務要於十月初旬親歷
各水次稽查船糧遲速不許誣劄一處若奸頑糧長
故意延緩將本糧長押同旗甲過洪入閘糧無漂流
方許放回若有漂流責與官旗均賠仍解漕司問罪
四年題 准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間倉十二月終完
分開幫如十二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
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五

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年過二月者各降二
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三月終不過准者督押司
道等官及領運把總以下各降一級四月終不過洪
者一體參究

又題 准昌密二鎮漕糧戶部委主事一員會同通
倉兩鎮郎中主事分投督率委官搬運禁革侵盜稱
和通倉郎中仍將應得腳價付與分運主事親散車
戶船戶糧斛到倉限日收受各照京通二倉則例總
計尖耗兩平收納其額耗七升內除一升作耗餘米

六升作正支銷每次交納各要填給日期送部查考
收米進倉卽各先給完呈令旗軍回南止留運官一
員候掣通關

六年題 准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徵辦漕糧違限
不完捏報推諉聽漕司叅奏照例降級任俸其任俸
日期不准實歷候補完三年實俸方許申明漕司起
送考滿朦朧庇護者叅治干礙方面官特本叅黜
又題 准各處漕糧除舟楫通行地便者照舊本色
赴水次倉廩聽兌其餘山谷深遠去處許糧戶齎銀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六
徑赴水次收買照例交兌

萬曆元年題 准官軍兌糧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
月以裏過淮應天蘇松等府縣限正月以裏過淮湖
廣江西浙江限二月過淮山東河南限正月盡數開
幫如有違限聽償運等官查照又近分別叅究治罪
又題 准京通倉官攢經收糧米坐支不盡剩有干
石上下者盤併別嚴父與見年代放卽日起送若希
圖守支俸糧籌架延捱過一年者送問革職革役
二年題 准江北南京等衛所派兌江南糧米船到

水次止許一旗一網隨運官赴倉領兌其餘軍士俱
在本船看守不許一人私自登岸敢有故違及沿途
一切違犯漕規聽糧儲兵備等官解漕運衙門徑
以軍法重治如糧里遲悞揷和誣賴抵飾亦聽從重
究罪有司故縱一體叅究

六年題 准運薊密昌平各鎮邊糧改限五月初一
日完納
七年題 准收糧限期不論有無閏月定以十月開
倉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七
又題 准各處樣米俱要將本土所產米粟曬陽乾
圓潔淨每州縣各取四升用二袋裝盛印封付本幫
運官解送總督衙門驗發該倉比對收糧

一水次各州縣糧長自行交兌居民不許包攬違者
聽監兌掣問
一水次倉廩用枋木席板鋪墊不許用糠粃等物致
滋插和交兌時或有司故縱糧長攪和粗惡計毆官
軍運官容令旗軍勒索加增分外生事俱聽監兌官
鞫問叅究

一京通糧米俱令運官輦斛進倉報關除倉督欠照數賠補治罪如守門員役需索擾害者許徑赴總督巡倉等衙門呈告拏問

一漕糧進倉敢有官橫把門歇家通同攔阻乘機盜竊及謀利分用耽誤交納者聽巡倉御史坐糧監收官拏問重治

一各倉收糧委官照例分別兌運改兌等項名色加耗一尖一平收受尖則不許淋漓踢斛平則止許刮鐵爲度不得多增斛面苦累官旗亦不得沽寬厚之通漕類編 卷之三 八

名少收斛面
本年因蘇松米色不類本部查叅蘇松監兌王事陳宜奉 聖旨陳宜奉勅監兌徇情容私姑照才力不及例降一級調外任今後漕糧收完之日着總督倉場官及巡倉御史通查各總有爛惡攪和等弊除運官照例追賠問罪外其監兌并督糧叅政有司官查各責任所在分別叅奏如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將總督漕運等官一併叅來究治其餘依擬行九年覆 准河南糧解折收價銀前來小灘買米多

被包攬揀和議將小灘水次曬場開闢廣潤令河南糧戶多徵本色解赴該灘曬場乾潔交兌如路遠不便管糧官押解糧長或在隣近州縣或在小灘務買乾潔好米若仍前包攬揀和聽監兌官拏問叅究又覆 准各處監兌官務將所屬漕糧米色眼同各該州縣掌印官并運官看驗明白必要乾細潔淨不許黑桃濕泡取具有司結狀運官領狀備將緊要數目字樣用印鈐蓋各一様四本一存監兌委官一送漕運衙門一送本部一送總督衙門案候收糧查驗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九

如米色爛惡不堪與領狀不同卽係官旗揀和照例重處若有司縱容勢豪糧長將爛米搪塞不肯從實結報聽御史監兌官從重叅究如各官不行叅奏本部與總督衙門查出指名叅治若地方災傷其應兌漕糧俱要乾潔好米方許入船不得藉口災傷賤買粗惡濕米混行交兌巡漕御史回至通州行京通糧廳查有原交米色粗惡不係運官揀和者將掌印管糧官併行叅劾不得止叅運官而遺州縣及量叅佐貳而遺正官

十二年覆 准凡京通倉完糧違限三箇月者把總以下罰俸半年五箇月者罰俸一年前呂密各倉完糧違限者通減一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提問違至次年二月終者俱問罪降二級若又掛欠數多把總名下三千石或銀一千五百兩以上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銀五百兩以上千戶五百石銀二百五十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二百五十石銀一百二十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通降一級每一倍加一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百戶降至小

匏漕類編

卷之三

十

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有能當年完補者通免降及如願下年領運至京補完許復原職仍以十分爲率能完五分以上者准復職一級三年內盡數補完亦准奏復原職其一應提問官旗各省及直隸江南衛所行各巡按御史南京并江北衛分行漕運衙門就近提問以便完結

十四年議得歸德衛淺船七十七隻始於成化年間因徐泗二衛災疲缺軍暫撥代運原非正差彼時尚有屯外餘地少資幫貼至嘉靖四十二年清丈地土

將前餘地悉歸有司運軍困苦勢難久累酌派於山東總下臨清濟寧徐州徐州左德州德州左平山七衛舊例減存運軍內分攤領駕該衛減去運軍名糧照常支解准庫聽備修船以補各衛出運旗軍應扣辦料之數永爲遵守本部覆 准行

十五年覆 准自萬曆十五年爲始將原派浙東浙西總下寧波處州衢州杭州右嚴州六衛所原運淮揚二府兌改正糧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四石三升軍船一百五十隻俱改回本省照數發運其錦衣總

運漕類編

卷之三

十一

下廣洋龍江右豹韜左三衛原兌浙糧軍船照數改運蘇州府吳江嘉定二縣漕糧淮大揚州二總下泗州滁州興化三衛所原兌蘇糧軍船今改回本處淮揚二府各照數領運其泗州等衛所原運蘇州糧米每石有過江耗米六升折銀三分聽有司徵給錦衣總下廣洋等三衛領用其廣洋等三衛原兌浙糧亦有過江銀三分仍令該省照糧徵完隨同輕齋解淮補給泗州滁州興化三衛所修船支用永爲遵守

十七年覆

准凡有災傷地方除撫按二臣俱全各

照舊撥助外如撫臣偶缺按臣卽許代報如按臣偶缺原有別差御史者撫臣一面具題一面移文司道呈詳各御史先行督勘如無別差御史者撫臣卽爲代勘其有災傷重大議及漕糧改折者務在八月之前到京聽部題行漕司遵派庶可無失九月填單之期永爲遵守

又覆 准劄行臨德二倉主事將二倉預備米共收足五十萬石餘者具數呈部移咨漕運衙門將湖廣江浙遠省漕糧照數摘撥徐淮二倉上納就便派撥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三

軍船往臨德二倉支運以足漕糧四百萬石之數其徐淮二倉亦候積至五十萬石以後輪流出陳庶免腐泄永爲遵守

十九年題

准各省直有漕糧府州縣如有米色粗

惡逐一委官驗看分別軍衛有司罪狀明白的係有司怠玩所致卽將各府州縣正官及管糧官務悉數怠玩疎虞之過從實奏奏賢能有司亦要疏名薦舉至於督糧各道亦查所屬米色美惡及弊端分數一體舉劾

又題 准重運糧船到淮總漕衙門委官勘驗米色如有揮和官旗從重懲戒卽將應給行月二糧扣留

在幫以備完納仍編號印記分別賞罰

二十年題 准督糧道并領運把總運糧進船俱以閩省通計糧萬石以上船五十隻以上過限不完不到者照隆慶四年新例一體參降不及前數而有司運官遲慢者司道把總參呈聽漕運衙門參降司道把總姑從寬免若司道把總既不嚴催又不查參隱蔽者仍照新例參罰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三

又題 准各省直督糧道專管糧務每遇開倉開兌躬親稽查水次起運加意催儆如糧米拖欠及滯爛不堪者總計合省至萬石以上者撫按等官據實題參撫按由蔽容隱部科核究

二十三年題

准京通二糧廳并各倉監兌官以後

如遇各衙起欠掛欠就將本旗嚴限追併仍一面責令運官先行設處完納回南行令該衛掌印官將各該旗軍家產變賣補償不許朦朧更運其有脫避者嚴糾正罪如掌印官徇情寬假許計告漕司從重參

究

又覆 准京通各倉監督等官如遇幫船抵灣卽與起運進倉嚴督官攢人等速行煙場收受完畢卽出通關赴繳不許刁蹬留難仍計投文以至完納如無別故出一月之外不給通關者聽倉場衙門從重查究

二十四年題 准各該省直額辦漕糧果有重大災傷止許將被災地畝分數并應折糧石從實勘報如不論災害輕重徇情改折者聽巡漕御史查實叅究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四

又題 准各省直額辦漕糧如遇秋災議題改折務在七月具題以便坐派如題議後期及臨時題改者俱立案免覆

二十五年覆 准各倉監督官收受糧斛每石明加尖米四升二合俱用平斛收受

二十七年御史李光輝題稱軍船由瓜洲出閘涉百四十里長江之險今查原兌水次離泰州四十里亦有小河剝運可通合改于泰州出兌儼港河淺隘務令撈漕通利于領兌甚便

又題九江雖屬直隸而衛治則列在江西界中頻年撥兌寧國池州安慶三府屬南陵建德青陽銅陵望江等縣糧米百爾艱難合將新安衛船隻歲撥六十二隻派兌寧池等府九江衛原兌寧池等府船隻改兌江西各互換領兌俱覆 准行

二十八年巡漕卮祺題原定運糧一州一縣止許一衛交兌兌支不盡方許兌于別衛不許將一州一縣分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近以近派遠今不照例咸稱不便宜循故事從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五

四十一年題覆漕糧輸納多出于巨室往往有勢豪之家糧不上倉逼軍私兌或押和糠水旗軍吞聲而受或折乾隨便有司置若不聞官旗勢難與就遂中途盤船漂沒累及合幫雖作弊在旗軍而本源由勢家如有勢豪大戶仍蹈前弊者許各掌印管糧等官據實申呈輕則徑自拏問重則題叅以憑從重究處依例議遣

輕齎耗脚

國初民運無脚耗等項至宣德間令民糧兌與軍運

成化間將徐淮臨德四倉支運亦改兌軍皆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收受故有尖米耗尖米除隨船給運外餘折銀謂之輕齋備運軍盤剝費用改兌無尖米以耗米二升折銀謂之折易輕齋費不足則於兌運輕齋內空貼後通惠河成省脚價始立減扣法扣留者以備修理通惠河開量減者寬民力

兌運加耗米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石九升八合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六

兩尖米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石五斗三升

輕齋銀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兩零

過湖米九江府每石徵米七升饒州廣信建昌鉛山

撫州五所兌本省糧者每石亦徵四升折銀一分二釐給軍作過湖脚耗及什物等用

改兌加耗米二十萬四千九百三十七石五斗浙江

江西每石俱加耗米四斗二升應天蘇州松江鎮江

廣德每石俱三斗二升鳳陽淮安揚州每石俱二斗

七升

以上各加耗內各折米二升易銀一分名折易輕齋餘似本色

徐州每石二斗二升山東河南每石一斗七升俱本色無折銀

凡改兌俱無尖米盤剝之費折易輕齋如不敷於本總屬下各衛所兌運輕齋銀內空貼應用

成化十三年題 准每兌運一石該原兌耗米二斗

五升改兌一石該原兌耗米一斗七升隨正數進倉

以備曬揚其上倉鼠耗每石兌運七升改兌四升遞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七

洋船六升支運一尖一平若官軍人等將原兌好米

沿途羅賣却羅陳腐濕碎及攪和沙土糠粃粗穀等

項抵數者收糧官呈總督衙門將旗軍先送刑部指

揮等官叅奏送問該都查照侵盜事例問擬仍換好

米上納

一河南米在小灘交兌除一六輕齋外每石該水剝

耗米三升折銀一分五釐隨糧給軍以資衛河盤剝

山東東昌府屬觀城朝城莘縣冠縣在小灘交兌者

亦再加耗米三升折銀給軍與河南同

正德十年并嘉靖十年題 准兌運糧米江西湖

廣浙江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

米一斗共米七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

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齋江南直隸并

江北廬州等府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五斗六升又

加兩尖米一斗共米六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

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齋江北

直隸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四斗六升又加

兩尖米一斗共米五斗六升內除三斗隨船作耗餘

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亦謂之二六輕齋山東

河南兩省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三斗一升

又加兩尖米一斗共米四斗一升內除二斗五升隨

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齋嘉

靖七年通惠河成議減腳價除一六輕齋數少照舊

外係二六者減徵米二升止徵二斗四升折銀一錢

二分改爲二四輕齋係三六者減徵米二升止徵三

斗四升折銀一錢七分改爲三四輕齋共減徵米二

升後因有司徵解如故本部題 准折銀一分仍舊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八

徵收解淮盡數給發運官領解同扣省八項等銀二
併送納太倉銀庫齊邊

一收兌糧米浙江江西每石俱加耗米四斗二升將

四斗作耗二升折銀一分給軍應天蘇松鎮江廣德

每石俱三斗二升將三斗作耗二升折銀一分給軍

鳳陽淮安揚州每石俱二斗七升將二斗五升作耗

二升折銀一分給軍徐州每石二斗二升山東河南

俱一斗七升俱本色以上尖米輕齋俱無完糧於本

總各衛所兌運輕齋銀內空貼應用其山東河南運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十九

赴天津倉亦照京通改兌例加納耗米四升

嘉靖十年題 准京通倉歇家包圍每石給銀八釐

五毫小脚抗糧倒囤四釐雇人抱籌糧斛打捲銀七

毫廳夫飯米每船銀一兩一錢買墊圍葦把每船銀

二錢揪棉色斗銀每船三錢輪年本折其本色給銀

買納折色扣銀以備鋪墊支用京通倉運官交糧紙

劉每處銀二兩房水銀指揮三兩千百戶各二兩旗

甲每船京倉一兩二錢通倉一兩

又題 准扣省八項京糧車戶每石扣銀在三六二

分二六一分經紀每石扣銀五釐京通倉歇家包圍
每石扣銀一釐五毫甌夫飯米每石扣銀一釐小脚
抗糧倒囤每石扣銀一釐雇人抱籌盤斛打捲每石
扣銀三毫買草把墊圍每船扣銀一錢買補折罰席
每船扣銀二錢

又題 准呈驗輕齋之後先將例該使用銀兩各運
官查筭應用數目送京通二倉坐糧處收貯置立印
信文簿遇有支領在運官者運官領用在倉中者歇
脚領用俱照定例各項數目不許仍前冒濫虛費官
運漕類編

卷之三

二十

銀其應扣銀兩俱解入太倉銀庫運官旗甲照依今
定則例支使造將通繳查考

十一等年題 准輕齋銀兩每年類解漕司分爲三
七三分給本幫運官以備沿途支費如遇盤剝俱要
呈明督押參政或管理河間倉鈔部屬及兵備等官
查無他弊批與印信執照方許動支餘銀呈驗通州
坐糧郎中查筭支扣若無前項執照即係虛冒不准
支銷以侵欺問罪其七分銀兩選定廉幹解官秤驗
明白各令入鞘類至十萬上下裝入標船撥鳩兵三

十名星夜越幫前進送通倉坐糧郎中督過等庫候
該幫船到驗給運官完糧其山東河南輕齋原不過
淮責成臨清兵備呈請撫按差官起解

三十八年題 准通州郎中督理糧完將扣省脚價
解送太倉銀庫除修理通惠河量動外餘接濟邊費
其支剩羨餘一分解准二分給軍每年終造冊奏
繳青冊送部查考三年滿日同部考覈復職

隆慶二年題 准二分羨餘運官新舊糧銀完納無
欠查將本總本幫下餘銀內把總給銀二十兩指揮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一

十兩千戶六兩百戶四兩其餘儘數給軍

三年題 准京通倉壽架每石銀五釐每版一萬二
千石見在副使每員銀二兩攢典每名一兩五錢小
甲每名一兩三錢軍斗每名五錢事故扣除米不足
額各照數遞減俱解銀庫充作小修倉廩工食
一密雲漕糧赴隆慶等倉交納自通州水運至牛欄
山每石水脚銀四分二釐五毫自牛欄山至隆慶倉
每石銀四分

一江北三總南京浙江下江等總軍船徑赴水次領

兌每石應徵腳米六升折銀給軍爲修船什物之用
江寧上元江浦六合句容五縣腳米六升萬曆元年
題議軍船徑起水次領兌有司免雇民船通給運官
公同有司買辦修船物料等費鎮江衛廬州衛兌本
府糧各一分五毫隨糧給軍以資衛河盤剝

萬曆元年題 准瓜儀建開通舟浙東浙西下江三
總軍船俱免盤壩每船扣省車盤銀二兩二錢內漕
司扣留五錢作洪夫工食其餘一兩七錢解部濟邊
二年題 准舊規河西務南北阻淺起剝腳價每糧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一

一百石桃花淺至灣二兩二錢楊村至灣一兩九錢
蔡村至灣一兩六錢蒙村至灣一兩五錢二分五釐
河西務至灣一兩三錢王家擺渡至灣一兩除輕齋
一六數少不加外其二四三四每兩加銀二錢每錢
加銀二分里二泗至壩六錢五分啞叭莊至壩五錢
五分郝家務至壩四錢五分中心樓至壩二錢五分
俱照舊不加若運船直達石土二壩免剝
四年題 准各處輕齋有司官每年先期徵完隨糧
解赴漕司遲違慢事照依漕糧違限事例分別降罰

七年題 准京通二坐糧廳支給輕齋銀兩總督衙
門給印信查收查給文簿各一扇逐項登註糧完數
查

又題 准以後每年支剝輕齋等銀照例盡數解太
倉銀庫取庫收呈驗其一應盤剝完糧扣省等銀應
扣應給候運完之日京通二糧廳各將原領查收查
給文簿呈送總督衙門比對必與例相合方准註銷
仍查照舊規年終造冊通呈本部稽查銷案其羨餘
二分給軍一分修船銀兩通糧廳每年運完具呈本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二

部照例選差部屬官解准給散
又題 准每年將輕齋銀奏留一萬兩貯通庫備各
役借支置袋驗船等費卽於當年腳價內扣完仍貯
庫

又議覆完糧輕齋沿途盤剝止給二分以八分解貯
通庫聽候完糧給軍羨餘通候到灣起糧無欠先將
一分唱名給散以資回南如軍已先回扣貯通庫候
次年查明果係本軍呈詳本部及總督衙門方許查
給敢有冒領以侵欺問擬其罪以帶磚甓合用盤剝并

上京車脚照舊查給奉 聖旨近來漕河無虞起餉諸費雖覺稍省然不可遽以爲常且運軍罷困亦當寬恤這輕齋銀兩還照議單分爲三七以三分給本幫備沿途空貼等費其羨餘先給回南旗軍一分餘候完掣通關之日查無掛欠亦便與運官領回分給不必扣貯其餘依擬欽此

又題 准通惠河經紀脚價自石壩至大通橋每糧一石銀一分八釐六闌水脚自石壩至橋每石共銀

九釐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五

又題 准包攬起剝捐勒加增脚價者聽巡倉御史及通州坐糧郎中訪拏究治

八年覆 准通糧郎中將各運輕齋銀兩每總置一天匣交納止驗成色分兩封釘入匣應給完糧限同開匣給與原銀應扣解者照數扣解應給賞者照數分給

又覆 准運官應給盤纏除新舊糧完不犯贓私參論及違違等項全給外其餘但經以贓私不法參論者盤纏盡行停給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而過准先期

俟期與完糧不違期限而過淮後期及淮北領兌例不過淮而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者止給一半過淮後期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者給與三分之一完糧違限五月以上者不論過淮先期運官盤纏盡行停給運軍應得羨餘始准給與停扣銀兩俱類解太倉內過淮入倉違限者仍照例分別罰俸不得因已經領賞議減

又覆 准錦衣旗手上江下江四總照嘉靖二十六年等年事例於領兌江浙三四耗米輕齋銀兩每石量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二十五

加一分以爲過壩旱脚并幫修什物之用每年漕司查明造冊送部查考

九年題 准於莫靖倉內改撥邊糧二萬石今實撥莫靖倉一十三萬石自通州水運至沙子營每石經紀銀三分七釐五毫自沙子營陸運至莫靖倉每石給車戶銀四分水盛自沙子營徑達安濟橋每石經紀銀二分二釐五毫自安濟橋短盤進倉每石給車戶銀六釐十四年呈允加增二釐扣省銀九釐五毫解送太倉

一、昌平舊糧自通州水運至牛欄山每石銀四分
二、釐五毫自牛欄山陸運至黃花倉每石脚價銀一
錢二分五釐至渤海倉每石脚價銀八分至廣濟倉
每石脚價銀三分八釐自通州水運至沙子營每石
三分七釐五毫自沙子營陸運至居庸倉每石脚價
銀五分至延慶倉每石脚價銀九分至白羊倉每石
脚價銀九分以上陸運脚價俱係本鎮餉銀內給發
十二年覆 准京糧車戶脚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
石銀一分六釐西倉每石銀二分三釐通糧車戶自
通州類編

卷之三

十一

土壩至西倉西門南倉北門銀一分三釐西倉南北
二門南倉東門銀一分二釐中倉三門銀一分

又題 准凡衛所官完糧後備造支銷數目呈報稽
考若有造報不明及侵欺等弊查照律例從重問擬
把總失於覺察叅問治罪

十三年覆 准給軍美餘浙東浙西湖廣江西四總
每船增銀一兩給銀四兩江南上江下江錦衣旗手
江北淮大揚州并中郁七總每船增銀五錢給銀二
兩山東遮洋二總每船照舊給銀一兩

又覆 准通倉車戶欲家小脚京通糧車船戶水脚
開運抗夫經紀原往通州及相去伊邇者應得脚價
俱令各役赴通庫親領其京倉邊鎮河西務等處并
運官房水紙劄碑瓶墊園等銀仍令運官照舊赴庫
支領隨糧解給永爲遵守

十五年覆 准糧船至河西務上下照舊行河西務
鈔關主事通糧廳郎中遇淺阻卽便測度水勢撥剝
不必拘泥扣省舊例

又覆 准河西務等處剝船剝價除山東河南江北
通州類編

卷之三

二十一

一六輕齋數少不加外其江浙湖廣南京二四三四
輕齋照依萬曆二年題 准事例每兩加銀二錢每
錢加銀二分如桃花淺至灣每百石原議二兩二錢
今給二兩六錢四分餘照地里遠近加給以上脚價
俱算至張家灣止自灣抵壩止給銀五錢五分不得
與外河船戶自里二泗起剝者同六錢五分之例緣
里二泗至灣脚價已在前數之內不得重給故減銀
一錢

又覆 准糧船淺阻在衛河者是請督押叅政或沿

途管理倉鈔部屬及兵備等官查勘真實取有印信執照准於隨幫三分輕齋銀內動支起剝其天津以北自桃花淺至王家擺渡等處俱呈請鈔關王專自里二泗至兩壩俱呈請通糧郎中若衛河一帶查無執照白河一帶不行呈請俱不准支銷每船存米多者百餘石少者數十石務令與剝船一齊抵壩如有仍前逗遛不進倉漕御史會同坐糧郎中即便從重究治

又題 准臨清等二十九衛所自萬曆十六年新運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二十八

爲始行臨清兵備道每年准於山東河南二省輕齋銀內照薊州事例先充一分付運官隨幫備剝其通州鹽城二所准於遮洋總下高郵衛銀內借給候於二所完貼銀內補還至於南北完貼腳價每年仍附輕齋標解永爲遵守

十六年題 准河西務剝船除抵船價銀照舊三七扣還外通候十年限滿總計節扣不足准於輕齋銀內動支奏補不必復於各役名下追陪仍割通糧郎中自本年新運爲始河西務剝船抵壩每百石照例

給抗糧落崖銀三錢五分

二十年覆 准河西務船戶苦累每船每年於解淮扣省銀內給修船銀二兩免其追償其南糧每兩加增銀二錢仍扣在官

二十一年該巡倉御史張應揚條議輕齋銀兩三七分解原備運船沿途盤剝支費因運官毫芒未動反有守候陪累之苦議令標船一總解送至萬曆二十二年又該通糧郎中于仕廉條議每米一石給銀一分付運官親齋以備沿途緩急呈請支用餘剩查明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二十九

交還通庫類解太倉

二十二年題 准解淮一分美餘銀兩差官往返不便每年將銀數咨行總漕衙門於次年輕齋銀內照數扣除前差停止

又覆 准通倉糧米俱用剝船由城河運至各門起運進倉交納

二十五年覆 准居庸延慶白羊三倉漕糧俱水運至湯山方許陸運進倉

倉版板席

嘉靖十年題 准薊州天津昌平等處四合廳席與
京通倉例同

十一年題 准山東等總應納斜席浙江等總應納
方席俱照題 准式樣斜席長六尺四寸闊三尺六
寸方席長闊俱四尺八寸務合式方許兌交如有司
折納官旗冠減價銀及所在權豪強逼收買將不堪
席運納悉聽漕運衙門查驗參究

又題 准京通二倉坐糧郎中各照式成造木格官
旗呈席比量登樣方許收受如不合式將人席呈送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
總督究治

十二年題 准席木則例每席一領折銀一分每兌
運米二千石該納楞木一根松板九片俱本色每改
兌米二石該席一領本色五分隨糧進倉交納折色
五分交納太倉銀庫以備修倉支用俱隨糧收受出
給通關

萬曆元年題 准鋪廠一座全用新板給工食銀三
兩新舊兼用給銀二兩於籌架銀內支給

三年題 准京通坐糧郎中每年將應該大修廩座

門送工部修倉主事先期查估舊料不堪即行更換
場料不堪即行另買務要木植壯大築基堅厚照依
樣版規制鼎新建造不許因陋就簡以圖速完仍聽
提督官不時閱視稽考如有別弊公同巡倉御史查
參究治

七年覆 准總督倉場衙門題議隨糧板木全解本
色席片照昌平例三分本色七分折色其席折銀另
項收貯不必混入輕齋銀內以便查算

一京倉席板楞木隨船帶至大通橋席令車戶帶運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一
以備陰雨

八年覆 准隨糧板木令各運官就於水次收買合
式松板每片長六尺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厚五寸
五分楞木每根長一丈四尺九寸圍二尺五分呈監
兌官驗果如式印鈐發運先將驗路過板木尺寸厚
薄造冊二本釘封預送本部并總督衙門發倉查果
相同方准收納

九年該總督倉場侍郎劉思問題鋪廠座楞木日久
朽爛議用磚鋪本部覆奉 欽依在工部大修說於

銅板銀內在本部小修卽於籌銀內各動支續議
每磚一箇價銀一分六釐審戶領銀燒造

一京通二倉估修廩座每年酌量糧數多寡不等動
支太倉籌銀兩修完造冊報部

十年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各衛所運船隨糧板木
自來有司折價兌與運官隨宜收買不爲負累近奉
刻定以式樣買辦艱難官旗賠累要令有司預買聽
監兌驗烙交與官旗帶運本部議覆若令有司自買
又恐苦累小民仍令運官照舊買納至大通橋推運
通漕類編 卷之三 王十二

進倉每水一根板一片各折米一石通倉郎中於輕
齋銀內各給腳價銀一分六釐

十二年漕運都御史李世達題稱各處板木貴賤不
同如江西湖廣係出產之地土江係聚集之區原議
榜木一根價銀四錢松板一片價銀二錢五分俱足
買辦相應照舊其浙直南京衛所運浙直司府糧米
者非產本處所其價甚高要將木價四錢再令有司
加銀一錢共銀五錢板價二錢五分加銀一錢五分
共銀四錢本部覆 准依議加增仍令運官自買承

爲遵守

十五年工部咨稱舊規每年大修廩京倉三十六座
閏月加三座通倉十五座遇閏不加近因 陵工浩
大要量行減修本部覆議京倉實在廩共一千四百
五十四座大約四十年方得周遍難以議減仍照舊
修建

二十二年覆 准各省折席并改兌耗米折銀俱併
入標船總解不得復給運官

四十年總漕陳薦題稱各省直輕齋銀除山東河南
通漕類編 卷之三 王十三

不過淮及扣收淮庫支用外餘銀三十四萬八千餘
兩解交淮庫類解通倉不便應令各省直類齊給各
把總領解通倉而通廳照額扣一分徑給把總帶回
交入淮庫以備各衛修船在准可絕那借在通倉可
省文移從之

漕運船隻

正德十四年題 准運船料價以十分爲率軍辦三
分民辦七分

嘉靖三年題 准輕齋羨餘銀差官解淮安府聽漕

司將漂流船隻次第補造查有缺船衛所先將本衛補足方通融於本總定日給領

十四年題

准將上運船隻原定行糧三十三石其有損壞就將行糧存省各船旗軍俱令在衛查照漕規辦料俱解赴漕運衙門聽作小修工費

二十四年題

准軍三民七料價軍衛有司依期徵

扣八月以裏給發買料興工若船料不完該廠官即呈布政司一面將庫貯堪動銀兩照數支給一面嚴行欠料軍衛府縣追補若延至九月終不完者罰俸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四

半年十月終不完者罰俸一年應造船隻限十月終

駕赴水次候兌如十月以裏造船不完底船不到廠者管廠并押底船各委官罰俸半年十一月終不完不到各罰俸一年十二月終不完不到各降二級

三十八年題

准清江造船至事每季備造文冊要

見每處各原額銀若干已未解若干該年見造船隻并修補用過物料該銀若干及先年官商借用若干

追過若干每季終呈報工部并漕運衙門查考

三十九年題

准各總原額淺船一萬二千一百餘

隻分給各廠管造完日將委官匠作人等姓名打造年月刻鑒船尾漕運衙門驗明印烙給軍領駕湖廣等廠隨幫過淮一體查驗印烙或有板薄釘稀造不如式侵費料價底板船不能完者坐贓從重問擬千礙提調官一體參究

四十年題

准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

府衛所掌印官每年於放糧之期務將減存運軍應

扣料價按月扣貯限七月以裏即差該衛所當年催

料運官逐項封記解赴漕司驗發漕庫收貯聽漕司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五

給付造船旗軍支領按季填報循環稽考

隆慶元年六年題

准上江總屬建陽等四衛淺船

俱在安慶廠打造聽新設副使提調九江衛淺船仍

在本處打造聽九江道提調下江總屬鎮江等六衛

所淺船俱仍舊蘇州廠打造聽糧儲叅政提調各選

委廉明府佐管理年終更換原設把總千百戶等官

盡行革去

隆慶元年題

准各造船廠責成糧儲道會同工部

抽分主事照例隔年督催料銀辦料興工如稍遲冒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五年題 准江西浙江湖廣江南各巡撫每年八月分奏空起准接催空船

又題 准漕務參政督押重運到灣起糧完日嚴令各把總先將本總空船押過天津然後入京完糧候空船盡南參政就便回任

六年題 准各衛所應造淺船工料俱完止因底板不到停待未造者查將漕庫見貯軍料銀內每分借給二兩提取旗軍發廠成造所借銀兩即扣本軍隨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六

船月糧限以二年補足

萬曆三年題 准遮洋海船每年專派德州上下外河領兌回空船隻寄泊臨清收廠年久損壞該道兵備官計料修理查照原限十五年一次改造若官旗故意遲延有妨河運聽漕司徑以軍法處治把總運

官參提問革

五年題 准各運糧完還奏運官管押空船定與期限令赴該省糧儲道投驗遲遲一月者照依故違

欽限事例擬罪一月以上者罪外罰俸三箇月管押

船除漂燬等項驗有沿途印信執照外審有通同盜賣等弊照問刑條例追贓重擬通糧廳將押空官員姓名呈部先咨各該巡撫查考

六年題 准各衛淺船什物凡初造之年總給銀二十三兩六錢五分照數買辦以後九年陸續給銀二十兩九錢七分泰買俟十年改造將原置物件分別計算准銀九兩六錢貼送該廠找給銀一十四兩五分從新置辦仍刻記物件銀兩數目若旗軍損失責令賠補盜賣依律問擬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七

七年題 准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補造若干見少若干嚴督各糧儲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一應公費將見在軍民料價及追完節年拖欠銀兩應用不許仍前雇覓民船及將損壞者奏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每年終備將各總船隻數目造冊送部轉咨總督衙門收候糧船至日照冊查對如不足額及有雇覓民船者將該廠督工官并糧儲等官照例參奏

八年覆 准錦水旗手上江下江四總淺船軍料旗

造一百三十一隻照舊支江浙三四輕齋銀四千六百六兩七錢廠造七十六隻照舊支南京戶兵二部鹽引柴薪銀二千七百四十八兩每年漕司造冊送查

九年覆 准各總減存淺船見運官開單交付掌印委官督軍看守彼此取結每年新運過淮冊報漕司如有損失委官缺十隻者照例降一級掌印官缺至十隻以上者問罪降一級每十隻加一等降至三級而止船軍照例問罪追賠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八

又覆 准浙江漕船改用堅厚楠木可用十年每隻除舊價八十四兩五錢底船作銀二十四兩止外加銀一十八兩五錢共銀一百二十七兩如法造成刻記官匠姓名必限十年方許另造合用料價查照彼中事例派徵

又覆 准山東河南歲有額定折色一十四萬石將應兌前米山東總屬淺船每年減造三十二隻所省料價底船改與江北等總作補造正額湖廣每年額折糧三萬七千餘石淺船如例減造

十五年題 准每年回空糧船漕儲道查照各船卸糧先後挨次編定號數明註單上使所遺官司按號稽查如後船已過前船不到即沿河挨單私貨入官押空官照例參降

十九年覆 准浙省運船改限九年一造

二十一年題 准押空官務要隨船尾押候船隻到廠報修方許赴督糧道投單總押官缺船五隻以上降一級十隻以上降二級分押官各照所押船隻如至五隻十隻以上者一體參降把總官缺船至二十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三十九

隻以上者罰俸五箇月若赴水次違限至四十隻以上及延至正月終船隻不齊者降一級

二十三年題 准江北永改折色漕糧四萬三千二百七十石三斗一升原派中都淮大二總各衛每年額造運船一十三隻四分俱免打造以後如有永折悉照今例一體減造

又題 准避洋海船照依山東總下淺船規式改造每船減去運軍三名止用見軍十名領兌二名行月糧銀給領幫官水次短顧水手如遲月後萬一海運

不妨再議

二十七年御史李光輝題稱南京各衛所漕船自改隸南京工部分司諸色煩費不下三四千金宜盡送淮安清江分司照舊如式成造其不應造者停泊儀真新運單到運官卽責各旗在彼修船赴兌庶船隻得以早完旗軍不至賠累該郎中王在晉覆議呈堂題 准自二十八年爲始盡送清江廠如式成造

三十六年題覆漕船急需在水料而楠木產於川蜀來自商販遠涉波濤而能如期赴廠者惟閩津之無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

阻耳近年稅使四出自川湖以至南京在在權征則在在停留兼之爪牙市儈橫肆科索延逾時故商水動經二三年不得抵淮有由然也竊惟漕木之稅弄 國課不當錙銖之入而誤及漕事於 國計實受什伯之害權度輕重何容計小利而忘大害也相應如議除荊州蕪湖南京三處并九江渡輝船料原係額課不得議蠲外其餘各處新增稅課乞集 賜蠲豁漕木到時但驗有批文卽日放行仍嚴諭牙儈不得指索稽留庶商困可紓而漕木輟集矣

四十年題 准回空船隻令荊州等八道督率將領等官盡地償行總兵漕儲道督催尾押備開出境入境船隻報新差御史違悞者參處提究

剝船

三年題 准查得舊卷成化丙申平江伯疏濬裏河之後漕舟直達大通橋後因權豪欲專起剝之利尋廢抵橋嘉靖初年俱至通州二壩無起剝脚價之費後因三四月間水淺權宜置外河剝船一百五十隻及五六月水漲仍至通州嘉靖戊子設工部郎中一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一

員淺夫六百名專剝漕河以求必達二壩隆慶四年該總督侍郎陳紹儒等題要照舊例令淺剝二船俱抵二壩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續該侍郎萬恭題稱糧船到灣仍於辛二泗起剝赴倉免其頂壩擠累本部查議糧船擠塞不在抵壩而在大通橋之阻滯橋迤若速自可流行以後淺剝二船照嘉靖初年俱抵二壩著爲例

七年題 准剝船十年一造通惠河自新壩至慶豐五閘每閘船六十六隻共船三百三十隻每隻價銀

五十五兩新增著逢八扇借支淮庫銀打造抵價就於各役腳價內陸續扣還 河西務船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外河剝船二百隻每隻價銀五十三兩一錢零二項俱動支淮揚二鈔關稅銀打造抵價俱於各役腳價內陸續扣還河西務船屬鈔關外河船屬通糧廳如過糧船淺阻卽與隨地起剝如水勢稍可通行糧船直抵二壩不許剝過淺就令撐夫抗負抵壩落崖每百石於輕齋銀內給腳價銀三錢五分通倉郎中不時看驗水勢淺深不得執爲定例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三

一密雲原船四百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一百隻該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密雲鎮造船銀於通州草廠打造抵價銀六年扣還萬曆十五年議定自十九年起至二十三年止每年造船六十隻借銀二千一百兩其銀當年借給次年扣還以後逐年做此更造

一昌平船二百八十八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三十二隻該船二百五十六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通州草廠子粒銀於草廠打造抵價六年扣還十六年

定議一照密鎮例行

十五年撥 准將石碯外河船戶量增七名并舊役十三名共二十人將該廳見在剝船一百四十隻分爲二十號令每名分領七隻聽候剝運通糧郎中精選沿河殷實居民充役巡倉御史照例給票承爲遵守以後不許加增以滋冒濫

十八年題 准密鎮原減准造剝船一百隻仍行漕運衙門委官打造抵價銀兩聽通糧廳郎中於各經紀腳銀內逐年扣解淮庫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三

四十一年覆 准漕船起剝每至雇覓民船應行通糧廳及河西務鈔關督率各該有司將船戶逐名查審補其缺額修其破壞至于石土二壩額設剝船二百隻又續添幫船七十隻仍應酌量添造以免催覓及開河見在排造船隻嚴查板木務要堅厚勒限催督完造

漂流掛欠

天順八等年題 准旗軍漂流船糧在大江漂流者爲大患河道漂流者爲小患許卽時赴所在督押司

道陳咨當日委官親勘船槓有無俱盡漂沒或漂失糧米而船隻尚存或雖損失而撈救乾濕米若干逐一查勘的實出給執照仍申呈漕運借運密切訪勘的實會同具奏聽本部議覆處補

弘治二年題 准漂流奏到之日先將運到糧米照例上納京倉者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倉缺厥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四

平收受 下曬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

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曬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放若減除免曬處補不敷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扣除該幫不足將該衛該總扣除務要補足原數每石給銀七錢責令買米上納不許妄議米色不類希圖折價有虧額數

嘉靖三十九年題 准羨餘銀兩應該處補漂流者扣寄通庫務要當年補完若拖延至次年者即查解上倉銀庫自查解後雖有應補漂欠俱不准處給

四十四年題 准小患漂流止以二百石為率該總勘結呈報准行處補若出二百石外仍照大患漂流事例具奏勘明方與准處

又題 准船糧到灣查無起欠漂欠即將羨餘銀兩先給一分以便回南其餘驗明貯庫候完掣通關照前給領如有起欠掛欠悉行貯庫不得一槩混給隆慶二年題 准輕齋銀兩驗後總計某總下某衛某幫大患漂流若干免曬減除等項補過若干小患漂流若干本船脚費等項應補若干其各不敷小患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五

先儘本幫次及本衛大患先儘本幫本衛次及本總如數足於本幫同衛別幫者照常給軍數足於本衛同總別衛者照常給軍如遇非常大患扣及繁總均派各衛所數足亦照常給軍

三年題 准每年各撫按官及漕運衙門遇有戶部題參運官漂流掛欠糧銀文移至日責成糧儲道嚴督見運把總官旗設法處補完足與新運前來上納如故違不行設法追處糧儲把總等官聽戶部及各撫按漕司參究

四年題 准掛欠漕糧除奏到漂流外運官千石以上旗甲百石以上即參送法司監追移文漕司另行覓補不及數者嚴限比併完有次第發漕司追處其逃回者運官四百石以上旗甲五十石以上俱屬情罪深重提解來京送法司查照侵欺并棄撤船糧事例問擬監追

六年題 准把總等官原運糧二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二千石漂去一百石以上降一級如原運糧一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一千石漂去一百石以上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六

上升二級俱在祖職上實降不得復職若能自補完不費別軍處補者免罪

又題 准完糧運官本衙雖有舊欠不係經手准給通關若能代補舊欠一千石以上一體准賞新運官帶解完補舊欠糧銀巡撫坐名報部其不卽完納及掛欠者除照例追問外仍實留新運通關

萬曆元年題 准凡遇奏到漂流糧船照例減除免驍處稱不敷方許動支給軍羨餘仍候本部轉行巡按御史嚴加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卽行原籍變產追

完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未經奏到雖有印信執照不許混支其臨倉掛欠明係侵欺與漂欠不同不得妄援前例 一幫內原無漂流掛欠者卽將應給美餘照例唱名給散若漂流數少扣補完足儘其所剩給軍後到東阻者縱無掛欠不准支給

三年題 准各總下積欠糧銀運官漕司撫按轉行各糧儲道查果故絕無從追併者准與奏豁如有子孫已經襲替照例責限三年完報若過限全不完者仍從降例終身不准復職子孫亦止於降級上承襲

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七

原欠糧銀免追其見在各官已經問降者立限嚴追未經提問者查照原案提問追併年終完不及數糧儲等官從實參究若不行查參聽本部該科糾舉

又題 准各把總官務將新運糧銀年完一年任內如分毫顆粒掛欠縱遇陞遷不許離任取有朦朧赴任者革任監追遠年舊欠悉免查比其原給未完文簿遵照舊例填註完欠赴部倒換稽查中間有能完及分數者移咨漕司照例獎賞

又題 准官旗納剩餘米除舊欠扣留外其餘悉令

照出如官船里人等留難誑騙及棍徒攪買捐價者聽各該管官員查究

五年題 准河西務官剝船起剝漕糧遇有漂失貴令船戶照數均賠如係民船將本船應得腳價盡數追給旗軍買補若果人船漂沒無跡勘實本部覆勘方准動支該幫羨餘買補

一運船小有損失打撈濕米運官卽分派各船食用抵換原帶食米上倉

六年題 准如遇漂流在楊子江者先赴催餉把總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八

處具告一面赴督押司道官處告委有司相去一百里者限二日一百里外者限四日勘實呈漕司卽與具奏除豁如有違限扶捏等弊卽將勘官叅問官旗分別捏報漂欠虛數多寡問擬重罪其河道漂流者責令本幫補納不敷量動繁幫潤米攤補不得一藥奏豁

十二年覆 准凡漕運官軍收有水次折乾及中途糶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扣欠者卽係侵欺除正犯查照律例問擬外其餘官旗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

小旗欠一百石問發索哨百戶鎮撫欠二百五十石千戶欠五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一千石把總官欠三千石俱問降一級發原衛所帶俸差操有能臨期設法買補完足正坐折乾糶賣正犯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盜俱有虧折俱照前例擬斷若總欠數多及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總督總兵等官另行奏請定奪

一漕運糧米漂流萬石以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聽科道官糾劾該部具奏定奪三千石以上提問把總通漕類編 卷之三 四十九

官不及數者止提問本管官旗各巡撫亦有漕運之責係本境漂失數多者照漕司事例一體叅究出境不必榮及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三千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千戶五百石百戶鎮撫二百五十石俱問罪於見在職級上降一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當年處補充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糧運補充及三年內盡數補充者亦准復原職

本年又題 准漕運官軍如有水次折乾沿途贖賣
白度糧米短少故將船放失漂流及雖係漂流損失
不多乘機侵匿捏作全數賄囑有司官吏扶同奏勘
者前後幫船及地方居民有能覺察告首督運官司
查實給賞輕齎銀十兩官軍不分贓數多少俱照例
發邊衛永遠充軍有司官吏從重問擬仍行原衛所
將失事之人家產變賣抵償不得輕扣別軍月糧以
長奸惡前後幫船知而不舉一體連坐仍將正犯所
欠錢糧責令幫賠十分之三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五十

一運官稍納漂沉掛欠監督官俱要驗條乾潔新米
方許收受若有陳米卽根究賣米之家拏至總督衙
門將本犯就於本倉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奉送法
司從重問罪運官責令易買新米交納另行查叅重
治

十三年暴雨漂損糧船該戶科都給事中田疇題本
部覆議除石土二壩原舊號房外再於石壩量買民
地增建號房二十七間土壩十五間淺剝船抵壩墮
卽搬入號房不許停壓船中過夜以致驟雨漂沒之

十四年留守左等衛於瓜洲大江漂失正糧七十餘
石本部覆 准借淮庫旱脚銀兩速令買米趕幫前
進完納所借官銀將各官軍應得俸月糧銀多者限
三年少者限一年扣還淮庫

十五年石壩一帶漂沉船三十二隻實失正米八千
一百七十二石零本部議照議單減除免贖事例處
補把總指揮各於見職上降一級奉 聖旨糧船已
經抵壩驟遇水衝與在途漂流疎玩作弊的當有分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五十一

別孫逢吉等姑免降職着各降俸一級欽此

十六年覆 准自十六年爲始凡官旗納剩餘米如
本名有舊欠數多而餘米少者盡數扣留於下年再
扣餘米多而欠數少者扣完卽止其餘悉令照出本
衛有欠每十石扣留三石亦扣完卽止

二十年題 准漂糧運官會勘的實照例降級不得
援萬曆十五年把總孫逢吉等降俸事例代奏乞恩
二十三年覆 准如過江洋大患漂沉人船淹沒地
方有司及該道親詣勘實具呈漕司照例奏等總運

各官不能自備處補照例查降職級其河道小患損失除撈獲濕米准令分派各船抵換食米外不足米石盡令失事旗甲變產陪補不敷次及運官再次及把總不許擅扣軍糧如係假捏許本幫各幫軍人及地方居民從實首舉照例給賞官軍問遣把總革任

通漕類編卷之三

通漕類編

卷之三

五十一

通漕類編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薨甫較閱

漕運

官軍糧鈔

永樂十三年題 准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各總衛所俱於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於兌糧水次州縣應解南京倉糧內扣算關支俱米三石江北總所屬并安慶衛於本處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六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

通漕類編

卷之四

楊州高郵淮安大河武平宿州潁川共二十一衛所俱於淮安常盈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邳州徐州徐州左歸德四衛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前項江北衛所并安慶衛官軍內摘撥江南水次交兌者照依江南衛所事例各於原定倉分支米麥三石山東官軍於臨清倉德州天津等九衛官軍於德州倉各支米麥二石四斗遼洋官軍運薊州糧者各支二石八斗

正統五年題 准官軍該賞鈔錠每年指揮八錠千

戶衛糧六錠百戶所鎮撫五錠旗軍四錠在浙江
江西湖廣衛所於本布政司關支南京并直隸淮安
遼南衛所於淮安揚州二府課程等鈔內關支邳州
進北衛所於臨清課程等鈔內關支俱照例填入勘
合投部繳查

嘉靖十七年題 准運軍月糧各該撫按官先將應
徵存留糧斛依期徵給如徵不及或災傷停免聽各
倉庫別項錢糧通融處給不許刁蹬留難其行糧例
該本處關支者雖派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若原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

議水次隨支者俱要預期徵兌同正糧併兌不許先
儘正糧將行糧落後

三十九年題 准各州縣存留糧并衛所屯糧徵收
完足先儘運軍給領如領運而月糧不給許赴漕司
告理各省行糧儲道各府行管糧官提問追給係准
場鳳陽徐州者聽漕司提問追給

四十四年題 准運軍行糧例該本處關支者雖派
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如徵收不齊浙江江西每
石徵銀五錢江北揚州等衛原係蘇州四府起運鳳

支給者每石徵銀四錢官軍一到卽與支給
支徵收不及將在庫別項銀兩借支補還俱以支
到日爲始一月不給者掌印管糧官各罰俸半年二
月不給者各罰俸一年三月不給者各降二級半年
之上不給者從重擬處

萬曆六年題 准淮安大河邳州運軍月糧十箇月
在河南幫濟漕稅銀內給六箇月存留屯糧內給四
箇月山東遮洋幫濟漕稅銀內給七箇月存留屯糧
內給三箇月泗州衛運軍月糧除該衛屯糧秋米抵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

給五箇月其餘五箇月該折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
分派泗州及天長時貽五河虹縣出辦與該衛夏稅
屯糧折銀一千一百六十兩三錢四分湊足前數各
該掌印管糧官每年依期徵解鳳陽營倉主事收候
糧單派到通融支給遲違慢事者漕司分別叅究住
俸降級

七年題 准浙江等十二總衛所支領官軍行糧每
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扣軍一名查各運正糧若干
官軍若干照數支與已支行糧不行上運者聽南京

戶部并各撫按官漕司查究從重問擬

一江南下江總所屬鎮江等衛月糧俱於鎮江蘇州太倉等府州關支

一官軍在運身故官給銀三兩軍給銀二兩仍存恤二年本軍該支月糧羨餘銀兩一體給領

九年覆准楊州高郵儀真通州泰州鹽城興化七衛所月糧舊例蘇常二府解到楊州府關領因徵解不前關領不得以時今將蘇常二府領兌軍造冊送

楊州府義明領去二府就便關支餘糧仍解楊州府通漕類編

聽給別軍

卷之四

四

十一年題准凡運軍中途病故預支安家月糧俱免還官仍優恤二年其遺下行糧給本船旗軍以充雇募免下年扣除若途中脫逃者獲日問罪仍追安

家月糧還官

十六年覆准移咨南京戶兵二部將水軍左等三十四衛減存船隻有妻正軍每月量給月糧五斗無妻正軍每月量給三斗有妻餘丁每月量給三斗五升無妻餘丁每月量給二斗俱准免其辦料聽候新

運以後年分如過減存俱照此例遵行

二十八年巡漕併祺題行月二糧除扣留解幫入標外其餘并一應錢糧務候船到盡數給領儘一時正餉不全卽于庫貯別項錢糧嚴行借給從之

四十一年題准申飭各該有司凡旗軍行月糧等銀務鑿碎包封唱名親領不許運官代領致令扣除一切領運沿河到京各文武衙門無論官職崇卑但有需索常例及縱役剝軍者許旗軍到京日揭告部院以憑從重叅處卽各部院吏書不得庇護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五

又題准官軍行月二糧不拘本折船到時卽便給放不得遲延逾旬亦不許撥發兌支如有兌糧已完行月糧尚未全給者督糧道卽便叅呈依例議處

選補官軍

弘治十二年題准各處監兌將所屬把總衛所官攢運官將各總把總運糧官賢否每年七月以裏開送戶兵二部案候至三年之期漕運都御史總兵官通將各衛所官三年得失事蹟開送戶兵二部會同考察見運官依期完糧與見在掌印官考語上等者

俱列在掌印項下違限不完與考語下等者俱列在
退黜項下將開到別差賢能考語優等者填入掌印
照例更替其隨幫千百戶鎮撫等官把總官查訪賢
否呈送漕司照例考選

十三年題 准各衛所表文僉補旗軍俱責限一月
之內照名補完若限外不完百戶十名以上千戶二
十名以上指揮三十名以上各任俸條補

又題 准南京兵部委主事各巡撫行守巡道嚴督
各衛所備查原額旗軍通行補足該部主事并各道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六

備將選補過各衛旗軍姓名造冊送部查考如各官
不行用心查選濫取充數臨期每總缺旗甲五名以
上軍百名以上或中途在逃旗甲十名以上軍二百
名以上者衛所官問降一級原選主事司道等官聽
漕司參奏本部量議降罰

正德五年題 准運官交糧完日務嚴督軍人將本
幫船隻督押回還其軍丁有恃頑不行上運不候交
兌及雖交兌卽棄船逃走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
仍開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嘉靖八年題 准江北直隸等總係南京衛分者南
京兵部選委主事一員係布政司者各該巡按御史

會同監兌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各該衛所軍政掌印
官通查原額運軍逃故缺少者另選正伍內精壯旗
軍補役正軍不足於空開餘丁或別差下選補該衛
所無丁同衛所撥補本衛無丁於本總衛所撥補撥
各把總官處審驗上運如有已撥上運又復改差及
老弱不堪詭名搪塞等弊並聽漕運衙門巡按御史
及各委官照例參究仍將撥過姓名數目造冊送戶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七

兵二部查考

十四年題 准南京兵部及各省撫按衙門遇有申
告運官一切患病年老緣事等項必須會行漕運衙
門勘實方許替換若遇考選軍政之期查係戶兵二
部原考定者不得擅爲紛更各處衛所總官有缺於
領運及各衛所僉書軍政等官素有才力者選補其
餘管事缺官不許擅掣運官其各該運官如有科擢
侵欺等項實跡悉聽漕運衙門監兌官并巡按御史
指實參究聽請不在三年考察之限

十二年題

准旗軍選補齊足備造花名年貌開

列年月格限文冊如某衛某所某中於某年承管某

字號某船某年該造某年見運某年減存俱以造船

之年先期審編堪充者存留奸頑快事者退回該衛

別差并未及限滿有爲事及逃故者照例僉補呈明

漕司每衛所造冊二本一本該衛所存照以備漕司

吊查一本送該把總處類造方冊呈送漕運衙門稽

查各衛所掌印等官若有受囑改差及領運指揮干

百戶納賄私自更換者俱問擬枉法贓罪發遣立功

通漕類編

卷之四

滿日帶俸差操把總官不行查舉一體參究

三十七年題 准把總官必得諳練運務者方克有

濟今後員缺查照漕司巡倉薦舉指揮千百戶內推

陞三年以內糧無掛欠擬陞署職仍舊領運三年之

上方許遷轉如有不職照例劾罷

四十四年題 准各衛所掌印官先期料理下年糧

運不得屍避延推違者照避運事例叅治終身不許

敘用其舊運官完運通關查無違礙即令掌印間有

掛欠參提不得一舉冒濫另選賢能官掌印以備更

香

萬曆十一年覆 准南京各衛掌印指揮專留該衛

修舉軍政概選廉幹左右僉書更番代運其餘外衛

不得援以爲例

十四年巡倉御史喻文偉題稱南京各衛僉書領運

事權不專以致奸旗玩弄運事廢弛本部覆 准仍

將錦衣等二十四衛掌印僉書官照舊更番領運承

爲遵守

十六年題 准每遇僉補旗甲在京衛則南京兵部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委司官督同應天府佐在外衛則各道呈詳巡撫行

委各府佐貳官會同該衛掌印官選補至十七年本

部覆 准以後僉補旗軍遵照原題各慎加揀選不

許賣富差貧其軍士故絕者即於各官戶下承佃屯

田殷實舍餘選補足數如府衛各官仍前虛應故事

聽總漕巡漕衙門指名參究

二十年題 准運官如有糧運不完見在設處完補

者不得濫冒掌印僉書革退官員務遵節次題 准

事例不許仍前僉緣掌印領運如敢故違取用糧儲

兵從等官本部從重參治本官仍行重處

二十三年題 准僉選運糧旗甲各府掌印官徑同應該赴運官員查選

二十五年題議運糧把總俱於領運指揮千百戶內屢經總漕巡漕巡倉等衙門薦舉者方行推用

官軍犯罪

嘉靖二十二年題 准兩京各衙門及各處撫按司

府州縣等官受理軍民詞訟除人命強盜重情照例

備行漕司知會委官會問其餘賊私小事備抄原詞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

行漕司候糧運完日發理刑主事問理不得徑自拘

繫

三十年題 准凡戶部類參運官及違犯漕規應提

問者通行漕司及各都司守備文書到日應任係者

一面任係問完方許開支其山東等總不係過淮及

各該減存運軍并原不在運者查照地里遠近到淮

歸結若遷延三月以上即將經管官吏任係半年以

上聽各類呈漕司參奏重治

四十一年題 准南京兵部并直隸江浙湖廣山東

河南撫按官嚴行各該運糧都司衛所如有襲替指

揮千百戶等官務要嚴加查覈但係管運會經漕司

審提應追入官還官贓銀或掛欠京通倉庫各項糧

銀會否完納原問罪名會否歸結果無違礙方許保

送如未經完絕仍查實數嚴限監併通取關收至日

申明漕司始准保送如不係充軍降級而家產已盡

不能辦納者掌印等官各具結詳允始准襲職仍將

應得俸糧陸續扣解完卷朦朧保送者許該衛所首

領官檢舉掌印等官論以枉法參提立功欠贓人犯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一

監追完口發遣首領官知而不舉一體連坐

隆慶二年題 准把總官除合用座船應用軍伴外

不許多占船隻多帶門厨書識派累食軍供應違者

聽漕司僨運等官指實從重參究

一勢豪舉放私債交通運官挾勢擅掣官軍綁打凌

辱強將官糧准還私債者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

為民運糧官參究治罪

一光棍指稱勢要名目詐騙漕運軍船財物橫行索

取有許被害旗軍軍送巡倉御史管倉官員及所在

官司究問明白照例送問從重議擬

萬曆十二年覆 准凡各衛所管軍頭目人等闖出

糧料布花等物若指以公用爲由因而扣減入已糧

料至百石布一百疋棉花六百斤錢帛等物值銀三

十兩以上者問罪追贓完日軍職發立功五年滿日

降一級帶俸差操旗軍人等枷號一箇月發極邊墩

臺守哨五年滿日疎放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及指

以公辦等費爲由科索并扣除行月糧與船料等項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二

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

俸差操如未及三十兩者止照常科斷其跟官書算

人等指稱使用科索軍人財物入已計贓論罪如至

二十兩以上發邊衛充軍

一凡漕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上俱

照侵盜本律仍作真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

盜者絞奏 請定奪

一運軍有欲陳告運官不法事情者許候糧運過淮

或完糧回南之日起漕司告理如赴別衙門挾告詐

賄者聽把總官就軍送問犯該徒罪以上調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磚瓶土宜

隆慶二年題 准凡糧船應帶臨清城磚每船照例

四十八塊隨到隨行不許托言該廠短少搬移致悞

運期

萬曆七年題 准各省糧船由儀真開者每隻順帶

光祿寺酒瓶三十箇

十二年題 准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三

遇淺盤剝責令旗軍自備腳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

官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

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候運御史盤詰淮安天

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

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併叅治其餘衙門俱免盤詰

十三年題 准各總衛所回空糧船私攬商貨沿途

易賣屢稽新運許沿途司道等官着實盤詰軍閭貨

物入官押空官通同分利叅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

差操

十八年題 准運軍土宜每船除六十石外若有家
餘或遠近仍載竹木沉重等物及沿途收買貨物者
將貨物盡數入官仍將違犯運官指名參治如經管
地方盤驗官員徇情賣法聽河道衙門參處開兌之
時糧儲道加意檢查違者亦同參治

民運規則

浙江

供用庫白粳米三萬二千石本色

酒醋麵局白糯米六千七百石本色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四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九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蘇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五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二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二萬一百九十五

石四斗一升二合九勺五抄三撮本色八分折色

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酒醋麵局白糯米三千三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五千九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粳米四千二百五十石本色

松江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二千六百石本色九分折色

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五

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酒醋麵局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四升七

合本色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神樂觀米一萬六千

四百四十四石六升一合七撮本色八分折色二

分每石折銀一兩

常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五千四百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二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細粳米一千七百石本色

白粳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本色

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七千五百七十七石二斗七升七合二勺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六

儀牲所糯穀二百五十石本色

成化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

宜其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輪運內

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糙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

官給以船今經沿途轉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糶納

鈔兼運水涵守關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州等處則

攪頭包攪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

帶糶納鈔之例及禁包攪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

民船皆負糶而行其有漂荒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

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上從之

隆慶二年題准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行

浙江蘇松糧儲叅政嚴督有司將坐派起運內府

各監局及吏部等衙門細熟白糙粳糯米每年十

月終徵收完足十二月以裏盡令開行掌印管糧官

依限完報者獎勞違限者查照漕糧事例叅究即以

原管糧府佐一員總部縣佐一員協部管押糧長運

至瓜洲聽償運御史漕務叅政償入軍運幫內一體

秤催到京完納如總協部運官在任稽延及謀改別

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七

差濫委首領等官代運即將推避官員叅奏罷黜掌

印官查叅罰治沿途催督動情漕司償運一體分別

果効

又題准民運糧行各撫按委府佐貳官一員爲總

部州縣佐貳官一員爲協部正月以裏督行開船定

限六月以裏完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解違七月終

限者任俸三月違八月終限者任俸半年違九月終

限者任俸一年違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

罷軟例罷斥各掌印官通降一等

四年題 准每年收受祿米倉糧米一尖一斗每石加耗五升支放脚米三升不用榜木惟松板本色席照京倉例其席板等件隆慶四年減半徵解萬曆七年又議題停徵五年俟萬曆十二年後將應徵之數再減免一半以寬民力同白糧解納該倉備用

又題 准浙江嘉湖直隸蘇松常五府起解白糧細開其縣部解官糧戶管運糧米若干石雇覓船戶某人責限日期投遞漕司查給幫牌勒限運納銷繳其前項船隻止許受載五百石爲率如或船大載少夾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八

載私貨過多及將幫牌不行銷繳者從重究治

六年題 准白糧經過洪閘各夫役與軍船一體挽拽如運軍船戶洪閘等大挾騙許糧長就告償運該道處治沿途管倉官處轉限及到京上納各衙門人役不得抑勒刁難如違聽部糧官指名呈告

萬曆元年題 准民運照軍運每船計帶土宜四石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免其納稅七年題 准每白糧一石裹河脚價銀一分五釐水脚銀九釐經紀銀五釐扣省銀四釐五毫解銀庫

又題 准歇家包囤曬夫飯米小脚抗糧買草把抱籌糧解打捲房水紙割撇掃籌架俱照京倉例

一白糧起剝轉運俱照舊例軍七民三不許軍衛恃強爭嚷違者重治

九年題 准漕司及各巡撫將江南五府應運白糧令各糧長仍雇五百料中船應得木脚當官議定先給一半其餘印封船過徐州總部驗給

又題 准每歲解京白糧務點殷實糧戶正身解納不許棍徒包攬船隻許令糧長自雇五百料中船每通漕類編

卷之四

十九

百石定給銀三十三兩卑頭等役悉行查革經過鈔關如果止於上宜四十石免其納稅糧至丁字沽以北河西務王事即照軍糧所定脚價撥船起剝徑交經紀撤抗過壩不許仍前寄囤如有積棍攬解歇家科擾等弊聽巡視科道奏究糧完之日解戶批單給發部運官領回類繳各有司不必監比家屬

十二年題 准車戶脚價銀進北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二分三釐八毫四絲二忽七微進東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一分六釐

十五年覆 准土石二壩及普濟等間號房如漕糧已盡凡遇蘇松常嘉湖等五府運到白糧一體寄頭號房如號房不足各解自貢民房其價聽從兩便仍禁不許稍勒

又覆 准河西務剝船如遇運到白糧漕糧未盡照依軍七民三挨剝如果漕糧已完將剝船盡數給與其船脚之費仍令各解出給原船過壩稍遲准免罰稅

空運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十一

成化二十年題 准遮洋支兌三十萬石除天津等倉六萬石外將薊州二十四萬石內改撥十萬石豐潤倉交收以備山海遠衛官領支給
弘治九年題 准運本色十萬石赴薊州倉上納折色十四萬石運送永平庫收貯以便官軍月糧
嘉靖二十九年 命撥漕糧二十萬六千餘石接濟密雲昌平兵馬
三十年題 准薊州班軍六萬七千員名該行糧十三萬四千石於漕糧內撥運

三十四年題 准密雲王客糧米內量改六萬石給昌平支用

三十五年減免密雲昌平原撥漕糧五萬石

三十九年題 准令運官將漕糧運密雲鎮七萬石昌平鎮三萬石并行糧一十四萬四千三百三斗徑

運該鎮歲以為常

四十四年以薊永分鎮撥薊鎮本色十萬石折色八萬四千石撥永平折色五萬六千石

隆慶三年題 准除原派薊鎮倉糧船隻照舊外仍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十一

將臨清各水次應兌漕運坐派昌密二鎮以便北衛所軍船就近派允工部設廠戶部委官監收就與領運以免進倉出倉繁費其應用腳價盤剝該扣米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二石每石五錢行令有司徵銀一萬八百六十兩隨起解以備空運
四年題 准空運石匣古北等遠倉者兩鎮管糧郎中主事于春各照地里遠近給發腳價貴令該縣官督率車戶運至各倉分或將腳價給軍就彼關支各從其便

六年以湖白二湖通令密其...
仍於該鎮客兵年例銀內每百扣銀七錢存留太倉
本年題 准 長陵等八衛拱護 陵寢官軍月糧
舊在京倉關支不便自萬曆元年為始歲撥漕糧一
十五萬石運赴莫靖倉交納以便前項官軍就近關
支

萬曆九年題 准莫靖倉原撥漕糧十五萬石內將
二萬石白沙于營陸運改撥居庸倉牧貯奏放居庸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十三

黃花橫嶺三路官軍月糧以免召商勞費

十一年議 准營州左屯衛官軍月糧遠赴通倉不
便自萬曆十二年為始每年漕糧到日通州管糧郎
中撥發二千五百石就令昌鎮運糧經紀自通州水
運至順義縣小東莊每石給腳價銀三分七釐五毫
自小東莊陸運至城每石給銀五釐俱在隨糧輕齎
銀內鉅支該衛官軍逐月關領

試民運

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

任其半今改為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
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
敢復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 朝廷虛懸不費
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
漕計終將復壞矣

議改折

按漕運總兵萬表疏云臣愚以為理財之道莫要于
本折通融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遇災傷量減折色
而本折相兼為用 國計亦不為無補漕運糧斛除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十三

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船糧銀官軍
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
年支運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
賤用似為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
二石枚支候至米貴之年方放本色則軍需實濟矣
總漕王宗沐奏稱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為遠
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為尤遠且
經過洞庭之險賴石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
幾同淮安之抵 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

色糧不僅微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淤阻徐白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入疲勢必至爾今歲湖廣漕糧過淮雖早緣由改折况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裡港淺洄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臣查湖廣衛承長沙府屬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一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二十四

八十三石八斗爲數不多臣乞陛下每年坐淮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爲重江南物產繁盛故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朝廷之肘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

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濶而深爲國患計也臣乞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爲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一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如蒙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爲改折以處此數郡在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別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容臣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欵運以恤無軍無船之衛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衛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此所謂一舉兩得者也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五

議撥運倉糧

劉大夏疏云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源渠築堤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爲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爲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

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澀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腳價高貴每銀一兩裝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雇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湊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澀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卽今張家灣等處腳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勅戶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六

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赴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則人嗜利而樂爲之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向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頗爲之出備合用欽此

蘆席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議復臨德倉糧

徐枋疏云國家都燕雄鎮西北各邊邊鄙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聚之 京師以充糧餉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清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廩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單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歉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空輒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矣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 國安民爲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 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增俾可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七

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糧補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按括殆盡中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爲天下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六

各衙門量支無碍官銀奏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以萬曆二年爲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卽徐州天津等倉一水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應米有腐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覈實分數將

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卽於各倉內先行支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米阻梗亦可預爲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如此倉有餘糧帑有餘銀一可以需餉卹之洪恩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

議優恤運士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九

王宗沐疏云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佐成祖定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過運焉是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姓哉爲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備累之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之運而今則全兌矣全兌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

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田廬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充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樞扉而卧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懸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關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剝削衙門有支費洪閭有需索到倉有經營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冒禁鬻法而漂流補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

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因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制勒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臣查得輕齋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齋以待剝凌固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

陛下軫念運士疲困指此三數升之額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剝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屋宵旰則其利爲甚溥矣

議操練漕軍

巡漕御史馬從聘奏爲振積習以裨國計事竊惟國家輓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勲帥蓋示寓兵于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咸稱虛具此在平居無事既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變是不幾干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沉賊出沒江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一

洋糧艘大半煨燼此往事可鑒已矧今島夷匪如震降之恐甚切礦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健者甚多若教以兵法角以藝能總計全漕可得勝兵十萬人但器械責以自備恐疲兵力有難支終屬虛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 勅下該部各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幫辦給牙旗每船給利刀長鎗銃砲弓矢務要可

用備在船鑼鈴鼓吹置立文簿歲令選官交接稽查督責旗軍時加修整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遇官或遇守關阻風乘暇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其勇敢之氣如是則隨駕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爲鳴枕擊楫之夫有事則爲荷戈挽強之衆無論漕精承保而折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尚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

王鳴鶴曰漕運之制軍駕運艘原意行則撐挽止則操練一遇地方有變保此漕糧於無虞也今則不然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二

額軍遊故不思勾稱乃以軍糧募市人代駕其應募者謂之外水倏然有事則無所顧忌祇有棄船而走耳能攘臂爭出以護糧運者誰耶正德中河北之寇焚舟劫糧往事可鑒今尚沿襲故弊未加振刷既不實軍伍又不備器械自爪儀抵京計二千四百餘里茲值倭虜外擾賊盜可虞之合故復因循頃讀漕臺奏疏謂能教練漕卒計七省可得勝兵十萬有奇真足食足兵之勝筭振起二百餘既頽之氣補千國家豈小小哉

議太倉存耗

萬表云太倉起剝則例一版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其欠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撥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漏窖埋之後至收者日苛剝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敘初督倉場見餘米歲埋歲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太司徒梁公材公曰此出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三

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其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偏也周乃貯之空廩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嚴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版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器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勝旗甲至元

年參蔣袁佑奏粟每石不分平尖明如一斗俱各鐵
斛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
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有存寬厚之意
耳至二年又該戶部題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
兌運加耗七升則原爲尖斛而增今于加耗之外復
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
年表總浙運時每石只加七升以進倉便發交納常
有餘剩之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
不革去耗外斛面行聚平收則軍逃運散雖有善者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四

議復支運

邵寶曰我 朝運法所謂法者卽今支運是也故有
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官者於斯領
焉歸於京通二倉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
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
蓋通數年以爲裒益雖歲有豐歉而常數不缺及支

變爲兌繼而又有改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兌
納釐於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豈得
已哉若今南有非常之水北有非常之寇則又不待
論也當是之時所謂變通者無他不過漸復支運之
法而已支運之難難於腳價不足則糧不自行其理
然也苟能預處腳價以擬兵荒之事於舊例支運七
十萬石之外每遇兌缺則支以補之歲不失四百萬
石之數此於 國計爲便不可不慮而處之也

議軍官借補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五
成化九年奏 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
督等官出給印信文憑付把總官于太倉折草等項
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二十一年又令運糧把總等官每年糧完清查欠債
旗軍開報巡倉御史及本部監督委官處不分遠近
年分止依律加息三分償還其各衙所借銀千兩以
上者革去冠帶五千兩者任俸萬兩降一級不許管
軍管事若運糧俱完不欠債至六年之上者許總兵
等官具奏把總都指揮及衛所千百戶等官俱量陞

一級

弘治五年令運糧官旗借債但係三年以前者盡爲革罷近年者止照律出息若放債之家倚勢逼放及擅執官軍官掠羅賣官糧准折者軍發邊遠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果有窮困衛所缺少脚價者許于太倉量借銀兩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十二年奏 准自天津該運京通二倉糧儲脚價不敷許令太倉銀庫借用如把總等官縱容旗軍花費及私下還債以監守自盜論罪立功滿日帶俸差操

通漕類編

卷之四

三十六

債王以盜官物論罪勢豪官員奏請發落家人伴當發廣西烟瘴衛分充軍

晉按官軍借貸之例今已廢格不能行矣 祖宗厯念運軍有家人一體之誼憐其緩急多方軫恤今軫恤之意全虛而惟一意督責此運軍所以益貧而漕務所由日替也今而後將不知其所稅駕矣

通漕類編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穉芻甫較閱

河渠

漕運河道

國初郡金陵則漕於江其餉達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高寶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迺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泇泉壩開以次修舉至於今繼悉具備故並載焉勝國海運之制議停于英十三年而東南糧餉

通漕類編

卷之五

所以實京師而給邊鎮者悉由會通河故道以達于都城南北不啻數千里總命爲漕河其實有六爲白漕爲衛漕爲開漕爲河漕爲湖漕爲浙漕大抵河勢迥異而治法亦各有緩急之殊六漕之中唯河漕湖漕最急河漕爲有源之水而遷決靡定湖漕爲無源之水而衝激可虞 聖天子厯宵旰與公卿大夫和歌瓠子唯今時爲然矣

裏河自通州而至儀真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

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
自通州西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
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河也自汶上縣
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縣絕黃河又至臨清
州會衛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三水者汶水也
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河者汶泗
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縣入
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瓜洲壩臨
江古爲漕渠者諸湖無源之水也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

大通河

大通河卽潞河舊爲通惠河其原出昌平州白浮村
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匯爲七里溝東貫
都城由大通橋而東五十里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爲一
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 國朝永樂以來
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
淤成化正德間累 命疏之功不果嘉靖六年遣
漕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漕之司大通橋

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閘
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共編夫一百八十名
每名工食銀八兩 造剝船三百隻 每隻價銀三十兩
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帛盛米催役運相
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蓋元郭守敬嘗行之而弗
果至我 國家決策修復爲萬世利

白河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原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
通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

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
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 命官相視地勢自
河西務經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
舖舍置夫甲專管挑漕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嘉
靖中霍韜建議通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
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
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汶
水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
清至直沽凡五衛十七州縣淺一百五十七處初衛

水臨清之境去海尚遠兩岸亦高未見衝決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衝決甚易滄州以下水發易盈衝決益易每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若於入海故道再加修濬深廣其利永矣劉天和曰通州上達 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大省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不常運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

沙以故易於衝決遷改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土鄒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早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減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贖成功也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兩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隄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開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開面旱澇俱須下板啓開蓋啓則開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開則衛水不入開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元人遏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爲河口南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五

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濟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爲著于此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五百七十七州縣後一百五十七處此河自德州而下漸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六

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衝決輒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漲溢之水

霍韜議云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卽今之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道河水注于衛河東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沂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水退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兩得

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源之患可免河州邑潰溢之虞可得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

會通河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卽濟寧開渠至安民山卽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南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遣尚書都督通漕類編卷之五

七

等官疏鑿元人故道乃于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四分往南接濟徐呂六分往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新開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自臨清抵徐州七百里間全資汶泗沂沭諸水接運總曰開河舊爲開四十有三前元建者二十餘水築以來先後漕運者二十餘而減水通河諸閘不與焉漕閘之開每存稍淺一處約數丈多不過十餘丈用留汶水令稍易盈今建設改垂益多見開壩條下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隍洪武三年
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此岸可考也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糧道由江
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
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
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運之難請開會通黃河
朝命工部朱尚書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
道又命刑部金侍郎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

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
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通終爲宋人
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
非一而謂天意蹟在千宋非也若夫元之爲此河
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其意彰彰明矣

汶河

汶河之源一出新泰縣官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
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千村俱至
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
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至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
入海元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
沂泗二水以達于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
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
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潤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
邳州淮河

按汶水東北入海以人力迴轉濟漕非其性然也
成化以後歲付壩以下河淤塞平濶故水易淤淤

卽此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題河不得其門。則手
挽源頭。勞費靡貲。歲久壩或圯。墾時以今。夏秋
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楫不行。則漕運病東
原之田。或苦羨溢。膏壤敲鎗。化爲沮洳。則民亦病。
是左潤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菜也。然陸而不
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
上流耳。隆慶中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
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工始此。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

兩岸風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脉全賴茲流。雖
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欄之。又議開減水
閘。滾水壩各四。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
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
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永賴矣。又汶水
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咸謂汶泉水微。蓋盈河
淤沙深廣。春夏亢旱。沙極乾燥。汶水經之多滲入
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有獻議者云。汶水自
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于春城口置石壩一道。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一

中爲數餘。閘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始龍圖
二泉。築量於淤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盟馬溝。伏
秋水。盛流。濁則開裕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
旱水微。流清。則遏水由裕洞下。出馬溝口。卽可避
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淤余大奇之。隨因中道五泉
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沒開溝。以入。亦
無不可。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
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
者二十有餘。故閘面闊底高。下不一。黃河南徙。諸
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惟棗林閘露閘
面三尺。南陽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
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宜悉培而平之。以時啓
閉。仍各測其深淺。其開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
止以十二板。啓閉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
微。固可直接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
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閘河自魯橋以下
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潞河止以底廣五丈。
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

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美。元人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過水行舟可驗也。嘗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速矣。

洸河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通漕，類編卷之五，十三。

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關河。

沂河

沂河原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壩，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壩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

泗水西流，夾洙水，經曲阜北，爲洙南高閘。

泗河原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

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壩里河出，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關。

濟河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卽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三

沁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自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皆洪官按季奏報，前代皆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循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荊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

咸化二十年，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于北，而

上下俱用多取給于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于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州桃源運道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洸洸諸泉歲久不濟亦各壅塞以致河淤淺澁糧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

劉天和問水集有云將導沁入衛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瀕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微漚水諸湖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四

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開月口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滂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耶

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參之引河有三難防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沅移或導之衝淤會通三也似天和所言差強

南陽新河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成至境山滸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五

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薛河沙河起牛溝會此故名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黃家口豸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沃溝築宋家壩引沁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黃甫壩引沁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河次年工成又爲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千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廢渠達李家口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宣漲勝

沛利之

漳河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患蔓延故道宜復其變有二其患亦有二其策則有三二變者何蓋漳水經臨漳三臺口廻龍鎮及大名南關至小灘入衛濟畢漳之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落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六

也

盧溝河

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盧宮德以來每河岸衝決

不時修築弘治二年命內官及文武官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同管理工役於軍民大修治

滹沱河

由真定府西山天順以來每決輒修築弘治二年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同築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每歲用遮洋船出海轉運而至風波甚險弘治初議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次修濬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七

載今併附于運河之後

諸水通漕

諸河之水自清河縣淮河口迤南三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洲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真諸湖之水大匯于高郵寶應之境穿渠引水南北通江淮東築長堤以爲陸行牽挽之路湖名不一附見于後

諸河發源遠近不一而下流相合循其合流之道而爲漕運之河自通州至儀真凡三千里河之所經軍

徐梁洪

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堯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輓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呂梁洪

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八

要官成化八年命官堯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堯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于洪下置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靈利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

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咸港之溜

泇河

泇河自夏鎮李家心起至邳州直河口止計長二

百六十里內平地創開河渠八十二里四分展舊河八十七里五分築隄二十七里建閘七座估工價二十餘萬又開朱古莊鉅業橋萬家莊孫懷德莊

臺莊梁城至市直河口各月河一道加添直河沙淺

二十三里加築直河兩岸隄防二十里三分紀家集

張村河口護壩各一道于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開

工至三十二年四月內各築壩挑河開沙潞淺

起鑿山石增修隄岸等工陸續完畢自黃河患溜沂

湖患淺糧艘留滯邳宿之間勢誠可慮幸泇河工完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十九

舟楫通行旣脫二洪之險兼省百里之程官民稱慶

應龍劉東星挑濬卒化龍竣工

三十二年五月風雨大作王市壩西乾土蟄陷緣其

地皆沙底上實下虛水從地下湧出南奔以致河泥

復淺乃于新河淺處多建草閘調集人夫撈濬沙淺

船得通行

漕河紀原

春秋時吳城邳溝通江淮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

輓粟是於黃河張邳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時

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武帝時因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轉漕甚便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竟未成功又謝玄肥水之役乃堰呂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隋文帝開皇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

運粟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後周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宋朝廷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一路之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太祖建隆元年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閘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賴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前西南爲閘河東南爲蔡河天禧二年張綸爲江淮發運使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橫流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牛牛皆置牐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擇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疎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

修之元祐元年知潤州王俞建潤州城隍廟官車
水入漕漕運船身以浮舟若舟至而力不給許量
差牽曳六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差証者賞水
米廩而輟開牒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重和
元祐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
弊舊有斗門水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悍其平比
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宣和二年以其揚等州運河淺
澁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
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官者李宗言真州乃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三

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
甬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
江十丈築畝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
助運河水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格之制復作歸
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
泰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
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
通欲抹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牐以復懷子河
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牐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

作一牐以復萊夷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貞泰
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牐權開滿浦牐復朝宗
牐則上下無壅矣元都于燕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淤
汙入淮由黃渚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
河以達于京十九年伯顏建議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由海道至京師二十年以轉運弗便廼自任城
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
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因海口沙壅又
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津御輸京師二十六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三

年又以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言
復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魏村牐
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豐郊亭牐改名平津通州
牐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廣利楊尹牐改名溥濟初
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
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
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
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

二十九年未清等言其路險要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濬至樁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鹽簕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四

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潭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牌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澁今春夏天早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仁宗延祐元年以大船阻碍新開會通河路餘船不得往來乃於金溝沽頭兩牌中置隘牌二臨清置隘牌一各濶一丈以限大船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利無厭爲隘牌所限改造減艖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

料入至牌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閣阻礙餘舟又於隘牌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量長如式方許入牌長者罪遣返之三年命丞相脫脫開龍山河至大元年江浙省令史裴堅言杭州錢塘江近年以來爲沙壅壅漲潮水遠去離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來募夫般運十七里使諸物翔湧生民失所運運官物甚爲煩擾訪問宋時並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龍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龍山牌約一十五里葦壤填塞兩岸居民間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五

有侵占迹其形勢宜改作運河開掘沙土對牌般載直抵浙江轉入兩處市河免擔負之勞生民獲惠省下杭州路相視自是開之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十橋又立上下二牌接通運河公私大便是年三月七日興工至四月十八日工畢 本朝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四方貢賦供需悉由大江而至供給遼東邊餉則由海道運之先是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窪淤室壅數壞舟楫洪武二年濟寧府聞於山東行省發丁夫疏浚河道又於耐牢坡口置

石閘一座蓄水行舟凡役夫匠四百八十五人五十
日而成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
郵寶應湖隄畔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初寶應縣槐樓
抵界首沿湖一帶皆淤泥隄屢修屢圯民甚苦之
操舟者亦不便洪武二十八年以本縣老人栢叢貴
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衆就於湖外直南北
穿渠四十里築一大堤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
內行舟自後隄無潰決之患而民亦復休息矣 文
皇帝肇建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六

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入
運至北京海運則從直沽接運至京焉永樂四年以
河莊開闢官裴讓陳江南漕運之利命通政趙居仁
等率常蘇松三府丁夫浚導孟廣河凡十晝夜訖工
比舊倍加深廣轉輸商販便焉

按漕河合

衛河合

衛水

汴淮

而流

北自通州

南抵儀真凡三千餘里河之所經所屬軍衛有司共
七十九處濟寧運北至通州爲北河所屬五十二處
濟寧運南至儀真爲南河所屬二十七處俱有夫役

錢糧官員管理而郎中各提督之戎 朝名之曰漕
河卽元會通河也洪武年間淤塞不通至永樂九年
太宗皇帝命工部尚書宋禮同都督周長開浚之仍
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由是漕河大通海運
始罷

運河疏築

永樂九年六月會通河成河合汶泗汶水出寧陽縣
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
達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七

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
時啓閉舟行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
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
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深淺舟楫通塞
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
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
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
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

比年泊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輓運甚勞平江伯陳瑄自淮安城西管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八

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濬湖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中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復蔡澤孟渚中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己卯巡撫崔恭素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二十九

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濟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

古射因廢拆新莊開又改福興關於壽州版道中處
所其清江板開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
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
與清江關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關內 八年用
石包砌高堰 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
楊家灣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
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
外河石堤長二里礮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
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

南昌萬恭云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水或云海
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採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
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耳舟
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
卽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
水罪海口者謬矣

楊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河
堤黃浦入淺及寶應縣倪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

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

洪武九年用磚修高家灣等處 成化二十一年造

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

堤運船觸堤往往敗溺 弘治三年 命官於高郵

河迤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園田南北

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鑿以石 嘉靖五年題准於

汜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

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曆五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一

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

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

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准於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

三十餘里以避倪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南昌萬恭云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迤

邗溝取道于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

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提揚州以及于淮

西過諸湖之水遂滙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

于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

唯濬之淺淮則可

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揚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固雖與河身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河輒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不阻船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一

濬深三尺濶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又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加以天旱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鹽魚柴木等項俱

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腳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難以過目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二百四十餘里俱應挑濶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年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舟楫流通永爲軍民無窮之利矣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三

萬恭云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隄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匯于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泄治水者歲高長隄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隄卽高寶興化悉成廣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隄又加建瓜洲閘併儀閘爲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隄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今焚韓世忠船板改廣惠

閘又得故閘基橋石椿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河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洋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束之儀河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湖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續食徵夫之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弘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南

通漕類編

卷七十五

三十四

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國民田一萬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孟不得已於新河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未七十年松板洞壅不復能穿月河水滙田中是老隄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綫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隄壘中隄故卑薄大湖擁田湖風濤擊之而中隄塞二隄俱壞則康濟東隄直弱繪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隄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隄之東去十丈爲之東隄一護老隄一成月河

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船萬世之利也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疏濬高寶二湖其略云臣竊維高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泉湖聯絡漚爲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漚渠也稍損之則病漚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非所以爲國也治河者但知築堤爲要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矧堤土之版築一經風雨之淋則卽此堤上之土又反爲填河之害矣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五

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決始以尋丈既而數百丈其勢爲能禦哉去歲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沮如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且比閘漕渠之水亦漸艱澁可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者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納爲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必有歸而後不爲害查得二湖之在上流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流者則有蒙龍喻口尤爲入海

要路間有 青疏濬而復輟 臣誠不知其故也 尤有
要者欲其容蓄必當預復其全初受之所何也 水必有
容而後不橫溢 查得該隸江甯者則有上雷下雷小
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甸城之二塘緣茲二
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受之處原設石
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
漕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今
竟不聞修復何也 乞 勅工部再議如復挑淺以疏
積土復闢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似可無難惟濬下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六

祖陵

總河潘季馴題稱嘉靖十四年總河劉天和議得
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
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逶迤
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 陵北有土
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
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 陵官員俱至此下馬
是西北二面土岡聯絡永奠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

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灌於此沙湖之南爲
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
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
直河口瀾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
渾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
至 陵門遂侵 堤岸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
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
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鉅谷掘
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 陵前平地

通漕類編

卷之五

三十七

築隄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
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
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
一特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 陵前湖河諸
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爲
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
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
高七尺又自岸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
陵門地高六尺 陵門地至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

高二丈三尺一寸况 基運山雖俱土而百餘年來
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寔我 三祖陵寔萬年根本之
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
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 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
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 祖陵數百年來奠安
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
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
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為明悉據稱
陵地迥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
通漕類編 卷之五 王九

玄宮者且 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
知非築高堰後始然矣

萬曆五年工部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岫逐漸
坍塌逼侵柏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萬
曆五年工完巡按邵 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
用石包砌至今賴之稱為邵公隄

一地理心學云 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發華前
緒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
九峯挿天為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逆之

而 聖祖生矣

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 祖陵鍾靈毓秀
之喫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兩河為二道且
過宮及跳為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

淮水發源河南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潁等處七十
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即 祖陵賦
云下口龜山不等開灣如牛角勢樣非凡者是也故
至泗則湧且淮漲于泗即淮漲于河南徐邳也每歲
伏秋皆然萬曆六年前黃決淮鎮而北淮決高堰而
通漕類編 卷之五 王九

東泗州苦水石護 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堤以此

儀真瓜洲運道

儀真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
宋時儀真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為壩 弘治
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 十二年復於濱江建壩
潮關 嘉靖五年題淮潮長開關放船潮退壩壩不
許候關延久 萬曆四年於朱輝港鑄匙河清江等
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

南軍船及令盤踞輟剝艱難風濤守候 隆慶六年
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
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 萬曆四年
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
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良
泰璠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蔡檣竿射
殺之南科以聞 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

何 今奉俸置理有差

漕河職掌

永樂初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出直沽由白河運至
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
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濟元會通河宋禮奏三
年海運二次于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糧造淺船五百
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僦運每年三次以備
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戶部奏罷海運悉轉運于裏
河

一正德錄工部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京儲重事
今運河水少又被往來馬快座船人員挾勢越幫強
開閘座走泄水利誠恐阻滯糧運你部裏便申明舊
例行都察院出榜禁約今後再有似這等的重治不
饒欽此

一工部分差主事嚴督閘壩管河等官每年各要先
時挑濬淤淺慎蓄水利糧船到閘即便開放不許停
留守候

嘉靖三十八年題 准各該河道大小官員自通州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

至儀真及揚州高郵各地方俱要及時修築堤岸疏
濬河渠以濟糧運如遇非常衝決亦要多方設處亟
行修築臨期候事者軍衛有司官員悉聽漕司河道
衙門及巡倉巡河御史叅提照依運官叅降事例阻
淺十日該管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
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回衛差操有司降一級
赴部調用管可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
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叅奏定

奪

四十一年題 准常州奔牛丹陽黃泥壩鎮江京口至瓜洲一帶河道江南巡撫行鎮常兵備道嚴督各府州縣掌印等官每年十月中旬查勘淺阻去處立限挑濬臨時若耽阻重運至十日該府州縣掌印管河官俱聽巡撫漕司照例參究

隆慶三年題 准河道都御史每年委官查勘小灘河道淤淺去處速責管河官設法挑濬果天旱水涸難行許運官即呈河道衙門行大名兵備道臨清管關主事嚴行府縣委官督雇民船刻期起剝運官給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一

與脚價如該道司府遲延致候糧運即行奏參其豪民盜決泉源者如律究治

五年題 准蘇州寧國等府南陵縣太平三縣及海寧崇德等處運河淤淺府縣掌印管河官每年先期踏勘挑濬俱限十月內工完速候照例查參其丹徒蓄水練湖清復還官

又題 准漕河一帶自儀真至北通州俱有額設淺鋪淺夫每年沿河兵備及管河郎中主事備細清查照額編補不時查點責令專在地方築堤疏淺戕船

事元照例株辦椿草違者參究

萬曆元年題 准薊州運道自王家淺至冀家窩一帶薊州兵備道督令各該有司掌印管河官每年務要先期疏濬修築以待糧運如怠玩致臨期阻候漕司照例參奏降罰

又題 准直隸徐邳上下黃河經由去處如有軍民盜決故決河防干礙漕運照例將爲首者民發附近衛所充軍軍調邊衛

六年覆 准將淮南并浙江江西湖廣各屬兌改漕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三

糧分別災疲地方通融改折二百萬石共該折糧銀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兩二錢零又減存運軍省下行糧等銀約該二十二萬四千兩有奇通共銀一百五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兩有奇於內以一百萬解戶部以五十九萬五千八十兩協濟河工

七年題 准每年糧運過淮之日高郵管河郎中駐劄儀真張秋郎中駐劄濟寧通州管河郎中駐劄河商務以便督理一遇淺阻親督人夫即時挑濬

又題 准通倉郎中會同管河郎中至淺阻處所多方疏濬仍責令運船依限前進將供過運官船隻每十日開揭通報南去空船一併催催依限早回若各運官旗故意遷延規避者究治仍呈部查叅其臨河各倉主事亦要留心催督疏濬不得遲違誤事

一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屬巡倉御史及管通惠河工部郎中分理其河西務桃花淺等處淺溜務要督率軍衛有司管河官嚴責原設堤夫役常川疏濬如有阻候查照單例計日審治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四

一天津至薊州一帶敢有居民弓兵官校人等在河路張布罾網阻礙船隻及稱盤詰因而搶奪財物者許運軍卽赴撫按衙門及隣近管糧管河郎中主事陳告鞫問

一經紀把持開壩索錢者聽巡倉御史通州坐糧郎中拏問治罪

九年題 准將河西務至通州一帶河道分爲四節河西務至舒難淺委武清縣管河主簿謝家淺至李家淺委香河縣縣丞白阜園淺至馬房淺委薊縣典

史王家淺至石土壩委通州同知各領淺夫一百五十名兼用軍民淺夫照地嚴督挑濬遇船阻淺併力挽拽送過信地過而復始如有賣放軍夫管河郎中卽行查叅勤能出衆移文吏部紀錄

二十八年御史方大美題天津迤北一帶河道河西務至通州分爲四節每節各淺委州縣官一員分地挑濬又楊村通判一員專督淺工原以白河浮沙易淤易濬全賴人力疏通乃今官則覬覦別差夫則包攬積稅冒名搪抵終日挑濬不過撈集浮土糧船一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五

至率皆四散奔迸致候糧運該郎中王在晉議覆呈堂題 准每年定于冬季務如額挑濬如有踵習前弊者撫按不時叅究

漕河總論

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聚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朝建都幽燕東至千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洧滴皆爲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出江而入

溝由邦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
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脾者卽元史所
謂會源脾也泗沂澆汶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
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脾十有七
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脾二十
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
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
于海亂流而渡由邦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
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
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
武陟來之沁有自琅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
金龍口之河有分漳沱河之水通論諸脾天井居其
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
人身之有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
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脉
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
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脾于此乎盡衆
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潤速是凡三

通漕類編

卷之五

四十六

千七百里有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
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焉國家深
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
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通漕類編卷之五

卷之五

四十七

通漕類編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志稱蜀甫較開

河渠

湖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開漕河者爲通漕類編

卷之六

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囊林營橋開河者爲營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卽沙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今備載焉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焉

南旺湖在濟寧州

卽七十二泉所匯

週圍一百五十

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爲南旺東

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通河大閘一座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堰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卽洩入湖每致淺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

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卽獨山坡滙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

運河乃安

赤山湖徽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
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河

蛤蟆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一十五里周湖長二十
里柳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
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

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三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
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卽寶應湖長三十里界有湖
卽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

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

抵揚州上下相接

按濟漕不出於南旺昭陽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
湖之水渙散無紀乃築堤束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

道始利都御史陳公濂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
里而堤始固湖多風濤舟復損於石弘治三年都

御史白公昂又於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
里南北作石扉啓閉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

在寶應尚爲舟患知縣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
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事似不可終輟也霍韜

議云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塞以通運
道然淤泥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日役萬夫力亦不足

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鵝鴨臺至沙河宿

遷路不過百里惟湖西寬濶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

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
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可備風濤

水涸易爲通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卽土堤可
成一年卽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

愈利較之役夫丁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逸大不侔

矣

按昭陽湖跨沛之境南北與漕道貫脈顧當時始開
漕者不藉於昭陽而別爲一漕道者只以昭陽有覆

四

潯膠淺二患耳今如湖側可築堤是或一說也

泉

齊魯地多泉故閼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
劉天和曰運道以徐充閼河爲襟喉閼河以諸泉爲
本源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
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雖有
潯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潯而修治之庶漕渠有
濟矣

東平州泉十四 舊九新五

通漕類編 卷之六

安園泉

吳家泉

五

張胡郎泉

小黃泉 新

大黃泉 新

王老溝泉

席橋泉

淨泉 新

源泉 新

冽泉 新

杞頭泉

獨山泉

鐵鈎臂泉

坎河泉

俱入汶

舊有徐家莊夾藍三泉今廢

汶上縣泉三 舊二新一

龍關泉

潯當山泉

雞爪泉

新俱入汶

舊有馬莊泉今廢

平陰縣泉一 舊

入汶

柳溝泉

入汶

滋陽縣泉八 舊四新四

東北新泉

關黨泉

古溝泉 新

負假泉

上蔣詡泉 新

下蔣詡泉 新

通漕類編 卷之六

六

西北新泉

驛後新泉

新俱入潯

鄒縣泉十二 舊入新四

鯁眼泉

程家莊泉 新

孟母泉

陳家溝泉

白馬泉

岡山泉

黃港溝泉 新

淵源泉

柳青泉

馬山泉 新

勝水泉

新俱入白馬河三角灣泉入魯橋河

舊有白莊泉今廢

山阜縣泉二十 舊十七新三

橫溝泉

卑下泉

新安泉

變巧泉 俱入泗

青泥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遠泉

茶泉

雙泉

曲水詠歸泉

溫泉

連珠泉

新泉

曲溝泉

濯纓泉

通漕類編

卷之六

鄒村泉 新

文水泉 新

柳莊泉

新俱入沂

蜈蚣泉

會龍眼泉入白馬河

舊有潺聲泉今廢

泗水縣泉五十三

舊三十新二十三

趵突泉

珍珠泉

洵康泉

黑虎泉

四泉俱出階尼山林泉寺左會為四源

繁星泉

白石泉 新

蓮花泉

新開泉 新

響水泉

紅石泉

甘露泉

七泉在林泉寺南會趵突等泉入泗

下莊泉

三台泉 新

湧珠泉

石露泉 新

甘露新泉

新

奎聚泉

新

琵琶泉

新七泉俱會趵突等泉入泗

潘波舊泉

潘波新泉 新

黃陰泉

吳家泉

杜家泉

曹家泉

蔣家泉

里澇溝泉 新

石井泉

新

鮑村泉

合德泉

新

趙家泉

龜陰泉

龜眼泉 新

龜尾泉

新

東巖石縫泉

珍珠泉

在縣東南尚舒社

黃溝泉

岳陵泉

石河泉

壁溝泉

入

小玉溝泉	大王溝泉
蘆城泉	西巖石縫泉
三角灣泉	雪花泉 <small>新</small>
新開第二泉 <small>新</small>	天井泉 <small>新</small>
醴泉 <small>新</small>	醴前泉 <small>新</small>
七里溝泉 <small>新</small>	馬莊泉 <small>新</small>
馬跑泉 <small>新</small>	魏莊泉 <small>新</small> 俱入酒
滕縣泉十八 <small>舊十五新三</small>	
北石橋泉	三里橋泉
通漕類編 <small>卷之六</small>	九
大島泉	絞溝泉
趙溝泉	荆溝泉
趵突泉	劉家溝泉 <small>新</small>
南石橋泉	玉花泉
魏家莊泉 <small>新</small>	三山泉
黃溝泉	白山泉 <small>新</small>
溫水泉	
黃家溝泉	俱轉入南陽新河
三界灣泉	龍灣泉 <small>二泉</small> 排入新河

嶧縣泉五 <small>舊三新二</small>	
許有泉	溫水泉
搬井泉	<small>新</small> 俱轉入南陽新河
許池泉	龍王泉 <small>新</small> 俱入新河
寧陽縣泉十二 <small>舊</small>	
龍魚泉	龍港溝泉
魯姑泉	樂當泉 <small>俱</small> 入汶
蛇眼泉	<small>會諸泉入漕河經沈濟出天井開</small>
張家泉	井泉
通漕類編 <small>卷之六</small>	十
三里溝泉	古泉
柳泉	<small>俱會蛇眼等泉入漕河</small>
金馬莊泉	古城泉 <small>俱</small> 入漕河
魚臺縣泉十四 <small>舊五新九</small>	
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 <small>新</small>	廉家潭泉 <small>新</small>
西龍泉	聖母泉 <small>新</small>
黃良泉	廟前泉
滕家泉 <small>新</small>	河頭泉 <small>新</small>

胡家港泉	報恩泉	水磨泉	臭泉	上泉	張家泉	木頭溝泉	馬兒溝泉	周家灣泉	通溝類編 卷之六	鐵佛堂泉	鯉魚溝泉	板橋灣泉	泰安州泉三十八 舊三十五新三	馬陵泉 入魯橋閘河	蘆溝泉 入南陽閘河	濟寧州泉三 舊	陳家泉 新	高家東泉 新
馬黃溝泉	陷灣泉	狗跑泉	朔港溝泉	馬蹄溝泉	梁家莊泉	龍灣泉	梁子溝泉 新	風雨泉	十一	清泉	范家灣泉	皂泥溝泉			拓基泉 入棠林閘河	中溢泉 新俱入南陽新河	高家西泉 新	

清泉	肥城縣泉九 舊五新四	劉杜泉 舊有北跑泉及北泥泉萬歲泉今廢	西都泉	名灣泉 新	孫村泉	張家泉	南師家泉	通溝類編 卷之六	南陳泉	新泰縣泉十四 舊十二新二	龍堂泉	神泉 新	力溝泉	順河泉	顏謝泉	斜溝泉	龍王泉
拖車泉 新		靈查泉 俱入汶	古河泉	和莊泉	西周泉	公家莊泉	名公泉 新	十二	魏家泉		水波泉 俱入汶	西柳泉	東柳泉	韓家莊泉 新	北滾泉	羊舍泉	濁河泉

鹽河泉	董家泉	新
臧家泉	吳家泉	
王家泉	開河泉	新
馬房泉	新俱入汶	
萊蕪縣泉十六	舊十一 新五	
小龍灣泉	湖眼泉	
蓮花池泉	郭娘泉	
牛王泉	鵬山泉	
烏江岸泉	鎮里泉	
通渭類編	卷之六	十三
趙家莊泉	王家溝泉	
半壁店泉	海眼泉	新
雪家莊泉	水河泉	新
魚池泉	新興泉	新俱入汶
蒙陰縣		
舊有泉河順德伏牛	沿官橋下家莊五泉俱入	
邳州河今廢		
沂水縣		
舊有單家銅井芙蓉山泉雲泉灰泉天泉小水		

泉源分派	舊王臺漢王堂共十泉俱入邳州河今廢
南沂諸閘分汶	源以爲漕河汶泗上源有泉發
三都十八壩	縣其壩泉廣流委最長乃設官
督理	
汶河派	計一百四十五泉
濟河派	計九十六泉
泗河派	計二十六泉
新河派	計二十八泉
通渭類編	卷之六
沂河派	計十六泉
東泉志	曰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
三府十八州縣	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
趨勢如飛瀉	出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
蒙陰之西	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
派故首志之	泗沂西下夾會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
寧陽會汶與洸	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闢者曰天井派
故次之鄒縣	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
乎壘里黃良	而下各入漕渠其濟會橋一也則曰會

橋派故又次之鄒魚滕嶧之流自昭陽湖分入沙河
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合也則曰沙河派故
又在其次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
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故以是終焉
係雖有重輕其實皆能利澤萬世者也故各疏其所
出及其派所由來以備參考云

自分水而入者皆汶也當爲汶河派自會源而入者
泗沂交混合爲濟會于洗當爲濟河派自會橋而入
者泗故道也而濟魚之泉注之當爲泗河派滕魚嶧
通漕類編 卷之大 十五
之泉入于留城者今爲新河當爲新河派其流于下
邳者自沂而入當爲沂河派

國初泉無專官永樂中定北都始浚會通河以通漕
徂狹諸泉之在北者由汶河以分達之沂泗諸泉之
迤南者由沂泗而散達之由是東泉始爲漕河上源
蓄濟之用

濟州據齊魯之交南北道里之中受泗沂洗汶諸水
分流其地斗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乃疏諸泉
源以壯其源增修諸障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

之矣

開壩

宛平縣 開五

青龍閣

白石閣

廣源閣

高梁閣

澄清閣

大興縣 開三

慶豐閣

平津上下二閣

通州 開五 壩一

通漕類編 卷之大 十六

普濟閣

南普閣

土橋閣

廣利閣

通流閣

石壩

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閣今各廢其一

臨清州 開五

南板閣

新開上閣

沙灣減水閣

潘官屯減水閣

觀音背減水小閣

舊有會通臨清二閣今廢

清平縣 關三

戴家灣關

李家口減水關

魏家灣減水關

堂邑縣 關四

梁家鄉關

土橋關

土橋進水關

新開口進水關

舊有上城中關二減水關今廢

博平縣 關五

第一至第五減水關

通渭縣 關六

卷之大

十七

舊有老堤頭北減水關今廢

聊城縣 關十

通濟橋關

李海務關

周家店關

龍灣西柳行二進水關

官窯口裴家口方家口李家口耿家口五減水關

陽穀縣 關六

七級上下二關

阿城上下二關

荆門上下二關

寧陽縣 關二

沈河東西二關 嘉靖六年建

舊有空城石壩城關今廢

滋陽縣 關一 壩一

金口關

金口石壩 成化八年因元舊易爲石壩

舊有土妻杏林二關今廢

郟縣

舊有港里積水關小關今廢

東阿縣 關一

通渭縣 關六

卷之大

十八

通源關

壽張縣 關一 壩一 堰一

沙灣積水關

師家壩

野豬腦堰

東平州 關七 壩二

戴村關 舊

戴家廟關 嘉靖十九年建

安山關 成化十二年建 靳家口關 嘉靖四年建

袁家口關

安山湖東西二小關

戴村壩

次河口堤壩

汶上縣

汶上縣

開河閘

南莊上下二閘

寺前鋪閘

界首石口二積水閘

焦藥張全劉玄彭秀孔家邢家常家口關家口李

泰口田家口十減水閘

鉅野縣閘一壩一

長溝減水閘 嘉靖十九年建

蓬子山壩

通渭類編 卷之六

十九

濟寧州閘十四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六閘俱因元舊嘉靖間重修

仲家淺閘 宣德四年建 師家莊閘

會橋閘 二閘俱無開建 上新閘

中新閘

下新閘

棗林閘 永樂閘

四里灣減水閘

舊堤今不獨黃運上下二閘承造三閘而半投
廟宮村閘失泰閘片毛閘神王閘今廢

濟寧衛閘四

永通減水閘

五里營平水閘

十里鋪平水閘

安居平水閘

魚臺縣閘十六壩一

南陽閘 宣德二年建

利建閘 印宋家口閘隆慶元年建

通渭類編 卷之六

二十

新河十四減水閘 嘉靖四十五年建

蘇家壩

舊有穀李八里灣硯尾潘陽城湖泥河五閘今廢

滕縣閘一壩五

佃戶屯減水閘

東邵壩

王家口壩

牙裡壩

宋家壩

黃甫壩 二閘俱因元舊嘉靖四十五年建

沛縣 同七 壩三

珠梅閘

楊莊閘

夏鎮閘

滿家閘

西柳莊閘

馬家橋閘

留城閘

以上七閘俱隆慶元年以舊河孟陽泊沽頭上中下胡陵城廟道口謝港七閘改建

沙河口壩

隆慶元年築

薛河口石壩

隆慶二年築

惟城壩

嘉靖四十五年築

舊有新興閘金溝口飛雲橋雞鳴臺昭陽湖中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十一

東西六種水閘今廢

徐州

閘四壩二

黃家閘

天順三年建

梁境閘

即境山舊閘萬曆二十年復

內華閘

古洪閘

二閘萬曆十一年建

徐州洪石壩

呂梁洪石壩

舊有徐州洪閘呂梁洪上下二閘今廢

邳州

閘一

匙頭灣減水閘

萬曆八年建

桃源縣

閘一壩二

馬廠坡減水閘

萬曆八年建

崔鎮徐昇季大三義四減水石壩

萬曆七年築建

堤建

清河縣

閘一壩一

通濟閘

嘉靖中建萬曆七年改建廿羅城出口之處題准每年六月初旬水漲築壩攔截九月初

旬水落開壩行舟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十一

天妃壩

萬曆七年建

舊有新莊閘天妃閘萬曆七年俱廢

山陽縣

閘七壩六堤一

福興閘

萬曆七年改建壽州廢

清江閘

板閘

龍汪閘

永清閘

窯灣閘

三閘萬曆十年永濟河建

黃浦減水閘

萬曆二年建

方家壩

新建壩

仁義禮智四字壩

高家堰石堤

萬曆七年建

建河平河橋二減水閘又有清江東西淮安
滿浦南鎮五壩信字壩今俱廢

寶應縣 閘十三

弘濟河南北二閘

長沙溝減水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減水閘

五閘俱萬曆十二年建

江橋北等八減水閘

嘉靖萬曆年間建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五

舊有七里溝菜橋口魚兒溝三減水閘白馬溝
七里溝探船樓濠水壩今俱廢

高郵州 閘九壩一

康濟河南北二閘

萬曆四年建

城南河堤三減水閘

嘉靖中建

新中堤四減水閘

萬曆五年建

蛤蜊壩

舊有觀橋上下二閘車邏王琴二減水閘今廢

江都縣 閘十六壩十一

廣惠閘

通惠閘

嘉慶六年瓜洲建

邵伯九減水閘

芒稻河減水閘

萬曆十一年建

沙壩喬家馬家渡南潭四平水閘

萬曆元年建

瓜洲十壩

舊十一

灣頭滾水壩

舊有朝宗上下通江新開大同潘家大橋江口
祖湖九閘及新廟等十一減水閘邵伯小壩楊
子橋古壩瓜洲減水壩雷公上下二塘小新塘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五

儀真縣 閘四壩六

衡水閘

羅泗閘 一名臨江閘

通濟閘

一壩至五壩

新壩

舊有清江等八閘裏河口閘及東門新高橋二
減水閘劉塘茅家山北山陳公四塘蔣家莊渠
家莊二減水壩今俱廢

丹徒縣 閘一

大嶺山驛 萬曆十一年建

丹陽縣 同

黃泥壩驛 萬曆十一年建以上二驛俱爲緹後練

湖按

漕河水程

漕運水程自通州至儀真三千里凡爲驛四十有

二

通州路河水馬驛 至本州合和驛一百里

合和驛 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十五

河西驛 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 至本縣楊青驛八十里

楊青驛 至靜海縣奉節驛一百里

奉新驛 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 至與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 至滄州鹽河驛七十里

甌河驛 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 至吳橋縣通窩驛七十里

通窩驛 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 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安德驛 至六縣梁家庄驛七十里

梁家庄驛 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

甲馬營驛 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 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 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 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 至陽谷縣荆門驛八十五里

荆門驛 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通漕類編 卷之六 二十六

安山驛 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 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一十里

南城驛 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 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 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 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 至本州彭城驛六十里

彭城驛 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 至寧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 至本縣直河驛六十里

下邳驛 至本縣直河驛六十里

直河驛 至本縣直河驛六十里

鍾吾驛 至本縣直河驛六十里

古城驛 至本縣直河驛六十里

桃園驛 至清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 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 至寶應縣安子驛六十里

安平驛 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七

界首驛 至本州玉城驛六十里

孟城驛 至楊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 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 至儀真縣儀真驛四十五里

今瓜洲近造通江開江南兌運漕船由開徑通廣

陵驛無過壩之勞廣陵驛至瓜洲四十里

通漕類編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芝孫夢甫設問

河渠

黃河

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 山海經曰崑崙山綏懷

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崑崙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

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厥屬向東南流爲中

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

率常然 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出蔥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

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燉煌酒泉張掖

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

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

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 汾水從東於此入河

東即龍門所在 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

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 及洛陽孟津所在 至鞏

縣與洛水合成旱與濟水合 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

河東正對厥身

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

省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潞水

一曰潞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鄆州大縣

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馬頭四覆

釜五胡蘇六簡七潞八劍壘九高津

入海齊桓公寒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具丘廣川信

都東北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有存漢代河決全

隄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茅之未

知其所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也河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七

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故尚書稱導河積

砥柱東至於孟津在洛北邙道所聚古今以爲津東

過洛汭至於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大

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臯山頂成曰伾

千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

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河言潮口有朝夕潮以逆

初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爲二渠以引水一南

出會隰川今河所流也今河清州以東是衛縣今一

出貝丘卽九河之上河王莽時廢矣故俗謂之王莽

河史記河渠溝洫志並云河之爲害中國尤甚前

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又驪二渠以引河如淳注二渠

一出貝丘一則隰川王莽時河遂塞但用隰耳隋賜

帝於衛縣今衛縣因淇水之入河淇水亦曰清水立

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

河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通漕類編

卷之七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閼一出蔥嶺唐薛元鼎

云得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

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

山有大淵水卽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

變易或番漢異稱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

究河源蓋得之目親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

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

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

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

市自河洲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墩位置以聞
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開闢出
秦大臣阻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
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
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腦兒火敦
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滙爲
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爲九卽九
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
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革中

通渭類編

卷之七

四

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
莫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
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
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狽
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狹可躍
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
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
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
陽茂其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

至蒲昌海水決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
也土人言於關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決流信
然然其後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
崙去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璚華蓋仙人所居皆
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
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
南然後析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袂焉實
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廣則
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

通渭類編

卷之七

五

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
之爾延祐中闕闕出爲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稔
得其深言云

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
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
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
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蓋爲吐蕃遮
隔不得假道故也

黃河修築

黃河發源合陝山西諸水而始大至河南始散漫
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

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漢二
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
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 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
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即荊陰口簡瓦廂等處開渠二

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六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
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 命官治之

三年河決原武 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時河
決分三支一出封丘縣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漢

潰張秋長堤一出中牟縣下尉氏縣一出汴蘭陽儀

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宿州 廷議遣昂挑濬通許

河江荊口二處弗續乃首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築

塞金龍口挑濬滎澤縣之楊橋以分導河流濬宿州

古汴河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壩分河流入睢寧縣

之小河名爲淮河以殺之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
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深廣矣又疏月河十餘塞決
口凡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
達於海役夫凡二十五萬

五年決楊家金龍等口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
右副都御史往治之大夏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
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岡浚舊貫魯河四十餘里
由曹以出於徐分殺水勢又浚河自孫家渡口七十
餘里別開新河一道由陳頤導水南行以入於淮又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七

浚河由中牟扶溝陳頤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於淮
又浚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
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築長堤起河南昨
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劉天和曰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
續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
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云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
流東下先年此河於通許縣分流一股入鳳陽渦河

接連淮河又於江荆口分一股流於衛輝河又於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小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爲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及江荆口二股俱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昂築塞況上流身寬闊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道窄狹所以洶湧衝決爲患

正德四年溢皮狝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馬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通漕類編

卷之七

八

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命官塞之是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勢甚盛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 命官修濬

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

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 命官發

丁夫數萬于昭陽湖東北起濬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 命官卽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 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通漕類編

卷之七

九

縣侯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運道遂淤 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闕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開座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

梁靖岔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悉淤 廷議天和往督漕事至訪羣議或謂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塞東流故道淤凡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谷亭遂定計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蔡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施植柳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來漫流運道遂通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鷄同等上派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一年又鑿野鷄同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二里河東注以濟二洪

二十四年由野鷄岡決而南至泗州合而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五年又決曹縣溢入武城金鄆魚臺單縣漂溺甚衆 命總理河道御史曾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

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 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閘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趙段家口析爲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起郭貫樓析爲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四年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赤徑衝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爲工部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一

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運道又開留城口至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四萬有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澁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決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開數里復淤百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決百十餘丈又留城至白洋淺運道仍淤言官復劾奏 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堤

岸又築遙堤四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汎溢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

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大決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淺

六年 命官修治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鋪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二

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建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始安

二十年淮河漲溢特遣科臣勘議開腰鋪抵周家庄四十里使黃讓淮而安 祖陵開韓家庄及管家營以洩閘河之水而保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于淤梗耳後戶部題稱黃流猛悍逼阻清口壅塞運道欲開

復老黃河上流深源草灣下流部科咸謂黃水濶深若挑故道須與相等計長六十里煩糜可慮且大河口去清口僅五里許強黃仍逼弱淮恐終不能洩之東注而漁家溝一帶土地可耕捐弁拂民又有議開清口至徐州延亘七百餘里費約五六百萬部謂泗鳳陵寢所在王氣詎可少洩並行報罷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三

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不知其所終是黃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泗一望淮水見城牆以內積水占之城牆以外淮水環之傾賴民舍淪沒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泗城害者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爲堤者皆岸上加土水高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則易潰今日報決青水潭明日報決濠家灣又明日報決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虛日聚料鳩工日無停

嘗聞閘曰疲於奔命田舍悉漚爲巨浸是漚水之日
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嘗得之咨諏蓋黃河之水
自星宿海歷臨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自
桐柏涉壽潁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于海
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
脉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
日結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于上向所稱呂梁一洪
至爲險峻今則履爲坦途而不知有洪于是乎黃漲
而徐城坐困矣強黃外抗弱淮中停況又截以高應
堤以張福卽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界限今則漚而
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出勢必南
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
水漫而南于是乎水漲而漚堤決矣于此而按其勢
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
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
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于今昔所
議三叉鎮耿公廟管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
由漚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既分淮無壅遏或

又盡決張密之堤大開清河之口而縱之以治其標
則 祖陵以冀達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惜之
枉席矣

是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

一議錢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
成各道督率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
許稽遲致誤工程

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
科索苦累風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

每十有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議認稽查分
界止宿以杜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
以防意外之虞

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
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
等兼督各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涇河子嬰溝等
處五港口三岔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
家壩三天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催
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

同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放工食柴米等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屬之淮安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准官各官如遇陞遷不許離任

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肇興怨謗易生所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甄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勸否則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如橫生疑畏致廢大王者許指名具奏重治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六

詔從之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奏 祖陵運道事本兼重分黃導淮勢實相須向者淮泥壅遏由于清口河身墊高黃流倒灌淤沙阻塞漸成門限以致水積肝泗患及祖陵今之議者有謂開黃家壩以分黃關清口沙以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以消淮泗積水者有謂于運河口起至甘羅城北拐角對正東岸邊另挑小渠一遺舊以行運者有謂沙在所當關爲目前第一務者即今糧運過淮在運事勢然肩雖運口新挑小渠

可通漕然非承賴長策則清口沙之聞誠有不容緩者至謂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黃河不如移口于江浦上與鮑王口對直出入僅渡一河相距止二里許既無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道承便乞 令漕臣定議奏報如此不惟運道無梗塞之虞 陵泗亦可免壅溢之患矣 詔可之至六月盡而功成

閏八月工部覆奏高寶諸河爲淮泗旁洩之路先因泮水汎溢清口阻隘宜洩無自議開周橋等處急洩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七

淮漲以安 祖陵又恐淮身不容納故議濬涇河于嬰溝以洩河入海關金灣芒稻河以引湖入江即今分黃導淮已告成功而猶當廣其入海入江之路以防伏秋之潰伏乞下漕臣雜議

二十七年工部尚書楊一魁題覆云邇年黃河之南徙也徐邳運道有淺阻之虞歸仁隄防有侵蝕之慮彼時議論紛紛計畫無出欲塞黃壩而千丈之狂瀾恐難力遏欲濬濁河而百萬之金錢又難力辦遂致築室三年竟無成功今自開挑三仙口

及挑濬運河各工告成黃流東注出小浮橋入運河水勢盈溢已挽全河十分六七頃運事已依期報竣卽今秋冬水涸之時水勢淺者八九尺一丈深者丈六七尺不等東向大勢已定官民船艘通行無阻可爲明效大驗總計費銀止十萬有奇較之本工原估一十九萬已省其半若與濁河工費相提而論省蓋不啻數倍矣都水司郎中王在晉潛心水經加意河道所應併資奉 旨管河官各敘賚有差

二十九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曰河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八

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 陵寢故議開黃家嘴分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咽口狹至九十餘里工不可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園三仙臺等處疏濬上流以道其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原頭既微來流日少此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強爲耳惟徐邨一帶運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匪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勘趙家園三仙臺李吉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壅塞應否開濬或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

今濁河工程既有次第一面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夏

濟

九月工科給事中張問達題稱總河尚書劉東星於趙家園告竣後復採舊議開加河含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謀之心亦良苦顧連二汪黃泥灣以至萬家庄韓莊地多石塊沙礫沓鍾繁興工尚未就而趙家園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邨間三百里之河水止尺餘益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皇皇焉復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卽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十九

壅淤非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深三五尺船可挨幫漸渡而至閘河乎及入閘河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八里園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泥沙走動不常左挑則右塞前開則後壅而漶河之水不由故道經三台口廻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二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進之速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無船何以兌支裝載而河不先特挑濬何以通運行舟倉庾之積貯日空又何以接濟

取給是誠 國家之咽喉今脈絕續安危所關何可以因循遷延而泄泄然漫視焉耶

御史張養志題稱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開泃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其目有四泃河之說其目亦有四一曰塞黃壩口以杜洩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黃壩口一決湍流洶湧全河勢已南徙見今口闊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以致東流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灘前年開趙家園三仙臺業已通運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一

今復淤平今歲開李吉口亦已通流旋亦淤塞職此之由故欲運河充盈糧船通利須將此口預爲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可以常盈而糧艘可以免阻滯之患矣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夫自趙家園既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者惟此口耳况黃壩衝決日久勢已深濶須將此口大加挑挖深濶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繁遽難成功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條隸山東自堅城集至鎮口係隸

徐屬或量動官銀募夫或調集各處徭夫併力興工

大加疏濬近口處濶二十丈以下濶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矣一曰濬邳徐漕河以爲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涸糧運至此往往阻滯合於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即以額設徭淺二夫大加疏濬三五尺務俾深通更於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一座鎮口間迤北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二十一

開庶停蓄自深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緩急有賴矣一曰築永夏隄以防決水之虞此隄東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河南徙節年水漲淤於前隄低矮卑薄去歲馬家溜何家集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即永夏田廬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尚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於此隄幫修高厚夯杵堅實更接築大隄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岍一帶俱有隄禦仍將前口上緊堵完庶隄岍堅固水不

濱決運道民生均有攸賴矣以上四款皆運道之不可缺者也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湖之徑查得邳州沂河口係加河之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注者其水淺而且濶且下多淤泥糧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爲挑濬則無所可循欲爲埽壩則無根可據總難爲工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挖河一道以接加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礙爲度湖水引以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從此可以直達加口不致阻礙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加口之源加口迤北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礫石塊極難爲工總理河臣劉東星分委沿河部司等官調集徭淺等夫併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二十隻但河身尚淺水止三二尺不等浙江湖廣糧船重大難以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加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

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口上下三十餘里水深必預先測探水勢深淺擇立標竿以爲船隻行導遇風揚帆頃刻可過但湖水遠濶偶遇猛風暴作不免漂流之患今已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不由湖中挽拽有路但工尚未完水未深通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務使通舟庶船有持循可免漂沒之患矣一曰建閘座以爲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蓄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加河已南猶爲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速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溢之患矣以上四款皆加河之不可缺者也夫黃涸口先此河臣以爲不可塞而臣以爲可塞者非故爲是異同也蓋彼一時也徐呂二洪不患洩洩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防衝運之患留之誠是也此一時也二洪不患其衝決而患其乾涸故塞之蓄水以成濟運之功塞之亦是也加河先此河臣以爲不可開而

臣以爲可開者非敢爲是紛更也蓋前此疏鑿未至
硤石爲礙故謂其不可開者慮河工之未易成也今
硤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
棄也此二役也在理黃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加河
乃一時濟變之權若修加口而遂弃黃河此舍正而
用奇非常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惟在當事者審
時度勢次第興工則善矣

十月工部議覆題者蒙增寺蕭家口之徙也原係黃
河故道自嘉靖三十七年河淤新集水始北徙李吉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四

口下入鎮口爲運道濟近四十餘年所矣不意昔年
有黃烟口之決又不意今日有蕭家口之徙也然黃
烟雖決始以河勢浩大資鉅財計不若因勢利導尤
可濟急故議開趙家園三仙臺等處引水出小浮橋
以接濟徐呂之泓數年來運道無梗漕艘得全皆其
力也今蒙增寺一徙雖黃烟口亦在其北矣黃烟口
一涸而趙家園且至斷流矣邇其橫溢之勢既奔趨
淮泗浸及陵園究其遠徙之形又遑遑徐呂病及
漕運臣等賊目驚心不覺廢箸而日夜總總者竊以

爲全河既潰勢難捍禦不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
而功集也查得蒙增寺西北宋家莊至上流傳家集
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黃流灣曲之所須開濬直河
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下劉口止約長十
二里大加挑挖務俾深濶容受水汛併將李吉口以
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黃烟
口以南如馬家溜武家管何家集各處決口速行堵
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全河
來復灌淤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
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目前急切之計似無出於
此者矣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五

十一月工部議覆河南張家樓決口在開封府東北
蒙增寺決口在歸德府正北全河既潰勢難捍禦不
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而功集也查得張家樓決
口尚小堵塞易就蒙增寺西北宋家莊至上流傳家
集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黃流灣曲之所須開濬直
河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下劉家口止約
長二十里大加挑挖務俾深濶容受水汛併將李吉

口以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
黃岡口以南如馬家溜武家營何家集各處決口速
行堵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
全河來復灌於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
小浮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矣

三十年工部題覆 祖陵爲 國家根本重地中州

乃鳳陽淮泗上流近因蒙牆等口衝決黃河盡皆南
徙勢趨永宿逼近 祖陵目今若不亟圖轉盼水漲
狂流非惟生民受昏墊之虞抑恐 陵園有侵嚙之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六

患撫臣議築汴堤以障南徙誠爲目前保護至計汴
堤上自歸德下至靈虹接連歸仁石堤數百餘里以
故萬曆二十一年洪水滔天至此而止若今河南地
方已修完固而靈虹一帶尚在殘圯則狂瀾盡復奔
南前工又成虛費合無一併修築堅厚始保萬全再
查宿遷小河口乃睢水出洩故道河岸尚未深廣衆
以耿車兒灘橫堤年久殘廢莫能障禦狂流爲今之
計速應疏濬小河正渠仍培築耿車等堤使黃流盡
歸小河口則瀾漫自消而 祖陵庶無他虞第前堤

既築決口既塞僅下流不濬上源必復淤塞恐衝決
之患又所不免誠有如撫臣之所言者矣

十一月工部題覆淮泗 祖陵爲 國家萬年根本

徐邳運道乃京師百萬咽喉向因蒙牆口決黃流南
溢徐邳之間竟成平陸淮泗之地幾爲巨浸生民墊
運道淺阻 陵園震恐其關係何如者惟是中州河

決 陵運病焉王家口關山東憂也故一王家口也

河南勘臣以爲迎溜可開山東勘臣以爲地勢高不
可開總撫意見少殊諸臣繁議日興茲查總河疏內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七

謂王家口前此會勘時祇是迎溜今水已掃听八十
餘丈有躍然自趨之勢天然河形萬無可疑故上源
必至于開王家口黃壩李吉相距咫尺黃壩下而李
吉高先是黃壩未塞水性就下盡奔黃壩而出李吉
口者特餘波耳安得不隨濬隨淤今已築塞堅固又
於近口築壩一道則水勢已趨李吉再於口上大加
挑展水不出此將安之乎故下流必至于濬李吉口
至于堅城集原估八十萬今待水自衝刷可省錢糧
三分之二及將前項工程以監工委之正官督率分

之司道提調委之中河分司兼理任之漕河道將核
委之權官催償責之府佐大小官員不許擅離工次
司道以下一併停其陞轉并井條分寄詳備省此蓋
總河周開通歷全河已入于胷中悉慮苦思勘議量
復無遺策至于請重事權一節蓋向來河上官員
原非總河專權以故統屬少踈差妄罔效今日集三
省之官僚聚十萬之夫役若不預爲申飭仍襲因循
恐人心以積玩莫振法令以久踈難行庸功未易奏
而陵運之憂終未已也合無依議將勅書內應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二十八

行事宜再行申飭一切應舉應効許以便宜行事是
亦今日振厲河工之一機也再照天下事成于果斷
而敗于猶豫今總河計議既定且不難以身擔當之
自應一意鳩工速求底績固不必以人言爲阻貳亦
不必以議後懷疑畏而一時建議者亦宜少息紛紜
之議俾不至旁掣其肘庶當事者得遂其勇往之心
而樂于成功矣

十二月工部覆議同見勘臣崔邦亮一疏謂河自宿
州南平集山丘河縣蓋數入淮符離集之水亦引之

而南其入小河口者僅十分之一二已耳夫河強淮
弱河既入淮淮不能容必泛濫南潰而清口交會之
處其勢必殺于時卽慮清口有淺涸之虞而今果然
矣據總河疏謂分派夫役上緊挑濬期在半月過淺
無悞新運臣等何容再議伏乞嚴督管河官將清口
一帶淤淺處所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淺
如有遲悞恭奏重處詔從之

三十一年三月御史李思孝題稱河口運道自去歲
十月淮黃驟落回空阻滯但遇東南風起外水消落
數尺不能接濟必得西南風方可進船卽勉強完回
空之數新運斷不可恃環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
無可議之路且宿遷白洋河而下日漸淺澁各湖俱
竭豈人力所可施哉自古以來無淮黃湖澤乾涸之
事於今見之可爲寒心惟恃黃水之至不知王家口
黃河挑止深一丈七尺卽放水東流千餘里至清口
能益淮丈餘而入闕乎似萬不能若亢旱不雨天下
事未可也該工部看得清河淺涸爲漕渠喫緊之患
河臣目擊時艱議倣往昔陳平江節宣舊制引淮南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二十九

高寶諸湖之水建閘落渠以濟新運渠爲有見相應
依擬奉 旨准行

總河李化龍題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
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寨入六座樓出茶
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
雲橋泛照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
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
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
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通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

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
全善焉惟是如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
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
之稱治河難者謂徃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
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
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過率是以有水
難也如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
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
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

雖近 陵然有隋隄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
有歸仁隄護其下於 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
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
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如之患上
及 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
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
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之利也第
其下流往往潰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牽路輿
不直殃民亦且便運則此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

十里之如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
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
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
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
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
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三先年
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卽朱
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
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

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與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陟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卽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加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謂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遂恣橫流而沿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一

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陵捍患其何妨之敢陳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沿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加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螳趨錫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加河開而徐城之賢遷化居者必且移之加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

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毋獲陷甯者也無疑者二故加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題照得黃河之爲中國害也自古然矣邇來東潰西決歲無寧日開濬築塞勞費莫勝當去年王家口工就方慶回河之役已成恭錄之勞少息詎意水行三月而單隄決全河徙沛城爲沿運道中穿則事尚爲不了之事而工復爲難竟之工矣臣觸目蒿心審酌緩急次第施工先開加河以道今歲運事大修行隄以固魚濟運道已而復念單隄幫築雖已高厚若禦排山之黃泥必無幸矣遂乘加河告完之時亟爲酌濬故道之舉移調官夫書地分工自朱旺口起至郭樓止上則總是一口下則醜爲二渠南北兩工一時並舉祗緣財用匱乏民力疲困兼之時屆麥秋人各散歸以故應募夫少未竟工多計若兩作必成兩悞臣復與司道熟議北股濁河原係故道而六座樓以下舊日河渠猶在宛然大河深濶倍於南股遂又併力北工開新濬舊期於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三

竣事乃今而河幸成矣

十月總河李化龍題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於隣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加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於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穿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平陽

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泊卽李家口之運道可清一了百了矣蓋臣之塞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今黃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加以行然皆由連汪湖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溜則無加真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口之治淺也真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分工併作總之所難仍在黃河之工蓋錢糧至四十萬人夫至二十萬可謂非常之原矣儻新臣以年內至亟爲相度早行陳請或夫料奏

手急大挑以回狂瀾于既倒則一勞永逸可收平成之効于目前矣

十二月總河李化龍題向來運道必由徐邳以達鎮口河一北決曹單豐沛之間則總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溢河一南決虞夏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脈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

通漕類編

卷之七

平陽

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陽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荆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雞岡及蒙牆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陵則隄之所係豈直一城一邑之利害已哉夫河蓋有以一逸貽永勞者未有以一勞貽永逸者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此之利

害一恒人辨之矣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去年
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今年水分
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
興而築塞之事緩卒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
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
不取地勢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
以至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
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
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
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
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兩河分
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听以行豈能自卑而趨高
自下而返上哉蓋卽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
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旺
口以上河水皆離听五六尺卽向來伏秋水漲溢听
而及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听者比之
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听者原自不同則
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旺口下至黃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一

莊無南隄者五里過漲則分流可徑達許家口入徐
矣自朱旺口上至黃烟壩東無南隄者十五里過漲
則分流可徑達礪山城南由楊家樓入徐矣自黃烟
壩西至王所樓無南隄者十里過漲則分流可徑達
司家道口至浮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
口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如
臣愚見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
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
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
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
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

通漕類編

卷之七

三十一

通漕類編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必群芻甫較閱

河渠

歷代河決考 潘季馴輯

周定王五年河徒砿磧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晉君召伯尊伯尊遇釐者問焉釐者曰君親素編

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汎矣伯尊至君問之伯

尊如其言而河流 左傳曰伯宗

通漕類編 卷之八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徙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縣

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

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

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

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

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

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

不堤塞

唐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

年冀州河溢

通漕類編 卷之八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

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

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將

軍妻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決滑

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

鄭州北流

漢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廣順一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周

王以決河爲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決河三月

澶州言河決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

臨黃觀城兩縣

宋太祖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

間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壤中潭橋梁澶鄆亦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

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壤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

之榮澤澶州之頓丘

七年河大漲感清河交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

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

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

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龍埽

四年又壤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園村

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旣成又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

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

商河役興踰年雖扞釁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

濡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

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

俄復潰于城西南岍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

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聊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之王

橋渡澶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德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龍埽

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明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

以披其勢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五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

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

強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

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

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

爲一

十年五月崇澤河決急詔判部水監俞光往治之是

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

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曹村澶州北流斷絕

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渠分爲二派一合南清

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

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榮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

月甲戌新堤成開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六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

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

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滌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

出小吳之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庚寅冀

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婦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岬決

二十三年河決衛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七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府數

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

河決塔海莊東隄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

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濕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日親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募民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椿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八

邑濟寧軍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

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河決考

萬曆著此與黃河謄錄可互攷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塌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閘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九

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榮陽衝張秋尚書石琬侍郎王秉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人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龍爲三二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

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訖言沸騰

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

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

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

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

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

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舉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

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

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

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鐸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堠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役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開商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

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泐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毫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谷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一

於二十六年決曹縣衙谷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漕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衙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

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乎今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崇朴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達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達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浸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溢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二

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潯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潯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各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爲山所

東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
口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
閻家口張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
口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是頭灣八十里而河
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間
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
則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加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
一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
溝遂塞十一口併衝溝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三

漸復明年議大堤兩崖北堤起磨磨溝迄邳州之直
河南堤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
尚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加之議而一意
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
月兩堤成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
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又大
通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
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
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

河故枝通而幹於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
瘁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
故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
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
免修守之勞而不欲事堤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虞
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
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余故備著于篇大智者採擇
焉

古今治河要略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四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
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廿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
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之田或久無害
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湯固其宜也今隄防陋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之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
定民安千載無患若乃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
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
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

經已敷達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水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塞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塞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耳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云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五

者異焉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蓋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早有高者平之以趨早高早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畔畔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壅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也

也有制築築浦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

峻畔隄有縷水隄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畔埽水埽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機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干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派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宋濂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六

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幾三千八百餘年以大伾而下釀爲二渠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於渤海蓋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自漢至唐平決不常宋時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

然經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

徐恪疏云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榮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七

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彌漫似非人力所能支特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狐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額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

可已者烏可以壅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願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榮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其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買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濶將平計其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八

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寬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窳五窳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窳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

復虞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劉大夏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萬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勢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九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通漕類編

卷之八

十九

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於黃陵岡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每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儻或夏

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爲利便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畝築隄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二十

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奇頓則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涸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蓋勞費正耗而限以斗門撈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按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如正統戊

展全河徙孫家渡卽今榮澤縣南徙至弘治己酉凡四十餘年而始淤 朝廷倡繼道官往治自弘治六年迄嘉靖年間凡十餘濟每淤費數萬緡卒不能復故 國家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潯淤建開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力塞之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

金景輝疏曰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 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一

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 命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卽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不可不應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至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寨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

汶水通濟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閘挑深澗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閘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便利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二

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微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

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王軌疏云黃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水勢減殺而不怒豈至爲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三

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北并出小黃河溜溝等處而淮安徐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鞠爲巨浸而金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北之驗也幸此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金溝之運道雖塞而昭陽湖實遙舟楫是也若不先時併力預爲之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入海則安平鎮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白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寧之北臨

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運何由可通臣愚以爲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爲者而導引之使分於南庶將來可免衝突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必須築堤以障其西北況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爲役稍易在上既無溢出之水其下自無湮沒之患矣此則上流不可不隄防者也若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疏湖之爲便就湖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爲不若於湖之東引水堯爲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達沙河爲尤便其地脈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因革又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洪朝選疏云臣惟黃河之爲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來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爲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其必爲害未遑及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四

辟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腎者惟當以通喉咽使飲食爲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遼緩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汴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黃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卽聞黃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聞各官皆言黃河方出威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滔滔而下更復何慮決無北衝之理臣終未以爲然蓋黃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來之勢騁其恣肆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五

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略相同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雨水交發勢如漫天浩淼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會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決爲巨浸其於國計民命所關豈淺淺也古

臣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爲上隄防爲下然

時勢不同事從而異前代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祛其害則全獲其利我朝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隣故有甚利則有甚害有大害亦有大利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於河也然二洪微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向徐沛蕭錫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既由徐沛蕭錫豐之間而行則黃河之來一石帶淤泥數斗其勢必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於是乎爲無窮矣是故我朝治河獨難於前代以利害之相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六

隣也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宜洩利導之方爲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爲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乞勅部蚤爲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支河千漕運既無妨阻東省民命亦得保全矣

御史陳堂疏云黃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

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通漕類編

半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以爲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利在于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于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害害誠遣大臣奉命而往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于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于盡去而無惑人言或年終勘覈功罪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于獎勵激勵之中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矣該戶工二部會看得陳堂欲特遣大臣督理無非欲得人任事之意相應依擬特遣大臣講求致害之因廣採平治之策備查草灣之口何爲既開復淤及今海口作何開通全淮之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淮口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挑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及一應合行事宜俱要熟計利害重輕議

處停當會疏奏 聞請自 聖裁再照黃河自汴城
南下經徐邳桃宿而後會淮入海先年徐邳河身尚
未淤而高也猶有張秋之決今徐邳而下河身高且
數倍於前矣地勢南昂北下所恃以防北徙者尋丈
隄耳萬一魚臺金鄉曹單等處長隄一潰勢必奔流
北徙將爲開河之梗其害尤甚於今日有不可不早
計而預待者合行總理河漕大臣泝流窮源審其孰
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
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奏 聞區處此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九

萬全之策也

尚書胡公治河疏曰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
未有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
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
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
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
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則難
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
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頤等州縣至

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
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
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場口出一
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
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
新舊分沅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皆塞而止
存沛縣一道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
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
浸近又溢出沛縣 而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
通漕類編

三十

河流緩沙壅而漸 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
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禍小也
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
州之決郡縣數十皆濯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
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
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
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
臣與尚書李承勛議若干昭陽湖東嶧滕沛魚臺鄒
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文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

處所另開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其就取土厚築西畔以爲湖之東隄且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爲運道于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一

余穀中全河說云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堤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遙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是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實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讀也急用是河

嘗秋漲而淮嘍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艱艱若履枕席轉徙于遺寢緣南敗蓄借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

廣東陳建云嘉靖數年間河益南從而衝濶奔毫震驚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重容全河之委也衆說紛紛愚謂欲河之北以循古道者爲河患也猶幸其南所以佐漕也顧河能佐漕亦能決漕累朝挑濬之費已不貲矣故嘗有言曰前代之河決也不過損民田廬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二

國家之河決也患及漕運治河視古豈不尤難哉總河潘季馴疏云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邵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肝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閘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

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鉛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駐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岝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三

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閘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沿沿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漕

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葦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蘇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岝遂隄或葺舊工或砌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漕之說僅可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四

施之於開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漕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又疏云臣初抵淮安即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

爲梁樓溝爲北陳之鴈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
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卽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
間淺深俱不能吞臣等卽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
前往測度去後隨據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
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
七寸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
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臣等不勝驚
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洋王霜等各呈稱
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鴈門出小浮橋一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五

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
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
忽東忽西靡無定向行水河底卽是陸地比之故道
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
上下永利等情臣等當督前司道由夏鎮歷豐沛至
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
丘諸縣至新集閱視間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
口矣隨據地方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
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卽

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
牛黃垆趙家園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
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
俱係滂沙見水卽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
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
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
夏邑迤北碭山迤南嘉靖年間開淤底深水勢安流
既於運河無虞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貨易大達
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六

徙黃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
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
等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遼遠工費鉅艱復
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冀崔家口
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
駕小舫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
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粒
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豬
水爲池居民徙徙官吏嬰城難守見今題 請遷縣

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沁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驟然遇淺形如楹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山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鑒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七

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文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爲懼也臣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始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

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甌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勢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非臣等所以盡忠干陛下也伏乞特遣科臣勘議施行

卷之八

三十八

潘季疏云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

之水也高堰既成卽開泗水消落兩府貧民得免魚
驚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淹沒之虞而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功在 朝廷豈淺鮮哉
又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興寶鹽成之
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
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
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獲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
亦可免壅潰之患矣

又疏云我 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三十九

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
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
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
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
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
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
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板輿號泣觀者皆
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并者有謂諸決當
留者有謂當開文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

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并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
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
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
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
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
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
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
部遺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舳出雲梯
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

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
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
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
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
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
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
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
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闊田廬盡復
流移歸業未忝頗登 國計無阻而民生有賴矣

知府張允濟等會查得古有大清口小清口大清口在清河縣後卽今之老黃河也小清口在清河縣前卽今淮水所出之清口也淮出清口東數里大河口與黃會黃河入三義鎮以下老河口亦出大河口與淮會同流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此弘治正德以前運道漕船到淮俱由五霸車盤以達外河沂流至大河口由清河縣後經漁溝等處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桃宿邳徐以上淮不入裏河黃不至清口自塞三義口而黃流橫絕清口矣自開天妃壩而外河引入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一

內灌矣黃淮轉折直射清浦淮南之患始殷淮口之沙日積泗北之水日聚故議者每每欲開復老黃河意蓋有見於此耳近年以來泗水之濇愈厚而王公隄之勢愈危通濟閘外常淤而天妃壩亦決故首慮祖陵穴慮運道穴慮民生而復開老黃河之說若不容已者但總計挑河共長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丈計八十四里五分共該銀九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兩應用錢糧夫役尚未敢擬誠開此河接入赤晏廟大河下海使生受敵順勢東注無復退縮泗淤之狀

泗北積水自消 祖陵可無他虞黃流既與通濟閘隔遠清江浦運道自下受衝而王公隄岍可保是老黃河有可開之利矣但河流既分萬一全奪正河自三義鎮至清河三十餘里水少而淺漕艘膠阻 國家大計可慮也河性靡常遷徙不一儻間後淤墊或別有改移致虛勞費可慮也連歲災傷民窮財盡一旦動大衆營大費時訕舉靡可慮也是開老黃河亦非全利而無害者矣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二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岍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岍高衝刷之患在下宜築埝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埝治是摩頂擁腫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隄有三禁毋掘房基毋挖古塚毋刻膏腴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河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

患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唯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背閘河也故汝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汝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泰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逆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汝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三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畔多強北畔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倡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倡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治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還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固夏秋則據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月

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設入閘國計無虞黃水驚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既愆期河無全存斯無策矣是謂三策

今河有三無患徐呂二洪往患淤淺今乃水二丈餘二洪無患南行一百八十里隆慶末悉爲平陸今水由地中水深二丈畔高一丈邳河無患邳河下至清水水深不得其底且近海而流迅宿清之河無患

嘉靖六年前黃河分爲六道其兩道由河南鳳酒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四

入淮其四道由小浮橋飛雲橋大小溜溝入河時則開歸徐沛利害相當今開歸沛諸流俱堙全河悉經徐州一道則開歸沛之患紓而徐邳之患博其不利亦不能兩害者勢也

茶城之口之淺十年患之蓋閘河之口逆接河流河漲直灌入召淤耳而北崖悉洲沙爲大南隄以偪之南隄急則北沙悉潰水漸徙而北茶城之口以偪而益深且順而東與黃河夾流半里而後會既令茶城深又不令逆接河流召淤善之善者也

五行之性金圓木直水曲火銳土方水之不可使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里而強不知幾百十折也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于膀胱否則徑洩氣射斃也久矣黃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潼關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計入潼關折以數十里計是注膀胱之勢也每折必掃灣在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五

河南制之以埽在徐邳制之以隄吾謹備之耳若惡其埽灣必導之使直是欲直腸胃從管達膀胱也豈徒人力不勝之傾宕急瀉是謂敵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勢也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徭役更換舊役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而懸壑頭會其斂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

初解時尚嚴凝馳之泥淖之中貴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政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藉冰封閉春融凍解河卽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按冊可集正役者不勞於再籍雇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沮洳鏹鉤易施是用工之便也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六

黃河若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城口判官村宅泥河榮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垌口皆要害也以頭年下埽爲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四堤今治水者多重遙直而輕偏曲不知遙者利于守隄而不利於深河偏者利于深河而不利於守隄曲者多費而東河則便宜者省費而東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通之存乎人也

山東河南黃河之北大堤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
子頭綿亘五百餘里曰泰黃隄河人呼曰南老隄夫
隄屹黃河北十餘里不呼北隄而呼南隄蓋先年河
行泰黃隄之北始阜隄之南則泰黃固南堤也今河
循銅瓦廂武家壩則又籍泰黃爲障矣隆慶末復循
曹單豐沛跡戚山華山爲之縷水堤二百里是泰黃
以縷水爲膚縷水以泰黃爲骨南北相峙犄角之勢
也而又續甯子頭之大堤培戚華山之縷水則魚沛
可安枕而南陽至黃家關永無黃河侵陵之患矣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七

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
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
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
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
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
整二字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
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待至水勢漸落却將所委之
隄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
身致墊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

無窮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
梁以巨舟數十障于決口風濤遽淨亦奇事然河隄
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
下風隄听則以林秸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細
把徧浮下風之听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
擊細把且以系物堅濤過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
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
細把仍可貯爲捲埽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八

河決口之患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
必關水槍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
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槍築可也否則流衝勢洩恐
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於房村以槍築法施
之正河卽安

呂梁上至徐州兩听山接岡連水無他洩直河下至
清河兩听崖高河潮水鮮旁趨此兩段縱被衝決未
爲大害惟黃鍾集下房村數溝曲頭新安王家曹家
等口青洋白浪等淺八九十里之間兩听皆低北隄

決則水出沂武直河南隄決則水出小河口故北岍嘉靖未決房村由鯉魚山出直河則辛安四十里盡淤南岍隆慶未決曲頭下雅寧出小河則赴頭灣八十里皆墊旁流既急而盛則正河必緩而微微則停盛則溢勢使然也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滙土疎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卽平陸耳夫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通漕類編

卷之八

四十九

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令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 國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以爲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爲可以濟運遂倡爲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趨

皮寨或南會于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則弱汶三分之二水會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杯水于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朝之運半賴黃河也

一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與家者流之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

卷之八

五十

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旣不便而黃河之水從太行而望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貢賦全給于江南而又都燕豫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于閩河浮衛貫白河抵于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 國家之福也

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

冠而棟之憂方大耳以上各條俱載前昌黎卷治不

全篇

御史駱駁會疏云 國家因漕于河治河卽以治漕此河之大利于漕者也而惟以河爲漕河益則有衝射漂沒之虞而漕危河塞則有壅閼推輓之虞而漕亦危此又河之大不利于漕者也夫欲收其利不被其害其利之在廣川迅流舳艫銜尾可必無意外之虞者邳宿以下之河是也而我旣因之以爲用其害之在懸崖疊石出沒于波濤洶湧之中稍不戒卽萬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五十二

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二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爲壑之大義也又况隄固水深卽礪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章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一黃河清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河性常濁濁者壅泥沙水急則滾泥沙不得停息而後河深清則水澄泥沙不復行不能入海故河清則治河者當被髮纓

斛之舟無不舉而委諸壑者徐呂之河昔之所以爲漕病也而我別爲加以避免之則河爲無權其害之在此通彼塞遷徙無常一旦舉百里洪流梗爲平陸而禍且立中于漕者徐邳之河今之所以爲漕病也而我別爲加以濟之則河又爲無權夫以是兩者舉不足爲漕害而漕可長無事矣然則加河之開共有裨于國計豈淺鮮哉雖然謂加可常恃乎非也何也加之爲水非有不涸可以隨取而隨至者也統一歲計之夏秋雨集或偏受其虞冬春則涸絕夏秋計之

黃河運河總論

驟雨終日或偏受其虞旱乾則涸竭其涸也一淺不屬萬艘俱停加之不可常恃甚明也溯黃始干兼濟而終于相妨今日之計在加爲已成之業可以策故而安縱使通塞無時稍加葺治可支數十年無事而河垂積廢之餘凌夷已甚淮徐六七百里隄防厭弁不修者二十年于茲矣堤之圯也無以禦河而河決河之溢也水分力弱不能刷泥沙而沙淤沙淤而河愈高決乃愈甚萬曆三十九年嘗一決于狼矢溝矣狼矢溝未決之先他非無決者而不以告也四十年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五十三

嘗一決于三山矣三山既決之後他非無決者而又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五十四

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間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間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太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關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

運道之外矣

通漕類編卷之八

通漕類編

卷之八

五十五

通漕類編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釋芻甬較閱
海運

歷代海運考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

引車輓也

粟起於

黃雁

黃雁東萊二縣

瑯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

在朔

方

率三十鍾

六斛四斗

而致一石

丘文莊曰前此未有漕運之名而飛輓始於秦秦
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一

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
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三十石蓋通計
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唐懿宗咸通中始議行海運

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等言山東沿海
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
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使相度卒不果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
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

通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舡行海洋沿山求澳
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
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
多至三百萬餘石

胡長孺曰杭吳閩越楊楚幽薊萊密俱峙大海舟
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沉積淮淤江沙其長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

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若淺生角曰料角不可
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朱清者嘗備海
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
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雜
諸山又不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
可得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
道此回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爲防海民
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遂言
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元至元間旣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
使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
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
運四萬餘石後累增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
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丘文莊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
吳粳稻以給幽燕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潞里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

站在封丘縣西南舊黃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在濬縣

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

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漕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

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
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初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
歲合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
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時王良

爲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抗言曰運戶有官職之直何復爲是紛紛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又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卽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一百五十萬緡運戶自是得免於破家歲運之數

至正二十年四萬五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四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一十石

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五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

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

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

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

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六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

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

五千二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

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

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

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二十

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

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

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

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七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

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

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

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

四十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

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

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

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

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

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八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

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

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

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

三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

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石至者三

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

三十四萬三千三百六石

按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

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

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爲國計者大

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九

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

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

其平船戶貪多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

沒剽劫覆亡之患自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

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

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三

年又令江湘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

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

及汝潁昌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

誠據湖西之地雖廣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潮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兒爲江潮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誥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兒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一

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願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義百年常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一

國朝海運考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儲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

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供給遼東官軍下年同

永樂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海運

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悞海船回還令于小直沽起碇

國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
囤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
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通河衛
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
等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
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揚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
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二
濟寧倉令淺河船于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
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
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于通州接運至
北京

海運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
黑水綠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
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
河罷海運平江侯陳公瑄又治刊溝通江淮于是
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陳公

功爲大在齊魯間宋公功爲多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云海運由浙西不旬月可
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言之詳矣近
年言者多厭河運之勞欲舉文莊之策乃猶有以海
運爲不便者謂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
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
卒之官能獨免乎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
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
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
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廢之所以忍於
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於人所
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也
嘉靖三十一年給事中賀誼上疏云海運之說不謬
久矣一旦而議之未有不駭且疑者然使如先臣丘
濬所謂泛登州由沙門島蹈風濤不測之險以犯倭
寇出沒之區是非不可講而亦不忍講也若新河既
開有通運之利而無冒險之名則亦何所憚而不爲
哉訪之膠州近淮人呼爲有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

呼爲北海自南海而至淮僅五百里商舶往來有貨貿易迅風三日可達今膠已成巨鎮矣此則由海之听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餘里泉貨所必經商賈所共由順風五日可達今亦已成坦途矣此則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前此不通運道何哉蓋自膠州之南海以達滄州之北海中間不通者百七十里之間見有新河一道可以行舟而未之通者由馬家濠十五里爲梗耳濠底土石頗堅難於濬開若併力疏濬此河則南北轉運之通特易易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四

嘉靖十四年山東海道副使王獻銳意訪求曾經督率工力專鑿馬家濠功已半成以遷代去繼之者不能就其功海濱之民至今稱惜乞遣官親詣膠州海口由馬家濠抵新河訪求故蹟加工開鑿則一勞永逸寔貽萬世無疆之美不報

隆慶元年十二月戶科魏時亮言遼陽自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于每歲季或大熟極荒之秋間一行之仍屬禁議察非常則山東米粟貿易既爲兩利萬一全河戒嚴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從之

三年正月順天撫臣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諸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谷莊更小船運至永平倉其造船水夫諸顧募轉搬之費取諸漕運糧輕齎及食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事獨餉遼有遮洋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卽如撫臣等言謂以山東河南額派餉鎮漕運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五

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上從部議

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由淮安靖江江浦歷新開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倉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

新河復游運以濟餉道 上以爲事體重大遣給事中胡慎往視之檣及山東撫按官議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餘里間觀賭其利害也臣嘗潸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驟衝流積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六

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諸河頗多積水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淺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河之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接濟則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糜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淤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

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 國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不行良由于此苟率意輕動捐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今之既誤而復誤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七

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櫓可保無患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

海防衝所大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

神和法便

事下戶部戶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

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准入海工部卽

發與節省銀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費上從之

本年工科題止膠河疏云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脉

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相視因惡

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土

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峴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

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八

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泥沙旋挑旋潰

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

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

勘水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灣九穴郡伯雖接新河卽今乾涸低

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得一線沽

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潰積查其源頭

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岡

以下夏秋雨湧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泥沙淤積

爲河大害商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

水利先受水害况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

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

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

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

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

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

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

通漕類編

卷之九

十九

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間上見河形稍

寬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

餘河之寬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

者濰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畔三丈四尺方與

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卽石畔甚高已難挑濬况

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

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

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

目者所共睹卽執拘如崔旦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抵牾縣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定論益彰彰者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竭不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十

開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河計筭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募工鑿試濶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奏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卽是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

絕無能爲矣蓋糜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股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一

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爲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卽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六年總河王宗沐疏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

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
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
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
驗卽與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
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
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
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
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三

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唐人都秦右
據岷涼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
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太中受其貧宋人
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利通而無險可
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
受其病若國都燕北有居庸厓間以爲城而南通
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聖
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
之遺慮乎此臣所以謂天下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

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
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
由是三門者奉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
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合通河一河自淮
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
專於海者彼以夷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於事河
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關則兩舟難並
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
俱靡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三

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
不可改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主於河而協以
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
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
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
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
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徹大名則已稍南矣我
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沒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
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衛

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
今甯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
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
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
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變色
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
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啓門焉
防中堂有客而着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
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處之應熟豈其肯諫聖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四

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臣以爲趨
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
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船張官改額皆係更
革統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
之稍久官軍御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
或欲卽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
足儲蓄誠於國計至急且切不啻復憚惜更費以
失久遠之利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檢糶額以便徵兌隆

慶六年已有快船糧米足備支運以後請將淮安
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
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
災傷改折則撥鳳陽糧米足之

一議船料言海運二十餘萬通計運船四百三十
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
置造其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卽將
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
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五

巡鹽衙門罰贖銀抵補

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白溫十四衛
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
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運海把
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
什物卽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
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
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

一議起剝言糧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剝船

轉運至嶺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

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 詔允行之

先是漕舟散者幾二千而漂沒又八百艘蓋幾無漕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十六

云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力主海運之策遂遷總漕都御史 詔其議遂以二十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

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乃罷

萬曆四年工部覆主膠河疏云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斌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一臣改議黃阜嶺又改船路濬今却於分水嶺開

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束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湖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園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則未免受候馳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十七

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濬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今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

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上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觀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六

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杖等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會同事體安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海道

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

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二九

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 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繞鑿馬家壩十五里達于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今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壩麻灣口海漕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惟馬家壩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官勘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磧而止

周弘祖曰淮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通新溝至安

東縣有澳河濶水三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
朱家河自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
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
鹽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
湖爲太湖爲傳湖又有楊家溝西漣河崔家溝古閘
河皆入漣河海口自支家河至漣河水程三百八十
里入于海由海州賴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
夏河靈山衛膠州縣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
里隔馬家灣五里可通把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莊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

小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社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
窩舖停口大成昌寨小閘新河集秦家莊海倉口至
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
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
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密縣至
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
自膠抵萊故云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遼東海道數
千里之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東萊訪其遺
跡爲圖表之副使王獻力王其說近羅文恭亦取王

議備載廣輿圖云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
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
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
則古灘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本朝海道附考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使到觀音山中
洪一路好行至礮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
邊中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止至鮐魚廠東路至
龍潭驛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一

到金山寺西首十餘里水緊不可拋錨寺北中洪都
好行到礮山門仔細觀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菱
婆沙西北下截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中洪到孟子
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
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觀水行使便是
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使望西邊緊水洪
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出沙帶一條東南亦有沙
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
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子門淺塞打外洪過

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山蝦蟆山可轉中洪到蝦蟆山
西淡水好行南有谷潰港中洪有淡水南有洪照黃
恩舖占南峴行使到夷舖港南有淺灘北邊是洪到
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戰水中有
淺北有洪徑到瞭角嘴南路於劉家港拋泊

一劉家港開船出楊子江靠南峴徑使候潮長沿西
峴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蓬櫓
搖過撐脚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
使無礙南有朱八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須避之楊子

通清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三

江內北有雙塔開南有范家港沙離東南有張家沙
灘江口有陸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
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
西北風待潮落往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戰水約半
日可過長灘便是白水洋望東北行便見官綠水一
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
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夜或兩日兩夜便見北洋
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
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東過長灘依針正北行

通清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三

使早靠桃花嶼水邊北有長灘沙礮沙半洋沙陰沙
窠沙切不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帶東一字行使
料量風沉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是低了可見
升羅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礁如筆架山樣即便復
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成山若
過黑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西北
見箇山尖便是九峰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半山
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半山北岸有北茶山白
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波如雪即便開使或
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
北是旱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
望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
夜正北望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
了但見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峰頭即便
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
望西北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
往西有大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
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

梁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砣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洋往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岬外有一派山

山便見沙門島若挑南字多了必見萊州三山便挑東北行使半日便見沙門島若挑北字多必見砣磯山往南收登州衛北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可挨中望東行使好風一日一夜到劉島收入宮前劉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嘴望正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見黑水好風一日一夜便見南洋綠水好風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點竿累截二丈漸漸減作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沙約一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漸挑西收洪如水竿截着硬沙不是長沙地面即便復回望大東行使見綠水望東行使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東南行使日間看水黃綠水浪花如茶末木夜間看浪濤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風半潮北見崇明沙南見青浦墩沿岬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必是高了前有陰沙半洋沙灘頭沙即是膝角嘴北便復回往正東行使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收不得洪即挑東南行使看水色收寶山如

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抵了可見隔界大山一座
使望正西挑南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茶山
如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礁水多便望正西
行使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使見茶山
收洪後住盡回帆程限

一遶河口開洋順風一日一夜經至鐵山南面山前
帶東鐵一字望南行使經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
行使三日三夜經至桃花斑水邊望東行使見白水
帶西二字勤戩點竿專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六

一丈五尺望西行截楊子江洪如尋不見洪內望下
使必見茶山至茶山後水溺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
行使半湖便見崇明洲如若風順一朝送至劉家港
口內拋泊若船去回須記桃花斑水北有半洋沙網
沙陰沙在洋內須要提防凡空回還不可料程早早
可使船小料亦如此即防無礙

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長樂港船廠門船水程地頭
預要水手船隻護送沿港海島其神仙壁頭水屋山
島去處古有賊船以一良便船開洋送至三岔河口

如過一日二日至古山寺登山送香燭防東南颶作
潮大過日平息送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拋泊過日至
長樂港口過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過一日至總埠
頭港過一日至福州左等衛告要水手船送過一日
至五虎廟總福過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使
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千戶所東南便是
福清縣鹽場過一日至王家峪海島拋泊過一日至
北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好拋泊過一日至福寧縣
晚收風火幫娘娘廟前拋泊過一日至滿門千戶
道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七

所防有天霧晚收艤船巡檢司海口過一日至金鄉
衛告要水手船隻引送過一日至松門衛過一日至
溫州平陽縣平陽巡檢司海口至鳳凰山銅盆山防
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拋泊過一日至盤石衛但見
天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拋泊過一日南風行使至晚
收北門千戶所要尋捕魚小列船送過一日南風往
北行使過利洋鷄籠山等潮可行至松江港松門衛
東港拋泊見捕魚船十五六隻便是港口過一日等
潮開船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晚收拋泊過一日離

溫州望北行使晚到桃青千戶所聖門口拋泊過一日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潮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過一日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門拋泊要水手送過一日至定海衛放回金鄉衛盤石衛要稍水手離石浦港後門出過銅瓦山後沙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使至青山門亂石礁洋至前倉千戶所雙勝港騎頭巡檢司前拋過至大萬千戶所過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拋要稍水船送燒總孺娘廟祭莫開洋望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八

北行使至遮口山黃公洋至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三姑山望北行使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淺望東南行使過晚拋船等潮過半日大七山小七山過太倉寶塔望東北行使過兩日兩夜見黑水洋南風使船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內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至靖海衛口淺灘可預避之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

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魚戶前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積道泊舟港口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通漕類編

卷之九

三十九

通漕類編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有歷代山陵考已著錄是書先
漕運次河渠附以海運海道前有自序并作書凡
例大抵採自官府冊籍無所考証在晉爲經畧時
值時事方棘一籌莫展遂巡移疾而去蓋好談經
濟而無實用者是書殆亦具文而已

國賦紀略一卷

〔明〕倪元璐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賦紀畧

一卷》提要

國賦紀略

明 上虞倪元璐玉汝輯

黃冊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了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惟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經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經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里河類編 國賦紀畧 一 事功

賦役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爲算賦唐會要曰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

定爲三等後又爲九等宋爲五等大明會典曰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竈民等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

稅糧

春秋魯宣公稅畝唐志曰自開元後租庸調法弊代宗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宏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大明會典曰國初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徧于天下人率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僉事一員整頓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洫墾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使李悝作水利大明會典曰各處開渠陂池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

漕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日益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學海類編 國賦紀略 三 半功 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用里布注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桑麻木棉者使出絹麻棉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縣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草料

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明會典曰凡

各處倉場收種草料以備軍馬往來支用草於本處照田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後令官軍自採野草備用逢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納歲有常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

鹽課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禁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大明會典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爲一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

學海類編

國賦紀略

四

事功

行鹽地方其課專以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漢武以來鹽法條件因時漸密

鹽鈔

瑣綴錄曰國朝頒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頒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

茶課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明會典曰官給茶引付產

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每引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文若無主者令軍人薅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魚課

五季僭竊之時江浙荆湖淮南廣南福建一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會典曰各處河泊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黃麻并魚線膠翎毛

銀課

學海類編

國賦紀略

五

事功

周官岬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具地闢授之唐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商階四川置冶以官掌之大明景泰三年鑄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婺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樂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曾分防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令有鑛戶煮造入官市洪武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礬課二十二萬七千斤每三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爲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歲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坻大明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鹽戶採珠宏治七年差太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大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于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俱設局照例抽分客商販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爲炭大明會典曰國初供應柴炭悉于沿江廬州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及永樂遷都于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開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納各有定例

商稅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有稅也

學海類編

天

國賦紀略

七

事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酤後唐明宗收榷稅大明令凡踏造酒麴賣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

榷酤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酤也酤之有權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常平倉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糴入

貴則減價糴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曰古今言糴斂
救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
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卿多以爲便劉般曰外有利
民之名而內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
不便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
立義倉唐太宗時戴胄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
級輸粟名爲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畝
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爲義倉蓋其
事自始也宋明會要曰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
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給與人民

學海類編

天

國賦紀略

八

事功

國賦紀畧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倪元璐撰元璐有見易內外儀已著錄
是書載古來賦稅諸法每類引故實一條疎陋萬
狀必非元璐所爲殆亦抄撮類書策畧數條嫁名
元璐耳學海類編所收大抵此類也

救荒策會七卷

〔明〕陳龍正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深梁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策會

七卷》提要

救荒策會序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饑夫。以人得盡才於天地之中。而參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之權。下自蓄而自需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所餘也。備荒之策。無時不豫。曾侯荒而問策哉。然卽議救於荒。亦有豫邇。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于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爲庚辰之歲。而南北俱大

序

一

荒。辛巳又荒。死人棄路。盈河塞路。至于因餓而閹。戶自經自毒。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書。用心良至。正統間布衣朱熊爲之蒐補。續以本朝詔令。蓋熊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布此書。惜多冗汎。且雜以詭說。刑教慮其適滋衆庶之惑。乃乘輿輿之服。頗爲莫次。并就事提要闡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

籌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
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爲一時之豫，以昭百世。豫
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爲豫乎哉！
崇禎壬午七月十九日浙嘉善陳龍正題

序

二

救荒策會目錄

卷一

大禹懋遷

周禮十二荒政

周禮移民通財

周禮委積

民間耕蓄

季春行惠

魯爲京師請糴

臧文仲以名器請糴

管仲通輕重之權

李悝平糶

罕氏樂氏貸民粟

漢文帝

景帝

晁錯論貴穀

救荒策會目錄

晁錯議入粟

汲黯矯制發倉

昭帝

耿壽昌常平倉

和帝屢流民

劉陶議救饑不在改鑄

獻帝煮粥

曹魏

孫權

元魏借牛償雲法

梁武末年奇荒

李密襲黎陽倉

王方翼濟饑

劉濞不仁得罪

唐憲宗賑饑一

憲宗二

憲宗三

田令牧豕貳致亂

盧坦不抑穀價 宋太祖蠲租不俟報

真宗詔蠲租重在下戶

范仲淹進蝗蟲 仁宗賑恤諸款

神宗憂早感雨 修水利以賑饑

給流民路糧 預憂饑民

高宗詔拯濟必及鄉村

高宗還民義倉 孝宗發上供米賑民

田錫論救災粵責宰相

蘇杲賣田賑鄉里 蘇軾乞豫救荒疏

救荒策會 八目錄

二

畢仲游先期備荒 程珦遇水種豆

伊川論賑粥 蘇軾收棄兒

劉夔收棄兒 晁補之活饑民葬遺骸

范純仁招致客米 張詠保甲平糶法

卷二

富弼青州賑濟

勞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

勸誘人戶量出米豆濟饑事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二十四條

回奏劄子

卷三

趙抃救災記 趙令良賑濟法

徐寧孫賑濟三策 趙雄乞椿積錢

朱文公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

崇安縣社倉記 節畧 歐寧縣社倉

崇安縣社倉條約 五款

金華縣社倉規約 十一款

救荒策會 八目錄

三

清江縣社倉規約 五款

蘇次叅賑貧法畫滂圖

李珣毘陵四等糶濟法

李珣鄱陽糶米給錢法

卷四

董惲救荒法統論

一曰常平 五條 二曰義倉 四條

三曰勸分 五條 四曰禁遏糶 三條

五曰禁抑價 二條

次一曰簡旱 二條

次二曰減租

次三曰貸種

次四曰優農

次五曰遣使

次六曰治盜

次七曰捕蝗 八條

次八曰和糴

次九曰勸種二麥

次十曰通融有無

終曰預講荒政

附雜記條畫 四條

卷五 國朝詔令

洪武元年八月詔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

救荒策會 目錄

四

永樂十九年四月詔

宣德二年十一月詔

正統四年三月詔 正統五年七月勅

正統五年七月勅周忱

天順元年正月詔 天順八年正月詔

成化四年九月詔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詔

弘治五年二月詔

戶部議預備倉積穀數併勸懲稽考法

周忱濟農倉條約

勸借則例 四條 賑放則例 五條

稽考則例 二條

國朝補事

陳智雪富民罪以濟饑

遣行人旌出粟義民

王玄治饑民賑流民

元臣張光大編賑恤詔

元大德七年詔 大德八年詔

武宗至大改元詔

救荒策會 目錄

五

至大三年九月詔 十月詔

卷六

荒政議總綱

初一日六先

先示諭

先請蠲

先處費

先擇人

先編保甲

先查貧戶

次二曰八宜

次貧之民宜賑糴 極貧之民宜賑濟

遠地之民宜賑銀 再死之民宜賑粥

疾病之民宜救藥 罪繫之民宜哀矜

既死之民宜墓瘞 務農之民宜貸種

次三曰四權

獎尚義之人

興聚貧之工

次四曰五禁

禁侵欺

禁抑價

樓虎策會 目錄

禁宰牛

次五曰三戒

戒後時

戒怠備

卷七 自述

煮粥散糧辨

粥膳述

救棄兒法

省編舖議

綏四境之內
除入粟之罪

禁冠盜

禁溺女

六

戒拘文

共塚記

埋嚮述

建巧房議

救饑本論

目錄終

救荒策會卷之一

陳龍正論輯

宋臣董煟原編古今救荒事三卷號曰活民書

上于朝頒于中外元臣張光大曾續之本朝

朱熊補輯漸備今復益以近事無古無今惟可

行之策則會而存之其望得者迂緩者繁複者

皆去之爲其非策也其策善而前人未及發明

者則加論焉或于論中補見近事焉總號曰救

荒策會

大禹憊遷

救荒策會 卷一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潛

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

宋臣董煟曰唐虞時國用尚簡取於民者甚少

凡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饑之際特使通

融有無而已後世欲通融有無則須上之人有

以爲之然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憊遷

之意

論曰禹方治水之時穀未可播先進衆禽魚之鮮食于民及決川濬濬土可種矣則不辭艱難教民播穀與鮮食並進鮮食止煩採貎猶屬山澤自然之利未見其艱五穀全賴人力故特命曰艱食後世因之曰稼穡之艱難也先導水次勸農次則通商萬世救荒之祖其道備于此矣

周禮十二荒政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

救荒策會

卷一

二

告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宋儒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和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大綱緩刑謂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緩其刑以哀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休息之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譏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是救

荒之要術青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前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孽竊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終之

周禮移民通財

救荒策會

卷一

三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董煇曰札疾疫也民饑則病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梁王移民移粟正得周禮遺意而孟子不取者以其平居不行仁政耳

論曰周禮移民移粟皆上入爲之厝置非民間自移也民自移則爲流民民自移其粟則爲商賈流民則就而撫之富鄭公之賑青州原子英之安荆襄其荒著矣商賈則招而通之與時宜

救荒策會

卷一

四

之無畫一之法。漢初關中大饑，高祖令民就食蜀漢，此給饑民以粟價，使償蜀民也。武帝元鼎元年，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此官糴而轉輸之也。皆境內無蓄，設爲不得已之策，使民各蓄食，則可無移。使郡縣各有蓄粟，則發而賑之耳。故官代民移，周禮姑以爲不得已之策云爾。非救荒之上務也。有蓄金，無蓄粟，故也。後世乃聽民間自移，則負父母之名甚而，或禁民之移粟也。是就天下一家之時，爲晉遺秦糴之事也。又甚而有驅逐流民之議，是惡其爲流民而欲使之爲流寇也。可令春秋見乎。

周禮委積

造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難厄，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騶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董炯曰：今之義倉，誠得造人委積之遺意。然必散貯於鄉里郊野之間，故所及者均比年義倉轉輸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

民間耕蓄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救荒策會

卷一

五

董炯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爲之計。後代所蓄糧儲，唯計廩庾。今州縣有常平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倉、州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歛繁重，民間實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發，盡亦講求古人耕蓄之義乎。

季春行惠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董炯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蓋蠶麥未發，正宜行惠。非特饑荒之時，方行賑濟也。

魯爲京師請糴

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禮也。莊公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董煟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國，救患分災，未嘗遐糴也。今之郡縣，不知本原，至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國，尚有愧焉。

藏文仲以名器請糴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董煟曰：饑荒之年，雖鬯圭玉磬，皆不敢惜，猶以救荒策會

卷一

六

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饑荒，內帑之積，軍旅而外，本支凶年，吝而不發，何也。

管仲通輕重之權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鐘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鐘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董煟曰：李悝平糴，壽昌常平，蓋祖於此。今之和

糴者，務求小利以爲功，殊忘歛散所以爲民之意。

李悝平糴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卷一

七

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最患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賂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於民，以避贖責，是其爲糴也，易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馴致積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

罕氏樂氏貸民粟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饋國人粟，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昔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董煟曰：「子皮子罕，二國之鄉，惠之所及，能幾而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行道有福，理必然邪？」

漢文帝

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

救荒策會

卷一

八

董煟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

景帝後元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徒隸衣七纔布，止馬春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刳侯遣之國。

董煟曰：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王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闕梁不租。

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遺法，所以文景並稱。

晁錯論貴穀

晁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農桑，薄賦

救荒策會

卷一

九

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論曰：愚夫之所以貴金玉，以爲有金玉必不患饑寒也。然固有持金玉而不得易衣食者，未至餓死時，不知五穀之貴；未至手金玉而餓死時，不知金玉之賤也。愚人至此，乃知雖知何益？惟明主與良臣早知之，于是致治之道，撥亂之方，皆從而出焉。

晁錯議入粟

錯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特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

董煇曰國家賑濟之賞立格非不明也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

論曰納粟有二可一不可平時得以中鹽可也有急得以除罪可也買爵入官不可也富民出

救荒策會

卷一

十

粟實倉廩足以利民則聽其取利於鹽以利爵利也歲饑賑濟軍興佐食則按數除罪解民害者亦自解害也各以類報而無損於治若買爵則異日將居民上矣繁縷當惜子母當防晁錯除罪拜爵之議半得而半失也董煇謂出粟之後更多費故民不願就然即使無他費而民願法終不良也漢世未知中鹽之策本朝永樂間令大商輸粟各邊隨其積塩之處給引故諸商走各邊墾荒田興水利粟克而胡馬不得騁焉

自葉琪易粟以金邊儲日誦承平而變壞良法易於反掌今邊困極矣欲一修復其所壞難於上天嗚呼議法者可不深長思與

汲黯矯制發倉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董煇曰黯時爲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一

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制顧望不敢專決視照何如

論曰倉穀本以備荒發之無罪不敢發者畏昏庸上司詰問耳詰問亦未如矯制之罪也而坐視民死可謂有人心乎

昭帝

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無種食者八月詔所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論曰始而貸之既而勿責仁及貧民矣更免今

年田租。其恩益普。非武帝悔心之所貽。霍光相昭帝休息。擲節之所致哉。設倉無儲粟。主下待哺。雖欲加惠。得乎。儉主不奪人。其寃也能與人。

耿壽昌常平倉

宣帝五鳳四年。穀賤。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民甚便之。

董煟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世。亦不及江淮以南。惟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二

論曰。常平倉原於李愷之平糴。乃伸縮其權以利民。非爭民利也。至元帝時。聽諸儒議。因歲荒罷之。豈歲荒顧因設常平之所致乎。恐此後民饑。益失所賴矣。唐趙贊云。自軍興。而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輒斃。頃兩京置常平。雖遭旱。米不騰貴。德宗遂令天下皆修復之。觀此。則常平不惟盛時宜建。卽荒迫中。稍有隙暇餘貲。便應料理。惟在上人節縮浮費。以爲糴本耳。何漢儒之愚乎。

和帝賑流民

東漢和帝永元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董煟曰。近歲溫台衢發流民。過淮甸者。接踵於道。衝冒風雪。扶老携幼。狼狽殊甚。而爲政者。不過張榜河渡。勸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漢永元之詔。令人永思。王崇慶曰。所過皆廩。亦是積之有素。不然。所治之民。且無所給。而望推惠流民哉。

劉陶議救饑不在改鑄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三

桓帝永壽三年。或言民之困。以貨雜錢薄。空改鑄大錢。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良苗盡。杆軸空。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錄兩之輕重哉。就使沙礫化爲南金。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本朝布衣朱熊曰。爲臣當知事君之大體。典當明之急務。大錢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特天子行催之具耳。或令果行。雖沙礫可使超於珠玉。

桑榆可使肩於綿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不顧。况銖兩之銅乎。

論曰。金錢者。財之權。非財之質也。特以便於分合。隨百貨大小而權之。究其實。與朝廷之符驗。民間之券契無異。愚者至以民貧爲錢薄之故。漢之劉陶。近日之朱熊。其說皆足以破之。知錢之非財。益知金矣。人在世間。皆藉飽煖以活。豈飽煖於錢乎。况又豈飽煖於大錢乎。舉世凍餒。

救荒策會

卷一

十四

而滿朝但弄金錢。言利之臣必愚。恐不獨桓帝時持籌者。

獻帝煮粥

獻帝興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廩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皆全濟。

論曰。天子於民至遠也。獻帝非英主也。猶能察

侯汶煮粥之不實。今之邑令。有用白米四合。僅得粥一碗者。蓋胥役剋其三分之二矣。而恬然不悟。亦不疑。日與饑民相見。與煮粥者相見。何難一問一試。而聽其然哉。救死之事。願爲奸人利藪。一憤一慟。

曹魏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孫權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五

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董爛曰。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畧。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我宋諸路置使。一有水旱。諸司悉以上聞。

論曰。水旱立聞。則問民疾苦之使。可以無遺矣。倉廩隨時聽發。則持節之尚書。可以無出。而汲黯無庸矯制矣。治人雖重。而良法亦貴預建。救荒如救焚。必待遣使。民之餓而死者已衆也。

元魏借牛償芸法

元魏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論曰：借牛償芸，此法儘可行。然東南亦有難行者，以貧民一家數口，佃大戶之田，不過十畝上下，不必藉牛。其種田多者，力能買牛也。故此法止便于西北。西北民一家常種數十百畝。

梁武末年奇荒

救荒策會

卷一

十六

梁武帝末，江南連年旱蝗，百姓采草根木葉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

論曰：南楚新聞載唐末孫儒，以米斗四十千，金玉換易，僅得糲合，謂之通腸米。至于金玉換通腸米而不可得，嗚呼！富人至是，亦足悲矣。何不先是而省之？早出其羅綺金玉，與隣里鄉黨共相灌輸，或告糴於隣封，或講求早所不能枯蝗所不能傷者，竭力樹藝，以助人食，尚當有救也。

李密襲黎陽倉

隋末，餓殍滿野，而官廩充初，吏畏法，莫敢賑救。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得黎陽倉，大事濟矣。」遂襲破黎陽，開倉恣民就食。

董綱曰：貯積者，正爲斯民饑饉計耳。不知發而資奸雄，然觀勣密散米無法，取之者隨意，未幾米盡民散，亦奸雄之不能成大事者。

論曰：隋文好貯粟，而不許賑給。開皇末，天下儲積可支五十年，蓋儉與吝一身兼之，以儉故能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七

餘以吝故不能散爲天下主，而坐視百姓之饑斃，將獨留其所積以飽子孫乎？史稱其勸課農桑，自奉儉素，不尚綺靡之飾，蓋已知賤金玉貴五穀矣。而貽之煬帝，恃富而侈，卒亡天下。然則但知貴穀而不知乘時放散，亦何益哉？推之而有司之閉倉召亂，富家之多藏以益子孫之過，其愚一也。積金不散，世俗通弊，積粟不散，尤爲獨癖。○按米力難久，積必用穀。北地高燥，可窖東南必藏之，穉中築基高，圍草厚，十餘年後，味

彌佳。

王方翼濟饑

唐高宗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其境，隣郡民皆重鬴走之，乃出私錢，作水塋，薄其直以濟饑，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董炯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樵采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租賃民間蘆場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

救荒策會

卷一

十八

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霽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論曰：董炯此說，吳遵路嘗行之矣。民既俵米，卽令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于常平倉易米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三萬束，至嚴冬雨雪，市無束薪，卽依原價賣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亦爲民曲筭之一事也。貧民短于貲，亦短于智，子民者代爲籌筭，庶幾少甦。○按此條乃人臣事，若先君後臣，宜移置田令孜後，盧坦前。

劉澡不仁得罪

代宗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命御史朱毅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論曰：渭南當時境轄大小若何，以百里之邑計之，田不過六千頃，損已過半，詭稱不損，欺君害民，貶未蔽辜。

唐憲宗賑饑一

救荒策會

卷一

十九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曰：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立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克進奉，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已酉制降，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已未雨。

憲宗二

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官中用帑一定，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

費卿輩當體此意。

論曰陸贄有言國家所費者財用所得者人心憲宗於賑恤獨不計費亦知其所得者多耳君仁則智不待言君善計則仁心亦從而興。

憲宗三

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卽命速蠲其租。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

田令救督賦致亂

僖宗乾符中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昭宗在鳳翔爲兵所圍城中人相食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而唐亡董煟曰貞觀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太宗憂勤而撫之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廣明之亂雖起於饑荒亦上之人無憂民之念耳。

論曰一方饑而督賦甚急天下亂唐祚亡矣况天下多荒乎然使天下多荒而憂之如堯湯則

運當更轉非遂無救如貞觀初政亦當日之堯湯也。

盧坦不抑穀價

唐盧坦初爲宜歙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給四方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旣而商米輻輳市估遂平。

論曰不抑價特聽其自然耳未有救荒之策然不抑而自來卽所以爲救也坦知地勢宜歙之地平時寄命于商。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一

宋太祖蠲租不俟報

宋太祖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董煟曰歲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兩次差官簡覆使生民先被撻撻之苦然後量減租數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真宗詔蠲租重在下戶

祥符中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者所傷不多望勿蠲其租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

矣。朕以災沴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論曰：凡蠲賑大抵專爲下戶。人主耳目不及閭閻，故知此者少。人臣皆閭閻中人也，豈不親知下戶之苦而反欲遺之？發此論者，其無後乎？

范仲淹進蝗蟲

范仲淹爲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蟲和野菜煮食，卽日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官。

論曰：此與魏相日報災異、李沆日奏水旱心事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二

相類。嗣王生長富貴，或不念稼穡之艱難。而六官其尤也。欲使天子感諭六官，文正之意深矣哉。

仁宗賑恤諸款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大水，命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塋埋。已簡放稅外，聽近輸官，惟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早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遣，坊監亡失官

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董煟曰：祖宗揀荒，非特禱祈蠲減而已。其賑恤經畫之方，尤爲詳悉。

神宗憂旱感雨

京師久旱，神宗甚憂之。韓維曰：陛下損膳避殿，此故事，不足以應天變。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三

之際，重罹此苦，願發自英斷，過而食人不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下詔求直言，人情大悅。是日雨。

論曰：不見今事，不信古人。熙寧下詔而雨。韓維感神宗，神宗感天人主之心一誠，未有不格及皇天者也。史又載罷新法，卽日雨。漢明帝清雒陽獄，卽日雨，皆桴鼓響應不啻。崇禎庚辰三月三日，以恒風禱雨，雨不降，顧益以大懼。徧天紫赤如血，行者咫尺不相識，上下大驚恐。七日卯

刺。聖諭撤各路中使。予是時在秘書省禱祈。見諭出。向同官曰。今日風必靜。果未信。少頃。風止。然雨猶未降也。百官仍日禱署中。十一日。已刺。風復有聲。衆疑懼。予曰。往日行聖人之政。天立應矣。今復風。是不欲堅天子之信。而阻其行善也。豈父天之意哉。殆必不然。頃之。風果息。十七日。遂大雨。四野沾洽。天人相與之際。如此。然後益信漢宋之所書不誣也。守令行善政。可以救一郡一邑之荒。其至誠亦可感一方之雨。賜時。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四

若天子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孰有大於天子之悔過遷善者哉。

修水利以賑饑

神宗熙寧七年。河陽災。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以賑饑民。又發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董煟曰。水利。凡農夫與業戶。自知留心。不待上勸也。但農夫每苦無財。業戶雖助之。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省耕。或者爲此。

論曰。以工役救荒。饑民得食。公事亦賴焉。周禮荒政。四曰弛力。蓋三代時。工役稀少。又徹法。普徧溝洫。時修。不待饑年。始興水利也。直弛力役之征而已矣。後世井田既廢。隨處多可興之水利。或興之。或修之。因以濟民。一舉而兩便。可謂善通周禮之意者。而于饑民則賜于中戶。則貸熙寧之法。殊詳。

給流民路糧

熙寧八年。令州縣曉諭流民。各願歸鄉者。所過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准此。州縣毋輒強逐。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五

論曰。以此處流民。必不至爲流寇矣。費于目前。省于日後。

預憂饑民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揚百姓。不唯闕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若不賑恤。恐糾集爲盜者多。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遂詔發常平錢。省倉木。等第給散孤貧戶。道殣無主。官爲收瘞之。

論曰、人主知憂本年之饑、可謂愛民矣。兼憂來年又恐陷之爲盜、神宗之德意深哉。有君如此、而當日多殘民之政、王安石之大罪也。

高宗詔拯濟必及鄉村

高宗紹興中、詔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未嘗及。須令措置、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董煟曰、賑濟當及鄉村、嘗聞蜀寇作、或嘲羅研曰、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六

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各令牀上有百錢、飯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論曰、王者旣施蔽明、而明四目、廢近而求遠也、不意守令亦盲此義。賑城市、遣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忘所不見耶。然窮民惟鄉村最多、糾集爲盜、亦大抵鄉村也。鄉村亂、城市豈得獨安。一境之中、人心之不脫方隅、猶如此、廓然大

公誠難言之

高宗還民義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皆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恐損歲計、擬令戶部議之。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正欲備水旱爾。本民間錢爲民間用、復何惜耶。

董煟曰、義倉本民物、寄之於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已物也。高宗此詔、大哉王言。

孝宗發上供米賑民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七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早、措置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并截留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獻助米二千石、并立賞格、勸諭上戶出米、措置賑糶、又請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糶米麥之類。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戶認糶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糶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

八萬餘石。椿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董煟曰：截留本州上供，又借會子等事，非主聖則多齟齬。孝宗以天下生靈爲心，畧無難色。

論曰：饒州得米十六萬餘石，錢五萬貫，江州得米三十三萬餘石，錢四萬貫，賑饑可謂厚矣。觀其多方措置，非能如隋文帝之多藏也。然彼有餘而不散，以促其亡。此不足而樂散，以綿其祚。人主之存心，天之福禍，不其永鑒與！

田錫論救災專責宰相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八

近者滄州全家餓死一十七口，但令減價賑糶，未見別有指擢。若有司僅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饑死，是陛下負百姓也。宰相調陰陽，而澤不下流，是宰相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罪已如禹湯，降德音于饑餓州府，隨即賑廩以救之，若倉廩無可給貸，是執政素不用心也。昔伊尹作相，耻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焉用彼相？陛下可將此事畧面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後，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是忍人也。恐

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爲心也。若不別進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應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

業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國家安能早致太平也。論曰：田錫此議，雖爲救荒策，實治天下之大道。相職無所不統，養民其本也，相得人可不至大荒。既荒矣，則救荒乃宰相之切責。以救荒諉有司，便溺相職也。今人見人以救荒弭盜等事責宰相，便笑謂不曉事。則古人所謂在安民者何

救荒策會

卷一

二十九

等事也。○按以上皆朝廷賑濟政令，下條蘇杲以下皆臣民事。前此漢唐皆用此例。董煟亦可謂有條理矣。然唐時王方翼濟饑一條，獨居于前，又未可解。順于年乃紊于類也，故作述須有定識。

蘇杲賣田賑鄉里

蘇杲，洵父也，輕財好施，惡人之病，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辭不受，至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論曰眉山三蘇名垂千載發祥種福乃在耄老

蘇軾乞豫救荒疏

軾畧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遇寬減上供糶糴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也熙寧之事是也熙

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

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所失共計五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於十一月中首發

德音截撥本路上供米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爲數五千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

論曰畢仲游豫于一州則耀州之民不逃散浙西數郡先事處置則數郡無餓死者凡事皆貴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一

豫而救荒爲甚

畢仲游先期備荒

耀州大旱野無青苗仲游謂向來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乃先民之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諭無出境民皆歡然安堵已而果漸賑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近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故搜於長安得二人曰此耀之

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贖自厚。卽非流民。監司媿沮。

論曰。仲游厝置。大抵所出萬石賑糶者。官粟也。平糶若干萬石者。民粟也。不過中計耳。且以萬石濟十八萬口。每人僅得五升有奇。所濟幾日。其得力惟在先期安民耳。而勸民平糶。樂從而無怨。則亦宿昔恩信。臨時酌宜。有以服富民之心。彼隣境流徙殆盡。豈司牧之才。皆出仲游下。惟平日不以百姓爲念故也。讀其事。有追痛焉。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二

况當吾世而見之乎。

程珦遇水種豆

程珦知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珦謂候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論曰。太中命二子師事元公。其知道如彼。救荒徐州。其先幾處事如此。

伊川論賑粥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三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州縣濟饑。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置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咥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

戒使辰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去處。切不可令相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當。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論曰。同爲救荒。緩急又分。散錢散糧。非救其卽

刻之死也。或慮其胃溢。或游惰得之。又成浮費。不容無分別也。若粥則立刻入腹矣。無胃溢可疑。無虛費可虞。故雖游惰。一體哀矜。謂實救其此刻之餓也。伊川先生此論。頗曲盡救饑之法。惟日與一食。恐未足救死。又辰入午。給使。俾腹坐二時。至申而出。又踰二時。一日五時。專守伺一餐。而行乞之路亦絕矣。氣餒乞兒。得無未便。

蘇軾收棄兒

密州饑。民多棄子。蘇軾因盤量勸誘米。得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所活數千人。

劉葵收棄兒

處州饑。民多棄子於道上。劉葵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

論曰。與東坡每月六斗同。然積米若少。日給升半。細民亦願字養矣。每月抱視。所以防虛僞。然收兒領米。自有隣里証佐。且一州若收養六千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四

兒。每日堂上。便應有二百男婦。抱兒待看。亦頗繁擾。未便。况彼如欲設詐。抱視獨不可許乎。誠感誠應。似不須慮此。竊謂劉葵之密。不如東坡之疎也。後之君子。隨宜行之。

晁補之活饑民堊遺骸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聚於朝。得萬斛。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日給廩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塋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事。乃更歎服。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五

論曰。男女異墟。禮行於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與畢仲游之監司畧同。初禽而終人也。

范純仁招致客米

范純仁爲襄邑宰。歲大旱。度米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許爲主糶。明春客米大至。邑人賴以無饑。

張詠保甲平糶法

張詠守蜀。李春耀廩米於貧民。價比時減三之一。

凡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此少敢犯法。其後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王文康知益州。奏復之。其賑糶法。米一斗。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團甲給曆。赴場請糶。歲出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被實惠。

論曰。凡減價皆官廩也。非抑民米也。而保甲之法。獨嚴於糶米。詠之心思。可謂微矣。犯法者多出於貧。貧民犯法。大都爲財。財無急於饑者之得食。故于其所急設禁焉。

救荒策會

卷一

三十六

救荒策會卷之二

富弼青州賑濟

勞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甚有河汴流民。遂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肯那趙房屋安泊。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饑凍死損。須議勞畫。

一州縣坊郭人戶。雖有房屋。緣見出賃與人居住。難得閒房。今逐等。合那趙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救荒策會

卷二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人戶。有空閒小可屋舍。逐等填間數。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四間 第四等五等三間

右在州。卽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卽縣司曉示。依房屋間數。各令那趙。立定日限。須管數足。城郭勸廂界管當。其鄉村。卽令逐地分着壯。抄點逐等姓名。房屋中官。仍丁。

率管富人等不得因緣騷擾。覓人戶錢物。犯者嚴行斷決。仍令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見有流民老小到來。其在州。卽引於司理處。在縣。卽引於知縣處。在鎮內。卽引於監務處。各出頭。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屋主姓名。令幹富人。晝時引於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在官員處出頭。速便指揮安泊。如有未願安泊。欲前去者。聽如有不奔州縣。直往鄉村者。仰耆壯晝時引於趙那下房內安泊。申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貨種救濟。種植度日。如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付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不在此例。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卽令逐處僧道宮觀門樓廊廡安泊。此外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便宜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致暴露。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管運事。訪得饑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貨賣糴食。及拾橡子。造作喫用。并於沿河打魚。取採蒲葦。博口食。多被逐處地主及耆壯多方邀阻。不得採取。漸向冬寒。必是大段死損。須行指揮。右請當職官員各體認。見今流民至處。立便丁寧諸縣官。火急行遣。過於鄉村道店內。分明粉壁曉示。除人戶墓園桑棗果園。及應係耕種地內。諸般樹木。不得採取砍伐。其餘外遠去處。泊野山林內。柴薪草木。橡子。并沿河蒲葦。莫打捕魚。諸般養活流民事件。不拘係官係私。有主地分。隨流民採取。養活骨肉。其耆壯地主。並不得輒有攔障。如違。仰逐地分耆壯。具地主姓名。解押送官。嚴行斷遣。若耆壯通同攔障。並仰流民於近便縣鎮官員處出頭陳告。立便追捉。重行勒斷。申當司。前項事件。益爲應急救濟流民。纔候豐熟。仍卽依舊。

論曰富公勸諭境內出米以濟境外其事似迂令又頗峻然民從之而無怨者天人之際交相成也適逢大有此天助之而近納以便民豫貸以應急先期之恩信有以感之歷年寬恤毫不擾民平昔之深仁有以固結之物價踴貴不復禁抑目前之便利足以補之而公之思慮精力又足以運量於其間故行古人之所不能行而後之人卒亦罕能踵也

勸誘人戶量出米豆濟饑事

救荒策會

卷二

四

淄青離登萊五州自春以來風雨時若夏已大稔秋復倍登兼許人戶就近輸納務從百姓之便不顧公家之煩仍於中春廣給借貸當司凡事並從寬恤今者河汴水害路多流民已逼饑寒將棄溝壑緣倉廩所收簿書有數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況諸郡物價數倍常時亦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已不肯救人共觀災傷諒皆痛閔連日提諸處申報乞禁百姓不得擅添米價庶使饑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並皆有此

揮惟當司不會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別作劈畫可使兩無失所其上項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此今均定逐家所出糧數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救荒策會

卷二

五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各令知委其餘約束並從別牒處分慶曆八年十月告諭

計開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酌量縣分大小併與逐縣仍令逐縣相度者分大小散與耆司遍示鄉村等第人戶一依告諭逐等石斗出辦一附近州城鎮縣者分內第一第二等人戶即於逐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戶

及第一第二等不近州縣者，並只於本耆送納。縣司將逐耆應納總數，均分與當耆內第一等人戶，令聞那房屋盛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共管在耆總數，不致散失，及別疎虞。

右降去告諭若干本，限當日內，遵依逐件施行，仍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邀難人戶，乞覓錢物，趁此收成之際，限三五日內，早令納足，專候申到當司，定日依散饑民。

救荒策會

卷二

六

不得拖延誤事，若內有大段貧戶，委難出辦，即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別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戶，稍違罪無輕恕。

論曰：富公賑流民，先定大綱三事：一是措處屋舍，益流民初至，先有棲身，方可次第求食。故首提之，于是許諸般採取營運，益米豆一時未集，且令流民有活路，故次之，于是方勸誘本境出米，約知屋若干間，容若干流民，得若干斗斛，可給若干時日也。此富公籌畫大綱之序，數十萬

生靈，已提挈於掌中矣。自後給散米豆，凡指揮二十四條，皆從此三事詳其曲摺。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 二十四條

昨爲河壯流民，擁過河南，於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已多方安泊存恤，自後據逐州申報，已將勸諭到斛斗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令五州，槩於正月一日，委官分投支散。

一請本州總候牒到，立酌逐縣耆分多少差官，

救荒策會

卷二

七

每一官令專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揀擇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者，仍勸會本官籍貫，將縣分交叉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顧情不肯盡公，及將封去帖牒，書填官員職名，并所管耆分，給與各官收執，急遣往差定縣分計會，縣司畫時，將在縣收到贖罰錢，或頭子錢，并檢取逐年不用故紙賣錢，收買小紙，依

封去式樣字號空歇、雕造印板、量流民多少、寬剗出給、印押曆子頭、各於曆子後、粘連空紙二三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耆流民家數、分曆子與所差官員、親自收執、分投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點抄流民、逐家盡底喚出、面審的實、填定姓名口數、逐家給曆子一道、收照、准備請領米豆、並不別委公人耆壯抄剗、致滋虛偽、重疊請曆、

一所委官抄剗給曆時、細點逐處流民、如有見

救荒策會

卷二

八

與人家作客、鋤田養種、及有錢本、機織販春諸般買賣、圖運過日、不致失所者、不得一例給曆、

一流民雖有屋舍、權時居住、只是打刈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等、盡底抄剗、給與曆子、許領米豆、

一流民老小羸疾、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只尋村乞丐、居止不定者、委所差官、勞畫歸著耆分、或神廟寺院安泊、亦便給曆、令請米豆、不

得見調難管、輒敢遺棄、致令死損、提舉官當切覺察、

一土居孤貧老病、見在求乞人等、仰抄剗流民官、躬親檢點、如別無虛偽、亦各給曆子、俟例請領米豆、

一委官須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抄定流民家口數、給散曆子了當、自皇祐元年正月九日起、一齊支給、不得拖延、有誤臨期支散、致日數前後不齊、

救荒策會

卷二

九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半之、五歲以下不給、仍于曆子頭上、細算家口、寫定應請米豆總數、逐旋依數支給、更不必臨時旋計、

一支散日、流民只每家一名親執曆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支過十耆、從頭又起、所費逐耆每日有官員躬親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將大耆分、每日支散一耆、其小耆分、每日支

散兩耆，亦須五日一次支過，仍先於村莊出示，及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期，并某字號耆分，其經管官員，須及早先到支斛斗去處，候流民到來，逐旋支散，纔支完一耆，速往下次合支耆分，不得自作違慢，拖延過時，致流民歸家遲晚，道塗凍露。

一差去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有在耆分遙遠第一等戶人家收附者，恐流民請領煩難，卽勒耆壯、圓那車乘，搬赴本耆地分中。

救荒策會

卷二

十

心，穩使人家收附，就彼支散，要令一耆之內，流民盡得就近請領。

一所差官員，除籍定給散流民外，如有新到流民，並須親審仔細，照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委非重疊虛偽，立便給與曆子。據到日起，請如有已得曆子流民起移，卽居停主人，晝時令流民將元給曆子，於監散官處繳毀，若不來申報，及柄帶却曆子，並卽量行科決，不得因循重給曆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耆均勻，納下斛斗，切慮流民於逐耆安泊不均，卽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耆分，酌量人數，趙併於少處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勻，以便支散。若流民安泊穩便，不願起移，卽趙併別耆斛斗，就便支依，不得強勒流民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委本處見任官員，躬親排門點明口數，給與曆子，支給米豆，悉如例行。

一每州除逐處監散官外，仍請委通判，或選清

救荒策會

卷二

十一

幹職官一員，往來本州界內，總管諸縣散米官吏，仍查檢逐耆元納，并逐官支散文曆，一依逐件鈴束，指揮施行，仍親到散米處，細體流民所請米豆，委的均濟，別無漏落。如有官員弛慢，不切用心，縱手下人作弊，減剋米豆，卽密報本州，別選官充替訖，隨卽申報，當司不得蓋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縣內已納到者，支領已盡，其有未到數目，且於省倉權時借支，據見欠斛

斗立便催納，依數撥填，其鄉村所納斛斗，如未足處，亦緊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因誤流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差手分斗于各一名，隨行幹當，仍給升斗各一隻，及差本縣公人二三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權差壯丁，不得過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如手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

救荒策會

卷二

十二

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

一權委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頭子等錢內，支給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常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即聽本州給文，并當其賞罰事理，一依封去權差官帖牒施行。

一纔候起支，常司必於別州差官，徧請逐州逐縣逐者點檢，如有一件違慢本州承牒手分，并縣司官吏，必然勘舉，嚴斷的不虛言。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畫式，抄劄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勘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逐州官并監散官員，可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合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算至五月終，一併支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示青淄等州河口，免流民稅渡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示青淄等州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

救荒策會

卷二

十三

論曰：富公賑流民指揮，詳矣，顧句字稍繁，而意晦，頗爲芟節，讀者莫不快焉。崇禎壬午還朝，適過其地，慨然歎曰：其傳法千載也，宜哉！法雖纖悉，專務擇人，人既盡心，事無不盡，故似繁而寔簡，其得力在推誠用人，不特立法也。人謂富公專主一路，權重故德易行，則妄也。爲大臣者，計安天下，所少豈權也哉？獨是時，以河南之粟，濟河壯之民，就所部爲之通融，惟知朝廷知民命，不知彼此，而部民亦體公心，則誠感誠應耳。公

之在朝爲賢宰相。亦正以其有公天下之誠。設
既已宰天下。而不能使天下融其彼此之見。能
不反而自融其彼此之心乎。素有其心。則于救
荒見之。苟未然而願觸類於救荒而長。

回奏劉子

宋史載富弼散處流民。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
闕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疾者
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趣遣
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前此

救荒策會

卷二

十四

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
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
之。自弼立此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其後朝
廷宣問。弼劄奏云。臣部下九州軍。其間近河五州
頗熟。遂釐於民。得粟十五萬斛。只令人戶就本村
者。隨處散納。貴不勞我土民。又先時已於州縣及
鄉村。抄下舍室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意散處。逐
家給一層厝。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于厝前。計定
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官員詣逐廂逐者。就流

救荒策會

卷二

十五

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又散在村
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直養至去年五月中麥熟。
仍各給與路糧遣歸。按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於必
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城中麥粥。使四遠饑羸
走候。或得或不得。因誤死者。大不侔也。其餘稍管
運。自給者。不預此籍。然亦徧曉五州人民。凡山林
河泊。有利可取者。地主不得占愆。一任流民採掇。
如此救活者甚多。卽數月山林河泊地主。寧無所
損。然損者無大害。而流民獲利者。便活性命。其利
害皎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徒一萬餘人。譯常利
招人。人有四五口。合四五萬人。通計不下四五十
萬人生全。傳云百萬者。妄也。

論曰。十五萬斛。救三十萬人。每人只二斗五升。
每日一升。只可二十五日耳。或宋一斛卽今一
石。亦僅可支五十日。乃自正月初九至五月終。
計一百四十日。何以接濟。必是倩工并採蒲伐
薪。諸流民別有通融滋息之法。劄中未及詳之。
然可想見于言外也。

救荒策會卷之三

趙抃救災記

趙抃知越州。適熙寧八年大旱。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民當廩於官者有幾。溝防興築。可飭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使各以對。州縣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

救荒策會

卷三

一

四萬八千餘石。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飭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兒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

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民之饑疫者。得免於死。死者亦幸無失歛埋。

趙令良賑濟法

孝宗隆興二年。趙令良帥紹興。流民餓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恬問丘寧孫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

救荒策會

卷三

二

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城郭。待斗升之給。困餓而死乎。趙遂委官抄劄。給糧以遺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

論曰。若官有積粟。不甚多。不足以久養流民。而僅足以給兩月。并供其路糧。則頓給還歸。誠良策也。使免困斃於我境。而且治本業於故鄉。然富粥昔年。又不不用此法。豈其慮不及此。蓋路糧須用官粟。青州五十萬流民。設如人給五六斗。便須粟三十萬石。自難厝處。惟從容安頓之。勸

論本地豐收之民。多方資養之。方可度過數月。因時制宜。難執此以槩彼。

徐寧孫賑濟三策

一盡心抄割。實係闕食饑民。籍定姓名數目。將義倉米穀。逐坊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集。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名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曆收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給。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已時支散。用章重冒之弊。仍將本州縣見

救荒策會

卷三

三

養濟乞丐人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滾合饑民賑給。○一糶賣米斛。本接濟艱食之民。今訪聞州縣。多是在市牙儉。與有力強猾之徒。借倩人力。假爲縵縷之服。與賣米所人通同攪奪。不及鄉村無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密切委官讞察。有犯前項弊者。斷罪追賞。○一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爲五處。其所抄饑民。每一名豫給牌子并小色旗。候臨時來賑濟所報覆。一處先了。先令赴請。貴在分頭集事。又饑民不致併就一處喧鬧。

論曰。用五色旗。本好。但既分五處。又云。一處先了。先令赴請。與首款同日支散之說相戾。若每坊每村。又各分五處。不無太繁碎。且鄉村大小人數多寡不同。隨宜而施。可也。

趙雄乞椿積錢

諸州多不通水路。若使外臺乞米搬運。實非良策。望於朝廷椿積錢內。支降錢引二十萬道。許臣同本路漕臣。視諸州饑戶。隨宜給散。令守臣於熟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糶糴粟麥蕎之類。苟可救

救荒策會

卷三

四

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備。更俟十月刈穫。見十分饑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

論曰。此與蘇軾先時處置同意。但軾重在出糶。常平。趙雄重在收糶。轉輸。軾所治有蓄。雄無蓄也。軾爲其易。雄爲其難。夫救荒所以尤貴豫者。有二。使民知有備。則志先定。一也。荒形未急。則糶者不堅閉。糶者不張皇。二也。至于流離疾疫。盜賊既成。則救之愈費而愈難。又不必論。

朱文公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夏，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小歉，即蠲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皆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將來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管，遇歛散時，申

救荒策會

卷三

五

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荒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行他處。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責與本都出等人戶，主執歛散，每石收米二斗，仍差本部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更許隨宜。

立約，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自不至騷擾。此在今日，雖似無濟於急，然實預備久遠之計。孝宗從其言，徧下諸路，做行其法，任從民便，其歛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預抑勒。

論曰：文公社倉之法，惠頗無窮，其最要乃在末後，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二語。孝宗仁明詔臣，民便歛散之事，州縣不得干預至矣哉！社倉之善，度以加矣。若必強民置立，歛散自

救荒策會

卷三

六

官，即與荆舒騷擾無異。此經世之學，最貴於圓通也。言官素無安民之志，不知世間何事實可匡時，強尋事以建言，此言孽也。及槩下所司，所司明知其不可槩行，亦勉強循令，而民生終受其病，民早病矣。又以名救者病之，豈不痛哉。興利除害之事，迺知之，則必言必行，強尋而言之行之者，得罪於百姓，即得罪於天也。戒哉戒哉。

崇安縣社倉記 節畧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奉邑侯令，勸富

民發藏粟下其值以賑之。俄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請于府。府命有司卽日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于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半受粟。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是冬有年。民以粟償官。慮後或艱食。復有前日之勞。乃請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

救荒策會

卷三

七

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請著爲例。府報皆如章。既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做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損一歲之息。宜可辦。府公從之。且以錢六萬助役。四越月而成。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遂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間。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

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遂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發。往往全其封籍。遞相付授。累數十年不一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國家愛民。豈不慮此。特以里社無可任之人。欲一聽

救荒策會

卷三

八

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焉。是以難之。今幸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則是倉之利。豈止一時。其視而做之者。寧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

論曰。社倉之利。一以活民。一以弭盜。非獨弭本境之禍也。且以清隣寇焉。文公賑粟於崇安。而

盜擒於浦城。魏拔之置社倉於長灘浦。而回源洞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用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律行誅伐也。饑餓殍死威不能戢。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饑餓卽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粟乃可。浦城盜距崇安僅二十里。用粟六百斛。遂安吾民消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卽金錢有此速乎。人疑其牧息什二。有類青苗。然事實可久。非輪息十年。何以使其後永不輸息。且豪民乘饑取利。凡貸粟者出

救荒策會

卷三

九

息恒十四五。至價貴甚。則又不許償本色。估計時值。至冬以金酬。益有賣冬粟三四石。僅清宿逋一石者。社倉之法行。則豪右不得施其不仁。而細民之倍息可省。何必以暫收薄息爲嫌哉。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早議此。但當率先倡率風以動之。而毋強之。

○歐寧縣社倉

縣有洞曰回源。劇賊范汝爲向曾竊據。民性悍。小

遇饑饉。羣起殺掠。進士魏拔之。謂民易動。蓋緣艱食。乃請常平倉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舖。自後每歲散歛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草寇遂息。

○崇安縣社倉條約

五款

一 逐年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闕之人。卽注不合請米字。其合請米人戶。問其願與不願。各令親押字。三月內。將新保

救荒策會

卷三

十

簿赴官。送鄉官抽摘審問。仍出榜。許人告首。如有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卽申縣根治。如無欺弊。卽與支貸。

一 逐年五月望後。新陳未接之際。應依例給貸。預於四月上旬申縣。

一 申縣訖。隨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逐後近。曉示人戶。各依日期具狀。狀內開大。每十人爲一保。通都委保。如保內有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足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社首保正副隊長。並各赴倉。

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登，卽與全押保明。其日，鄉官同入倉，據狀支散，給關子，具本息耗米數，付令收執。○論曰：不成保不支，聽奇零窮民之餓乎？不如金華縣規，附甲爲安。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縣，乞差吏斗前來受納，兩平交量。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吏人一名，斗子一名，

救荒策會

卷三

十一

倉子兩名，每名支飯米一斗，鄉官并僕從，每名支飯米五升，僕從每位一人。○論曰：每人日支飯米一斗太多矣，後清江縣規亦同，想仍崇安舊制，應減爲一升五合，另給酒菜銀數分，上下均便。

○金華縣社倉規約 十一款

一社倉只置總簿一扇，

一一甲不許過三十人，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許說名冒借。犯者，除社甲頭改替，許同甲告別甲頭所納給實。

一散穀以三時，除夜下田，接新並須甲頭相度，一每戶借一石，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借。若口累衆多，作田廣，甲頭保明，別議借。

一借穀上簿，不立契，還穀就簿勾銷。

一借穀日，每戶納錢五十文，甲頭免。十五文給倉倉人，十五文雜支，十五文掌倉。錢此外不許分文乞索。○論曰：此法免息後，猶可行。若出息二斗，又見納五十文太重矣。

一量穀，本甲甲頭執槩，並見消量，掌倉人，權執槩，換替。

救荒策會

卷三

十二

一還以三限，限以三日，謂如十甲，每甲若干人，報定日子，一人不到，甲內穀並留倉候月交量。

一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填，甲頭倍之，若係戶絕，甲頭甲倉差人審實，候還日銷落，若不循理者，雖已還出社，

一息穀有餘，遇饑荒給散，計所有每大人二升，小兒一升，十日止，並以入籍戶口爲定。

一社衆於規約，犯一事，不借一年，再犯，出籍。

○清江縣社倉規約 五款

一給借貴均，亦慮失陷米本，臨時，鄉官審問社

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爲可，方准支借。其素號游手及雖農業而衆以爲懶惰頑慢亦不支貸。

一鄉官踏逐善書寫百姓一人，不用罷役，專充簿書，如收支執契，就差社首遇收支日，日支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並委鄉官掌管，但差保正編排人戶，驅磨簿曆彈壓歛散，踏逐倉廩，追斷通身之類，須官司行遣。

救荒策會

卷三

十三

一鄉官從本軍給帖，及本末記主執行遣。

一簿曆紙札，每歲於息米內支取。

蘇次泰賑貧法畫湧圖

蘇次泰豐州賑濟，患抄割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實貼於各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其伏斷罪，以憑委官簡點。又患請米者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旂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雜。且老幼疾病婦女，皆得均

糴。又任澧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林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林來泰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泰驗，故不簡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視被災之淺深爲先後。

李珏毘陵四等糴濟法

李珏守毘陵，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割，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遇災傷

救荒策會

卷三

十四

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赴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救，禮字半濟半糴，智字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支，在鄱陽亦然，民至今稱之。

李珏鄱陽糴米給錢法

鄱陽旱，李珏將義倉米，就城中多置場，每日減價出糴，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

頗給以濟村落之民窮鄉皆沾實惠兼免減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且村民得錢取贖農器經理生業既可保其心又可抽贖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衣食一日之糧化爲數日之糧人人稱便

論曰城郭糶米鄉村給錢斟酌誠亦妥便但不知此米果義倉耶抑常平倉耶常平之法穀賤時糶之穀貴時減價出糶謂減於貴時非并其元價而減之也是以貧民沾惠而官府仍得元

救荒策會

卷三

十五

價且或稍贏可糶新穀如環無窮今以其錢徑給鄉民則糶本俱無矣若據本文委係義倉之米則此米乃是民間原納之物凶年直應還民不應糶價或者李珣愛民而兼有心計因時制宜將義倉之米行常平減價之法先濟城市及施錢與鄉民則依然以義倉之例行之乎觀當時官民上下皆喜其便利而諒其權宜則亦善於變通者也

救荒策會卷之四

宋以前事皆董煟所編而本朝朱熊增之余觀富鄭公青州賑濟指畫甚大且緒繁而文長特提出爲第二卷以便稽閱矣煟復以救荒大致五端及種種雜法自爲論輯然于著書立言未明大體原書三卷古事已意交錯難辨又當時乃進上之書每條間有臣竊觀云云與上下文多不應又與前後各條不類又與各卷所載多重複疑朱熊增補時有簡點不精者非盡煟

救荒策會

卷四

之跡也今于宜去者去宜併者併使前後可以通觀猶恐觀者疑此書全出煟手何又有救荒大致及各雜法錯出於其間故亦與提出冠之曰統論續分五事又次以諸條總別爲第四卷畧如青州事例彼爲一事之始終此爲一篇之始終展卷之下瞭然可見矣

董煟救荒法統論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於有力之家又遇糶有禁抑價

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至於簡早也。減租也。貸種也。優農也。遣使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勸種二麥。通融有無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蓋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饑荒不同。所以救之之策亦異。臨政者辨別而行之。故又以預講荒政。雜記條畫終焉。

一曰常平 五條

一常平本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糶三而舍一。中熟糶二。下熟糶一。此無歲不糶也。小饑則

救荒策會

卷四

二

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糶。饑無所糶。常閉爲埃塵耳。何謂常平。

論曰。百物之值。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食貨之價。槩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弘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也。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于利。民國之寶也。主

于利。國之賊也。弘羊者。李愷之罪人也。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糶。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糶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糶。其弊在於不能遍及鄉村。委官監視。類多文具。宜倣富弼青州監散之法。將米豆就鄉村分置。所苦水脚般運之費無出。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較官中所定之價。每

救荒策會

卷四

三

升增一文。以充上件靡費。則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曆零賣。以防頓買興販之弊。

論曰。令貧民搬運。因而給之以食。卽是賑饑一道。何愁虛費脚價耶。

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割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米出糶。卽官司

簡便不勞抄割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然蘇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况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乎

論曰官米多則可握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况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卽中戶得糴者亦

救荒策會

卷四

四

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子瞻之慧乃欲執一已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疎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議其不能通於常平之外也

一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曰不然元祐元年王巖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糴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糴到錢起

發上京又何患無米也此例前賢行之甚多論曰此卽改折之活法蓋京儲有餘京中米價顧低于外故可行若六官百官萬民倚命於上供米則此法窮矣故爲天下以足食爲本而足京儲必以治畿輔之田疇爲本上不寄命於遠方則遠方有急更可得命於上

二曰義倉

四條

一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唐貞觀初戴胄言隋開皇置天下社

救荒策會

卷四

五

倉終文帝世得無饑饉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歛下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六千萬餘石至五代漸廢宋慶曆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於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取一中郡計之以正稅十萬石爲率則義倉歲得五千石矣於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一義倉合於民間散貯遂都擇人掌之不當輪於

州縣蓋憔悴之民。多在鄉村。於城郭頗少。諸處州軍多將義倉米。隨冬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豈能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應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原米。其水脚之需。亦於米內量地里遠近消算。縣之於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

一義米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倉。于是轉充軍食。或資煩費。不復還民。故遇荒年。無以救民之厄。今若

救荒策會

卷四

六

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豈不勝於科抑賑糶乎。

一救饑者。多以支米爲便。然不係沿漚及產米去處。搬運費力。往往夫脚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糶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絕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則可以支錢。或錢米兼支。尤爲兩便。
論曰。隋社會。唐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歟。

貳賦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於官。設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者自節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強半更留以自肥。如之何。農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於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隋社會之名。而默變

救荒策會

卷四

七

其官貯之法。隋唐稅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然當時亦但令民間自添社會。未嘗革去官府義倉。須俟民間社會既多。官府義倉粟罷去。乃善。及理宗時。社會亦歸官。催督無異正賦。大爲民困。失文公之意也。故董煟論義倉四條。惟合于民間散貯一句道盡。本朝監南宋以來之失。罷義倉。惟立預備倉。倉穀罰有罪者出之。最爲得中。惜近年多空乏。饑歲無所賴。

三曰勸分 五條

一民戶有米得價而糶。何待官勸。一勸則大戶憂恐深藏。貧人反無告糶之所。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肯出。惟以不勸勸之。莫若令上戶及富商巨賈。於豐熟處販米。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共販。各歸鄉里轉糶。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粟。則米不期而自出矣。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割賑給。就食散錢之法。

一吳遵路知通州。勸誘富家。得錢萬貫。遣衙吏二

救荒策會

卷四

八

十六次。和買海船。往蘇秀收糶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荒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每歲輸官。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有無田而富之民。平時射利緩急之際。可不出力幹旋。以救饑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勸誘此輩。使出錢糶賑。初非重困。又况救荒乃寬時之役耶。

一勸分者。以富室儲積既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

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而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於是吏乘爲姦。至豪小賄免。而中戶有蓄田糶米。以應期限者。宜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犯此者。卽許按劾。仍聽人戶越訴重治。

一凶年糶粟。以活鄉里。可以結恩惠。可以消盜賊。亦於大姓有補。倘使小民轉死流移。大姓占田。何暇自耕。所損不少。况又有甚於此者乎。止緣小民有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以致

救荒策會

卷四

九

大姓不甘爲令者。宜以此意曉諭。

四曰禁遏糶三條

一或謂聽他處之人。恣行搬運。恐本處自至糶。是不然。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發錢差人轉糶。循環糶販。非惟可活吾境內之民。又且可活鄰郡鄉路之饑民。

一淳熙八年。勅早陽州縣。全藉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已降旨不得遏糶。訪聞得熟州郡。尚有將客販米斛邀阻者。仰御史臺彈奏。

一條法與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災傷地分雖有收稅舊例亦免

五曰禁抑價二條

一蓄積之家不肯糴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禁遏止緣上司不許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并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細民欲增錢糴於上戶輒爲旁人脅持獨牙僧乃平立文字私加錢於糴主謂之暗點是以牙僧可

救荒策會

卷四

十

糴而土民關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又何苦糴於外邑人哉

一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叅政孟庚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糴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民賴以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贏餘况村落騰踴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次一曰簡早二條

一陳訴早傷限八月終止限外不得受理然晚禾

成熟乃在八月之後早有淺深得雨之處早晚不同近得旨展限半月仍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一元祐元年孫覺言諸路災傷官府不及時簡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官司見收割已畢便拮作十分豐熟舉催全苗貧民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於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棄坟墓而之四方矣

次二曰減租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一

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於簡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勾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一緩二之意按畢仲衍元豐備畧錄熙寧全盛時天下兩稅錢五百萬餘緡頃年戶部言天下經總制錢歲額二千萬緡而實到者亦千萬緡夫斯錢者唐人除陌之類而其數乃倍於承平時正賦可不思所以寬恤之哉

次三曰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人情易於貸而難於償，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屢經衙閣，而官司督責不已。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爲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蓋防其濫請之弊耳。

次四曰優農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二

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家。農家寒耕熟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饑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今行抄割之時，宜五家爲甲，遞相保委，某人爲游手，某爲工，某爲商，某爲農，官之賑給，以農爲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次五曰遣使

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詢民間疾

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遣使，民間利害，悉以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闕者，在於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行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饑餓，官方窘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徒擾而於事無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

次六曰治盜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三

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不戢，則其患滋大。軋道間，饒郡大饑，劫奪者紛然，時通牛柴瑾，封劍付諸縣曰：「敢爲梟魁者，斬之。」群盜望風遁匿。淳熙十五年，德興饑，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曾某廉得二人，鎖項號令於地頭，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携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刑，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此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次七日捕蝗八條

一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至於旱傷。則有車庠之利。蝗蝻則有捕壅之法。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畧。以禦之。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廣收碗豆。教民種植。次年三四月。民大獲其利。

一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不已。是未知姚崇倪若水

救荒策會

卷四

十四

盧懷慎之辯論也。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天災當以德。崇移書詰之。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后時議者喧嘩。帝疑復問。崇曰。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斷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

也。蝗害遂息。

一捕蝗不可差官下鄉。一行人從。蠶食里正。其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捕蝗之利。先被捕蝗之擾。

一印捕蝗法。作手榜告示。其要只在不惜常平義倉錢米。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携到即時交支。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輳。回環數十里內。可盡矣。倘或滅絕邀勒。則捕者沮矣。國家貯積。本爲斯民。今蝗害稼。民有餓殍之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五

憂。譬之賑濟。因以博蝗。豈不兩得。

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蠟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殺。且易損壞。只合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踰地圍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種一張牛皮。可裁數十校。散與甲頭。復收之。虜中聞亦用此法。

一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筲箕。栲栳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袋。或蒸或焙。或澆以沸湯。或搗坑。

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潤爲佳，兩旁用板及門扇接連，八字鋪擺，却集衆，用木板發喊，俾逐入坑，又於對坑用掃帚十數把，俟有跳躍而上者，復掃之，覆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一宿方可。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潤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柴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虫傾下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此詩所謂秉昇炎火也，古人亦知

瘞埋可復出，故以火治之。

論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仲淹疏，又曝乾食之，與蝦米相類，久食亦不發疾，此饑民佐食救死之一物也。盡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而不爲？然西北人肯食之，東南人往往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崇禎辛巳，嘉湖皆旱蝗，鄉民畜鴨者，放之田間，見其搶蝗而食，因捕蝗飼之，其鴨極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買食，試以蝗飼之，其猪初重二十斤，旬

救荒策會

卷四

十六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七

日間肥苗至五十餘斤，尤爲古今未經見之事。可知世間物性，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反不可食之理。人食蝗既無恙，其足供猪鴨食，無怪也。推之恐不但猪鴨，因事奇而理可驗，又便於貧人之僅給糟糠，而不能以其餘給鳥獸者，假如坐視猪鴨之餓死，田野有蝗可捕，何不力捕以飼其籠豚中物耶？特表而出之，又吾邑嘉善有明農之家，試得捕蝗并闢蝗數法，皆易行而已驗者，并著于後。○一蝗初生極細，聚集苗上，用竹竿振動苗葉，卽落水中，隨用竹帚盛之，兩人每一朝可得千許，用力省而撲滅多。○蝗見火光所在，卽來羣集，法于岸邊掘一土坑，藏火其中，至晚蝗集坑旁，晨露未乾，不能飛動，掩而剝之，坑中可得數石。○一凡田近水蕩者，水中將竹木搭架，懸燈于上，使火光上下相映，蝗見火光，墮水卽死。○一每田一畝，用菜油四兩和水內，將菜筴拖油，水于苗田內勒過一次，蝗卽死，以無骨蟲怕油也。

○一每稻稈灰一石用細石灰一二斗拌勻，乘風颺苗頭上，蝗即不敢食。兼可助苗肥壅。○一新苗方短時，田中養苗水深二三寸者，蝗即不下，因泥沒水底，無著足處也。此見人功之勤，能開物害宜及時盡力車水，常使苗得養而蝗不集。○一蝗性無所不食，惟不食蠶豆，即吳遵路所謂碗豆也。又不食芋，不食水中菱芡，除多種荳外，其菱芋二物亦應廣布，稍濟蠶食。

次八曰和糴

救荒策會

卷四

又十七

和糴本爲穀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所以古人和糴皆行於豐熟去處。今當及時收買，依民間時值每升量高一二文，以誘其來。惟慮官司知糴而不知糴積而不散，非惟朽蠹於倉，虧折常平官本，而民間之米，繇是愈少矣。此爲政者所當致思。然非獨收糴粳米也，凡粟豆蕎麥之類，但時價至賤者皆當和糴。

次九曰勸種二麥

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董仲舒建議，令民廣

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

論曰：浙西八月禾稻正秀，非種麥之時。近王子房治河內，有種冬穀法。冬至日，以上好穀種，置磁缸中，用稀布包口，倒埋地下，約深數尺，令得子半元陽之氣，隔十四日取出，大寒日播種，春到而出，五月而熟。既得早食其利，又不憂水澇蝗蝻，真奇方也。但東南下麥種，每在十一十二

救荒策會

卷四

十八

月至四月終收，隨下穀種，十月穫稻，一歲二熟。夏麥冬稻，率以爲常。今若種冬穀，則不得復種麥，應于五月收穀之後，隨種晚稻，一歲二熟，皆稻與浙東土宜同矣。地力果孰，便穀息果孰，更在明農者嘗試而消息之。

次十曰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其法有公有私，如撥官廩，借內庫，假軍儲以救民饑之類，公也。勸人發廩，勸誘商賈率錢販米歸濟鄉人，私也。

九年無

錫饒令提舉司於平江府朝廷椿管米內支二千石接續賑濟乾道元年浙西被水令臨安府於常平米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卽差官押發人艇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椿管秋成收糶撥還此誠通融之術所宜舉行

終曰預講荒政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應令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九

下諸縣鎮可以爲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各令自守其說如任內設遇旱澇卽簡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

論曰燭立此條亦儘苦心乃無法之法實有其心則講之預而臨時良法得施用矣倘州守以空言視之一告誠縣鎮而事畢矣諸縣鎮亦以空言視之一報達本州而事畢矣則朝廷設立此法又成故事故法窮而導之以意導意之法又窮而終必歸於擇治人而後可也治法必賴

治人學問必求放心治天下必正人心吾于救荒亦云

附雜記條畫

一賑濟貧戶每抄丁口用好紙裝寫數本供報上司徒擾百姓今宜革之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賑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與賑循環糶糴之法簡要便民無踰於此

救荒策會

卷四

二十

論曰賑法前卷皆已見此但總撮言之使人易醒然村落亦不可專主散錢尚須隨宜消息張詠知成都時關中率負糧以餉川師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遷知益州詠以其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佃民計口

給券俾如元估糴之奏爲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刑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論曰宋時向經知河陽扈稱在梓州皆自出祿米賑饑而大族富民爭做募出米全活甚衆近亦有良宰先捐已俸而紳民少應者人心不古

救荒策會 卷四 十一
若耶誠意義聲未能感之與

救荒策會卷之五

元事張光大補之 本朝事朱熊所續也然成弘間詔令非熊所及見疑後人又續之光大原編自恤詔數條而外皆諛辭無足採故附於本朝詔令條約之後非特爲其少也亦三頌先周之義焉陳智魯希泰王竑三條亦熊本所無予以其事善而可傳方良而可行特補入焉
國朝詔令

洪武元年八月詔

救荒策會

卷五

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租稅卽與蠲免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

所在鰥寡孤獨取勘明白果有田糧有司未曾除去設若無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自爲旣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母致失所其無田有司一體給米六石隣里親戚收養其孤兒名數分豁有無恒產以狀來聞候出幼同民立戶

論曰。孤兒歲給官米。親隣收養。心思至矣。文王施仁。想亦如此。

永樂十九年四月詔

各處軍民人等。有因賠納稅糧馬匹等項。將子女并田地產業。賣與人者。官與給價贖還。其子女已成婚配。不願收贖者。聽從其便。

宣德二年十一月詔

各處監糧稅糧。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監糧稅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分。

救荒策會

卷五

二

論曰。以二年而蠲三年稅。此謂蠲新雖十之三。受恩普矣。舊逋不赦。惠良懲奸。並至矣哉。百世之師也。

正統四年三月詔

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令所在官司。附籍納糧當差。其有願回原籍復業者。免其根差二年。逃年拖欠稅糧等項。悉皆蠲免。

論曰。盡蠲舊逋。復免將來二年。故流亡者可招而還也。近來逃戶一歸田里。則拘係之。追其宿

負。此乃刑有罪者。懲一儆百之道。奈何招集流移。而以儆之者。誘之乎。

正統五年七月勅

勅諭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及收貯諸色物料。可以貨賣者。卽以時價對換穀粟。或易鈔羅買。隨土地所產。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務要堅實潔淨。不許揀和糠粃沙土等。并須照依當地時值。兩平變易。不許虧官。不許擾民。凡州縣正官。所積預備穀粟。須計民多寡。約量足煖備用。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羅買者。於本府官倉庫支糴。本府官庫不敷。其申戶部奏聞處置。

救荒策會

卷五

三

論曰。以庫藏雜物。收換食物。府縣乏本。申請于朝。淺淺二事。當時謀國輔臣。可謂知本矣。庸人惟知出粟儲金。豈知賣貨收粟。惟欲取外供內。豈肯發內補外。息盜賊。美風俗。皆胚于此。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惟西楊知之。

正統五年七月勅周忱

鎮常蘇松等府。潦水爲患。農不及耕。心爲惻焉。今遣員外郎王瑛往視。就資勅諭爾。爾卽躬自踏勘。凡各郡所淹沒。不得耕種之處。具實奏來處置。其被水之民。有艱難乏食者。悉於官倉儲糧給濟。仍戒飭郡縣官。善加存恤。毋令失所。比聞浙江湖州嘉興。皆被水患。今亦命爾一體整理。朝廷專以數郡養民之務委爾。爾宜夙夜用心。勤思慮。精區畫。以稱付託。

論曰。周忱之才。長於養民。故宣德以來。以江南

救荒策會

卷五

四

數郡財賦所出之區。專委而久任之。至是因嘉湖二郡被水災。兼令整理。恤民隱。善用人才如此。讀連年勅諭。孳孳惟以官糧給賑爲務。此西楊之相業。最平實而卓乎不可及者與。

天順元年正月詔

預備倉。有司常加脩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待豐年。仍將收貯在庫。贖罰。照依時價收糴。收支之際。並令掌印官員專理。不許作弊。軍民人等有願納粟殺者。照例收管見數奏聞。以憑旌

異。合于上司及風憲官。按臨點閱。但有侵欺盜用者。便行拏問。

天順八年正月詔

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官踏勘明白具奏。悉與除豁。各處民間納糧田地。水衝沙壅。不堪耕種。曾經奏告者。所在官司勘實。悉與分豁。

論曰。災傷除豁。謂徑除本年之稅糧也。沙水新壞田地。分豁者。糧額總數。不可零除。須授空閒田地。或新開成熟處所。分別以補之。而豁所壞

救荒策會

卷五

五

之田糧也。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詔。有因大水衝決。虛賦稅糧。許具告勘實除豁。亦以開墾成熟者補之。與此意同。

成化四年九月詔

今年災傷去處。人民鬬食。巡撫巡按等官。卽督所司。取勘賑濟。如本處闕糧。卽於隣近有糧去處。借撥。豐年抵斗還官。如隣近州縣。俱各闕乏。無可措置者。卽奏聞區處。不許坐視。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詔

陝西山西河南災傷軍民，全家逃往隣境南山漢中徽州商洛湖廣荆襄四川利順等處，趁食求活者，情實可憫。各該巡撫巡按三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許趕逐，務要善加撫恤，設法賑濟，安插得所。候麥熟，官爲應付口糧復業，免其根差三年。本處不許科擾及追逼私債。

論曰：賑濟流民，且給路費，皆坐耗朝廷食，不供一毫力役者也。然而明主計臣不敢惜者，知其既流之後，所費將有不止於此者也。崇禎間，廷

救荒策會

卷五

六

臣動議裁省，垣中有獻裁驛遞之說。策既行，流寇增熾，每年至費千萬，以圖撲之，未知所竟。嗚呼！驛遞猶朝廷之役夫也，視流民坐耗廩，根不侔矣。欲小省而大費，獻策者之心，思服孔真所謂務財用之小人哉。曾讀成化此詔，否乎。

弘治五年三月詔

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糧草束馬匹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捏作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徵，不與分豁者。巡撫巡

按官務要用心查勘，是實。悉免追徵。

論曰：有司誣未徵爲已徵者，免一時之罪，而貽百姓及後官以永久之患。此官之所不敢言。百姓雖言之亦無益者也。朝廷特爲之曲體勘實免稅，非至仁孰能當此者乎。

戶部議預備倉積穀數并勸懲稽考法

預備倉根係救荒至計，合昭州縣大小里分多寡，積糧難易斟酌舉行。其有司預備倉十里以下，積糧一萬五千石，二十里以下，積糧二萬石，三十里

救荒策會

卷五

七

以下，積糧二萬五千石，五十里以下，積糧三萬石，一百里以下，積糧五萬石，二百里以下，積糧七萬石，三百里以下，積糧九萬石，四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一萬石，五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三萬石，六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五萬石，七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七萬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如其數，斯爲稱職。過其數者，果有卓異政績，聽撫按具奏旌異，給與本等請命，過其數而多增一倍者，再有卓異政績，具奏旌擢，仍給本等誥勅，行移吏部，遇

缺不次擢用不及數者以十分爲率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是爲不職候九年考滿送吏部降用至於知府視所屬州縣以積糧多寡爲勸懲如所屬州縣倉糧俱如數者知府亦爲稱職州縣倉糧過其數而多增一倍兩倍者知府知州一體旌異旌擢不及數三分及六分以上者知府知州一體罰俸降用至於六年亦照此查算積糧多寡以憑黜陟其軍衛比之有司不同必須量減庶可責成三年之內每百戶所

救荒策會

卷五

八

各要積糧三百石數外有能積糧百石以上者軍政掌印指揮千百戶俱給羊酒花紅激勵不及三百石之數一體住俸以後年分不拘石數務要年年有積無積者比較責罰侵欺者叅奏拏問前項倉糧係有司者著落有司府縣正官整理係軍衛者著落都司衛所軍政掌印正官整理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管糧管屯等官往來提督時常稽考以後仍三年一次查盤弘治三年三月詔從其議論曰此時司計秉國者誰耶徒講積聚而不講

更換新陳之法必致化爲埃塵且查盤數缺必勒賠填官民之累俱無窮矣困天下之粟苦天下之官民使粟陰消耗于世間而百姓曾不得其用不亦左乎至于今日天下皆無復有預備倉實斯議蠱之也使楊文貞主持周文襄行事肯若是哉今存其計里積糧之數以備稽考

周忱濟農倉條約 宣德九年定

勸借則例 四條

救荒策會

卷五

九

一每歲秋成之際將商稅等項及盤點過庫藏布疋帛依時價收糶

一豐年米賤之時谷里中戶量與勸借一石上戶不拘石數願出折價者官收糶米上倉

一糧長糧頭收運人戶秋糧送納之外若有附餘加耗俱仰送倉

一糧里人等有犯違錯闢毆等項情輕者量其輕重罰米上倉

賑放則例 五條

一每歲青黃不接車水救禾之時人民飲食驗口

賑借秋成抵斗還官

一孤貧無倚之人保勘是實賑濟食用秋成還官
一人戶起運遠倉糧米中途遭風失盜及抵倉納
欠者驗數借納秋成抵斗還官

一開濬河道脩築圩畝人夫乏食者量支食用秋
成不還

一修葺倉廩打造白糧缸隻於積出附餘米內支
給買辦免科物料於民所支米數秋成不還

稽考則例二條

救荒策會

卷五

十

一府縣及該倉每年各置文卷一宗俱自當年九
月初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日止將一年舊
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明白結算立案附卷仍
將一年人戶原借該還糧米分豁已還未還總
數立案付與一年卷首以憑查收

一府縣各置賑經簿一扇循環簿一扇每月三十

日該倉具手本明白註銷

國朝補事三條

陳智雪富民罪以濟饑

宣德末永豐饑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爲官兵

所執布政陳智謂有從者衆不可擊令瘦死倡捐

俸爲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

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悉令詣官自告諭

之曰果若人言下吏竊訊爾尚能保家乎今若能

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

所活不可勝計

論曰誅首惡三十餘人足以示威矣饑民被驅

誘可救也富民被告其間豈無真與賊通者富

救荒策會

卷五

十一

民何利而與賊通求免害也官兵不足恃賊衆
脅之送銀送糧借舟借車從則免不從則死富
民之弱者誠有之以爲通賊比屋可誅也原其
情則可宥也因而使之出粟濟饑此之謂能權

遣行人旌出粟義民

宣德乙卯江西饑義民魯希恭及新淦鄭宗魯各

出粟二千石助賑濟吉水胡有初千五百石正統

五年吉安府諸縣民廬陵周怡周仁吉水益汝志

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

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佐陳儲倉賑濟。上特遣行人賁勅，旌爲義民。勞以羊酒，蠲雜徭，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後上賜焉。

論曰：陳建曰：據王抑菴集所作勅書樓記，當時人所以樂趨者，以一黃紙聖書之榮耳。以一黃紙易二千粟，遂可以活二千饑民，救荒良策，莫踰於此矣。成化以後，乃稍變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於鬻爵之失焉。噫，建斯言可謂知救荒策會。

卷五

十二

治體矣。旌義錫徕，以榮名鼓舞人也。非以名器假人也。非使之治人也。目前有救饑之利，而無後憂。若納粟入監，他年早者丞簿，高者別駕，出本市官，因官罔利，延目前之民生，而害日後之民，有此治術耶。

王竑活饑民賑流民

景泰二年，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都御史王竑多方救之，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奔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散以米。

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擇醫四十人，空庖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塚塋之，窮晝夜，竭精慮，有所委任，必竭誠戒諭，人人盡力，所活數百萬人。

論曰：本朝盛時，官之恤民，民之好義，豈晚近所能及哉。魯希恭等十四人，皆出江西，其好義甲于天下。其山川之清勁，抑風教名節，有古之遺也。特遣行人，朝家之鼓舞，不亦神乎。陳智王竑，皆有活人大功，永豐無蓄，淮徐多儲，故救荒策會。

卷五

十三

竑設誠而智行權，權亦誠也。智以奏報，免脅從，竑以不奏報，發倉儲，易地則皆然。今之人，獨患無是心耳。竑之厝畫，儼然富公，史載竑部民有患疾病者，許爲昇輿，輒愈，竑出，百姓爭昇之，世有靈神，百姓必奉以人道，竑人也。當其生，百姓早以明神事之矣。至誠之心，如神，活人多者，其身亦如神。

附元臣張光大編賑恤詔

元大德七年詔

比歲不登，賑饑乏，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者尚衆，今內郡曾經賑濟人戶，其大德七年差餐稅糧，盡行蠲免，饑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糧，被災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已財周給貧乏者，其實以聞，量加旌用。

論曰：張光大稱此法行，不惟貧民受惠，而富亦沾恩，然旌可也，用不可也，或就其間擇有行能者，試之以事，以觀其後乎。

救荒策會

卷五

十四

大德八年詔

平陽太原二路災重去處，一切差餐稅糧，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隆興延安兩路，免二年。上都大同懷孟衛輝彰德真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戶，亦免二年。大都保定河間路分連年水災，別行賑濟外，大德八年差餐稅糧，並行蠲免。江南佃戶承種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窮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比收成，佃戶不給，各主接濟，毋致失所，借過貸糧，豐年逐旋

歸田主，無以巧計多取租數，違者治罪。

論曰：元時凡遇水旱賑濟，必以散利薄徵爲首，深得周禮遺意。此唐宋所不能行者，而胡人能行之，良以其禮法簡畧，國費有限也。減私租，尤善。三代以降，貧民多佃種大戶之田，若朝廷但免官糧，惠止業戶，而佃戶不沾實益，惟此法一行，則貧富均沾，萬世所宜法也。然定減十二，又爲永例，則皆偏枯，如豐穰之年，不減亦可，至荒歲，每遇朝廷有所蠲免，當就所蠲之數，業主與佃戶同之。

救荒策會

卷五

十五

武宗至大改元詔

近年水旱相仍，闕食者衆，諸禁捕野物地面，大都周圍各禁五百里，其餘處所及山場河泊蘆場，並開禁一年，聽民采捕，諸僧道權勢之家，占據抽分去處，亦仰革罷。

論曰：古山澤之利，悉以與民，開禁一年，陋矣。革僧道權勢占據，此法殊當。

至大三年九月詔

今歲收成轉徙復業者有司用心存恤原拋事產依數給還在官一切逋欠並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野死遺骸官爲收拾於官地內埋瘞

論曰苛刻之吏稍遇豐收民間有復業者輒併追其舊逋以致民畏而不敢歸况更肯除稅三年乎胡元時紀綱雖頽而民生往往受其寬政不謂非夷狄一大善也故其失國壯過之日子孫眷屬毫無慘禍蓋仁民之報

十月詔

救荒集會

卷五

十六

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去處今歲被災人戶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論曰蠲稅宜蠲將來故受賜者均若蠲已往是獨惠奸民也善良早輸無可蠲矣所謂將來者亦正本年之稅如至大三年民間水旱夏秋已定起徵必自冬月使秋而下赦安得有已徵在官者乎今于十月降詔則已徵者間或有之蓋敷恩不早之故也然准下年數猶爲善補偏者

近世每將已徵者如數起解何良民之獨不幸耶

救荒集會

卷五

十七

救荒策會卷之六

荒政議者萬曆間周中丞孔教撫蘇時所頒行也。繼聞山西韓春元霖云。周公朝瑞宰金華時亦行此。殆一先頒之吳中。而一復行之金華。蓋其條款甚備。其文告甚繁。古今救荒之事。無弗載於此矣。徧觀古方者。此卷不過其類摘也。未徧觀古方者。則此卷乃其大通也。然提綱皆本於林希元。而其間損益。則亦因乎時地。希元嘉靖八年爲僉事。上荒政議言。其綱云。救荒有

救荒策會

卷六

一

一卷
荒政議總綱
救荒有六先。曰先示諭。先請蠲。先處費。先擇人。先編保甲。先查貧戶。有八宜。曰次貧之民宜賑。極貧之民宜賑。濟遠地之民宜賑。垂死之民宜賑。疾病之民宜救。藥罪繫之民宜哀矜。既死之民宜募瘞。務農之民宜貸種。有四權。曰獎尚義之人。緩四境之內。與聚貧之工。除入粟之罪。有五禁。曰禁侵欺。禁冠盜。禁抑價。禁溺女。禁宰牛。有三戒。曰戒後時。戒拘文。戒怠備。其綱有五。其目二十有六。
初一日六先
一曰先示諭。時值饑荒。民情洶洶。宜當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將散財。將發粟。將請蠲稅糧。將平糶粟米。吾民毋過憂。毋出境。毋棄父子。毋爲寇盜。則民志定矣。
二曰先請蠲。散財發粟。其恩有限。民好吏蠹。其弊無窮。惟蠲租一節。最爲公溥。唐學士李絳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爲今之計。來歲之

救荒策會

卷六

二

賦宜請蠲今歲之賦宜報緩或蠲存留或蠲起運在隨郡邑緩急而施之至於佃戶承種諸人田土宜做元制普減十分之二豐年炤舊庶乎蠲緩各得其宜貧富僉受其益矣然又有富豪乘人之急准折田地短少價值所當併禁

三曰先處費饑有三等小饑多取足於民中饑多取足於官大饑多取足於上取足於民如通融有無勸民轉貸之類是也取足於官如處糶本以賑糶處銀穀以賑濟是也取足於上如截上

救荒策會

卷六

三

供米借內庫錢乞贖罪乞鬻爵之類是也

四曰先擇人宋富弼青州賑濟除逐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官擇其廉能者用之徐寧孫賑濟饑民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或稅戶主管今宜精擇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別使廉能府佐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各就所屬選擇佐領佐領乏人選擇學職學職乏人選擇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務得有治行者俾充城市鄉村

分賑之任又擇民間有行義家資者爲耆正副佐之其吏書止供抄割而賑濟之事不與焉事完官書其殿最士旌其賢異民優其獎勞亦勸懲之大義也

五曰先編保甲弭盜安民其法於保甲之法然有在城行保甲而在鄉不行者有在鄉僅報保甲長而花戶不報者有僅報花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夫是法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難爲賑饑而設

救荒策會

卷六

四

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遇災賑正編行保甲之一機矣合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槩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東南西北四方如東方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方亦如之東方自北編起南方自東編起西方自南編起北方自西編起編至東北而合方不可易而序不可亂次將境內以城郭爲

中央餘外鄉村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其編保甲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鄰近數村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其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二三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者也其在鄉四方保正副又以在城保正副分方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是保甲者舊法也分

編保甲之民萃聚一處其查審易集其貧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解保羅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
六曰先查貧戶救荒之法凡以爲貧民下戶也官司非不欲一一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已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奇策正以貧戶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豫故耳合令被災各府州縣豫乘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戶
每甲分爲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的一面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主賑官不許指稱造冊科歛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乘便覆查此卽宋時蘇次叅澧州賑濟之法但彼猶臨時爲之不若先時查審貧富明民志定尤爲無弊
次二曰八宜
一曰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嚴民居儲穀于中

不限日時，零細糶與，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過二斗，如奸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當行徐寧孫立賞錢一百貫之法，斷罪追賞，不得姑息，則弊不期革而自革矣。有鄉村之糶，宜行見編保甲之法，間月而糶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鄉保，限次月某日，某方某保，排定日期，每隔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不論貧戶多寡，大約許糶三石，多或五石，其通水去處，則移舟就民間水次糶之，或有富人強奪貧人之

糶，照價出糶，而量增其船脚工食之費，皆賊法也。

二曰極貧之民，宜賑濟，賑濟之弊多端，抄割之時，里保乞覓，強悍者得之，良弱者不得，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吏胥里保之親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屢報屢勸，數往數來，賑濟未到手，而所費已居其半矣。今貧戶預定門壁大書，日久無爭，已屬平允。合於賑濟之前一月出示，如有遺者誤者，許令改正，即將門壁

改書，但一保之中，貧戶雖許更換，而銀數不許加增，官給花欄小票，戶各一張，由城而鄉，由保而甲，務下諸貧戶之手，仍出榜排定日期，分保支散。至期，保長帶領各甲貧戶正身，依序領賑繳票，每賑極貧約穀一石，次貧約穀五斗，其或不公，賞罰一如賑糶之法，語云：好要則詳，好詳則荒，此則暇豫公平，不勞而濟，而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無所用之矣。

三曰遠地之民，宜賑銀，往昔義倉社倉，散貯民間，

今皆輸之州縣。是古之粟藏於民。故及民也。易今之粟藏於官。故及民也難。近且難之。況于遠乎。移粟就民。則減竊伴和滋弊。檄民支粟。則脚費米價相當。故凡百里以外。地不產米。水不係沿流者。惟當以銀賑之。極貧約四錢。次貧約二錢。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支錢于穿錢繩索。係以錢鋪散者姓名。如有消折低偽。聽其赴官陳告。

四曰垂死之民宜賑粥。按漢獻帝作粥以飼饑民。救荒策會

卷六

九

後世多用之。賑糶則彼無糶本。賑濟則不能遍及。卽以米給之。彼亦艱於舉火。將有不得食而就斃者。惟食之以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活須臾之命。此賑粥所以不容緩也。大約米一升。每殮可食四人。男女異處。日每二殮。辰申二時。鳴鐘而入。入則分班坐地。令人傳粥食之。可無參差搶擠之患。自冬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春暮而止。若夏四月。則天氣炎熱。粥多酸餿。不可用矣。大率賑饑以粥。委可瞻危急之

民。但其弊不一。惟大饑之歲。仁明之長。度有餘財。方可行之。

論曰。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倘民饑方甚。奈何近復得一法。不拘粳米麥粳。磨粉爲蒸餅湯團之類。煑散粥法分給。甚便。

五曰疾病之民宜救藥。宋呂公著爲相。爲饘粥湯藥以救疾。趙抃知越州。爲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然恐醫少地廣。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窮民得藥。多不對病。須博選名醫。臨症裁

救荒策會

卷六

十

方。病人不能行者。醫人就而診視之。其患病新起。貧民官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約至一月止。庶可免于天札矣。

論曰。此條事種種難行。名醫豈可多得。臨症裁方。豈易易事。知脉者一州邑有幾人。安能遍就病人診視。不如按古成方。精製丸藥。一二十種。隨症領受。猶庶幾便而有益。

六曰罪繫之民宜哀矜。年荒疫癘。獄囚聚蒸。恐多橫死。軍徒追贓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

暫爲保放。或從輕決遣。絞斬重罪。有難保放者。必疎其枷杻。至於戶婚諸不急詞訟。當暫停止。庶不妨誤賑濟。而饑民之陰受其賜者多矣。

七曰既死之民。宜募瘞。合增修義塚。分別男女。仍修募瘞之令。凡死而無主者。在城保長。報主。賑官。在鄉保長。報分賑官。各召人瘞埋。埋畢。給銀五分。獄囚死而無主者。亦如之。城中偶見死者。給棺一具。

八曰務農之民。宜貸種。宋曾鞏知越州。歲饑。出粟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一

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查道知虢州。蝗災。給州麥四千斛。爲種于民。大抵宜於季春下種時貸之。仍令保甲監其下種。有冒領而食費者。必連坐追償。然則種何時而償乎。曰貸時防其濫可也。非責以必償也。此須酌民災之輕重。量官帑之盈縮。方可舉行。

次三曰四權

一曰獎尚義之人。大司徒保息萬民之政。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率民不可以勢驅。而可以義動。

是故民有出粟助賑。煮粥活人者。上也有富民巨賈。悉豐糴穀。還里平糶。循環行之。至熟方持本而歸者。次也。有借粟借種。借牛於鄉人。而豐年取償者。又其次也。凡此之民。皆屬尚義。于此權其輕重。或請給冠帶。或特給門匾。或給以賞帖。後犯杖罪。納帖准免。皆所以獎之而不負之。此在會典及累朝詔旨俱有之。有司所當亟行者也。

二曰緩四境之內。救災恤鄰。道也。若造爲閉糴之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二

令此間之米。不許出吾境。他境之米。亦不許入吾境。彼此環視。更無告糴之所。則饑民必起。而作亂。然通財之道。惟良有司能行之。官有積粟。仁洽于民。卽屢通有無。民可無怨。不然。本境之所收有限。鄰賈之所販無窮。于是民有怨者。有羣聚而譁者。有攘臂而揭竿者。如何則可。近有良有司已行者。量留商米十分之二。卽以元糴之價。糴之于民。民如財訓。官爲糴之。糴亦如元價。大率糴糴皆減時價三分之一。其餘八分。卽

時給炤放行聽其覓利鄰境稽遲有禁詐欺有禁越度有禁凶年行之豐年則止不病商民不病鄰國隨糴隨糶遠邇胥悅除經過地方不得重復留糶外其他產穀之鄉此策或皆可潤澤而行是故救災恤鄰以公天下者正也放入留二以綏四境者權也權而不離于正

三曰興聚貧之工凶年人民缺食雖官府量加賑濟安能飽其一家故凡城之當築池之當鑿水利之當修者召壯民爲之日授之直是於興役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三

之中寓賑民之惠一舉兩得之道也宋熙寧間河陽災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范仲淹知杭州吳中大饑吳民喜競渡好佛事乃縱民競渡召諸寺主諭以饑歲工賤令大興土木又新倉廩吏舍工技服力及貿易宴遊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合而觀之水利不可已之工也佛寺吏舍可已之工也二者均足以濟饑則胡安國所謂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董煟所謂以工役救荒者

具信矣或曰周禮荒政弛力居一築鄩新廩春秋非之與工役何居曰周禮所禁春秋所非者蓋使之而饑之也今則使之而食之也至于城池水利政莫大焉大禹盡力溝洫豈必三江五湖方有水利之可講哉

四曰除入粟之罪漢晁錯建言募天下入粟除罪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則正爲救荒設也合行令府州縣凡問革吏承以上不係犯賊情有可原犯罪軍徒以下不係極惡法有可宥者酌令入

救荒策會

卷六

十四

粟助賑且如問遣一軍未足以實行伍計其長解等費少可易粟百石多可易粟數百石以此賑饑不猶愈乎或曰在外衙門用強罰米穀五十石者問罪降用此議得無違例曰例之所禁爲擾民也今之所議爲救民也凶年而行豐年而止亦何悖焉

次四曰五禁

一曰禁侵欺官吏保甲人等品類不同銀一入目不免垂涎糧一到手不無染指情弊多端大

明律凡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糧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令嚴行禁諭凡侵盜賑濟錢糧者依盜倉庫律例行之然亦顧長吏何如誠能節用愛人清心寡慾而下猶敢侵欲無紀者未之有也

二曰禁寇盜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所謂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是也倘一槩姑息患不勝言如劉六趙璲撫於德州而飲馬於蘆溝吳十三閔廿四縱於鄆陽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五

而稱兵於安慶宋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開糶者配新旨抑價遏糶者以違制論而聚衆搶奪者卽梟示首惡正法蓋古今恤饑民不宥亂民類如此然凶年之盜稍與豐年不同周禮荒政旣曰除盜賊又曰緩刑故長民者每有法外之仁焉古有鎖項號令地頭來年始放者有斷一足筋傳都示衆者有以死囚代盜沉江聳動遠邇者皆死中求活之意

三曰禁抑價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上戶必閉糶矣上戶非真閉糶也遠商一至牙僧爲之指引則陰糶與之以故遠商可糶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小民反害之也故不如不抑然前所云八分放行二分平糶不幾于抑價乎曰米產吾境荒歲與隣共之不節其流則易竭故平糶其十二以安吾邇人非槩抑之也

救荒策會

卷六

十六

四曰禁溺女今俗有可異者平時生男則舉生女則殺之以故民間少女多寡夫豐年猶爾况凶年乎准律故殺子孫徒一年合嚴行郡邑以法律示保甲人等仍錄條粉壁曉諭且懸賞格銀三兩誘人告官賞銀以犯人及兩鄰保甲長財充客戶則及其地主若實貧甚不能舉女者取保甲兩鄰結狀日給米一升三月而止若見育三女以上者每年終取結給穀二石以旌之至於收養遺棄小兒者亦給米男日一升女日二升六月而止米每月一給男女三月送官一驗

庶乎男女無夭折矣。

五曰禁宰牛。凶年人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之用。不知耕牛一鬻，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何望？查得問刑條例，私宰耕牛者，發附近衛所充軍。弘治十二年，奏准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合申明禁例，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要賣牛易穀，聽令本保甲富民收買，仍令牛主收養。卽以本牛種田。炤鄉例，與富民分收。待豐年，或富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七

民販牛，或牛主取贖，聽從其便。如此，則牛可不殺。春耕有賴，而貧富各得其所矣。

次五曰三戒

一曰戒後時。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宋令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聽訴。今例夏災不過五月，秋災不過七月，合而觀之，可以見報災之不可緩矣。唐莊宗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不許。及趙在禮亂，始出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

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宋蘇軾言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合而觀之，可以見給賑之不可緩矣。合行令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糧，務要及時，倘失誤饑民，必罰無赦。則人人知警，民庶其有濟乎。

救荒策會

卷六

十八

二曰戒拘文。宋程顥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聞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此便宜處事，不爲文法所拘者也。嘗見郡邑賑濟，動以文法爲拘，文未下，則不敢行文。一行，則不敢拂。合行司道府州縣等官，凡事便於民，而文有允駁，文裁於上，而事有妨碍者，並聽便宜處置。先發後聞，如奉文賑糶矣，或宜賑濟，或宜賑貸，奉文賑銀矣，或宜賑米，或宜賑粥，奉文一賑矣，或宜二賑，或宜三賑，如此之類，惟以救民爲主，不爲文法所拘，致誤饑民。

三曰戒怠備。保甲既立，宜寓之兵，每保有正副各

一人正以年德者爲之令其表正鄉閭副以有謀勇者爲之令其練習鄉兵每甲十人擇年力精壯者一人爲兵專習武藝免其直夜等差每月在城保副傳在鄉保副在鄉保副領各甲鄉兵赴城比試操練之責府縣衛所分任之而申其賞罰官軍民快有俸糧者賞罰並行保甲鄉民無工食者有賞無罰荒年之賞惟以倉穀府月賞約以二十餘石縣月賞約以十餘石計一年所費無多此亦救荒之急務也

救荒策會

卷六

十九

荒策會卷之七

此卷皆嘉善所行之事或稟於官或行於家或共行於同志亦有議而未及行者力不從心如揆見本論之類其庚午散糧式及以後歷年本家平糶諸事具外書鄉邦利弊考中此不載也以其爲一區一時之事瑣細未足述至庚辰辛巳二年通邑平糶諸款非不盡心酌議及其行之不能無害蓋官有蓄而減價出之謂之平糶小民既沾惠而富豪米價自然不能不平所以盡善今官既無蓄而勸之於各大戶雖曰勸之勸而不聽必勉強之終有抑價之意焉富人營脫奸人乘機諸弊叢生不爲良法既不足法斯不足錄矣外書姑以備考策會主於便行故亦存之彼而去之此此所存者或理當可以通行或意美可以推行或事雖近陋可以不得已而姑行

救荒策會

卷七

煮粥散糧辨

崇禎庚午著

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

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爲多。餓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菜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歛。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誠有道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豆麥。秋望禾稻。乘其未登。爲之接濟。否則月餘。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待爲富濟之始。何時爲饑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大

救荒策會

卷七

二

荒之歲。極貧之民。平糶則無錢。賑貸則無償。二者皆未足以濟。濟之惟有散糧煮粥耳。統計二事。亦各有得失焉。煮粥無破冒之虞。難得收場。散治。散糧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大約上官撫循千里。則煮粥最善。八條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饑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糧。則貧富難知。貧之中。極次又難辨。故煮粥勝於散糧。鄉紳善士與隣黨習熟。則散糧較穩。各畫方隅。稽核貧戶。按冊呼給。簡淨易行。若煮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

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迫十天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食者益衆。十日之糧。或一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歇。又不可。則如矜肘之態何。故散糧勝於煮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畧四語。則曰。小荒先散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道會期而煮粥。鄉人畫地而散糧。

共塚記

崇禎壬申。邑之仁賢。共舉同善會。李夏。曹太史。裴

救荒策會

卷七

三

雪。適過城下。見遺骨布地。恰惻傷懷。欲于會中措少貲。買地掩之。余聞而感其意。且痛死者之無罪。而長棄草間。漸將爲蟲犬盡也。亟召工謀之。則曰。郭南漏澤園。隙地尚多。數十年未能滿。特移重須人力耳。問工費幾何。索十三四金。余念會中剩錢少。不足以給。許自捐貲。遣二僮與偕。環視城四圍。爲棺二百有二。無棺而新暴者五。枯骨零亂。不可數也。于是分別爲計。棺無蓋者補之。新屍未腐者。藁卷之。枯骨蒲裹之。先于園掘一大坎。方四丈。深

五尺割其底令極平分舟載往次第行列坎中封以厚土崇二尺四隅各樹小石碑鐫曰壬申共塚而園中累年暴棺復五十三具皆無親戚子姓爲隣里所棄者也暴骨四十具大都獄中所棄罪人然已矣亦堪憤矣令如前法用蒲裹束之別爲一坎埋之事竣計凡趨役者十三人爲期者十四日爲錢者萬焉題一絕曰晚渡城阜不忍看啾啾鬼哭月輪殘聊埋白骨如干口適滿何曾一日餐吾儕第日省縮於服器宴會之間人人可隨遇而行救荒策會

卷七

四

志也時維季夏與月令掩骼稍違厥候痛其摧殘有年業已動懷不忍復奄數月寧違時而遂掩之心也非法也歲歲有心自可如法

粥擔述 崇禎辛巳

我禾饑若西亢甚流丐入善邑者衆沿途求食而坊曲之民去丐無幾莫應其求死者無數初議設粥廠以濟而慮私儲有限饑民四集散遣無方將釀後憂進退躊躇有心無策適見有擔粥以施於市者一再施而止聞學錢公因倣行之吾家遂踵

行之其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分挑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約每擔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一餐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數日或旬日更有仁人繼之諸命又可暫延無設廠聚人之弊有施粥活人之實既可特行時止抑且無功無名量力而爲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

論曰沈少叅正宗曰擔粥之法止可待流亡之出其途者若救土著之饑煮粥叢弊不如分地

救荒策會

卷七

五

挨戶給以粥米善哉斯言蓋少叅親見姑蘇煮粥之害因粥殺人因粥釀疫故深著其爲下策如此我嘉善之所以可行粥擔者因平日有同善會四季之賑饑年有賑貧戶散糧之舉故于極荒之歲特設粥擔以待流移若反舍土著則倒行甚矣卽徑以粥擔待土著亦下之下者行惠者不可以不知

埋骨述

既行粥擔爲未死者救矣復捐貲設法爲死者謀

每月推一好義之家約諭城坊作令預備藁薦蒲包草繩等件日察街衢河港遇有死者卽與包殮束縛挾聚一處或兩日或三日委的當家僕逐一點驗坎埋附近義塚埋畢每具立給藁索價銀三分收埋工食銀如之炎月量增浮屍穢爛倍犒使死者免爲鳥犬殘食生人卷其休惕不至冒憐而安且使坊曲清夷河港澄潔穢惡之氣不得浸淫沾染於民生食用之間以遺疫癘扎瘥之本安死而生與焉安人而已與焉諸件作貧人日沾微

救荒策會

卷七

六

利又得以餬口寧家自春半至夏中凡埋過五百五十具嗟乎不能延其生而徒瘞其死使富青州韓稚圭見之猶有餘痛豈足述哉然而隨人自盡則此法故可與檐粥良規相須並濟者也

收棄兒法

首卷載劉葵葉兒事甚有思慮然此事欺詐至多兼伏至慘更宜周防凡收養之家有二一是巨室慈心者一是小戶無子者古今收養之法亦有二一曰年豐還父母一曰誼絕不歸宗今詳酌之小

民收養棄兒爲無子也若仍還父母彼僅足餬口之家何苦有此閑人是明禁之收矣若止憑大戶所收幾何且有等奸民故將小兒冬月剝衣導之叫號投門求養衣纔蔽體修復領去若明寄云爾辛巳頗已見之如此類核之近苛徇之傷惠而且長奸宋時所以有不許歸宗之律也民家得以爲嗣則心革卽巨室撫養成立隨才役使儕於僮僕則奸民暫寄之詐亦不敢逞而真貧兒始出矣彼仁慈之家勿而肯收育之必非長而虐使之者也

救荒策會

卷七

七

但旣禁歸宗則父母且不敢問隣右誰能代稽于是或有殘賊如已冬禾郡賣餅家之事假名收養屠而食之萬心痛絕念及此則不復歸宗之說又窮二者之間幾無術矣再考葉夢得爲許昌廣饑榜諭收養小兒按名置籍申明律令貧者日給米一升朔望抱至官舍看視所活四千兒其法較劉葵尤曲盡者在申律令置名籍二端蓋歸宗之禁定則寄養之說謀自息朔望按名籍籍則意外兒殘自無敢萌庶幾無術中之良術乎今律有三

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餘別無明文司一方之命者或值阻饑可以隨時制宜設保嬰之法。

建丐房議

荒年貧民多死於饑不知其更死於寒也晝游夜蹲腹虛而體冰積寒中骨時方嚴凝猶未蒸動耳及春溫內寒陡發寒溫相搏數日輒斃觀我邑流丐去冬約五六百人自二月至五月掩埋亦踰五百遲速微異無竟免者傷哉春來但覺瘡死無虛暇而未悟諸乞致病全縣舊冬之積受寒威也聖

救荒策會

卷七

八

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煖活之用實與粒食並重今邑四門之外賢紳業有捐造丐房者使嚴寒之宵得少棲宿亦正與賑粥療饑之事適爾相成蓋以餓致死其事暴見者猶哀之以凍致死其事漸人往往習而忘之即諸乞未必自知之也體仁者先體乞人先覺者宜覺及於乞人之所不覺

省羈舖議

諸荒政或可使人分任惟罔圍出入民牧獨操一輕重其視多少其數而民命係焉監犯重囚未敢

輕議舖犯皆輕罪且或無罪而株連者也官府每視入舖爲無妨姑繫之豈知饑年之舖其苦甚於豐歲之監貧人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匍匐相餉乎故一入輒死姑就吾邑辛巳偶見偶聞者推之如一縣五日瘞一命全浙七十六州縣日損十五人矣一月便死四百五十人且疫作時有一縣日死四三人者何其慘哉大仁人居兩臺掌握數千里以至誠感動各賢牧月可活千百人大抵凶年貧民逋負者衆

救荒策會

卷七

九

告追者亦衆不過米以斗石計錢以貫計耳稍需歲登有何大損於富室但得此項免舖即可省舖犯十之七八牧宰應自知之衙廳有求相體者以道感之以言諭之以法禁之

救饑本論

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其標者有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有必治其本而後可達於標者以饑民論之豐年一二羈民偶來行乞殘羹剩粒誰其吝之屬厭之餘不啻含哺而嬉之適

也。小惠而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朝廷業已蠲租。小民猶窘旦夕。轉徙流離。而其時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文忠之安泊勸誘。原子英之設法安插。丁清惠之捐貲賑濟。但度一時之厄。卽開永世之生。俄而麥熟禾登。向之死生莫必者。今且室家無恙也。所謂治其標而本治不外是者。此又其一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始起於天災之流行。而其繼成於人事之失策。庚辰歲。梅雨數

救荒策會

卷七

十

旬。西吳一路田禾盡淹。而催科維亟。流離之禍自此起。於時識者之言曰。歲實無收。倘公家能行寬卹。則小民猶將忍死旦夕。以需麥莖之登。蠶桑之熟。未忍流離也。但得小民室廬婦子無恙。今歲雖荒。明秋可熟。國家亦何靳數縣一歲之糧。而不爲無窮計耶。今雖勉支國賦。而戶口盡亡。且蝗蝻遺孽。又得數十萬項。汙萊以滋。殍之嗟乎。偶歎者天之運。而一荒再荒者。人事實使之然也。暨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佑災。餓殍以。西。茗溪以。壯。并未

嘗有翻耕播種之勞焉。然而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拙。本戶旣逃。則取償於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於鄉隣。其貧者業以逋負而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而入罪。於是小民敲骨無支。始不得不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盡死扶生。亦旣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新月盛。此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反而亟商本治者也。本治奈何。曰。卽關以爲斯民

救荒策會

卷七

十一

請蠲賦而已。然而非一人之事。亦非下吏之爲也。必浙直撫按同心入告。先自劾違旨。陳論罪無所逭。然後舉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亡之慘。繪圖陳說。曲達於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藁。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事理既明。忠悃復摯。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深謀而不蒙曲鑒者乎。矧其間利害。政復非小。夫江南者。國家之外府庫也。始也因災傷而虧賦額。繼也因徵賦而致流亡。流亡旣多。田畝愈荒。國賦益無從辦。自

非 大聖人與民更始。舉宿逋蕩然。掃除并新。徵量與裁減。且專重農桑。一以墾田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悉心安集。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焉得再耕。闕賦何以如期。餓源何自而永杜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之民在。聖世固爲至算。而況事機所在。更有不止於保災黎。裕賦額而已者。流民死者已衆。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胡各路。白晝行劫。肅聚成羣。可不寒心。

救荒策會

卷七

十二

卽今充豫荆雍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庶幾稍安。而民膏已竭。吏怒方深。至於重災之所。往往追呼更嚴。不盡驅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謀善後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止因撫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彼得至今十餘年。糜金錢無算。殺官民無算。早知今日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日者。稍行寬卹。猶爲得算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及其既終于戈取之而不足者也。成化正德之季。流民亦

嘗橫決矣。賴王原諸公處分以安。設當時無二公。流氛早已乘於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散。亦何至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往事不諫。來者可追。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爲朝廷。韓旋消弭。則我浙直之敗壞決裂。又豈在充豫荆雍之後也。吁。是尚忍言哉。揆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黎。仰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見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其流亡之源。當闢其

救荒策會

卷七

十三

衣食之路。既以救目前之奇慘。卽以消意外之殷憂。此區區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戎不庸于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于本朝。治亂之効。較若蒼素。假今日而有採愚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

論曰。煮粥者。救荒之下策也。埋瘞者。仁人所偶行也。今粥廠不敢設。變爲粥擔。道殣相望。樁不能給。變爲草蓐。民生彌困。死彌繁。而養送之者。

彌出於無可奈何。蓋有慷慨矣。然粥糟設則死期稍緩。水陸之臭腐時除。則生者飲食安而疫癘以輕。相須而濟亦聊以救天人之憾也。予既入都。令按兒經理其事。見其所述粥槽埋骨二法。與收養棄兒法。頗皆委曲詳盡。而丐房鵲鋪二議。則須繁之衆力。啓之當事。將有待而舉焉。其本論一篇。直以書生爲國謀。頗見稱於長者。因併附策會之末。俟救荒者採焉。

崇禎壬午十月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識

救荒策會

卷七

十四

救荒策會七卷

浙江巡撫
孫運本

明陳龍正撰。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福王召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事述具明史。本傳宋董煟輯古今救荒活民書三卷。元張光大續之。明朱熊復加補綴。龍正是編。則合三家之言。刪其繁複。而附以崇禎庚辰辛巳嘉善救荒之事。其斥朱熊之書。陳詭異之事。持論頗正。然大旨不出董煟書也。龍正喜談經世之術。此亦其一。崇禎末嘗建議開墾畿輔河南山東荒田。以省轉運。史謂是時中原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守常理而已。則其所言亦僅紙上之談矣。

古今鹽畧九卷補九卷

〔明〕汪砢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鹽畧九卷鹽畧補九卷》提要

古今鹽畧叙

鹽肇夏商以貢非以利迨周與民
管仲興鹽筴始立法漢武時桑孔之徒為置鹽官立
權禁然利止西北未遍東南唐第五時劉晏講明詳
盡而天下之賦鹽居其半猶官鬻也至宋雍熙令商
輸勇粟塞下給以鹽瑞拱中令商輸粟京師給以鹽
鹽之聞中本於求要其所中可以折糧草贖邊兵可
以充金幣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艱涉水陸之
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失食誠為濟
邊足用之良法歟我朝仍之千各若產鹽地設轉

運司六提舉司七鹽課各有之額行鹽各有地方每
引以二百觔為袋帶耗五觔凡遇關中鹽糧量所在
米價貴賤及程途遠近定立則例召商中納每歲收
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
股鹽近因邊儲告急增直召商不依資格人到即與
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與常股遂少商賈待日久而
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採今日之獎足今日之用莫若
行漢人官給牢盆之說任民自煮又行宋人轉般之
法回船便帶便年存積歲轉般鹽如山積遇有
急用即召商于所用處或上憑勢或輸金帛付以凡

照給以見鹽比之舊法當得倍息焉迺余故職鹽也
 山東古齊地決之乎大國之風哉胡徒托諸空言無
 能見之實事則以視事未三月遽連遭閔以不得少
 參末議固於讀禮餘日掇拾鹽釐大略以立改必先
 法古宜民務在準今正須有典而有則然後不愆而
 不忘第余年來蕭然松石間所謂惟有水晶鹽亦常
 空其盤中而已資力奚藉何絲盡搜石盡乎姑俟聞
 見少擴再為九府續貂云
 皇明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文林郎汪碩玉謹識



九府



供用 職掌 會計 政令 利弊 法律 徵昇 雜改



黃鹽安而城北洞中有色如燕著華者
 五色鹽出安邑國中見異物彙苑
 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精謂之王華鹽
 盧毓冀州論河渠有大鹽窟咽博徒論江陽之鹽
 唐會要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中生鹽色紅白
 而味甘狀如方印
 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六
 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徙監古聲呂宿曰沈沙煮海謂
 之鹽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
 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

取夕復終無減損惟水暴雨澍其漑奔決則鹽池用
耗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涸鹽故謂之鹽水亦謂竭水
山海經所云鹽販之澤也

洛陽記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
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唐鹽州立原有烏池白池九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
池西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
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成州有井一
北戶錄恩州有鹽場出紅藍色如絳雪驗之即蘇實
時染成差可愛也

鹽池自然生鹽多少隨月增減

九域志叙州金川廟鹽井神也晉太初神姓王井主
梅澤梅本夷人見石上有泉飲之鹹遂鑿石百尺煎
之成鹽梅死廟祀之

抱朴子作赤鹽法用寒鹽一飴而泥一飴內鐵器中
以火燒之消而成赤鹽

博物志北胡青鹽但以味色浮雜為不同耳
續博物志秦法煮鹽成團為顆質則以顆計之
通典云九原歲貢印成鹽五原貢鹽山四十顆
南史大同中外國有獻鳴鹽枕者

高昌國白鹽如玉為枕入貢

月支恒水下有真藍色正白如水精梁天監中天竺
王屈多遣長史竺羅以之獻方物云

沈約宋書曰虜至彭城與張揚語送白鹽赤鹽
杰公辨高昌國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

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冰以穗索煮之可驗
玄中記崑崙山仇池有石鹽石又湯口域有石鹽以
為鹽水竭鹽成
鄴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
經牛馬皆有鹽卧高而陽難阻

每歲以一車輸王國王

西域記西海南有青鹽紫鹽池鹽方寸半食味甚美
蘇地記蘇有皮丘坑氏煮坑水為藍色如白石

劉公幹魯都賦云內有鹽池東西長七十里南北
里鹽生水內暮取復朝生

三秦記蒲坂出鹽池朝取暮生民爭市之奉絹一疋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為
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
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
水經注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南

上山以北慈鹽坑相承修者不輟

水經注龍城故姜賴之靈明之大國也蒲海溢覆

其國地廣十里皆為鹽而劉堅行人所運舊產皆布

魏卧之振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

水經注河東鹽池之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

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

郭璞鹽池賦叙吳郡緣海濱有鹽田相望皆赤面

吳民煮以為鹽

過異記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中產鹽引水沃

之則自成號曰鹽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告何以

嚮之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

鹽韓獻子對曰不可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

民驕遠近實公室乃貧公說從之

呂氏春秋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大夏西澤名

貨殖傳犍項用鹽起師古曰犍項善之窮士也鹽

鹽池也於鹽故曰鹽鹽監音古

宣帝紀云常因於蓬句鹵中注云蓬香聲句音灼今

在樅陽縣鹵者鹹池也蓬句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

其鄉人名為鹵中帝微時為人所困辱也

蔡邕從朔方報年月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

以而惟青紫鹽也又中郎以江南有勝雪白鹽

續漢書天竺國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國有諸省石

窰胡椒薑黑鹽黃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畔乃絕又後漢天竺國有渠置鹽一名身毒國

南州異物志天竺有水其名恒源一號新陶水特甘

香下有鹽水萬國畢仰又云竺國白鹽狀如石英

吳時外國傳天竺國有石鹽白如水精大者破用之

又云海州有灣內常出自然白鹽峰如細石子

古今縣畧馬一

生息



古史黃帝時宿沙氏號濱老黃海為鹽利民用魯連

子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濱沙雖十宿不能得也

按宗志宿沙衛在蘇地蘇若海濱故多魚鹽之利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注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

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注展渠齊地

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左傳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闕來聘享有昌歜白黑

形鹽辭曰國君文定昭也武可畏也則有脩物之嚮

鄭公度云渠湖池桃花藍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

掖西北隋開皇中常進焉一云十五以前鹽廿月半

以後鹽著也

酉陽雜俎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米鹽月滿

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消

白鹽岸有鹽如水晶名居王鹽

荊州記胸腿縣北岸有陽溪內有鹽井百二十所

巴峽一川悉資此鹽周於煮又海鹽水自凝生撒子

鹽詢認今之燕州府萬流驛

水徑注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

若海鹽池鹽之易煮也

陳藏器云鹽楚子葉如榛生吳蜀山谷子秋熟為穗

粒如小豆上有鹽似雪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

蜀人謂之酸桶

鹽酸子肇慶志陽江山林俱有高四五尺葉如苦楝

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即枯死味酸如醋醋日暴能

出白鹽因名

四川志長寧治此清井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

鹽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大寧治北寶原山水出山半石穴相傳有袁氏逐白

鹿至此入洞乃知水鹹報官煮之開井曰白鹿

大寧之井鹹泉出於山實有如飛瀑民間分而有之

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產黑鹽為鹽井阿陋井定遠縣

產黑鹽為異井狼井麗江軍民府產鹽雪鹽山有

井鎮沅府產藤鹽有六井又出金銅鹽劍川州生馬

蹄鹽

滇中威州遠境內莫蒙寨有河水汲而澆於炭火之

上煉之則成細鹽凡交易無秤斗以小篋羅計多寡

量之

粵中之海陽潮陽有荔枝鹽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

襄河記草鹽者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生紫菱

四邊青泥十一月中池左右十餘里草上如霜猶日不釋嘗之乃鹽味世謂之鹽花山

沙洲記自大嶺北乙沸界屈海西南三百里有

鹽從湖半寸形似石味甚甜美無忝河東也

益州記越萬莫鹽先燒炭以鹽井水浸炭刮取鹽又

云越萬汶山有鹽石先以水漬既而煮之取鹽

華陽國志越萬莫有鹽池積薪以池水灌而後焚

之成鹽

杜甫鹽井詩南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

煮鹽烟作川汲井歲積出車日連自公斗三百

轉致斛六千居子慎上足小人若喧闐我何良嘆嗟

物理固自然

綿州青池鹽其鹽正方廣半可其狀疎似石人耕池

旁地取池沃種之歲月久即生此鹽

又云臨邛有二井一是火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以

火井煮之斛水得鹽四五斗若非火井煮之不過一

斗矣

蜀郡志中有鹽井深數丈汲水煮之一斛水得二斗
鹽又印江有卓王孫井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義熙
十五年治井也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集上具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漲
則鹽池迤邐還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曰
五行水取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
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違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閘便
東坡志林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清井富
順鹽亦久矣惟印州蒲江縣井乃梓符中民王薦所
開利入至季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用筒井用團必

鑿如鹽大溪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北壯相銜為井
以隔橫入深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
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自
呼吸而疎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
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講此法惟蜀中鐵冶
用之大累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
也

房惟小品云蜀鹽出於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
井鑿之五六十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鹹鑿是艱入
甚深汲甚若有鉄鉏滑利筒竹筒等制鐵悉俱係非

廣志鹽多產於海濱海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朔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石子

陽江志鹽有二種流沙曝日而成名爲生鹽熬火成者名爲熟鹽而生鹽另一種白如霜雪名爲鹽花又名望斗鹽古所謂水晶鹽也但味力稍薄大咸廣不如浙不如淮不如長蘆行鹽之地陽江陽春行復思鹽其餘州縣行鹽掣於省城熟鹽出而鄉生鹽出大星

宋時奉天鹵地生水栢以灰一斛得鹽十二觔利倍

酃國語采灰一斗北鹽一觔論罪出廣西道誌涼州異物志有戎鹽讚云鹽山二岳兩色爲質赤者

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鑊之爲物作獸辟鬼佩之爲吉

寧夏近涼地鹽井所出亦謂之紅鹽道家名擇鹽道書又有紫鹽今寧夏甘肅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一顆大者重三四觔其色紅瑩軍中以和食飲洵完編沈括夢溪筆談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

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類鹽解州鹽澤及晉絳路澤所出京畿南京西陝西河東襄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筆談解州鹽澤方有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滴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但俗謂之蚩尤血惟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其比有堯梢音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滴之

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無鹹乃濁水入滴中則冰凝鹵

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云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數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而不過席張鋪比不過鳴條從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滴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

解州安邑鹽池廣數畝中有大渠作畦種鹽于渠旁畦下結鹽爲底厚數尺每日暮引渠水平渠次日味

奧前即有大風起于池上謂之南風天欲明風止畦水皆成矣去池數步即無風但聞其聲渠水之源曰涌金泉出夏縣界有至咸山旁谷中來此水能敗池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醴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巴潤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於鹽可琢以成器

華夷風土志瓜哇國青鹽不假煎煮日晒而成

宋史咸平中解州東池水自成鹽僅半池潔白成塊晶瑩異常制置使陳克叟獻四千七百觔太陰玄精出解州鹽澤大澗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色綠而瑩微燒過則潔白如霜雪一云本鹽根也往往池邊近水取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形狀如龜甲黑者不佳黃白

西番火州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火州即古車師國女直地在開元即今之上京鹽生木枝上亦有鹽井瀧涯勝覽忽魯謨斯國有大山四面出四樣之物一四角者欲用則搗碎為末而食面出紅土如硃一面出白土如粉一面出黃土如姜黃各有所用俱著

明淨者為上

女鹽池在解州西北味小苦不及大池

紅鹽池在山丹衛產鹽紅色

水南翰記環慶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明瑩即所謂水晶鹽也

偶得珍珠云仇池在隴石地方百頃四面斗絕高平

地萬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山上豐水泉噴土為鹽尤為異事

元氏掖庭記鹽有水晶鹽蒼霜鹽五色鹽

元劉郁而使記過滯埽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

人奇管他處人販賣云

象胥錄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民需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鑿為鹽磑硃匙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

哈烈去嘉峪關萬三十里產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為器沃以水和肉食

嶺南國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為鹽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接酒亦自不餒

太白詩客列但知苗一醉鹽中惟有水晶鹽

卜刺哇國自錫蘭山二十一晝夜至其地廣斥鹵有

鹽池但技樹枝良久撈起疑白鹽其上
大明一統志丹驪羨有鹹土煮以為鹽齊牛食之甚肥

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為醬非官家親族不得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蜺蜺子即此

會典永樂三年東南茂滿刺加國其王率妻子來朝貢方物內有番鹽又西戎土魯番諸處貢物有梧桐鹹洮岷等處舊僧貢物有青鹽

松蘿隨筆龜茲有綠鹽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金鈎攷北征錄云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餒色皆變步

作氣息食不下咽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

漂也次大甘泉有鹽海子出鹽色白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

延綏鎮鹽定邊池生碎金馬湖峪煎熬套虜又有長鹽池產藍色青墨典藍官紅鹽池產藍色淺紅套西又有西紅鹽狗池產鹽微腥其鹽根多山形中擬器

物
陝西通誌葭州北八十里地出鹽泥名鹽溝東距黃

河西抵沙漠為州北要區陝西山丹衛北五百里池產紅鹽又居延澤倚亦有池產白鹽

留青曰北廣東皆黑鹽貴州鎮遠民以炭灰為鹽

見只編小陝食鹽皆用河東池鹽其鹽以鹽池兩後一日遇東南風則鹽不可勝食矣茅海鹽用火煎成

為力難池鹽以風凝結為力易然池鹽易壞故舊注云池鹽為鹽，鹽之易壞者池鹽狀如水晶彼中趨

盆皆鑄以鐵度易碎耳鹽池志以舜南風解慍為鹽池而作亦所謂想當然耳

仁和縣圖經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

自地中湧起消通遠光瑩者名霜花亦名劍脊消藥中用為玄明粉索雪之屬

琉璃寶職方外記海水本皆鹽味然亦有不假煎熬自凝為鹽塊者近忽魯謨斯處有山五色相間土人

鑿石鑽罷貯食物自生鹹味也
推蓬齋語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井山

池木名種類匪一井則劍南西川凡八百二十里隴西、河縣澤縣淇南俱有鹽井山則永康軍之崖沈

拓華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又安邑廣長俱數十里昔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

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有二大池
一小池東平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典木則皆
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上滄泥蘇祿彭鄒還羅亦有
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即出名鹽湯口域有石鹽以
為鹽水謂鹽成甘水有石鹽

今江干近海人稱沙鹵之地曰沙房庫東方鹹地鹵
西方鹹地史記東方食鹽房西方食鹽鹵故說文曰
東方謂之房西方謂之鹵又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釋
名地不生物曰鹵故沙鹵謂之確薄之地今亦通稱
鹵也

西漢叢語元豐初盧東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
法東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
錢清場等水勢稍洪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
楊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注海而東為越州餘姚
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
又東南為溫州雙越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為官數
益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
鳴鶴西南及楊村則刮鹽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
七鹽官楊村用鉄盤故藍色青白而鹽官藍色或少
黑由曉灰故也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鹽塗以石灰

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鉄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
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鹽
而藍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耳故後來法雖小變公
私所便大抵不易舊法且水性以潤下為鹹其勢不
曲折終不可成鹽安邑鹽池以潤河曲折故因終南
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陰等州為海水限與
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惟限與多處則鹽多故
二湖產鹽北甚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升五
錢比淮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逼海潤下之勢既如
此故可作而為鹹不必曲折也

又云淋下滴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
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滴盡在所去者皆
他水或以甑簾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
未曉孔融論云弊算不能收鹽池之滴即此事也鍊
化術云飲食過後以飯簾竹數條炙之著其中則汁
便淡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滴擇蓮子重
者用之滴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
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滴更薄即
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鷄子桃仁試之

鹽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鹽邑圖經云凡煮鹽俗曰趁海一則謂趁潮可灑一
則謂趁天晴可也趁海先佃海場一丁其橫九方
長倍之闊潭貯潮鑿溝渠騰為界分場為上中下三
節近海為下場以潮水時浸不易棄日晒也其中為
中場以潮至即退夏秋皆恒受日易成鹽也遠於海
為上場潮小至所不及必擔水灑灌方可晒也
凡潮汛上半月以十三日為起水至十八日上下半
月以二十七日為起水初二日止潮各以此六日大
潮故當潮大三場皆浸自初二十八日已後潮勢日

減先晒上場次晒中場最後下場故上中每月得晒
二場或僅得其一也

凡晒鹽俗曰曬反言其土之細如灰也侵曉先合力
用削刀削反使鬆隨以碌砵碌碎更用篠竿撓使極
細極平方據潭中海水以木瓢澆灌如雨使之勻透
曉至哺時仍以削刀收邊用枝推夾灰成一長埂以
防夜雨明早仍用翻扒推埂使耳更用碌砵碎之篠
竿澆水夾板堆聚如前盛夏二或三曰秋冬四曰曉
方足冬則西北風九勝日曉也
先此周築土圍如櫃長八九尺闊五六尺高二尺深

三尺石田溜，僑即開一井深八尺溜底用短木數
段平鋪木上更鋪細竹數十根復覆以載胃以草灰
然後挑取場灰填實溜中用足踏寔再以稻草覆灰
仍挑潭中海水多塗草上使緩，潛滲入井中成鹹
鹵可汲煎矣

大約一溜之鹽可得二十餘擔鹵之上者視水百觔
加重觔三十上鹵沉下次漸在上以石蓮子最重者
一粒次重一粒又次重一粒擲鹵中驗之上鹵則最
重者浮否則最重者沉次重者浮也
煎用大鑊二共中鑊一具鑊遠於火停頓冷鹵使熱

遂添入大鑊取惜薪也俗呼鹵二大鑊為一盪用鹵
六擔可得鹽百四十觔云大較鹵之盈縮繫乎兩晒
貴賤視年薪價以上出鹽官誌

東吳九年設場置圍，內置鉄盤中有鉄燈心燒紅
洗滌上而生鹽今不歸圍不用鹽用鉄鍋煮滴為鹽
煎鍋五百二十九口見當湖志

煎鹽以鉄盤鑄給於提舉司盤四角槽為一蘆纖辦
欄四旁自子至亥謂之一伏一伏煎六盤，以滴水
百五十觔煎鹽五石出泰州誌
煎之，法率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春夏

開天氣晴明取池瀝注鹽中煎之鹽四角堵為一纖
茸攔鹽上週塗以廢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
乾燒鹽六盤一百斤凡六百斤為火引鹽一餘二百
斤詰旦仍出坑反攤曬高場間至申候鹽花沒入反
內仍實灰於坑以取瀝其試瀝必以石蓮投之瀝中
沉而下者為淡瀝浮而橫側者為半澹瀝煎之質滋
薪必浮而主於瀝面者乃為入鹽煎之頃刻而就將
乾仍投以皂角數片鹽始凝結互於積灰則又以年
久為良滴水瀝潤出鹽尤多然久旱則潮氣下降上
燥而鹽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曬灰反

致銷融故以灰取瀝必而勝時若而後鹽始豐若夫
灑鹽之法其取瀝則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
以釜錘起醃潮灘土晒乾寔土池中注水取瀝如
灰淋法每窰各砌磚石為大曬池旭日晴霽挽坑井
所積瀝水滲入池中曝之自晨逮申不煩鋤鬻之力
即可掃鹽以輸官步陰晦則絕無鹽故海墘之場多
曬鹽而場去斤鹵遠者多火鹽品以散為上而鹽
次之出山東鹽誌
產鹽出於煎煮而成每灶十丁夥置鐵淺鍋一面闊
五尺深一尺五寸濱海水鹹各灶丁每歲預於十二

月間審水至春打草積場在灘二三四月天道晴明
將灘內鹹土黑色者用耙成鋤鏟浮在地晒乾刮土
入池以水浸之淋鹵流入池內陸續滲入淺鍋內餐
火燒煎隨乾隨添鹽至滿鍋方止約可得鹽二十斗
每次約用三日若遇陰雨則煎散其鹽不成然試鹵
之法先以石蓮子投於鹵中如沉而下者則鹵淡浮
而橫側者則鹵稍淡煎之俱廢草難成必浮而立子
鹵面者乃可入鍋煮之不但省草鹽且易成煎鹽男
婦貧窮衝冒風日形容枯槁勞可知矣出長蘆運司
志

又以海豐等場產鹽出自海水灘晒而成被虞有大
口河一道其源出於海分為五派列於海豐深州海
盈三場之間河身通東南而遠去先年有福建一人
來傳此水可以晒鹽今灶戶高淳等於河邊挑脩一
池隔為大中小三段次第澆水於段內灑之決辰則
水乾鹽結如冰其後本場及深州海盈灶戶共五十
六家見此法比刮土淋煎簡便各於沿河一帶擇方
便灘地亦挑脩為池照前曬鹽共占官地一十二頃
八十畝晒鹽斤或上納丁鹽或賣與商人添色雖
人力造作之工寔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陰雨其鹽不

結每年或收三四分或收六七分不常耳

鹽雖多品不過二類或引池而化或煮海煮井及煮

鹹而成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鹽也今謂之額鹽

煮海與井與醃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

鹽夫所謂引池為鹽者曰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

鹽地為畦引水沃之水耗而鹽即成籍民給役謂之

畦戶煮海為鹽者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

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灶戶

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

煮為煮鹽或鹽或竹有沙泥燒鹽有草灰燒鹽煮井

則川陝四路大為鹽小為井鹽則置官井則募士民

或役衙前主之煮鹽則河東并州永利鹽凡課鹽未

鹽皆以五斤為升其他胡中鹽或出於木或出於石

而煮鹽則出於池然其色不一或青或白或紅或紫

或黑其狀有別或熬波或結沙其方言各異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河內謂之鹹亦白鹺王澤傳詳者

曰鹺又古以不煉治者曰苦鹽是其味亦不同也

古今曠畧焉二

供用

商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周禮祭祀共其若鹽散鹽賓客供其形鹽散鹽王之

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聘事鬻鹽以待戒

令注割於地而得者味苦熱其波而出者鹽散積膚

而結者其形似虎曰形鹽飴鹽出於石其味甘齋事

和五味之事也鹽未煉治鬻化以水煉以火也

西漢志鹽食者之將酒百藥之長又王莽詔曰天鹽

食者之將通行有無徇民之用也

卷二

魏書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賜浩醵酒

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同其味

也

魏主燾遺宋九種鹽并胡豉云鹽各有宜白鹽魏主

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湯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

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豉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

梁四公記交河之間平積中掘數尺有末鹽如紅如

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碧珀黑逾純

漆或大如車輪末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癥瘕諸疾彼

國珍異

泰山松宜都山川記很山縣東有溫泉大溪夏冬則

大熱常有霧氣百病久疾入水多愈此泉先出鹽

本草經云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治消渴長肌膚去大熱

除邪氣下毒蟲又云大鹽一名胡鹽戎鹽主明目去

病益氣穿肌骨去毒蟲

吳氏本草云戎鹽無毒李氏注云大寒生邯鄲西羌

戎胡出

西溪叢話今俗諺曰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

鹽却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目生海西

南雷州山石如芒硝入口極可傳瘡腫又本草獨自

州作毒箭惟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方書云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諺曰鹽筋醋力

王霽云君子善食酸小人善食鹹

玉咲零音云地以海為賢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

鹹

元周達觀直臘風土記著婦產後即作熱針抹之以

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

飲常如室女

吳興掌故論尋常食供必設燥餅其餅直甚薄大抵

以鹽水發麵鹹能消人胃氣小兒多食多生瘡癰此

京師餅大率類此故小兒無不病瘡者

月令六月六日清晨汲井華水以白鹽淘于水中用

新鍋復煎作鹽擦牙每日擦畢漱吐手心洗眼日

如此至老夜能細書

又云二月上寅日以鹽噴馬

蔡君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為紅漿投

荔枝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

范景仁東齋記江南有紅鹽橄欖封高以紅鹽塗其

樹而子自落

近峰間畧閩人取橄欖以鹽塗樹則自落故東坡有

紛紅子落青鹽之句

鄱陽張世南游宦記閩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

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

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菴盛貯即翁曰塗中

走滴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

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炭爆枝少鹽即解燭燭流漆鹽燭心間便止

暖蛛由筆硯水慮凍少著鹽可解楊遠巷鎮守陝西

得此法勝燒酒也

古今縣畧三

職掌

周官有監人之稱均之監官也但無都轉運司之名
自唐開元二十二年始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
使又設轉運院十二兼處置轉運院元和十一年置
水運使廣明元年同高駢之請改為發遣使五代時
罷巡院置轉運使宋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命
文臣權知置轉運使總掌財利太平興國三年初置
都轉運使咸平二年以監鈇判官王子興充轉運使
四年又加都大發遣事大中祥符六年復置制置發
運司元至元十四年設都轉運司

卷三

周官監人卷二人女監二十人奚四十人掌監之政
令以共百事之監鄭注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
所當得孔疏謂四方監焚監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
受入教所處置也

選人職云朝事之選其寔黷黃白黑形監臙胞魚瞽
注築監以為虎形玄謂以司尊疊之職參之朝事謂
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監之似虎者

漢以大司農丞兼傳舉行天下監鈇唐開元二年令
將作大匠姜師戶部侍郎張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

道按察使檢校海內監鈇之課宋建提點刑獄按使
以譏察漕司或朝初差御史給事中各開支監課
正統元年猶差侍郎巡視長蘆等處私監三年始咸
差監察御史遂為定制

史記楚漢相持為滎陽軍無糧蕭何轉運關中蜀漢
之要萬艘而下又東漢時轉運山東粟以給中都此
有轉運之名而非監鈇之任也

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
輸官皆主監事以至郡國監官有二十九鴈門沃陽
俱有長丞

武帝時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監鈇事而索
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監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
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枝毫笑

孔僅言郡不出鈇者置小鈇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
陽東傳舉行天下監鈇作官府除故監鈇家富者為
吏益多賈人矣凡監官二十有八郡而山東獨居
其七

吳地圖云海監即故武原有焉噉城舊為司監都尉
者是也水經云吳王濞煮海為鹽於此縣也

地志載漢吳王濞以煮海稅視一方漢死而利歸國
家會惜一郡即兩浙也而獨海鹽有鹽官此即本郡

雜鹽之坊也

建安初遣謁者僕射監賣鹽於閩中

三國置鹽府校尉孫吳置司法都尉增其利

魏有司監鹽丞秩八品

太康池記鹽池在河東安邑縣有司監都尉

後周文帝霸政之餘置掌鹽之令四

五國史蜀南陽王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

連司鹽校尉校鹽鈇之利入甚多有裨國用

隋諸心監官秩從七品

唐置監院業鹽者為亭戶

開元二年以戶部侍郎攝御史中丞檢校海內鹽鈇

課二十二年自原倉北運浮於渭以寔閩中以裴耀

卿充轉運使轉運尚書攝鹽鈇也

乾元二年第五琦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兼

諸道鹽鈇鑄錢使監鈇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輒

辦不益賦而用以饒

大曆中置巡鹽院職捕私鹽克鄆各專其一與揚州

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涯西角橋浙西宿州泗州嶺南

鄭滑共為十三院以司金部中葉侍郎史諸道鹽鈇
使時以劉晏官之此今緝獲私鹽之始也

大曆五年春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鈇等使委宰相領

之時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

自謂有文武才畧矣權舞智政以賄成也至十年冬

元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

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地志唐制以宰相領鹽鈇使居戶部度支三司之上

職任尤重

德宗時程异由監察御史為揚子院鹽鈇留後

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舊徭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

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

而運足

唐置十道按察使宋於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其

後詔轉運使兼按察使縣來監司重矣

唐有轉運使之名置轉運院宋以王素為都轉按察

使而都轉之名始此

南唐時置鹽鈇院判官欽志古跡有南唐時鹽鈇院

昇元二年置海陵鹽監

武林舊志宋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是年五月始

置轉運使熙寧七年分浙東西為兩浙路轉運使於杭州置司轉運職本漕輓其後權甚重而監課特其一事耳

太平興國四年置嘉興等監領海鹽廣陳諸買納場太宋以陳恕為監鈇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晏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

量事大小賞之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累遷殿中侍御史為三司監鈇判官時淮浙鹽不利獻卿更立新法歲增鹽課錢甚衆會其兄獻可為監鈇副使徙開封判官時陝西兵食不足方擇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因言獻卿名仁宗識其名曰此可以除陝西道轉運使條上邊策甚條歷戶部度支監副使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包拯字希仁廬州人為河北都轉運使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吏民稱頌後官至

教以無因擅改卽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整理兩淮鹽法至則賑貧灶釐積弊補逃亡清草蕩諸善政不可倖指轉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名臣言行錄贊其直以權奸廉以結主信夫

葉思銘字克新浙江義烏人正統七年以前軍都督府經歷陞任兩淮運同專理掣所事時商人多恃賄賂奸法以規利思銘秦法惟謹每臨掣所防範甚肅有以玩器投者按如法自是苞苴頓絕時耿清惠公為運使與同心協恭不畏強禦後被讒俱逮繫京獄上知其寃釋之耿起陞刑部侍郎思銘復任耿戲于

郊撫其背曰慎勿因一蹶使改舊卽思銘復至益勵清介羣商懷服然以氣節自負不能善事上官歷官六載雖勞瘁著而荐剝不及為遂乞致仕未歸病卒其子奉其柩卜葬於楊之保障河旁諸孫著衍有以進士起家

徽志朱文公熹十世孫曰禔中天順丁丑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灶丁貧而課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與之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十兒女願

春風解纜去朝天

成化八年奏准山東濟寧州直抵南京一帶河道兩
淮巡鹽御史帶管道州直抵濟寧州一帶河道長蘆
巡鹽御史帶管提督所屬軍衛有司時加疏濬修築
禁治豪強革除姦弊及督收錢鈔點視驛站緝捕盜
賊盤檢馬船等項
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并陝西靈州大小
二池鹽課其陝西所屬關內關南關西河西慶陽等
道河南所屬河北汝南河南等道各分巡官帶管鹽
法者悉聽節制

成化十年修築河東鹽池垣牆置東門以為出入設
解鹽東場分公司於安邑縣路村地界撈辦東場鹽課
設解鹽西場分公司於解州撈辦西場鹽課每歲運司
輪委佐貳官一員各領該公司印信駐彼量帶官攢
秤斗及提督巡檢司官兵人等巡視兼捕獲盜徒修
理垣牆
弘治二年奏准添設解鹽中場分公司并給印信
徐鵬舉字九霄四川瀘州人縣進士弘治二年任兩
淮運判先是南工部主事夏英建言運司同知當選
年壯廉潔士副使判官亦當以進士英俊者為之是

時戶部侍郎李嗣亦云由是鵬舉始以進士除判官
政理文彩燦然可觀以所部鹽場建立社學延師以
教灶民子弟作學訓示之清蕩地集通灶亭民安焉
暇日採文獻典除諸典故創運司志未脫稿陞太僕
寺丞去凡司事今有可考者皆鵬舉之力也

畢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縣進士累官順天府丞弘
治七年謫運司同知九年陞運司亨為人守量深宏
才識允教司事稱治嘗躬視儀真掣所擇經紀殷厚
端謹者冬以司銜職毫無散低昂獎清政舉諸監臨
御史威信重焉尤留心學校賓禮賢士叔正誼書院

拔商必子弟延師講業其中人才多所成就後歷官
工部尚書

李銳字抑之江西安福人正德十五年以岳州知府
陞任兩淮運使時鹽政大壞豪猾巨姦率爭先圖利
銳一以法裁之書牘請託悉謝弗受諸豪詳然競為
禁語革中傷銳殊不為動久之乃稍帖服銳以諸豪
盤詰日久無非乞餘鹽以規厚利故鹽法沮紊乃召
商增價自領所剩餘鹽轉貨之商咸悅諸奸計遂沮
卒著為令商通足獎盡肅清稅之力也其為人剛勵
萬峻貞毅慎篤約已而恕物莊政精敏絕人而心無

偏主士午春入覲京師不持一物入京青袍角帶人
不識其為方面監驛御史先後更數人各持意向銳
與議侃侃不屈不合即移文求去銜字蕭然僅蔽風
雨篋中唯故時衣物而已司判屠應項軒擬自許不
下人至論銳則曰李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世寡與為
儔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時人以屠為
知言

范鍾字平甫遼東瀋陽人繇進士嘉靖十二年以河
南知府陞任兩淮運使有惠政十五年遷四川叅政
當行商民遠送塞路有注下者或念其貧懷金走數

百里贈之鍾固卻係毫無所取衆復嘆慨乃相與立
祠城南肖像祀其中刑部侍郎葉相為之記略云莊
政之初適鹽法敝壞公私交病公即以家事治之彈
畢心力秋毫洞察有至于商不及知者沿海地頻年
災丁灶困踣於是撫摩若嬰孩賑集轉徙分道負
寬免重復丁灶所之若更生又是時徵收羨課十倍
於前期限提迫皆鎖逮之商民愁苦公力為寬假使
魚貫以輸舊時供億多責店主商罰無紀公痛革之
用惟百一南北冠蓋維揚地者往來旁午交不以幣
書藉累若而已公解難地不輕葺治私居服食粗糲

自安至于興革一改必諮詢精允然後入告憲使諮
而行之多美意良法商灶有訴折以數言盡得其情
由是民間訟獄多就以質成三年改治上下齊服頌
之曰范來早我人飽范來遲我人餓此可占民情矣
歷官兵部尚書

鄭漳字世績福建閩縣人嘉靖十六年任兩淮運
使時值海潮之變漳親詣亭場收諸溺死男婦櫓而
瘞之令諸場使春秋祭以色夫餘鏹與吳焦二御史
議留羨課數萬金賑之且為築避潮墩于各團埭民
存歿咸賴焉官至應天府尹

陳文浩福建閩縣人嘉靖二十二年任兩淮運同性
廉靜巷祥嘗署司篆立秤兌亭於兩埭俾諸商自視
衡平不使遠入時厚商為飛語所中御史治之幾沒
藍二萬餘引文浩從容申救得白察諸場稽課給
賑及官吏侵漁獎源為畫一法請于御史釐革之銷
解餘藍償及諸賍罰羨金六百餘兩帑贖還金十餘
兩呈作正額齊侍御深嘉之李運使稱其守官如水
決事如流咸以為稱情云好施與俸資不足禮遇衆
至鬻衣帶供之起家進士歷官久乃遷程著知府入
皆惜之

汪集江西進賢人嘉靖三十三年任兩淮鹽運副使有政績後陞參事

嘉靖三十年令雲南巡按御史兼理本省鹽法三十一年令福建巡按御史兼理鹽法三十三年令四川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四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兼理鹽法

包檉芳嘉興人進士隆慶三年以貴州督學副使左遷通州分司判官初至數月值海潮大作時范隄自石港至馬塘歲久傾圯潮暴入溺眾人畜無策檉芳行勘以為屢年修築海堤皆自新堤直接舊隄以圖

省費然各灶煎燒蕩產在堤外者十有七八若自彭家口直接石港迂迴十五六里為費頗多顧築堤本以捍衛築之無益難尺寸當惜苟有益于民生即范隄百四十里不為少靳又何憚于十餘里紆迴之地乎於是運司中其議遂條築外隄成海民德之議為立祠且以比于范文正故壩呼其堤曰包公堤云萬曆二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給票抽稅每鹽三十觔定稅一錢五分得語兩患四場除灶戶原曉鹽場不課其新漲海灘民間開墾者通行計坵

徵課惠安場歲徵課銀仍舊解部其得語兩每引復加二分年給票抽稅及漳浦詔安等縣得語等場新設坵稅俱作該省常餉待海上撤兵起解濟邊

又顯准廣西雇募水手人夫改遣中船赴廣東買鹽仍添設梧州鹽運司副提舉二員常輪一員齎銀督船往來管理公私諸費悉如商販之例買完運梧州候桂林船到轉發

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同知仍駐水口副使駐劄黃崎各分司管理鹽法

萬曆二十七年道內官魯保權兩淮鹽駐楊州郡守

楊公洵因致慨鹽政云今之所急惟是亟召還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

天啓間山東都轉運鹽司使為澤州張公聚恒品度風雅治政精明廉以律己和以處衆不激不隨能操能縱戊辰入覲應推方面卓異第一一人而當事者以任子故竟察廢罷官知者莫不歎息乃崇禎壬申秋戶科呂公黃鍾疏論晉冠有云七月十三日澤州太陽鎮被圍原任山東運使張光奎鼓厲鄉勇相持八日都司白臣竟駐紮南關恣掠圍提遂力不能支為賊衆萬餘突入奎與長子拔貞手刃數賊而死云

云至甲戌秋仲奉 旨張光奎一門悍賊忠義可風
贈光祿寺卿廕子恤屬并表揚婦節乙亥初夏部覆

張光奎得 賜祭葬張茂貞等議贈陳氏等各建坊
旌表德公之忠烈如此使專閭討賊必能成功矣至

滋蔓難圖哉

崇禎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題覆廣東提舉司改

運司并添設巡鹽御史可歲增課三十萬初有 旨

粵東改司行該省泰酌長便乃該省一泰酌便有所

顧慮而不肯奉行矣

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運判改作七品張光

宸等分別改選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運判選用甲

科

古今釐畧與四

會計

齊太公以齊地負海為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

通魚鹽之用而人物輻湊此鹽筴之始也

桓公曰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公

曰何為官山海對曰海主之國謹正鹽筴公曰何謂

正鹽筴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

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

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厝也齊有渠展之鹽請君

代蒞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公曰諾十月始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

可對曰益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

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公曰善行事奈何對

曰請以今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

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公曰諾乃以今糴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劬

晏嬰曰魚鹽發洽弗加於海之鹽屢祈望守之

泰分天下為四十郡而山東為郡者七賦鹽利二十

倍於古

平準書云建元間以東郭咸陽北僅領鹽餼事上言

樞密副使

彭思永廬陵人兼河北都轉運使時將愾兵驕思永

以軍法從事民賴其利後官至戶部侍郎

蔣之奇為河北都轉運使遷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

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為之屈膝耶

真而不忤後累官知樞密院事

熙寧元年以諱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

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易粟于陝西賓邊

公松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

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科謬

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瑋言向懷鹽法且有

所欺隱帝召向與瑋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

石排群議抵瑋法以向代之

嘉祐中即發運司專領運鹽事又設提舉官

建提點刑獄按察使以識察漕司

王賓為河北水陸都轉運鹽使見州兵屯無壁壘公

寓邸肆賓遷隙地築舍二百餘以處之太宗優詔褒

美

王文正當國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

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

朝廷權利至矣西公之惠民如此

吳康厚為京東運判陞副使時神宗方興鹽鉄居厚

精心計善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

哲宗以鮮于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

不宜使居外齊魯之臣彫弊已甚須侁為福星以救

之耳

劉忠肅責監衡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羨以為

儲弊減什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政和初置茶鹽提舉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

入茶鹽司仍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為名

基母應字深之高要人紹興五年領鄉薦歷官淮南

江浙荆湖路發運司計置官廩和五年轉廣東西路

提舉茶鹽事再除轉運判官先是朝廷以廣惠潮恩

四郡鹽課屬之轉運副使鹽戶失業進止虧損元費

中舊額十一二應被命兼鹽戶典賣鹽田於稅戶得

厚利而鹽田歲額有虧乞令稅戶買町戶鹽田依

原灶賑送納朝廷是其議命下行之町戶不為豪民

侵併實自應始

金章宗時張萬公為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

沂密萊皆淮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乃上言乞

將鹽引赴山東行部於五州餘費納穀易換五州馬元以解子仇為都轉運鹽使而都轉運鹽名見此高源為河間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灶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數十萬緡

袁州總管張宗顏蒞政廉明擢九江茶鹽使

至元十四年始置司於揚州三十年悉罷所轄司以其屬置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于真州朱石等處

仁宗時武秀以清譽擢為蒙陰令與學校勸農桑民受戴如父母遷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去後民為

立石

至元後元年周信臣縣中書叅議陞山東、路都轉運鹽使清謹自勵精於簿書經畫綜理簡便節約百度秋然釀改一新買田清河南端為二地購地築山為義塚後徵為戶部尚書

至正二十六年以海北廣東道廉訪使萬公義運轉運使各盡忠誠振辦大課清慎有聞時論題之皇明監官設轉運司者六其該司所轄鹽場兩淮三十處兩浙三十五處長蘆二十四處山東一十九處福建七處河東解鹽東西中三鹽公司其批驗所兩

淮二兩浙四長蘆二山東一設鹽課提舉司者七陝西靈州鹽井三處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海北鹽場一十五處四川鹽井六十四處計上中下三等靈南四司鹽井共一十五處皆洪武初建置

為皇帝御製文列轉運司於藩臬等置諸分司各有專印方廣與府印等運使秩三品同知四品副五品

判理俱七品知事八品宣非以重司計故耶

大明會典凡鹽運司官考滿洪武二十六年運司首領官屬官從本衙門正官考覈運司五品以上正佐官別無考覈衙門從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永樂八

年奏准運司判官依本司堂上官考覈近例兩淮長蘆經具縣赴部咨送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其山東

兩浙福建河東陝西運司俱由布按二司考覈申部覆考不送都察院仍各行戶部稽查錢糧明白至日

奏落

轉運在唐朱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鼓勢甚重國朝一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運而運使獨主鹽政

監運司銅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厘其經歷司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會典監運經歷司有典史令并印歸之司堂非制矣
監運司運使同知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
其副使判官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丞答拜首領官
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場官初見行
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坐受舉手

國朝名司置官一準元制兩淮公司三監場三十批
驗監引所二監詰私監巡檢司二先治泰州即元舊
司洪武三年同知潘得移建于府城大東門外正統
六年運司嚴真成化間運使謝燦延詳歐賢正德元
年運使楊奇等相繼修理弘治間運使畢亨唐錦舟

前後置司外周垣房百餘間名居住者以備防衛嘉
靖間運使李銳復修於司前三路建三門一上有樓
東曰賓陽南曰迎薰北曰拱極因知劉瓛復修
長蘆運司志洪武二年置北平河間柳轉運監使司
後改河間長蘆都轉運監使司設滄州青州公司二
統監課司二十四批驗所二

地志 國朝設嘉興松江二轉運公司提調十場之
鹽探海監領其五場內橫浦若于華亭之界西路居
于海寧之界居本府之境者今惟蘆瀝海沙鮑郎三
場而已

鄭瑞簡公今言以建文時改廣東監課司為廣東都
轉運監使司

魏觀蒲圻人以徵聘起與劉基來景濂同謁
高皇帝與語大奇之吳元年改兩淮監運使入為起
居注

平涼太守何士英於永樂間以事與弟一陞兩淮運使
巡監始於永樂十三年差監察御史其後間差侍郎
及都御史繼乃專差御史而監法則隸於按察公司
焉

宣德十年運差御史一員於直隸揚州府通州狼山

鎮提督軍衛巡司官旗手兵人等巡捕禁革私鹽
巡監監察御史惟楊志以監察御史巡監自宣德始
然間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
監法而巡監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
視淮浙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迄北抵張家灣長
蘆御史兼理之由濟寧迤南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
之遂為定制

清理監法都御史北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
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御
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為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

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按御史職掌察兩淮鹽策之政令監臨司使平惠商
灶正統間始兼理河道自釀法水利外凡吏弊官邪
士風民隱舉得以輟度而糾舉與革為御史任益重
矣都轉運使之職率察屬辦職務會計盈縮公聽訟
獄凡事關鹽策議于同知參于副使以入白于御史
而後行判官之職督諸場程課理積逋歲季巡歷次
計其課之多寡官之勤惰而懲勅之經歷主署文書
大使副使職催辦批驗引所辦引符防矯偽巡檢司
序商舶詰私夾上執風紀下供職事 國家十治釐

政視前古不啻密焉是以總其紀綱無專擅之文明
其職掌鮮越俎之嫌夫何法久而廢失其故官備而
不唯其人錢穀之司羣疑倂革使高意畸行者或蟬
蛻而弗居任職持正者亦陸沉而弗顯非以利之云
乎夫柱極殊性不受變于酸甜士顧自樹謂何然亦
上有以振厲之哉或見楊州志
正統三年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
一員額 勅巡視禁約催督鹽課十年令長蘆巡鹽
御史兼理山東鹽法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轉運司
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于鹽甚重然御史

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
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汚況
導之以污又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于法
多不甚解聽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
復更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監
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
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廟周忱故事令其便陞
別憲濬源浹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舉官悉選稱
廉吏如此而利不與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
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乎

取九疇字禹乾河南盧氏縣人以進士任禮科給事
中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之弊因擢為運司同知
性節儉嚴潔世味澹然遇事公正有執吏胥無敢緣
為奸豪商勢官不少假容色亦凜然憚之嘗條奏鹽
法便宜數事皆見允行率著為令後丁母憂服將闋
場丁數千人詣 闕請命乃遣運使以十年復任為
政如同知運司時清操獨厲嘗坐水傍羨水清將一
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也後被讒構逮赴京師
上知其寃釋之起拜刑部左侍郎是時同知葉恩銘
與九疇同心出政亦在譴及被釋回送別都門詩云

原缺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
伍賦顧募民自給費用官器作主鹽官典牢金浮食
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後利細民其沮事
之議不可勝聽散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
器物此鹽權之始也橫水渡之
食貨志注云牢金者康食也古名康為牢金煮鹽盆

也又惟楊志以今有煎鹽官廠即其制
桑弘羊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
為賦而相漚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
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

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武
帝以為然許之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列郡鹽石直八千視事
三歲鹽石八百

魏累漢哀帝時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後魏初地禁其後鹽官罷立不常自遼鄭後於滄瀛
出青四州傍海煮鹽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計殊歲
於收錢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需得以
周贍此置灶之始也

唐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
初歲入錢八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
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
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
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自天寶起兵稅賦不足供費鹽使劉晏以為因民
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始晏
鹽利歲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
賦鹽利居半官開販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
僖宗光啟元年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時

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
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鉞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
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
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上表數令收
十罪

五代食鹽錢諸州府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
界分場務約雜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
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磨計
戶每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晉乃令人逐道與販
販而鹽貨頃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三十掌

事者又稱賑改其法奏諸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致免民甚苦之

五代兩稅之外有雜色之賦其目有四一曰鹽錢口除食鹽二曰麵錢餘民鹽錢之賦使澤醴酒而三曰脚錢一曰鹽錢口除食鹽二曰麵錢餘民鹽錢之賦使澤醴酒而三曰脚錢一曰鹽錢口除食鹽二曰麵錢餘民鹽錢之賦使澤醴酒而三曰脚錢

石晉天福七年十一月復行官賣鹽法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載收婚錢十七萬又散糶鹽斂民

錢言事者稱民生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立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道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畧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權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斗此外不得別有邀求宋鹽法始用常年倉鹽官自運賣其後令鋪戶衙前

趨場取鹽運赴縣倉交納脚力錢則官給與之計丁給鹽而納錢以充官用東陽志紹興中比歲鹽一百九十三萬二百斤為錢一十萬二千九百四十四貫

宋初制令商人入易粟以奉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物謂之三稅法又聞支鹽以代京師見錢權貨務乾德二年置真州開寶三年徙揚州天聖初權貨務在天下者六真州其一連災初于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便領真州茶鹽為名雍熙後以用兵乏餉餉令商人輸易粟塞下增其直

今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此招商中鹽之始也乾興初解鹽歲計入二十萬婚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粵令兩池入中並邊粵粟上皆從之東南鹽利視天下為厚鹽之入官淮南每斤為錢四初天禧募人入緣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至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緣錢百一十四萬令通泰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令入錢久之積鹽為多明道二年仁宗召近臣與江淮制置司同議乃曰鹽在通泰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餘州聽縣鎮毋在鄉村其入錢京師

者增益予之舟物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此末鹽價最輕而便於民食者國家成化等年民間食鹽每石不過四五錢

仁宗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轉搬法頗有積滯願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博務於

揚州使輸錢及粟帛鹽一石受錢二十張方年論國計既內云慶曆五年取諸路盜酒商稅

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

餘費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費慶曆中收

一十七百一十萬餘費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

五萬餘費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費但茶亦有

增而不及多耳

元豐初廣東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

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

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楊村爲七

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

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

溫州復綏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者爲定數蓋自岱山

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

及陽村則刮礬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鉄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放爾後茶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見上息重

舊制授人以鹽而徵錢謂之盤鹽熙寧五年因漕臣陳知儉言乃罷之第令輸錢七年後詔折以糧者三

等戶以下許代錢元祐初乃詔給散初東南歲制即

不歛鹽計其數輸價直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

年廬州縣柳民詔淮浙皮係套鹽去處依市賣客鹽

價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中興後亦不復

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數

徽誌熙寧十年在城鹽務額二萬七百九十增二百

五十七文太平興國中三司建議以歙接近兩浙界

今就般請兩浙鹽每觔爲錢五十自宣和末要法歲

遺牙校往請之今郡學廊乃故鹽場地或言歙所以

輸兩浙運司稱者以鹽故鹽法既變不復般請後括

誘商人亦歲二百萬有奇

夢溪筆談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
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十餘萬緡惟末鹽歲自抄三百
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
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顯鹽及
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
一錢以此為準

淮南轉運使蘇頌嘗乞減官淮南鹽價云臣竊聞曩
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臣以為遠近一
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道奏赴海州連
水軍及道商鄰境昭亮壽泗等州咸定使公私之價

不甚遠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
重犯法矣

理宗淳祐間殿中侍御史朱熹上言蜀廣浙數路皆
不及淮額之半蓋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
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
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年初朝廷不欲浮鹽
之利散而歸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
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
之正鹽視昔猶及及尚何暇為浮鹽計耶為今之計
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

於正鹽之價則人皆共為市却以此鹽售於上江所
得鹽息徑輕朝廷有肯從之

宋朝海鹽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石五斗六
升一合至

國朝海鹽一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一引五十六斤
一十四兩八錢見鹽官誌

元始祖始行鹽法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
鹽一引重四百斤歲辦正餘鹽以引計二百五十六
萬四千有零

元鹽法其詳不可知東陽續志載有額賣鹽引之數

豈亦官自運賣耶食鹽七千三百九十八引二百二

十八觔見蘭谿誌

太宗廣寧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
一丁兩世祖中統二年賦銀為七兩至元丁三年既
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銀九貫
二十六兩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一
五貫至夫已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
五十貫初每銀一兩折鈔二錠延祐每引賣鈔二錠
折銀四兩依中統七兩該鈔三錠半泰定己丑減去
二十五貫天曆己巳復增為二百五十貫

至元十三年令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每引重三百觔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司使每引始改為四百觔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為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八年以灶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大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見惟揚志

鹽法源疏 皇明鹽法有戶口支給之鹽有客商中賣之鹽蓋商鹽則客商輸粟於邊官給引日支鹽于鹽子場任其貨賣然慮其私販之為患也特差御史一員往來巡視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員鹽所所在又有巡鹽大甲關津巡檢又專為之鹽詰其禁治之嚴如此又恐其稽引之影射而為弊也故支鹽出場而經過關津鹽引有截角之法費鹽既畢而住費官司藉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密如此食鹽則有司開具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開支回縣而計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其納鈔鄉民則令其納米各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關文搬運之艱故其鹽不復請給而納鈔則仍其舊云今官吏每口食鹽二觔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一勺二抄五撮其口數之

多寡據籍隨時增損初無定額也
洪武法制之成歲賦之目有五其五曰食鹽之賦文獻通考曰食鹽者為雜變之賦
大明一統賦註鹽課歲辦八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觔鹽糧一百九十九萬五千一百二十零一石
國家鹽課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開廣二省課額無多并池二鹽榜辦亦易長蘆山東價廉課克惟准鹽居天下之別浙次之而皆艱于徵納

今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餘全賦蓋五之一云
淮鹽課二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次河東提其數与淮相當福場無衙以行無遠地河東無場官以出有所專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鹽皆費人力煎煮惟河東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治之鹽
兩淮洪武間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零私治間每歲改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

百八十引內本色常股鹽三十九萬一千八百二十
五引存積鹽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九引折色鹽六萬
二千四百八十五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仍七十
萬五千一百八十一引內常股鹽四十九萬三千六百
二十六引存積鹽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四引歲
辦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兩浙洪武間歲辦鹽二十二萬四百五十七引二百
餘束亦於弘治間改辦小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
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內
常股鹽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一百六十四

斤六兩二錢存積鹽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一引一
百八十四觔一十一兩八錢歲辦太倉餘鹽銀一十
四萬兩

長蘆洪武間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
餘零萬曆六年亦仍弘治歲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
百八十八引八十六觔內常股鹽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
十五引一百八十八斤三兩三錢存積鹽五萬四千二
百四十二引一百五觔一十二兩八錢歲辦太倉餘
鹽銀一十二萬兩

山東洪武間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

一百五十觔零弘治間每歲改辦小引鹽二十八萬
四千一百二十四引一百六十二觔內分本色折色
二項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九萬六千一百一十引
一十九觔五兩九錢內常股鹽八萬六千一百一十
引一十九觔五兩零存積鹽一萬引小引鹽一十
一十四引除折色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引外實開辦
萬引今現歲辦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福建洪武間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
觔零弘治間歲辦大引鹽一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
二百六十五斤八兩九錢內本色鹽四萬七千四百

五十六引二百七十八斤四兩九錢折色鹽五萬七千
八百八十三引三百八十七斤四兩萬曆六年歲辦
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四斤歲
辦太倉銀二萬二千二百兩一錢泉州軍餉銀二千
三百四十四兩二錢

河東洪武間歲辦鹽六千八十萬觔弘治間每歲辦
鹽四十二萬引內常股鹽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鹽
一十二萬六千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六十二萬
引歲辦太倉銀四千三百九十五兩九錢宣府鎮銀
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大同代府祿糧

銀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山西布政司抵補民糧銀

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陝西靈州監課司洪武間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七斤漳縣歲辦鹽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觔零而和縣歲辦鹽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觔零弘治間靈州歲辦鹽共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萬曆六年歲辦鹽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歲辦寧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三錢四分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

軍門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四錢四分

廣東鹽課提舉司洪武間歲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觔零海北歲辦鹽二萬七千四百一十二百斤零弘治間廣東與舊額同海北歲辦鹽則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三引四百九十觔內分本色折色二項萬曆六年歲辦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二十九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一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歲辦太倉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存留本處脩用銀四千七百九十九兩九錢四分廣東有生熟鹽同稱生熟引者為生鹽場以日晒者用之故熟引者為熟鹽場以曬

柴費司之故
分課輕重也

四川鹽課提舉司洪武間歲辦與弘治間歲辦上流等九井鹽前為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觔零後為二百七十九萬四千四十五斤零永通等七井鹽前為八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斤後為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一觔零郁山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六千八百觔後為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八觔零涂井井鹽前為一十六萬四千二百斤零後為二十八萬七千八百一十五斤雲安場等五井鹽前為二百二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觔後為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四百九十一觔零通海等三井鹽前為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觔零後為九十三萬一千三百三十觔零廣福等三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斤零後為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二十五斤華池等三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觔後為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觔零新羅等二井鹽前為七十三萬五千五百斤後為九十九萬五千八百七十八斤零富義等一十三井鹽前為一百八十八萬八千斤後為三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二斤零羅泉等五井鹽前為三十二萬一千三百斤零後為一百

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七斤零黃市等二井鹽前
為六十九萬四千斤後為一百七萬五千六百一十
零僦泉井鹽前為三萬八千八百五十斤後為二百
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五斤福吳等井鹽課現辦
如舊額萬曆六年歲辦鹽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
四十斤歲辦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四
兩
雲南四提舉司洪武間五井鹽課歲辦二十七萬二
千一百三十七斤零又折綿布七百二十段布每段
長一丈
一尺闊黑鹽井鹽課歲辦五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

勛零安寧鹽井鹽課歲辦七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
勛零白鹽井鹽課歲辦二十一萬七百二十斤零弘
治間五井安寧二司歲辦無足數黑鹽井歲辦六十
一萬六千三百七十斤黑鹽井歲辦三十三萬四千
三百一十四斤萬曆六年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七
千八百七十七斤五井提舉司綿布每段折銀四分
五厘歲辦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兩三
錢七分遇閏課銀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
分
洪武初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米

一石兩浙如之後分一引為二引而以四百斤者為
大引二百斤者為小引名曰改辦小引鹽
二十七年題准河東運司每年課辦山西布政司正
餘鹽內動支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徑解大
同府收貯補給
永樂間議准准鹽每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
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兩浙同
宣德五年題准山東信陽等場鹽課每二大引折開
白綿布一疋運司季官德催運赴登州府文收備邊
東支用

正統三年議准將陝西鹽州官鹽召人中納寧夏馬
匹凡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一匹鹽八十引送德
兵官收用
七年奏准廣東海北提舉司所屬臨川等六場鹽課
每一大引折米一石運赴所倉聽支衛官軍俸糧
十年奏准官場鹽課照信陽等場例折布
十三年令兩淮運司於各場利便處置立倉囤每年
以揚州蘇州嘉興三府所屬附近州縣及淮安倉并
兌軍餘米內量撥收貯凡壯戶若有余鹽送赴該場
每二百斤為一引恰與米一石年終具奏造冊申報

其鹽召商於開平遼東甘肅等處開中不拘資次給與兩浙運司及松江嘉興二分公司仁和許村等場亦准照此例

又奏准將福建海澄三場鹽課共五萬六千八百八十三引俱准全折每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聽給官軍月糧十四年令增兩淮存積鹽為四分召商供給邊儲景泰元年奏准近場滴丁令於鹽場煎辦鹽課永御灶戶離場三十里之外者每丁歲出米六石或折收價物置立倉庫收貯委官專掌按季查算滴丁代納

鹽數若干照名給與食用

令存積鹽為六分

又令以龍江鹽倉檢校批驗所存積鹽折支南京文武官本色俸每鹽五十斤折米一石

三年令兩淮運司各場灶戶有將跌微糧草不分起運存留預折納餘鹽者每正糧米麥豆五斗

草五斗束各折微鹽一小引

五年令廣東海北二鹽課司灶丁有私煎餘鹽者送本司每引官給米四斗

六年令以張灣鹽倉收積粵客商餘鹽并私鹽給通

州并通州等五衛及附近盛雲等六衛官折俸每鹽一百四十觔准米一石

成化六年額准長蘆淮海鹽十三場陸路寫遠商人

不支鹽課定自本年為始每二大引合為四小引折

潤白布天微解通州通濟庫交納以備折俸支用

七年令咸兩淮存積鹽仍為四分常股六分

九年令兩浙巡鹽御史督同分巡分守并還司官清

查灶丁其他戶及寡婦鹽課照數開豁以清出多餘

滴丁項督丹有餘丁照例辦課切丁俱長成辦鹽俱

造冊備照仍額造送部自後每十年一次其水御灶

戶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司給散灶丁或年終

解部送太倉各邊支用

十九年令兩浙西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折

銀五錢解送太倉候餘鹽支盡仍納本色

二十二年增河東歲辦鹽課一十一萬六千引共為

四十二萬引

弘治元年奏准兩浙鹽課二十二萬三千三百餘引

內除水御折銀三萬餘兩實鹽八萬九千七百餘引

將解京折價浙西每引原定七錢咸為六錢浙東原

定五錢者咸為三錢五分

又令兩浙水御鹽戶每一引納銀六錢煎辦竈丁存積鹽課俱納本色其常股每引折銀三錢候商到支給將價照例於勸募灶戶余鹽內擇買補課

二年令各場灶丁離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銀每年十月以裏徵送運司解部其折銀則創每一大引浙西六錢浙東四錢

九年題准將鹽州引鹽止收銀給軍自行買馬每引一百道折價銀一十五兩

十二年議准廣洛雷圍高家港三場鹽多若黑無商中納每一大引折徵銀一錢五分

十五年題准一池鹽引每引增定銀四錢五分載六石東路鹽價發慶陽府西路鹽價發固原州各收貯分辦各邊買馬

十六年題准將忠安場鹽七千三百五十二引每引徵銀七分解部各場灶戶廣海諸煎兩者陸續輸官其依不諳者官為收賣付德催給散諳者代納鹽

勸十八年議准辦納鹽課灶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畝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

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三二丁者全戶優免

正德元年奏准鹽州大池每年增課一萬五千引并舊課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增三萬引并舊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引共五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引

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運至場卸所仍收引銀一錢共銀三錢五分俱送慶陽固原官庫收貯買馬

又奏准四川大寧課少場分不拘年月久近俱徵銀二兩其餘井場定五上中下三等年分遠近亦作二

等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未開中者每引上場徵銀一兩五錢中場一兩二錢下場九錢弘治十四以前

未開中者上場徵銀一兩二錢中場一兩下場六錢商人自願為代納陸續支鹽者照井場年分就於教

內每錢減去三分以作商人利灶戶還鹽或銀不許過所定之數商人亦不得自行選擇其有乾淡珊

塌等項許以私開小井幫補煎辦不再徵課三年題准西由信陽登寧行村滄海并固是官臺等入場原折布尺照廣洛等場折銀事例解部四年議准該省報中人少今後依山價銀不必支商

將附海本色逐年變賣解部

五年題准廣東清康等二十三場照量鹽場生熟貴賤和中微價熟鹽場分有微每一小引微銀二錢三分無微收銀一錢生鹽場分有微每一小引微銀一錢七分無微亦收銀一錢責令各官攢照數微免解提舉司

七年題准兩淮水鄉灶丁每歲該辦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每引納二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煎辦灶丁令辦納不前每引減舊額微銀二錢年終運司微免解部

又奏准永阜等場遊後灶戶丁地鹽課著落佃地人每引辦納銀一錢五分

又令寧夏開中西准運司本年分鹽課每引定價一錢五分不拘撥草取勘時估賣賤道路遠近定立斗頭勸重撥納本色不願納本色者兩淮鹽課每引納銀四錢五分河東每引三錢聽從各官召商雜買抵數

八年題准將本運司鹽課額辦四十二萬引外召商於偏頭等關中納糧草將原派倉場糧卹照數扣除以補拖欠糧糧之數

又議准雲南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折色課銀每引微銀貯庫以備邊軍支用

九年題准運司鹽課年分稍遠者每一小引止納一錢二分稍近者止納銀一錢四分道留山東備兵馬賑濟等支用

又奏准兩浙鹽每引二百觔許帶餘鹽五十觔連包索五十觔共三百觔為一引

十一年令依山鹽課如遇商人報中每一小引折色銀一錢二分五釐與附海本色鹽課相兼支給十二年題准將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附海鹽課六千

六百五十引餘每一引折二小引每引二百斤就於本處召商照例每引納銀三錢解部

又題准附海鹽課不必議方開中就於本省召商中賣

十三年議准運司所屬許村等場額徵本色鹽不及百觔者照浙東西折鹽官價微銀解部

四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為率五分派與福興泉漳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
嘉靖元年題准長蘆所轄場分有海灘地一十二頃

八十畝民灶挑修共主灘池以十分為率三分補納
逃亡額數七分給與各家償其挑修等費

三年議准廣西梧州府所貯鹽利銀每年動支一萬
五千兩解本司預備軍餉有餘通融給散王府祿
米及官軍人等俸糧

六年議准兩浙運司嘉靖五年以前空額折銀仍令
解部原徵本色大引折小引鹽聽候照舊開中其嘉
靖六年以後年分折價小引鹽例該解京者俱存
運司每引定擬價銀四錢戶部遇有邊方奏計與同
前項原徵本色引鹽陸續開中

又議准兩淮運司餘鹽每二百觔淮南定價八錢淮
北六錢

七年奏准南京戶部遇運司齎領鹽引額辦之外增
刷引目兩倍共一百四十四萬道每五十道為一封
移咨都察院轉行巡鹽御史用印鈐蓋發運司收領
自嘉靖七年為始照商人客邊報中引目以額鹽總
數為則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十引許報中全鹽二千
引照年分場分配搭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
一兩內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淮南納九錢五分淮
北納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照數給與引目令其

自行買補免其納限

八年議准自嘉靖七年為始各邊中正鹽一引到於
運司令添中餘鹽二引先納引紙價銀六厘行南京
戶部刷引目二道給與商人正鹽照舊派場納限開
支添中二引聽各商自行買補過所如法秤製每引
除包索二十斤其餘每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
納銀六錢支製之後赴司納價解送太倉候各邊支
用添刷過引自年終通查搭配過邊商報中若干支
賣徵到者照正額引目截前解部未支者運司貯庫
造冊送部查考候次年照數補刷每年轉足一百四

十四萬道以備開中

又議准大池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千六引小池增二
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二引二錢五分卧引銀
一錢共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送平涼府收貯專
備祿糧

又題准雲南鹽引合置流通簿一本每年差人赴部
齎領仍赴南京戶部印編載額無闕五萬六千九百
六十五引召商開中巡撫酌量并鹽羨惡定擬價銀
收布政司所戶部支用以後倒換文簿并印編引目
率以為常一切批文小票悉章不用

九年議准停止添刷引目每盞一引五百五十觔過所內除正盞二百八十五觔其餘盞二百六十五觔每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准北六錢就令本納完給小票執照發賣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赴運司上納

又顯准青州分公司所屬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離小直沽批驗所寫遠支掣既難盞課倒登相維令灶下每盞一引納銀一錢給商買勤灶餘盞補數又奏准將潯美場盞課米每石折銀伍錢加耗修倉銀三分追解泉州府庫支放

十年題准福建官盞仍以二百五觔為一引每引一道照色正盞一引并割出余盞若干不必恰以小票每包許帶餘盞二引正盞原價三錢余盞定價四錢十一年奏准浙東額盞五萬二千五百六引二少盞多浙西額盞一十四萬六千四引引多盞少冰場之時於浙西數內改出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引派與浙東疏通盞法
十三年題准永嘉衝壞沙灘逃亡此丁折銀盞課查縣縣民田地池均派已補隨糧徵收發場起解
又顯准福建運司引盞照舊例每引二百觔為一袋

帶耗五斤不許以進貢修城等項名色濫加耗盞四十五斤其正盞一引止許帶餘盞二引不許給與小票縱令多帶

十四年顯准靈州小盞池額盞三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馬池一帶脩邊支用其加增盞三萬引召商開闢中三邊輪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如遇虜賊臨邊車脚阻礙照舊停止

十五年議准兩淮正餘引盞照舊五百五十斤為一包內餘盞二百六十五斤每二百斤淮南原定價銀六錢五分又六十五斤該銀二錢一分零共銀八錢

六分零今減作銀八錢准北原定價銀五錢又六十五斤該銀一錢六分零共六錢六分零今減作銀六錢此外若有夾帶淮南以一百六十斤淮北以二百斤各納銀一兩以懲集打大包弊

十六年題准兩浙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鉛山弋陽貴路永豐清江昌浦江武義東陽義烏湯路永康建德桐廬壽昌慶元宣平縉雲景寧雲和三十縣每程一張納銀六錢餘抗富陽臨安新城嘉興秀水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武康諸暨新昌嵊縣奉化泰順青田十七縣每程一張納銀四錢三分其餘坐場縣分

容令灶丁肩挑易賣仍修復松江分司令分司官駐
劄督課

十七年題准長蘆山東支引鹽其正鹽二百五十斤外
加包索二十斤運餘鹽四百五十斤為一包此外夾
帶照例開發追價入官其餘鹽價銀裕酌遠近限以
月日不許於掣未賣之先逼令稱貸豫納
十九年題准涪州二場鹽末每石俱折銀五錢
二十年題准台州府長亭普巖杜瀆三場引目一票
照鹽三百觔納銀九分
二十六年題准天賜場竹箔等處沙場會由八百二

十六頃八十畝餘撥氏仕佃種納銀崇明縣解司遇
商人應得鹽價每一小引給與銀二錢一分八厘其
扣存之數解部

二十七年議准河東運司正鹽四十二萬引該銀一
十三萬四千四百兩除解宣府年例八萬兩外剩餘
五萬四千四百兩并餘鹽二十萬引折銀六萬四千
兩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內除四萬三千一百
一十六兩八錢徑解大同府浦給代府祿糧其餘七
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兩二錢俱解布政司抵補氏糧
及通融處補祿糧各王府不得另行奏討徑自支取

二十八年題准餘鹽二百六十五觔在淮南徵銀七
錢淮北一錢一厘三毫

二十九年題准將高家港等十一場巡移丁鹽四萬
二千七百三十二引與寧海等八場正支買補小引
鹽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九引并永阜豐國等場度業此戶
鹽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引定價開遼東山西等
處

又議准深州海鹽場此戶內除鹽山縣近場一十三
戶辦納本包其居住直隸所衡水縣等戶每引納銀
一錢利國等一十一場歲辦天津等倉課米每石徵

銀五錢其海鹽等一十三場折布鹽價銀舊例七分
五厘今減一分各徵免赴司類解

三十年議准兩淮運司除將原額正鹽七十萬五千
一百八十引及餘鹽并行開邊報中外自嘉靖三十
年為始每包內二百觔令商人照數自行買補與同
新舊開邊正餘鹽數俱作一包赴像淮二所過粵淮
南淮北悉納銀解部

又今長蘆山東二運司各除原額止餘鹽連包索共
四百五十觔自嘉靖三十年為始每包再加全鹽一
百五十觔并加包索一十五觔通共六百一十五斤

照常納價依數派場令商人買補

又題准將給商正鹽二百勛外再加余鹽一百勛連

前余鹽五十勛共一百五十勛

三十一年議准行兩淮巡鹽御史轉行運司每年查

照原定里分掣過引目出給水程填註期限并商人

貫址姓名開申巡鹽移文各該行鹽地方巡按轉行

所屬如遇各商運到引鹽即拘令報官賣畢就拘退

引截角封送布政司直隸州按季差人類徵運司

交割仍中巡按勾銷但有過限繳不足數即查追提

開每年終巡鹽仍通查該繳退引奏行戶部查過不

及原派數目至三十千引之上者將各司府州縣掌

印官奏問罪

三十二年題准解京割沒銀兩量扣留作為工本將

各場壯戶分為上中下三則收買余鹽三十五萬引

分派辦納商人每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照

依正鹽定價上納本色糧草

又題准河東鹽引革去余鹽名目定以六十二萬為

額除宣大二鎮及各項食鹽照舊起解其餘撥補先

年額欠消折等鹽所中銀兩一體解部聽解宣大山

西專備主客兵

年例支用運司文冊正餘鹽通行

歸併

三十三年題准將黑白安五彌沙蘭州奮河尾等井

鹽課革去成色虛數尽折收銀其五井提舉司額辦

布疋帛絳大理府搭放官吏俸鈔今將折俸另撥補

給其漂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每銀一兩折鹽一引

俱作正課及續增新增加辦加開復開河頭等井每

歲共該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兩六錢零無開止

該銀四萬五兩六錢零著為定額

三十四年奏准陝西行鹽地方每鹽二百勛為一引

每引收銀四錢五分每十引而鹽二分搭配漳鹽八

分一切掛號截角支放禁約巡緝事宜俱聽分守隴

右道監理其收貯銀兩於年終解送花馬池管糧衙

門交收專備防秋兵馬支用

三十五年題准將雲南安寧并原額引鹽摘發琅井

帶辦八十七灶鹽每引折銀七錢三分輪撥三十六

灶每灶每月領酒二百一十桶折納銀一兩六錢八

分零安寧并實在鹽每引徵銀八錢脩遠折色鹽每

引徵銀一兩貳錢徵鹽課無開該鹽四萬七千三百八

十二引一百四十九勛一十四兩九錢共錢三萬五

千七百一十九兩一錢三分零通開該鹽五萬一千

三百三十一引六十二觔六兩零共銀三萬八千七百六十兩七錢零俱解太倉并新開石門關三井鹽課本提舉司照舊徵納

又題准將二池鹽每引定價四錢鹽八石額課新增

三十七年議准工本鹽每引淮南七錢或銀二錢淮

北五錢一厘三毫五絲或銀一錢五分免其官買鹽

勦令商自向各場小灶買鹽赴掣其扣買收買工本

劉沒銀照舊解部仍要每單淮南六萬六千引外如

三萬四千引為一單淮北三萬四千引外如一萬六

千引為一單每年淮南四單淮北三單務期一年掣

盡

又議准四川鹽課從引定銀大專等照舊每引折銀

二兩雲安等一十四場每引折銀七錢五分四厘三

毫五絲綿州等三十四州縣丁井斷添量為增額仁

壽等九縣丁井七耗量為減額簡州一十六州縣丁

井額課照舊通計五十七州縣一所一場共鹽八萬

九千三百六十三引一觔實徵銀六萬九千一百七

十二兩四分六厘尚少額鹽三千三十九引一百一

十九觔該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五分四厘查

有布政司歲收商鹽小票稅銀抵補候查新井新丁
照額派補其閩課原非部額逋負尚多各場暫免派
徵所少王府食鹽亦於鹽稅銀內支補其有餘剩與
正課一同解部

三十九年奏准長蘆鹽運司利民等場官鹽引目按

各府州縣里數分別等則上則順天府屬四萬八百

三十四引保定府一萬二千六十七引順德府八千

五百五十九引大名府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三引彰德府

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四引衛輝府一萬八百七十八

引中則河間府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引真定府一

萬四千三百一十一引廣平府八千二百八十一引下則

永平府三千九百一十八引通行發賣各該官司置

立循環文簿登記賣過引並水程期限按季巡

鹽御史查考

四十年題准儀准二批驗所各商未掣鹽一百五十

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引計淮南十八單淮北六單

所載共該餘鹽一百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一錢

委官盡行改捆掣每引五百五十觔若多五觔以

下照常割沒五觔之上照夾帶間擬大約每單實解
出餘鹽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一引一百七十觔折算後

作正鹽配引附學照例徵納餘鹽銀兩項補遺止定額無徵之數

四十四年題准工本鹽雖有報納而正鹽未免停積且商必俱用將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行革去正解餘鹽銀六十萬兩

又議准正餘鹽每色正許五百六十一斤正鹽二百八十五觔余鹽二百七十五觔南所納銀三錢九分七厘五毫北所四錢三分七厘此外多至二十觔者納銀一錢百觔以外間徒浸鹽入官二十觔以上查例發遣

隆慶元年議准長蘆運司并二十四場官吏本色俸給共銀六百餘兩于各場應納灘價并鹽商腳價銀內支用河間所兌行備派

又令長蘆運司歲增五萬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聽商自行收買

又題准將大小二池納價余鹽等銀五錢二分以四錢作引價一錢二分作引商人上納淮浙鹽一千引准配池鹽一百引小池鹽于西路發者仍照舊例納半底銀一錢五分解固原州聽軍門犒賞其餘引價解慶陽府聽延寧二鎮客兵支用

又議准西和縣原開鹽井一眼漳縣舊開鹽井四眼又有新井各商獲利爭報令每百觔納二錢九分

二年議准河鹽引價著引為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銀九錢淮北定銀八錢分撥起低開引淮南八錢淮北七錢分撥到司勘合淮南七錢淮北六錢若遠商貴執倉鈔勘合到運司責令內商照依原定價則收買以便即日回還不得藉勒由難仍將內商的名報出造冊在官如過支鹽到橋頂壩行令白塔河安東壩各巡檢驗放鹽船如該掣鹽一百引方許造單如無新引不許過橋入單著為定例

二年題准官臺等十一場折布鹽課給票納銀事例詳查灶戶貧富分別上中下三等除額辦正課外每年上丁納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戶各熟三張以便行鹽地方發賣

四年題准買補鹽四萬引量停三萬引開通官臺等十一場省行運司每票以六百斤為率除正課外另票銀一錢其支運賣鹽等項悉聽巡鹽御史督令各衙門查考

又議准河東運司將延安府地方改食池鹽邠永沂龍麟進五處仍食解鹽石商中納起運蒲洛二關掣

賣扣定遼東徵教餘俱解部共連逃地銀四千三百六十一兩見在地銀八千八百十九兩行濱膠二分公司濟青登萊四府委官催徵近逃地銀六百四十八兩根究得業人照數辦納

又顯准舊例凡行鹽地方各五鹽場廣西則梧州廣東則肇慶南雄清遠商人投稅者每正鹽一引收銀五分餘鹽每引收銀一錢後每正引一道准照余鹽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從又准照餘鹽六引納銀六錢五分再有夾帶謂之自首每引抽銀二錢商價通融足支兵餉令該省巡撫查理疏通有勢豪阻撓

奸商作弊奏肅治

又顯准將西漳三縣課銀每年二千余兩改解蘭州收貯專備貽警兵協固原二道客兵支用
又年顯准濟青鹽價頗高票定銀一錢五分登萊鹽價甚賤票定七分每季終該府解司濟遼
五年顯准花馬池大小二池鹽每引照鹽八石四倍河東令各商報納每引增銀一錢二分其引銀一錢二分西路半底銀一錢五分共增課七千有奇
六年顯准張家灣批驗所舊以商人運到引鹽每一十引抽鹽一觔放支做工軍後前鹽議免止每十引

割收銀五厘解部該所見設官吏三員裁革
萬曆三年題准將上里海口牛田附海本色每引納銀三錢差官解部

五年顯准將定遼道庫貯鹽大池者解延綏小池者解寧夏其新增延安府課銀三千二百二十一兩京議解河東運司就近改解延綏即將該鎮應發主兵銀扣補宣府抵河東額課

七年議准淮揚二府逼近鹽場州縣聽其以米易鹽止許肩挑背負不許多捆大包其二府所屬原派官鹽一千引者止派五百引五百引者止派三百引責

令各州縣倉選穀實鋪戶赴儀准二所架下分買掣過單鹽運往折賣鹽盡仍將鋪戶領過引目徵報
八年顯准廣西每年于廣東運鹽五萬四千四百五十包每包用工價銀四錢一分九厘湖廣衡永二府價隨時高下每發官鹽一包計搭商鹽一包同賣一歲一運可得鹽利銀一萬五千餘兩著為定例
雲南巡按吳秦鹽課支費無存協濟萬難指慶查得本省鹽課銀訣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兩月萬曆十一年以來兩院由題与倫邊稅銀三萬六千九十七兩相甚奏濟近來增設兵餉新舊歲支共銀一十三

萬四千九百四十兩四錢如十九年有緬酋之叛二十四年有猛廷瑞之叛三十五年有鳳克之叛三十八年有多安民之叛此皆載在軍書歷：可稽也緬事息則設騰瀾八關等營猛酋息則設順義等營阿克息則設忠勇廣武等營此又皆載在天藉歷：可據也

平湖乍後二所每年各限鹽一千二百舢船四隻于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內奉本府帖開一宗懇全鹽課事蒙水利道詳議折價將各軍名糧內扣貯府庫本縣額限船鹽豁免

三十九年議准山東鹽法上則直隸徐蘇二州沛陽二縣兗州府所屬滋陽等州縣共該鹽九萬八千二百五十引一十九斤五兩零中則東昌府所屬該鹽二萬二千四百引下則濟南府所屬該鹽五千五百六十引官置循環文簿逐月登記發過引鹽水程按季查銷其青登萊三府官臺等十一場除歲辦額課正數外運司印刷小票送巡鹽御史掛號各場收掌聽各灶丁納銀一錢五分給票一張照一引記五百斤倘定地里等則發賣每票收牙稅銀一分兩淮運司鹽法事宜內一款云余鹽銀兩淮北掣鹽

每引以五百五十斤為則內除正鹽并包索共二百八十五舢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二百陸十五舢淮納銀七錢淮北納銀五錢一厘二毫五絲此外多余割沒入官五舢之內積算淮南每一百六十斤納銀一兩淮北每二百斤納銀一兩伍斤之外即照夾帶聞罪每舢納銀一分併入余鹽銀內每年儀真所掣鹽八單每單捌萬五千引約該余鹽割沒等銀六萬餘兩單共約銀四十八萬余兩而淮安所掣鹽四單每單五萬伍千引約銀三萬余兩四單共約余鹽割沒等銀一十二萬余兩南北通計得銀六十萬兩分

為春秋二次起解每次三十萬兩掣兌該所填入余鹽內外號簿并連引目解司聽候呈詳定委五二分司官一員該吏一名領解微銀兌日方將引給各商領回糞賣
泰州志儀真批驗所掣鹽定規每一年以八單為率每單該鹽七萬引每引該個打小鹽包七十箇每一單該用小包五百萬計原定稅銀每包索一萬該稅銀一錢三分五厘共該稅銀七十余兩計八單該銀五百六十兩其地租每鹽一十引銀五錢計一單該銀二十五兩每年該銀二百八十兩

東誌存積常股云正德五年令長蘆山東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舟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邊方緊急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價則重其八分年終換次給舟支客商謂之常股其價則輕則以鹽課冊內條開二項數目限以定期出給通關送繳山東運司以次年二月終為率若有過期不銷及虛出捏送查坐以罪其常股鹽每年依期將見在商人換次量高低場分派搭對驗引目赴場關支條將商名實址勘合字號米鹽數目搭派場分造冊繳部年終仍將支放過商

名鹽教額摺造冊送部查考

山東灶戶舊例每十年編審而分司官通歷各場督率官撥金報戶丁以三等九則辦課其間最設吏者充德拜即有司聞之里長也稍次者充領頭即有司聞之甲首也若灶地則每五十畝折人一丁辦鹽二引一十四斤八兩皆以藉為足
肇慶鹽出陽江瀕海先年設有復恩鹹水二場今灶丁日減課額日虧裁出鹹水場歸併復恩舊課千余今清裁止六百課而官吏布置如故汰冗議恤亦目

古用斛收鹽貯販發商後用秤法三百觔為一引給商今俱改折別行官票小民肩挑發賣以為食鹽見平潮縣誌

山東運使張光奎嘗得本司原額鹽課一十五萬引以充邊儲近因遼左之急新增餉鹽六萬引及查行鹽地方山東雖云六府食引鹽者止充東二府濟南僅十一州縣而青登萊三府俱食票鹽行票者已增加增票課無各再議行引者舊引尚多壅滯况復新增此王貞泰等所以有疏滯難商之告而各州縣方以引滯之故凜凜虞蔡爵烏今欲顧遠而商苦於股

脂欲顧商而違窮於枵腹事在兩難法求兼濟合無鹽而不增引將所增之鹽攤加於舊引之內減引而不加課將所增之課攤加於舊引之課內其便有五鹽課已贏引目仍循則銷支便引不停鹽官免省責則考成便春築已重夾帶難各則稽察便鹽已不增脚價可省則輸運便引不留行課無逋負則軍需便仰不格恤伍之新綸濟可蘇疲商之夙苦雖非行法之經亦通法之變矣相應呈請伏候上裁轉請施行

古今雜畧馬五



政令

漢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榷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常罷鹽鐵官三年而後之

不五

宣帝地節二年減鹽價詔曰朕惟百姓不贍遂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朕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貧民之食而賣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

明帝時穀貴縣官用給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貴人亦須官可自驚詔尚書通議朱暉言非明主所宜行帝卒從林議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出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衛觀議以為監者國家之大寶自長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

以其直益市犂牛恰百姓歸者勸耕積粟以足實關中於是造錫者僕射監鹽官後魏高陽太守賈思聰齊民要術有常滿鹽法造花鹽印鹽法詳八卷中

陳天嘉二年十二月立監賦榷詔法時康子虞荔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主之

隋開皇三年三月減酒後地酒鹽禁

唐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廉察盜鬻者論以法置亭戶之始即今之鹽戶也

海東監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為官多則民擾宜但少出鹽之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南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飽鹽貴則減價以糴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政有權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恐奏罷之商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萬脩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

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卻停即韓滉奏雨不害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韋幹奏秋

霖損稼混奏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
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說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
與藻同上曰霖雨澤溥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
叔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款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慮言損乃不仁如是乎敗藻南浦討計豐州
司戶而不問泥蔣鎮還奏瑤鹽如泥言仍上表賀請
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靈度池時人醜之
周顯德五年唐主秦江南無曲田頗得海陵鹽世宗
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唐主是詔歲給鹽三十萬斛
俾獲士年稍還之

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甲高唐省而轉運
使疎其藏估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荆湖諸路所
謂未鹽者也久之軍吏困于轉輸每牟侵盜雜沙土
鹽惡不可食坐報官提配相繼莫能止而鹽積多露
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周
翰林學士孫度言於是詔罷官自鬻聽入金錢京師
權貨務而以淮江右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
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芻粟來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
以金銀若輸粟輸化饋于京師入中者優其至十番
以折在鹽給價後世高唐中鹽之治自此始也

太祖雍熙以用兵乏餽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兵
直令江淮利湖給以類未鹽類鹽稱歲積者未鹽謂
先禁後開者此如日邊方開拾糧草而今商人支常
股鹽或所鹽或暫令起境賣鹽者三者雖曰同存志
用而所鹽起境二者亦如宋之先禁後開休非成制
也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
運真宗今李沆為發運使沆精置轉輸倉於真州自
通泰楚運鹽至真州運來轉入其倉宜船回皆載鹽
散入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

兩淮鹽法最善者後稱積滯以得人之不如沆耳
宋太祖開寶三年除河北鹽禁至仁宗天聖元年春
立計置司罷權茶鹽行貼射通商注天聖二年十一
月廢權茶鹽

夢陳筆談太祖嘗陰勸所民開墾收稅錢不許官
權其後有司屢請開因仁宗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
河北百姓常食鹽朕欲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
掌中物夙藉火焚者望闕歎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
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初不獲然人人能誦
其言議亦竟廢

張方平政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姑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缺是也豈非再榷乎若若榷則鹽貴虜鹽並售是我歛怨而使虜福也虜鹽益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恃鹽料能補用兵之費乎帝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真宗咸平中有請官運解鹽就邈州置鬻度支員外郎李士衡上言聲運勞民非使請行解鹽通商從之仁宗天聖元年詔凡天下鹽稅取一歲中數為額後

維義益力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七年令輔臣勿更鹽法論曰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眾但以贖養兵京師經費應未能犯之耳

景祐初六中甫奏言鹽之鹽城造鹽之場七皆售縣倉亭電暴列相去五百里掌出餉者以倉為主而不出郭郭政私養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大伏可見私煮可禁仁宗可其議

祥宗元祐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解鹽通商唐時榷鹽之令未及於陞南宋於福州置長清場歲

歲煮場鹽五百一萬五十觔以給福建路其後有鬻鹽令高宗朝侍御史汪徽言漳州鬻鹽一事重為民害乞特旨罷詔從之之絕之民藉此以助不給知高郵軍汪綱堅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湖水戎馬不能踰獨西向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迺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設溝壑或備故穴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塔以戒非常先興化民田濱海范仲淹築堰以障瀉國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邇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亟增修之

邵俊者閩子朝紹增一秋稅舉鹽課常平淮東者鹽之根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幣儲空竭負兩總司歲課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侵鹽鈔舊制弗許商之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摭隱伏凡虛額無實說為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覈倉三十萬緡為格辦庫以倚鹽本之關添置新窰三十所諸場悉復乾道舊額又謀官吏之殿最綱灼已率下解臺郡之巨饒獨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權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財賦

度宗咸熙七年九月蒙古以四川民刀固弊豁免茶
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勅有司有言茶鹽之
利者以違制論

元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杖闕防之法凡鹽商經
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杖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
本倉就收之

洪武二十七年詔曰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
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洪武間戶部鹽引印及鹽糧勘合并引縣契本銅板
俱收貯內府戶科編號不記收貯戶部凡遇各急款

糧草戶部奏請印刷編定居商關中正統十一年鑄

換銅板各增南京二字於戶部之上仍收貯南京內
府嘉靖年間新鑄山東運司銅板四字

鹽引式初定南京戶部見為鹽法事照例奏准各項
事例除欽遵外本部令行開坐半印勘合引目付客

商執執照監前行發賣施行須至引者

一兩淮運司凡遇客商販賣鹽貨每引二百觔為

一引給付半印目每引細官本米收入倉隨即給

引文

一各場歲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將賣剩餘鹽夾帶

出場及私賣貨賣者緞百夫長知情故縱或通同
貨賣者同罪兩隣知私賣鹽貨不肯告者杖一百
充軍

一凡守禦官吏巡檢司巡邏私鹽俱發有司歸問
犯人較有軍器者斬鹽貨車船頭匹沒官引領牙
人及窩藏者杖一百充軍有能自首者免罪常人捉獲
者賞銀一十兩仍須追究是何場分竈戶所賣鹽
貨依律處斷鹽運司掌獲私鹽隨獲有司追斷不
許擅問有司通同作弊脫放與犯人同罪

一起運官鹽每引四百觔帶耗鹽一十觔為二袋

客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經過批驗所依數掣勢

秤盤但有夾帶私鹽隨發有司追新客商貨賣官

鹽自楊子江至湖南袁都俱係經過官司辦驗鹽

引如無批驗掣勢印記者笞五十押回盤驗

一凡諸色軍民權豪勢惡人等乘坐無引私鹽船

隻不販鹽驗者杖一百軍民俱發煙瘴地面充軍

有官者依上斷罪罷職

一將官運鹽貨偷取或將沙土掉和抵換者計贓
比常鹽加一等如係客商鹽貨以常鹽論客商將買

到官鹽揮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一凡客商與販鹽貨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

追辦如賣鹽畢五日之內不行繳納退引者杖六

十將舊引影射鹽貨同私鹽論罪偽造鹽引者處

斬

一起運官鹽并場戶往來搬運上倉將帶軍器者

并行處斬

一諸人買私鹽食用者減犯私鹽人罪一等同而

販賣者處絞

一凡各處鹽運司運載官鹽許用官船轉運如寬

戶鹽丁却用別船裝載即同私鹽科斷

倉鈔式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安府巨積等

倉為大庫堆聚住倉檢校調兵急缺錢糧接濟事除

外今用大宇一號文簿一扇計紙四張用印鈐蓋付

本商親齋赴該司告投查對米星字號相同關文引

鹽外所有文簿令行出給者

計開大宇一號賣收商人一名趙中係某府某州

某縣某里軍民等籍告報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等

處洪武某年分官鹽三千引內納米七百五十石

收入大宇版盛放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收完

兩淮運鹽河漢吳王濞開伊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

陵倉及如皋漢家太宗時吳遵路為淮南轉運副使

于真泰高郵軍建斗門十九以舊漢水利仁宗天聖

三年發運使張綸及監西鹽監魏范仲淹奏築捍海隄

置閘細潮以通運河孝宗淳熙四年十月泰州築泰

子河堰吳中甫為江淮發運使築洪澤隄六十里以

避長淮之險度宗咸淳五年李廷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元仁宗延

祐五年令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開修揚州

運河二十三五百五十里

海門知縣汪有執以嘉靖十九年潮變死者萬有餘

人議申修後捍海隄巡撫都御史王果巡按御史楊

勉學監法御史胡植俱行揚州府知府朱懷幹仍令

有執勘估申府轉達議修右運鹽河一名運河本府

所屬江都縣灣頭去府東北二十里自灣頭起東行

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海

安入如皋界又東南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

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寨入海門界又東行八十里

達呂西場其支派通各鹽場者皆為通鹽河

西淮墩臺嘉靖十八年閏八月海潮漲浸議處妥官

相地督工修建三十場每園設立茶墩二座高三丈
周圍開徑頂面五丈下張九丈栽桂榆柳等木以防
潮患共築過二百二十二座

兩淮監鐵額設二千七百一十五角一分七耳計八
千六百八十一塊每一盤鐵四角一角該鐵五十斤
查辰黃鹽六乾得監六百勒共計二千四百勒弘治
二年御史簡重鑄嘉靖六年御史雷應龍後鑄三
百二十一角嘉靖十五年御史徐九皋行委運使同
知徐廷相督屬鑄完盤鐵二百一十三面給與掘港
石港二場嘉靖十八年海潮港浸損失盤鐵二百三

十六角現嘉靖二十一年御史胡植行令運使同知
白濬督鑄鐵額四百六十一口給與丁溪草堰小海
三場

錢羅牧納寬鹽每羅一百勒四羅為一大引共羅一

千一百六十七成化初都御史高明奏改

板斛民以私權不便後弘治間御史史載德更

木桶印路至今行之不得為奸

勢科洪武初頒降銅擊一箇重二百五勒景泰初御

史標則奏行照銅擊鑄造鐵擊十箇每箇重二百五

勒每場一箇弘治二年御史張楨又較定官秤十連

每逢百五勒每場一連秤放兩鹽

而淮行鹽事宜曰開引 每年夏冬二季起抵週司
查算勒令若干過中監若干引每引正抵銀三厘加

耗銀三毫美史解赴南京戶部開領引目抵價赴部

掛號轉給應天府買紙引引完日領回執財架開庫

換次榜派遠議四季起抵四季榜派現今遵行

曰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 准加三十場為

上中下三等均勻換次榜派以富安安豐梁垛東臺

何垛草堰角斛并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

場馬塘西李新與餘東餘中廟灣橫港伍祐劉莊白

駒小海丁溪為中場莞濱臨洪興莊徐濱板浦為下

場每過投到勒令發付榜派車岸上等自呂四中等

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逆派起雙岸上等自富安中等

自馬塘下等自莞濱順派起仍分派在折赴上本色

商人赴場支鹽折色商人在司領價遞占聽商自行

買補

撥引 先因淮南引鹽產薄以致遞引不售御史蔡

時鼎設法凡過淮鹽貼掣如一單准鹽一千引限買

遞引八百方准赴掣名謂二八格派今遵行淮北引

目既通無庸限買

鹽岸 商人執引下場交鹽淮南運至白塔河過橋將引枝入該巡司積至八萬五千為一單造冊二本送院一發等鹽委官一發該司收貯俟照謂之真單准北運至安東過橋將引枝交東縣積至五萬五千為一單造真單如前淮南歲行鹽八單准北四單謂之單鹽

科掣 每據巡司呈掣之時將院存真單委就巡府佐縣正官科掣其科掣事親每引各認色號揀旗一而至二十號而止委官親手掣簽對號提上一引執旗人徒帶領上秤即以引輕重之數例十九引二

十引完以後照前周而後始

割沒 縣掣時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觔准北每引以五百六十觔為則如一引之外多餘鹽五觔以內通將原掣引鹽積算淮南每百六十觔細銀一兩淮北每二百觔細銀一兩是為舊制沒若多出五觔以外即照違例夾帶問罪每觔細銀一分是為新制沒餘銀不足額數即以割沒湊完補解

解細 專委運司佐貳官將掣過單鹽四單一次開領解細差內商之鹽細大賣與水商改小以便裝運

京掣 水商已買過解細之鹽抵在灰山州舊鹽院移縣南道復掣放行謂之縣掣萬曆二十二年題革後水商者復今改于酒子口鹽院歲兩次親赴驗掣放行

食鹽 食鹽者乃於單鹽內過橋壩之時扣點另堆俟鋪戶執引票交賣謂之食鹽

開中支賣 凡邊方有緊急缺糧軍等項戶部奏准開中引發印編勘合遼東大同宣府三邊察本處戶部常糧即中陝西榆林寧夏甘肅等邊本處布政司俱行收貯商人有赴邊宣大同營糧部中或陝西巡撫都御史處報納或東本或馬草料至或折色銀兩

各官定土斗頭照例上申存積常枝等鹽取有糧草等項實收遼宣大同仍從管糧部中陝西各邊仍從陝西布政司填註勘合并商人姓名大同宣府營大因府遼東營都司陝西各邊在本布政司各用本衙門印信鈐發商人資枝兩淮運司查驗其對相同塗銷倉鈔乃候決榜派場各細紙價本司差官前赴南京戶部印制鹽引照名寸數領回商人各用私記本司印封閱發各分司官轉發各場土庫收貯商人到場上納賑濟米石回繳本司復呈巡鹽察院行

委公司官監放鹽畢該場截引一角封至運司後查無礙又截引一角封付本商發售察院前後查同候候候車赴批驗所掣發畢又截引一角仍給商人於行監地方發賣完日就於所賣地方官用又截引一角印封立限解赴本司銷繳積至退引六七萬或十萬萬若官解送戶部交割每年驗查退引過限不至額行商人原籍勾取追究議罪若過限復州縣鐵荒戶部奏准委官關中其勒令賣收款納等項俱聽所在官司委官收執施行

存積長股 正統五年今兩淮兩浙長蘆運使司每歲

額辦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蓄中以所積見鹽入利即支謂之存積共八分逐年依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正統十四年增兩淮兩浙存積鹽為四分景泰元年增兩淮兩浙存積鹽為六分二年今客商報中鹽數遲延一年之上不報先者即於常股鹽內派撥扶次開支成化七年今兩淮兩浙運使司各場存積鹽課仍舊止作四分常股增為六分十九年今客商支鹽皆上下場分三七分派常股存積正收止支如違商人法罪鹽貨入官官吏

以枉法贓罪弘治二年都御史李嗣題准令兩淮各場鹽園地方以東西南北為界如南北為門為路則東堆存積而堆常股立定石碑如樞值名下有一千五百引者一千為大園五百為小園先儘存積足處然後收常股一年鹽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盤鹽務逐引科盤不許丈量堆垛查算又令各處歲折鹽課冊內務開寫某週司提舉司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股數目該本邑鹽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某場鹽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每項各立行款開寫官攬某人總催某人辦過鹽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

某字號倉囤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查昇無差各款後宣王前件長蘆山東河東運司於次年二月終兩淮兩浙運司於次年四月終福建廣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於次年六月終差吏親齎奏繳仍送清冊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本部查照若有過期并數目不銷及虛出捏送者查究問罪

兩淮恒窳事宜因編審 每五年一次編審窳戶定上中下三戶則各場總催供照原額還其股實余充亦五年一次各總下窳戶多寡不一或編二十名或

編三十名務使鹽舍相近草場接連事畢造冊檢照
殘疾年老不堪煎辦者俱開除原籍守節子未成立
者其夫通謀乞辦見任官以裡敘仁者舉人監生及
經科舉生員俱照例優免
折課 舊稅水鄉鹽戶不請煎鹽者每引納工本銀三
錢五分解送運司給發灶丁或年終額解戶部止德
七年御史來題 准水鄉鹽戶每引折銀三錢鹽
課司年終解送運司額解赴部又荒濱一場地不產
鹽每引折收價銀五公分白駒西亭俱辦本色鹽七分
折色三分

官餉 嘉靖六年御史戴全 題准行委運司估計
每兩用銀三十兩連鑄造工價約用銀二十六兩即
於運司贖買扣數初支照依時製鑄造四方鐵鑄共
三百二十一兩給與各場貨必順丁煎辦歷年漸久
積壞仍補造給發
賑濟 商人每引上納銀五公分存留司庫遇年歲災
傷以爲賑恤之用後接奉御史議將應納銀每引扣
銀三厘給灶勇工食餘四分七厘准抵折色給商夫
折色者係灶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應辦之課
商必兩便合遵行之

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煮丁產者充之免雜
稅徭除草蕩其犯罪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禁煎
鹽其賣辦以丁爲率初制引四百觔尋改辦小引
半之海丁歲辦引計兩淮鹽額引七十萬五千
有奇歲終轉運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
虧額者逐理凡灶丁所賣鹽一引餘工本鈔二貫
時鈔一貫五錢半優之合用引運司官以時情
予戶部指 內府即送給付乃商餉案中鹽量
所在本價高下道里遠近爲之則中已出餘引諸
場行支鹽如目鹽出場徑批驗兩依數驗掣而所

過官司辦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定行鹽地毋
過界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用私鹽追斷商賣
鹽已即所在還引還官倘違引者新諸鹽臨勢要
令家僕行商中鹽優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
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額銀八分上所權利甚
微而商利甚厚以權利權抑等擅贖民食而已
永樂中令商于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
一引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日就
熟而年穀盈豐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

十六年今給洗衣局同碑白粉挺米青藍食用
十九年相各處佃戶鹽課悉皆蠲免

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令各運
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改無干孫文倫者行原籍官司
每引給資本鈔二十定優恤之

正統初令淮浙貧窶者餘鹽官恰米麥收之歲丁逃
移者鹽課司覈定停其徵入今客商守支年深不得
鹽者船以十分為率之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
司不顧兌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商窶甚享其後姑
分為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

者積鹽在場過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
也存積行而常股益艱淮南人有守候數十年老死
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
正統二年楊州所屬并運司鹽場各奏水災上命
巡撫南直隸工部右侍郎周忱巡視賑濟處補鹽課
忱奏令蘇州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
赴楊州各鹽場收貯照數支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
預細秋糧其在場聽令灶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
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
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二年今兩淮官鹽聽各商於貴州地方貨買引於鎮
遠府者銷

七年今兩淮運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為上場
寫遠者為下場富安、鹽果、樑東、臺、何、樑、五、上、場、配
臨、洪、一下、場、丁、敘、茅、徑、小、海、白、駒、劉、莊、五、祐、六、上、場、
配、徐、清、一下、場、新、興、角、斜、張、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
金、沙、餘、正、凡、上、場、配、板、浦、一下、場、餘、中、餘、東、呂、四、二、
上、場、配、亮、凌、一下、場、板、港、一、上、場、配、廟、灣、一下、場、凡、
支、鹽、之、時、上、場、派、盡、方、以、下、場、餘、數、補、派、以、便、鹽、商、
九年今雲南各鹽課每灶戶添撥餘丁二人免其差

使專一採薪煮鹽、課不許擅除
景泰九年詔各處運司提舉及所屬鹽課司原者在
場攤派採薪者不許諸人侵占
七年未年御史陳調巡鹽兩淮奏准各處遵行本司派
口批驗所秤掣商鹽并永利等八場灶丁上納官鹽
俱用秤掣舊有官釘大秤鉄錠每屬一連嘉靖三十
年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陳果題 准置
新法一百斤者七同五十四三十二十一十五斤
者各二個降數本司收貯秤錠過三八月放關轉發
沿口批驗所掣掣商鹽見山東鹽志

景泰四年令四川鹽課提舉司於每年三月以前具
上中下三等鹽課司并商名引鹽數目挨次挨號和
課均派開報布按二司并巡鹽官處定於三月初一
日會同照引唱名給散以引目連各商通帖散帖封
發各鹽課司收貯分派各井逐月支鹽隨時批訖遞
引給付各商限次年三月終送提舉司類總轉達布
按二司并巡鹽官比對相同照數先造歲報若遇急
用過糧開中務亦先并出榜次年三月唱名支鹽
天順元年詔淮浙長蘆山東運司所屬鹽稅課用他
方達司災傷人民飢窘各該巡鹽御史通行取勘迨

亡事故竄丁無人頂補遞下米辦景泰七年以前各
處鹽課明白具數奏報除豁以慰民困
成化四年奏改富安安鹽課原委何保五場配搭
荒濠場丁穀草徑小海白駒劉莊伍祐六場配搭
洪場新興角斜掛茶豐利馬塘石港亭七場配搭
徐漢浦場金沙餘西餘中振港片四五場配搭收浦
場餘東一場配搭廟灣
六年詔各處鹽場有因雨水損壞倉廩消化鹽鈔
經風憲官踏勘明白盡行蠲免其成化六年有因災
傷無力交辦者經奏報勘實者該辦鹽課以十八萬

率減免三分

河東鹽池初以巡撫兼理成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
文忠與吉巡撫等官不得以時瞻視故人得私販官
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嚴還御史一
人往彼禁沽料理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還等左
十二年奏准鹽丁除正役里甲該辦糧草外其餘
夫牙兵皂隸一切雜泛差役丁少者蠲免丁多者亦
量減除

詔正統十四年前客商中鹽未支者准鹽每引給資
本鈔三十錠而浙廣東四川雲南每引二十五錠河

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泰元年以後及
今皆代支放商行鹽照此例

三十三年詔鹽糧國用所資近年以來欽賞數多及
被內外勢要之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剩私餘
勅曉越支費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詔
書刊日各該巡按御史即查前項鹽課除已支賣外
其未支掣者各位支還官今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
越境販賣各邊關中引鹽及雜買糧草俱不許勢要
及內外官員之家求討占窩領價上納亦不許巡撫
管糧等官徇情受賄違者巡按御史糾舉

又今移萌城批驗所於紅德城望令黑城乾溝二路
並車俱抵慶陽府城市關廟卸載商人同卸載店主
費執引目赴府驗過赴行鹽地方貨賣單引目付府
主銷繳

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
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
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
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
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
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而

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遠地為墟粟踊貴石至
值五兩時議者屢言慮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
增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
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指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歛
後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二利必不可
得矣

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開中邊方引鹽莫肯趨納
皆由運司開費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
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天
子加意于國家鹽額之吏召閣學士計北田茶馬之

故甚悉已及鹽太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
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
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駒馬者
為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統一行法即欲首壞之
耶遂寔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上慨然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
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迭掠越支賣夾
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
任交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雜買糧草勢要無

得取討窩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
御史糾劾亡何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
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遂裂盡
矣

弘治二年戶部題准鹽戶若辦全課二十三十以上
者通戶優免其餘每丁貼與私丁三丁除四二十五
畝免其差徭夫馬不但雜泛優免惟正糧亦派折色
令各處秤掣引鹽止許批驗所官若本所無官方委
運司官有司不得干預
今兩淮各場鹽園地方皆東西南北為界如南北為

門為路則東堆存積西堆常股定立石碑每國正一千引如總催名下有一千五百引一千為大國五百為小國先值存積足數然後收常股一年鹽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盤鹽務逐引科盤不許丈量堆垛查算

又令兩淮運司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鹽丁餘鹽以補官引免其勸借米麥成化十六年以後至二十年前正支不敷者亦許買補該勸借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已辦未完者嚴限追補完足餘餘各年應

支客商不許收買餘鹽該勸借賑濟米麥亦照上納又令長蘆運司商鹽額發賣別處者聽於所在官告驗轉給文憑改易地方其退引水程仍照例告繳又令宣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涼靜寧隆德改平慶陽環縣等處

弘治五年詔弘治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鹽運司提舉司拖欠鹽課悉與除豁若有被水清折多征風憲官勘實及折罰鹽糧年久追徵未完或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並豁免追其灶戶焚辦艱苦者司不許科派雜稅

弘治十年運使宋敏奏准今後鹽丁詞訟止許巡撫巡按巡鹽監察御史受理或該運司公司官問斷徒罪以上呈詳待報杖罪以下徑自問擬奏落不許府州縣等衙門一禁鹽丁以公事體份更有違定制十六年令兩淮運司派鹽將天賜廟灣二場改作正場搭配板浦支給豐利吳埭餘中三場搭配荒濱臨洪徐濱支給

十七年令兩淮巡鹽御史清理各場鹽丁鹽課者丁少辦細不敷者許多餘鹽課澆派丁多去處帶辦待後貧難場分鹽丁復舊各照原額辦納

又議准淮鹽每年關中過額致累商人以後止開賣在之數免致外透派回下後例應透派者聽巡鹽御史徑行運司核取未開常股空額免其添價弘治十八年詔各處鹽運司提舉司鹽課司自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并風雨消折鹽課及折色鹽糧銀布等項詔書到日風憲官覈勘是實悉與除豁以蘇灶丁貧苦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亦皆免追正德四年奏准四川大寧場范丁止今辦細原課其逃民私煎加增之數另行召人并各灶餘丁項補毋致負累人難

五年議准長蘆總司在官監課量場分遠近定為四等客商中賣高下相拾其遠年不敷監勸官為主法今於納剩餘鹽自相買賣

又奏准廣東監商引日通收在官候下場裁監給發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俱以載監出場為始廣東二府限三個月肇慶韶州二府限四個月南雄梧州二府限六個月高要等府限八個月廣西潮陽潯水二府江西南贛二府限十箇月以農各將引日赴巡鹽御史銷繳違限者坐以改將舊引影射私監罪正德六年御史王先顯准申明洪武二十七年事例將

壯戶雖流差役如民壯水夫大漢皂隸門庫弓兵伙手斗級蘇夫館夫司兵等役并聽差銀兩買解戰馬勸借雜糧等項照例悉免

七年令改富安安豐梁梁東里何梁草偃角斜橋茶豐利石溪金沙餘而呂西為工場馬塘天賜西亭新興餘中餘東廟灣墟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蘇為中場莞濱臨洪板浦徐濱為下場八年奏准河東運司將見在引日不拘年分挨次領給大小鹽課從宜帶搭補完其每年額辦鹽課未開中者除該解宣府年例銀八万兩外餘剩鹽候補足

各年商人所中之數方許另開仍行山西陝西今後不許括以戶監名目不候戶部奏有明文取便開中如違聽本部并巡鹽御史奏治

十三年令革去臥引錢及車戶工細門監等項慶陽周原各給批一張或三十二引填註行鹽地方各赴兵備衛號立限截角按季解繳十四年令山東運司民佃窰地該納布者照民佃窰地納銀從解運司事例亦從解登州府自取通關完銷不許窰戶催納正德十四年又奏准廣東機稅置廠一所於省城外

就令廣鹽課提舉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凡一切事宜聽巡鹽御史總理其惠州潮州揭陽縣三處及雷瓊等處行鐵地方但有走私夾帶漏報等弊舉俱照鹽法事例施行

正德十六年詔四權勢中監侵奪民利并各商中監增價轉賣俱問罪入官律有明禁近年以來奸商投託勢要每遇開中盡數包占轉賣取利甚至奏開殘監減價中又每米一石支鹽四引任憑買補夫藉私監阻節正課以致鹽法大壞違儲告之罪難者免監當進沒結書引日巡鹽御史并各運司官即便查訪移種

勘合內呈到已支未擊并未派支監課但係商人
投托營委說名占中賣貨賣窩及河東運司監課例
該處中細被勢要奏討賣窩刑處開中并奏開殘
監課價報中者悉照大明律裁單入官不許放掣
又政務要中監賣貨賣窩情弊該計隱瞞仍舊
又官監賣貨者商人首告給賞正犯追免監課
遠充軍千礙勢要奏開處治巡監御史週司官更知
情不令擊又各法以罪其見准皇監各處已賣銀兩
未賣監船盡數入官各項入官監課巡監御史作急
回奏戶部照違儲急缺去處開中本色糧料以濟急

用
嘉清初 上方申飭監法之政今議者紛紛言利事
折秋毫而法復一變五年周御史戴金言每正監一
引許帶餘監一引正引于各處餉糧草餘監銀週
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入官兩淮歲增餘監銀
六十萬餘監至是始奏裁亦言其後監法都御史王
紳御史王國周復請以割沒銀給寬戶人給二錢者
差取監一引例開還報中名工本監兩淮歲復增課
銀三十萬餘監題准海心五十五兩內上監三十
萬二百八十五兩題准在邊上細糧草餘監銀
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兩題准在邊上細糧草餘監銀

咸化錢莊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 割沒監十七年
監法都御史王國周題准海心五十五兩內上監三十
萬二百八十五兩題准在邊上細糧草餘監銀
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兩題准在邊上細糧草餘監銀
是時商人於邊中監者引細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
初刑不啻倍蓰而各邊救贖費不易雜勢要或占中
賣窩若斗頭加耗官科罰而吏侵漁之弊增為費不
貲人給引下場或官吏難或灶丁類課不辦初經
年而不得掣且商業餉餉于邊矣安所得贏贏重
習性逆數千里外復輸餉于運司而有司奉令甲嚴
非微完餘監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監上堆而扶
單守候非五六年監不得行諸行監地遼遠涉長江

掀風浪時有滯頓而數十萬之資本擲之烏有以不
能盡防攬載戶之無盜賣耗竊也蓋商德至是而甚
於是商遂分而為三四邊商曰內商曰水商邊商多
沿邊土著專輸細米至草求中監中已所在出給倉
鈔頃刻今以賣投運司給監引官為手引價聽受查
于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微歛及山陝之寓籍淮楊者
專買運引下場支監過橋灞上堆候掣亦官為定監
價以稱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細者什一餘皆
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監代行官為總
其監數解數給水往于行監地而販鬻焉 國初時

嚴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逐末利舊制有所不行者勢使之也引復准而之兩銀錢一百七十八兩五分銀錢每銀一兩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塲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鄒恐鄉為請將河鹽堆鹽相兼掣秤懸鄉又奏各塲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通行通行解網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提督欽督道無虛日會御史徐煥上言商人者挾資万里出百銀為國足邊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万而鹽有掣無信一時暫

通計何從出至于借下庫贖引目甚則鬻度回藉則內鬻創其困若已甚矣商人志無資耳有資則百貨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唯陰好革弊不顧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
嘉靖元年兩淮運司鄭奉巡按御史索賂共括撫過進移後業民人稅先寬戶六百四十名賈絀過寬妻二千三百二十三名賑濟過見在灶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三名起差過塲司一十座龜房舍六十三百三十間起便倉六萬餘過呂四等三十塲各圖數共一百一十一圖每圖築防倭潮忠墩臺二座共二百

二十二座

又奏准置國塲進移灶戶遺下灶地在武定利津等州縣照永阜塲例納銀送司額解仍照徵收事例年終出給總巡通關徽郭

四年議准將四川鹽井鹽衛實在旗軍一千二百名分為四班二年一換每班撥軍三百名國民灶五十名為衣糧之資每軍該支月糧和留在倉庫前項鹽課各軍有事仍聽調用拘各餘丁更替煎燒無事隨班操練其民灶該納鹽課仍舊收倉庫每并給作合衛官

員折俸鈔費并旗軍三等入戶九月酌菜鹽船止委指揮一員管領煎辦

五年額准寧海塲進灶照例納銀
六年額曰鹽利乃民生所須近來官鹽阻滯不通鹽價高貴民艱甚難而濱江濱海鹽徒與販無忌私鹽船隻多至數百往來大江張打旗號擅用火器停泊地方貪利之徒公然替伊轉販偶有商民船隻司面劫掠即令江南各府民聞而食多足私鹽官鹽阻塞着巡鹽巡江御史稽令各該巡鹽巡捕官將鹽徒設法拏務盡絕仍根究官鹽何以不通私鹽何以

鹽竹應自處置者任自處置事體重大者奏奉定奪
務使官鹽流通鹽商得利課額不虧遠路有額若鹽
徒勢眾原投巡鹽巡捕人役不敷巡緝巡江郡御史
酌量緩急調兵擒捕無令流蔓以貽地方之害二十
二年詔回自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鹽課撫
按官查明盡數蠲免

十年令河東巡鹽御史實資在場新舊鹽課補還借
欠戶部及拖欠軍府年例并山西布政司易換民糧
之數每引定價四錢不許偽為餘鹽之稅騰稅泰討
又題准四川大寧安雲等一十五場額辦鹽課俱照

弘治十五年則例報徵存著本省以條接濟松茂運
轉腳價之費每年按季徵收與秋糧一體起解其小
民遠糧本色止徵正米價銀不許重徵腳價
十三年題准山東長蘆二處商人遠限罰數俱以限
滿擬罰未及二年者以年半論未及年者以一年
論未及半年者止照例罰罪免罰數

二十四年鹽院盛葉驗而出巡事內開凡遇商人齊
徒勒令實收運司違與比對戶部原批流通底簿殊
覺字號相同及無院改等弊每引各一名括圖均派
上中下三等場加查教派場應買除引餘並著於原

派場分收買不許越場接收等因

弘治三十四年又題准兩浙歲辦水腳鹽課無庸預解部存而在
場者改收本色解解運司給商下場買鹽聽掣

三十年題准兩浙運司天賜場原額引目俱改派仁
和許村二場輪次買補完日就於二場打引截角還
赴杭州批驗所掣放

又題准兩浙運司今後遇接遼南納餉派場買補不
必拘定三分隨派隨給遼南省不願赴場者方料內
商牙店三面赴司告發即與遼南名下註記明白以
杜冒領之弊

三十一年議准河東鹽法司日增入太原大同字樣
行令二府一例行鹽并行巡鹽御史將三府三司食
鹽查照彼中鹽價定與折色於贖罰銀內解送不許
仍前撥給本色滋生弊端
又題准湖廣衡寶二府仍食淮鹽鄖陽一府進入兩
淮行鹽地方引目撥歸發賣

隆慶中御史孫以仁言兩淮鹽引之滯塞係之咸制
始由于工本之加昂而致也今欲以河鹽惟鹽並掣
流通則內商堆鹽日漸壅塞遼南引日並阻滯差
遼南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

而軍餉一旦未能兼供按年報中數年守吏顧此未
克天授是以盡西北之款報中以籌邊款東而之商
分撥以供保稅國初鹽法迥然不同今以河鹽隨利
隨利內商守文日久不得趕利或別圖改業況夫堆
鹽小積其誰肯收運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俟掣又
老商更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乎宜停止兼
掣為便於是二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議
罷而商面稍獲

二年題准額保改行小鹽以除廢三年為始每引定
以正鹽二百兩外加包索三十兩有餘鹽七十兩共

三百兩為定例每引餘鹽七十兩細銀一錢四分五
厘此在每引少銀一錢五分五厘將內商派引執照
紙張中洋橋索稅與各近便場戶買補折色引鹽等
項銀兩加增稅補仍舊照戶部近議存積三分取中
本司每引銀二錢工下以抵補前議之額
又題准行罷丁多開小井以補填井逃丁之數不必
加增其保單重慶嘉慶等處寫遠商人赴提舉司告
給小票不便亦令增加引票酌定張數分發五府州
縣就近告給

四年令兩淮鹽法盡復大盤舊例

又令河南南陽府所屬鄧唐十二州縣改鑄銅版仍
屬河東行鹽地方

又令山西太原府所屬陽曲等十州縣并汾州及所
屬三縣共四十州縣以後通食票鹽每票抽稅銀六
責令此鹽道督理完解運司每年終巡鹽御史題解
戶部清邊其開防稽考之法悉照鹽法則例舉行其
原派陽曲等十四州縣引目准令均攤河東運司行
鹽地方

又奏准河東鹽運司開墾解州陸小等池照太汾事
例印給小票發賣其撈辦入官鹽課當核三年內實

收之數酌為定額接補東池額欠有餘一併補給大
同井布政司年例之數仍令運司各官遵照舊制運
司副駐劄安邑專管東場運司駐劄池南專管南場
運判駐劄解州專管西場各鹽課州學印官協理女
監等池北岸中場責運使帶領分守河東道移駐解
州監理東西兩池事務將道原領和番添戴監理解
州鹽法字樣換給巡鹽御史亦照長蘆兩淮巡鹽并
陝西巡茶事例就便巡歷該管行鹽地方隨以裁立

六年奏准寧波府所轄五縣松江所轄二縣共一十

四場俱無任賣商引又未議行票盤今愈違牙博置
立籌票每票一張照壹三百觔銀一錢二分
萬曆初兩淮鹽法如世廟時制每鈔更商人亦便
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以江以西五府而
贛州袁州及湖廣一府亦行鹽蓋舊臣累疏力爭
而安撫安撫後領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逮告且廣鹽
既足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向亡慮皆賤賣私鹽
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船行逆勢不能無耽擱而淮南鹽
歲掣派舊額四之一乃却解餘帑六十萬歲兩解毋
歲緩則預徵于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所

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米買引而徵也其後每夏販及萬茂內計以容兵餉費鉅無所出姑議增寧夏引鹽八萬束征引鹽四萬有奇石在加增鹽附岸搭掣以佐軍方旦夕之費而諸宿權巧為奸利者從之督部利付援為例於是有加罰違沒引鹽違沒者商人便不明引或鹽為火燬船沉消折鹽全斗違沒者商人便官引以禁無得傳賣補及是而高征即請不得引為故之數引更新引應徵或錢改引支送供越規起掣大率如何茲又以舊鹽舊引而若加罰款許命搭掣射新增加類及以舊鹽舊引而若加罰款許命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用熟精更重賄罔得主使官私加罰

不得利之禍淺而通不得食之禍深即如通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則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撫諭亦莫之何且商人望、為利今令破家折產備受屠富者以負、者以死彼所懸藩唯、益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從若未縛之患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處增民河百餘萬乘輸九邊以為兵食者乎即今要弘羊董桑陰無掠于蕭牆之變夫大都鹽法之本在恆憲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

付說海濱目擊其苦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脫粟稿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敗守無人不守無薪此棲薪之苦也曉淋之時舉家登塢利泥吸海陰寒破骨亦必為之苦淋漓之苦也賣者焚灼連頭詎而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寒暑陰時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散鹽之苦也客商至塢無鹽抵償俱極迫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信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宜恤宜美如電戶

霍余事輯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權勢貴富復取利錢復以長歲兩浙搭配氣商人一身三路支鹽運費不貲及其轉販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天正鹽務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採時之策宜莫若令商多買餘鹽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粟于邊如永樂時納糧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報買餘鹽者置重罰蓋官使減則商旅樂趨餘鹽盡收則電戶可得贏利而士民亦無淡食付之數年即

造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墾造地課表畝造地愈闢邊防愈固此百年之利也然今五難行矣萬曆五年題准先因兩淮推鹽擁滯數多暫停存積今照舊開中九年鹽院曹為定引價以通商賈事內開自今為始凡關到邊商引目一一技列在司官收官給不許違內二商自相交易每引議定價銀一錢八分永為定規

十年戶部為清查新舊法馬以平出納事布政司剝仰本司將茲去新發下法馬一副一分至九分一

錢至九錢一兩至九兩至一百兩查收應用將舊法馬呈司額繳

又額准兩浙鹽課務令盡數通完如者拖欠每年終總計完欠分數將各運司縣場掌印管鹽官照依京庫錢糧事例分別奏參

又題准兩浙巡鹽御史嚴督運司將杭嘉紹三批驗所每季掣鹽俱以掣單日為始五十四日內盡數交完餘鹽等報印給限格發運行鹽地方任便違者問罪如違十日以外即將引鹽追沒三分之一二十日以外追沒三分之一一月以外盡沒入官如有風雨等

項阻滯量行寬假

十三年鹽院黃批允司主為條議鹽法事宜以垂永利事內開標今議以錢糧完欠為陞格之法其錢糧完者引目量加之其錢糧欠而還者引目量減之其無籍稅徒冒領引目錢糧拖欠者等退除名務便者本之人皆得引引無籍之稅不得冒支則引目之強既清而錢糧拖欠之弊自革

又內閣鹽票舊規解赴本院印發各府道里隔遠往來稽遲州縣又將各票據與鹿捕人役追納銀兩在應捕之手不免有私販公行之弊深屬不便今擬

刷印鹽票先截一角就近解赴鹽法通掛號印發各府轉行各州縣每票以三百觔為準票上填定地方限期本州縣印蓋給付本告發執到場該場截去一角照運告指地方到日掌印官驗票鹽已觔數相同速賣價足截去一角餘還京發州縣限終銀票解繳本府特銀額解運司將票又截一角徑繳本道仍將發引票數收通票銀抵造冊一緣二本一送本院一送本道稽考前鹽不許過本府界則發票依期而繳票不敢違限稽覈不廢而冒領無所容奸矣十四年本司為申飭截角繳角以重鹽法事照得截角

之法在各場得以驗支鹽之完欠在滿臺得以驗進關之真偽在港口得以驗進關之虛實在各行鹽地方得以驗鹽到鹽買之有無關係最重但法久弊生人心玩愒往往有報截角而並未繳角到司者官司何憑稽考私鹽何繇糾絕相應通行申飭

十七年山東巡撫李鴻章奏額編審事宜內三款云一復恤後業以開招撫逃移之路本司審戶之後有新舊後業者並不編派分厘丁課止給執照復業其萬曆十六年以前節次拖欠錢糧已經抵免十七年以後丁課已經開除並不許總領人等告害宜待二十二

年審戶八册其在場草蕩許令開墾不拘多寡每面
止徵課銀一半五升之外方照數全徵一戶給縣帖
以杜消搖多收之害每戶各給縣帖一併門頭收執
自萬曆十七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各將後開應納課
銀照數完納如有總科額外多收者許納戶執帖赴司
陳告具報帖式樣 某場某甲某乙原額杜比若干
訟該地銀若干 某則幾丁每丁核銀若干 某人
某乙一丁餘腰牌以清奸杜隱漏之弊審編內舊
管新收已未成丁各給印記年貌小木腰牌一張門
頭懸式填寫給與戶丁每丁一張如無牌者及有牌
而牌上字虛不填明者即係隱丁將各灶戶出首等
送場官審定重責處納丁銀引並不拘某則每年俱
令被首之人代納直至下次審編入冊而止其年貌
腰牌式樣 某場某甲祖名某下某則杜丁某乳
名某年幾歲身 面額 祖某父某 無牌及字虛
不填明者即係隱丁

鹽法通例

凡歲辦額鹽洪武初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四百觔
官給工本米一石兩浙如之後分一引為二引而以
四百觔者為大引二百觔者為小引名曰改辦小引
監

二年定山東北亞河間靈州廣東海北歲辦鹽課每
引四百觔河東歲辦鹽課每引二百觔
二十三年定兩淮兩浙各窰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
十六引每引重二百觔共歲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引後監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半

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辦鹽去歲每歲監課各有定額
年終各該運司并監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監課出
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戶部委官於內府戶科
領出立案附卷作數及查照繳到通關內該辦鹽課
比對有差額虧與數追理

正統五年今兩淮西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
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
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而支謂之存
積其八分年終撥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鹽凡中常
脫價輕存積備重

弘治二年令各處歲報鹽課冊四務兩司馬某運司提
舉司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收數目法本邑鹽若干
或布米等折實若干某場鹽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
每項各主行款開寫官指某人總催某人辦課鹽課
或有或米或實收入某字號倉國某年月日兌走出
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查算無差各款後宜立前付長
蘆山東河東運司於次年三月終兩淮兩浙運司於
次年四月終福建廣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於次
年六月終差吏親詣奏繳仍造清冊二本一本送戶
科註銷一本送本部查考若有過期并數目不清及

虛出埋進者查究問罪

正德十三年令各運司提舉司但係海濱鹽戶應辦
額鹽及應細因鹽課股本色給商不許折收價銀派
各及商買補運者聽巡鹽御史等官嚴加究法凡工
本鹽鈔洪武十七年定兩淮兩浙鹽工本鈔每引二
貫五文河南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每引銀二
貫
二十八年年令兩淮兩浙鹽運司黃鹽工本照各場額
辦鹽數開鈔道監生管運給散
宣德五年罷差監生於兩淮兩浙給散黃鹽工本鈔

每歲照山東例於官庫內開給
凡餘糧崇泰元年令龍丁餘鹽每引給米淮鹽八斗
浙鹽六十長蘆鹽四斗

正德五年令上中場分窰戶所煎鹽酌除穀本場正
課外多餘之數許缺鹽場分窰戶自相貿易
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以後有私餘引鹽俱令本處
召商納價解部
三年奏准以後各窰丁除辦納正課外餘積之數聽
實有引商人照例納銀解部赴各批驗所掣割
十五年議准今後商人到場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

許陳告查實止將正鹽稱掣不必仰勒取盈如勒灶
餘鹽積多聽巡鹽御史區處或有本商人收買隨
同正引稱掣

二十一年題准今後開中引鹽只許正鹽掣拿其額
外餘鹽盡行革去
又題准虜寇侵擾太倉銀積少欠多各運司餘鹽照
舊納銀解部以濟邊儲其兩淮價銀自本年為始量
為粒減每二百觔淮南定價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山
東西浙長蘆各照原定舊價收納
凡開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客商收鹽貨各照行

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戶部
委官閱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候奉
日將造完引目呈堂閱領向部督匠編號用印完備
明立文案給付差米官收領回還取領狀入卷備照
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
運引赴往買官司依例繳納有司額解各運司運司
按季通額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課務要
量其級慶米價賤賤反道路途近除易明白定奪則
例立業具奏出榜給發各司府州并涯漸等運司張
掛召商中綱

二十八年定開中綱米則例出榜召商於缺糧倉分
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并都司衛
分及收粮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種完填寫所納種
并該支引鹽數目付客商費赴各該運司及鹽課提
舉司照數支監其底簿發各運司及鹽課提舉司收
掌候中監客商納米完齋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
相同照數支監
又令以鹽糧勘合并鹽引印及鹽引綱板收貯內府
戶科編號木記收貯戶部通該召商開中本部奏請
印刷編定給發客商

永樂十七年令各處客商原中不拘資次鹽引到過
即支

又令中監客商齋倉鈔赴運司運司查原來印信比
對明白即與冰塲大監
正統二年令兩淮運司永樂年間客商該支引鹽以
十分為率支與淮鹽四分共六分允與山東運司支
給不願允者聽令守支
又令各該中監衛分造冊一本具客商名數徑繳戶
部其鹽運司仍將該司額辦鹽數申報每年終支過
引鹽及客商姓名另具總數徑申本部註銷

三年奏准召商納馬中鹽每上等馬一匹一百二十
引中等馬一匹一百引

今客商中納官鹽支給不敷者兩淮運司雲南鹽課
提舉司於河東陝西福建廣東各運司提舉司允支
河間長蘆及河東陝西運司於廣東河北鹽課司允
支

又令各運召商中納鹽糧淮浙兼中如以十分為率
淮鹽八分浙鹽二分或淮鹽七分浙鹽三分淮鹽止
米麥二色浙鹽雜糧皆准
又令各運司給商引目每引納中夾紙一張至開領

之時類解戶部倒引

又令四川陝西雲南中鹽客商免納引款

五年令年遠客商中鹽未支者每引給資本鈔三十

錠額守支者聽

八年奏准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客商原中淮浙長蘆

運司引鹽額先支河東山東福建運司者每一引支

與二引不願者聽其守支

九年令客商中鹽不許過三千引其所納鹽限半年

完足不完者扣日截出勘合

十年令客商年久不得支鹽額先支者如係原中地

方准量各場遠近三七開支非原中地方一引允與

二引者量地遠近中半開支

十四年令中鹽客商先將倉鈔齎赴戶部送禮部鑄

印局辦驗前去運司支鹽

景泰元年令各處該上鹽糧倉分置內外字號底簿

二府用半印勘合內號一扇本倉收外號一扇申送

運司使各商齎倉鈔前來此對印信硃墨字號相同

仍查原投印信勘合并印信流通文簿俱同每於十

二月派場支給給造冊繳部查照免商人赴部辦印

又令各商中到存積官鹽人到即支其常股鹽每年

依期特見在商人換改量高低場分派搭封驗引目

赴場開大簿將商名貫址勘合字號來鹽數目搭派

場分造冊繳部年終仍將放過商名鹽數類總造冊

送部查照

又令收糧衙門額填勘合每過客商不得過二十名

年終通將商人糧斛鹽數并倉鈔勘合造冊送部查

考

二年令各商報了鹽數遷延一年之上不報完者即

於常股鹽內派撥按次開支

四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客商引目支鹽出場該場印

為截角仍具商名引數申繳總司收照

成化四年令遼東各倉鹽引許商人運米近倉之家開

放告報管糧官親驗是實取寄主鄰佑人等結狀方

許進倉隨即督同官攢監收作數年終巡撫官照例

別委官查盤若有虧弊將經收人員通問均陪完日

許填勘合繳部行場支鹽不必折罰

十六年令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客商所中引鹽全未

者各造冊送部於泉籍布司開給資本鈔每引三十

錠景泰元年以後來支引鹽額開資本鈔者聽額守

支兌換者而淮兌福建山東兩浙兌廣東俱每引加

半引不領者聽照守支

十八年令各處開中鹽種戶部行南京戶部編造勘
合底簿之後仍各運司等衙門查取客商姓名并原
奉其號勘合於某年月日奉某例該支鹽若干開報
該部查考具該衙門關領引目之日備開勘合字號
客商姓名比對相同依款領給其客商領過引目鹽
勛各運司提舉司務開支過某平項下若干事竣者
門除候年終通類分豁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冊一
樣二本一本送南京戶部查對一本送戶部一本送
處巡鹽御史并風憲官處若有一應奸弊聽該部叅

究

十九年奏准正統十四年以前客商鹽中鹽承支者准鹽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西浙廣東四川雲南每引二十五錠河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泰元年以後額開資本鈔者及今狀代支改商引鹽者亦照此例

又令客商支鹽皆以上下場分三七分派常股存積正收正支如違商人治罪鹽貨入官官吏坐以枉法贓罪

又令各運司派撥商人下場草貼及引目俱送該官

分司驗實印封倒文轉發場該場封收在官聽令守
支畢將引截角照鹽出場

又令運司於客商齊到勘合運底簿內送地監御史處比對相同掛號明白方與派場其運司關引之時該部亦要查數明白如法印封給與領回運司辦驗引真數足方行收貯運起給散若商人不到者聽令再領不許混同收放新舊那移及縱容通同盜賣又令各監運司提舉司徵解商人引紙每一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運南京戶部轉應天府官庫凡過本部執紙先期會計行令該府拘集鋪行收買送用積餘

銀准折官軍俸糧

弘治元年令上納引鹽客商病故無子父母見在先弟同居同爨不係別籍財妻能守志不願適人孫非乞養過繼者保勘明白候准代父妻若改嫁仍追還官其伯封妻姪并在室出嫁之女及逐族異爨之人不許代父

又令支鹽客商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升其無鹽自買補者免勸借

二年令各鹽場該支客高如有見監者運司具查同引目手本付客商齎至巡鹽御史慶告後比對數目

相同親筆責限公司官支給如過期不與支給者問罪

三年奏准凡客商未支引鹽不分存沒已未到官但過三十五年者俱不准告開其流通底簿并勘合文簿盡行銷繳

十六年令已故商人遺下引鹽父母祖孫同居兄弟俱准免免其具奏止於巡鹽御史告行運司查勘支給

正德三年議准遼東二十五衛鹽場額設軍餘煎辦本衛官軍食鹽離衛寫運難以運送自後免運給軍

今加倍煎辦每年共鹽七百七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觔該三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引每引定價銀二錢

召商糴料以備官軍月糧支用

五年議准鹽課不許於膜裏地中賣亦不許奏開殘鹽以違商人奸計待各邊奏有缺之戶部開送邊報中本色糧草不許折納銀兩

正德十年令南京戶部印編鹽糧勘合置立底簿二扇內號一扇送本部外號一扇發運司各收掌商人在邊納領勘合類紙本部已號銷註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計紙一百張印鈐發運司換次附寫商人鹽數

以憑年呼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隔年不支者改派別商本部仍每年坐委員外郎主事一員專管鹽法簿籍計量鹽課高下逐理通開完欠考定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此對勘合查革奸弊

正德十六年令將鹽商賣址年貌事由到司到場出場秤掣日期并經過住買地方銷繳限期刊板各留空處如各府縣路引之式隨處填註以杜退引影射之弊嘉靖五年議准以後各邊開中司鹽都遵照舊例不許徑自奏討及專乞准鹽

六年議准以後開中兩浙鹽課價銀每引以六錢為例不許任意增減兩浙長蘆仍量搭配

八年議准今後各邊開中准浙等引鹽俱要查照舊例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銀兩其商人

自出財力開新邊地上納引鹽者聽又議准遼東各衛鹽場前辦官軍食鹽原有額外餘鹽盡行查出召商收買易穀上倉以備賑濟支用

十四年顯准以後開中引鹽給與戶部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處所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銀若干方與准行隨將

本商年貌籍貫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
合實收一併照傳填寫事完將簿印封送部轉發巡
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根究干礙內外人
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本部仍每年正月將派過各
運司引鹽數目額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紙贖
等報照例每引三厘預解南京戶部造引領回使商
人後到勘合印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貯庫以備采
年解送

入類准西淮鹽每包五百五十觔內二百八十五
觔連包索為正引原定六錢近減作五錢二百六十

五觔為餘鹽淮南原定八錢今減作六錢五分准北
原定六錢今減作五錢而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
百五十觔原定四錢近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
百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伍
分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每
包四百三十觔內二百零五觔為正引長蘆定價二
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觔連包索為餘鹽長
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
八分今減作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照舊准浙上納
本色糧草長蘆山東折納價銀遇有領納本色者聽

餘鹽不必開運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糧買
客兵糧草其甘肅除遠止開淮浙二後淮鹽再減價
五分每引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價五分每引銀三
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長蘆不必更搭山東開浙鹽
搭山東不必更搭長蘆以便制支正餘鹽勛數外各
商不許夾帶違者依時價追入官問罪
二十三年題准今後各邊額鹽并加添歲用不敷存
積盈俱於先一年秋月開中以乘時糴買糧草
二十七年題准自二十八年為始開中引鹽無論常
股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止今上

納本色糧草仍須申嚴法令不許勢豪占中經紀色
攬并禁章額外勸借官撥常例使商入獲利樂從
二十九年題准河東引目舊按行鹽地方之下當增
入南陽汝州字樣及歸德興路安二州近改為府一
體改正另行鑄造

四十年題准自今以後每正鹽一引之外許帶餘鹽
一引正鹽在各邊報中上納糧草餘在各運司查照
題定則例徵銀解部永為遵守

隆慶二年題准南京工部各查照鑄造銅版完日送
南京戶科收貯刷印引目通行各該鹽運司提舉司

分爲四起限期兩淮限三月中兩浙限四月中長蘆限五月河東福建廣東陝西四川雲南各爲一起陝限八月終各依期差人赴南京戶部開領引目萬曆六年題准南京戶部自萬曆二年以後鹽引勘各以二千引高一道照數刷完轉發各邊收掌如遇商人納完糧草即行填給戶部鹽政凡鹽引本部鹽引匠二十九名每遇缺咨到開中集運司鹽糧若干該用勘合若干進紙南京戶科刷印完領回本部用印勘合仍付原差官員齎至中鹽官處交割底簿及流通文簿印封徑發運

司收掌候領到勘合比號相同派場支鹽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戶部各運司提舉司查照舊例以後將引紙價銀徑解應天府收貯該部缺紙刷引應天府估價買解科道官嚴爲查盤積有餘銀照例準折官員俸糧不許別項挪用萬曆五年奏准南京戶部選委司官一員專印鹽引各運司起紙解到即將各匠計紙限工印刷每以職名粘簿封發運司凡供應鹽船南京光祿寺撥鹽二千船青白鹽四萬

孝陵神宮監白鹽三千船南京內府供用庫青白鹽二萬船俱兩淮運司繳納南京內官監青鹽三千五百船鹽包三千五百箇南京太常寺祭祀潔淨白鹽一百九十船六兩南京神樂觀青鹽三千船供龍江鹽倉徵納凡本部收受各布政司鹽糧鈔遇有生鈔開數進庫准作新鈔支銷其摺過鹽鈔與上新河船料好鈔開作一等舊鈔入庫如五城兵馬司宣課司稅課司局河泊所及各關鈔并各衙門戶口食鹽鈔俱作二等舊鈔入庫自後應天府買辦各衙門關支折色等項

明開合支新鈔若干或一等二等舊鈔若干以便稽考弘治十六年議准各處解納戶口食鹽錢鈔俱收價銀解部每鈔五十貫銅錢一萬文擬進內府交納者定與舊鈔二十兩等值者一十九兩著令鋪戶領出收買錢鈔上納扣算餘銀收補別項錢糧嘉靖二年議准湖廣等布政司起運南京食鹽錢鈔每一貫折銀三厘銅錢七文折銀一分徵解南京支用六年議准收到各處戶口鹽鈔價銀除鈔價照舊買

鈔上納外其錢價銀扣寄該部候應天府遇有內府衙門用過鋪行絲料等項價銀支給不必買錢及扣餘銀買米

十年題准各處解到戶口鈔銀仍照例收貯本部銀庫以備軍餉缺乏之用

降慶年題准南京戶部將庫貯官吏食鹽鈔銀易買絲料解部送神帛堂織造

凡文武官吏戶口食鹽本部先期行各衙門取勘口數造冊繳部合用引目依數頒發運司收掌遇有差官更賣到勘合文冊印信領狀即行二所放支俱於

本年十二月以裏閱盡如有超限者照在京官軍閩支月糧事例扣除

凡南京大小衙門官吏戶口食鹽鈔解赴寶鈔庫應庫交收額行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照例開鹽給散

凡旗軍人等戶口食鹽免納鈔使鹽有積納鈔開支官更食鹽減半開支不得過十五口之數

成化十九年令南京各衙門開支食鹽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并錦衣衛俱派儀真批驗所其餘衙所

并五城兵馬指揮俱派淮安批驗所務要辨驗批領

帖文引目無偽方今正數正支運回給散

弘治十八年奏差科道等官給散南京各衙所開支

食鹽集革包攬侵欺等弊

會典戶部月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內外大軍閩支

月鹽有軍家小者月支二斤無軍家小者月支一斤其在

京衙分如過按月支鹽將該支軍名鹽數造冊中繳

合十上司轉達戶部磨算相同立案將原繳文冊出

給勘合字號坐定軍名鹽數割付龍江鹽倉放支如

有事故就便扣除支畢將實收扣除數目申報戶部

於原編勘合字號底簿內註銷以憑稽考仍立案備

照其在外衙所軍士月鹽亦有支欵去處每鹽一觔

折鈔一百文照例行移有司於官錢內支給如有事

故一體扣除

正統二年令修蓋德勝等門做工軍餘人匠每名月

支食鹽一觔

三年令甘肅等處官軍於本地出鹽去處自行撈取

食用

四年令京衙調出遼東操備軍士照彼處例每名月

給食鹽二觔

成化十二年令見今營造軍民人匠每名月給食鹽

十三年令南北二京錦衣等衛軍校尉各處換校軍
七月鹽一體住支

官民戶口鹽鈔 洪武二十四年令揚州府泰州寔
戶照溫台處三府例支食官鹽折細鈔貫每引二百
觔米四石每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其鈔就准工本
工本數多而鈔少官為補支工本數少而鈔多扣除
工本外餘鈔納官

永樂二年令兩京官吏人等及各處官民戶口食鹽
每歲大口納鈔一十二貫支鹽一十二觔小口納鈔
六貫支鹽六觔市民食鹽每引納鈔二百貫鄉民食

鹽每引納米五石每石折鈔一百貫每引該鈔五百
貫

三年令浙江等布政司并北直隸府州縣官民人等
戶口食鹽各隨地方徵收歲用糧多處徵米歲用糧
少處徵鈔

四年令米食鹽官民人等一體見丁納鈔支鹽大口
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觔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
月支鹽半觔納鈔五百文

八年令給 孝陵神宮監食鹽每歲六十觔
洪熙元年令免徵貴州宣慰司諸種人鹽鈔

正統三年令開支戶口官軍食鹽各該運司給批總
填鹽觔數目定與程期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
司照數秤掣鹽驗開防給散畢在京於戶部在外不
衙門依收送繳仍將前批通發運司查銷
人令各處徵收戶口食鹽鈔貫不拘軟爛但有字貫
者即與收受
又令天下戶口鹽鈔俱減半徵收官吏并隨住大口

今徵
四年令該開食鹽如過期三年之上者住支
又令未出幼男女及孤寡殘疾充軍當近下故人口

免徵鹽鈔

又令免徵貴州鎮遠等府鹽鈔

七年令山東布政司戶口食鹽布足照例折鈔

九年令浙江等布政司并北直隸蘇松等府州縣戶
口食鹽米鈔先委官取勘該管人戶分路舊管收除
實在男婦大小人口并該徵米鈔數目造冊齎繳照
稅糧實徵文冊定限差人送部如達限及數目不清
差來人送問經該官吏查提問罪

景泰五年令官吏人等食鹽史典承承差許報五口至
十口文武官員許報十五口至三十口

成化二年令戶口鹽該納米者仍舊納米該納鈔者

者錢鈔中半兼收

七年令免今年各處戶口鹽鈔以後不許折收銀米
七年令在京各衙門差撥官吏人等到於長蘆開支
食鹽各將鹽勛數目造冊繳報戶部預發運司收照
其本衙門與差人、員照身批文止開各人職役姓
名不許開寫鹽數定與限期赴運司告投運司就於
批內寫到司月日用印鈐蓋給還照身仍取領狀與
發去文冊數目另給照鹽批文定限下場支鹽回還
本衙門查照原差人役若有在外不回有違 欽限

兩個月之上提問

十年令戶口鹽價內該解京庫者錢鈔兼收每鈔一
貫折錢二文其該存留之數額納米者聽領納鈔者
照舊

十三年令在京各衙門戶口食鹽該納鈔貫該開鹽
勛每年各造青冊三本送部存留一本備照一本發
場放支內各將一本發總或二十本三四本該司用
印信乎平陸續封送都察院轉發巡鹽御史發下該
司收候遇有開支比對數目相同方纔開領
十六年令今後各王府每年與本色食鹽三百勛

各隨分封地方撥崇二府於河東襄吉興益雍榮六
府於兩淮德衡涇三府於山東各運司壽申二府於

四川鹽課司各開支停止解價之例

弘治二年令各處戶口食鹽鈔許京封折腰對半徵
收各封成塊就於批文內填寫數解部驗進該庫
交收

十六年議准天下司府州縣今後該府起運戶口食
鹽錢鈔照例錢鈔兼收各差解戶隨順差官赴京交
納存留者納米納錢聽從其便

正德八年議准山東被災傷殘食鹽戶口見在者照

舊徵納死亡者除豁田地被災五分者存留糧內減
免二分

十三年令河南山東二布政司戶口食鹽折收錢鈔
解司輸庫上納

十六年令山東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例該
起運戶口食鹽錢糧徵收本色

嘉靖元年令將清江王府二次奏討食鹽六十引行
廣東布政司差人領齋原擬價銀六十兩送至廣西
布政司發買熟鹽一萬二千勛進用不許仍前差官
關支

六年詔各處起運京庫戶口鹽鈔今後每鈔一貫折銀一厘一毫四絲三忽每錢七文折銀一分計鈔一塊共折銀四兩經收大戶人等不得分外料數侵欺入已

十四年令在京各衙門閹支食鹽俱限正月以來將官吏鹽勛數目及支鹽人員姓名類造印信文冊關送戶部類行運司仍給信批照一張前赴運司換與支鹽官單并出鹽水程至天津執單赴兵備道告驗塗抹類發批驗所繳回運司至河西務赴收料至軍慶驗張家灣赴通州坐糧員外慶驗卸崇文門照例

驗訖水程赴管九門無理鹽法戶部委官驗放水程收抹類送本部發回運司銷照如有影射天帶所任在官司盤出照例拏問處奉各衙門差委支鹽人員有私出批票縱容與販并運司不查舉者聽巡鹽御史奏寬

十五年令陝西而鳳延鞏漢中五府多餘戶口鈔銀各照原議處補祿糧布花及回原歲用不敷之數二十四年題准大名府原解保定府庫戶口食鹽錢鈔於內分撥錢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六文鈔一千四萬二千八百四十貫解部轉發薊州庫文收以備

營州前屯衛并寬河所官吏折俸支用

二十七年題准戶口食鹽錢鈔照例文武衙門官吏及隨住人口全徵支鹽市民男婦減半納鈔鄉民納米有原納鈔者照市氏徵收其司府州縣例該起運京庫錢鈔內係中半徵收者照嘉靖六年詔例每鈔一千貫錢二十文折銀四兩徵解不許分外料數其起運官府等處應解折色者照舊徵銀起解存留者收貯本處官庫支給官軍俸糧等項鄉民納米分派缺糧倉分上納取獲通關徵報

三十一年令長蘆運司每年給將汝趙二府食鹽照

依衡德二府鹽數一體動支本司贓罰銀各四百兩照數解給

凡掣割正統三年令灶戶起運官鹽運司給批填數目用印鈐蓋定限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簡司照數掣拏盤驗送納畢在京于戶部在外於本衙門送繳批發運司查銷

景泰元年令起運兩京鹽并客商餘賣引鹽南京于龍江批驗所掣拏俱赴江東門北京於張家灣批驗所掣拏俱赴崇文門開報兩京戶部各委官看驗批放入城各門不許混放

成化七年令山東郕縣每歲委官秤掣清洛場鹽
九年令兩淮運司凡盤獲一應私鹽并沒官掣割等
項商鹽俱運至儀真批驗所并本所掣割餘鹽通至
二萬引以上開報差官變賣給違
十一年長蘆運司凡收割沒餘鹽積至一千觔以上
申報戶部變賣
十九年令儀真淮安批驗所運鹽客商不拘官軍民
俱依法掣割其割沒餘鹽除放支南京各衙門食鹽
外巡鹽御史按李督同運司掌印監掣等官變賣時
備類解戶部

弘治二年令各處秤掣引鹽止許批驗所官若本所
無官方委運司官有司不許干預
正德二年令四川萬縣等處抽掣鹽銀自本年為始
每年會算類解戶部仍將一年收過報數造冊送部
查考
五年令以後商人支鹽出場必待秤掣之後量地速
近定與水程引隨所在官司賣過即繳不許過違一
年之上
九年奏准各運司遇割沒餘鹽巡鹽御史督同運司
從公估賣或聽本商納價年終類解太倉銀庫以濟

邊用

十四年令各運司今後割沒餘鹽不拘多家俱令本
商照依時估納銀中賣量加大耗以資解人路費若
本商承攬夾帶賄通官吏不付盡數掣割者船鹽投官
官更坐以極法賄罪照例問違

嘉靖二年議准以後兩淮運司割沒私餘鹽飭淮南
每引價一兩淮北每引價八錢俱存留變賣銀兩解部
接濟邊儲

四年令各運司掣割私餘等項鹽價但積至一十萬
兩即便類解年終將解過次數申報戶部查考不許

那移侵欺

十五年令山東長蘆二運司召商報中先年割沒人
官引鹽及中支未盡殘鹽定價有差

二十一年題准今後割沒餘鹽許令交賣解部不拘
本商別商遇有見在鹽價即與中納如有勢豪占中
者聽巡按御史奏重處

四十五年題准該掣鹽引五百五十觔外附帶餘鹽
二十二觔淮南定價一錢一分淮北九分以補原割
沒本銀無扣之數此外若多餘鹽照舊一分一觔割
沒

又議准長蘆山東二運司商人報中引鹽正餘外有一包多重二十觔納銀一錢百觔以上依舊開徒沒入官若干一包正數外夾帶重百餘觔積至二十包而重二千觔者照例發還其有包數更多積算至二千觔者止照常例割沒開徒

隆慶二年議准商人割沒鹽觔免其重罰積算至五百五十觔令照近日擬定引價納銀及餘鹽開引起紙賬濟批河等銀既將運司收買官引給與一道以便照監發賣若有分外多捆大包者每觔罰銀三分所收銀兩與同餘引鹽銀一併解部

六年題准南京石灰山關每年差事簡御史一員專管掣驗一年定以四掣每仲月巡監御史委官稽船封引督批驗所惟船登冊務限季限未旬赴關驗掣萬曆四年題准長蘆割沒鹽商人完納不前每沒四十觔定銀一錢令本商自行上納
又題准兩淮巡監及南道御史以後每季掣鹽以五月二十日開價分賣仲月二十日封引季月二十日到關如期驗放若奸商觀望改道前期者不准續賣及到關違時者亦不准放
九年題准南京戶部添委主事一員每遇石灰山關

監商到日與鹽政通御史齎諸公所眼同掣驗如御史不到主事不得行事主事不到御史不得開關其主事以四季為滿另委更替

九監禁洪武二十七年令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牟民利

宣德五年令往來內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私鹽者許應捕官軍人等盤拏

九年令各處運司并鹽課司但有客商夾帶私鹽者原支引鹽俱沒入官

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及沿河捕盜錦衣衛官監察

御史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巡按監察御史

及按察司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簡司捉獲私鹽

考准作事績若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准陞用其

各處軍官縱令家丁與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

充軍若所管旗軍餘可與販者詐當官旗一體坐罪

正統元年令各處有首獲私鹽者監入官以銀鈔時
三年令販賣私鹽軍民人等有能捕獲百觔以上至
二十觔以上為止每鹽一觔賞鈔一貫其近海近場
窮軍貧民有以肩挑步運者不具奏徑自開結
景泰元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及所屬鹽課司原有山
場灘灣供採柴薪者不許諸人侵占

三年奏准准浙山東長蘆運司收到客商退引撥庫
額解福建河東陝西兩運司并四川雲南廣東靈州
小鹽池等鹽課提舉司年終額解俱開客商某於某
年月日支出官鹽若干發賣某行鹽地方及某月日
繳到及已繳若干未繳若干其有沉匿在庫通同庫
役人等轉賣影射私鹽者照私鹽榜例問罪
四年奏准凡詐冒代支引鹽者發邊衛充軍
七年奏准凡勢豪軍民人等聚衆與販私鹽者徑解
兵部發城鎮衛充軍其巡捕巡司官兵人等受賄故
縱及令軍兵用強護送者罪亦如之

成化二年令軍民人等有駕駛遠洋火船擺列軍器
與販私鹽者邊衛充軍

三年奏准凡越境夾帶與販官私鹽至二千觔以上
者不拘軍民舍餘俱充軍舍餘係腹裏者發邊衛係
邊衛者發鐵嶺衛其往過官司及四鄰里老俱照例
問罪

四年令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鹽引其報中客商
引數不許過多若轉賣與人及聽人包攬在內送戶
部并戶科參奏在外巡撫巡鹽等官究治
奏准馬快糧船夾帶私鹽二千觔以上者民發附近

衛軍令餘丁發邊衛原係邊海衛者發遼東鐵嶺衛
各充軍

五年奏准販賣私鹽但係駕駛多檔快船擺列軍器
及聚至五隻以上者不能見獲許根訪的確坐址姓
名告官挨拿追取船隻軍器入官俱照三年例問發
七年令兩淮鄉村灶戶所在有司連家小發邊各場
煎辦不許冒名代替及賣放逃回

十三年令沿河軍衛有司應該巡捕官兵止許緝捕
本處地方私煎私販及窩藏等因者不許拘緝馬快
運糧船隻擾軍誤事其運糧并馬快回船照舊于臨

清像真二處委官搜簡不許仍前乘機偷搶鹽糧食
米等項違者拏問

奏准內外官員凡坐馬快船隻如有夾帶私鹽不分
有無知情俱照例問罪各糧船夾帶私鹽該管指揮
千戶等官問罪減年拾俸

十七年奏准西安府人民不許與販靈州鹽課
十八年令巡捕官員與販私鹽至二千觔以上發邊
衛充軍

十九年令客商典當引目與人名為夥文或典賣有
勢之人名為賣文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項其引并

以舊引轉賃與人影射私鹽者俱問罪引目鹽價入

又令客商偽造印引詭名貨賣者梟首示衆又住鹽

場搬運客人者遞發原籍當差

又令客商派定場分守未完即打引出場若無見鹽

者許於本場買補若將已完鹽課捏作未完通留

空引侵盜影射私鹽者鹽貨價錢並入官、吏縱容

以枉法論

二十一年奏准各運司提舉司鹽課但有奏討許戶

部并科道官糾舉治罪

弘治元年令各處軍衛舍餘興販私鹽該管官通同

從容者問罪革去見住

二年令兩淮運司于各鹽場每德僅一名出通關一

紙編立內外號簿用印鈐蓋責付分司驗各場如遇

德僅名下并該管鹽課納完分司官查案歸併倉口

別無虧欠方照名填徵仍委官覆盤不許指倉藉因

通同捏作虧折如違該場分司提司官更德僅委官

俱獲邊遠充軍戶部該司仍立該年鹽課文卷一宗

已完未完按季照刷戶科立上下半年註銷添銷之

法查考各運司提舉司以每歲辦完鹽課定數年終

造冊奏徵即差更赴戶科註銷

又令各商給領引目自出司到場之日為始中多者

不過一十五年中少者不過十年俱依期支不起離

本場若故意遷延過違年限倚住客人者依律問罪

仍照占中實寓事例發落未盡鹽引沒官其家豪壯

戶賣賣私鹽及勒指該支客商者私賣之數尽追入

官該支之數立限給商仍各治以重罪

又奏准各處商人賣倉鈔赴運司告投派場關支該

場不許阻滯違者治罪

八年奏准客商軍舍人等敢有貨賣私鹽及於親

王之國收買私鹽買求跟隨軍舍人等夾帶及軍舍

人等私自買者保人并牙保依律例發落鹽入官干

礙本府輔導官員一昧泰問若各該地方官員縱容

越過者聽戶部奏究運坐

令西浙運使灶戶若事故倒當新僉者止許府縣查

補照例納銀滴丁事敢方許運司勾充俱各明立簿

籍查考其場官催日人等敢有將銀課改作鹽課灶丁

捏作滴丁一舉朦朧勾擾者俱問以枉法贓罪

十三年奏准客商收買餘鹽買求掣掣至二千觔以

上者照私鹽例發遣徑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火甲里

老知而不舉各治以罪巡捕官員求執與販至二千
觔以上亦照前例開道其豪強盜徒聚眾攔駕大船
張掛旗號擅用兵仗嚮器者巡捕巡監官兵尋訪擒
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衆各處鹽場無籍
之徒號稱長布衫趕船虎光棍奸漢等項名色把持
官有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下俱
發邊衛充軍凡偽造鹽引印信賄騙運司吏書人等
將已故并遠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填寫在引轉賣
誑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并行
店戶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

曾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令各王府不許奏討食鹽其織造官有奏討引鹽越
境貨賣者聽戶部并戶科論奏治罪

又令巡灶窩隱豪民之家三箇月不出豪民發充灶

丁灶戶問罪隣佑不奉所司占控不發一體治罪

十四年議准今後商人開支引鹽務照舊例每引二

百觔掣出觔重有餘即將商人依律問罪發遣

令兩淮行鹽地方有司凡過商人運到引鹽即拘告

報數目賣畢追收退引按季繳還運司聽巡鹽御史

年終通查具奏如有不繳至五千引之上者該府州

縣官聽本部奏問罪

十六年奏准織造既足再不許奏討鹽價違者許該

部該科論奏

今兩淮運司今後各場鹽課先要辦驗灶丁日逐納

鹽若有泥土不許收受係官吏從催揀和抵數即補

問發附近衛分充軍分管官不行用心辦驗者事發

一依治罪

十七年議准鹽場先將該年正課納完剩有鹽觔方

許客商買補正課未完就將鹽觔先買裝出者灶商

一依治罪頗辦鹽課除年例供應各項食鹽開支外

其餘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開支但有勢豪

之家仍前奏討買補侵奪商利阻壞鹽法者奏詞立

案仍聽戶部及科道官論奏治以重罪

十八年 詔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查理內外務

要奏討奏買各項鹽觔承支掣者俱各住支還官今

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越境販賣

正德二年令四川雲南鹽井遇有商人支鹽過期不

與支者提該管官吏人等問罪若灶戶勒掙該商將

餘鹽貨賣事發即同私鹽奏入官犯人依律究治

從催初號一箇月發落

三年令都察院出榜曉諭長蘆直抵像真各該巡鹽
分巡官嚴督官攢禁革奸弊清查額課果有侵欺那
借虧折等弊照數追陪有私販并夾帶者追沒入官
官民船隻往過者管洪管關官員隨路盤驗交通飲
縱者一體治罪

五年令江西湖廣三司堂印官同各守巡等官巡
緝結報巡鹽御史

奉准商人支鹽出場不許堆積日久坐待高價三月
以上不行發賣者商人牙行店戶問罪半年以上者
鹽引沒官

議准廣東沿海軍民登戶額私煎鹽勸為生計今畫
數報官於附近場分城半餉課以補無徵之數鹽課
提舉司檢與批文執照有不報官貨賣私鹽者充軍
又令以後商人領引出司自到場之日為始有見鹽
者一百引以下俱限一箇月一百引以上至五百引俱
限二箇月六百引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
引以上俱限四箇月五千引以上至一萬引俱限六
箇月若無見鹽有例許客商備本買補及灶戶名下
近支者俱照前引數限期五千引以下通再寬限一
箇月五千引以上再寬限二箇月俱令出場若違限

者查治自出場為始俱各照原定水程運至各批驗
所候掣過發運定撥賣鹽處所俱照舊定水程不許
違限至各處往賣三百引以下俱限兩箇月三百引
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引以上至三千引
俱限四箇月三千引以上至五千引俱限五箇月五
千引以上至七千引俱限六箇月八千引以上至一
萬引俱限十箇月中間有路途下便者限外一月不
繳免究

十一年奉准進貢馬快船隻不許在長芦收買私鹽
與販

十二年議准一應商人并勢要人等俱不許違例奏
討風雨消折等項殘鹽阻壞鹽法有悞邊儲
奉准福建起解軍器及各進貢倉到民船夾帶私鹽
至二千觔以上者比照馬快船附搭客貨私物事例
俱發口外為民或邊遠充軍

令長芦等運司各照每歲額鹽若干除戶口織造并
各項奏討若干外見額若干於本司逐年季報循環
簿內開報本部遇有邊警照數開中盡數乃正以後
敢有違同任情更改以次年分營求上等鹽場及透
派下年紊亂成法者經該官吏俱問擬枉法贓罪商

人送重門擬鹽貨任支引目入官

十六年 詔巡鹽御史并各運司官查訪鹽糧勘令
內坐剋已支未掣并未派未支鹽課但係商人投托
勢要說名占中賣窩買窩及河東運司監課例該宣
府中徇破勢要奏討賣窩別處開中并奏開發鹽城
價報中者悉照大明律裁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
嘉靖元年令總鎮等官不許縱容下人倚勢收鹽侵
奪民利阻壞軍餉

四年令商人原中重州大小池鹽課照原該行鹽地
方發賣不許捷越境界山西河南陝西各府州縣衛

所將河東行鹽地方翻刊大字告示張掛曉諭但遇
客商將官鹽越境貨賣及奸人典販本地自煎私鹽
查照律例送重開發

五年議准開中各運司行鹽不許透派以誤緊急邊
餉如有奸商人等故違律例不待守臣會奏戶部議
開仍前查報中者許科道糾劾本部恭送法司治
以變亂成法重罪

六年令巡鹽巡江御史督令各該巡鹽巡捕官司將
濱海濱江鹽徒挨拏尽絕仍根究官鹽不通私鹽盛
行之弊應自嚴者往自處置事体重大者具奏定奪

若鹽徒勢重原設巡鹽巡捕人役不敷巡撫巡江部
御史酌量從急調兵擒捕毋令滋蔓

又令在外各衛及守禦千戶所巡獲私鹽俱即時追
人贓衛則開堂所則解送附近州縣收開贓物變賣
價銀領解運司轉解戶部取有違限半年之上不即
解官者律坐罪有能告首就將所獲私鹽贓物充賞
議准今後巡鹽御史委官掣割餘鹽不必附足先年
積銀百萬餘兩之數其商人赴場支鹽比照原引量
買動壯餘鹽打色過所秤掣敢有務為貪得打色至

不可秤掣者查照私鹽事例連正額引鹽俱令沒官
于碍勢要聽御史指寔奏治罪

奏准各運司節年開剩殘鹽風雨消折有名無實奸
商投托勢要奏討減價中支任場買補不候投單者
聽該科參出往送法司枷號示衆

八年令商人買鹽添包各于本場收買勤納餉剩官
鹽不許別場買補違者商人問以私販私煎後罪若
至二千觔以上者引例充軍鹽貨入官

十年奏准長芦運司差人解納供用庫內官監光祿
寺等鹽勸不許與藉歌家兜攬裝運私勢店內抽色

盜賣

十八年題准張家灣客商運到鹽飭聽其送使唯仰不許私豪勢要之家及牙行人等邀截停勒如違聽巡按御史鞫問重治

又題准今後得事衙門旗校敢有遠出數百里外生

事擾害阻壞鹽法者聽巡鹽御史奏治罪

二十一年題准開中引鹽如有私豪勢要之人投書

囑托又積年無籍之徒占窩賣窩等項作樂者各該

官員即便拿問治罪應奏者徑自奏其巡撫都

御史當糧部中聽受囑托及徇私作弊者悉聽各該

巡按御史恭究

二十六年題准長蘆運司運進年例鹽飭到京不許

軍民勢豪人等開店囤住及歇家抽取店錢指稱打

照其供用庫等衙門止照原派數目運為收受不許

刁難勒措違者監收科道巡鹽巡城御史恭摺東廠

毋容得事人役嚇詐解官灶丁違者許戶科訪定糾

奏

又題准河東運司報中鹽課除邊儲八万兩外但有贏

餘俱解布政司通融慶補拖欠祿糧 宗室不得陳

乞自行拐掣阻壞鹽法

二十七年題准山西巡鹽御史過鹽花生結務要儘刀撈辦如法省益以後放支之時如千引中銷折不及百引者將該年攬回問罪待生鹽年分責令撈補其百引以上者俱于徑收官攬及看秤平名下照例追陪不許撈補

二十九年題准該司將行鹽地方府分傳查各屬州

縣里分歲用食鹽若干明白開申巡鹽衙門照數批

行運司將一應掣過官監挨次開發填給水程行令

各商前往行鹽地方發賣仍選殷實人戶充當鋪行

照依時估交易若有商人過遠限期不到者許所在

官司照例問罪仍置循環簿印發按季將賣過退引

鹽數申繳到換數有仍前典販私鹽者照例問罪聚

邀

隆慶元年題准官吏食鹽各衙門自行差人公給脚

價赴場開支即委運司首領官催備赴發至小直沽批

驗所另委府官會同秤掣如有夾帶與商人一體割

沒問罪至二千觔以上者照例發遣

議准 御馬尚膳二監取啖尚涼鹽及魚蛤等鹽令

該管人役于見賣商鹽買用不許下場易買敢有仍

前指稱者聽所在官司拏究務衆者隣近州縣約會

擒捕其各處進貢進鮮糧運并沿河射利之家窩藏
天帶者許各巡捕官兵設法搜獲依律重治市干奴
豪聽巡鹽御史恭究

又題准商人有囤積利目影射者清查入官犯
人送重定治中倘商人領引方許親自下場當官驗
引照數買鹽如無見鹽官立文書銀交寬戶依時笑
值嚴限交完即將引目截角不許多買沒官引目即
行燒毀不許告買以滋多弊其奸商通同值秤以貨
物舉放貧灶私債准折虧害者嚴行禁革場官通同
總催科索常例擾害灶戶者即時拏究問辦

又議准福山狼山二港為鹽徒往來門戶責成總兵
官督令把總等官用心防禦有任其縱橫出沒者一
併恭究

又議准行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方嚴禁私煎
貨賣如地本鹹薄不生五穀責令依額納鹽奉官商
領賣給與印信小票令其肩挑負貨賣不許換越別
境

又題准御馬監歲用嘆馬涼鹽移大本監知會母
得差人下場收買天帶長芦運司查照來文內鹽引
每年先期處辦候差人支領

六年題准行各省鹽法道專管輪引稽撥事宜一切
囤積天帶私鹽之弊嚴行禁治

高唐十年題准各省凡通商人運到引鹽掌印官
驗令原領牙鋪照依時貨賣不許仍前分派里甲大
戶馬頭鄉長致害小民其緝獲私鹽秤驗上嚴開報
運司撥商支掣如有消折量減飭數致致銷戶賠累
又題准江南鹽徒越境興販行令應天浙江巡撫并
操江都御史于各該恭巡守把等官俱給與批劄不
妨急務煎捕鹽盜各照信地巡緝不許畏縮推諉
十二年議准湖廣荊州府屬人民買食川鹽及潛住

歸民地方興販私鹽嚴行禁革不許仍前販賣起稅
凡優處鹽丁洪武二十七年令優免鹽丁雜泛差役
又令西浙西淮寬戶有犯管杖斷決徒流遷徙離犯
死罪者止杖一百仍發煎鹽其事改竄丁勘寔以附
近有田糧丁力相應人戶撥補

宣德二年令各處灶戶免雜泛差役
十年令灶戶犯該後罪有力者准納米贖罪
正統二年令各處灶丁有犯俱免納米及調場管杖
者的杖離犯死罪與徒流罪者除歲辦額鹽外令每
日煎鹽三觔死罪准工五年流罪准工四年徒三年

各照年限計月煎鹽贖罪

又令兩淮兩浙鹽課灶丁除原額鹽課應收納其有餘鹽者不許私賣俱收貯本場運司造冊發附近州縣每一小引官給米麥二斗

四年令兩淮鹽課灶丁戶下該徵稅糧于本州縣存收免令遠運

六年令兩淮兩浙勸借支鹽客商米麥收積該場賑給貧難灶丁其該支引鹽仍挨次放支

十二年奏准河東運司鹽丁除正役里甲該辦糧草外其餘茶夫與兵皂隸一應雜役差役丁少者俱蠲

免丁多者亦量減除

十六年奏准灶丁逃亡事故者運司官公同有司僉補其灶丁拖欠鹽課并鹽價者運司并分司官催徵

拖欠稅糧者府縣官催徵各不相干預弘治二年令各處鹽場總催灶丁有犯三年五年徒

罪并加役等項每日令煎鹽二觔過計若干折作引鹽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額總解京

又令各處灶戶犯徒罪以止審有力并干碍鹽法因

犯杖徒一上該納米贖罪者候發所在倉場照罪上納米穀及入官船隻頭蓄貨物亦變賣價銀送發該

場以贖出年賑濟貧灶

又令灶戶除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戶優免若

數實灶戶止當灶丁數名亦止照見當丁數貼灶此

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餘全課鹽丁亦照原

議丁田課貼免其差徭天馬若奸民詭寄田糧及裹

徭灶戶全家影占差徭者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

逃故灶丁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七年奏准灶戶死絕充軍者即以本場新增出幼空

閑人丁撥補如無方許于附近民戶僉補

十六年奏准淮揚二府各場灶丁有欠稅糧者止許

值促不許拘拏監追犯罪者行運司提問示不許徑

自拘擾戶內該解軍役另僉相應人丁骨解不許將

見辦鹽課遞丁一舉僉解

議准巡鹽御史每三年一次查審各場灶丁其正丁

就將餘丁幫貼不拘戶籍同異務使均平

十八年議准辦納鹽課灶丁一丁至三十丁者每丁

免田七十畝四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

至十丁者每丁免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

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

二十丁者全戶優免中間該免之外若有多餘田

畝方許派差如有將田准丁辦鹽者一體照數除免
其有丁無田者不許他人將田詭寄戶下影射差後
違者開罪照例光處

正德元年奏准各該巡鹽御史清查灶丁原給灘場
見在者給與領業逃亡者給增出空丁或投充人後
項補原課

六年議准以浚灶戶犯罪在撫按衙門覺發者除人
命強盜重情外其餘一應輕罪俱行巡鹽御史問罪
不許動輒勾提附近州縣人民如藏匿灶丁侵占草
場運司行文提問而有司坐視者有罪人犯聽巡鹽

御史查提問擬州縣官吏一體參究

八年奏准兩淮鹽場水災淹死灶丁遺下鹽課暫准
分豁俟有復業出紉人丁頂補湮消在倉鹽課照例
先陪遇有商人該支之數查照年分均勻搭配免納
賑濟銀米許其自買動灶餘鹽補救被患灶丁賑濟
量給器具起蓋灶房
十一年議准長蘆運司灶戶照依有司上中下戶則
例編審造冊除上中戶丁多力壯者量將二三丁幫
貼辦鹽此外多餘人力照舊編當別項差役下戶者
止令營辦鹽課一切夫役民快違餉馬價軍器等雜

差供與優免

又令長蘆運司每五年一次選委能幹佐貳官一負
親詣有場分州縣會同各掌印官將聚場人戶照依
均徭則例逐一編審丁力相應者為上戶獨當總催
一名次者兩戶朋當一名貧下者聽其著灶

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因徒情罪深重者不論遠近俱
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照依年分煎鹽抵辦逃亡灶
丁課額

嘉靖元年令長蘆海灘附近灶民修濬灘地攤攤鹽
畝者每年以十分為率正取三分補納逃亡額數如

遇風雨不結年分即為減免

九年令運司將一應無碍官錢及上司本司贖罰等
項悉耀米收貯以備鹽丁賑濟

十一年令山東水利等場有堪以耕種地畝許各灶
丁開墾收取花利條辦鹽課

又令兩淮巡鹽御史嚴督分司官招撫逃移灶丁
十三年題准今後有司但有灶戶各理歸民務要查

冊審實申呈撫按詳允不許擅自更張

十五年 部各處鹽場有同兩水損議倉庫洩化鹽
課曾經撫按官看報勘實者並免追賠

十八年令查通泰淮三分司所屬鹽場掣過餘鹽銀五萬兩賑濟被災傷分灶戶極貧無妻者每丁給銀三兩使自娶死之者召募食補若有人民犯私鹽徒罪以上者補充灶丁諸項差課暫為寬貸

二十四年議准優免灶丁除原額大小外止以實徵小丁納銀之數為主如六錢七錢者照舊三丁折算原額一大丁免田一百畝四錢至五錢者四丁折算原額二大丁二錢至三錢者五丁折算原額一大丁其餘一錢必朋是一兩八錢之數方准算原額一大丁俱免田一百畝各縣編餘之時先行各場條查原額

大丁鹽銀若干見在實徵小丁若干其戶見有荒丁每丁實辦銀若干本戶有田若干應免若干仍由黃灶二冊查對明白照數優免此外多餘田地照例與民一體科差仍止出銀津貼不許力差煩擾

二十七年議准兩浙運司石運場新漲沙地除通茂鹽水并原係辦鹽採新地畝照舊起科分撥除畝外其上中二則實該陞科田五萬一百六十三畝三分二厘俱自二十六年為始每畝科糧五升五合折銀三分共該銀一千五百四十八錢九分九厘六絲內係軍民匠戶得業者行餘姚縣隨糧帶徵係灶戶得

業者行該場隨課帶徵通解運司貯庫遇有灶戶逃移復業及年時荒歉量支賑賑恤

隆慶元年題准清查灶丁影射行督撫及行各鎮軍衛衙門以後遂先軍人務要互相保結果係空閑民丁古許投充者係灶戶即行追回所給軍裝押還該場問罪若朦朧保結者一體連坐運司官員亦要設法招徠加意安撫使其守土樂業
凡差宜清理永樂十三年差御史給事中內官各一員于各處開支鹽課
十四年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河間運司私鹽

宣德十年差監察御史一員于兩淮通州狼山鎮守提督軍衛巡捕私鹽

正統元年差侍郎及監察御史巡視長蘆等處私鹽三年令取回兩淮兩浙長蘆整理鹽法內外官及御史等官

又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一員巡視及催督鹽課

十一年令長蘆巡鹽御史兼理山東鹽法景泰九年差侍郎二員清理兩淮兩浙鹽法二年取回兩浙巡鹽御史令鎮守侍郎兼理鹽法

三年令巡河御史兼理兩淮鹽法裁省巡鹽御史
又令差監察御史一員于兩淮巡浙巡鹽

七年令廣西按察司各道分鹽官兼催督各該鹽課

司鹽課

又令四川按察司各道分巡官兼督鹽課

天順四年令山西按察司分巡該道官兼巡視河東

鹽池

成化四年差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法

今兩淮各場每遇年終選差有司官查鹽鹽課每三

年巡鹽御史親詣各場查盤

九年差監察御史一員于河東運司巡鹽

十七年令雲南布政司提督銀場參議兼理鹽法

二十三年令陝西慶陽府每歲委佐貳官一員鹽支

靈州鹽課司商人納馬官鹽及民間食鹽皆以次相

兼給放

弘治元年差侍郎二員兼倉部御史清理兩淮兩湖

鹽法二年令福建清軍御史兼理鹽法仍照兩淮等

處巡鹽御史例年終具奏催辦過鹽課

六年添設廣東按察司倉庫一員專理鹽法

十三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鹽課

正德二年令浙江水利僉事往來蘇松嘉興等處地
方提督巡鹽

三年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兩淮運司掌支商人引

鹽變賣銀兩解京又添差科道官清查各運司在庫

并未賣引日

十年令陝西巡按御史兼理西潼二縣鹽課開給司

司勘合設法開中

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帶管鹽法

又令福建巡海副使照舊帶管鹽法

又令山東守巡兵備官統理山東六府并徐宿二州

鹽法大名兵備官統理順天等北四府及彰德衛輝

二府鹽法

嘉靖八年令雲南巡撫都御史于布政司參議官員

內定委一員專管鹽法

九年令延綏西路及寧夏營糧倉庫事分營靈州大小

二池

十五年令同原兵備副使稽察批驗新好弊

十六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鹽法

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北鹽

六年題准各運司判官貢令駐劄信地專徵鹽課一

切解銀齋捧並不許差委

凡鹽場官吏禁約正統元年奏准各鹽運鹽課司及各場官吏考滿考退等項到部者俱送戶部發回住休責限催辦未完監課其應考滿未起程者免赴京亦住休催辦完日奏請定奪

景泰元年令各鹽場大使守文九年應考滿者原控收已派商鹽年久不至准給與後至客商其餘不欠之數交鹽見任官攢依例給繇

又令運司同知副使判官等官各定分司催督鹽課不得更易立管仍按季其數總司查得遇有考滿止

開缺催分司監數稽考及有事故等項但許附近分司帶管不得轉委

二年令各處歲辦鹽課經管官員務依時督催煎辦按季開報合于上司年終出給憑足通聞奏繳如有拖欠該九年考滿住休催完方准給繇

又令各運司提舉司監課司官攢通同留豪德催獲秤人等訴害客商批驗所監掣官員并官攢作弊害人受賄滿費者俱發還衛充軍

成化十六年令各處鹽課次年正月不完者該場官住休杖追分司并運司官以十分為率三分不完者

一體住休其各官三年六年考滿巡鹽御史查勘任內鹽課完足方許起送若九年考滿所屬鹽課過遠限期不完者查送吏部降二級叙用官攢丁憂事故等項送巡鹽御史委官查盤住手鹽課交付接管官攢方許離任

弘治元年令各處鹽場官仍舊九年考滿

二年令巡鹽御史查考各處該年鹽課其有延至次年六月終不完者于本衙門遞降一級運使六年不完者一休施行

又令各巡鹽御史清查各運司提舉司鹽場官自成

化元年以後未經考退者不分在任做班任內有報足通聞而虧欠鹽課一引引之上者俱作素行不謹

一有報完虧欠者亦作不謹六年內作貪官俱行吏部定奪其攢典不分見役去役俱發為民

又令各鹽場官攢如過分司官更到場及相識官員往過料派德催頭目出辦銀貨答應者許賄彼此俱罪其稱拜見銷牌解冊者俱問擬入已贓若書寫皂

隸吏典人等下場索索者仍坐親貴官銓求不嚴罪各該運司每場置立循環簿二扇責見役德催每月

附寫使用數目于上月終齋送運司通換書寫巡鹽御史不時查覈

八年令各運司運使及分公司官任內鹽課拖欠者不許赴部考滿及別陞官職

十二年令各運司官考滿務開任內各年分已辦過正課若干補課若干如正課已完補課未完者亦不許申送檢錄

十三年令兩淮鹽課自本年為始逐年完辦不完分公司場官單立剝帶住俸至次年六月不完并將運使革去冠帶住俸

正德二年令雲南四川鹽井官更各井鹽課務要逐年完納一年不完者革去冠帶住俸三年俱不完者本衙門通降一級吏革役為民受財作弊者以枉法從重論俱責成布按二司官鹽官員比較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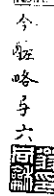
嘉靖二年令各該鹽運分公司場官今後不許擅收折色違者聽巡鹽御史問以不職罷黜引鹽改正

今略考六

利與

三皇政猶沙氏煮海為鹹其文諫不聽戰之宿沙氏之民自坎其君而朱崎什云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之與穀其利孰規

周礼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任于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錢之征現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野食論鉄則雖一鐵一刀野用皆欲計之苛碎其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



利與

三皇政猶沙氏煮海為鹹其文諫不聽戰之宿沙氏之民自坎其君而朱崎什云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之與穀其利孰規

周礼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任于征權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錢之征現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野食論鉄則雖一鐵一刀野用皆欲計之苛碎其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春隘其利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也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耳

堂謂義以生利以加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與民爭利末之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國法管仲權輕重用景亮鑄大錢進而考鹽法之賴末末豈不用然也夫鹽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也操國者以為加賦于缺能不

若取利于川澤是故不得已事之顧其始也一引之
之立爲官故也而其後或三倍焉夫魚鹽則市者衆
則衆官請故官無轉輸之勞無稅抄之慮而諸邊富
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利者不赴則衆常之故金
帛積于四旁而塞下不得金轉輸稅抄官以爲任而
商不與其憂其在後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
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
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患利也知害之有重于
利也高利之往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日前非不足
爲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寔
也夫

汝南桓寬鹽鐵論云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
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
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校均輸與民
爭利散殺孝之模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
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
本修則民慈民慈則財同足民修財飢寒生額罷鹽
鐵酒權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業農使也
又云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

用之未見利之可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
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
異于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魏志鄧艾言司馬文王曰今用平蜀之勢以乘吳席
捲之時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且者鹽與治爲軍農
之要

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監者國之重利

張休上言鹽食之急雖貴不可不須官可自鬻

梁天監二年秋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爲富強
所奪乃復收之至五年復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礼山

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賊
賊而已雖置有司寔爲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
養于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北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各
其醢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郵護何
求鹽池而收其利是事奉口腹而不及四休也天子
富有四海何患于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各事
聽尚書書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
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豈怪稱事後養消息以
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欽山澤之貨以寬四時之賦收
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爲身所謂

贊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久矣積弊聚人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大官之膳羞待後宮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此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艱難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親王年從從設鹽至天監十七年冬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實有民生先朝為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各守青綠遠來邀然絕望因直主司裁察得什一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魏球罷禁乃為鹽池之民擅自周護語其障禁倍于官司請禁之

使送之于是十六年開鹽禁元三變矣

唐自玄宗天寶肅宗至德開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如時價百錢則為錢一百一十文貞元四年陳少游又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增二仙為錢三百一十錢後增六十江淮東南則或時信之官故不能過半民怨矣安鹽乃生民日用自然之味官價既重民食必艱唐鹽每斗一錢最為平則至第五琦加為一百一十已為過重及陳少游橫增至于三百七十利歸豪實害在細民自古凡稱興利之臣惟和弱能取竭以國權為而人主不知其為民玩狎為用起怨良可惜也

唐長慶二年度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舒言官自難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乾打雜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雜鹽多少為判史縣令殿家檢責所在寬戶施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違戾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雜鹽多同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貨徐還用此取濟而得到便今令人吏坐舖自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賈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吏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難之必索百姓供應磨磨損極多又判史縣令職

在子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責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日淡食若擬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且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常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醜格寔非所宜審奏臣等請皆以錢穀為相卒臨禍敗又欲以重注禁人喧訴未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獲乎昧秦徽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常州貞元二年逋戶所欠錢四千餘緡常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

卷之

宣帝大中五年以裴休為江淮轉運使自大和以來大壞劉晏之法休宥寬其弊上監法八事施行之按晏之理財尤先識治休察民情及後任者累壞之休能宥寬其弊而能行之其善可知也
唐始權監歲天下監利裁四十萬緡劉晏增之至六百餘萬緡迨余詔興未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唐錢凡七百萬緡臣一州當晏時天下征權之數而尤浮之于鹽利寬取盡矣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畝留一

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勛謂之鹽中南唐李先主亦用此法而授民之鹽增主二勛沿至宋時增至二斗立非謂之苟鹽所以優民也渡江以後官不授鹽而民戶于正苗外別納鹽米如故是以洪內輸魏敦文羅鶴林馬碧梧皆惻然興嘆我朝舊制民戶見丁納鈔支鹽火口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勛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月支鹽半勛納鈔五百文謂之戶口食鹽優民之意不殊惟昔數十年來官鹽無升合及民而有司句取鈔銀急于正稅優民之興反以屬民官既不與鹽又私鹽之禁主為厲害是民終無食鹽之

期矣奈何奈何見聞而胡待暨談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宋開宝以來曉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慶府中有上封者請禁權以收道到諫官余靖言曰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勇及諸色料率數年未得休息昔太祖皇帝特權恩以河朔故許通鹽商止收其稅君一旦權絕價必勝漕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可朔土多鹽商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利鹽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化者必棄逃民怨望非國之福其議遂寢

慶曆二年春復權監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司曉並邊八中書奏予奏趙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價以池鹽由是羽也筋角膠漆鐵炭凡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猶商賈吏表裡為姦主入榷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勛鹽直益賤販者不計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街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監官自輦運以衛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風翔曉人入錢若買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

監惡復禁權

後權茶監初李諱以寔錢入票寔錢售茶二者不得
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牟利怨謗騰起仁宗疑其
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詔其言新法之
便全係與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奉錢市
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縣監亦復權之
上書者言權縣監官得利微而民用于轉輸詔翰林
學士歐陽修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
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貨務
受監而弛而民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慶曆中議弛茶監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
茶監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用用減歲入不可缺既不取之于山澤及
商賈須取之于農以其害農孰若賦之于商賈今為
計莫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商賈
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陝西類監舊法官自搬運置務均賣兵部員外郎范
祥始為鈔法今商人就邊即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
至解也諸監二官勸任其私賣得錢以寔塞下者數
十即搬運之步異日聲中牛馬以監沒死者歲以萬

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惡免行之既久監價
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監院陝西轉運使自還官
主之京師食鹽動不足三十五錢則鈔而不發以長
監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監解有常而
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皇祐四年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置解鹽事自後權
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注邊誘人入中易粟皆為虛
估騰踊至數倍大抵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聞中
人也熟其害利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
計者公私使漁之害也僅一變法歲可省度支攝錢

數十百万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
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乞拯肥視還言其使論者犹
藉藉雖名祥主典三司雖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曰
況請久任祥以享其事乃權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
監弛一切通商聽監入罰罷九州軍入中易粟今入
寔錢償以監受以要券即弛給券按款而出盡弛兵
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撥錢糴粟輸並遠九州軍而
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定中都由是熙商貪賈無所饒
俾閭閻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使之
熙寧元年秋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主監鈔本其

漢多虛剝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
安石正據秦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賣隨作
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
買官鹽食不盡留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然
盜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高不入案邊儲
天條

孫仲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
三鹽場孫以為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為之孫抗
論非阻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鹽場為使孫曉之曰
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

不患在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二十年後至孫罷
即卒置三場其後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
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山積運賣不行虧失負欠動輒
破人產業民始患之

蘇軾論河北東京盜賊狀云一河北京來自來官不
權鹽小民仰以為生近日臣僚上章報欲禁榷賴朝廷
休察不行其言而路官民無不稱便然臣勘會近年
鹽課日增元不兩路祖額三千二萬二千餘貫至熙
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其年亦至四十三
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

難與販銷近本為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
以養活小民是以不思不取其利濟惠練募陰銷盜
賊舊時私賣無業惟務販販鹽所以五六年間盜賊稀
少是時告捕之費未嘗破者錢惟是犯人催納後人
量出今鹽課浩大告奸如麻賣民與販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為農夫又值凶歲
若不為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
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此祖額增二萬貫
却支抗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
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勅西路應販

鹽小客截自百斤以下並與榷免杖稅仍官給印本
空頭關子與寬戶及長引大客令上層破使逐旋書
填月日姓名勳兩字小客限十日吏不行用如敢借
名為人影帶者減鹽課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
來秋熟日仍舊年元降勅時明言出自至意今所在
雖印散鹽鄉村人非木石寧不咸勸一飲一食皆誦
聖恩以至舊來賣鹽之民近日肌寒之党不得驅率
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為益人情不遠必不肯捨
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
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為

不然凡小客本少利微不遇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
吟頌猶大商無販味非三百觔以下小客所能行運
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
小民之病以遲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
在爭未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輸流販賣狀稅必多
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
虧之理假使虧夫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
有何關用苟朝廷損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
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
十萬貫見錢散予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

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觔以下鹽
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常
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
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辦了又
況所支稅錢實錢未必少于所失鹽課注所謂較得
長之熟多種福之熟重者為此也

蘇軾上文侍中論權監書有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
言乞捐河北東京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華入覲已
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
獨不權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

于東京河北不同鮮記廣袤不逾數千里既不可捐
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膠中有可禁心
之道然獨法存而寔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
北渤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亡于淮南而浙無異
械在餘杭時見而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
七千人而莫能心姦民以兵杖護送吏士不敢近者
常以數百人為輩持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
以聞耳東北之人悍于淮浙遠甚于居推剽之姦常
甲于他路一旦權監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
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監者正事之遠宜耳何

名為誤哉且權監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
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東京河北隨之此猶患風
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河色殘
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于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
以不免于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于私賣者以官之
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觔官
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監商私買于竈戶均為
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
不犯之道也此無異于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
之所及未有捨而不鹽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

錢幣居署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監竄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竭于私販無疑也食之于鹽非若飢之于五穀也五穀之乏至于斷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監貴則民之責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歟矣且雖浙官監本輕而利重難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隸吏購賞修築鼓度之外所獲無凡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町長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

明者不為況民財而失者予且禍莫大于作始作俑之漸至于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因用不足添價賣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奉衣被天下奉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

群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路本錢以一万傳計之使司退三千傳爲款底監錢二千傳爲官吏費止有五千傳到場移借使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要解獲杆所請本錢莫償澄海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爲產豈還供官惟有逃竄而已監賣鹽丁劣用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祇生事以激變耳姑照用何濟請禁科賣倉監高宗曰監雖居民間常因之物科賣則爲大害朕在京東司擊之其後盜緣此起今當展禁之大哉王言也

崇寧二年更監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寔中都

以誘富強而同恩冠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監用即授監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贖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齋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倚疏弓有赴水沒恨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徼失諸提點雖東刑獄率釋見而哀之奏改法詔民京怒奪經官

政和八年更監改製制且許所通備其稅必更買新鈔方帶給舊鈔手對帶去

淳熙三年權師綬任建延汀邵四郡民苦數監之弊乃按法令力禁除之五年秋滿奏事數陳監法利害

後昇清事援再主部允監之利害悉罷行之

殿中侍御史朱熠議收買浮鹽云鹽之為到俸矣以
胃廣浙越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弛望
可以供煎煮常阜繁可以煖煖燦故環海有亭戶
有錫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于亭戶正鹽之公上浮
鹽出於錫戶幣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
平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下于是分置十
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
通泰四州云十五萬袋之已監視昔猶不及高何暇為
浮鹽計抑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往買浮

河北鹵地弛望非如蜀井解池立墻壑以封乎故波
即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煮而易察此張方平痛論
河北不可權也夫何子厚姦臣以冀欽之法而為周
宥之討河北之鹽始每權矣此固朝監法沿革之大
略也愚嘗因是而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
者君子之為國計為公而不為私小人之為國計言
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而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
止論廢矣齊之鹽笑不行于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
國伯之日漢之鹽權顧罷于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
于桑弘小人之說此孰可也周朝雖鹽之法李沅以

公行之而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解鹽之法咸使以
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弊庸蜀之監王克臣
不之權而王宗望權之河北之監張方平不也權而
車子李權之君子小人其均鑒也如此彼小人者不
適以規利為遠謀以富國為大功而罔嫁之重計生
民之大業彼何知焉古今之所以為民禍者未有不
由小人之誤國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
也

周輝清波雜誌熱政之利特盛于淮東海陵渡居其
家紹興間歲失監王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係于

監危斷筭利票：寬戶列處沙洲日籍誅而之監以
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
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瑞平之舊
式收錫戶之浮鹽所給監本當過于正鹽之價則人
皆與為市却以此鹽售于上江所得監息徑輸朝廷
一則可以飽我閭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錫戶煎煎
之利

淮南轉運使蘇頌議減淮南鹽價云臣伏見淮南一
路財賦浩繁元籍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實助
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數議者咸謂不能某絕私販侵

奪公利而然且濫海運國所生而宿毫諸州連接京
東而通商地不販者不宿昔而獲全利雖峻形不可
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聞既利于
私易則官監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戶及過往舟
船如此課額何送而登辦也且宿衛農時建言者欲
將一路官監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
者臣以謂遠近一舉減價誠未易遽行且于出產地
分通泰楚海州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毫奇河等
州城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遠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
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黃鑊論鹽法之弊云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
農周計之所仰惟淮海解池窳賈周用蜀井自贖一
方河北之粵素無禁約周朝雖鈔未行置倉建康江
浙湖廣以紅運來而入真州因紅回鹽而散江浙湖
廣此之發監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周不遺
而民亦足費省而利飽此李玩之良法也自蔡京更政
轉設注壞始則俾商賈入納于官而為鈔法以遠近
為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鈔復不用而折剝益甚
此海鹽之法壞于蔡京之手周初解監通商陵京為
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鹽之鈔存解池公

家無儲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難與丹以鹽牟課則防
之西夏以鹽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居民便利此盛
度之良謀也自蔡京解之鹽法盡廢而滄之鹽價浸
踊西北之鹽鈔多利而權務之錢鈔浸阻況以兩水不
當地脈消耗此解監之法浸廢于蔡京祖宋以庸蜀
僻遠思澤解及貢入常多故不思以鹽之利而重困
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先臣力言
蜀井之不可摧也夫何王宗望小人以商賈之利而
損國家之休庸蜀之鹽姑推矣祖宗以河北自安史
之亂藩臣窺有其利周而以監定稅周無再權加以

以佐周用其利溥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
擇海置鹽聲自李唐本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地疊石
外固厥後利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渡紀于潮
汶時侍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費惟取堅
寔官費不足陰以私智鹽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
庵全記其成輝旻年遠在柳里乃得其寔鹽席錢得
之數

江都錢維志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者老云每南
風起鹽結漬以托翻轉令風吹則堅寔今任其自熟
其畦下者率虛軟矣左丞冲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

鹽今鋪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形輕私鹽則形重悉為鋪戶駁駁列於道下各取數家之外用貼于題記置業上之鋪戶作西番去貼賜驗之然後欺弊始斷其驗法細詳之乃肯道云查鹽用蓮子為候十連者官鹽也五連以下雨水湧為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桶成染其色以初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矣

西安州有池產鹽周回二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積大三千餘畝悉以今卒也日支鐵錢四百安多宿鹽私貿易絕塞難得鹽自無河蘭部以

西伯給于此初得此地其人歲入寇今則拓地六十里乍候尤謹邊患遂絕泊宅編

宋待御江徽奏罷鬻鹽疏且竊惟陛下愛秦民元視之若子丹降詔今務逆寬恤惟恐州縣之吏刻剝苛擾以傷其生德至渥也臣訪聞漳州鬻鹽一事重為民害當詢究之而得其說頃年陳敏一軍駐于漳財用俱有闕也州縣從權鬻鹽以給其費今此軍移也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間雖罷而後興百姓屢訴而弗察盡于村郭十有八場有使往為監官下者乎把兵卒之屬將民戶編排為甲月赴場買鹽定

其季象限以勸兩涂山官各銀寡孤獨之人舉元適溺細錢不滿其數則追呼楚隨之合境駭然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雖漳郡計賴此以寬鹽官吏此以富而斯民病矣且愚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駐罷無使一方怨讟有傷至化取進止

摩慶志云鹽煮海而成非人力莫致故藉惟丁之登于民無計丁辦課制也其後築田為地司水漬沙澗于井瀉池不及半寸烈日暴之而鹽成矣丁之絕以回補之一井當一丁之課于是有丁引有田引而田始登于籍富者田數千百井鹽丁之負如故田引多

則竭亡絕丁引毋溫額翁者有其疎乎高要人蔡母慮當宗宣和間副轉運領廣惠潮恩鹽課謂鹽田鬻于富人因廉窳故額捐于元豐諸買田依此納課許之其言今施行亦煮鹽之田也閩中鹽額折色指商行于漳泉如夢不果盡今折色聽商自買而稅之絕之商窳兩便而已矣

罷大徑鶴林工露云序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子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井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

斛三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一升今去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漢牧亭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歎奏獨閭者是可嘆也

陵川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狀如腰舊自井底用柘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出使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款折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盾乎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

水一如兩縣設于井上謂之兩盤今水下終月不絕

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旧

王豐陳于陞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井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主為法凡舊井課惠與除之新井計其開墾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延綏鎮志按鹽池狄之西漢朔方縣有青鹽澤金道鹽澤又北地之戎居上郡之獨樂龜茲屬國都尉西河之富昌朔方之沃塹廣牧五原之成宜各有鹽官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其在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尾池細項池灵州有温泉池西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池池回樂池弘靜池興合州河池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今鎮屬之池東有長鹽池紅鹽池西有西紅鹽池鍋底池狗池及大鹽池其長鹽池西紅鹽池鍋底池原駐境外固無容議而西路如狗池無故為議築大且并寧夏之柳楊一堡棄之唐不可惜哉此亦宜恢復者然未可輕舉也至于大鹽池則在邊堂閣之上人小鹽池井畦尚煩人力乃大鹽池則天產自然

之利也昔周廣順二年慶州權監務抽稅錢與鹽之外他無邀求并馬端臨以為今出稅置吏惟青白二池此其品可知宋青白鹽出烏白池西尾鹽以為利自徙迂叛乃禁毋入塞未凡罪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萬石售于縣言此其歲產之數可知諫官孫甫等言往邊戶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鮮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是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鮮鹽利消跌而財用屈矣此其利可知今大池以天順四年大監王青奏額則課一萬五千引後并小鹽池一萬三千引後又削大池止三

千三百引及訪歲款之數大池又且不及七八百引矣況先是大鹽池之行無延慶而有之適年靈州以小鹽池請慶陽專行烏而大池開矣再訪私鹽流行遠達西風鬼蜮商販以私奪公其利在使其害不在此乎若夫馬湖峽碎金駝之鹽越販臨石興嵐官雖屬禁莫之能止但其場為屯糧起利之地且既有鹽餉之稅縱不宜禁淵魚莽牛毛為據之政然煮鹽之鍋既有息矣當必有增而無減獨不可時查其數之多寡乎私鹽之捕既有法矣或有通同而作奸獨不可盡措其行之公私乎國用軍儲今言計亦可

置比不一講也若夫大鹽池之阻滯則難言之矣國朝取民有常課曰戶口食鹽曰魚課曰商稅蓋洪武初開中之法未行官予民鹽計日收其錢鈔因以通錢鈔法于天下其後有商人引鹽民自買矣既已征商而民商錢鈔亦遂不得免

我朝凡官民食鹽皆出于官計口納米男子成丁婦女大一口歲各納米八升官文興鹽三勛後鹽不支納米如故天順年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貫弘治年間改鈔折銀

今多以國朝鹽法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天初

意如常服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故滋甚近年議革鹽法始通者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在可時通變而已

徽郡志洪武四年兩浙運司發至鹽引五千道至本府招誘客商洪武五年又發至引一萬道至洪武六年本府撤回運司二千二百三千七道是年九月有旨以其仰配州縣官民罷之聽從客商中買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案二斗五升恒捺其贏灶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故

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于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因征其入口鹽糧自鈔法不行灶戶口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給商民益交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勛市民六勛每勛納鈔一貫鄉民二勛二兩五錢每勛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圍在有司因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發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舊制灶蕩以歸灶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尚亦有賴哉見嘉興府志

同初各場灶丁官給本錢分蕩煎採輸鹽辦課上納本色鹽勒迫商中引對灶支鹽而立法止許本年之引及不平之鹽續引監勒貯廢走商消折承役者十當九廢正稅中侍郎同稅議分附場者為濱灶遠者為水鄉灶濱灶納本色水鄉灶納折色銀設百大長集收往：徽索逾額灶大用或化時節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灶民收水鄉灶納折色銀亦昭丁派徵蕩不起科而催徵之後影撫無形之殷寔遂開豪戶無併積役種科小灶之漸矣嘉靖間將本色俱徵折銀于是有總催：課解司給商買桶灶

丁之用亦自總催甚場蕩為豪強兼併鹽課為團書乾沒奸者創為照丁僉催之說既將小灶本名荒熟蕩與總催抵退丁課而小灶俱該催板役更出丁銀重科繁費驚妻賣子以填溝壑矣万曆四十二年平湖邑生趙志奎全同倪維城趙志守等建議本場豪戶蕩連千頃而及編役小灶苦無主雖而竟臨催惟是役不照蕩則賣上賣下祇供場霸之需求蕩不著役則冰求冰而急沈團書之出入課沿照丁給蕩之室名竟失同蕩役壯之本意蓋場公鶴特批始蕩僉催此不易之論也但將蕩戶名丁寔查蕩產若干

不許花分影射計私金差按籍可定其責灶有丁無蕩者不許汲及課送蕩出則丁差自減違編多矣仰府合同嘉興分司連審定派無庸戾詳列入疆規遂為定憲見平湖縣志

庠州志司理徐日吳云祖灶自同初占籍為場十二為里二十止納課鈔州蕩無徭役經費明以要荒寬文法已乃使館民業收入版圖而恃其遠遠習成犷悍野占之業恒四之一所輸之稅無什之三每借解于民糧以足其額追之不至急之則走險以拒命于是灶田日增而元愈甚民產日削而累愈深故全

議以灶戶之責分司毋致躐躐蕩蕩嘉穀也

四川志云夫天地有旬照之利王者導其利而布之若淮浙閩廣之鹽是也或風利而賦成或海煮而利溢其用力寡而其取數多若川鹽則不然相地鑿井深至六七丈淺者三四丈既得鹹泉然後甃砌大井以牛革為囊盡數十人之力晝夜多呼推輓始得鹹泉以柴煎煮然後成鹽小井則以竹筒設机抽水謂卓筒竟日所得無凡或有井老而泉枯淡或有坍塌而難脩葺或漲沒而井不可煎或柴遠而力不能給鹽之利病遂至懸絕民力日憊歲課日迫公私

俱困矣

謹按州屬上流水通富義仙泉黃市福興廣福華化
通海新羅：泉都山冷井雲安大寧凡一十五鹽課
司各設大使副使分駐之其法密矣迨來井泉日淡
山柴日遠稅通而民日其有不可勝言者予
向守變常設設鹽課以便

人大寧雲安鹽

課事宜一炭鹽禁以通商張二漢本色以灶丁三城
課以牧寬利四設攤一以鑿此惟酌議二邑
之課炭禁通商本色恤灶則似達之通者可者至于
設絕丁以給灶戶之苦廣新聞以補老井之缺宜亟

行之庶資周少黠而奸頑者不得侵利其鹽政之大
端乎

廣西鹽法漢元狩四年幹海山之貨置鹽官二十八
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則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為市歲
得錢百餘萬緡而軍鎮官祿皆印給馬官之鬻鹽蓋
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
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而廣而涸
涸食鹽無凡商不樂趨故官為般運紹興間議易二
廣鹽法安撫胡廷直欲俱行客販轉運司主管文字
徐夢莘爭之廷直違其議不三年商賈毀業民苦無

鹽自是官般如故是廣西之行官鹽自宋默矣元至
正間也兒吉尼以中書尚平章政事兼肅政廉訪使
時和中賊入湖南嶺表震動吉尼議斃石城以抱險
要遂損官俸貿易海鹽獲倍餘之息版築經費計銀
二十餘万皆取給鹽利四年始克終事民不告勞粵
至今賴焉

國初行鹽事以利民其後則以佐軍兵商自為轉輸
而官稅什一其利頗鉅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書唐
鐸言長沙寧慶衡永四府柳道二州倉鹽甚艱廣東
積鹽有餘而廣西新立諸衛糧餉不足若將廣東之

鹽運至廣西中細軍民交利其于計便上從其議
令廣東二提奉司運鹽八十五万引至廣西桂林以
給商人入粟者于是粵東之鹽始達之粵西湖南
矣

丘濬請行轉般法議云今兩京運道所經凡三運司
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全通之河未
開水陸分賜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
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細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
價最昂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
而價最廉庶請行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

船向河道往滄州安船量給予官鹽每引並與脚價
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
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
此則官得估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
通軍累年各商所中常販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
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完足然後行往向所
陳官給牢鹽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于河間一帶
出鹽土處不分民灶戶皆許其煎煮既已成鹽具
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
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于內

帑豫借待成秋之後算還年存積歲轉般積之
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
糧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券俾其親詣其所
即給以見鹽于行鹽地方發賣如北比之舊法當得
估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
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弘治三年刊印傳即彭韶奏曰臣惟各場灶戶多有
琅膏年登尚口腹不充一遇水旱立見流離其府州
縣雖有預備倉糧然積之亦少奉管人民有不能數者
豈非有餘及此灶戶即所填灶場宜作處臣近行各

場已置預備倉聽候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小問刑
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灶戶審果有力并一應于
假鹽法事內人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拘來贖罪者
俱發所在場倉貼罪上納米穀及應入官船隻頭蓄
貨物亦各變賣條銀送發該場責令官攬看守如該
場無倉去處則于有司官倉上納另嚴收貯俱申巡
鹽御史處查考盤驗積儲預備遇有凶荒庶可賑濟
十四年巡鹽御史馬九中奏稱開去邊方引鹽不肯
趨約皆因運司之開賣銀兩故商人舍遠就近戶部
議得今後照舊各邊開中各商上納本色糧料不許收

受銀兩布貨不得再于各運司提舉司開賣銀兩阻
壞鹽法誠知本之論矣豈知題奏未久而旋復廢格
益祖宗舊法壞之甚易漢之甚難如此或謂邊方
賣鹽得利少運司賣鹽得利多若以運司所賣之銀
解送邊方趁時雜買亦無不可但邊方官自和買不
若通商轉買事依既便收利六廣況有各處折粮折
料年例解邊銀兩自可召羅何待鹽價近因各邊本
色糧料素無蓄積一遇虜賊大入寇令將出師整
理軍餉倉卒無措或遇大戶運納本色或通行州縣
富民完運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直隸畿內之民深

彼時動不寧多致失業幸而不失虜賊北遁官軍罷
歸事稍寧息設使半年任劄在邊不敢班師轉輸必
急加以中旁山荒內變將作雖有智者不能為謀慮
及于此然後知邊餉不可不預為之備欲備邊餉不
可不開中本色糧料奉人三十鍾而致一石誠以遠
致為難不論其費也況鹽乃天地自然之利取之無窮
捐之于商而得之于邊又何惜也今兩歲額鹽七十
萬引以每引中米五斗計之歲可得米三十五萬石
可勾三萬人一歲之糧以各運司一歲所辦額鹽量
其虛實布与各邊一歲一中雖所入多寡多寡不同

謀有遲久而累歲中初不已必漸有積蓄現積銀者
利害相萬也但舊法久壞遽難興復又恐規制不定
商人觀望如御史馬允中所言必須申明定制示以
永久若遇各邊寧靖成熟三年之後商人趨中可見
成效此整理鹽法根本大要舍此不謀皆末務也
御史林誠與利除害疏略長芦運司所屬場五其同
等六場鄰近水次嚴鎮等五場雖有陸路去水稍便
其涖州海盈十三場陸路寫遠每過派給商人同運
費重難有虧償本情額不支其鹽課別無支用惟積
年欠消折今無照依山東運司野屬陽信等七場折

細布足自成化六年為始每鹽二大引折細潤白綿
布一疋徵解通州通濟庫交收以備折俸支用其餘
該辦本色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有奇開
邊報中

御史万鍾陳愚憫乞 聖裁以便遵守疏略見該太
監崔通奏稱長芦運司支鹽四十引俱係新煎暴鹽
走南折耗甚多要增買添色鹽勸以償不足及稱河
乾水淺洪開湍急要令小甲雇覓民船臣恐野奏果
行不無溢夫帝之獎增供役之費上虧 國課下困

軍民合無奏引再加耗立勸不必自行增買裝運止
用京撥快船四十隻不必再雇民船庶 國計有補民
用少賴而于本官亦非無益

御史陳克宅陳膚見以救時獎七事其一節略云鹽
非引不行引非鹽無用鹽引不可以相離者也惟老
奸商賈將賣鹽已異運引不行銷繳或往來齎抗影
射以致官鹽不行新引阻帶而人不樂于報中坐是
故也為今之計凡遇商人告掣之時必查追先次掣
過舊引入官方与呈請掣故給予新引水程如有依
限銷繳或限未滿而先繳完足者即將本商後次引

鹽隨到隨掣故有過限不繳者仍行往賣地方官司
查追每年終運司將過引連冊呈報巡鹽衙門
查考以定賢否退引類解戶部不許積貯在庫凡運
司考滿過計過引不數以爲黜陟如此則退引
不患其微矣

御史王完乞務實以故時弊凡事其一節畧云乞行
各運司照例將各場分查審某可爲上等某可爲中
等某可爲下等著爲定籍解送巡鹽衙門印驗存照
遇有商人執領勘合投司亦就候次上簿比對掛號
詳允之後查將誤年分第一過商人在首名者取次

派塔如有鹽一千引每場派三百三十三引務令調
停不得恣意低昂以開請託設有軒輊高下事發者
問以枉法贓罪發遣其正德十四年以前已到倉鈔
無鹽支給者俱令自行買補或于積有支剩殘鹽內
查支數盡而止不得再行透入下年那移紊亂如此則
課有定年商有定守而姦徒不得肆其親望之私矣

御史魏有本陳言鹽法事宜以脩採疏其一節定掣手
期以平價云竊惟鹽貫食用多款果同缺之則踴費必
然之理也聞有巡鹽御史凡遇掣鹽則引嫖避事稱
病推托致使鹽貨壅積商人守候經年鹽價日高與販
之徒射利爭趨而莫之能禦臣愚莫立爲定期如淮
浙各批驗所鹽多者則四時掣以二月五月八月十
一月爲期長芦山東各批驗所鹽少者則春秋以三
月八月爲期凡遇前項月分商人先期運集批驗所
按期中報御史選委官員亦如期幹辦其御史二年
雖滿代者未至亦須按期行事不得輟止如此則鹽

課流通物價平民用足而私鹽漸息矣

戶部尚書王果議處鹽糧疏有云臣等查得先年各
邊行有掣上之法始爲妥善其法每遇商到引鹽擬
定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出明給榜文得之通衢聽
各有本商入掣先上納凡銀糧但以先入庫爲定出
給完狀先後填給勘合則商之有資本者雖千百引
不限其多何待於買富其無資者雖一二引亦不可
得何富之可賣商人上納之多寡在其資本之盈縮
卽中等官雖欲高下其劑亦不可得既不招怨于人
亦不取謗于己一舉而三益法無便于此者先年邊

計之生安：行之至今，稱便近年，即中平官有才識者，聞亦奉行，但未題奉。明旨著之通行，違字致此。牧邊良策，廢格多年，今監法壅滯飛輓，不行皆因商人無利，則占富者侵之也。夫商人扶重賞勸，勤終歲始得什一之利，其折本破家者又往往而足。占富者則白手掇利坐贏十倍，國家以二百四十勛之，監始得銀三五錢，占富者以一斤，監先得二三錢，是其上焉。國家爭課下致商人失利，消耗軍儲，妨廢邊計，莫此為甚。況近年以來，胡虜跳梁，烏糧匱乏，苟可以少裨國計，主等敢不悉心計處，令無通行。

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各督糧郎中主事等官將擔上之法着寔奉行，如有不符，遵依以效，仍前買窩賣窩者，本部查訪得出，從重奏究。其前項空白文簿，仍行置發各該督糧郎中主事等官，無郎中主事去處發巡撫都御史各收掌，除先驗銀糧革除外，將各商人納完糧銀兩，寬收數目，先後年月日時次序，并本年貌籍貫填記簿內，事完將前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監御史收候查考。奉 全旨是。這預開監引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議增營伍為善後計。

而歲費不貲，左藏稱註困請之于朝。傲元也。見吉尼故事，而徐理加為其督，監則用指揮，其運監則用旗軍。其監運則屬府佐，其款則安歲廣東買鹽七千五百引，每引重一千七百五十兩，至十四包，每包重一百二十五兩，每船一隻裝鹽二百五十包，共二千四百引，官買三百包，運軍帶五十包，以償其勞。其運船則官勾為造，其買鹽及廠稅一如商鹽之例。其運鹽往還以四月為期，歲可三運。其湖廣行鹽之價，則平時低昂，官監商監互相搭配，各居其半。除工本諸費，其利息一歲多可二萬，少不下一萬五千，後以衛年

不習水道，而武弁多藉為奸利，因改民運。改上船為中船，改官旗為水甲，而以府官督之水手帶鹽色，以漸殺焉。然所江灘高水道塞，溢昔之三運僅可併為一運，而計一運之利，与三運大略不甚相遠。其西左藏自是稍贏矣。

預量時販商俱粵東富家子，而詔連諸邑楚商私販往，相屬自行官監商利漸殺，私販重稅商人，造為浮言，以抵當道而擾督都御史劉克誨，衡人也。遂極言官商不便，欲于詔連二路量增引，粵而撫臣郭應騄按臣胡宥亦以情聞，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

鹽之議爲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而商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俱乏地方坐困咎將誰諉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而忘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于係爲重這鹽運只着遵照奉欽依事理行不許再議修更然而粵之諸叔收水已官束者則左袒東人官西者則左袒西人而東粵爲紳家亦起而爭之上從科且言行督臣郭應聘奏議如殷中並指由是官鹽始通而衆喙少息矣嗣是按臣行部每吏一官輒吏一議所以革奸剝蠹

至詳矣而固少密焉逐年直指疏請官鹽有包許帶私鹽六包重以押運之官朝吏而夕改官非正途船無統紀市利者相煽爭利者相攻長年諸役靡所顧忌故夫帶之禁益嚴而鹽滯益甚稍違早潤即喊一運之半夫大民之趨利若水之奔海然不隄之則潰而逆隄之則壅也未有不利于下而能專利于上者也當殷中丞首議時每鹽三百包許運軍帶五十包今且殺其三之二矣彼見待軍之如彼而徒民之如此安能飽育而甘心者况其樹凌于狂波巨浪之中奔走于炎霜烈日之下一遭蕩耗輒令賠債利少

而害多彼獨非人情乎故水手之不可不優也或謂養之官軍自食其力今之水手已給之工食以恤其私似未可例論者不知官軍有月糧有行糧未嘗不爲其身家計即水手之募借于官軍則夫帶者亦可半于官軍不應遞者是也今縱不可漢中丞之舊而執中制量以百包帶十包此外有夾帶者必置之法彼樂于加勛之利而惕于沒官之害誰敢以身試法哉然欲禁私鹽而不更官艇是導其源而欲塞其流也查之舊例木馬船只容二百包今之船且十二艘即三百包犹寬然有餘是名更而寔不更也

彼安得不滿載而歸也今當委官督造長以八艘為止每船只許容一百五十包而又多造小船在于集郡限以官鹽報稅之後即駛之小船則私販者既無寄頓之地而駕艇者不病往來之難未必非通商之課之一助也夫郡首事之人長慮却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剝弊為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得鹽美然哉

信忌鹽課云信陽之求賣者婦女耳求買者聚打耳無論船載車運即一肩挑之強漢無有也無論大商巨賈即一積聚之小舖無有也儻市不出井里豈不

越疏稱負不過女媧主計者且比例雷廣比例淮南特未司擊其狀耳又云通州婦女一千三百二十九口每日派鹽鈔銀一分二厘七毫零今派及男丁失初意矣

粵東產鹽之場行鹽之地俱並兩淮而兩淮解邊終歲共一百餘萬粵東解京者充餉并截留稅鹽總計銀一十七萬有奇較兩淮不及十分之二增引加額自為碩議况福建額添引課粵東獨行私票利令終商反虧國課

吳興掌故集鹽口考云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

鹽安丁給鹽一斗使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然其泉寔始于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為鹽丁之額吳越仿之而宋不浸改以至於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緇絹依時值折緇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安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緇絹一疋當時緇錢未有暗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安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于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同而湖州尤甚故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李處恭仍乞以七丁科一

尺自是為例氏以僅獲至我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于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從來故予考其始未善之于此李氏雖有鹽給定為作備我朝視宋已為輕改惜無覓其源特為建白之無徇龍困雖刀之末可也

全緒誌云兩浙運司三十五場姪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而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邊各置鎮兵多寡野在不同始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主三十為客而鎮臺各商中納如滿千引

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陝西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草豆窰之邊倉以給主兵而商則引到場捱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存積三百引則典守支異日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名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糧給兵如前而賣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確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不場獨有存積各支存積而不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湊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欠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欠不出則病商于

是當事者既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
論當股存積悉議徵銀于灶丁引錢三令七厘總輸
于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多八厘隨得送邊報中
課轉不休而引用仍聽其轉賣徵浙內商今內商得
以商買灶鹽初法盡改矣

上海誌云正德間顧久傳公修府志而書鹽課之淺
曰灶丁消耗蓋有其由不與講究本末每遇金補即
議酌賠事當採本謀獨慮後松田稅重極矣人加以
海難能當之此畏民者可宜留意灶丁消耗縣民受
害固由富家竊據鹽司田土若歷年官司莫能清理

亦由貴惟欲令富家世蒙以致此輩聞有言及者即
走馬會黨計產合財五六百金指日可集以贖吏書
吏書為之心醉以觀士大夫為之遊說以購茲猾
告搜查勘申詳動經歲月言者力竭而事在高閣美
合無悉聽此輩必為永業但能依官地起科以足額銀
則富家不須阻抗舊條咸得賦課誠欲清理細心經
界先年府縣鹽司丈量田土中間常隱數里今幸民
田再經丈量圖冊共在畧加檢覈即堆影藏宜令各
場督各催限三月內于民田灶地及各團甲界上每
百步築一墩以正大界灘場外蕩悉照熟地主尺許

膝所以為小界乃自民田以至海涯依法編踊丈量
近丈量者亦須覈犬格造魚鱗圖冊分別曰蕩灘場
照依官地起科不過兩旬圖冊完條總計該徵銀數
驗於課額即通融均減若不及數即通融均加至不
可加乃今縣補

閩誌云鹽課與鹽糧本一事而寔不全查得福建納
課鹽場凡七所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四原定附海
去處辦納本色各商開中下四場為惠安海美兩洲
治洲鹽色低黑商人不得報中止是折銀解給官軍
月糧有中鹽者謂之行鹽地方故有禁例無中鹽者

則無禁例此福建鹽課之大略也

又云國朝倭恤鹽法雖以來受鹽而比民間本折之
納為輕雖編入里甲納丁料而均徭驛傳夫馬執兵
各項名色俱免惟其倭恤之厚故狡猾者趨之詭寄
之契混而鹽戶各增其糧矣鹽戶之糧既增民戶之
糧必減一遇差役不支乃至徭編于外縣南安為三
縣可得徭其銀千有餘兩故唐知縣取弘治五年為
則以嘉靖二十年反較之丁損于舊數倍糧益于前
數倍有丁而沒有糧丁摘糧增詭寄之契可見于是
中定有額而契始革但其不計推收出入為欠斟酌

耳然鹽法優克不可不力為限制蓋糧而皆鹽戶可
有也既富矣難以附益若其糧非鹽戶之所有也其
又何辭若如浮報每縣限定其數廢凡有定乃不詳
察其未指為餉見其果然哉其果然哉概唐如縣
此議二十年來三縣當復失報額數千此不惟于南
安有功而于三縣未為益也姑具存之以俟大君子
參詳云
鹽法向業洪偶折色而鹽政以違典廢商與于皆貧
億莫能支

按丘文莊曰我朝戶口食鹽蓋計口出錢而償之

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于奉行近者徵鈔如舊
而民得鹽食者益鮮矣陸圻謂此時弊非法契
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今京官戶口食鹽尚文
本邑

仁和郎瑛七修類稿國朝領鹽于民而歲收其鈔
故曰鹽鈔今鹽不餉而徵銀如故何愚泉先生堂論
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
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
也亦之害利名也愚泉亦有是哉

嘉興黃洪憲碧山學士集國初課鹽設圖法每引

給工本餘鹽給收貯官民稱便厥後鈔法不行賣
灶無從得食各散賣其家以便私販而國法徒有其
名耳私鹽盛行則官鹽益難近日商賈販販皆私鹽
也今計天下一歲鹽課改折僅二十餘萬而諸憲且
運司供費已累鉅萬又何用理鹽為哉愚請復祖
宗國法官與軍盡鈔既不行易以銀米務乎其直而
恤其私餘鹽皆貯之官邊地既望商不必納引令其
就場輸支又令沿海商民許其担負而沽則其得聊
生而官受實利矣且今日東南鹽價率取之民田而
又歲出役銀以供兵捕之費民何所堪命哉若鹽煮

于官私販自息陪納可免而後可輕矣合天下計
之歲入可四五百萬視兩稅不啻十倍又何憚而不
為哉此鹽法之當議也

鄭端簡公晚今言國初名商中鹽量納糧料寔鹽
不納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耗後因積納數多價值
亦賤與利之日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
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
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後納轉雜邊
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羅米一石今
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于前而

國初之可資以餉軍者寔則無增于舊彼此虧費其
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糶之擾也杜
侵剋之弊也懸待哺之望也漸墾墾地以致較富也
一舉而四善共焉說者又謂閩曹開初木色古商不
至蓋向者止納木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墾下而得較
為易又墾下之精甚多而價輕又無戎需之患今則
耕種愈久墾下之精虛矣較價騰湧強虜出沒執不
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古募乎欲復木色非減斗頭
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墾地不可也然必遲之
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景泰元年減中監芻粟先是

各商于密雲隆慶中准監者引米七斗至五斗準四
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至三斗準三十五束至是減
密雲隆慶米至一斗準十束古北口米五斗至一斗
準十束

正德八年監院徐踏懲弊保法疏內云 祖宗之法
止取利于閩中今遂取利于割餘 祖宗之法每引止
二百零五觔今客委引或餘三百觔先失其本自廢
其法而欲弊之革利之興確矣舊制商人從運司照
引到場次及掣所委引過截三角後至行監地方併
去一角此天下通行閩防影射奈何監掣匪人則與

各司官同參常例開引有錢則與發買人通為一家
老引隨身徑年累歲不知影射賣過私鹽几千引及
遇監賊設法阻掣手騰高僧低昂伸縮悉在其手埋
名大住之鄉坐享無窮之利何暇于跋涉無境及取
開中費本之勞哉且愚欲行巡監御史四季過監大
掣或不時行掣先令運司將應掣商人姓名引數開
造于冊一本送院鈐記封發承委公廩官員照數驗
引掣畢移文將冊封交行監府分待人監至日收引
即便截角先繳運司另置花欄小票就于降去冊內
商人各姓名上照引用印掛号人給一張限日行賣

極多不出兩月違者問罪入官嚴併身行依期銷票
先日將冊繳報察院監掣委官受賄不行閩防致令
夾帶私鹽并行監地方官員勒指商人開引錢物事
發併以賊論其監劾每引較例過大減小又費色索
況因龍泉既久遠變不堪聽巡監御史斟酌行之每引
割下仍以引數銀入官查照近年整理兩浙鹽法事
例每引極重不過三百觔如過數者不除色索及數
入官監引雖大而處之者情行發中仍禁勢要不得
私自揆次通商各該運司不得勒商并通同作弊如
此則影射之弊必無閩中之利自廣私鹽亦因禁革

如蒙乞 勅戶部議擬轉行都察院通行兩浙長蘆
等處各該巡鹽御史遵照施行示遵流歸本之一端
也

正德九年鹽院余冊割附餘以均利疏云割剩餘鹽
雖非正課然膏旺以變辦為業商人以轉販為生若
正引之外少得纖涓是餘尤愈夫帶致罪若納剩之
外少得微備生活有省私販為奸割下餘鹽交賣價
銀類解給還而 國家亦得美餘之利以此節有割
剩事例而上下稱便夫何法久矣滋人漸虐偽就商
納價者朦朧侵隱之樂典割候招商者豪貴垂涎之

念起夫一失利于商人其病犹可救藥若染指于豪
門其害豈容勝言乞照昔年舊規或擬今膏則例少
後夾帶之誅大取美餘之利割切之外就行商人納
價買補之中而此亦少得存活勿但 國家坐收預
輸之利而豪商亦同患轉販之風矣

正德十六年鹽院陳克宅定資格以均守文疏云蓋
事無序則不均不均則事怨而由起夫引鹽又為利
之重者也查今觀之不均孰甚焉何怪乎人之爭且
然也今朝廷開例以召商人趨利而中引推輓轉運
彼此同一幸者輸粟納銀奸良同一資未齊民勢要

爾我同一爭則甚至同齋勸令倉鈔同赴運司投下
同銷單帖引目同一到場守支及到場之後執票之
徒獨占在場之鹽如無本年見鹽即將各年分者即
補足數一番不知夾帶幾十引一引集打幾千百動
奸頑之徒獨憑此販之利將本年本場者支買又告
改年改場一年不知賣過幾者一本不知獲利幾倍
惟此良善齊民寧支空額錢課有生待年久而囊索
費盡不得生還者有老死異鄉而道路遙遠不得歸
葬者大辛苦同資本同事例同赴司到場無往而不
同彼之得利甚速至大此則求利未得卒至于亡身

喪家事之不均如此蓋亦司其事者未加之意也今
後合無通行巡鹽御史行令各該運司司司各查各
場各年分已徵在倉見在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
若干在倉未徵鹽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以十
分為率要見幾分在在如過各商中到某年引鹽即
查該場原中年分已未完數亦以十分為率格派執
此各商領赴該場單帖明欠對案派定該見支在倉
鹽幾分守支鹽在灶幾分如在倉已有七分百引者
見支七十引守支三十引千引者見支七百引守支
三百引上倉鹽止二分百引者見支二十引守支八

十引十引者見支二百引支八百引已獲有猶微
續到者按月俱算多數派定支其故意應場不出
者仍舊三年五年事例施行如此則勢要者不得越
次而捷先奸頑者不敢恣逞而在後良善黎民亦得
隨勢而出場監利均博而怨爭息矣

嘉靖元年長蘆運使劉思賢詢知晚監利亭倚呈御
史盧漫奏行戶部議得海鹽晚監以十分為率止
取三分補給赴上額數七分給與各灶償其挑濬等
費每年晚完各戶收貯候察院和查場分逃亡多寡
分列等第通隔派補如遇風而不結午分即為咸免以

後年海鹽淤積漸廣晚監日多量增分數若海道
無常沙嶼棚沒人戶踣跼遺患于後通行除豁創付
行司遵守至三年灶戶高登等先將抽取鹽數過重
將情具本奏行戶部轉行巡鹽察院勘計晚監雖
有微利然計工亦甚繁苦於冬月害水春則修理河
灘至夏則昏夜候潮汲水灌晚此其大害也又其晚
一池必預備數池以為倒換之用前官一際驗畝作
數人將方春開灘之時亦作晚監月分是以鹽數過
多而民心未服云云見長蘆運司志
嘉靖四年巡院萬古魁懇奸商以通鹽法疏云 國

家鹽課之說所以通商賈而寬邊儲金至用兵雖百
萬之輸取足目前各邊倚恃名曰飛糧其利至博而
其弊亦至繁也因各運司行鹽地方有廣狹之異故
商人獲利有多寡之殊如兩淮行鹽地方至廣商人
戶趨兩浙次之而長蘆山東行鹽地方頗狹故每欲
開中路必相率搭派不計一兩自擇便利專中淮鹽
課本部議照加派淮浙長蘆等鹽均為供邊而設先
土舊規必待各邊守且奏討軍儲本部覆奏開中各
運司俱通融搭派並無商人擅自奏討及單開淮鹽
又必援年開報不許預先透派弘治年間每歲鹽課

多有三四年之積奈何正德年來權奸用事益奏
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過蒙 皇上登極詔書裁革
本部悉心整理鹽法漸至 既通各邊奏討必開
每開亦皆均派未嘗壅閉份更且如近時尚書楊一
清以提督重臣奏開鹽課既而延寧甘肅四鎮不過
三十萬引兩淮鹽僅一十六萬餘皆長蘆山東等處
相繼品搭今商人運後等奸計百端索銀鐫劃以增
價為名輒欺奏冒殘餘等鹽且等兩次乾食必款置
之于法詎蒙 聖慈寬宥後開兩淮額鹽三十萬引
且如宣府近地土納大利野在人事趨之明彼之占

中實當爲轉國利無所不至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
撥配要竟請之無用虧損國計耽誤邊儲莫此爲
甚除奸商逋使爭聽法司究問及長蘆先開永利引
監另行查處令無將嘉靖四年分額鹽三十萬引分
派宣府兩淮一十二萬引兩浙三萬五千引長蘆一
萬三千引山東四千三百三十三引共計銀一十一
萬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大同兩淮八萬引
兩浙二萬五千引長蘆一萬七千引山東五千六百
六十七引共計銀七萬八千二百二十二兩一錢七
分創行二鎮管糧郎中會同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處

出給告示召集各商酌量地方豐歉時估高下定主
本色糧料率照依銀數派撥緊要倉鹽上納以濟食
用務要從公相無均勾搭派不許奸商自擇便利專
報准鹽道下兩浙長蘆山東無人報中致悞邊儲仍
嚴禁挾要人等不許詭名占中實當寫生享厚利
如違聽撫按管糧衙門拿問治以重罪
嘉靖八年監院傳烟禁大邑以疏引日疏云初惟鹽
引莫利于疏運莫不利于阻滯也天何近年長蘆山
東二運司商人鹽有徑年在場而支放不絕者蓋以
大包所致耳臣查得大明律內每鹽一引帶耗二百

五觔近來寬恤商人制鹽每引連色索以二百五十
觔作爲正數此外餘鹽逐觔納價仍開以夾帶罪名
其法亦未爲不密矣但商人素賒會利其心無窮集
鹽一包或估數五百觔者有之或過倍而至于陸柒
百觔者有之均一罪名肆無忌畏以致奸旺鹽盜不
知已足額課之數惟知轉賣于商人以爲私家之謀
遂使節年引日徑久不完誠鹽法之大累也合候
命下之日嚴行長蘆山東二運司自後商人支鹽出
場每色正餘鹽共不得過四百觔照舊秤掣施行如
有過額百觔者除問罪外將夾帶餘鹽盡數沒入

官則旺課無轉賣之計而商鹽有盤運之便隨中隨
走引日信乎無不疏通者矣

嘉靖十年監院黃臣清鹽禁以寬邊儲既祖業生
財足國之法天地安養生民之道立法之初自有定
規鹽商得利樂從所以久祖子孫相繼方爲富商得以
接濟邊儲不悞急用近年以來益因違方禁止開引
他土住種鹽商上納之際又有分外科罰之苦以致
商人畏懼不肯中納鹽法阻塞邊儲日覺空虛未免
仰給朝廷借用太倉銀兩以濟其急是豈祖宗
治國安邊之道又聞兩淮運司將年例引鹽色打七

八百兩大色除正數之外割餘銀每年不下數萬餘兩鮮送戶部以爲功蹟殊不知此等之利皆是違條之內今却運送赴京邊方有急不免奏討皆其繁擾未集之可致也爲今之計乞勅戶部會同多官從長計議通行：鹽衙門將邊方地土許人佃種納租還方引鹽許其依舊規上納糧草不許外糾索准鹽不許大色割取餘鹽如有餘銀俱送原議開納還條雖買銀草則邊方不致有缺之之難矣
嘉靖十二年鹽院鄭直卿添引日疏云：灶丁之有餘糧猶農人之有餘粟若無法以處之是無惑乎其私

鹽也故添引日以收勸灶之鹽其說爲長但引日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何者商人自上納領倉鈔以至守支自出場領水程以至發賣時日持久其盤費不知幾倍于正價故寧築大色以聽掣將利餘鹽以補正引之虧折若革去餘鹽則商人無利縱雖減價拍之亦恐不能以濟緩急故臣謂引日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也爲今之計必欲添設引日如兩淮正額七十餘萬引仍以六分爲常股四分爲存積商人報中常股正課還按舊價今其上的本色赴場支銷額鹽正鹽一引仍許其帶餘鹽一引照依原定價錢就今本清

永買如正副之外猶有多餘者依例割沒入官若添創一百五十萬引每年盡數開邊中正鹽一引令其中新添者二引新添者每引量減價銀一半年豐上納本色歲數上納本色領欠赴運司分撥鹽多場分聽其自行收買仍每引許照餘鹽半引自一引半之外有多餘者亦割沒入官其餘各運司隨額數多寡皆以此行之則在邊者聞中既多而倉儲自寬在場者收買既衆而私販自銷此其可行者一也
又清灘場以補課額爲照長蘆山東運司各灶戶事產地止係一戶一家所有皆得無費承佃代辦產鹽

至于各場灶灘可以割土淋油單場所以刈草鹽寸土尺地皆屬之官自有界限例禁不得開耕交賣近年以來界限不明以致豪強軍民越界侵耕日久相沿任意或肆行樵牧或占打蘆葦遂使煎辦無資課額多累利歸豪猾害及絕催捕習多年廢轉益甚合無查照弘治元年題准事例委差運司官一員會同府佐州縣官一員清查還官禁主界墩不準私撥灶民管業以供煎辦之需如有仍前侵占典賣照依律例如侵占鹽賣官田坐罪賣者追償買者追得花紅俱官以償拖欠之數地歸煮灶廢灶丁有賴存者

不遇逃者可歸而課額可少補矣

隆慶四年鹽院蘇士灝議撥引以通商鹽云照得北直隸山東地方戶口盈縮原有定數鹽貨周流枕藉粟之不可缺也今各州縣鹽督不行者察其弊良有田焉舊制計里撥引官鹽既通其後責成不嚴于有司告指復隨乎商人近者爭先致鹽貨業積而莫售遠者巧避俾私授袖于而得計況地有遠近備無差等入孰肯拾近而趨遠棄豐而就番官鹽如之何其不滯也欲去其弊且以爲常後撥引之制

朱廷主免開蕩田稅以救灶荒疏云各灶該分草場

除供煎燒外其餘地如有額自耕種者即赴分司告報畝數附冊給帖執照免其三年之租以後每畝肥厚者科米一斗硃薄者五升額准遵行至今灶民俱其有糧俱未開墾爲照前項草場外撥寬丁以引鹽多寡爲示如之大灶之有膏腴民之有田民田所收糧差之餘尚資以供家口灶之草場煎燒之外置之無用況草場俱臨海濱地多低窪一遇潮壑難草亦淪死其間高阜者百無二三灶丁畧即開種居民又耕不報稅糧征年告撲竟不知牧場地各承租業但不誤取草鹽監亦可少耕升斗之粟以救燃眉之急

且此北潮來爲海潮去爲塗今年或可耕種來年又爲水所淹沒若欲令報煎開墾則數入版籍牢不可改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計一畝納米一斗或五斗徵膏腴之田稅亦稱重執謂蕩地海塗而可如是之重正惡謂灶分蕩地專爲取草鹽若使不誤煎燒萬一灶有高阜蕩地除已納糧入冊者省令照舊外其餘或遇年時相值力可耕種者許其赴運司告明查勘給帖付照開墾免其納糧以勵不給仍禁隣近軍民不許妄自生事一舉告竣有司亦不必推理以啟爭端古者藏富于民灶可養生則私煎漸少私販

可無而官鹽可通邊儲可足此固爲救荒之一策也萬曆十一年山東運使甘一驥分路商差議爲照假商影射脫籍之禁不可不嚴正商報中濟運之勞亦野當恤今若以正商堆故掩席小房區之地徧而籍之一入版籍除路爲難披預計子孫之害持詳然而去耳非所以柔遠人而通商利也合將歲終榜示正商的名行各州縣知會除於內查有置買田糧者照田入籍納糧當差外如止係典買小房堆故掩席稠鹽者但令上納門攤錢此外不得附籍編累久夫以示柔遠通商之意榜案正商之外有詐克商人影

財者脫籍不當差在者徑自究罪入籍庶于人情事體兩無差碍

查得本司奸商積逋累鉅萬自隆慶六年秋開起二十一併掣括未完今議立三等九則之法不論遠高內商但以錢糧完者為上高以錢糧欠者為下屬於先課上高則加給引目于欠課下高則減引引目分別限期拘各欠課衆商設法追比除力能完者帶舊完新外限輸納外共之高積逋數多力不能完則查先年掣過之鹽尚有堆垛在園者查其原引准令富商認替納銀起賣又查其什鹽之地尚有未完帳

目即據告追者票行本地方巡鹽官量與追處解批有逋又查其積鹽處所有船戶車戶脚夫人事預支脚價本商無鹽裝運欠者在身者押各投轉替富商裝運即于富商名下追銀抵其舊通其錢糧已完之高如內商逋商各照則領引其奸商華退除名逋商中引勘合技司遵照明例官收官給相應通行遵守福清業師相向高鹽改考五國家之制鹽政也高鹽政也監政修而邊政之修也鹽政與而邊政與之與也其政何也國初高商于塞下輸粟餉邊格之鹽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稽之費也所司無由

行食祿之室母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于無倫奪之孔也灶戶給以排蕩單蕩每引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清濁之好也故監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為田地京露積士飽馬騰不撙腹之愛也邊郡既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足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七堡星張兵農雲集耕夫得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之弊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費關中趙次放支是法以同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與商輸

之便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若于供億沃壤化為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有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與煎威權俸資候請乞名曰餘鹽志行夾帶但過城枉無敢難訶是法以私竄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與成化間折銀三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與商登籍于戶曹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受監于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輒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為囊橐然且有罰之金

晴之錢幣即之邑並操踰東溢利盡收毛是法以侵
制幣也則又有字支之害與程期崇次魚貫積薪沒身
無及累子伐支資斧錫于銀錢神虎于公府是法以
留惟繫也更此數弊商固挫矣乃姓之病也則又有私
值之害與推場紳滿年為并魚賤濟官銀全被乾沒
分產調索傭收服役是法以要強要也則又有貽累
之害與監一入官而水消俗習備日急艱卦無聊流
亡轉徙乞皆為生是法以操功弊也嗟夫管仲佐霸
吳漢竊雄弘羊心計則晏時輸鹽之為利從來久矣
國初徑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南旺兩病

頃遘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輸輒日限背餉大夥填
委于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茲非所謂鹽弊
而遘致俱弊明驗欽室儲導疏以濟後急則其說可
措已咸額課也省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
場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
鹽溢而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從
之則病商孫之則病灶操擬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
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為市今淮揚之間高牙
大槓橫行出沒閭吏不敢識而有司不得語者皆私
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為亂階是寧可

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拾掣盡法
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打
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竭澤之虞寧稍通
融于商壯嚴春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使使利行若
泥焉至如歸無信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
策之長計哉若夫構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
章復飛輓舊屯田塞下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
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二祖之功令杜又何
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常也

而始得以施人力非若淮蘆之可以人力費費也
辦之時又猶盡人力而始不負天時非同淮蘆之盡
聽人而不聽天也故河東鹽政轉輸渚注雖在三省
地方而精神命脈則全在四十里綿亘池場耳惟難
得易失之天時坐棄于積玩不振之人工故一歲之
中操掣不及數次每次抹撈恒不足十分之一二
耳此而俾精脈培于不涸轉輸利于流水人法濟其
兩害有三要焉而莫要于池下抹撈永晉畫一之例
江西食鹽仰之兩淮者十之七仰之兩浙廣中者十
之三通年蒙屬停積太多駕言御史驗掣非時致令

鹽務每新鹽一到任意停積必俟舊者贖價盡售方肯形船岸遂令村市小販競鬻海沙自贗自賣而常食官鹽未免壅格此弊源也須憲司專較嚴明之吏鹽到禁絕停戶村坊市店核委執結定價不二格以印信水程方許貿易庶鹽法可清鹽利斯溥矣

同奏甚詳

五年七月內札部尚書量其昌跪論兩淮自康玉揚

之播厘鹽政大壞遵商棄業不可復理夫求世振一轉移間而逃者歸仆者起增餉百萬有才如此非唐劉晏乎而一膏不獲鮮有為之訟冤可惜也蓋通臣故十招法以既結海西南商大獲之而課額倍增今其書具在

八年二月十四日浙江巡御史鄧啓隆一本為病難不堪觀笑欽命惟有祇承謹陳政急務九款仰祈聖鑒事臣多病無子昔歲親視兩淮考參銷稅雖非其罪不敢自明然而聽故易窮亦見于前事矣頃家恩起用控群玉再益悞溺職不可不為臣抱杞不可以為子寔至情也而求蒙矜允不敢不承命而往矣

第且所能者度脂膏而不賦也破情面而不拘也至所不能者強消乏而棄輸也峻敲朴而取鹽也何也商之熙攘往來享為膏也稅裏之服田力耕為有秋也昔天子之告君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臣愚以為國課之足亦視商之足不足何如耳昔年求世振更綱而商情翕集今日番綱而商情參差頃鹽臣黃希憲面臣亦再三慨嘆共通交鼓舞俟臣到印閣同咨乃敢入告至于目前急務備著可籌謹陳九款仰祈鑒裁一曰巡補運司官屬送來難自行攻由人舉如一省錢糧大者不過四五十萬

小者僅二三十萬然有藩司有鹽道有府州縣各官合群力料理猶虞通賦况兩淮歲入太倉較天下亦三之一乎且嘗言國家制科一選三百何新七員不以堯淮佐軀乙榜明徑資即缺壞何者乙榜明徑日暮途遠難為蓋蓋至于消節則明撰取備鶴梁壺差安望來續臣已陛辭有疏請用甲科當時掌巡者為徐大相即破格升選云鴻運使適年已來通財狗情不伏用甲科鹽攤課通執此之議至于今日更有可矣者運司長為四員各司二司今止太州一運別其餘久不銓補鹽臣黃希憲奏請之不得且入都門

再三言之亦不得一百數十萬軍儲豈臣一人能分
身而化之乎又豈運判一身能而馳而北奔乎今
夷寇未靖餉急星火至憂皇上宵旰不知銓選者何
漢然不一體念而置淮屬于度外也伏乞天語中飭
銓臣速將甲科盡補運司員屬且勒限赴任臣方敢
領事受事不然獨拍無聲虧課之由誰任其咎此今
日鹽政之第一最急者也一日酌議運司升遷夫人
品何宜惟上疏請予以驗者後將賢者自為予以不
肖者將不肖自為今運司皆左遷安望遠數臣愚以
為既用甲科則常議升遷運司視奏政升遷運司視

知府升遷運判視推知考選前賂既除疏礪益
堅委掣查驗皆屬廉能將索幾不能利幾不與九邊
士飽馬騰皆自此始何至懿然不足也夫知推
選館部屬改科道皆中興美政是在審斷一轉移間
即判賴無旁美一日嚴禁兩大私鹽大行鹽止此境
地食鹽止此戶口私鹽多則官鹽壅其勢然也私鹽
非一端然法之所不能禁者無如艱艱民如二項艱
船如江廣應安寧泰等處約六十餘艘天帶數百引
法陣執械放火殺人客私鹽巨曾以入告部議給印
信照票責押空官不如責三道且如江廣糧船搜有

私販江廣道臣聽奏論¹³安泰玉府糧船搜有私販安
泰道臣聽奏論治以三解還彈壓三慶官軍今易行
而禁易止仰祈廣綸永著為全廢艱船私販可得而
禁也工府食鹽每年額支三百引惟惠府親藩如至
一千七百二十五引自領銀下場收買于是承本與
新較私販田畝散空而王不知也自地棍假冒與販
于是掛幫數十里打死地棍并承本亦不知也鹽臣
黃希憲據巨馬鳴世俱曾入告業經部伏惠府照舊
例船上儀真入龍鹽崇府照例商人帶附不許奸商
代買煙土今甲自有飲遵照且以為鹽有定數則私

亦宜有定額清自今已後惠府每歲支鹽若干販
若干過限已外皆有私販則承奉奸棍不得假冒以
激變賢王令名今德永昭不得打失伏楚天語中飭
工船私鹽可得而禁也一日禁討委掣割沒大割沒
之罰所以禁奸商夾帶也自臣視鹽法屢批掣非甲
科推知不委夾板推知之所以再三規避此何哉以
陪京各官討沒者多也臣昔歲刊示有五既食國
家祿當為國家生財何至明搜公帑自充私囊且今
日之知推即異日之銓衡台諫身為上司而俯乞潤
于下俟輓頰決難莫此為甚然制之所在咄罵不顧

懸藏給中餉凡委掣各官遇有年贖求藏割沒此即
身考撥自二級為參核其請托商人鹽貨各沒入官
將雷藏一處阻習自掃失帶不禁而自絕矣一日帶
征年限宜寬兩淮鹽課可以多補通者何我以課征
于三十六年內鹽行于三十六年後也今部議應進一
百二十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兩五錢五分故限年
帶徵但以通賦有物過者有賣窩者又有虛窩無人
買者并乃征新局難賣舊且愚以為當隨終始展限
十年每年征舊一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二錢
蓋與其急之而不應徒為執上之虛數不如後之便

漸便住庫中之實額亦朝三暮四之數舞也一日派
補虛數宜豁兩淮歲課原止九十四萬且已兩解犹
照此數嗣後增至一百五十余萬然部數多商輸及
縮之額綱帶准除兵餉一百一十四萬八千矣但食
鹽全投等銀一萬八千九百餘兩原無着落部議數
南北各商補誌夫已定之綱又代分派之亦恤商之
良劑也一日折價加額宜融夫三十場之食鹽租制
原自給商自來世振改為折價歲徵六萬八千款積
庫中狀買遠外也自遼事起即以折價當遼餉商人
歎：今又議加二萬四千三百余兩將派之灶戶乎

則額不保夕何所措貸以應將派之商人乎則取諸
其懷何堪額外又征不可加而自加之亦恤灶之良
劑也一日准北舊引宜酌准行鹽地方窄狹見今南
陽汝寧開封之間流賊充斥商人畏縮不往行鹽不
通原戶添給耳今額綱議准北行新引十五萬舊引
一萬共二十五萬矣大厚斤斗大戶口凡何安能銷
如許引額也且愚以為每新引不可減惟有舊引
扣下二萬每歲止行二十三萬其應納割沒遼寧二
餉亦應照收下二萬減去廢鹽不至堆積無用而商
亦免消折之患矣一日食鹽加亦宜議夫食鹽所以

異綱鹽或近鹽場或隣列省拉鹽賤而官鹽貴商甘
往故舊例多斥而減課可以爾招徠也今部議止比
額鹽每引加十觔用五錢五分新引用征無一應者
為鹽船大劑也商人操奇贏算折耗毫折本之鹽刑
驅咸逼亦不肯聽若然則此凡為添將何處徵收也
且愚以契去太甚情當酌量其從前額定多者許
其仍舊情近日銷增者嚴行禁止庶諸商欣然承亦
既通食鹽之良法也凡此數者或得于日擊我原係
自嘗或聞之通聞與情或操之內商公揭皆目前急
者伏祈皇上採擇施行抑且更有請焉既鹽完課事

在運使得人久任責成先年袁世振以既理運使在任既久亦立法亦修議至今猶阻其意若御史職在查劾一年一始有一書澄清祖訓從無久任知不可久矣今臣哀痛不耐勞瘁持籌非其所能若使心力可竭悲願有條或半載數月仍容克思歸里俾得延緩喘而續宗祀實聖明矜寬獨之大德也敢冒昧齎陳之

切惟釐政之利乃國家濟遼之謀關係甚重其間利弊尤宜隨時興革檢閱案牘二運司商鹽逐年春秋二季據司呈院查明委實金掣即令各商上納餘

鹽銀兩裝運告指府衛州縣地方引日隨身隨填給水程以嚴其限復有驗單以防其偽俱經本院掛號印發所告衙門運鹽到彼比驗印信數目相同方許發賣平日即將引日追次入官照例截角并水程驗單類繳運司退引刻心轉詳戶部收貯驗單解院查考立法至為嚴密

照得遼南赴遼報中內商下場親支此舊例也額節年遼商高稅引價則內商病內商擅下場之利而不容遼商親支則遼商病今議引價照前院批定一錢八分比之赴遼報中者已有三分贏利不得再行高擡抑勒內商而遼

商之中頗有厚資願赴場者仍准親支不許內商爭阻則內商無仰勸之苦遼商有下場之利各得其平而不相病矣

一行鹽地方本以通商惠民非為傷業虐下也查得往時司有派散之弊有授賣之若派散者虐民授賣者因商均非厚下之道今復各屬凡遇商鹽所至不拘先後商令往記領商照依時價聽從貨賣不許仍踵派散授賣陋規生因商民即有顧或時價利于遼商者聽從其便凡買鹽之人仍取鹽商私記小票若有鹽無票六十觔以上論罪有司時加稽察

各商有無坐索高價藉口阻滯時增私鹽稅格釐政一有弊端即時揭報以憑重治

一商人打鹽既有引日及水程驗單法固詳密矣然而銷繳稽運風弊如故豈奉行法守之不力哉今復運司允通制過商鹽納完課銀者一面給發水程一面向中遞驗單隨完隨發不必勒齊自英蘆發者限六日自山東發者限十二日逾期提完鹽到地方所司即驗鹽色引日程單相同當堂填簿其引仍給商照舊隨賣隨支既完掌印官即將程單取其商人賣完甘結封繳本院查銷季終仍差吏書赴比若司可措

勒商人及不遵徵引日程單致生他弊者掌印官別議延鹽官更坐以贓罪至于鹽色通正餘沒官共以六百兩為率照例納沒官價銀一錢此外再多三十兩以上系官嚴申究治其沒鹽雖多亦不必叩色更名即明開每色共重若干填註程單給商運發亦不許有司重複開單以滋周訪出重究一領引拾單運限舊例商人領司出司開支以領引日為始支監拾單延至十五箇月之外為小運限開以不應杖七十稍有方納贖系中十引以上搭派者限以不應杖七十有方納贖系中十引以上搭派者限

五年原中五百引以上者限三年如過限期即為老引銳毀近該寬定期規則每十引者出原限五年之外一年者每引罰銀二錢一年之外至二年者罰銀四錢二年之外至三年者罰銀六錢至于三年之外連原限通計八年定為老引銳毀另撥新引鹽歷未單其五百引者出于三年之外亦如前例計年加罰至于三年之外連原限通計六年亦銳毀撥引鹽歷未單其曾經加罰者給票照制一引日截角商人分撥新引入場關支監課該場截去半字一角臨掣將引技司查驗封印截去半字一

角趕儀莊二所掣過發膏水商截去半字一角到行監地方賣完投送所在官司截去入字一角類繳本司銳毀解京

一類解退引江西河南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地方商運退引按季額繳本司銳毀每年隨起解餘鹽銀兩船上裝載者全解銀該吏領赴戶部交收其違冊搭費等項計算引目多寡查照舊例呈詳動支本司贖銀支給解關庫一潮色稅銀儀真鹽所掣過商鹽膏與水商解細另換小色赴掣其原鹽大色歲鹽堆放年久滴汁浸潤

名為潮色先年據南京下閩軍民告給帖欠領買前色在于彼處宜地燒灰淋汁煎鹽食用每色一箇約重二十餘斤即蒙詳允儀真鹽所額繳稅銀四厘每年掣鹽八單每單八萬五千引歲計潮色六十八萬繳銀二千七百餘兩或掣單遲滯止儘每年賣過鹽數撥銀半年一次解司餉銷成便隨同餘鹽銀兩解部撥還其色每一百觔淋海鹽一十八觔又在南京戶部納銀一分亦解北部中憲王見賓初建山東鹽河立關碑記管夷吾相齊修太公之業鼓輕重九府以富其國所取息非一而

鹽筴其大者當其時禹跡未涇九河濟漯與海通道舟楫往來費省而利倍齊富彊至于咸宜其故可睹也漢郡國置鹽官三十有九駕門沃陽有丞有長領之司農水衡鹽夫一孔不遺矣然林軍語餘饒口勝東曹國食鹽隣境尚因轉輸乃知漢之齊不固之齊當則漢多陸運不若夷吾時使耳國家財用鹽居其半天下之為運司者六山東宜竄焉而賦課乃在巾下曾不得與淮揚稱駕什益淮揚澤國舟楫易通而商之報中十倍于齊故也國初梁宗彭城食鹽鹽自梁宗割隸河東而海滄之鹽廢自海滄十一場不

賦鹽而樂安支河之水廢避海而西不絕如錢者獨有大清一河耳大清古所稱濟水其源出濟西一以通漕運艘賴為一以入海鹽筴賴焉其後龍河塞而濟西之水不復入大清加以數歲旱乾河流中涸涸口而上舟膠非一日矣嗟乎九河故道已為陵墓砂礫之場而濟微若此安知果日不復舊礫如九河鹽利將終絕豈徒遊視淮揚而已也論述者是時海鹽露積自洛口索稅行數百里始達魚山其直立倍估客病焉又梁宗十餘郡縣獲舊額行齊鹽今大清不通舟而鹽直踴貴則二郡之民且復稱病何以塞河

東之口哉維時估客以治河請轉運甘公聞之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宜當事者所宜懼乃占鹽筴葵酒而問之曰江淮河漢滌衆水以為濟今此渠宜何資為衆曰汶陽之比多流衆東阿平陰之間大者有五皆濟之伏流而出者也既而引之可濟渠道公曰弗當弗遂舟弗利也今此水宜何為衆曰夾大清而峙者多國阜近者數里遠者十餘里固石于山相地于濟河上下之溪宜建五閘可蓄泉流公又曰時詘不可以舉羸今此徑費宜何出為衆曰佑歲餘歲沒額處公即年出之以蠲贖青齊災民今青齊頗有年

宜充大清河開費公聞之忻然曰吾志也乃條便宜于臬使臬使上之中丞直指詢謀既同請于朝詔曰可而公又得被新命晉秩山東叅政于是董後既諸泉揀石修築一如初所規畫役始于戊子冬十月竣于己丑春三月上不煩內帑下不擾商民而諸泉既五閘建鹽舟通利不啻刀客而董杭矣西門約鑿十二渠引水以溉民田而鄆之民頗苦不穀無它害在日前而致在數十年之後耳是役也利害較然民所共睹而公出羨金二萬七十有奇募民之應爭赴工作自沽為觀可謂徵發之苦乎約治渠所利

止于鄆大靖一號則內通齊魯外達梁宋彭城提衡
市價皆不得踊貴功施于數千里食鹽之民豈曰小
補之哉不寧惟是海岱之地四塞而大靖門戶也門
戶關則人物歸之強至而輻輳山海之利藉以胥通
縱自今而諸水之湮沒者觀于利次第復焉將今日
之弊非漢之弊而太公之弊矣

古今縣畧弓七

法律

史記平準書云私賣者鈇左趾
晉今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唐開成未私煮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
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法益密羅鹽少私盜多
者讎觀察判官不計十犯入兩池盜販者逐其居處
保社按罪者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羅二石皆死是時
江兵群盜以所掠物易鹽不受者焚其室庠吏不敢
吏吾

卷七

國史補史牟權鹽于子解縣初交權法以中朝建有
外甥十餘歲隨牟檢哇拾鹽一顆以歸牟知主杖殺
之其奸哭狀之已不及矣

後周禁例廣順間諸色犯鹽趙五勛以上並重杖
處死刮鹽賣鹽私鹽可犯一勛以上斬死人戶所請
查鹽祇得收歸農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
鹽科斷

宋建隆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典始定官鹽
闕入禁法貿易至十勛賣鹽至三勛乃坐死民所受
查鹽以入城市三十勛以上徒三年增闕入三十勛

考雖至十勛坐死吞鹽入城市百勛以上奏自後每

語後寬

宋江淮制置使嘗建言私販鹽滿二十勛者皆坐徒

知靜海縣元稹曰海濱之民恃鹽以生非羣販者止

苦而遺之此者皆以律為法

張詠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致民多私鬻鹽以

自給捕獲犯者數百悉寬其罪而遣之官屬請曰不

痛執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

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矣秋歲當仍舊法

宋設鹽法能獲一勛以上者加厚賞而不逞之徒往

往以私鹽中人有村童甫入城過一尼于途與之

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于某藍中獲

鹽數勛遂繫之以詣府時守為武行德取監視之義

以白狗手帕而龍麝之氣襲人驚問所與村童以寔

對行德喜曰此必天女手尼典門司啓倖以求賞也

命親信捕之果然而村童得釋由是京師肅然

宋賈誼通商之地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周

注原如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階成州保安鎮

戎軍舊緣邊諸州原金烏白池之青白鹽淳化三年

陝西轉運鄭元堂以李捷遂叛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

鹽可以濟國計詔可自陝以西敢私市者抵死其後

開隴民乏鹽食四年八月除其禁

雲間儼山陸深谿山餘語堂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

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

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摘漏旋即補葺葺久而不壞運道

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萬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

公不必究問其常王之度哉

元朝禁例諸場鹽貨皆判官裝諸鹽司凡承告私鹽

皆油指定焚燬虞野不許妄入人家搜捉偽造鹽引

者斬犯私鹽者徒杖

大明律鹽法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

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

頭足並入官引舖牙人及窩藏寄頓者杖九十徒二

年牛挑担狀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

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

體給賞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

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凡鹽場灶丁人等除

正額鹽外夫帶餘鹽出場及私販貨賣者同私鹽法

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因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

年其巡獲私鹽入已不解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裝証平人者加三等 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兩為一袋帶耗五觔經過批驗所依數掣執并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 若客鹽越過批驗所不經掣閱防者杖九十押回盤驗 凡客商販賣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 其賣鹽了畢十日之內不繳退引者笞四十 若將看引影射鹽貨者同私鹽法 凡起運官鹽并灶戶運鹽上倉將帶軍器及不用官船起運者同私鹽法 凡客商將官鹽押和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鹽不予拘該行鹽地而發賣轉于別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

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坐其鹽入官 監臨勢要中鹽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权势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勒令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阻壞鹽法凡客商不親赴場文鹽中途增價轉賣阻壞鹽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鹽貨價錢並入官

開刑條例一各處各商上納糧單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主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干礙勢豪參寃治罪 一凡偽造鹽引印信賄囑運司書人等將已故昇遠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填寫

在引轉賣誣騙財物為者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才行店戶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交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一赴境典販官私鹽至二千觔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贖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杖罰餘鹽買求掣執至二千觔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甲隣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罪巡捕官員求職典販至二千觔以上者照前例問發 一商雖軍民將私鹽局批背角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一豪強鹽徒聚眾撐駕大船張掛旗幟擅用兵杖攬

器者巡捕巡鹽官兵尋訪擒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衆 一各處鹽場無籍之徒号称長布衫赶船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投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 一各鹽運司總催名下該管鹽課納完者方許照名填通關 若徇徇買囑官吏并覆盤委官指倉指囤

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引禁止統三年各運司給客商引日每引納中夫紙一張至開引之時額解戶即倒引成化十九年都御史徐貞奏 准令南京戶部給發引日某年月日

一填定封發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予商人支監
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坐以枉法贓罪又令商人典
當引日與人名為夥支或轉賣有執之人名為賣文
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項真引轉賣與人影射私監
者俱問罪引日監貨入官二十一年今各監運司提
舉司繳納商人引紙每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送南京
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本部缺紙先期會計行
令該府拘集舖行收買送用積有餘銀准官軍俸銀
弘治十二年今凡偽造監引印信賄賂運司吏書人
等將已故并達年商人名籍中監來歷填寫在引轉

賣詭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
行店主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會
否文監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大明會典監法凡犯私監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
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監貨車
船頭正並入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頓者杖九十徒
二年半批搭賊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
就將所獲私監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
餘給賞若第裁止理現獲人監當該官司不許展
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謂如人監同獲止理見
發有確貨無犯人者其

監法官不
許違寃

凡灶場灶丁人等除正額監外夾帶餘監出場及私
運貨賣者同私監法百夫長知情故縱及通同貨賣
者與犯人同罪

凡婦人有犯私監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
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

凡賣食私監者杖一百同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凡守禦官司及監運司巡檢司巡獲私監即發有司
歸勘各衙門不許擅問若有司官吏通同脫放者與
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凡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設法差人于緊管地內
并附場緊關去處常川巡禁私監若有透漏者問津
把截官及所委巡監人員初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
三犯杖六十並附過還職若知情故縱及容令軍兵
隨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
論其巡獲私監入已不解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裝誣平人者三加等

凡軍人有犯私監本營千百戶有失餘來者百戶初犯
笞五十再犯杖六十三犯杖七十減半給俸千戶初
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減半給俸並附

逆運職若知情容縱及通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
凡起運官監每引二百勛為一袋帶耗五勛經過批
驗所依數掣摺并盤但有夾帶餘監者同私監法
若容監過批驗所不往掣摺開防者杖九十押回
監驗
凡客商販賣官監不許監引相離違者同私監法
其賣監了畢十日之內不繳還引者笞四十 若將
舊引影射監督者同私監法
凡起運官監并灶戶運監上倉將帶軍器及不用官
船起運者同私監法

凡客商將官監押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監不予拘該行監地而發賣轉于別境
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
坐其監入官
一各邊古廟上納糧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主
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于礙勢豪
參究治罪
一凡豪強強徒聚眾至十人以上持駕大船張掛旗
號擅用兵仗響器拒敵官兵若殺人及傷三人以上
者比照強盜已行得財律督斬為首者仍梟首示衆

其雖拒敵不曾殺傷人為首者依律處斬為從者俱
發邊衛充軍若止十人以下原無兵仗遇有追捕拒
敵因而傷至二人以上者為首依律處斬下手之人
比照聚眾中途打劫罪人因而傷人律絞其不曾下
手者仍為從論罪若貧難軍民將私監肩挑負舂未
度日者不必禁捕
一越境典販官司引監至三千勛以上者問發附近
衛所充軍原係腹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
買餘監買求掣摺至三千勛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邊
往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甲鄰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

罪
凡兩淮等處運司中監商人必須納過銀兩帑備
方給引日字夫若先年不曾上納故捏字文年夫等
虛詞奏援者依律問罪仍照各處鹽場無籍之徒把
持誣害事例發遣
一凡偽造監引印信贗偽運司史書人等將已故并
遠年商人名籍中監夾憑填寫在引轉買詭騙財物
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手行店戶運司
史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許贓滿貫者不拘首否文監

出場俱發還衛充軍

一各監運司提督名下該管監課綱完者方許照名填給通關若提督買囑官吏并覆監安官指倉指囤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還衛充軍

一各處鹽場無籍之徒號稱長布衫趕場虎先棍好漢手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

再犯杖罪以下者俱發還衛充軍

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

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

凡客商中買鹽引勘合不親赴場交鹽中途增價轉

賣阻壞鹽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鹽

貨價錢並入官其鋪戶轉買折賣者不用此律

東志鈔勘比驗遷代二鎮邊商在邊倉口納完稅

單填給倉鈔一本商賣投各鎮管糧衙門照依倉鈔

內銀根引款或銀三四本或五五六本填給南京原發

字號勘合一週其勘合限二箇月投司如過限一日

問擬不應罪者如過限半年之上問罪罰較其倉鈔

原無限期如勘合已經比訖下午投下倉鈔止止問

不應每年終勘呈監院仍比對勘合倉鈔字樣相同

者聞派場多填完南京戶部原發流通底簿責令該

吏齊文連各商投下勘合倉鈔并流通欠簿及記歸

簿派場數日印封赴監院比驗嘉靖三十一年監院

曹傑驗馬陳恩見以祛風獎以裨鹽法以據地方事

因開題奉 欽依今後商人投欠到司查照違限年

月久近原定限期准浙照依舊例違限半年者問罪

之外仍以所中引數二分之一安引罰數四升違限

一年者罰數一斗一年半者罰數一斗五升二年及

二年以上者俱止罰數二斗長蘆山東地土疏濬較

備漕費比准浙寬減中半等因

一大監公罪儀准二町科掣商監舊額俱以五百五

十觔為準又除蓆桶十觔挑河五觔共五百六十五

觔過此外若有多餘五面以下照常割沒五觔之上

即照夫帶問罪隆慶二年奉監院馬案驗內開商人

赴掣引監除正數外其餘通計提美自五觔積至二

百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稍有自二百觔至二千

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稍有自二千觔至五千觔者

定以徒二年半稍有自五千觔者至一萬觔者定

以徒二年半稍有自萬觔之外罪亦如之條行本司帖

行儀准二町轉行監掣委官遵行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題 准通行在外各衛及守禦

千戶所今後巡捕私鹽不拘有犯無犯即時連人賊街則閱堂衙則解送附近州縣收問贓物變價解運司轉解戶部數有仍前玩法違限半月之上不計閔衛及送有司者不拘有無入已即照巡獲私鹽不解官者依律坐罪

又該戴全題 准通行大小問刑衙門申明前項律例查照行鹽地方遠近如止是三五為伴在于本境地方挑擔狀載情輕買食犯該二十兩以上者止依律問斷責令納米贖罪以儉賤濟其大夥鹽徒毋載陸運越境與販與應捕人倚托與販巡捕官受財擬

答及令家人子侄通同販賣各至二千兩以上者仍照前例一體問發庶法令可行而奸弊可息矣
福建運司志凡婦人有犯私鹽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王克敬堂為兩浙鹽運使溫州遠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連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推覆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違建議者為令

古今雜纂卷八

徵異

黃帝姓序云軒轅穀黃尤其血化為商今解記是也紀年云晉出公三年大旱地生鹽

春秋繁露云兩多以鹽及美酒祭社

史記天官書鮑水有青黑星守之魚鹽黃注鮑水一名天鳴在河鼓東鮑水明則歲大熟也

已即鹽水有神女暮輒共廩君宿旦即化為虫與諸

虫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捕十餘日廩君遣以青

棲鹽神受而娶之廩君即主陽石上應青棲而射殺

卷八

之天方開明

陵州固徑陵州鹽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通陵之可關

鑿周迴四丈濶四十尺置炷煮鹽一斗入官二分入

百姓家因利可以聚人司人所以成邑方歲通天二

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

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有玉女廟古老傳云凡

十二玉女堂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奏以為神又俗

稱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穢污曾有泚水誤以火

投即水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或云

泉脈通東海時有敗船水浮出

張道陵往行陵州山中有十二玉女夫謂頡奉箕箒
道陵知其為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
現乎薄而納為玉女各獻玉環徑皆數寸道陵曰獻
同奈何乃化十二環為一環徑尺投入地曰有得者
即納之時地陷成井玉女身脫衣而下以抹環道陵
昔符化金翅鳥取其衣藏石罇中玉女遂不得出即
陵井也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太石方及鹹水
今每年一淘洗湏歌唱喧聒然後入否則必見玉女
裸居井中不利淘時或鉗索新摘皮囊墜落惟于天
師前炷香良久自有為掛結者云是玉女之靈也

一曰鹿甘井取玉女羞鹿其鹽味甘合而名也又俗
傳玉女無夫歲取少年抑井中配之否則水竭更名
毒井

乾陽洞在隆州城至道觀之後昔天師既誓玉女于
井因藏去其衣念藏之未固徑取鎖之石室或謂之
咸水洞一在一嶺之下峪吁幽晦明變化千態萬
狀雖距關闕不數武而若與人世隔蓋道陵修煉之
所也
漢張掖郡鄯奇居喪及礼以酒洒石則成痕著朽木
枯草必皆重茂以涸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

訖儲集霍博陸見夢兵景帝時求主廟金山在海鎮
鹹塘湖今不為民害景帝從之至建炎間又建行宮
于常湖賜名忠烈王愈著吳異以四月十八日誕辰
潮人事祀之謂之小徽廟
敗七子名鄭多樹嘗吃水成濃醪柳玉成鹽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為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
玄晏春秋曰衛倫稱劉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
至

崇仁縣鹹池在司空黃法軌故宅傍法軌于鄉里聚
徒以助陳高祖有功又有奇樹嘗爰鹽池于家山下

至今水味鹹于他水

石晉時遼主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寔鹽數斗
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苑注音已乾贈肉也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于池歲收
課利以佐國用近水鹹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突異不
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
松城隍神今日奏云為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
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
之為言上乃詔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
夷簡夢神人或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

此鹽池今者天子主軒轅祠軒轅吾仇也我為此不
乎故絕池水爾若急戰之則已不然禍無旁矣夷簡
還白其事侍臣王飲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
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今治之蚩尤不足慮也
于是召天師赴闕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
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軍關羽忠而勇聖
下禱而告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
曰廟食荆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迎即禁中書符
焚之移時一髮髯人環甲佩劍浮空而下拜于殿庭
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

為民除害如何答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藏清陰兵
至拔并力為陛下清蕩之儀夫所在上召天師肅然
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
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
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竟晴明池水如故
周市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
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王忠學廣矣廟矣
廣見錄云第三十代天師張樾先宗崇寧中應召平
解池之崇凡四詣赴闕賜号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
大按李焘續通鑑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

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八年至
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池故也以此考之
廣見錄所載年分不差虛靜之名當在四年之前蓋
崇寧盡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崇以為得神之
助新池中蛟也由是侯有崇寧真君之號詩謂解池
神怪之說來諸前史止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復
而稱賀無召天師平崇之文而兩出于傳記小說一
見于祥符時一見于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以上所
說不同故其列之

解州武安王廟在州城西門外百步許南面中條山北
角硝池按古記建自宋大中祥符甲寅乃王假陰兵
破蚩尤時數修至元祐壬申又數重修歷元及國
朝修飾不一每歲至王藏降之夜及受封之日晉府
及本司運司官各致祭焉
呂柟曰今常平有閤公先世塚上有危塔在中條山
麓而鹽池當其後
陳德儒詩黃帝教蚩尤其血化為鹵里人上塚時七
塚白虹奔連宗正和中佐北解州王鹽池歲祀賦上
十課不登立帝問虛靜師何神格此虜師屬閤將軍
桓：虎且武職奏大風作竊窺聞而怒援水池水清

群鬼磔作脂膏曰可見乎拔雲忽驚觀大身元其度
修髯飄飄輔從此濯微雲鹽改無所苦元且咸豈尤
其親安足歎

平川路康訪使趙鑄^漢于大德丁未春重修蘆臺
典寶神祠記有云昔五代初南北割據限以疆界然
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此地
可以去不數月地失所在求之則無有也居人神之聖
号寔自此始由是公私饒足浮商竹賈祈于祠下者
皆如所請靈應如此鑄輒以所欲者陰禱之蔡明俄

有告之者曰臺南十里許皎白如春雪者十數頃其
厚寸餘越而視之則鹽也冬驅土人男女輩扶鉢舂
鉢以收之功未竟後融而為水豈神意而我哀助作
瑞鹽歟以頌之云云

春渚記闕蕭注從教殿前之破壘洞也收其生貨珍
吳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壘人所奈也藉以銀盤
中置玉盃以玉筋撈鹽飲之每齋甲中出鹽如雪
則收取用酒送一匙專主興陽後同蔡元度就其體紙
鹽而龍死其室以鹽封其遺像三數日用亦大有力
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紹興府志四明山中有不死之鹽又昌化百丈山中
玉仙洞古仙人王太伯居之昔人有見鹽數十袋曝
于洞口就之不復見人始信為神仙所居今為崩石
塞門不可入

龍藏巖在萬載巖涂九房有石如列仙者以百數有
如鍾者和之鏗然有如硯如墨如筆者巖水流注硯
中墨積其上筆閣其傍有石人生白沙傍作鬻鹽狀
或插去有噴後積

南康志白鹿洞南羅漢嶺石龜尾日出鹽四兩以給
寺僧炊人少之夜鑿其口而廣之鹽遂不出又與地

誌云宜鴉足山勝同寺皆有石竅日出少鹽一寺需
之後僧翕鑿大其穴鹽遂絕是二事相類然俱足以
歲會也

分宜洪陽洞中白沙如鹽傍有鹽甬石涼傘石鼓石
帆田拉仙佛之像狀小洪陽洞有石倉石闌石磨之
類態不一

軼語考鏡鹽食之死熊而飛飛簞食之死鼠而肥蚤
五雜俎云蜀有鹽井深百餘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
惟人髮不化

群物異制云好鹽中用皂莢子內雖蒼龍藏之無滷矣

又鹽酒鹽每一器用皂炭半挺置中則輕歲不壞
濯櫻亭筆記煮鹽者值大雨則商汁淡而凝以皂炭
少許入商巖之則鹹鹽矣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瓜洲時樓鹽脚夫百人見
倭即用扛奮擊倭不能當各棄刀伏逃走傷倭頗多
上官因名為脚兵見揚州志

古今雜錄卷九

雜攷

鹽說文鹹也大考充為澤云其于地也為剽商毛詩

王事靡盬尚書洪範淵下作鹽祀記祭鹽曰鹹醴香

鹽味鄭注云大鹹曰鹹

心語秦穆公使賈人載鹽于樹諸賈人使百里奚引

車秦穆公觀鹽因得見百里奚春秋僖公十三年秦子

左傳夢楚人伏已而鹽其脇注鹽咬也鹹城也在濮州東南

騏驎駕鹽車上虞坂遇伯樂而長鳴

東觀漢記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鹽賊起等輩數

沒其鹽復獨完數縣中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為南陽太守鹽賊共一壺又曰

韓崇為汝南太守遺妻子盛餘唯菜茹鹽販而已

却起書云章安為河東太守常侍侯覽遺諸王齋書

請託并求假鹽也

三輔決錄曰范仲公為大夫鹽販蒜果共一筐言其

廉儉也

陳章列士傳曰羊茂為東郡太守出界買鹽販

兵志朱桓卒家無餘財孫叔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

刊起諫曰恩詔縣則止鹽五十斛供湯藥之直

徐邈字景山為金城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敵
軍用鹽

親主嗣與崔浩語大說至半夜賜浩御繖轡十畝水
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
美

古艷歌云白鹽河東來美豈出春門

徐幹齊都賦皓、乎若白雪之積鄂、乎若景阿之
崇

劉公幹魯都賦鹽池溝沆熈矣陽春集暴漬沫跡鹽
自殷挹之不損取之不勤又云素鹹凝結皓若霜華

王冀洛都賦東有鹽池上潔冰鮮不勞煮液成之自

然

郭璞鹽池賦磊砢礧礧鋸劍其方玉潤膏津霜積殘

罔又爛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雲蒸即之雪積又紫

海鹿飲紅華苞光又嗟玄液之潛潤蓋莫知其可生

晉書郭文宇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遼虎藁

苕中區種最參扶竹葉大葉而鹽以自供王導聞其

名迎置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逃歸臨安

世說新語陸机云有千里尊晏但未下鹽敗耳現但

耳二字語意自明曹三吳乃謂未字誤書焉未而以

未下為地名敬与千里对言是未嘗聞世說新語也

蘇東坡詩云每憐尊菜下鹽敗又云未嘗將鹽下尊

菜觀此愈見三異之謬見明侍野談

陶隱居云五加皮蜀中名曰刺醺釀酒主益人道家

用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素

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風金玉之香草朕用醴

息心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

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

加不用金玉滿車難固已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

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

加皮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矜愷之愷之曰此

賦寔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即注云澆沙擣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踏

柳宗元晉問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室之大也人之賴之

與牧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可則見溝

塹畦畦晚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園敵兮夕、渙兮鄰

鄰遊游移移不知其振慨然決決流流交流互對若

枕若股委曲延布脉寫膏浹濕滑滑細細高掩摩漫

懣懣塊塊、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嬰瀛沛瀛

然成湖澤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活之水而莫知其
以及神液陰澆甘齒密起乎冥冥蠕不愛其美無聲
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里晶、幕、喬、嶺
離析銀圭推壁眩轉的皪乍似明星及地明滅相射
水裂電碎龍旋增益大者即粟小者珠剖涌者如坻
坻者如立日晶燭煌堂駭電走豆步盤車方尺款于
于是聚飲合集舉而誰之皓、乎、懸、圃、之、藪、嫩、乎
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安之神奇卒不可推也
然後驪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
東逾周宗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

以征以貢其齊天下也與海之功可謂有濟矣若是
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室則宮室乃貴豈謂是
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彌聞
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德所服其教而便子已百
貨通行而不知所自矣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
不若兵刑不煩賦力可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杜工部詩負鹽出井此溪女虞伯生註云愛州來即
大昌二縣皆有鹽井
實祐志云唐世鹽鐵運使在揚州及幹利權商賈如
織故詩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

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佑詩十里長街
市井連月明橋上着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
光好臺田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楊
州至宋已不及唐之什一今日視宋又不及矣
宋景文詩淮錦萬梭織貢鹽蒸千井弄竿盆又雪
詩鹽波蒸巨浸稿頃界中田用鹽波二字甚新
實儼字望之為三司鹽鐵使與梁顥胡旦嘗會飲于
趙昌言樞密第儼每夜醉夜半方歸金吾吏候馬首
呼儼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石曼卿以館職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貨之時禁烟

疎濶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賈似道當國常販鹽數百艘至臨安賣之大學有詩
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江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
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多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湛然集送錢良親清卿之鹽職
詩云從來鹽利不勞民古昔非財莫聚人此去勿孤
天子德功名勉力趣青春
焦氏說語自岱山及二天甯皆取海水鹹鹽所謂熬
波也宋人茶馬表摘山对厓倪余謂亦可对熬波又
鹽曰金崗茶曰玉華又鹽為天藏茶作月團

戴氏麗璞而漢中食貨志特用鹽鹽池也于鹽造

鹽故鹽音古予觀朱徽注王事廣鹽不堅固也韻

羽注鹽不攻緻固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為鹽

謂鹽鹽立用不鍊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乃鹽池二

說似吳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

即成其為鹽也考其理一也

朔野金載唐龍翔已表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德年

中命閭可微和自奴突厥翻動漢使並沒主知微為

可汗突厥鹽之應

曲有疎勒鹽洪客在云唐曲又有黃帝鹽白鶴鹽神

雀鹽歸國鹽唐詩更奏新声刮骨鹽謂之鹽者如吟

行曲引之類用修引戴記鹽諸利之鹽音艷鹽者艷

之聲轉也薛道衡有昔鹽詩微之詩景奴軟浙

又訛為浙矣

曲名有烏鹽南江隣幾襟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

一曲譜于子南中翻之遂以名烏戴石屏有烏鹽角

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

狄種

揚非卷云梁樂府夜曲或名昔鹽昔即夜也列

子昔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閨中人謂好為鹽

曲有阿鵲鹽之類

升菴集唐來詩鴈塞通鹽澤危難接醋溝方回云

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

蓋亦不知為此言以掩後人耳攷閩輿十三州志山

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

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醋溝城至醋溝几十里

元貢易之在湖東見齊鹽婦姿態吳傳輩詢之乃山

東良家子也大死于兵轉徙至此因作賣鹽婦行有

云妾心如水甘貧賤子鞋踏破終不怨得錢羅米供
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全齊楊維禎賣鹽婦行云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

而花澆鹽休向背角空蓮細如縷三日破繡無裏

者老姑飢寒更愁苦過傍行人問問之拭淚吞聲為

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嶇

成明越妻亦萬里來相從半來海上風塵起接船百

戰秋濟裡良人賈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

大兒征饒州饒州未獲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

憐血作淮河流中原封疆音信絕官倉不開口報款

空營木落烟火稀夜雨殘燈泣鳴咽寒隣西舍夫不

歸今年嫁作商人妻嬌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

深閨妾心如水甘貞賤辛苦賣鹽終不怨得錢雖失
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向君不見補衣使者潮河東
承諸正欲觀民風莫弄吾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
宮

楊錢崖海柳枝軟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先托
柳把苦海熬乾是何日免得僕來起雪沙又賴向似
墨双脚踏當官脫褲受黃荆生女寧當嫁鹽奴替莫
近嫁崇家亭

汝進郭五常鹽丁嘆云賣鹽苦賣鹽苦瀕海風霞恒
帶雨焦赤滿望草根枯此底之柴空積向借督無從

生計疎十家村落逃亡五曉鹽苦曉鹽苦水漲潮急
灘沒肢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平鋪不泥土南執丈
牌吏敲門私賣公輸憑何補兒女咽鳴夜不炊翁姬
憔悴衣藍褸古來水嘆傷三農誰知鹽丁如此苦我
欲挽回太古風涼慙慙復無足數且以仁撫摩且以
義鼓舞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致兩暢時莫
曉何妨抱斯憐
又憫鹽丁云吁嗟乎鹽丁兄柳絮東風雨瘡田不堪
耕泥鹹惟淋雨了課方自需升米鹽平五吁嗟乎鹽
丁婦炊烟添脂無暇且無食頭蓬面若土破祝不

掩膚即得尺布補奈何催料無停時舉家呻吟聲接
續我來司鹽職始忌鹽丁苦焉尔抱不平試聽從容
款豪俠商人妻倚羅嬌欲舞輕佻富家郎飽食竟吞
席吾樂太懸絕願祈離照簿

千頃生著安發石門為批鹽娘什草茂蘆呻踏碎步
恰為朝弄推蓬翹烟鬟簪髻睨睨：業擅鹽販珠冲
冲短相老叔不成服賊暴賦友几饑燕半道孩格或
縱自奔浪濤漿括快風更有嬌聲新信稿不借曉虎
鞅弓新炭艱即每莫後思嫗歡嘗泪色睡巫批市集
換映青簪夾夾果去急：即便芳極莫海沙宵征預

云蚊捕紅花封冰華水肌情可但愛祇惜毫髮
愚山王雄伯吳題寧海鹽場園云大江橫界東西漸
鹽場如棋對列伊誰倡此難海謀流禍千年猶未
竭古称孕貨斯賣民商政之苦難具陳日徵月歛荷
常課未死勿用鮮膏幸則盡賣海本人力人不齊
奚足惜眼中思見賴連汎飢寒不奈公私延破屋何
曾蔽兩風晚寒未得飢腸免割沈常虧海邊膏未薪
豈給鹽餐功從此遷延日無那公家不丁私家債流
離却應骨肉不獲業又悲家計坏百五去任誠兩難
服勉免免沙塗間陰晴晝夜催還思老幼女煩無懼

精天時既屆吐夏月暑氣如湯圍船烈燭煤烟炭塵
滿月院酌重蒸汗流血羽風結慘天岬嶮此時淋瀝
難為情日寒風冷肉池凍皮皺肉死骨體凝苦樂自
有生受斯荼毒何須怨暑灶烟未滅金未乾門外
催徵急風火誤成相戒輸官倉賦司折閱不可當况
延遞荒有荒額骨驚轉展俱陪債股鹽存積縣歲月
水火相成易消折老商告訴老吃味艱強無辜冤災
雪亞卿自是今伊同仁重安先天下愛現風再到兩
潮地首為灶戶祛煩愁還重念灶家青戴命丹青
其景農桑耕織典流民事吳古先功則以國各

人、各詩万机覽罷具長皆致君澤民易及掌幽風
風無遠非塵辭公今仙去不可作拔國韻詩双泪落
安得黃金重鑄公歲、勤勞良不惡
兩淮運司志八卷御史、載地會訓導鄭仲達字叔
鹽政志十卷御史朱廷主運使史仲敷撰陳克昌等
修兩淮鹽法志十二卷御史楊廷延江都史起纂儀
真張樂二孝廉纂鹽法便宜都御史耿九時按長蘆
運司誌七卷為運使郭五常編山東鹽法志四卷運
同查志陸鐸八關駭政誌

西兵香邑南薰里人王水汪研上源崑南手輯昔
集前士中春版閣無資補原職代養善道

今鹽界補弁

當三代時鹽雖入貢矣其之于民未嘗為累而周禮
鹽人一職掌鹽之政令者散鹽若鹽形鹽船鹽以共
百事蓋特資鹽以為飲食之用而亦不牟其利之可
以富國也苟管仲之對齊桓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
笑于是煮海水為鹽而鹽禁始設矣特頃用鹽以起
家羅鹽擅鹽以殖貨豪民且然而況有天下國家者
能置弗問乎漢典崇祀山澤之禁亦嘗罷鹽鐵之官
而有鄭當時者舉齊大煮鹽之人言利析于秋毫而
權鹽之條加密有桑弘羊者為時大司農之屬罷刑

嚴于欽趾而鬻鹽之罪更奇乃知天地之利源不可
缺一開而不可復塞有如此鹽者也嗣是而後魏因
王雍王惲之請而置鹽官陳因虞荔孔奐之言而立
鹽稅唐憲宗淮西之役皇甫鎛奏加諸道鹽估以供
師行宋建隆淮南之軍楊允恭奏禁九州鹽場以充
兵食張平叔之議鹽禁非韓愈等盡可否為十二事
以欺之何以使其唯、屈服招與之定鹽筴非沈立
壽度利害為二十卷以奏之何以使其歷、施行蓋
鹽出于池而亦出于海出于井鹽出于地而亦或
出于石出于山鹽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

每同積雪之於冰涼屑流腐敗膏粱可以充五升三升之用可以足十口百口之家固雖斥損之民而亦雖斥廢之官者也。在昔盛世之行鹽法其利每與商賈共之亦與編戶共之如胡安國所上惜民論者是。在聖君賢相重加之意而已不然而徒計出鹽之地幾十郡監鹽之官幾十人產鹽之額幾千幾萬斤鹽之錢幾千幾萬貫而其民以數斗之粟易一井之鹽不勝其病是以幅頓數千里為陷窳以害吾民也可念也茲余補之：心也大

古譚子國未餘舊汪汪何玉滂書於繁露草堂

古今鹹署補弓一

生息

古史神農之世宿沙氏煮海為鹹冀文諫不聽職之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求攻

論曰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之典較其利孰現

左傳僖十三年會于鹹注云古鹽圉也

郡國志濮陽方昆吾國春秋時曰濮有鹹城

史記大宛列傳于塞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流凍出焉彖

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

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南接羌胡漢道焉

後漢書武帝時先乃去遼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注云

金城即臨羌縣有鹽池也

再就漢武帝所開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齎羊牛馬食

之皆肥

白馬氏元鼎六年所開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

四面斗絕煮土成鹽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九丘以水絡之

晉常璩南中志建寧縣有鹽泉

魏天賜三年九月甲戌制駕幸漢南鹽地于平至漢中現天鹽池度漢北之吐鹽池云

親書勿言因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也

高昌者車師前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出赤鹽味甚美漫有白鹽形如玉高昌人取為枕貢之中國

華陽國志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

荊州圖副夷縣西溫泉原出鹽至今水有鹽氣

唐書南詔覽險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

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厚鹽食之

圖經海鹽東北外交廣有南海河水鹽池梁益鹽井

西羌山鹽胡中水鹽陶明通以河東者為勝今解州

安邑兩池可種鹽最為精好是也又有并州兩鹽末

鹽利鹹煎鍊不甚佳

通泰海中並有停戶割鹹煎鹽輸官如并州末鹽之

類以供給江湖極為饒衍其味乃優于并州末鹽也

漢州亦有人戶煎鍊草上鹽其色最麗異但可飲馬

耳

北海鹽青海鹽赤其青鹽從西羌來形塊方稜明

鑒而青黑色最奇北胡來者作大塊而不光鑒又多

孔竅若蜂巢狀色亦淺於西鹽彼人謂之鹽枕北湖又有一種鹽作片屑如碎白石披人亦謂之青鹽滅封於匣與鹽枕並作禮贊

書煮云海鹽凡六諸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

井則川陝四路胡中出于水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

東方曰乍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王澤傳甜者曰飴

朱象龍曰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火自井出周圍

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剝其中引火至竈鍋滾

而竹不燃來觀者不數近井蓋井火時或一噴輒反

數丈不用時以蓋之之用時去蓋撲火少許即騰

炎上至今近井數十家擅其利云

閩中曹學佺能始譜蜀鹽以康君滅鹽水神女素土

船至鹽陽為客渠已實先世後漢成哀間成都羅裂

路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擅鹽井之利管至鉅焉

川西井華陽周志蜀郡廣都縣有鹽井又有小井

十數號為即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云李冰識齊水

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于是有養生之饒焉

郡國志云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縣以地有鹽

井民得採澆為四方貢售之地按唐都今復流牛

今蔚州魏城今屬左綿也

陵并鹽園註漢時有道人張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陵上有井故名陵州當時山神號十二玉女欲偶道陵各獻玉環道陵知其為地下陰神乃化十二環為一環約曰有得者納之環後地一陷成井玉女爭脫衣入井以探環道陵取其衣藏石篋中玉女遂不得出即陵井也其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今每年一淘洗須歌唱喧聒然後數入否則必見諸玉女裸居井中為不利也其玉女咸亥二神在天餘十美在井煎鹽至咸亥時水必歇

寰宇記云蓋都鹽井最多而陵井最大在仁壽縣從

廣三十丈深八十丈汲以大牛皮囊刑徒充徒甚苦

後廢陵井更開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

五井二井存曰營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大業元年

開水淡遂廢至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

蒲井在縣南四十里唐武德初開水淡遂廢至宋太

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

賴賓井石羊井賴同井

有麗甘井取玉女美麗其鹽味甘為名又有莊甘井

古鹽井也其傍有神廟謂之聶社云

又貴平縣一井曰上平在陵州東北九十三里唐朝

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利偽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斤蓋州記貴平有主井官有兩窰二十八窰一日一夜收鹽四石如霜雪也

輿地紀勝云唱車廟在貴平舊縣南九里漢朱辰為已郎守有恩于人及罷吏人送辰到蜀回至此又為立廟以其山近鹹井開推車唱歌之聲為廟號

寰宇記云井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南陵州南百三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觀二十一年崩壞偽事

二年重修偽蜀院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肆拾九斤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

五斗五升龍朔元年據上元元年重開偽蜀院塞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斤一十兩曰鏡井在州南

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四律井在州南九十里日收鹽五十五斤曰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

鹽三十六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曰獐母曰還曰賴倫曰石烈曰菜曰宋曰桶曰柳泉曰賴郎曰進

曰新曰董村曰滿令曰小羅曰依郎曰帝已上十六井廢

井研志縣北二里井鏡山神唐僖宗入蜀時見命祠之其山俯臨鏡井因以為名蓋鹽神也

吳宇記始建縣七井曰羅泉井曰麻里井曰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五斤今存曰塔泥井石邊井賴胡儒井赤石井賴子井賴渡井以上六井廢

文同丹淵集云井研縣自慶曆己未始因三人鑿地植竹謂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驚鍊鹽色後未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

姦恣用錫礦廣亭山澤之利以樹後靡之費豪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郡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復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

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家多

少數目每一家須後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地州劉縣浮浪無報著之徒抵罪遁逃變易名姓未

此傭身質力平居無事則俯伏抵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連相扇謗群黨誹謗算索工直僇害求去取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又復又投一

慶習以為常按始建今入井研縣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門稍狹謂之枕鼓腰舊自井底用朽木為轆上出井口自木轆垂而下方能至水井

側設大車坎之歲久井幹摧頹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醜水一如而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陵井監團經井有玉女廟號寶真夫人乃監司秦主者若以火投井即雷吼沸湧烟氣上衝鹹泥漂石可畏或謂井泉傍通江海常有敗船木浮出郡國志張道陵于此得鹽源因授紙排車引投人唱

排車樂祀玉女于井內俗傳玉女無夫歲取少井

井配之否則水竭又云狼毒井有毒執藏井中及鹽神玉女十二為崇天師以道力驗出毒龍禁玉女于井下然後入獲賊泉之利及周平嘗字文貴為益州

總管聞玉女之事乃曰吾為媒以嫁玉女可乎於是揮日張樂迎玉女像置于西山神祠云將玉女配山神也是時成都西山有蟒害之人祠之歲用一童女

置祠中蟒吸去則吉不然則亂傷人云雲笈七籤天師初以陵地荒僻無人安居山川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故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

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師警云我所北井以養
實元若官會其利千年外井當陷又云頃年陵井屬
東川有張常侍主鹽務于事稍急而課不登交替後
廖留不得辭去替人素崇道度告於天師願借神力
增如所出為其填油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如常而鹽
數幾溢五六日內課反仍煎如舊數無復增矣

文同奏避張陵名狀以其有功于國而有利于民今
以其名配井與州致負新縣職曩者日道甚名恐
于義有未安矣又奏光陵州井地禁狀以仁壽等四
縣尽是山峻田土瘠薄利無他產而每年于二稅并

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外又復有此七八十
萬水本除之役比諸他州此方實被其苦云

川南井 華陽圖志南安縣有鹽概灘李冰所平也
在漢有鹽井按今嘉州之江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
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河朝野襟記彭山有瑞應井味
稍硝得陰學商餅雜煎之然後成元豐崇寧兩嘗禁
止以食者多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舊常于此井取水
煮鹽入火井縣西五里有靜邊鹽井皆卬州地華陽
圖志孝宣帝地節中夢蒲江鹽井二十所置鹽鐵

官寰宇記蒲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鹽課六萬三
千斤東坡志林云蜀云海遠取鹽于井陵州井泉古
清井富順鹽亦久矣惟卬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
王駕所開利人為至厚焉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
石鹽土人鑽取之名曰鹽崖

華陽圖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多商旅
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
鑿石以達鹹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
富順鹽而縣廢管鹽井大小六處出鹽貨三十餘萬
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鹽最大舊日為額八百餘斤

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清操堂記三榮富順產鹽
其地號為食泉也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
年為淡水滲強灶丁洩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
今鹽井十四曰鄧添團秦家富小新羅米謝家未周
泉拘鳴鷄團填羅芹月岩溪口石欄相者是
九域志云古金川廟鹽井神也舊志在鄧下井神王
姓井主梅澤神梅姓本夷人晉大康初見石上出泉
飲之鹹乃鑿至二百尺鹹泉湧出煎成鹽及死官為
主祠祀之長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
諸葛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室不則產英賢及下

山見井曰此是以當之矣與地紀勝云清井脈有二一自對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堂夜有光如虹乳

水明不肯服葭擒而殺之厚賞餘類乃安今北沙河是也

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牧而辨其鹹食議刻竹為牌浮于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得牌開于官井遂為漢有後人主廟祀黃羅二神按十州五圖記羈縻十州賦其鹽池官後為清井鹽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清水二脈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通州析置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叙州近邊之

川東井 華陽國志已即臨江縣北東西百里接脚縣有鹽官在鹽塗二溪一即所仰其泉門亦家有鹽井水往注江水又東逗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必注溪井矣水即國云武隆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間有程運使舟次鵝岸開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開之果得鹹數是時兩岸薪蒸購足民永知烹煎之法乃於忠州遷井灶戶十餘家

地到無鹽泉意者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

教以煮鹽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由是兩岸林木茂

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斤按唐筠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南

鹽童然龔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鹽井一今煎昌元縣南北五十里井九山側亦有鹽井

二十五里亭臺山若亭臺狀溪邊鹽井即水桶井

荆州圖副云八陳圖東南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龔宇記夔州永安

古州劉主之通判羅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者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狀明肅太后連姻轉運

宮南磧上鹽井以水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又云諸葛鹽井有十四旬山下至山上共十三

使等皆不敢予奪居曰倍輸于國家就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固志定靠

井當空盛夏水漲則鹽泉遠遷去于江水之西不及

縣渡鹽水質剛微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亮皆銅之嚴葭壯爭夷師岑樂

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渡難省人心因難足物理偶相違就攝取未多井上

無開穀制川記云胸臆縣北岸有陽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陽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水經
注胸臆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州資以自給粒大者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名之曰傘子鹽不成
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
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
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平郡
北井縣南有鹽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
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井鎮置大寧鹽路距

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上多石剛裂不
受陶治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九者無幾突小
不謹輒火飲食旋給不憂凍餒不織不耕恃鹽以易
衣食按朝野僉記大寧鹽山有洞穴鹹泉流出如
瀑故老相傳其初屬民袁氏因獵于山下逐一白鹿
入洞不見得泉飲之自後置鹽煎鹽蓋神所啓云
大寧井廟三一曰鹽溪龍王二曰鹽水龍王三曰古
祠龍王

淳化中將作監丞雷訖知鹽事見井場人戶爭毀強
弱相凌多抵于訟乃于穴傍畝石為池以貯水入使

橫板穿三十餘竅承以脩竹謂之筥筒蓋鹹泉初出
勢暴不可遏故託池為壩而三枝之泉既平均節
入筥無復奔衝不平之患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
聞于朝廷崇州資官令孔嗣宗按置窮訪民瘼有不
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見跡溪為渠而分之南得十
三北視南加二各主長以司其平歲一易筥其法視
蜀詳矣民為之祠號孔長官祠

段氏游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漆之利宣漢長腰井
場鹹源出大江龍骨窟中灘石羊門兩崖峭峻鹹源
自出遂煎成鹽寰宇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括

水曰龍馬曰杉木俱出白鹽

變志袁氏歲唐諱命為荊南峽中鹽務院袁定立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
鹽井蜀都賦註充國縣有鹽井數十益州記曰南充
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井也南郡志縣西五
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萬人共食之故
名寶宇記云新井縣武德七年割南郡晉安地置界
頗有鹽井因斯立名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玄武
縣鹽井二近江水淡煎鹽不成飛鳥縣管井七見煎

三井餘寒寰宇云鄆縣監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煎餘廢志云梓州舊無監井有僧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窮及卒土人置手奉其遺軀為塔祀之每歲暮春鵲鵲群飛塔上至眾恍然

寰宇云涪城縣管監井五十五所十眼煎餘寒又云富國監者本梓州郫縣富國鎮新開井煎鹽之場也宋置監以董其事照鎮通泉飛鳥等井地去梓九十里又云通泉縣管監井七十二所蜀記靈江東監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大同

元年于此立亭同井名縣管監井三煎一有女徒山在縣東二十五里從閬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徒千人于通泉縣康營井配役過賊于此乃于山頂置柵禦捍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順監井皆婦人推車汲水由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寰宇記東閬縣管監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永泰縣管監井五

井注 類要云監泉有校築引泉踏溪每一窺用一蒸其窺與蒸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陳即守作樂臨之井民相慶謂之校築節

志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圓刃鑿如鑿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壯相銜為井以隔桶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繫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鑿此法唯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監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近時射洪士人馬驥謬監井圖說云監井其未舊矣先世嘗為皮袋升圓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塘利饒課重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

民猶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匠董之凡匠氏相井地多於兩夾岷山形險急得沙勢處鳩工主石盡去面上浮土不計丈尺以見堅石為度而鑿大小窾為大窾大鐵針主之小窾小鐵針主之針一也大針則有針頭扁寬七寸有輪鋒利穿鑿與井口北口傍樹兩木橫一木于上有小木滾子以火掌拖針末附于橫木滾子上離升六七步為一木輪桿火掌斃而耦春之滾竹連針自上下相乘夫匠氏掌針斃坐井口傍週連圓轉令其窾圓直初則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容水無論

土石針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命起針用
筒竹一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梢筒末為皮錢掩
其底至泥水所在匠氏捺繩伸縮皮款水入挹滿攪
出泥水漸盡復下針鑿為次第既鑿不計功程力大
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口大竅告成失隨議下
竹：有木竹梓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剉木二片以麻
合其縫以油反覆其隙梓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
之木竹末為大麻頭索：即合下盡全竹四漬浹水
障阻不能浸淫迺截去大針頭用針梢鑿小竅法如
大竅然鑿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

曰腰脈水去鹹水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涓自見也
水有腐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
有數然味亦不齊有一担而煮鹽五六斤者有八九
斤至十二三斤者預遇何如耳厥工既就始樹樁架
高可似故樓上為天滾有轆轤聲制筒索吸水如筒
吸泥水法而轆軸則管於車床也床橫水為架：有
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逆施左擗地右伸右擗地
左伸縮環用力索展筒出鹹水就灰匱澆水而煎燒
有指矣特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學者則制牛車：
狀大力進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

針倚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遭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
巧而為器亦異針帶大掌篾而墜者以撻鑪鉤出為
力易：惟針半墮或止墮針頭者取之：法制為鐵
五爪如覆手狀爪臂入承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
尺握把爪木全堅嵌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撞子針
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撞子針微道捷
伐垂爪入升爪受所墮針頭匠氏從其臂索撞子針
由筒中擊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攫刺針頭者牢不
可以游滑自運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
大小竅猶閉格症然甚者製為梭子以和解其膠密

梭子者鐵條之有嘴齒者也未甚者製為滑針以衝
擊其脂漚滑針者撞子針之有嘴齒者也支解既析則
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與鹽筒殊不通其節而每
節之始鑿為方口投井中吸泥亦如汲水式蓋水可
以疏通俞受泥則踰節不可是則匠氏作法意也嗟
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灶
丁利歸商販富灶任遠傭灶任力終歲疲竭而微輸
又喜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通負而逃徙沉離
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火井油井 吳苑云蜀即臨邛縣有火井漢宣之隆

則炎赫弥熾。暨極雲之際。火勢漸微。諸芎亮一瞰而更盛矣。

博物志云。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十道要記。火井有水。即人以竹筒盛之。照點接其光。而無炭常燼。云民欲其火。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棧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方輿云。長江縣火井在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聽之。然散于池中。少頃

熾。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

飲水。涸則土上有焰。現者至焚其衣裾。

蓬池火井在縣西南三十里。水涸時投火其中。焰從

地出。移時方滅。若掘深一二丈。頗有水出。

通志云。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

其光如倍沃之。以水則焰弥甚。撲之以灰。則滅。作雄

硃氣。土人呼為雄黃油。亦曰硃黃油。近復開出數井。

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于井耳。居人皆用燃燈。官

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當炬。一筒可以數里。價減常

油之半。而光明無異。

玉慶新譚。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產鹽。須掘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煎。即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其水黑色。有氣。若集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油。晨風雨惟以油當風雨。時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多就此井煮鹽。晉安謝肇淛云。漢水皆以海名。而味不鹹。鹽皆自井中出也。雙雄有黑井。白石泉井。嚴泉井。東井。琅井。阿陞井。猴井。姚安有白羊井。白石谷井。觀音井。舊井。橋井。界井。中井。灰井。尾井。阿拜小井。大理有諾諾井。大井。山井。天耳井。師井。順鹽井。石門井。路馬

井。石鏈井。河邊井。天生井。安寧州有大井。石井。河

中井。大界井。新井。鶴慶有彌沙井。橋渡井。武定

有石洞井。草起井。其餘小井無數。皆熬成鹽。遠

西者。圓如瓜。遠東者。如巖石。惟順鹽自巖穴湧出。有

池。盛之。熬作磔形。最潔白。無滓。此泉初出。甚盛。日百

餘斛。所司遣官驗。上人惧其增課也。以木石壅其

源。今緩既去。泉流遂微。夫之咸遠。州人焚男。女勇健

走險。如曉其境。內莫蒙塞。有河汲而澆。諸大工即成

和鹽。交易無秤斗。止以小筴。簪計多寡。而量之。

滇記。安寧琅川上有鹽井。灶丁以皮囊汲。蜀水

宋張端義貴耳集廣州鹽步頭水客人可買鹽羅必以此水灑之經久不折不化殊莫可曉

陶隱居云我鹽從燬煌來其形作塊片或如鷄鴨卵皆正方光微一名石鹽亦呼為聖石

皆州出一種石鹽生山石中不由煎煉自然成鹽色甚明瑩彼人甚貴之云即光明鹽也

綠鹽以光明鹽研砂青銅屑釀之為塊綠色真者出為者因水中石下取之狀若扁青空青

宋方勺泊宅編而安州有池產鹽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兵屯守池中投夫三千餘皆悉亡命

卒也日又鐵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貿易扼塞難得鹽自然河蘭部以西仰給于此

蘇恭云大鹽即河東部鹽形麓于末鹽似今解鹽也解人取鹽于池埤耕肥沃以池水海鹽南風急則宿

昔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東海北海南海鹽者今滄密楚香溫台明泉福慶瓊化諸州官場煮海水作

之以給民食者又謂之澤鹽地志河東有芳醢鹽水可釀故主鹽

陳無功析腥湯錄云鹽政志長蘆之鹽其味淡礼徑會元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

晏談鹽雖遍天下皆產卑濕之地獨太谷榆次產於高元間

陶隱居云我鹽從燬煌來其形作塊片或如鷄鴨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鹹口啗氣臭正如蝦雞子

臭者言真又河南鹽池泥中自有凝鹽如石片打破四方青黑色善療馬脊瘡疑此或是我鹽

李云戎鹽味苦臭是海潮水浣山石經久鹽凝著石取之北海者青海海者紫赤

唐本草注云戎鹽即胡鹽沙州名為虎登鹽廓州名為陰土鹽生河岸山坡之陰土石間塊大小不常堅

白似石燒之不鳴陶注云唐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柔鹽

赤鹽駸鹽臭鹽馬齒鹽之類今人不能徧識唐書訶陵國最富有允自湧鹽

國經于蘭東水東注鹽澤河源出焉遼志漠城在炭山東灤河工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

鹽是也史以遼金故地多產鹽工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遼

頰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名鹽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當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

倍之故設官立法如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採辦而已

金幼孜北狩錄大甘泉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清水源有鹽池藍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

異域周咨錄大州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又有五色鹽周倫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

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穗中白鹽也非白如玉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称水晶鹽今環慶之鹽鹽池所

產如穀子瑯瑯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用有青鹽續漢書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遺書又有紫

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

河間衆史有鹽蓮者其葉圓長至秋則枝葉俱紅土民刈之燒為灰煎之可得鹽極甘美又有鹽蓮者似

鹽蓮而大然不發紅色七八月中刈之暴乾為蜆煎之可得鹽為圓團形如碗貨胡餅者滌者俱皆用之

亦有負販于都下者

玉篇唐韵賦杭子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郊不壞異物志杭子音元鹽鴨子也杭木皮汁和鹽漬之

小隱記事云五月中早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

中令清尽又以鹽投之水鹹極則鹽不復消融易若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隔清汁于淨器中鹽甚白不

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賴好日無風塵厚薄光澤似鐘乳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使夏花鹽

久不接取即成印鹽大如豆粒四方千百相似而成印轍泥曉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兩淮鹽法志鹽品以散為上鹽池次之淮南之鹽熬於盤其形散淮北之鹽曬于地其形顆鹽色有五而

淮鹽之色三曰青曰白曰黃青白者鹽之正色也五行水性潤下作鹹故鹽味之厚者曰鹹曬淮南之鹽

其味鹹惟淮北刮地而曬者稍苦焉至若地方不齊而出產多寡隨之

育法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三四五六月地氣上升潮液騰湧產鹽為多謂之旺煎月秋氣漸

肅則鹽漸減冬沍寒氣欲涸縮而火始住焉

灶置埽場以曬灰停側鑿坑以貯灰而取潮水灌其上坑鋪下人為小坑以通之大坑之時實每窪注週時

灰水融溫洩方溜入小坑滿則畜移于房池以候煎謂之泊池淨泊池而屋之以避風而謂之灶房

應煎日取池泊注釜中煎之盤四角搭為一鐵葉開

鹽上週塗以廬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
鹽六盤二百斤凡六百斤為大引鹽餘二百斤詰旦
仍出坑天排曬場間至申候鹽花浸入灰內仍實灰
於坑以取滿

淮北諸場取浦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各
鉢起鹹鹹潮堆土曬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滿如灰淋
法每灶各砌磚石為大曬池旭日晴霽挖坑并可積
浦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達申不煩鑄鬻之力即可
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淮南謂之大鹽淮
北謂之曬鹽

餘姚志亭民煎鹽法海潮每至沃沙日見沙白用鉄
刀刮鹹聚而苦之乃淋鹹取浦然後試以蓮子每用
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梗石蓮三枚納筒中探浦三
蓮橫浮則極鹹謂之蓮浦亦謂頭浦二蓮橫浮次之
若三蓮俱浮其浦薄不可用竹鹽者編竹為盤中
為百耳以蔑懸之塗以石灰俾受浦燃烈焰中浦
不渴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甘過近亦稍用鉄盤
圖徑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鉄為之或編竹
為之上下周以厚灰廣大深尺平底置于灶皆謂之鹽
盤而越志所謂鐵箴為鼎和以牡蛎是也然後于海

濱掘地為坑上布竹木覆以蓬茅又積沙于其上每
潮沙種沙而鹹淋于坑中水退則以火炬照之南氣
衝穴皆咸因取海而注盤中煎之頃刻而就管子曰
齊有渠展之鹽伐蘆薪煮海水狂積之十月始生至
于正月成三萬是也蘆薪謂以茅蕓然火也

類錄云鹽有鹽井鹽池鹽田鹽府鹽之色有赤有青
有紫有紅有黑有白鹽之形如虎如印如傘如石如
升如拳或名玉華君王或名水晶徽子或名挑花馬
齒或名特氏即瑕或生于恩州琴湖高昌張掖北狄
遼東或生于天竺于闐訶陵龍城波斯鄯善渠展大

夏皆為產鹽之鄉越為沃山各有煮鹽之法或引池
而化或煮海而為或焚薪而成或自穴而湧或朝生
而暮取或朝取而暮生或取之而不動或抱之而不
損雲蒸雪積土潔冰鮮非但可以下毒除邪明目益
氣可以治瘡療疾止痛攻癰而亦滋味之所調實飲
食之所用故苦鹽以供祭祀散鹽以供賓客而飴鹽
以供王后也子膳羞自成周設鹽人掌鹽之政今以
未而已重之矣漢世孝哀之稅民家每人以鹽一斛
為賦吳時外國之貢王用每歲以鹽一車為輸有詔
鹽課之價太昂即責不可不減有言鹽食之用最急

雖貴不可不須有投鹽而以一顆着之水，中飲，流乃覺其爲有貨鹽，而以百斛覆之，江內惜典乃薄其人，豫章王大會賓僚而張融因其無鹽食炙也索之炙人而竟搖指不食，會稽王精設食餚而符朗謂其惟鹽少止也問之宰夫而果如言不虛，周顒以野處山居而蓄鹽以自食，郭文以草葉水漿而質鹽以自供，蘇學士之鹽而三月不食也，發而詩歌張弘策之鹽而三年不食也，稱爲孝行彼窮磨部屋之下終歲不啖鹽者且不知鹽爲何味，深山幽谷之間終身不見鹽者又安知鹽爲何物也哉。

古今鹹畧補弓二

供用

黃帝地歷云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陶隱居云五味之中惟鹽不可闕，有東海北海鹽及河東鹽池梁鹽鹽井交廣有南海鹽西羌有山鹽胡中有封鹽而色類不同以河東者爲勝，東海鹽官鹽白草粒細北海鹽黃草粒麤以作魚鮓及鹹菹乃言

卷二

北勝而鹹鹵必有鹽官者蜀中鹽小淡廣州鹽鹹苦不知其療體惟有優劣否西方北方人食不耐鹹而多壽少病好顏色東方南方人食飽軟鹹而少壽多病便是損人則傷肺之效矣然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致朽爛所施處各有所宜也經史證類大觀本草食鹽味鹹溫無毒主殺鬼蠱邪瘧毒氣下部壅滯傷寒熱吐背中疾癰止心腹卒痛堅肌骨多食傷肺喜飲又云大鹽味甘鹹寒無毒生腸胃結熱喘逆胸中病令人吐生柳耶及河東澤

唐本注大鹽即河東印鹽也人之常食者是形麓於末鹽故以大別之入華論蘆為之使

本州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大熱消渴狂煩除邪及

下蠱毒去肌膚去五臟腸胃由熱結氣心下堅食已

嘔逆喘滿明日目痛出河東鹽池

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彼處鹽不釜煮而陶隱居以

是煎鹽釜下凝結非也乃是鹵土名鹵鹹今人熱度

用之斯則于鹹地掘取之

梁四公傳觀杰曰交河之閒平積中掘深數尺有末

鹽紅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

陶隱光明鹽甘平無毒主頭面諸風目赤痛多眵淚

藥性論鹽有小毒能殺一切毒氣凡疰氣主心痛中

惡或達腰膝者鹽如鷄子大赤布囊燒赤內酒中頓

服當吐惡物主小兒卒不尿安鹽于臍中灸之面上

五色瘡鹽湯綿浸搗瘡上日五六度易差又和槐白

皮切蒸治腳氣又空心揩齒少時吐水中洗眼夜見

小字婦人隱處疼痛青布囊裏炒鹽熨之下部蝕瘡

亦然燕主火灼瘡

陳藏器云按鹽本功外除風邪吐下惡物殺蟲明目

去皮膚風毒調和腑臟消宿物令人壯健人卒小便

不通炒鹽內臍中即下陶公以為損人斯言不當且五味之中以鹽為主四海之內何處無之惟西南諸

夷稍少人皆燒竹及木鹽當之

日華子云鹽暖臟及霍亂心痛金瘡明日止風淚邪

氣一切瘰癧瘡腫消食滯五味長肉補皮膚通大小

便小兒疝氣并內腎氣以葛囊盛于戶口懸之父母

用手攪拌吞即疾當愈

折柳州治霍亂鹽湯方云元和十一年十月得乾霍

亂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許氣即絕河

南房肆傳此湯入口即吐飽氣後通其法用鹽一大

匙熬令黃童子小便一升二物溫和服之少頃吐下

即愈

劉禹錫傳信方署崔中丞鍊鹽黑丸云鹽一升搗末

內篋甕甕中是築泥頭說初以塘火燒漸以炭火

勿令甕破候赤微鹽如乳汁即去火其鹽冷即甕破

甕取之鼓一井焚焦桃仁一大兩和麩糰令熱已至

二大兩去心膜甕中熬令油出須生熱得所熱即少

力生又損人四物各用研碎成熱藥料量藥和丸如

梧子大每服三九皆平旦時服天行時氣鼓汁及茶

血痢飲下和便水痢後便止見瘡茶飲下等熱向寒
湯下忌冷漿水合藥久則尤難加今大凡服藥後吐
瀉勿怪服藥一日忌口兩日吐瀉若多即復黃連汁
服止之乎已服藥至小食時已未不必前若或遇穀
藥入即更服一兩无投之其藥冬中合臘月无佳若
合子中盛即以蠟紙封之勿令洩氣清河崔能云合
得一劑可救百人天行時氣率急竟踏藥不得但將
此藥一刀圭即服大重扑頭數兩嘗試有初若小兒
女子不可服多被掩作耳

亦因鬱金下

治背心痰飲傷寒熱病瘧瘧瀉吐者以鹽水一大匙
用水或燒湯送下通史則吐不快明旦更服甚良
瘧風身體如蟻行鹽一斗水一石煎減半澄清溫洗
浴三四度亦療一切風
聖惠方治肝臟氣虛風冷痺于筋偏餘轉筋入腹不
可忍熱湯三斗入鹽半斤稍熱漬之効
治小兒勝風濕以鹽二兩洗二合相和爛搗捏作餅
子如錢大安斷无上灸令熱以熨臍上差亦用黃柏
末傅之

子母和銀小兒撮口鹽散臍上灸之

青囊驗方攪螺屎瘡鹽三升水一斗煮取六升以綿
浸湯浸瘡上又治一切氣及脚氣取鹽三升蒸候熱
小裹近壁脚踏之令脚心熱又如梳与足蒸因亦治
脚氣夜与之良又以皂葉兩挺鹽半兩同燒令通
赤細研夜与同搗意一月後有動者甚及血重甚並
差其莖軍同

千金方治齒新至露每旦搗鹽內口中以熱水含徧
齒百遍不過五日齒即牢固

又方治逆生以鹽塗底兒足底又可急爪搔之并以

鹽摩產婦腹上

千金翼凡諸瘡癰初生或始痛痒以單方故不較嚼
鹽塗之効

肘後方治中風但腹中切痛以鹽半斤熬令水及著
口中飲熱湯二升得吐愈又卒得風竟耳中忙者

急取鹽五升乾蒸使熱以厚枕之冷復易
治耳卒疼痛以鹽蒸熨之

蓋底斷間出血以鹽末每夜厚封蓋新上有汗滌尽
乃取其汗出時何即盡勿怪不過十夜底血止更久

尤佳長志指魚油菜等

手足忽生疣日以鹽傳疣上今舌紙之不過三日
金瘡中凡煎鹽令熱以匙抄灑却水熱瀉瘡上今更
著一日計勿任取差大效

赤白久下數通瘡痛不可忍宜服溫湯熱鹽炙之又
灸穀穴同慶尤妙

怪裝方如喉咬濃作鹽湯浸負數偏差漸而軍將張
融為此方所咬其形如大凡眉鬚皆落每夕吐咽鳴
於伴有僧教以此方即愈

梅師方心腹脹堅痛悶不安難未吐下欲死以鹽五
分水一升煎令消頓服自然下食出即定不吐更服

治金中經脈傷皮及諸大脈血出多心腹冷則殺人
宜炒鹽三撮酒調服之

熱病下部有瘰癧生瘡熱鹽綿裹熨之不過三度差
治跌打有赤足者整人黃者更甚痛不止嚼鹽次上

及以鹽湯浸瘡極妙
孫真人食忌主味眼者以少鹽并致置水視之立出

平喉中生肉以綿裹筋頭柱鹽指六七度易
車中尸通其狀腹脹氣急衝心或恍惚或帝腰脊者

是服鹽湯取吐
食醫心鏡鹽主殺鬼瘴氣下邪惡瘡傷寒上熱吐背

中喉癰心腹卒痛堅肌骨黃帝云食甜以更食鹽
成霍亂又主大小腸不通取鹽和苦酒傳臍中乾即
易

唐制方治氣淋膝下切痛以鹽和醋調下
集驗方主毒箭以鹽點瘡上炙鹽三十壯差

范汪方主轉筋以鹽一升水一升半作湯洗漬之
又方主目中淚出不得開即刺痛以鹽如大豆許內
目中留去鹽以冷水數洗目差

產室方妊娠心腹痛不可忍以一斤鹽燒令赤以三
指取撮酒服差

凌魏李孝伯傳鹽九種各有所宜白鹽主上所自食
黑鹽治腹脹氣滿未之以酒服大錄

素問鹽勝血榮潤之惡
丹房鏡源鹽消作汗拒火之力

衍義曰素問以食鹽走血故東方食鹽之人各黑
色走血之驗可知矣渴噉及水者宜食鹽之此秋用

以淹尸取其不坏也至今如此君中蚘蠅毒當以鹽
洗沃亦宜湯化飲汁其燒刺金銀銕汁作藥仍漬解

州池鹽為佳齒縫中多出血常以鹽湯漱即已益齒
走血之驗也

陶隱居云唐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主
 腹脹氣滿胡鹽主耳聾耳痛柔鹽主馬脊瘡又有赤
 鹽駝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入藥馬齒即大鹽黑
 鹽疑是肉鹽柔鹽疑是戎鹽而北戎鹽又名胡鹽並
 主眼痛今戎鹽多從涼州來
 證類本草戎鹽味鹹寒無毒主明目止痛益氣堅肌
 骨去毒蠱心腹癰弱血吐血齒牙血出一名胡鹽生
 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
 海赤十月採
 日華子云戎鹽子助水臟益精氣除五臟癥痞心腹
 積聚痛瘡疥癬等即西蕃所出食者子戎鹽又名羌
 鹽 說解 解 斑 播 考 以 戎 鹽
 丹房鏡源云戎鹽赤黑二色果邦乾剥子砂
 研又曰戎鹽就深裁之如桃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却
 血入腎治目中赤赤溢淚
 日華子云鹽麩葉上穗子治中蠱毒藥消酒毒根
 用并同領而人取子乾轉為末服之以防瘡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生酢水鹽澤大海中海渠上內
 得之人者如石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夾角端正如龜
 甲其體圓小鹽其前則不到正如穿山甲鱗之腹

公是龜中更無異也已錄而鑒微中之則直理而折
 衷明如鑑折六角如折葉火燒過則急解折薄如柳
 葉片一刺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
 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
 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
 物六棱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
 太陰玄精然多暴潤如鹽鑣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
 正
 陶隱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
 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
 邪氣濕痺品精氣婦人病冷渴下心腹積聚冷氣止
 痛 說解 解 池 有 鹽 精 味 更 鹹 苦 青 黑 色 人 者 二 三 寸 形 似
 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人者二三寸形似
 鉄鐔臂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入名泥精蓋
 主精之類也

古今職畧補遺三

職字

新羅漫錄晏子海之監祈望守之此監場官之始
後漢書建初六年鄭眾為人司農時肅宗議後監鈇
官眾諫以為不可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注
云武帝時因用不足乃賣監鈇置官主之昭帝罷之
至是議欲復之

蜀書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先王平成都以連為什
部令轉在廣都府有績連司監較尉較監鈇之利
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是簡恥良才以為官屬

卷三

唐代宗時劉晏為戶部侍郎領度支常以羨補乏人
不加調而所入自如更以厚直募苦走者置逆相望
覘板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進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
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句
檢簿書出鈇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
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
在目前無敢欺給晏又以為戶口漸多則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
具兩省呈獻之忱以告置則貴謂歟則賤難或以裁

易雜貨于皇慶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穩之端先中至
某月鎮若干銅免某月鎮若干收助及期晏不俟冊
牒申請即奉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
人用權監法尤單固之用于出監之御置官收監轉
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監卿連者轉官監于彼貯
之或固絕監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監官獲其利
而民不足監絲足固用充足

李忠武晟亮時城監少復故池以新監賜丞相帝思
歲乃致監靈座

清異錄王播群諸通監鈇轉運使秘書丞許少連賀

際欄金煉玉束雪量珠

張定公詠知杭州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
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鹹磔
如此若鹽禁蓋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
爾當痛以治之境內賴以無擾

國老談苑陳恕長子心計為監鐵使釐省樊大興利
益太宗添器之堂衙宅頭殿柱曰真監鐵陳恕
史綱皆王文正公當國蘇蘭肅為江准監運入薛公
無他語公但云雲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
薛公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兩公之意民如此

天聖中范公仲淹自秘閣校理出判河中尋為西溪監官行水隄揚值海潮浸溢傍海陵田悉涇為平沃魚鹽失業不可復理遂上書築堤保康淮甸詔下其議時江淮制置發運使汝南張公綸淮南轉運使陳留胡公令儀相與協謀戮力捍海利木壘石刻高塞平治泰及通南至于江既修廟灣北暨海州延袤千里海堤既成屹然固年稱為范堤民患始息鵝田有秋爰正監官之法復申疆場之制通關帶野豐財阜貨廩食不詘官用弥饒後人合三公享之名曰三賢祠焉

范仲淹監西溪監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事城下土田亦固不可稼穡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即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民享其利至今賴之三州之民主廟以祀四朝國史哲宗每念東國困于提寬吳居厚護以鮮於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言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為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然

墨客揮犀趙聞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

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莫知其為使者也或憐紳之公類然鼓琴不顧宋百鍊真隱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如廣州監戶通謀質其妻子于富室悉取以還其家

又云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監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名數百人亮尽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

厚德錄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監而瀕海禁私煮現如鄆州燕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處免黥配者不可勝紀

厚德錄張家學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監謀瑋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監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輸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墾之以自入官左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于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蔡挺字子正宋城人進士調慶州推官越數歲提點江西刑獄提舉慶州監自大度嶺下南至廣驛路遠室廬稀往來無所范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迎相

謀謀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賦率千百萬州縣害提諭可卿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強惡而價貴鹽善而價賤下故松販日滋提蘭條吏至淮轉新鹽明股資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

汪綱字仲舉婺縣人提舉鹽課常平推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幣諸空獨負而總司歲課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于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河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細核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說為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差既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極為撙節庫以備鹽本乏闕除置新灶五十所諸場患復乾道舊額文課官吏之殷最綱的已率下解臺即之互饒獨增場官俸以養其應權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仕至校戶部侍郎卒見性楊志

王倫書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時有游徽徐裕以巡鹽為石津暴村落間一日遇諸鹽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于水走告縣曰復私鹽犯人畏罪赴水灰

吳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其得裕可以殺人狀云

朱文公為中奉大夫直學士閣王公無正神道碑有云開工四川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為民竭後屢改法三郡得以蘇少而汀之為劇獨以兵寇之餘田稻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鹽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絕遠故配抑奴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為亂輒見夷滅謀者欲變官鬻為鈔引以拯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無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于鬻鹽者今但盡蠲行州宿負鹽司錢若干而下其鹽五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弓之以足而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損益合為倍幾五万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為悠久之計而法不必改也然鈔議既覆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蓋兩惜之

崇陽又為右文殿侍讀張公敬夫神道碑中云公知靜江府徑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往立法諸州以漕司

錢運監衛之而以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敷盡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事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為奏以息什三予諸郡又因魚捐漕臺出其所積糧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為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為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須有多取諸州執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餽餉者仍坐賊論詔皆從之云

元虞琦字希韓至正二年賜第至十一年任興泉鹽課分司海口有番商以貨得來省勢震中外胥戶部令下山場鹽引自為市琦曰是上虧國課下毒亭民吾晚可斷牒不可署竟堅臥不顧旋擢温州路平陽知州見惠安縣志

元楊維禎以進士任錢清場監司今時鹽賦病民公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公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三才雖姐云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無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

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浙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一員同知一員判官一員經歷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鹽倉大使一員益昌庫大使一員廣樂分司所屬大使一員副使五員膠萊分司所屬大使七員副使七員批驗所大使一員共三十六員見本省通誌

建文元年二月九日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司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為海北分司
六月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局

七月十四日革雲南黑鹽井課提舉司屬浪井鹽課司五井鹽課司為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十一月丁丑改四川鹽課提舉司屬黑白鹽井隸會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改寧番衛白鹽井二藍井二藍課司隸藍井衛軍民指揮使司改四川寧番衛大藍場藍課司

十二月癸亥置長蘆運司而陞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唐所

二年五月壬午革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于草堰場鹽課司革倉衛黑鹽井鹽課司一員

九月癸未革淮安分司 置東官場鹽課司

三年四月丙寅革遼東堰鹽倉 甲戌復置慶陽行

鹽州鹽課司大使一員

八月辛巳增置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黃市等

二井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九月乙卯革寧番衛瀘州仙溪鹽倉 省富寧等小

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李賢古儀推錄鹽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為御

史有聲浚遶轉運於河東清操甚著多可建明創立

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建登科第

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不得

終于任所仕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蔣誠字性存大庾人由進士正統十三年以御史巡

鹽兩淮時灶丁乞食請留江南糧方石賑之正額外

丁有餘力能輸鹽一引者給以石米以故歲額既充

餘課亦積亭戶受而私販息焉

陳綱字從道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乙卯以春秋奉

卿試第二人卒業太學正統己巳之變綱上中典八

策由諸生擢監察御史景泰卒未出按兩淮鹽課風

化振肅糾察不避權貴悼有祖風時號練綱口

姚俊字公俊嘉興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鹽
課見兩淮鹽法官蹟志

侶鍾字大器郢城人由進士成化七年巡按兩淮處

置得宜鹽法肅及官戶部尚書時威里有奏乞兩

淮長蘆風雨捐折官鹽之數欲司以規利者公執稱

無有會歲報冊至公用是得罪遂再疏請老

雍泰字世隆陝咸寧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

課夙未潔照鹽法脩奉堂庑擇海堤人懷其德

揭澄字憲夫蜀射洪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五年以直

指按淮脩范堤百二十餘里人同呼楊公堤

史簡字公儉洛陽人由進士弘治元年按淮嘗疏免

追補減勘借點奸頑時間中均革蕩定科差積蠹缺

修河塘八事

張頌字國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弘治二年按淮才

識通敏籌慮精密聲整風弊並法頓清崇禪鹽法杜

影射築海防疎配貢姓至千餘口立就船頌給引鹽

之汰

弘治間相臺崔統為張御史治路記云河東人曰河東

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

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漕

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丈溝深則半之而堙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糧山二百三十人為城安邑大六百人鑿石搏深一丈有奇濶濶深之一石搏平張說之已入取平陸大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治間峻既月張店茅津又平陽者觀其直負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而馳張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司宣平陸中知縣倫又詢于衆謀協而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運民故偕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汪鉉字昂資浙餘姚人由進士弘治六年按淮法曲明肅

崇華字公安陝藍田人由進士弘治七年按淮時道課太多乃請剋削餘益以補之商莊賴焉又請令行鹽地方以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影射私販之弊遂息鄧彰字礼方涿州人由進士弘治八年按淮為政務持大體通下情崇請開正統以來消折鹽課三百餘萬鹽利大興
史載德字公著新鄭人由進士弘治十二年按淮經理百方奏具舉如指引日印木桶招巡灶萬三千

口建池灶房四千餘區建正額書院養廉莊諸鹽社季保諸灶子弟咸知奮起一時風教為之幸與制鹽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正德五年按淮疏鹽法五事曰覆置朱掣引鹽曰計虛食鹽供應曰責任地方官司曰禁并鹽使源流曰斟酌該年引日雖逆瑾亦服其清省通衢輒知府去

朱冠字仲瞻河南固始人由進士正德六年按淮疏杜僥倖均榜派正行鹽地方明遠限引日四事尤切時宜者均榜派也至于專職掌則特疏之其曰事權歸一則所司不難于遵守蓋確論也堂作掣亭于儀

其批驗所自為記以訓于委官謀者謂其得聲譽之要云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按淮奏疏嚴退引均守支禁罰取革奏討皆時務切要而分司任制該場于亭戶尤便焉

張珩字佩玉山西石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二年按淮始以州縣官同司佐監掣二所宿弊盡釐正之義課增至百二十萬金戶部奏請旌賞又劾官監王德千擅益法詔可其奏自是權倖無敢預益政者風采聿著歷官兵部侍郎

戴金宇純夫漢陽人由進士嘉靖五年按准條陳鹽法利弊無慮數十其最切要者凡十二焉曰通鹽法以資民用曰處通課以便商姓曰處鹽價以立定規曰報清中以立限期曰節財用以厚國儲曰慎理財以重使任曰立分司以專職守曰慎考察以昭公道曰鑄鉄監以資資北曰重兵刑以伸律意曰慎免軍以中舊例曰抱積弊以清賦罰並見 俞允行之江

淮稱肅清云應官兵部尚書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由進士嘉靖六年按准柱峭直不喜倒捕鹽政以餉司屬重教養為首務其

禁私販必先約束官軍之倚法為奸者及謀擊擊則又輒詢慎重必求所以利于官不病于商者始行之蓋真竭心思以奉職者吳歙州縣淫祠無慮數百僧尼逆流惑衆饗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竟以勤勞卒于官

李信字子建四川金堂人由進士嘉靖七年按准先是雷侍郎撤諸淫祠不當祀者會以疾卒未幾郡邑官復迎立司徒像于故廟中公建其政追惟厥危乃碎五銅像補繕兩儒學祭器及榜五神不啻祀之義以覺民俗真克稱一時良風憲哉

朱廷立字子礼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嘉靖八年按准志存經世多所建白嘗選諸矜之才者作鹽政志述披載舊博摭群言古今釐務賴以可考歷官礼部侍郎

徐九皋字遠卿姚江人由進士嘉靖十四年按准首疏定鹽價收餘鹽二事高杜德為政暇復維揚書院建仰宸樓于甘泉山館拔庠士穎異者講學其中

吳梯字思誠江西金谿人由進士嘉靖十七年按准首議革灶民雜差藩諸運道塞淤時潮變溺男婦乃疏留餘鹽銀五萬兩發儲穀三萬七千餘石賑之

又與運司鄭漳議創避潮墩于各團灶業賴以復焉焦璉字子重涿洲人由進士嘉靖十九年按准值潮變初平後乃總兵侍郎上陳災異乞賑鄧拓撫逃移及授充民壯六百四十餘名娶灶婦二千三百餘口創鹽課司十有一區築避潮墩二百二十餘座稱惠政焉

陳其學字宗孟蓬萊人由進士嘉靖二十七年按准嘗疏減餘沒禁私販高固遂舒是年夏苦雨行潦渾渾濁躬歷諸場詢察灶隱不少懈云黃國用字良剛豐城人由舉人嘉靖三十一年按准

奏開工本鹽每年三十五萬引以裕邊儲及議湖廣
江西河南行鹽地方專款該道食事直隸府州專款
巡按御史與官鹽法

徐礦字明宇太倉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一年按淮時
因徵加餘銀每歲百萬兩並開公減四十萬兩疏
議軌切商此惑焉為立德碑

馬文輝字仲翰山東安丘人由進士隆慶二年按淮
奏議分司官久任催督鹽課停止河鹽令內商分撥
違商引日酌定引價今遵行之

文學詩字子與河南安陽人由進士隆慶三年按淮
議復大鹽罷官買餘鹽議廢淮揚食鹽價直嚴革奸
商串通吏書攫單越掣之弊通查淮南淮北在埭引

鹽吊取勘合榜冰引日到院躬親查檢清截單次注
銷榜簿預給堂票以絕操橫積弊至今遵之

王琢玉字文野山東莘縣人由進士萬曆元年按淮
奏停存積十萬餘引議開上江國積小鹽引戶部提
解留買庫引銀五萬餘兩并未解銀共三十三萬餘

兩商人苦之即議奏准每季搭解三萬兩補足前數
官商甚便
許三省字思曾錢塘人由舉人萬曆二年按淮奏革

像具駐劄通判省冗費諸賑災姓及條陳五事曰實
堪格冊裁定食鹽禁辛買補查總倉鹽嚴定責成俱
可遵行

王璽字德華太原人由進士正德二年以食都御史
除陳鹽法五事曰禁越境以通商嚴行寬惠以蘇灶
因定勘合以一事體停開中以濟虛課準人情以行

法今又以鹽引開中率多折色非所以令下也乃特
上重違餉以防大患疏議者謂其窮本違交為經國之
遠圖云

李嗣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治元年以戶部
侍郎兼食都御史首疏免追補以恤灶丁減勸借以

蘇商困熬奸頑以免擾害三事允行之
藍章即墨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以刑部侍郎兼食都
御史疏禁攫單定掣數熬商之越次生奸者禁不能

行至今守之
尚書雍公太常巡鹽而淮風度應厲一切以前省約
束諸郡縣臨代檢差課若干金封貯府庫通而淮歲

飢流移載道公即命司司羅殺行販民歎呼更生
在尸祝是舉也信可為賑使者之法見陸應陽撰史
許奇字文正貴州衛官籍嘉靖辛卯鄉舉授巨津知

縣巨津夷地故無署寄寓于漢冠擬交馳道路以次蕩平合鹽課無徵院議均攤于糧奇達白以為課主于井糧生于田齊民無業于井而使代鹽是甲庹而乙之困也因大忤直督免官歸後以子賁封御史說聽程某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從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來見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添言訖趙出追之已去沉思逾夕始悟同畫地作井字令惟鹽九區高廣相等正稱其一而餘入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湯若士荅楊日南醒使云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來教云何
榷劉晏輕重之法自陳少游加賦包信高祐典李錡皇甫鎔進義之說壞之蓋庶王隨通商之利則又以趙瞻在河北章惇舒璽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懷之若王晏石任盧東蔡京任親伯留則尤有甚焉者先是生鹽之官又不可不于其人慎之也

古今縣畧補弓四

會計

班固食貨志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賦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顧募民自給費用官器作滿鹽官与牢盆蘇林曰牢攢直也今世人言顧乎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鹽

鹽監也師古曰牢攢說是也攢古煮字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時鼓石千鹽石八十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杜氏通典云屬道陵綿等州十鹽井絕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註云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有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陶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元簡奏陵井鹽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兩半百姓貧利失業長安二

年停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到歲有三十六百二貫傷蜀時并寒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璉重開舊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畝每畝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十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凍之有長短也

朔野紐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亞之隸總領所大寧鹽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隸總領所消井鹽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逃絕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興三年楊嗣勳總計撥開助簡二千鹽由是頓易自浚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取虛額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括歛以希課最于歲額外別後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司以開詔悉除之
變舊志昔大寧鹽井隸鹽淳熙中辰部使者楊公輔更法歸之漕司鹽不便與與寧中歲額四百餘萬

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開年加十萬斤為二百五十萬斤

宋知制誥沈括云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春秋間自有十餘種中國可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宋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額鹽詳州鹽澤及晉絳路澤可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襄鄆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並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階成鳳井州食之唯陝西路有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鹽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萬餘緡唯宋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遼羅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遼羅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額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準
研北志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萬一千定在京師馬之舊名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民至秋成各總鹽數輸納之每鹽二斤草一束宋重二斤歲用草八萬束折鹽四萬引

蘇曹門老川略志云商賈入東南未監錢曰法屬指
貨務以應制河北見錢鈔與爭以失諸路苗後坊場
覓制錢曰正在本路封椿非上供款元祐初苗後既
罷寬制錢所在山積諸公擊盡計捆服入京師時置
元里庫收管以應制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為
根不共他益徵未矣叙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
與唐鹽鐵大盈何異後世故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
庫時隸為書子為右丞有三老吏納諸庫呼問之曰
未監錢其源無窮然辦河北軍糧亦餘無凡夫亦以
應制陝西省賴苗後封椿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

年後昭運告竭秦陝西何二吏曰未監議及此請徐
思之久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報華曰
三司亦不能供蓋持四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
聞正如此予微仲議之微仲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
曰內藏不撥賜久矣仲猶標標至積久損爛出賣每
足二三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法難復矣微仲以
元豐舊聚為已功不樂予說後曰陝西關之乞撥一
百萬貫朝廷應制其中及宣仁山陵事起曰例內藏
撥二萬貫微仲曰不必請之內藏只元豐可了予曰
雖然不若循例而奏惜元豐不得已見後

淳熙初魏國公陳俊卿以現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
福建路安撫使時轉運判官陳岷建議改行鈔監法
公移書宰執曰福建監法年漸漸不同蓋淮浙之監
行八九路八十餘州也唐數千里食之者眾販之者
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
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缺人貧土
無重貨非可以他路化也且四州每歲日額常運監
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萬蓋定監之民有
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
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餘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

十年以來卅縣稍无科擾百姓未各安便此則官自
鬻監亦不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于他路且于
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人陰奪卅縣歲計以充其
款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監不行由私販之不
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福
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漫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
多利私販百十為群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記名重鑄
量稅稅錢而已賣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
于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
法已奪卅縣歲計之款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

商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綱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賈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得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斜下州縣州縣無業必至抑配民戶不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吏下有司執議或令建議之人以身任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固然鈔法果不行

朱文公奏狀浙東所管七州而必州類海既是產鹽地方而民間食鹽比資家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

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方距市場去處遠或往來之閒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難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日自成群或同大舡載載巡尉既不能詢州郡亦不能訪及手通同貨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五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趙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監累月之閒不收一袋不夫一袋而官吏庸費吏卒掄掇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此較之法州縣恐有殷

罰則不尤創立監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今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王督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取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交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旧行產鹽之法今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諸監乎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寬兩便歎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方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

鹽法其餘州軍自依旧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

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朱晦菴集荅陳漕論鹽法書條云意昨承委示監法利害累日究現竊以為通今之宜莫便于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安之人則此其日費略有所有無不以為便者問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而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半倍其日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向也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寔又不知他

邑何如爾照案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強弱均
數已寬下賈應使之民便者賒費又凡種：弊使皆
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查衆謀多方
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賈鹽之價比舊稍減即
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
而今則輸者橫議紛：必有可緣而起雖自良法意
美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
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
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
取之錢可以取以船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

可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
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
請引而自漳泉北至長溪各漫使路徑就埋戶買鹽
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
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害之
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
海倉而漳州以鹽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
亦詳矣使其無害于今日可課之法猶將廢置以蠲
積弊况可以增官鹽之價而享私鹽之利者皆在乎
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

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可取六
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絕停而細運之時故引價至于
一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
皆此之由也蓋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
若夫出于埋戶搭于網肚漏于步擔而散于四郡之
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埋戶可
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
正以海倉便盜本錢藉端割剝使埋戶不願輸官而
寧私為賤售以挾日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
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

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及增于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
貫恐不止此數乞著之又使埋戶更無私鹽可賣官
鹽益快何揮而又不得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
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埋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
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埋戶則無實利冒若使
埋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運縣專委
全委或簿計則客
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錢是以其舟
楫資往來埋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于官
司名為二十文而經過官吏攫子之手什不得其二
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橋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

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羅海倉而
使客入經道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獨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
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羅之數
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
則使往就產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與販
運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臺聞見思慮所及但議
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正間代納上供其數
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史望計度如其可減
則願更減分數于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欠
達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于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
下問之勅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
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
賣海草私鹽之術其更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
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捕^可捕吾而州府漕司亦獲
其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鹽官坊貴鹽而不買者又
有中來進呼之擾故行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
于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細盡數折還州府販帳漕司
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辦而官吏更得冒法賣鹽致
訟民間免得買鹽官坊貴鹽以致中舉進呼之擾比
之袁采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者陳
右司政內有司偶失弊勘却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
鹽用船裝載所流販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
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
須自販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如
前不至為冒法行險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細損
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
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池州外縣可賣不
賣之增鹽至于移賣就賤倒置煩擾則又未論于民
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
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
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

遠酒大折之數乃用袁宰之餘謀陰許管坊人潛販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趨賣不上難已量減鹽價月額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惴譴責百姓須知買鹽而漕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于民有害于官無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據民言以獻故望台慈特下有司密行考覈特賜住罪百里幸甚

朱文公集奏唐帥書中云關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故舊以客鈔官販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未以全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于官以食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販者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介爲錢幾何鈔鹽一介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是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于辦課力于搜捕細民胥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而討論中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金代雜貨之目有十四酒麵黍醋香藥丹錫鉄而鹽爲林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

官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利引金言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

金史山東滄寶抵鹽斤三百爲袋二十有五爲大套或十或五爲小套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五爲套西京鹽以斤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必鈔引公據三者俱條然後聽覽

滴露湯錄有云款講珥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于緣邊報中或令商人于鹽場買補此則公私無利商灶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禁也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者盡損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賈不擾拘迫是盡變私鹽爲官鹽亦可民安鹽法而良民失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与禁哉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張福臻一本爲鹽法久失 祖制大累劣民謹陳日弊苦情仰懇

奉明勅部具覆以通商惠軍民事照得 國初每鹽一引納粟二斗五升皆商人自鑿邊屯藝粟運納以待開市故邊方粟價裕如而屯政亦興之並修太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率此道也不意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改銀四錢二分或見粟多而價賤不如折銀之利不知粟少則價貴實商利運之害也雖然漢原令運司招商市納銀解部發邊充餉軍不得粟亦得銀于窮民原無与也乃職任隴右道時所過周原臨洮蘭州及甘肅五鎮則有大可嗟者其某鎮某營該鹽引若干非不掣然列也或問納

本色于糧廳以致倉收者准則家推戶派即生負娶婦不免也果數百家始完額數積數百全收束之高閨尚未知真高為難而解之物色始有出 從收以去價僅半價者是盡高已坐得銀糧之半軍何嘗一見高之而遷延 鎮更可嗟焉各營頭目執將官印狀併撫院印批赴各鋪兌貨給軍九成色銀青白布舊衣服之類皆笑折焉各鋪有執印批以取令取換勘令雖視窮民苦硬而剝軍甚矣再訪宣大各派士為五六十家大士高六窮民之稍優者皮去則毛存一窮民耳惟察鎮鹽銀尚係部費不失葉淇故步耳

嘆：鹽銀之害若此誰為達 九閩之聽入當事之耳宜乎生財者下而會議者反謂邊民有富因及謂商人納粟數年前得引數年後也然前後且鹽國既廢軍實日滋日靠京民二運解運一運脫中主見豈非洪為之作俑乎職前聞奏邊定程制見萬曆初年京運四五萬者後加至一二十萬此計部出浮于入之切症弊果逆天降與恭過 皇上念：法祖事：宜民職因敷據實以聞若核舊冊後 祖制以護吾民利吾軍使商人不待恃三窟而 有足此望 皇上之睿斷焉至積引之銷矣肅私鹽之禁該臣謝秉

謙條牒已明該鹽臣奉行宜力職可無贅職又憶撫巡時官軍言二十年前倉廩充實城鋪露積米豆不可勝食惟折色一改連年飢餓日甚可見 祖制之不善盡美而輕變此 之法不容誅也從折 皇上勅部嚴查的確送頭具覆不獨為邊軍續命之膏亦以為該省仰屋之嘆也 淮揚巡按御史高某疏論從來鹽課有正額有額外如新舊割沒雜項等銀則脩正課起解如稅沒加罰公罪等銀則脩各餉起解餘則為額解助餉云云 崇禎十一年二月內簡討楊士聰為欽逢召對薄悞

具陳一疏論鹽斤割沒一事不知起於何時臣父先
原奏欲詢欠官推楊臣同詳問之蓋當事者徂日前
之利而忘無窮之害浸淫至于今日而弊已極矣其
名割沒者割其所餘之鹽而沒入于官每包以二三
十斤為額僅乃納官銀二錢耳其所天帶多至二三
百斤每一掣鹽則全錢橫行輕重無主其掣鹽之官
核委以往比聲望甲科多辭不赴或有式德府佐遞
遞運為皆厚資鑽營而得之至將掣之時惟憑積年
吏胥及清畧山人朋相交易每一包除納銀二錢之
外出銀八分每掣鹽之官名為利堂又出銀四分其吏
胥及清畧山人名為使用所出僅銀三錢二分而二
三百斤之私鹽闌出之而莫之或詰問有自愛甲科
奉文季掣已無所沾濡而南京津要羊積彝集本地
御紳請謁橫至大率每包出銀六分為居間之例以
銀四分為使用之資所費更少于掣官之所自得而
二三百斤之私鹽又復闌出莫計每包以二三百斤
闌出則數百千萬之私鹽暗行于官鹽之中而莫之
或能歲耕幾何而堪脫漏行鹽之鹽幾何而堪此墾
滿乎大利之所在鑽營勢所必至窟穴勢所必成而
人狃有學費當恨無路可入官予之以割沒之名是

明許其苟天矣莫憚而不為耶今宜以鹽引之輕重
定銀課之多少其浮于引外者一、責令納其隱
匿至三四十斤罪無赦掣官則簡委科甲居官清慎
者責令逐色秤兌而無差仍聽巡鹽御史聞一抽驗
其有脫漏至百餘斤者罪無赦其津要御神山人清
客散有妄行闖說私行過送者體訪得實以重法從
之或戍或辟亦必罪無赦如是則每包所得鹽斤纖
毫皆歸額課法無可影借則鑽營者詘勢無憑依則
窟穴者窮又于掣清課溢者重加鼓厲崇以顯擢如是
則向來數百萬之私鹽皆沒而咸官鹽不必遂引加

派而利倍往矣乃若鹽每出日例有詭封皆以委官
檢之小吏以重賄謀之委每封一條博銀一兩若以
端之朝廷令納銀拾封不復委官則鹽每數十每
歲可數千金是亦無損於商而利及于國者也敢因
割沒事並及之

崇禎癸未秋稅憲李邦華疏論豫章之境國小而險
人貧土瘠近者鹽斤值銀五錢他物稱是翔貴
崇禎十六年十月內戶部尚書倪顯生即要議有漕
鹽一款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于鹽旬漕起運循
舊制四倉運即盤運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省費不

實且往返不稽覺察不難而盜買旬絕又京鹽一數
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每引給邊例納價八錢以充
剿需仍行文兩浙鹽法衙門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
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關橋取掣出示曉諭
赴部報名札行太倉上納可得引課二十萬六一策
也

十七年六月內楊州紳士本有云淮揚歲輸一百六
十餘萬之鹽課而四稅不與焉

黃遵周鹽法議云考初制煎鹽寬戶以附近一產殷
實人充之免其雜泛差役分給商地以易煎煎分給

山蕩以為薪蕪每一引鹽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
價低昂聽鈔錢蕪支所以優給電戶者主厚其時始
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與守支之苦及改輸粟
之法商人出粟收引於邊而支鹽于場引到即交官
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實獲其利故樂于
報中其後盡墾日星灶戶場蕩為穩確者蕪併入禁
餘鹽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收之每餘鹽二百斤給
米或麥止一石更有販其米麥而徒征其餘鹽者於
是灶戶重困逃亡者比及改運司納銀至于長蘆
而漸無配搭吏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年頭火耗查

鹽開銷為公平則買更不實人亦鹽額而二之七不
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
也存積者積鹽在場遇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
支于是奸商爭以此為捷徑而常股之鹽益壅至有
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
鹽而持剋進奉之臣亦以夾帶倒剋浸之歲上剋沒
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而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
有豪叔勢冒過關中作鹽之歲陰營之驍使者及撫
臣預定其支放之鹽額在某處多曰買需商人至則
以其高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而不得者此輩
一旦坐而收其厚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

古今通纂補弓五

政令

御史大梁岡曰制湖累年豐驗入元後民困熟否
御史李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
款半指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從京而轉運
使人為度支判官改主客負外郎羅然三年大奉取
其半准清以為食米豈不可輕物朝廷業已再師秦
人不報制度又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責鹽歲課賦
千緡村與戶稅均物准清奉詔往制湖諸路詳定奏
言以鹽配民非使逆罷使還

卷五

宣和五年梅執禮以祀部侍郎出知滁州時賊鹽滁
患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獲杭一邑而食鹽倍眾數
民易堪奏上詔積二十萬餘人德之又作表置廟于
望山上置山為滁望山禱祀之所必先固書曰明德
惟民執禮其有焉
宋孝宗徐左藏金子叔明秀年廿浮鹽詔云詔左藏
向上庫給金子二十五万收買路安平江紹興明秀
以願以浮鹽其齋到鈔錢令權貨務月終輸封樁庫
以餘額環換易金子
公史人定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海謂軍日曰朕

聞通東八人聚食鹽但无引日者即以私治罪天細
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日可今止散办盛詢諸民從
其所款因為之罷北京遂東鹽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權辦官
課然東境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之私懷官鹽
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克則以所懷鹽以為私鹽
鹽司苟圖羨增難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
官勿与鹽司閑涉歷年其弊

大定間張邦基言宜抵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
斤應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何先

一歲貸支備值以優社戶

大定間詔西北路抄計司猛安所轄責及富人奴婢
皆給食鹽軍法言云鹽課遠者所淨不償通里之費
遂命計口給直需家奴婢二十口止

元世祖立鹽法瀛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沽差鹽亭戶
丁羨鹽至十月結場任羨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
運司買引就冬度鹽場支鹽凌鹽積而不售均散在
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爭皆入
錢吏胥並徠為奸民甚苦之歎然皆言其不便事尋
罷復令富商收市

崇禎十三年八月內戶部一本貴票宜講事表

聖旨輸粟開中鹽也合一點是濟邊良策茲稱內商告困不便赴輸邊儲何賴運着各該督撫按講求設法漸為興奉以臻寬款倉勘費成運鎮餉司貴運責成運司務勘嚴禁勒運勘費弊其受限察核考成之法俱依議如有通賄即行奏究准浙粵處通着一例行

是年十月內廷給巡撫某一本為遵旨投李事奉

聖旨監引之不在邊而在內商與運司說得是內商不先給庫價是何緣故運司以便費私扣軍需明聞

印冊起於何官何時著該部科嚴察批復具奏

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戶部題據政受預給之苦事奉

聖旨准監應征應先的既經察明戊寅寧南已印寧餉并立款著仍照征解其帶征積逋倉監打價二款行監臣酌妥并奏新清陳餉准帶鹽二十斤征銀一錢其寧南未認引常并甲戌倉監餘設已印舊倉監折價未完的俱准豁免以示恤卹寬商德意

崇禎十七年八月內戶科倪某一本監銀邊中事奉聖旨遵商例應先印監報仍給勘合果否什九俱係虛出等因監御史酌察具奏其新印初價宜俱從長

詠美未說

入一本兵餉實監事奉聖旨監課給雲各鎮兵餉即責成各鎮以兵護商大干監辦改有禪戶部會督補確議具奏

弘光元年三月十七日旨各商於甲乙三年正課正引俱未納行且去歲一年通行私鹽本當追究姑今助餉何得仍前求減其額以抵監銀者准以百斤一兩算其高泰二鎮之監既已離場即應作數著設法稽察有始崇輸餉的應天府察收不許勒索耗羨兵印仍即差官護行該部知道

古今鹽法補遺
利弊

班固云前諸鹽鐵議者起於元中徵文學美良問以
治亂皆什銀兩即固鹽鐵酒權均輸務本抑末冊與
天下事利然漢教化可與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
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
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柏覽次公治公羊奉
執事為郎至唐江太宰丞得通善唐文推衍鹽鐵之
說增唐條曰極其論難者數萬言云云欲以究法亂成
一家之法焉

卷六

博齊錄錄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東至真揚交卸舟
人皆市私鹽以歸每詳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
捕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過六通太宗嘗謂侍臣
曰篙工把師有少既驚但无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
之度哉

宋張舜民書錄境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
一百二十萬末年一百六十五萬以謂抄鹽法止此
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萬
不事焉以抄請益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利致
池必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抵耳于是禁絕鹽

法遂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元折斛斗糴客得
錢不能置遠必未買抄是用邊糴不舊抄法通行建
至熙寧邊事稍動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公用自
爾軍國因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却歲出
見錢三十萬貴買抄以指見錢不繼抄法嚴制治鹽
水於解池運失所到京大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
息

詩話堪遠漫集東坡詩老翁七十自腰鏤慙慨春山
筍蕨甜豈是閑韶解忘味尔來三月食無鹽詩意言
山中之飢貧無食難老犹自採筍蕨但僻遠之人無
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閑韶忘味山中
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說鹽法太急也

太平府志鹽法序云宋初立法貯鹽于常平倉計民
丁口而給之徵其錢以充官用熙寧之間官自賣鹽
而民不得恰乃以鹽錢定為常賦東坡所以有三月
無鹽之說歟我朝于前代鹽法革今殆盡獨于鹽
法犹踵宋契鹽不得食而錢課仍輸云犹民勤常業
枕納夫里之布也
宋史熙寧中司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求其私井
運解池鹽以足之說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對曰私井既容某模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寔之而
運解池鹽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罰先遭制之一
端然恐為我鹽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寔難若列候
切警恐而得不酬所費遂復按摺本傳云布易司
患勇鹽不禁歎不寔私井而輩解池鹽給之言者論
二事如織皆不省沈括待制帝頌曰卿知藉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款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昨
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車者輕車也立御折
旋利于速今民間輜重車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
太平車但可施于无事之日永帝以人言无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不得是償費帝頌之明日二
事俱寔

紹興間泉州教授薛難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淳熙
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條時主鹽策者方以衍數增
秩上矍然曰某人欺朕自訪本末難曰諸指畫應對
如響上曰卿林通使當以藩邸處卿為執政升沮
金大定中置山東海鹽低昂解北京而京上鹽司其
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召之場清洛場行焉州臨洪
場行賴榆縣独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山車海縣校浦
場行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泰州之五場西由場行

泉州歸事司及招遠縣樹村場行即墨柔陽之二場
鈔引及平袋小鈔引聽奉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
鬻零鹽不用引自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
候司連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
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牟縣丈登場行文登縣
尚書令李愿奏必設杜絕私賣鹽販之禁梟君每斤
減為三六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
登州司理潘滋曰李愿減課之奏是也課輕則正
鹽不重課重則私鹽盛行其勢然也洪武間每
引納銀八分承樂間輸數二十五升至是則七

錢五分矣如之何其不重也

元統三年山東運司准臨沂水等縣申奉縣十山
九水居民稀少原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縣民間
運食責鹽公私下便如蒙依舊改為食鹽全居民除
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民俱便抑且可平私鹽之弊
運司移文分公司并益都路及下縣等州從長講究
五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司并朝列縣六所據零
鹽依規登萊等處鈐註局官給引置局散賣於民非
惟大課無鹽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
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嶧等處增置十局如登萊三十

三局之例于錢穀官內通行銓註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便既注有司講究宜從所議

滿漢口國家設長芦巡御史魚晉山稟鹽課于崇

泰課校勘弁山巡司北簿親至其地荒烟弥望

黃沙斷港雖有巡司而鮮賣家雖至北簿而無

鹽船于是署其業以請益款稍弛其禁云元統

之意云爾

元泰澤記洪武七年岐陽武靖上李公文忠平西番

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言于秦王穿渠貫城中通

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有

九穴余于一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

國朝天順中余甫數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諸二

水入城以便民而安之民免鹹浦之病三公之惠也

今尤有九龍保德秦民曰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甯戴名言省公銳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

東巡鹽書來于子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歌旆

聞之予以言亞心之說甚多大意謂今兩淮西漸益

利多屬權要所專以權撓使耳惟河東鹽以駟驛駝

載權要不甚專令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駟驛使

將承河東鹽利亦不遠為國家有張得書即止且刻石

後巡鹽官發門水道者皆以子言而報

徐文長達稿云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為特盛

當洪永以至今改法者屢大鈞給邊費也召商

以中商鹽于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欽以輸於邊

募庸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

永以至今改法出親規毋慮千百矣俱不得其

要領餘鹽正益存積長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

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君省公韜某公某諸疏

可及也云

至堂葉話葉洪子內閣徐澤同年葉厚傳以洪淮安

人益商當其親裁目耳洪言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

且遠涉石運司納銀價多而又易办洪遂奏准兩淮

運司鹽課于運司間十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公送

各邊鹽價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坏膚

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關中各邊上納本色

未豆商人欲求鹽利預就邊關鑿轉運本色以待故

邊方果立無甚貴之時而賄陷林木交互森成胡馬

不得內使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難曰利多而土

地拋荒未至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矣

玉堂叢話天下鹽額批准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
工供司農為五十萬金而前是今宜之客即懸卿以
都御史出徑理肆為姦盜乃欲以利孔詭結工心
搜宿逋及積羨洋百萬金以開運定為歲額、輒不
登而商漸回至有難經者不則六島默匿徐公階藝
知其獎俾御史叢之擬 旨仍舊額、亦登流徒志
淺

鹽官錢太常嚴鹽法論云鹽為法也藉之國也鹽
為是國也國耗在遠而遠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
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儲粟播商之衆以美遠、可
足也然商犹苦也鹽犹苦也而遠每患不足者何是
法之弊也法苟獎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友法其既
也壞於權勢之手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大鹽
之有法 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
不改者也故吾戎費粟赴各遠輸納或自壑運壞之
積粟此益之為利而遠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隄人
長司農部事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果令輸銀
于京弘治各遠自難折銀較舊為增洋引此粟甚易
于是各遠歲運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運銀遠
人更無雜本運多餒死此商費不通之始也正德時

勦滅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
乃群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
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于各場勢家先取足
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費不通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
時規利恐商人夫帶羨鹽利滯其手建議公費餘鹽
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及壅
此商費不通之又再也况今各遠七種之改廢而粟
粒芻束之運報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
下勢家且為欽遠而商費益病矣為今之計第今鹽
引仍徵粟即商督運商督運而田之壑湖必多使遠
方各此種則本色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使不待
司農出銀以糴而遠自可饒且引勿增餘鹽祇支正
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收宜安通
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
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羨之禁
也惟場灶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折愈
難運至于百萬使駕船執械突行拉捕屢見告矣非
惟不為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願為禍萌莫甚
于此今為兩利執若使見丁徵銀隨地必課照之民
賦而羨鹽任其地買則戶與膏俱得上不廢官之取

下不墾民之資乃人請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
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遠無礙東而遠地病煎
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遠有這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
義化焉製鹽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功之耕而以
商積粟遠無虞鹽矣通自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
無之課灶無匿奸矣今也網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
業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戶肩挑尚恐白歛此其利
害繫若指掌故得據指而商較之

了九表黃云古者公利周礼有鹽官而無屬禁自管
仲始征鹽美桑弘羊修其法以任軍焉為利蓋溥葉

亦稱厲國初設鹽運司日商入粟定塞下每司輸
粟二斗五升商賈相率壑藝以待開中政邊粟不騰
肆自度支景公愛法輸銀金入左藏邊計告誦此人
所習聞而事言者然謂此阻邊儲則可謂此坏鹽法
則似而非也何也鹽法沮坏則有本末不繫此耳舊
制灶戶各給草場園地稅之半益每益重夜六煎得
鹽千斤除八百斤為二引每引拾鈔一貫外為餘鹽
亦聽官收買官自與商市盜售餘鹽者殺國初鈔
一貫值千錢故民獲是利後鈔不行徵鹽如故灶戶
因契逃亡相繼當事者若灼見利害以銀代鈔但捐

百萬餘金為之母可食其利至今不絕乃為一切權
宜之計定其法而為常股為存積常股者常行也商
納邊糧給引候支灶戶必鹽甚艱商多老死不得始
設存積之法積鹽在場令倍納開中之數越次放支
此路一通常股愈墮久之灶不納鹽二法俱成畫餅
于是商自買鹽官每引徵銀兌許給之皆令灶戶均
賠故灶益困憊祖宗銀法蕩然矣于是餘鹽以
小票行倍於引日向之嚴禁者今反倚為利嚴矣議
者欲罷解備邊開邊停餘鹽正引勢必不可何也東
勝失守河套大寧莊浪遼陽相繼淪沒非復國初

沃壤之舊矣嗚呼屢警股掠辱報役日重而不可已
戎帥侵削而元忌非淺漠南空庭法令修明之日矣
國家以四海之力開田課耕出使者最之而事終不
集可責之賈人乎乎邊引納粟今固不能不罷而邊
書買萬及勸借未參耗費頗重人為疾首惟票行餘
鹽爭相輸納夫人情趨利如水赴壑違鹽无利所以
掉臂雖停餘鹽豈能強人趨乎不便徒使私鹽盛而
國家歲失利耳竊謂鹽法之契當復舊制故其
本源補塞末流未見長便舊制給價收鹽今弊感告
廢並能損數十萬金以予灶然固文襄給米收鹽之

往恙可徵也。誠於北地置榷之威，令京畿諸邑賦籍粟以供饋，儲日改折漕粟之半以抵北地銀差，則耗未水脚可餘七八萬石。以此時之難場分給貧灶而收其鹽，召商官賣可并厚價，鹽價升入運給灶戶，遞為子母，此護不煩措置，自然給足。一路有效，乃難之化路微而行之可渡，舊制已復，則灶無賠累之苦，商無守候之煩，公鹽通行，私鹽自息，國收倍利，民食賤鹽，一律而戮利與矣。其次莫如調停餘鹽，管子海王篇男丁女口，吾子皆料其食鹽多寡，以為盈縮，故法立而無弊。今日指已數倍而引日不增，小民食鹽不拾勢必他市，故私販盛行，惟多禁小東，嚴截南禁，夾帶商人得利，必樂轉輸轉輸者，東灶無滯，鹽益無昂價，則私鹽利輕，害重人將屏戢，國家歲入自厚，亦補苴一策也。

焦弱侯筆乘云：唐食貨志，魏宗命北河罷榷鹽戶，即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主糴法，詔公卿議其可否。常處亭歸愈條詰之，平叔詎服，夫權不能無弊，而主官為糴，益尤為非，休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灶兩困，而官未得其利也。友人袁謙議，御款不弛，旧法令民有力者莫

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主官榷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包公判云：袁仲傑先生論鹽，改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心于關津主官征其稅，此即唐時榷鹽之法。雖未嘗不可行，然法禁既弛，奸豪靡所顧忌，故操百出，刑罰必繁。況關市開，產最難，鹽稅究未必盡歸于國，終非上下兩利之道。

陳于陸意見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改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鍾伯敬與袁滄菴論楚中鹽貴書云：讀所寄上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果仰給鹽菜也，田所以使國家有惠，不加民賦，甚至平有災青常賦之內，上有闕下有道而犹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坏也。今極坏而幾不可為矣，正思得一人为起而為之去，歲遣親即議十條鑿之，似以為必不可補，就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為無為同聲而違料之曰：此為一屬之空言，萬

萬民之文其爲、無利於國其利於民而又且萬、
不利於官其關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
國家之法當極其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歎起而
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
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聽其極其不可
爲而後可哉惟其極其難任之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
不必遽觀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
藥得數分亦可以待浮議者之去而存立法任事者
之氣統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
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病者清瘵之分教
教于何處驗之不遇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
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
及見可爲網冊一書今令輕重賅諸清楚要領豁然
及行之未久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
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
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方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其
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網冊一序以行主
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利民之事已雖
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己自爲之是則居、之懷也然
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晚貴賤

寔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
志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賈之改耳蓋某
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
鹽價之彌賤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
價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猶丈六楚紳子弟六整人去
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
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
去省城二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
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
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
過恨不即渡每色七分之初得十年套悉鹽法遂改
則每色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責
司鹽者今日鹽渡上分之初似爲太速令食鹽者得
七分之價于十年之遠或亦太多惟自今年以往屬
疏理渡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姑所謂省城
每色一錢之價遞減逐年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觀其
全第十分中減清數分即可謂楚民與楚之鄉紳矣
然其中良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
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款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
咸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其難似爲不

情亦欲前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國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彼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怵于卿許物議以為手遂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而狗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之于首謀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故壞之說真屬空言文其真不利于國與商與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予于鹽法一事但欲始中終之不覺導心導舌如此耳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中云國家塞下衆強半仰于兩淮鹽課乃套搭之中苦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添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沒積引見引積而違商之新鈔無所售新鈔元所售而違舉商與國之困全以為奸民利吾楚滄海表君佐計大農為疏理十議大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至及歲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即以居住之有日失乃事中外之人就謂鹽法壞矣如沉疴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頭紙上鑒必可往驗有如藥手投劑共病者孫悉不相應則國手身痛焉其效元吳俊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

中撓違君不為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行見引惡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執其所苦盡為十個歲以一綱行日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陳而交得所款蓋向以四十萬有可新引數責于二十萬日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萬起釐之商不妨于等之中間之以利妙于利之中察其等而分公權之輕重布之全商其群情終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萬數月而十倍之運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六萬違商得新價四十萬拊揚吵暴不聞于道而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水走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運則會通而向輸者其勢也網法之效如是

古今縣畧補弓七

法律

供結松漢記開金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難任滿去官非賣不淨仕至有十年不調者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

日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調

金史西以路有犯官職禁考款同監禁罪案焉謂若此私監則有不同謂定制收贖者杖八十斤加一

等罪止後三年賞同私營例

大定間博典民事致取日炙監大理寺其私監及刳

卷七

賊上二法以上上曰炙字刳非燕何以同私張仲愈曰以其侵官課一也遂斷致同刳離科罪

古今縣畧補弓八

徵异

雲雲軍同徑云漢扶如者其女出遊于溪畔悅槐有嫩年餘生一物無手之眼目形像喜怒擊為九股投之溪中頃史化為九龍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于溪中取魚臨安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賣人出監井沒凌其女示以井脈處所掘開遂得鹽水時民共初以為井主累初報為地利廣濟主又錫九龍之王號合為九井之神

大寧同徑云漢水至七年雲引此縣賊泉至坐山同

卷八

銀青蓋盛之水化為血

拾遺錄即奇字居珍居長壽以淚浸地即賊信謂之賊御時帝表其邑曰茅威

續文獻通考潼川曰元監井唐時一新羅漢至此指其地鑿之賊泉湧出因置寺奉其遺軀

清畧姚安東一里許昔蒙火時洞庭君愛女于此牧羊有散結上軀之不去掘地遂得海泉名曰白羊井

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楊賴井得石羊云銘地之

後漢歸祠中其井即白鹽井也
海錄碑事奉朝昭字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監炭炭

耐如轉天地俄而地生鹹聚煎鹽甚美浸採得石炭
晉王自時解國郭莫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蓬溪志云鐵魁不知何許人天聖間遷蓬溪赤城山縣

東五里有鹽井或鹹水短少井民勾氏以告帝曰此
一鐵魁作祟塞水服耳即出仗丈三卷煎之其水如

血者累日鹹濃復與後用其仗文禱井屋駭

海陵三仙傳崇寧四年八月賜勅書令共運司朔師

又札達冲和先生除守信赴湖既至會解池水溢詔

問之月曰業老為害惟天師可治召張德先至投以

欽符龍喪死而鹽浸

泊宅稿政和丙午歲杭世湯村海鹽壞居民田房无

數十里朝廷降錢符十道以鎮之士寧歲鹽官郭六

溫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數里數里邑

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

觔正而鋪神符及御書呪即以青木匣府達書官向

都道正管押下縣建通場設醮投之海中通世靜

海縣田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司

小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在海十里內沙再發初鹽

官自授符浸稍沙漲前此徑制司差一武徑即致

井指置水利乃徵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

則甬寧圖叙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廣志云鹽危交時所遭販之有益神旨

又綴大食國貢有鹽一銀合

四川連州西穴魚長身細鱗其白如玉其味自鹹蓋

食鹽泉也

一統志百粵海州桂平縣有耕牛手蛇同穴牛嗜鹽

里人以皮裹牛墜鹽入穴探之其間如玉取以為器

文苑豹班云熊食許少鹽則死轉而死胡燕亦然

周桓熊思鹽食之則死其掌譜為食珍今人胡寒其

腹中時謂之熊白名服輕身長年其膽陰乾念時驗

試取粟顆許滴水中一道若微不散者為真

古今韻略舉隅九

雜致

九任補爵札記監音艷為宋伯品著

趙德來餘者趙監官也越人謂監曰餘

北京四夷館譯本女直稱監曰答卜孫曰本稱監曰

又賊曰本掘琉球稱監曰格勒賊曰武高昌稱監曰

免綠回稱監曰伯然克賊曰別兒見免稱監曰革賊

曰枕

山海經監長之國有八鳥鳥首名曰鳥氏

北觀元雅奏云監池天池也

卷九

大光豹斑海曰天池江曰天整監曰天藏

唐會要監池中小池曰女池

刑法志賊國之地曰沈序

監鑽梁也親文帝崇以監鑽為御樹柱如枕子此以

監各梁者也

別錄半監麻黃也今草名卑相

戎吟藻云民飲酒雖歌曲終而不喜者謂之族監

又怪錄載蓬餘三嫂三唱所留監又有定麻監黃帝

監白鶴監神雀監珠勒滿座監時國監序錄有主獨

賴其喉唱是監人有云定泰新戶利音監然則歌詩

謂之監者如公行曲利之類今南岳廟歌神樂曲有

黃帝監俗謂為黃帝黃長沙志從不善之蓋不考也

全唐詩話隋曲有練勤監唐曲有突厥監所鶴監或

云閩中人謂好為監故有吾詩云頭狂楚客歌或重

媚嫌其娘笑是監蓋當時語也今伏致語中為有監

狀

加祐雜志梅聖俞說姑教坊家人市監于紙角中得

一曲諧翻之遂以名今雙調監角兒今是也歐陽永

叔常制詞亦見宮鷄澤志

漢書貨殖傳衛碩同監一起即郭郭以錢注成業子

王者將富

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褒嘗至鉅万初賣京師隨

自數十百萬為中陵石氏持錢其人強方古氏嘗決

如並親信李資達之令往求巴蜀數年間致千餘万

資乘其平路道由陽定陵侯依其权力賒貸郡國人

突負擅監井之利期年所得自任通殖其貨焉

其書亦為元年曰武將軍嘉興集校率吏士男女

無不手慕人家兵餘財權賜監五十斛以用喪事

親書姚亮在武昌沈介堂守風二諸將因不遵人從

虎貨監自明虎得書不答勒左右側監自酬著江水

中西明者不特：所與耳

南史王天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監臨不入

北史第五倫字伯魚久官不達時家屬客何東交姓

名自稱王伯蘇監往未太息上黨所過輒為棄除

而去陌上為過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詩話魏龜凌集東坡問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

歌羨長卿何不歸去來滯留恍恍明監事星火急誰

能卸雙時亮：曉鼓動高指羅溝坑天而助官政法

然淋衣櫻人如鵝与猪投涯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

顧但涵泓幾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雞職尊豈

失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豈勿嚴慕美是時盧象提舉

監事聲畫開運鹽河嗟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後

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後農氏秋田未了有妨

農事又其何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聞得不使也

王達義海集名曼卿以緝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

鹽而加至春春托知州王子野貨又時某網隸潤更

鄉三不為人知而市中公然賣私鹽

北史周書進士馬大過屯江過暴風漂溺同濟五十

輩無得免者獨馬大見老人以杖撻之且以云元是

監理人今非水中物馬大未及謝投失所之因作詩

以託又歸成都詔於所知終莫允監理人之最度為

權臣安思謙奉使到推監院事之病各亡男女以屬

分耕鹽百餘介囊來將上屬知營蓋並是此理之言

方驗

謝翱苦而督饒諫甚迫云僕：驛馳夢不安狼戾誰

恒買題官星蓋閣任春來休而意翻成夜半更可笑

話人能幾輩難言慶事更多賦挑花一日都開了掃

滿銅瓶亦休着

楊儀明良記 高皇既制官負月休仍有倉監其間

吏之時駁負有不勝者輒委棄于地帝偶見之問之

乃知印人也帝曰此元他：以多 厥素尋命刑部倉監

連減十斤

危釜清記李西涯墓在北京城外其家族姓漸微至

以墓前白石碑皆碎与販鹽者押和以賣吁可慨也

朱兌郵雲霄令處先行投銅漢女蓬髮日負監磨頭

十指尚微：路逢年少輕調笑連秋清歌望酒市

却報崇禎八年八月內東午州改河玲地囑以商

三琅嘴陵岸潰決九十餘丈泄水入以河八分一

旺者僅二分

潛天冥貢篇有云攻玉以石沈金以泥注曰今之監

工廢金也者皆澤之于監水焉

徐元暖輝由筆視水處遠少美監市鎮江揚遠泰鎮守隊而洋此法鎮江秀才試書說以燒酒逐

物類相感志油中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時順三洗自落又同鹽洗猪臟脂子則不臭

芽茶則得鹽不若勿甜橄攪與鹽同食則無苦又花鹽煮而易爛若米醋結蓋取出以鹽冷之浸為醋可治瘡背

顧嶠海搓餘銀青橄攪燕仁烏橄攪有仁故由取來料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攪醬二種俱

野生而四五五月盛時市人俵力取而用之一年不似

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也哲云云軍通鹹噤收調半

中相經云陽鹽款洋唐

逐史有錄鹽虎蓋虎性嗜鹽

玉達以水味鹹水惟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元極而

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也然過上而煎熬為

鹽則此鹹夫是藉上以制其太過也非復其本性公

又云戎問海錯生鹹處而喜味也覆之醃侵以

鹽其味即鹹夫其理何在答曰生氣

胎之者交生：氣也死：氣也攻侮：氣也皆陰火若製鹽之時即鹹生則氣血：不：死則氣血：故味能入

玉吹寒香曰地以海為腎改水融人以腎為海故

索論古今地利盛偏不齊尚貢揚州曰下：今獨移

省既難也而上：今半為塌壞執富強全盛之原因

以倒調殘劣困之山東人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

全三十零九而萊州之全四千一百五十四此：皇

祐之貢額也今果有是乎青齊野濮淄濰沂水

登萊自郡皆統平撫市此亦太平興國之稅法也

果有是乎由是現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又

不特鹽鐵為然而天下可知是在當事者如意致之

以權衡利數哉

東海鹽官地埤林山隱玉水汪何玉補千水肥軒蕭

蕭壁條下



古今嵯畧九卷嵯畧補九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汪砢玉撰

案明詩錄作珂玉字之誤也

砢玉字玉水徽州人

寄籍嘉興崇禎中官山東鹽運使判官是書前後

兩編卷首皆有自序嵯畧九卷凡分生息供用職

掌會計政令利弊法律徵異禱考九門名曰九序

嵯畧補亦按九門分類拾遺砢玉當明季匱乏之

時欲復漢牢盆之制而用宋轉般之法

案服字今案屬皆書

爲勘考李養道長編凡轉般者作此般字砢玉蓋因其原文

恐不可行其所徵引務爲浩博多蒐古典亦不切

後世時勢至旁及遐荒尤無關於中國之鹽政矣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事宜

一卷》提要

救荒事宜

明 山陰張 陞登子著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無庸奇策也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儲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儲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後世如申叔儀之庚癸乞鄰汲黯之矯制發粟俱可以救一方一時之急則是舍鑄幣發粟之外更無救荒奇策矣故云救荒無奇策也時至今日無山可鑄無海可煮天不雨粟地不穴金上無

學海類編

救荒事宜

一 專功

倉廩外無鄰國一旦水旱頻仍饑饉流行至有束手待斃而已雖古人鑄幣發粟極尋常區庸腐之策亦不能行而徒藉口于救荒之無奇策果待奇策而後飽耶抑一飽之外更有何奇策耶今歲庚辰淫雨不止水潦盛昌菽麥瓜蔬遍野漂沒人情洶洶朝不保暮米價踊貴斗米值錢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踣高望突多無烟諸上臺軫念黔黎萬方賑救而吾鄉紳先生聞風起議籌議助議賑濟奔走無虛日念臺劉先生主煮粥議楚晚金先生武貞余先生世培祁

學海類編

救荒事宜

二 事功

先生主平糶議而金先生毅然首事捐貲平糶七百餘石民食其惠已三十餘日矣陞與友人私議諸先生之論偉矣第煮粥止可及乞人而不及寒士平糶止可及中戶而不及赤貧則飢餓不能出門戶者猶比閭是也陞欲捐貲糶米查什家版籍而櫛比之凡有故家寒士嫠婦孤兒老耄廢疾閉戶忍飢執戟無告者靡得其實即發粟賑之而不取其直與諸先生說救行之則救荒始無遺策矣陞請諸母氏母氏率佛長齋生平布施如恆河沙等而常恐兒輩覺聞言

事功

學海類編

救荒事宜

三 事功

耗之飢厲擢之餘有幾一勾與萬石棄之等瓦礫耳於是苦思熟慮條例其宜得十則焉視之平平耳無奇也然十日之內能使兩縣飢民舉火而炊者無一人不餐母氏之粟而母氏之粟無一粒不入飢者之口自山陰飢人飽而米價減十分之二則雖謂之救荒奇策亦不能過也

一 聚米法

京城向多米自昌言減價則米皆擁閉不出趙清獻治越州遇旱蝗增米價而米商畢集自是良法而後黃公震救撫州飢但大書八字閉糶者籍強糶者斬米價即平米價之斷不可減是通商急著陞輸金稅粟有市俗言某鋪戶藏米多多許以官檄致之必得賤價陞謂既行善事後苦一鋪戶于心何安遂普眾曰但毋遏糶石米願義市價五分於是牙家輻輳集米計千有餘石賑事遂辦

一 踏勘法

初謂查沿門則無遺屋查十家牌則無遺民孰知窮街僻巷屋不入閒架民不入保甲者如蜂房螳蟻焉故

曲巷之中雖二三破戶必步履親到三迴九轉櫛比而
鱗次之蚌衣漸髮從本至條類類見頂里總報冊什不
得二三焉昔鄭公剛中親訪飢民與一押字錢詔母拭
去押字次日持錢至則悉賑之郡無遺貧今攜一印扎
呼鄰里細訊之不能舉火者謂之赤貧稍能自食而蓄
積不多及生齒繁盛者謂之次貧赤貧者以斗計次貧
者以升計而書米數約期給米貧人持票有礙款不信
者有攜童稚羅拜者有含淚不能仰視者鵠面鳩形如
看吳道子地獄變相安得鄉俠圖之以獻當宁

學海類編

救荒事宜

四

事功

一優恤法

嗟蹴之與誠爲乞人不屑驕盈之氣尤使貧德難堪踏
勘之時毋多攜僕從毋乘坐輿馬使鄉里睥睨貧人引
避鮮衣怒馬毋論詆訛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即使身
受其惠者一飯之恩未見而睚眦之怒已深終亦何益
故凡至一里必邀其耆宿降心下氣逐戶查訊務得其
情有故家寒士甯甘餓死不肯告人者偵得之不取入
冊另以禮饋使其可受凡屬飢戶至門者愉色和聲分
給確當毋計僕從呵叱以邀嗟來蓋時至荒饑仁人君

子惻然哀憐全以憂憫篤摯之念使人人自飽天道禍
盈以驕氣出之反成孽業矣戒之戒之

一分別法

散米之日勿雜僧道游緇素也勿乞雜丐明貴賤也僧
道受十方供養其齋糧易辦乞丐有粥廠足以糊口俟
飢民完日另作方便布施施然有數項決不入冊者娼優
隸卒牙門胥役驅僧市鬻游惰酒徒不孝不弟之輩有
數項入冊加厚者皆降至情不無私意以祖年八十老
母孀居胞兄雙髻厚妻爲老祖起見也厚寡寡爲孀
母起見也厚殘疾爲瞽兄起見也言之慘然泣數行下

學海類編

救荒事宜

五

事功

一散米法

口惠而實不至者君子恥之凡米數升斗甯逾其額勿
使短少米必簸揚潔白毋糠粃使貧人得受實惠凡
散米之日午上下分定坊數人少地寬既無蹂躪之患
貧戶一到驗票查簿烙數給米先發婦人童稚次發老
耄廢疾壯者少佇立以明長幼男女之禮領米者隨給
隨散既無停滯自少喧雜故陳家千人履闊絕無蚊蚋
之聲達于戶外

一 覈實法

向來賑濟止博虛名蜂喧蠅攘團簇不開強有力者奔走攫奪去而復來老弱婦女徒嚙饑涎恐遺蹂躪門外望洋赤手空去極似觀風季考膳夫供給所利全在一亂持數升酸湯之飯誘秀才攘臂一搶則其米散不可復稽矣陸既設法稽查給散井井有條復請縣給官簿升斗戶口纖悉畢書散完城市則報城市總數散完鄉村則報鄉村總數開籍有名既不敢指鹿爲馬多寡有數斷不敢以羊易牛陸曰矢願天人鑑知若以虛名博學海類編 三 救荒事宜 六 事功 人厚譽則積福不如免禍矣

一 漸及法

惻隱一體非不願洒雨空中使遐邇立偏力既有限勢亦不能諺云貪多嚼不碎誠哉言也今以次漸暨由家及族由族及鄰由鄰及里由里及城由城及垌由垌及鄉由本縣及鄰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止求實濟不貴遠成蠶繭纈絲吐盡則已無問廡狹不計遲速也

一 激勸法

一手障天所庇有幾止以一念悲憫破人慳貪惟願好

義繼起連袂成帷揮汗成雨泰山癡雲亦爲甘澍今議賑者以窮民搶據爲言則意近于劫又以司道獎賞爲勸則意近于邀陞之末見謂不若勸以溺由已溺飢由已飢之念蘇子瞻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我爲之酣適專以自爲未嘗爲人則茲者黎民菜色一旦得飽仁人君子有不爲之捧腹大快乎古人祭酒豆間不忘所始自育金先生之平糶劉先生之煮粥遂有諸薦紳先生之募賑遂有好義諸友輸金輓粟之鐫助遇事增革變本加厲倘嗣此以後有布大地之黃金學海類編 三 救荒事宜 七 事功 竹恆河沙功德後之君子追敘厥績開誰作椎輪乃爲大輅之始則余小子不敢多讓矣

一 平糶法

平糶之議所以舒民財也使與市糶之價僅減毫末猶市糶也烏在其謂舒民財也故平糶之價斷須以一錢二分爲準市價平則遞減之是爲定議今越中平糶之米計千石有餘矣飢民不得沾口者一苦冒名一苦定額冒名者爲牙行丐戶所欺騙一人分身爲數十人日去幾担止是一家之米定額者許以斗糶不許以升糶

則糴無一錢二分者有傳臥而已不敢過問問也故陸謂平糴之米總糶米數分給各坊每坊以一二義友主之止許一坊貧民糶一坊公米貧戶計其人口給一印單以五日爲率日需幾升五日需幾斗頓糶者頓發之零糶者零發之止許滿五日糧毋得多逾口數下戶有口數未滿者許五日內陸續補之每坊設一總簿明書某戶名下糶米幾次去米幾斗則米之出入纖悉可考以杜侵漁單中口數一足則禁其重來以防欺騙則是一坊之米自足供一方之用矣至若以一升二升到廠學海類編 天 救荒事宜 人 事功

一協力法

爲人療飢視爲他人之飢則勿急爲人施惠視爲他人之惠則勿顧陞之姻友五六人皆實心任事飢任爲己飢惠亦任爲己惠拯溺救焚時不容緩暴烈日如入清涼見飢人如逢故舊聞臭穢如對俚儻陞所親歷者猶恐有挂漏拾遺補缺至再三日夜奔馳不知勞倦陞

體質羸弱稍露倦容必動色相戒昔人謂忠臣義士須帶三分腐氣政諸友之謂也賑事始終贊成勸勉及効奔走者爲王子孫荃章子錦胡子應遠應進沿門問訊不辭勞瘁者爲朱子紹祖收掌簿書填寫印票手腕幾脫者爲姜子肇津吳子英敬誌其名以彰好義

學海類編

天

救荒事宜

九

事功

賑饑呈子

爲仰體德意捐貲賑饑懇恩立法稽查務求實濟事
切見甬羊肆虐石燕爲災霖雨不止者半年蠶城不浸者
三版桂薪玉粒日不聊生沈寃產蛙民不堪命蓋聞自
萬歷十六歲大荒僅見兩年亦未有青蚨四百文斛米
僅盈一斗人情洶洶口云嗷仰承上臺軫恤至情竊
聽鄉紳救荒碩論煮糜之說止爲乞人設法寒士不食
嗟來平糶之籌條使中戶沾恩赤手未聞寒與募賑者
剝肉補孔書餅難充移粟者止渴望梅遠水莫救陞母
寧海類編 卷八 救荒事宜 十 事功

董孀居奉佛立願濟人同爲涸轍之魚自知涸沫何濟
共此盈握之粟猶思嗷咏必呼甘霽附郭田二頃而盡
因輸賑船米五百有奇聊爲鄉黨好義之倡頗效鄰里
之急之義但大海細流恩不敢自己出長風偃草令必
由于上行誠恐模則易勸多必難偏愚者怖點不滿驅
鼠侵漁弱者畏強難禁飢鷹攫奪貧民未沾實惠施主
僅博虛名茲者僉議懇乞師臺選賢使能賜示給簿著
各坊里總令逐戶挨查若果累突不黔陶甕無貯孤兒
寡婦門外但可張羅寒吟窮儒竈上僅置糜飯計其家

口入冊報名驗具荒涼書單給票子必當隨使匹夫有
數日之糧施不望酬俾一家無八口之累家傳戶曉既
無喧闐譟沓之煩灼見親知更無遺漏冒支之弊飢時
一口升合必到遺黎盤內三餐顆粒皆成實濟片時含
鼓均屬化天一滴涓涓盡歸惠海矣不敢擅便謹據實
上呈

寧海類編

卷八

救荒事宜

十一

事功

救荒事宜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張陞撰陞字登子山陰人崇禎庚辰歲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議煮粥彪佳倡議平糶陞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慮賑或未周贊或虛糜於是斟酌情形創爲十法一聚米二踏勘三優恤四分別五散米六核實七漸及八激勸九平糶十協力擘畫具有條理多所全活因疏其綱要爲此書